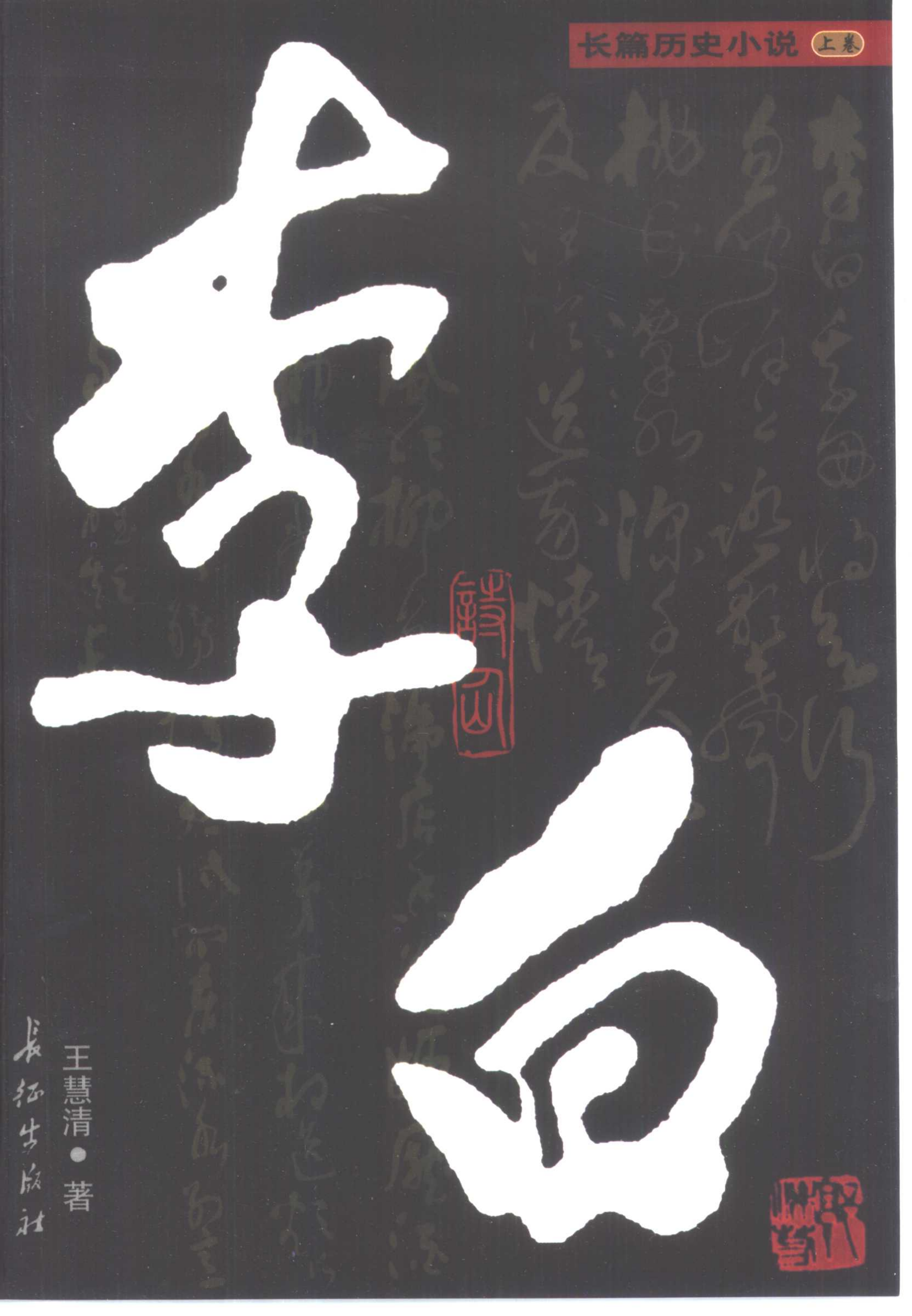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上卷
李白
王慧清 著
长征出版社

李 白

王慧清 著

上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雄
封面设计：刘梁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历史传奇小说/王慧清著．—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ISBN7－80015－697－4

Ⅰ．李…　Ⅱ王…　Ⅲ．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62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29.5　印张
750 千字　印数：1—6100 册
定价：48.00 元

ISBN 7－80015－697－4/I·149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李白乃世界詩壇巨星其詩作代表了中華民族之智慧與氣魄筆下物象萬千琳琅滿目慧法同志在公務繁忙之餘潛心研究李白生平及作品歷時十八載寫成巨著在李白一書出版之際特書此致賀

辛巳夏 邵華澤

邵华泽：人民日报社原社长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著名书法家

内容简介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用21世纪当代人的目光，穿越1300年历史的时空，重新解构并浓彩重墨地塑造了大诗人李白鲜明的形象，展现了李白浩气磅礴的一生。全书视角新颖，笔调华丽流畅，结构疏密相间，情节跌宕起伏，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是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部力作。

作者广采博集，呕心沥血，历时18年著成此书。作者用国画家那精细传神的笔法描绘了李白辉煌的文学成就、惊涛狂浪般的感情世界、傲视权贵并为个人理想奋斗不止的精神，揭示了李白鲜为人知的家世和绮丽浪漫的爱情之谜，同时刻画了杜甫、王维、高适、陈子昂、郑虔、张旭、吴道子等灿若群星的大诗人和大艺术家的生动形象，再现了他们的理想与社会的矛盾、封建专制与自由精神的斗争，以及他们与大唐的兴衰成败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上至帝王将相、后宫佳丽，下至渔樵农商、妇孺老少，他们的个性和生活层面在作者笔下都活灵活现、色彩斑斓。



王慧清，1947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市武都镇。作品有川剧剧本4部，大型电视剧剧本1部；同时创作中国画，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赛并有部分作品获奖。其笔下的牡丹花富丽典雅，气象繁荣，以其落落大方茂盛自然而独具一格。本书是作者历时18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现为江油市人大副主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市长书画院院士。

书名手迹：郭沫若
内文插图：叶毓中
责任编辑：陈　雄
封面设计：刘梁伟
技术设计：吴德平
责任校对：陈　孙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 三 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章

1. 我们不是鲜卑人，要恢复祖先的姓氏——姓李

那轮血红滚圆的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沉下去的时候，一阵凛冽的北风夹着沙砾飞旋着、嚎哮着占领了傍晚的世界。西域沙漠的气候就是这样变化莫测，在路上奔波的行人、骆驼为了躲避突然降临的灾难，纷纷向西州城堡涌来。突厥可汗默啜站在土城上，像一只饿狼面对唾手可得的食物，浓长杂乱的眉毛之下，鹰隼般的两眼放出饥渴的光，望着在昏黄的夜色中，如同秋风中飘落的枯叶般的商旅、骆驼、马队，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快感。

不管唐帝国是多么强大，都难以彻底征服西域这片广袤的沙漠。从英明武勇的唐太宗到智慧强悍的则天女皇与默啜和他的祖先，为了争夺长城以北的广阔地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长城以北成了争斗的舞台，也成了忠臣名将的建功立业之地。唐朝戍边的办法是"守"，而上天赐给默啜的办法是"游"。无论多么聪明或愚蠢的汉人将领，都绝不会在漫无边际的风沙中去追击行踪莫测的突厥人。经过不断血腥的战争，凶狠横暴的默啜成了风沙的君王，他就像大漠的风沙一样，夹着沙砾和冰碴子，夹着死在沙漠中的人畜的骨骸和枯黄的芨芨草，飞旋着浪荡着，发出尖利的啸声或沉闷的号哮一次又一次地把丝绸之路上的客商、货物、钱

财、珠宝、骆驼、马匹、妇女席卷而去。他在兄长死后自立为可汗，从大唐版图的内地闯荡到最西边。前一个月他带领喽罗占领了丝绸之路的重镇西州，紧接着又得到探子报告的好消息：大唐女皇帝为了稳定西域，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派特使秘密地把一颗铭刻着“尽忠事主”可汗的金印带给驻守碎叶的西突厥可汗瑟罗。而瑟罗的兵力只有他的一半。女皇的特使一定要从西州经过，这正是默啜梦寐以求的——只要有了金印，他就会成为西域正式的主人！这一夜，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灰狼，在追逐一只肥羊。默啜认为这是不寻常的好兆头。默啜命令他的手下，对经过西州的每一个人都严加盘查。当他在土城上看见他的手下把逃避风暴的骆驼和马队带进城门的时候，立刻想到自己企盼的金印可能就在那些人的行囊中，不由得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叫道：“把葡萄酒拿出来！”

在默啜的大厅两旁，排列着高高的铜制的灯架，每个灯架上都放着一个精致的铜盆，盆里盛着兽油，女奴们鱼贯而入，逐个点燃盆里的松明子，巨大的灯燃烧起来，冒着浓浓的黑烟，如同魔鬼的长发在风中飘扬。灯光照亮了大厅的四壁，正面的墙壁上，绘着奇形怪状的图腾，兽面人身的和人面鸟身的图案扭结在一起，在闪烁的火光下蠢蠢欲动，显得格外狰狞可怖。

默啜通常会款待这些躲避风暴的人，给他们提供美酒、女人和娱乐。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商人，他们从中原内地来，带着茶叶、丝绸、陶瓷到西域或更远的中亚、西亚、欧洲；从大食、波斯、大秦带着香料、珠宝、药材到长安，会卖到惊人的好价钱。商人们喝了默啜的葡萄酒，都会给予丰厚的回报，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否则，明天一上路就会遇到麻烦，别想走出十里路。

沉闷的号角吹出默啜对客商的召唤。人们匆匆安顿了马匹和货物，带着空空的肚子涌进大厅，迫不及待地席地而坐，把手伸向那些劣质葡萄酒和半生不熟的烤羊肉。默啜坐在虎皮靠椅上，

高举斟满酒的金碗从左边绕弧形到右边用生硬的汉话请客商喝酒。默啜两只鹰犬般的眼睛随着酒碗的移动从客商脸上一一扫过，突然，他下意识地觉得后面的几个人有些异样。他一边装着喝酒一边从酒碗上方斜瞟过去：后边的角落里坐着三个人，一个中年的波斯人，接近五十岁，另外两个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胡人。一样的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的人所特有的焦黄的脸，一样穿着脏兮兮的羊皮袍子，一般客商打扮，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默啜一贯相信自己的直觉，再仔细看，波斯人眉目较为清秀，他喝酒的时候，不像在坐的那些饥渴的人那样，端起酒碗仰面朝天一咕噜喝下，使得红色的酒液顺着脸颊流到脖子和前襟；他把酒碗端起刚到嘴唇，从容地喝一口，随即文雅地放到面前的地上。默啜不由怦然心动：他不是普通商人！起码不是常年在艰险的旅途上奔波的人。那他们是谁？默啜定了定神，好像在哪里见过，默啜的心情很好，他决定再往下看出究竟来。他将碗中的酒一仰脖子喝下，向身后的喽罗喊道："把我的长鞭拿出来！"

默啜的话音刚落，大厅里疯狂地欢呼起来。默啜的鞭子以他独特的玩法洒脱而精彩闻名于西域，传说他在与东突厥作战的时候，眼看敌人就要逃走，默啜收起刀矛改用鞭子，他挥动长鞭，那鞭梢竟像锋利的刀子一般，齐唰唰割断了两丈之外敌人的脖子。他可以在远处用鞭梢划分展开的丝绸，如同剪刀裁剪的那样准确；他可以在两丈之外一鞭就击熄烛光，而丝毫无损蜡烛的完好。当他心情很好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他的长鞭来露一手。此时，大厅里的人们的目光一致投向大厅的侧门。侧门里走出一个突厥女奴，拿突厥人的话来说，她美丽得像十五的月亮，她高高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红玉琢成的罂粟花，在饱满的前额下，明澈的双眸像澄蓝的夜空。她作天竺人打扮，没有穿长袍，只穿一条短裙，胸前戴着镶嵌着珠宝的抹胸，短裙上缀的璎珞闪烁发光，映衬出莹白光洁的肌肤。在众多的被风沙染成一片肮脏灰黄的的旅

人中，无疑她就像黑夜中的一道强烈的闪电。她身材颀长，手中托着一个精美的胡桃木雕花圆盘，那根有名的长鞭像冬眠的蛇静静地蜷曲着躺在盘子里。按照默啜的习惯，这个美丽的女奴的身体今夜就属于他。

几乎是大厅里所有的灰黄色的雄性动物立即发出阵阵粗野的赞叹，艳羡默啜今夜的享受；又如沙漠里饥渴的人看见了一汪清泉，从内心发出虔诚的礼赞。

端着盘子的女奴走向默啜，将盘子顶在头上向他跪下，默啜看也不看女奴拿起盘中的鞭子，望空一扬，“啪”的一声响亮，大厅里立刻静了下来。默啜正对着的中门里，两个突厥武士，带着两个奴隶来大厅中间。这两个奴隶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个是四十多岁的男子，赤裸着身体，腰间拴着一块兽皮，身上被粗糙的铁链紧紧栓着。古铜色的皮肤说明烈日和风沙对他们的磨炼，全身块面分明的肌肉令人想起他们在马背上纵横草原的敏捷和矫健。突厥武士解下这两个人身上的铁链，两个奴隶默然站立，面无表情像两尊冰冷的崖石。默啜等他们站定，举起鞭子喊道：“朋友们，兄弟们，我今天要用鞭子在他们身上画一幅画，就像巫师在这面墙壁上画的那样。这两个人，我要给他们一个画上月亮，一个画上太阳!”说着，默啜高高的举起鞭子，一挥手间那鞭子像一条毒蛇吐着信子向年长的男子胸前窜去，随着鞭子的舞动，像用刀子在雕刻似的，那人胸膛上很快出现了一道血红的弧线，又出现了一条弧线与先前的一条连接，不一会，一弯滴血的新月就在那人的胸膛上升起。大厅里响起一片喊好声，夹杂着尖锐的口哨和粗鲁的脏话。而默啜却并不高兴，令他失望的是这个奴隶对他精湛的技艺没有一点反应。往日，当他的鞭子一响，那些奴隶就在他脚下辗转悲号哀哀求饶，于是他情绪更加高涨，他会兴高彩烈地蹦跳起来不断挥舞长鞭，一直到把对方撕成一堆血肉模糊的碎片为止。那时他得到极大的满足，觉得自己就

像一个真正的君王，然后他就给部下和客人一些赏赐，当场搂着女人亲嘴。而眼前的这个奴隶一直像石头一样沉默无言，让默啜感到不可征服，一股无名火从心中升起。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后面的“波斯人”，那人正从文雅地拿起一块羊肉，放到嘴边。默啜干笑一声，又挥动长鞭对准了年轻的奴隶，鞭子跳起更加精彩的舞蹈，在年轻奴隶的胸膛上制作了一个血淋淋的太阳，太阳光焰升腾，在年轻人的胸前跳跃。与那年长的奴隶一样，年轻人既不出声也不退让，默啜仍然没有在他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搜寻到求饶的迹象。默啜的脸色开始变得铁青，他咬牙切齿，两腮的肌肉鼓出，他使劲捏着鞭柄，骨节格格着响，整个大厅里的人在这一时刻肃静下来。因为，据说默啜以前也遇到像这样一个不肯屈服的奴隶，那是一个被俘虏的吐尔蕃士兵，默啜不加思索挥鞭就劈开了那吐尔蕃人的胸膛，当场就让女奴用盘子盛着突突跳的心脏让众人观赏。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盯着默啜拿鞭子的手，只见默啜两眼放出凶光，猛地举起握鞭子的右手，那女奴发出一声惨叫，昏晕过去，坐在前面的男人发出一阵叹息。默啜的鞭子却并没有甩出去，默啜的目光落在“波斯人”身上，那“波斯人”正在若无其事地咀嚼着羊肉！默啜惊讶得张大了嘴，一个念头在他的心头一闪：只有文明优裕的中原人才会那样文雅的饮酒，他对如此刺激的游戏无动于衷，一定是他心中有更重要的事情，才使他对鲜血和生命漠不关心。他为什么装成波斯人？他们到西域来干什么？他们是不是女皇的密使？他们的行囊中有没有……突然间默啜记起了“波斯人”身边的那个年轻胡人是谁！默啜握着鞭子的手兴奋得微微发抖，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猎人，懂得怎样小心地靠近猎物，然后出其不意地扑上去，卡住它的脖子使它绝无逃走的可能。他狞笑着转向女奴，那女奴挣扎着爬起来端起盘子，面无表情石像般迎向默啜的鞭子。这时鞭子在空中绕了个弯，重重地落在胡桃木雕花盘子上，那精美的盘子整整齐齐地裂成了两

半。人们再次欢呼起来，将酒碗抛向空中。默啜扔掉鞭子，接过喽罗递过来的酒碗一饮而尽，然后张开双臂，向众人喊道："凡是有不服从我的，就像这个盘子一样！我是西域真正的可汗，你看这两个鲜卑人，昨天还是西州的主人，今天在我面前，驯服得像两匹焉耆的骟马！"默啜的话刚说完，几个喽罗端着大木盘进来，为首的喽罗叫道："众位快用你们的行动，表达你们对可汗的敬重！"于是，那些常年在西域行走的老于世故的商人纷纷站起来，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礼品，比如一段丝绸、一块宝石、一包香料等等放到盘子里。初次到西域的人们，见到这种场面也早已明白其中的意思，也寻找一些随身贵重物品放到盘子里。喽罗们让献出礼品的人从侧门出去，以便一个不漏地收到所有人的财物。

轮到"波斯人"面前的时候，默啜从台上走了下来，"波斯人"身旁的年轻胡人没等喽罗开口，捧出一匹朱红底金黄宝相提花的软缎，躬身放到木盘里。然后护着"波斯人"就要离开。

"等等，你们初次和我打交道，不想送给我点儿更好的东西吗?"默啜说。

年轻胡人微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包茶叶，放在盘子里。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们心中明白，我要的是什么，假如你们把那件东西交给我，你们就是西域最尊贵的客人，假如你们不拿出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没等默啜说完，一群黑压压的突厥武士已经站在"波斯人"身后。

"尊敬的可汗。我们是普通商人，不明白您要的是什么。""波斯人"心平气和的说。

"我没有弄错，你斯斯文文的样子根本不像波斯人，而你，就是凉州都督许钦明!"

"好的，我这就交给你!"被默啜叫作"许钦明"的年轻人从怀里掏出匕首向默啜扑去，默啜急忙躲闪，还是被刺中肩膀。其

余两个人也拔出腰刀，奋勇迎敌，突厥武士将三人团团围困，眼看万分危急，只听突厥人的后面一声大吼，两个鲜卑奴隶举着铜制的灯架横扫过来，犹如农夫挥镰刀收稻谷一般，刹时间只见突厥武士一片又一片地倒下。那年轻奴隶杀开突厥人，拖了那女奴与“波斯人”会合一道，奔出大厅，杀出一条血路，跳上马背冲出重围，逃出西州城。

默啜此时已经从美梦中惊醒，立即率部下追击。当默啜和他的喽罗们驰出西州城，只见一片茫茫黑夜中飞砂走石狂风呼啸。

过了几年，大唐剑南道绵州昌明县窦圌山下走来一对风尘仆仆的年轻男女，男的拉着女人面对波涛滚滚的涪江跪下说：“我们回到大唐来了，我们不是鲜卑人，从此恢复祖先的姓氏，我们姓李。”

2．李客的妻子梦见长庚星放着异彩直扑向她的怀中

“陈子昂你一介书生，有什么资格领兵作前锋，还不与我滚出去！”武攸宜叫道。两边的将士不由分说把他推出了牙帐。燕山的雪好大啊，像鹅毛、像破絮一片片、一块块在空中乱飞乱舞，铺天盖地的落下来。那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污白的地和滞黑的天混淆在一起，壅塞了整个乾坤，严寒像锋利的刀剑一直刺到人的骨髓里头，叫人窒息、叫人绝望。他站在幽州台上，将双手伸向苍穹，声嘶力竭地发出一声长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一声呼唤使那些鹅毛和破絮从空中纷纷跌落，天地顿时变色、开裂。他惊骇到极点，大叫一声从幽州台上跌了下来。

陈子昂从梦中醒来，那些雪花、污白的天和滞黑的地都全消失了，眼前只有浓重的黑暗和寂静，紧裹着他的躯体，身体下的稻草又冷又潮湿，散发着恶臭。他蜷着身子翻了个身，使变得僵

硬的身体稍稍有点活动。好几个晚上他都作这个梦，他冥思苦想，不明白这梦到底预兆什么，但他知道，他不该回到家乡来，几个月的囚禁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后悔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掉进了段简这个肮脏小人的陷阱。

他想起了朝廷，他向则天女皇上的《谏刑书》、《谏政理书》、《上军国厉害事》、《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女皇看了，赞赏说他的朝谏和奏章文理清晰、见解非凡而且切实可行。武则天没有说错，这些卓越的见解后来由宋代翰林学士上柱国司马光摘录了三十七条陈列在他的巨著《资治通鉴》里，供历代统治者借鉴。

最后一次见到女皇是在大明宫麟德殿，他奉诏匆匆前去时，女皇正在看他的《修竹篇》，她的目光一动不动地停在下面这一段文字上："……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女皇突然向侍立在身旁的上官婉儿问道："武周革命并没有革掉文章的弊病，是吗?"

"是……是的，陛下……"上官婉儿惶恐地回答，她平时的圆滑和狡黠在这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像她揣测的那样动怒，而是问："那么，我朝的文风，也是平庸萎靡之风么?"

"……不尽是……，但大唐的诗风从来以绮丽婉媚为本，刻意讲求对仗工稳，这是太宗时按就定下的，从未有人指责这是平庸萎靡之风。"婉儿说。

"那么你认为呢?"武则天问陈子昂。

"臣坚持在《修竹篇》里的看法。"

陈子昂的评价是正确的，覆盖了整个武周时代的"上官体"，是那样的谨慎、平稳地歌唱着她的时代，平庸而无伤大雅，温和而没有激情。就像婉儿本人在她面前，从来就没有说错一句话，

从来就没有走错一步路一样，令她无可指责而又不能忍耐。正如陈子昂所说，在那些“彩丽竞繁”的俗套之下，没有真切情感，没有灵魂。为了天下文人的驯服，女皇以上官婉儿的驯服为天下文人的典范，因此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与没落的齐梁时期没有两样。

后来他被派遣到建安王武攸宜的帐下随军出征。

他今年三十七岁，正是文人意气风发的年华……而地狱般的此时此地，绝没有活着出去的希望，他再也不能回到书卷典籍之中，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想到这里，一阵揪心的痛楚涌上心头。

忽然，牢房的甬道里响起脚步声，随着钥匙打开铁锁的声音一道亮光照射进来，接着射洪县令段简带着武攸宜的特使走进来。

“陈子昂接旨！”

陈子昂的心一阵狂跳，一睁眼就看见了使者手中亮洁的黄敕，皇上终于想起他了！吉凶祸福就在于此。这里的一切就要永远结束，如果不是坠入黑暗的地狱便是走进灿烂阳光！他来不及站起来整衣，马上从乱草堆中爬出，匍匐在地。

“右拾遗陈子昂，执雄笔而著文，持正论以直谏。朕特赐——”念到这里，特使不再往下读，把手中的锦盒打开说：“这是皇上给你的宝贝，快磕头谢恩吧！”

陈子昂叩谢之后，接过锦盒，看着盒中那块美玉惊呆了：那是一块玉珏——绝！自绝？处决？这是怎么回事？陈子昂一抬头，一个捧着御酒的的衙役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喝了这酒，上路吧！”段简说。

“……不！你们为什么要害我？”陈子昂叫道。没等陈子昂叫第二声，两个扑上去，把他按在地下将毒酒灌进口中。

当陈子昂把毒酒咽下，射洪县令段简狞笑着说：“老实告诉

你，皇上给你的是这个！”

陈子昂一眼看见段简手拿的黄绸巾中，竟是一块玉圭！

玉圭是帝王封爵赐官的凭据！“圭”与“归”同音，不言而喻，女皇帝赏赐玉圭的意思就是要陈子昂回到朝廷。

“你们欺君犯上！”陈子昂叫道。但一切都晚了，剧毒已经发作。他挣扎着从地下爬起来，扶着墙壁站住，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笑，鲜血从口鼻流出，他声嘶力竭叫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天哪！”

他抱起那锦盒，奋力将它摔到地上，那玉珏摔得粉碎，陈子昂再也忍受不了胸腹中刀绞般的巨痛，扑倒在地。

一阵惨不忍睹的抽搐之后，生命从大唐文坛巨星身上消逝，一代文宗陈子昂，留下他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抱恨终天，一具青白扭曲的尸体横在污秽黑暗的射洪县衙牢房里。

迫害和摧残都阻止不了陈子昂开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河，继他之后大唐的诗坛上走出了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等灿若群星的伟大诗人，陈子昂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传说，在西蜀的这天夜里，一颗巨星陨落，呼啦啦地把黑沉沉的夜空撕开一个明亮的口子，燃烧着消逝在天边。

经过四天四夜的奔逃，赵蕤确实已经感到精疲力尽，怀中的婴儿不时啼哭，射洪县衙的差役在后面穷追不舍。三天以来他啃着干粮，为怀中的孩子讨到两次奶吃。他是陈子昂死去的当夜得到消息的，他立即来到陈子昂的家中，通知他的家人逃难，他不加思索抱起了襁褓中陈子昂的骨血，一直往北走想逃到大山中找到藏身之地。走到第三天就在涪江边迷了路。他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在芦苇和灌木之间穿行，不敢靠近村子，一靠近村子，狗就咬起来，追赶他的差役听见狗叫就会追上来。二更天，星月渐渐明亮起来，依稀看得见灰白的小路。赵蕤仰望星空，不由得

虚汗大颗大颗地冒出来，原来用尽吃奶的力气走了一夜，竟在回头向南走！不知为什么村子里的狗也叫起来了，星月格外明亮，他回头一望，月光之下，远远地几个黑影向他跑过来，不是追赶他的差役还有谁？被狗叫惊醒的婴儿，在他怀中哇哇大哭，他连忙钻进树林，拼命往前跑，不一会已经到了树林的尽头，眼前是一片明亮得要命的月光！树林那边有人喊："抓住他！"

他被包围了！一生著述王霸大业纵横之道，以他的机变和智慧为蜀中士子倾慕的赵蕤，自认已经身临绝境，他不再走进月光下的道路。悲愤、屈辱、绝望一齐涌上心头。

那男子在离他一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掉头向后面的人喊叫："张妈，快点！您老要走不动，让我背你！"

这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李客。在那个大漠的风暴之夜他从西州跟传送密诏的凉州都督许钦明一起逃出，到了碎叶。父亲在那次逃亡中受伤死去，他和与他一起逃出的女奴成了婚。

连续的战乱使他们不得安宁。李客想起父亲生前常常提起的西蜀，那里山川秀美丰饶富庶，那里是氐人、羌人和汉人杂居的地方，民风淳朴善良，远离中原而又非边陲。李客和他的妻子离开西域万里迢迢来到蜀中剑南道绵州昌明县，在青莲乡安了家，安定的生活刚开始，妻子就怀孕了。即将当父亲的李客，生怕有什么闪失，妻子刚发作，忙着请来接生的张妈。

"误不了事，生头一胎，时候早着呢，我保你当爹还不成？"远处的张妈说。几句话清楚地传到赵蕤耳中，是请产婆接生的！赵蕤一下子回过神来，几乎是连爬带滚扑到路上，拦住了那男子和老妈子，一边使劲磕头一边哭喊道："二位行行好，收养这个孩子吧！我的仇人马上追来了，老天会给你们赐福的，老天保佑好心人！求您收下这个孩子，我立刻就走，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死不足惜，可怜这孩子刚来到人世就要遭到杀害了！"

看着地上跪着的这个泪流满面声嘶力竭的男子，即将成为父

亲的李客深深地感动了，一下子从赵蕤手中接过了婴儿。赵蕤一头磕在地上呜咽道：“客官恩重如山，我就是结草为环也要报答！”说完钻进树林子向西北跑了。

张妈说：“让我看看这孩子。”说着接过婴儿，那孩子刚才还在呜呜哭叫，一到了张妈怀里，居然不哭了。

这时几个射洪县的衙役跑得气喘吁吁地过来，恶狠狠的问道：“看见有人从这里逃跑没有？还抱个孩子。”

“看见了，是有个人过去了。”李客回答。

“快说，他往哪儿跑了？”一个差役问。

“他抱着孩子，混蛋！瞎子！快说，他走的那条路？哪边？”另一个差役心急火爆吼叫。

李客已经有很久没有被人斥骂过了，眼前这个恶劣的差役使他想起西州的突厥盗匪，于是李客慢吞吞地说：“好像有人往那边走了——不知是不是你说的那人。”李客故意含糊拖延：“顺着这条小路，钻近苞谷地，好一阵子了。”

差役们像一群追逐食物的野狗，一齐扑向东南的苞谷地。

李客回到自家的院子，妻子告诉他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长庚星特别明亮，放着五彩向他怀里扑来。李客推开窗户，果然看见下半夜东方的天上长庚星特别亮丽，发出奇异的光彩。天亮之前，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李客望着窗外美丽的长庚星，给男孩取名长庚。给在路上收养的女孩取名月圆，祝福这个刚到人世就惨遭离乱的不幸女孩，从此一生圆满如月。

张妈在为女孩换洗的时候，发现她的襁褓中有一张书页，是从书本上撕下来的。张妈交给李客，李客见上面字迹遒劲奔放，写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傻孩子怎能逮住太阳呢?

紫云山横亘在昌明青莲乡的小平原上，盘江和涪江在这里浩浩荡荡的汇合，丰饶的平原上除了茂盛的庄稼更多的是树林和草坪。这里的春天，梨花、李花、杏花、桃花一茬一茬的开，牛羊星星点点地洒在河边绿毡似的草坪上，显得分外美丽。

"看啦，太阳就在树林子那边!"紫云山下的草坪上，羊群中冲出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骑着马，后面跟着一只小狗，羊群被马惊得四散奔逃，小狗欢跳着紧紧追赶。

"快追，快赶上!"骑马的女孩子也跟上去大声喊着。

直追到紫云山下，两个孩子才发现太阳并不在树林子那边，而是在小山顶上。闪着诱人的光芒。在孩子的眼里，太阳在对他们微笑。温煦而祥和，通红明亮。处在梦不知天的年龄，又活泼又顽皮，小小的青莲乡已经被他们翻来覆去地玩了个遍，哪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 小长庚抬头瞧见了挂在树梢上的太阳! 月圆立即响应，同意在今天太阳落坡之前非要抱着太阳玩个痛快不可，于是两个孩子跃上马背一阵急驰。

"太阳，等等我们! 我们要和你玩!"

到了小山脚下跳下马，喊叫着奔上山坡，太阳又像开玩笑似的在远远的青灰色的大山顶上遥遥相望，夕阳鲜红鲜红。桔红镶金的晚霞变成了华丽的玫瑰云，染红了半个天空，大山好远好远，听妈妈说要走整整两天才能到达那里，小狗望着远处的太阳，"汪汪"地叫。

长庚失望地回到家，把当天晚上要背诵的功课推到一旁，闷声不响地去睡了，李客以为儿子白天玩过了头，也不叫他任他去睡。

长庚脸朝里睡着，今天的经历实在使他扫兴，太阳居然离他越来越远，想把太阳的神奇和光明看个明白实在没有办法了。正

想着忽然出不了气，原来鼻子被悄悄进来的月圆捏住了。

“好你个鬼丫头，偷着算计我！”长庚从床上一跃而起，一下子抓住了月圆的小辫。

“你松开，我有一个赶上太阳的好办法。”月圆说。

“不！”

“你不松开我就不说！”

长庚松开了手。

月圆说：“每天早晨，太阳在哪里？”

“在河对岸的小山坡上。”

“我俩天没亮就去等着，等到太阳一出来，我们就逮住它！”

“太好了！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于是，半夜三更的时候，长庚和月圆偷偷从屋子里溜出来，轻脚轻手去开院子的柴门，听得脚下咻咻的声音。

“不许叫！”长庚说。

小狗向他们直摇尾巴。两人带着一条狗，穿过田间小道，小道两旁的田里，油菜花、胡豆花在夜里散发着浓香。

他们爬上东山山顶。星星在又高又远的地方向他们眨眼，月亮像银色的盘子在淡淡的云朵里穿行。两个小孩目不转睛地望着东方，夜风吹过小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

等了好久好久，月亮钻到浓云里去了，山上一片黑沉沉的，两个小孩有些害怕，紧紧地靠在一起。

“等好久了，太阳为什么还不出来？”月圆问。

“太阳不是每天都出来吗？”长庚说。

孩子怎么也想不出太阳不出来的原因。

“不好，我们昨天骑着马追太阳，太阳肯定知道了，他怕我们逮住他，今天他就不出来了。”长庚说。

“没有太阳，那不全变成黑夜了吗？”

“啊！全变成黑夜？”

“我怕……”

“别怕……有我呢！”长庚嘴上说不怕，心里可是怕极了，搂住月圆的小手在发抖。可爸爸在妈妈犯难的时候总说“有我呢”，后来那些难事也就过去了。他一把搂住月圆，学爸爸的样子说：“别怕，有我呢……”

月圆哭起来：“妈妈……”

“别怕，”一个男子的声音。孩子们一齐回头，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站在他们身后。他不是别人，正是赵蕤。那一夜他直往北边的山里走，遇上了从青城山到戴天山去修炼的太玄道长。赵蕤说自己名叫“东岳子”，被人所害有家难回。道长见他文质彬彬，便把他带到戴天山下的大匡山，那里有座破庙，赵蕤在这里帮太玄抄抄经文。太玄有时从戴天山下来，与他饮酒聊天。

道长惊异他的博学，再三追问他的名字，当他说明他就是郪县赵蕤时，从此他们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太玄帮赵蕤将破庙修复一新改成了“匡山书院”，托人把他所有典籍搬到匡山。然而日夜让他揪心的是，陈子昂的女儿如今到底在哪儿？他后悔他慌乱之中没有弄清那村子的名字。他暗中一次又一次地察看过江边的包谷地，每次都落空而回，这一夜他又失望而回的路上，遇见了这一对异想天开的孩子。

“你是谁？你到这里来干什么？”长庚问。

“我是过路的伯伯，我可以帮你们把太阳唤出来。”

孩子们一下子欢跳起来：“真的？”

“那太好了！”长庚如释重负。

“真的。”赵蕤怀中掏出一把竹管，竹管上钻了好多圆圆的孔。

“这是什么？”月圆看着这个有很多小孔的东西问。

“这是觱篥，是西域的乐器，吹起来很好听的。就是用它来唤醒太阳。现在太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睡觉。”

“你怎么知道?”长庚问。

“东方的大海里有一个岛，岛上有一棵扶桑树，太阳就住在扶桑树后面，我给太阳吹奏一支歌，呼唤他醒来。这支呼唤太阳的曲子叫《扶桑曲》。”

赵蕤坐下来轻轻的吹起鹭篥，柔美的音乐在薄薄的夜色中回荡。长庚从未听过这样美丽的音乐，完全沉醉了。

“伯伯，你吹的时候，那扶桑树就轻轻的摇动，太阳就醒来了，是这样的吗?”长庚说。

赵蕤点点头。孩子想象着太阳从绿如翡翠般的海上升起。

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经下去，东方渐渐变白，天边出现了第一抹染红的朝霞。

“太阳要出来了!”月圆惊喜地叫道。

“伯伯，你能帮我们拦住太阳吗?”长庚说。

赵蕤情不自禁地笑了：“拦住太阳?”这孩子的想法太奇特了，赵蕤摇摇头。

“为什么?”

“昨天下午，我们请太阳和我们玩，太阳听了我们的话，他不和我们玩，就从山顶上藏到山背后去了。”月圆说。

“伯伯也没有办法帮你们拦住太阳。因为太阳本来就不在山顶上，而是在天上。”

“啊?为什么?”两个孩子大失所望。

赵蕤决定给他们讲清楚。他说：“因为我们住的地是个大圆球，”赵蕤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圆，“我们住的地像鸡蛋黄一样，包括在宇宙中间，而天就像鸡蛋壳一样，”赵蕤又在圆圈上画上太阳、月亮、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挂在鸡蛋壳上，而‘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傻孩子，你永远逮不着太阳的。”

长庚很失望：“你骗人，难道没有人追上过太阳?”

“我不骗你，老人们传说，倒是有人追上过。”赵蕤忽然对这

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小孩产生了好感。

“谁?”长庚问。

赵蕤激动的说:“古时候，有一个叫夸父的人，他仰慕太阳的光辉，不分昼夜，追赶太阳，终于有一天，他进入了太阳的光轮。太阳的火焰把他烤得十分焦渴，他一口气喝干了黄河的水，又喝干了渭河的水，还不够，他又去喝大海的水，但后来还是把他渴死了，他的手杖丢在路旁，变成了一片桃林……”

长庚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喃喃地:“变成了一片桃林……”

就在大人和孩子交谈的时候，东方的云变红了，远处起伏的峰峦像一片凝固的波浪，托起一轮鲜红的太阳。天地间一片光明，满天的朝霞像金色的怒潮汹涌澎湃，流光溢彩的太阳，迎着两个孩子和一只狗升起来了。

涪江之滨，东山下的桃林像铺在地上的一片片朝霞，山顶上的人和狗融在一片光明之中。

长庚回头，那个过路的伯伯已经远去。

“伯伯!你去哪儿?”长庚叫道。“我还有许多许多事情不明白，你能告诉我吗?”

“能，有什么不明白的，到匡山书院来找我!”赵蕤下意识地回答。

4. 让赵蕤吃惊的是这孩子乳臭未干而自命不凡

两个孩子回到家中，也没敢把半夜悄悄出去追太阳的事告诉父母。长庚照样上他的私塾，月圆照样跟妈妈到江边摆渡。而他们追赶太阳的事传遍了青莲镇，人们认为是一个大笑话。

私塾里的日子很无聊，年迈的塾师慢吞吞地讲课，长声吆吆地教学生们唱书，懒洋洋的诵书声好像催眠曲听着听着就打起磕

睡来。但自从那一夜之后，奇怪的事发生了，长庚在读书的时候不再打磕睡，明亮的大眼睛全神贯注，小长庚很快就背熟了诸子百家。小长庚常常想着，老远老远的地方有一个匡山书院，书院里那位伯伯知道很多很多道理。他要很快学完这些功课，到匡山去寻找那位什么都知道的伯伯。匡山书院在离家大约一百里的山林中，一百里可是太远了，于是小长庚约了几个同学要离开青莲乡的私塾，到匡山去拜那位什么都知道的伯伯为师。

"什么？他们要到匡山去？"老塾师气得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

小小的青莲乡只有寥寥的几个学生，小长庚和同学们这一走，私塾就会倒闭，老塾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长庚追太阳的大笑话，找到里正说李客这孩子胆大妄为，如此这般加油添醋形容了一番，里正一听这还了得！立刻责令李客第二天带了他儿子到私塾去候着。当众宣布这小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并叫他们父子俩当着所有乡亲的面给塾师赔礼道歉。并宣称如果这小子要求再回私塾读书的话，除非他把铁棒磨成绣花针！

为什么大人就可以信口雌黄地诬篾一个小孩子呢？长庚不服气。心想；"这塾师如此欺负我，得找个地方与他评理去！"既然里正管着乡人，县令管着里正，我找县里的大老爷去！不知不觉来到县衙门口。正想着忽然听得一个妇人的声音高叫道："评理！我就是理！磉磴娃，今天不给我担水，休想过去！"

长庚抬头一看，见一个穿红着绿的妇人正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一个骑牛的愣小子，叫得山响。那骑在牛背上的小孩子有十一、二岁，黑胖胖的，长得十分憨厚笃实，一个小子，有七八岁，，瘦得猴精一样，大嘴巴招风耳，牵着那只水牯牛。黑胖小子像是有些害怕的样子瘦猴却不怕，咧着大嘴巴叫道："担水？担水给水钱！"

"壳子客，你嘴巴两道皮，说得轻巧，给钱，你晓得钱是哪

里来的？我堂堂七品官的太太，难道管不了你？”

“原来这女人就是县大老爷的太太，如此不讲道理！看来我要讨个公道也难。”长庚想。

“走！大路朝天，一家半边！”叫壳子客的小孩说着牵牛就要走。

太太更是气急败坏，对门里叫道：“张四，还不出来给我拦住！”

立即门里跑出来一个差役模样的人，一跳跳到街当中，拦住那牛，壳子客牵了牛左旋右旋没有过得去。

壳子客嬉皮笑脸说：“张四叔，你是老爷的公干人，还是太太的公干人？太太喊你喝洗脚水喝不喝？”

张四听了看看县令夫人，面有难色，壳子客牵了牛就要过去。太太气得跳脚说：“哟，气死我了，还不把那王八蛋给我抓下来！”

张四狠了狠心，一把揪住壳子客的大耳朵就要往街边上拉。

长庚忽然灵机一动，喊道：“别争了，我来给你们调解。”

官太太一见长庚小不丁点个人说：“小孩子家，没你说的话，一边玩去。”

长庚说：“我是河那边的学生，专程来见县太爷，听见你们吵架，不知为什么。”

壳子客说：“小老弟，我们每天早晨从这里路过，她都要我们从城外两里路的甜水井里给她挑水，不然就不让我们过路，今天大忙，麦收插秧，东家等着耙田犁地呢……”

“不挑不行！”官太太说。

长庚笑了：“几挑水算什么！你放他过去，我送给你……”

“什么？”

“一首诗。一首诗总比一挑水贵重。”

对！丈夫常常在她面前摇头摆尾地唱什么诗，并且说那是天

下最贵重，最文雅的，妇道人家绝无可能通晓的。太太想如今有人白送给我，从此以后叫丈夫在我面前掉下架子。于是喜孜孜地说："我晓得，就是那个黑个黑个的字，写成一行一行的那个，我家老爷也做得来，你一个小孩子家，做得来不?"

"夫人，你快拿纸笔来，只是有一件，我写好了送你，你得放他们走。"长庚说。

太太马上叫李四在老爷书房里拿了纸笔，放在阶檐下。长庚提笔一挥而就。太太接过诗依稀只认得后面两句，便叫长庚念给她听。

长庚说："这第一句：素面倚栏钩……就是说有个大美人，太太您靠栏杆站着!"

"哪里，哪里，您过奖啦。"太太被恭维得不好意思。

"第二句是：'娇声出外头'。说的是你吵架的时候又精神，又气派……"

"看不出这小孩子还真会说话，后面这两句我认得，这么好的诗！我拿去给老爷看看!"大老爷的太太急不可待地从长庚手里夺过诗稿，就往后院飞奔而去。

太太跑进内院，一贯睡懒觉的老爷还没起床，太太提着耳朵把县令从床上拉起来，大老爷十分不情愿地揉着一双睡眼，问道："干什么呀?"

"哼！你往日说我不通文墨，只会河东狮吼，你瞧，有人给我写了一首诗!"

县令伸了个懒腰，鼻子里哼哼地说："诗？写诗岂是轻易做得成的么?"

"不信你看!"太太将诗稿递给县令。

县令见纸上果然清清秀秀写着一首诗，接过诗稿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县令皱起了眉头。

"你和谁吵架了?"县令问。

“你知道这上面还写我吵架的事?”太太心下奇怪。

“岂止呢!”县令脸色越来越难看，“你听着，素面倚栏钩，说的是有个女人靠栏杆。”

“靠栏杆又怎么啦?不错，我是靠栏杆站着的。”太太理直气壮地回答。

“娇声出外头，你嗓门不小哇!”

太太一听上火了：“哼!我骂那王八蛋不让他听见还行?好啦!下面织女牵牛的事我明白，不用你再说啦!”

“你妇道人家懂啥?啧啧，人家骂了你，你还不知道?”县令将诗稿抛向一边，不屑地样子使太太更加恼火。

“不行，你非得给我讲清楚不可，他怎么着骂我?”

“若非是织女，何必问牵牛，”县令只穿着内衣内裤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这两句说的是：你又不是人家老婆，你找看牛娃胡缠些什么呀，谁写的?”

“原来是这样，这坏小子!”太太气急败坏地赶出来，小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张四，快把那坏小子给抓起来!”

长庚见张四追来，立即没命的奔逃。张四追出县城，不见小孩的踪影，只有一群看牛娃在河边玩．一块石子飞来，张四屁股上着了一下，回头看看七八个看牛娃在对着他笑，张四找不出是哪个扔的石子，待要去追时，看牛娃早已一哄而散，张四知道这些鬼精灵是撵不上的，站在田埂上远远地叫骂了一通，回去了。

原来这帮看牛娃正是壳子客他们一伙。壳子客把长庚从树丛中叫出来，长庚正要谢他们，壳子客说：“你帮我们治了那泼妇，我们帮你是应该的。”又从怀中掏出一块烧熟了的粑红薯递给长庚说：“你跑了这一趟，饿了吧?这是我妈给我的午饭，给你吃!”长庚从大清早到这时还没吃过东西，见了粑红苕也不客气，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了。

壳子客的话多，加油添醋地把刚才如何戏耍官太太的事讲了一遍。看牛娃们听了哪一个不佩服？长庚高兴极了，对他们说青莲乡是回不去了，此去到匡山书院拜一位高人为师。壳子客十分讲义气，当晚让长庚在自家的茅屋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让老娘烧了几个玉米饼让长庚带着，约了磉磴娃把长庚送到匡山。

戴天山高耸入云，山脉的形状呈很弯的弧形，中间环抱着另一山峰，这就是大匡山。大匡山古木参天，有奇异的鸟儿和遍地杜鹃花，飞泉流瀑装点其间，风光宜人，十分幽静，正是隐居的好去处。听着远处太乙观的晨钟暮鼓，赵蕤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八年。俗话说："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几年之后，方圆百里都知道匡山书院有一个极有学问的老师"东岳子"，远近的学子都来此求学。

赵蕤是个有志之士，这五六年岂能荒废？一边教学一边将平生所学整理出来，编成一部《反经》，又名《长短经》。赵蕤以为古圣贤诸经多数是顺着君王的意思说，君王倒是以为不错，但不一定对百姓有利，取悦于一人的东西，怎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况千百年来，依古训一成不变又怎能与沧桑变化的世事相适应？于是倾尽平生所学，穷王霸之道，陈君臣之分，阐变通之理，著成一部囊括诸子言凌百家的《反经》。《反经》包括前言等十卷，63个篇目。这本博大精深的典藉为历代的统治者所应用，自唐以来宋朝明朝皆有刻本，及至清朝的鼎盛时期，大学士纪晓岚将其收入《四库全书》。《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为之题诗。

自从武则天死后，朝廷的情况更加混乱，昏庸无能的中宗即位，皇后韦氏与武则天的侄儿德静王武三思私通，干挠朝政，武三思在怀着狼子野心的同时与一班奸党又怂恿韦氏效法武则天，将中宗变成傀儡，安乐公主向父母提出废黜太子，要当"皇太女"，对夺权阴谋毫不察觉的中宗被韦后和自己的亲生女儿所毒死。此后睿宗即位，立第三个儿子临淄王李隆基为太子。太子与

太平公主联手杀死韦后及其党羽，太平公主仗恃自己有功，更加专横跋扈，一手遮天与太子李隆基对抗。公主和贵戚明目张胆地卖官，将国家的权柄直接或批发零售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掌握选秩的官员更是以货取人，官场变成了商场。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宦官和宫女的数量猛增到几千人，他们用自已谄媚迎合的伎俩打进交易场中，居中斡旋，勾结外官，从这场白热化的钱权交易中牟利。员外官如同牛毛增长起来，侈糜无度，贿赂公行，混乱颠倒，反正不分；大批忠直的官员的后果比陈子昂更悲惨。朝廷的阴谋仇杀演了一年又一年，各州县的官吏也竞相仿效朝廷的作法，越来越贪鄙横暴，百姓也越来越没有生路。

一日赵蕤与太玄对饮，叹息道："匡时济世本来是大丈夫所追求的，我遇上乱世，又遭官府追捕像野兽一样躲在山林里，真是不得已啊！也不知到哪一天，才有出头的日子！"

太玄知他为《反经》而叹：身为逃犯而著这种离经叛道的书，乱世中随时都有身首异处的可能，便说："乱世之中，才华只有给你带来灾祸，莫如跟我优游于群山，留连于逝水，与青松白云为伴……"

赵蕤听了，知太玄有意为他排解，暗笑自己乃帝王之师的资材，因世道晦暗竟落到这一步，如何肯咽下这口气，旷然一笑道："道长，月满则亏，物极必反本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我就不信就没有变化的一天！再则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乃千真万确的道理，我这部《反经》公诸于世之时，便是我赵蕤飞黄腾达之时！"说完举起道童给他斟的酒，一饮而尽。太玄知他心愿难改也不再劝，如此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直喝到夜色沉沉。

赵蕤高一脚低一脚，回到自己的书房，倒头便睡，不觉已是半夜以后。忽然不知哪里噼啪一声响，把他惊醒了，赵蕤坐起来，仔细听又并没有什么动静，只有微弱的星光透过窗户照着书

桌上黑黢黢的一堆什么东西，赵蕤披衣下床，点燃蜡烛，看书桌上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反经》手稿，不觉黯然神伤。又想起白天到太乙观的路上，山坡上开满了黄灿灿的杜鹃花，明天便是清明节，年年在清明节照例是要祭奠陈子昂的。想到此再也没有睡意，点了一柱香步出户外。但见繁星满天，夜雾茫茫，匡山的山峰像浸在雾海之中的孤岛。

赵蕤将香插在山石上，取出那本珍藏的《陈子昂文集》，放在那柱香前，拜了几拜。约莫端坐了半个时辰，掏出怀中的鹭篥吹了起来，吹的正是那只《扶桑曲》，声音沉痛而悲凉，如咽如诉，穿过匡山的夜雾传得很远很……吹着吹着，声音变得悲壮激越，他紧紧地握着鹭篥，全身心地投入，突然撕裂人心的一声后，曲子嘎然而止，赵蕤手中的鹭篥的竹管已被他握裂。

赵蕤再也忍不住，积年的抑郁与悲痛一齐暴发出来。赵蕤喟然长叹道："子昂兄你回答我，你嘲笑我没有勇气直面险恶的尘世？你嘲笑我没有力量涉身艰难的仕途？十年了，武后死了有中宗，中宗又变成睿宗，睿宗又换成太子监国，王侯将相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哪一个以社稷黎民为重？"

"八年了，我天天向苍天呼号，都得不到为你洗雪沉冤的机会……你不回答我，你已经死在深重的冤恨里了么？你已经消散在罪恶的黑暗里了么？子昂，难道你就这样被世间的恶风暴雨磨灭了，难道我也就这样被磨灭了？"

赵蕤说着悲从中来，四顾茫茫黑雾沉沉的一片，他张开双臂仰天长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那寂无声息的山林和着赵蕤的啸吟，轻轻呼啸起来，天上的星月也似乎在抖动。

黑暗中山石背后传来一阵抽泣。

"谁在那里？"赵蕤问。

“伯伯！”

从里暗中奔跑出来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一下子跪倒在赵蕤的脚下，嗬嗬地哭了，赵蕤扶起他，双手扶起那张泪痕斑斑的脸，认出了正是那夜在涪江畔遇到的追太阳的男孩。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长庚告诉了他一切。是壳子客陪他到匡山来的，那时候已是深夜，黄昏的时候到赵蕤的书房前的，晚上见他醉酒回来，长庚一直在外面守着，半夜过后赵蕤出来祭奠陈子昂，当那一曲《扶桑》吹奏完毕的时候，长庚再也忍不住汹涌的泪水夺眶而出。

“老师，你也在呼唤太阳出来？”

赵蕤下意识地点点头，不知为什么，他的眼睛里已饱含了泪水。

“太阳出来，黑暗就会消退，有才能的好人出来，恶势力就会消退，天下就会太平，就像大禹治理洪水，李将军讨击匈奴一样，对吗？”

“对！”赵蕤想不到长庚会这样说话，想起两年前那个追赶太阳的孩子，心里暗想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赵蕤又惊又喜，惊的是他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大志向，乳臭未干而自命不凡；喜的是他在这深山野岭中竟遇到了这样一位学生！

此后，每月十三日到十七日晚，皓月当空，长庚燃起一堆晾干的艾蒿，艾蒿的烟发出一股浓浓的药香，赵蕤摇着一把蒲扇，匡山的月亮照着中国唐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赵蕤，站在万物反正相生的这一哲学的角度，以开拓灵变的思路，为未来的大诗人李白，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讲授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历史的全貌。从君臣之道讲到量才用人、治乱兴衰，从谋略战争讲到王图霸业，从道德规范讲到民俗世风，融孔孟之道、阴阳纵横、诸子百家熔为一炉。那些学

识和哲理像滔滔不绝的泉水一样涌出来，浇灌着未来的参天大树。

5．烈焰腾腾的房子呼啦啦地倒下来

段简奉命毒死陈子昂后，又派丁参军带着差役追杀赵蕤，那一夜在涪江边青莲乡赵蕤消失得无影无踪，丁参军等无法向段简交代，谎称赵蕤被追逼投江而死。

不知是建安王武攸宜把他忘了，还是益州的上司觉得他过于阴险狠毒，段简并没升官，去年从京城传来了对他极为不利的消息，中宗被安乐公主毒死了，新皇帝李旦登了位，李旦虽性格温和拘谨优柔寡断，也明白武氏党羽是国乱的祸根，下令对武氏党羽进行清除。段简听到传说："皇上下令把武攸宜的尸体从坟墓里掏出来，剁成肉泥喂狗，武三思武攸宜的全家老小都被诛杀，皇上已经降下密诏，要杀尽朝廷和各州县的武氏党羽……"要是大都督府要查办武氏党羽，他怎能免于遭殃？

段简被吓得魂不守舍，一天丁参军在门外拾到一封匿名信。信上写着："老贼段简，害死陈拾遗，三天之内，取你狗头！"段简一下子傻眼了，难道赵蕤还活着？

"那件事除了你和两个办差的，还有谁知道？"段简问丁参军。

"没有。"

段简定了定神，陈子昂死后不久，武攸宜原来的信使不久就在京城去世。看守陈子昂的老狱卒在四年前也已经病故。他和丁参军等自然不会把事情说出去招来麻烦，段简冷不防冒出一句：

"赵蕤他真的跳江死了吗？"

"这……"丁参军脸色大变。

"他还活着？"

丁参军只好将赵蕤当年如何投江再说了一遍，只说自己不会水，眼巴巴见赵蕤被江水冲走了。

要是赵蕤活着，知道了皇上诸杀武氏党羽的消息，他段简一定会像武三思等一样被剁成肉泥喂狗。他立即派丁参军去绵州昌明县打探，赵蕤是否还活着。不到半个月时间丁参军回来说：赵蕤还活着，化名为东岳子，在大匡山隐居。

一条毒计像蛇一样爬上段简心头。

李白在大匡山过了三个春秋，李客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年纪小小就才智过人，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为了酬谢老师，中秋节前，李客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带上月圆来到了大匡山。赵蕤打开布满松萝的柴门，看着长庚的父亲好眼熟，不知在那里见过。赵蕤心里一亮，越看李客越像是八年前在涪江边接过孩子的那个汉子，而李客完全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儒雅的先生便是八年前涪江边那个蓬头垢面跪地哀求他的人。赵蕤惊喜交加地将李客让进厅堂，从李客身后闪出一个美丽羞涩的女孩，双手捧着醇香的家酿春酒，赵蕤接过那坛春酒，心想这便是子昂的女儿了。情不自禁地打量着月园的，月圆抬起头不好意思地叫了声“伯伯”，格格笑着，一扭头回到李客身后去了。

“你们原来认识?”李客问。

长庚捧了茶水出来，把那夜追赶太阳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父亲，李客听了哈哈大笑。听赵蕤说会吹觱篥，便说：“我这小女月圆，这次闹着要来，就是想向先生学觱篥的。”

赵蕤求之不得，立即从里书房里取出觱篥，说：“既有心到这里来学，不妨多住几日。这觱篥本是西域乐器，蜀中会吹奏的人不多，你来了，就要学精，我将悉心教你。”便把觱篥交给月圆，让她自己先试试。

原来月圆从小就爱和哥哥学读书，月圆也认得不少字。几天下来，聪慧的月圆已会吹简单的曲子，半月后，月圆就开始学

《扶桑》。赵蕤把月圆叫到自己书房，拿出一本发黄的乐谱来说："这曲谱是二十多年前，一个叫陈子昂的人随军到西域，从金徽州的胡人那里得到的，这本是摩尼教祭太阳的音乐，陈子昂带回后精心整理，就成了现在的《扶桑》。我把这曲子传给你，这曲谱你要好好保存。"

月圆收下曲谱，将它揣在怀中，望着老师庄重的样子，深深地向赵蕤鞠了一躬。

赵蕤见月圆如此聪明知礼，几次想向李客说明认下月圆，又怕李客多心，只一味地留下父女俩在匡山作客。

李客也是性情耿直之人，与赵蕤竟一见如故，称兄道弟起来。李客对两个孩子的学业很满意，这一天大老远的从集上买了酒肉，邀赵蕤同饮，并对赵蕤说，次日便与小女一起回去，待年底，来接老师和长庚回青莲乡过年。于是在书院的厅堂里摆下酒菜，两人酒喝到半酣，都有六七分醉意。赵蕤实在忍不住说："李贤弟，你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实在令人羡慕，贤弟好福气！不像我，孤单一人，家室儿女都没有。"李客道："赵兄说哪里话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从此之后，我这一双儿女就是你的儿女。"赵蕤道："贤弟，实不相瞒，八年前，我抱着一个婴儿，被人追杀，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来了一位将作人父的好人，与产婆一起在路上走，我求他们收养了我怀中的孩子……"

"等等，"不等赵蕤说完，李客打断了他的话："你那孩子，是男还是女？"

"是个女孩。"

"你可给她留下什么东西作纪念？"

赵蕤含泪道："我于穷途末路，哪有什么作纪念的东西给她？只是把她父亲一生心血所聚的《陈拾遗文集》的第一页《登幽州台歌》撕下来揣在婴儿的怀中……"

"这样说，那女婴还不是先生的孩子？"

“是的。”赵蕤便把陈子昂遭祸之事一五一十给李客讲了个明白。“那天夜里，我以为我与孩子必死无疑，哪知遇见了好人，不但收养了孩子，而且引开了恶徒，我才得以逃脱。”

“赵兄义薄云天，受小弟一拜！”

小长庚叫来月圆妹妹，李客对赵蕤说：“赵兄！这就是当年你怀中的那孩子！月圆，快给你恩父磕头！”月圆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下子愣住了，赵蕤却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向李客跪下说道：“恩公大恩大德，赵蕤何以报答！”李客连忙扶起赵蕤道：“赵兄何必如此，此后我们成了一家人，岂不更好？”说罢对月圆和小长庚将往事一一述说，月圆含泪向赵蕤叫一声“义父！”哭倒在赵蕤怀中，赵蕤想起当年光景也涕泪纵横。

李客道：“赵兄，陈拾遗的女儿与赵兄俱能保全，乃不幸中之大幸。世事变化难以逆料，总有一天朝中清正，那时定能昭雪陈拾遗的沉冤，赵兄也有了出头之日。”说着给赵蕤斟上酒。

小长庚拉了月圆到院里，见月圆脸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泪珠，忙掏出手绢给月圆揩干泪水说：“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去处。”把她拉到往日赵蕤给他讲《反经》的古松下。长庚说：“你别哭了，这几天老师让我练武，我可以一口气翻二十四个筋斗，你笑一笑，我翻二十四个筋斗给你看。”月圆好久没有与长庚一块儿玩，咧开嘴勉强笑了笑。长庚见月圆笑了，便翻起筋斗来，一连翻了二十四个，月圆还是高兴不起来。长庚说：“筋斗也给你翻了，你还愁什么呢？”月圆想来想去说：“你是我的亲哥哥，我们才能在一起玩，你如今不是我的亲哥哥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吗？”长庚立即答道：“怎么不能？那你就嫁给我！”月圆说：“真的？”长庚不假思索答道：“骗你是小狗！”

“你发誓。”月圆说。

“发誓就发誓。”

“我不信。”

“我这就发誓，”长庚为了让月圆不伤心，做出正经八百的样子说：“等等，大人发誓要喝酒，我去弄酒来，你在这里等着，好像我出了远门，我当了大将军，就要骑着大马回来。”

“好的，我等着你。”

长庚说着到了书院，偷偷进了厨房，倒了满满一碗酒，见屋角有一把扫帚，正好做大将军的坐骑，便夹在胯下试了试，感觉还可以。于是将扫帚夹在腋下，端一碗酒，轻手轻脚往外走。忽然闻见一股浓浓烟味，只见拐角处一个黑影一闪，长庚心中一惊：“有贼！”长庚大声呼叫起来，李客赵蕤听见叫喊连忙赶过去，只见书院起火烈焰腾空，几个蒙面人提着刀正向赵蕤扑来，好在李客是从西域来的，出门带刀已成习惯，李客抽出腰间番刀，向贼人砍去。

这些贼人共有四人，本是段简的亲信，平时在射洪县仗着有几分武艺，无恶不作，本以为赵蕤是一介书生，四人杀一人，结果他性命易如反掌，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不仅没能杀了赵蕤，反被李客杀死二人，其余的抱头鼠窜，李客杀退了贼人正要去救火，见书屋里钻出一个人，鬼鬼祟祟抱着一包东西，李客劈头一刀，那人头上立即冒出鲜血来，手中那包东西散落在地，原来李客想留一个活口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故尔一刀斜划下去，从右额鼻梁到右脸，拉了一个贯穿全盘的口子，权当给他留作纪念。李客追上一步，撕下段简脸上的黑布，一张惊骇的鼠脸露出来，李客叫道：“大胆蟊贼，我这就杀了你！”这时长庚在身边叫道：“爸爸，快躲！”说时迟那时快，李客身后燃烧的一排椽子向李客倒过来，李客纵身一跳，躲过熊熊烧着倒下的椽子，段简趁着这当儿，拾起地上的包袱，捂着脸逃跑了。李客再要追时，燃烧的房子一桩一桩地倒下来。赵蕤以为月圆还在房里，一边叫着“月圆”一边飞跑进厢房，眼看房子就要倒塌，长庚急得大叫，长庚正要往里冲时，李客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长庚往后拖，这时

那烈焰腾腾的房子已经呼啦啦的倒了下来。那贼子趁着李客救人的时候，捂着脸逃跑了”。

太玄道长师徒见匡山书院着火也急忙赶来，一齐把火救灭。匡山书院多半变成焦土废墟。长庚领着父亲跑到古松下一看，月圆不知在哪里去了！李客和赵蕤把匡山书院的废墟翻了个遍，都不见月圆的半点踪迹。于是漫山遍野吆喝，只有松风阵阵，空谷回响，哪里有月圆的影子？

太玄和弟子烟霞子把烧得焦炭一般的赵蕤从废墟里刨出来，赵蕤微微睁开眼，示意长庚过来。长庚在师父面前跪下，赵蕤望着太玄，将长庚的手放在太玄手中，盍然长逝。

李客顺着贼人流淌的血迹一路追去，到了山下，再往前一直寻到涪江边，见路边掉了一只绣鞋，正是月圆穿的。长庚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望着江水失声痛哭。所有的人出动找遍了各个路口，一连找了好几天，周围百里都找了个遍，都没有一点线索；李客失了女儿，长庚失了妹妹，好不伤心。

李客把赵蕤埋葬在讲经的古松之下，匡山已经不可久留，太玄带众弟子和长庚回到青城山。临别，李客说："深谢道长收我儿子为徒，我们即将分别，请道长给我儿子取个名字吧！"太玄问了当时孩子出生的情况，想了想说："孩子生在长庚星高照的凌晨，出生之后东方既白，就取名叫李白可好？"李客道："白为上色，干净明白，先生说的正好。"太玄又说："这白字还另有一层意思，这孩子灵慧天成，只可惜没有出生在名门，日后进入仕途全没有一点依仗，这里的'白'也就是'无有'的意思。孩子，你将来的前程全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明白吗？"长庚瞪着双明亮的眼睛仰望着老师说："赵蕤老师曾经教过我说，三国中蜀国的宰相诸葛亮本是躬耕隆中的隐士，汉代的淮阴侯韩信原来是一个乞丐，太宗皇帝的大臣张良马周等都出身在百姓之家；我当然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开创我的将来。"

太玄听了心想这孩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志向，日后定能成大器，又道：“这‘白’也有清清白白一尘不染的意思，长庚星也叫太白金星，我再为他取一个表字：李白，字太白，可好?”李白听了倒头便拜道：“多谢道长伯伯。”

太玄带了李白，命徒弟们收拾好行装，连夜回青城山去了。李客一直送到青城山朝阳洞，才与儿子依依作别返回青莲乡。

丁参军侥幸没死，把重伤的段简秘密抬回射洪。哪知祸不单行，当天晚上就得到成都方面的确切消息：皇上清洗武氏党羽的密旨已经到了益州大都督府！段简吓得半死，夫人束手无策，请来一个算命的“蒋半仙”来，请他指点迷津，蒋半仙点起香烛，闭目掐算了半天，双眉紧锁对段简说：“祖上无德，罪孽深重，今生结怨，厉鬼缠身。”吓得那妇人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求“蒋半仙”禳解。“蒋半仙”稳起好一阵都不开口，及至段简叫夫人端了一盘金银献上，蒋半仙才慢悠悠说道：“请段大人另改一个名字，然后走出射洪西去百里之外，冤鬼才不会来缠。”说完将金银装入口袋，扬长而去。

6．美丽的仙女们簇拥着一位骑着青鸟的女仙

《仙经》上说青城山是道家第五洞天福地，天下人说“青城天下幽”，千万重蜀山中，青城山三十六峰，峰峰叠翠，翠峰如屏，宛然如一幅幅天然图画，真正是道家修炼的好地方。

春夏之交的青城山沉醉在满山遍野的绿色中，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去冬的枯叶已经落尽，此时常绿的松柏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墨绿，落叶的高大乔木全部换上了新装，所有的树木和野草藤蔓都争先恐后的在这个时候长出新叶，千百种绿在青城山的各个山头各条沟壑争奇斗艳，有黛绿、翠绿、淡绿、青绿、嫩绿……新鲜得没有一点杂色，没有一点尘埃。映着明媚的阳光

像堆了满山的翡翠，晶莹剔透光辉闪烁，山风过处，掀起排排绿色波浪。

溪谷里的像岷江冲出都江堰的大浪，山峰上的像钱塘江的潮汐。风平浪静的时候，一声清脆黄鹂的鸣啭，驱赶尽尘世嚣繁。人到此间物我两忘，在天然图画中沉醉。

李白背着行囊，沿着后山石板铺成的小路拾级而上。眨眼间随太玄道长到了青城山已经十年了。太玄道长本是有名的高道，太玄知李白才高，难以羁系，索性顺其自然，李白喜欢什么，太玄就为他选择老师，让他学什么。太玄自己原本是书法家，一手草书写得如云在天卷舒自如，李白向太玄学习自然也写得龙腾虎跃、飞扬跋扈。李白与烟霞子一起学道，几年之后李白讲道竟然胜过烟霞子；十年来李白已经向青城山的道长学过刀剑，常常和道观的师兄们对练，看到李白一身好武艺雄纠纠的样子，太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李白爱下棋，连上清宫的年高德劭的静虚真人也爱叫李白来与他对弈，谁知道过了几年，静虚真人也连连败北。此后李白只身到蜀中各地游学，到过峥嵘崔嵬的剑阁，山川汇集的渝州，足迹遍布蜀中大地。

一天，他来到天开青冥彩错画出的峨嵋，峨嵋山的睿法师弹得一手好琴，李白听得入了迷，对佛门中有如此美妙的音乐感到惊奇，睿法师一眼就看中了太玄道长的爱徒，一留就是一年。

这次太玄道长派人带信来说有要事让李白回青城山，临别峨嵋山的时候，睿法师舍不得他走，说他这一年长高了，眉宇间有了英气，他最动听的琴曲还没有教给他呢。

李白并没有从前山上去，而是从后山爬上丈人峰，绕道过掷笔槽。一只仙鹤从山谷飞过，与李白似曾相识似的，在李白头上盘旋了一圈，长唳一声，冲霄而去。李白打了一个口哨，掷笔槽里立即响起响亮的回声，山谷中的鸟儿扑刺刺地飞起，有仙鹤、鹭鸶、黄鹂、八哥、画眉……纷纷飞到李白面前，李白解下行

囊，从里面掏出干粮来，捏成粉末，撒在地上，群鸟竞相啄食。原来李白小时候跟随赵蕤在匡山读书时，就养了千百种珍禽奇鸟，每天早晨，李白就带了杂粮，迎风一呼，鸟儿都飞来啄食。后来李白到了青城山，也爱喂鸟，本来山中的道士常年与鸟为邻，也着意爱护，那些鸟儿见了李白便欢喜跳跃，争着来亲近。李白想到自己离开此山一年多，这些鸟儿居然还认得，便将干粮摊在手中引鸟儿来啄食。这时有几只胆大的画眉，飞到李白面前，跳在李白手心，啄食他手中的干粮。

忽听有人叫道："好个李白，我们等你好半天了，你居然在这里喂鸟！师父在等你呢。"李白回头看原来是烟霞子，便问："师父找我有什么急事不成?"烟霞子道："你跟我去了就知道了。"

原来这年春天，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上了青城山。她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神奇幻想的地方，每一座山峰都有得道的修行者在这里探知长生不老的秘诀，在神仙世界里自由地翱翔。玉真公主领略了人间第五福地的超逸清幽，追忆了大唐王室半个多世纪残酷血腥的争斗，决定以自己的一生为兄长的江山社稷祈福，在青城山正式出家成为道士，请太玄道长为她授谊，道号持盈法师。并在这里建造一座宫观，以便在这里潜心修道，这座宫观取名储福宫。

李白随烟霞子进了储福宫，宫观内果然金碧辉煌一派庄严气象，青城山的年轻道士都在这里操演将要表演的隆重仪式。一个个严肃认真，丝毫不敢怠慢。从大殿侧穿过回廊来到一面照壁前，李白看那照壁上画着众多美丽的仙女簇拥着一位骑着青鸟的女仙，地上长满奇花异草，仙女们一个个栩栩如生，美丽非凡。画家的技艺非常精湛，仙女们身上穿的轻纱袍好像在风中微微飘动。那位骑青鸟的女仙身后侍立着一位绿衣仙女，低眉浅笑，李白左看右看都觉得仙女在望着他。绿衣仙女身后，站着数不清的仙女和仙童。李白看得出神，不由伸出手来去摸那绿衣仙女的裙

裾。烟霞子笑着说："这是内教博士吴道子画的，长安寺观的壁画大都是由他画的，他画人物十分传神，行笔磊落挥洒如意。他画亭台楼阁不需要用直尺。这幅壁画是他的力作，凡见过这画的人都赞不绝口。啊，师父就在那边。"李白回头见太玄道长正站在大殿门口望他，忙迎上去见过。太玄一脸笑容，拉着李白的手说："这里还有一件稀世宝物，你随我来看。"

太玄带李白来到丹房，见和几个年轻道士正对着一件硕大的铜器议论什么。见太玄带李白进来，一齐向李白叫道："我们盼到救星了。"李白道："我怎会成为你们的救星？"烟霞子道："师父命我等为这件神器取名字，我等苦思苦想两三天了，正在为取不出名字发愁呢。"李白上前看那铜器，乃是一个硕大的鼎，铮亮的紫金色，鼎身盘着三条龙，昂首望空，张牙舞爪，似欲腾空飞去，铸造得精致非凡。李白见案上一张黄麻纸上，已写了不少的名称，尽是一些"祈福"、"得道"、"炼丹"、"证果"之类，李白微微笑道："如此一件稀世之宝，倒是应该有一个好名字！"太玄顺口说道："你何不为它用心取一个？不过，名字要取得贴切响亮，不能太深奥晦涩，但不可俗气，又要人一听名字便觉得一定是这件物事，一见物事就觉得这名称取得好，再没有别的名字可取。"

李白听了师父这一大堆条件，只是连连点头，也不谦让，心中只想："吴道子才华出众，在此留下胜绩，我也不可落后。"略一思索，便答道："叫作《飞龙鼎》如何？"还没等太玄开口，烟霞子拍手叫道："好名字！再没有第二个名，能配这鼎。"太玄却说："好到是好，只是仅就鼎的外表而言，不免太浅显了些。"李白却笑道："师父怎么忘了黄帝炼丹骑龙飞升的典故？我再为此鼎写诗一首，让见到鼎的人更觉此鼎不凡。"太玄立即大喜道："这再好不过。"原来太玄看中李白才华出众，灵慧过人，早已想把他着意栽培一株道门中的参天大树，谁知佛门中的睿法师，一

曲古琴便把李白留在了峨嵋山，太玄为此耿耿于怀。此时见李白要为飞龙鼎作诗，心中好生高兴，马上命烟霞子备了纸笔。

李白提起笔，一挥而就，然后高吟道：

“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宫中彩女颜如花，飘然挥手凌紫霞，从风纵体登鸾车。登鸾车，侍轩辕，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

鼎湖流水清且闲，轩辕去时有弓箭，古人传道留其间。后宫蝉娟多花颜，乘鸾飞烟亦不远，骑龙攀天造天关。造天关，闻天语，屯云河车载玉女。载玉女，过紫皇，紫皇乃赐白兔所捣之药方。极天而老凋三光，下视瑶池见王母，娥眉潇飒如秋霜。”

众人读罢，觉得把以鼎炼丹，骑龙飞升的情形写得十分生动有趣，太玄命烟霞子连夜安排人装璜好悬挂在丹房里，到了开光大典，那天由李白为玉真公主咏读。

烟霞子和众道士听了，羡慕得鼓掌欢呼说：“你为公主诵诗，站在公主面前，我们只是远远地站在后面，连公主什么样儿也看不清楚，要是公主赏识，你就一步登天了！”

李白笑道：“今日方知道士也爱荣耀。”说得众人大笑。

7. 太白星精下凡，在人间作诗、饮酒、漂泊四方……

太玄道长与师兄们忙着张罗储福宫的事，李白又帮着忙前忙后，太玄说李白赶了几天路，说明天还有要事交他办，让他早早歇着。李白照例住在天师洞烟霞子的云房。

李白进了云房浣洗一番正想睡觉，一眼看见书案放着一本《餐霞吸景精义》，拿起来一看正是太玄道长的新作。李白一向跟着太玄道长修练内功，越练越觉得身体轻健。李白常想，只要自己潜心修炼下去，有朝一日定能羽化飞升，到九霄之上那个美妙的神仙世界去。李白不由拿起那本《餐景吸霞精义》饶有兴味地

读起来。

正读间，忽听得有轻轻的敲门声，李白起身开了门，见门外站着一个小道童，手中提着灯笼轻轻推门进来，问道："您就是李白吗?"

李白打量那道童，唇红齿白垂髫稚气，李白答道："我就是。"

"我家主人有请。"那道童笑吟吟地望着李白。

"你家主人是谁?"李白问，心想我在青城山许多年，怎么没见过这个乖巧可爱的小道童？想必是去年我走之后新来的。

那道童嘻嘻笑了:"你来到青城山,连我家主人是谁都不知道?跟随我来吧,去了就知道了。"李白也不再问,跟随他出去了。

出了天师洞，李白跟着小道童的灯笼在浓浓的夜雾里穿行，不一会到了储福宫，穿过回廊，来到照壁前。照壁上群仙荟萃的壁画，似乎比白天更鲜艳了些。道童来到壁画跟前，拍着绿衣仙女的裙子说："客人来了，请让一让!"李白见仙女们徐徐向两边让开，环佩叮当。那块地长满鲜花芳草，道童灯笼照亮的地方，鲜花发出瑰丽的光采，让李白惊异不已。道童拉着李白走在芳草和鲜花中，空中弥漫着一层薄雾。虚无缥渺间有富丽典雅的亭台楼阁。

"是李白来了吗，是东方那颗美丽的星星来了吗?"一个温柔悦耳的声音透过薄雾在说。一会儿薄雾消散，李白发现自己正站在白天所见的飞龙鼎旁，对面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身后侍立着一位穿淡绿纱裙的美丽女子，正看着他微笑。

李白正想问，那妇人说："我是这里的主人青城神女，感谢你为这鼎写的诗，我已命人谱了曲，请你来听一听。"

神女说完，空中响起阵阵悦耳的仙乐。神女命仙女们为李白奉上琼浆，李白饮了一口，只觉甘甜醇美无可比拟。此时，隐隐约约传来仙女们歌唱：……登鸾车，侍轩辕，遨游青天中，其乐

不可言……李白仰望空中，却不见奏乐歌唱的仙人，细听那仙乐好像从自己心中发出，十分奇妙。李白听着仙乐，正想着遨游青天中是什么情景时，侍立在神女身后的绿衣女走过来拉着李白的手，李白觉得身体已经随着仙乐冉冉上升。李白回头俯视，神女一挥拂尘，天边鼓乐齐鸣，过来浩浩荡荡一支队伍，仪仗庄严旌旗飘飘。李白想拉着绿衣女让到一旁，绿衣女说："别走开，这是轩辕皇帝出行，你不想见识见识吗?"说着拉着李白迎上去。正说间只见轩辕皇帝出行的队伍越来越近，李白见虬龙在前面开道，鸾凤在驾车，轩辕皇帝乘着鸾车从空中驶过。鸾车过处，澄兰的夜空中星星月亮大放异彩交相辉映。李白惊喜地在空中盘旋，绿衣女摘下一颗黄色的星星，放到李白手心里，李白仔细看时，但见星星晶莹剔透，十分可爱。李白正要学着绿衣女去摘另一颗紫色的星星时，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阵低沉雄浑的歌声，那声音好熟悉，隐隐约约像是赵蕤在吟诵《登幽州台歌》。李白感到一阵狂喜，对绿衣女说："这是赵蕤老师在唱，快带我去!"绿衣女说："你弄错了，这不是赵蕤的声音，是陈子昂在唱!"

"陈子昂！原来我寻了多年的陈子昂在这里"李白惊奇地叫道。"快带我前去!"

"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不能到那里去，神女会怪罪的。"绿衣女说。

"我不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吗？就当带我去玩好了。"李白拽着绿衣女的衣袖说："神仙姐姐，求求您了!"

绿衣女被他纠缠不过，只好答应。想了想说："好吧，只是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乱来。"说着就拉着李白的手，向东方的夜空中飘去。

绿衣女和李白来到一片旷野，只见云遮雾障，天色晦暗，远远地有一处宫殿。绿衣女告诉李白："这就是陈子昂走过的地方，你走到宫殿前就回头，我在这里等你。"

李白听了，立即向宫殿走去。那《登幽州台歌》一会儿高吭，一会儿低沉，仿佛在前面引路，李白不由自主地跟着那歌声走。走着走着天气变了，但见狂风劲吹，飞沙走石，李白用衣袖捂着头拼命往前奔跑，他身后影影憧憧好像是逃难的人群；转眼间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脚下土地龟裂草树枯黄，路边饿殍倒毙惨不忍睹。忽然天空彤云密布电闪雷鸣，李白发现自己已经来到宫殿门前，有很多官员在丹墀下乱成一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有红袍的青袍的绿袍的还有不少紫袍的，涕泪纵横大叫冤枉，奔走呼号，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突然霹雳从天而降，惊天动地一声巨响，那些官员的脑袋都不见了。刚才奔走呼唤的人群，全都直挺挺的躺在地上。转眼间尸体都不见了，李白惊骇不已。

李白仰望前方，宫殿巍然屹立高大庄严，李白走进宫殿，只见金碧辉煌空无一人，仍不见陈子昂的踪影，只见两廊挂着缀纹缛锦各色古怪衣冠。这时候，绿衣女神色慌张来到李白面前说："神女已经发现你误入歧途，快跟我回去！"

李白叫道："陈子昂在哪里？快告诉我！"忽然，空中有人说话，"……太白，人生若白驹过隙，一切都归虚空，一切都会寂灭，何不追求性灵的永恒，而坠入浑浊的尘世呢……"绿衣女对李白叫道："是神女在说话，快跟我回去！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

李白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登幽州台歌》歌声又起，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李白对绿衣女说："陈子昂就在那边！那是幽州台！"说完就转身向歌声的方向跑去。绿衣女来拉他时，李白已经奔入了幽州的风雪之中。

李白面前是遍布尸骨的战场，雪片像败絮像破席，阴蓝阴蓝的，从壅塞着乌云的天空降下来。成群的野狗，争夺撕咬着死尸，红着眼睛对他悻悻而吠。到此时李白感到寒风刺骨身心交瘁，再看自己衣如飞束鸟，头发灰白，揽发自顾，宛如秋霜。李

白不由害怕，大声叫道："陈子昂你在哪里？快告诉我，我该往那去？"话刚落音，漫天风雪好像给让了一条道路，他看见一个中年男子，迎着风雪，在崎岖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一边吟唱着那苍凉悲壮的《登幽州台歌》，他一定就是陈子昂！李白飞奔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绿衣女拉住了他。

"你不能去！那边哪有路？"绿衣女叫道。

"他在那里等我，我一定要去！"李白挣脱绿衣女的手，不顾一切向前奔去，一面大喊："陈子昂先生，等等我！"

"李白，你醒醒！醒醒！"烟霞子使劲摇着李白的肩膀，他才从梦中醒过来。烟霞子从储福宫那边过来已经是下半夜了，进门就看见李白伏在书案上，嘴里含含糊糊喊着什么。

烟霞子把李白弄醒，问道："你在作梦吧？"

"陈子昂……他在哪里？"

"什么？你说谁？"烟霞子问。

李白揉揉眼睛，四下一看，风雪、陈子昂、绿衣女……都不见了，面对他的只有烟霞子和空空的云房。李白侧耳细听，却听见有人在吟咏《登幽州台歌》的余音不断，正是梦中的那人在唱。李白猛地推开房门，奔到银杏树下，烟霞子也跟了出来。

"你听，陈子昂的声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李白对烟霞子说。

烟霞子屏住气，认真听着，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唱着什么，再用心听时，那歌声又听不见了。面对他们二人，只有青城山的茫茫夜色，黑沉沉的一片。

"我梦见了陈子昂……他在呼唤我随他而去……"李白怔怔地说。

"别说梦话了，"烟霞子把李白拉进云房说："师父命我俩明天一早去接金吾长史张旭大人为储福宫题写匾额，快早点睡吧。"

第二天早上，李白与烟霞子各骑一匹快马，往成都专程去接

金吾长史张旭，二人来到张旭下榻的南郊诸葛丞相祠，向当家道士说明来意，那道士却说近来祠中并没有长安的大官来过，或许金吾长史大人正在途中也未可知。烟霞子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师父说的上个月约好了的，为何偏偏不见人？那当家道士见烟霞子犯难，便道："你二人可回去向太玄大师说明，金吾长史没有在我这里，张旭是长安来的大官，也许是蜀中的头面人物请去了。万一来到这里，在下立即派人到青城山来告知，你二位再来迎接可好？"烟霞子说："也好，只是有劳您老。"二人于是打马回转。

刚走了一段路，只见街口围了好大一堆人。李白好奇，说："过去看看。"二人走过去，见几个读书人与一个三十来岁的络腮胡子指着墙上贴的告示在争辩什么。李白上前看那告示上写道："……大唐开元神武大皇帝，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广召天下有识之士……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下月在锦城散花楼举行诗会，各州县士子皆可参加。优胜者赏相如宝砚，并荐送京师授予官职……"然后是参赛的士子必须有州县官吏的引荐及自备行卷、诗赋文章皆可参赛等等……李白一看觉得很新鲜，以往街头张贴的告示，无非是征兵纳粮这类；因为朝纲败乱，想做官的人都通过贿赂权贵或公开出钱买官，朝中开科以德才取士形同虚设，故尔李白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告示。李白心中一热，正想间见那身着锦袍的年轻的士子说："这上面都是胡说八道！在京城要做官拿二万缗钱便可买一个县令，伍万缗钱就可买一个知府来当当；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从没见过什么以诗文取士！荒唐，荒唐！"

那络腮胡子听了，瘪瘪嘴笑道："当今皇上，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圣明天子。有钱未必有才有德，从古到今，哪有无才无德就能治国平天下的？想必你作不出诗来，才指望着拿钱买官！"围观的人们听了一阵哄笑。其中一个商人模样的说："各位不必争论，作诗是为了当官，买官也是为了当官，其实只要有钱便万事

大吉，又何必费脑筋去作什么诗。”那锦袍公子急红了脸道：“我说的都是实情，不信你们自己去打听。我也是读书人，焉能与你这跑江湖的汉子一般见识？”

李白看那络腮胡子披散着头发，穿一件玄色宽袍，脚下穿一双麻鞋，看装束果然是个跑江湖的。其他的士子们听锦袍公子说络腮胡子是跑江湖的，自然都站到锦袍公子一边。其中有个老年士子道：“想必是那些大官们要找乐子消遣消遣，贴出告示来叫没有功名的士子们给他们捧捧场罢了。哪里是成心推荐谁做官呢！各位小心别上当。”那络腮胡子听了气得暴跳如雷，叫道：“这上面盖的有益州大都督府的大印，哪里会有假？你这不懂事的老杀才，满嘴胡说八道！”烟霞子见这些人扯个没完，便拉着李白说：“天色不早，快回去吧。”哪知李白还要看下去。这时那商人见络腮胡子越说越上火，上前说道：“你们闹了这半天，我倒没搞明白为什么就凭几句诗，便有官做？”络腮胡子不屑地白了商人一眼道：“这还用我说吗？”那些士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个个心里都明白这个道理，只碍着络腮胡子像跑江湖的，一个也不吱声。李白心想，这络腮胡子是个热心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前一步说道：“众位，孔子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诗言志’，就是说诗歌中体现的是人的志向；而志向是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志向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从诗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志向；所以以诗文取士是很有道理的。”那络腮胡子听了欢喜的直拍手叫好，叫道：“这位小兄弟说得好，你听我的，下个月去参加大都督府诗会，准没错！”哪知烟霞子在一旁说：“我们是青城山的，怎与俗人厮混？”说着就要拉李白走出人群。那络腮胡子哈哈笑道：“又是一个写不出诗的，我看这蜀中无人！”一句话触到李白的痛处，他挣脱烟霞子的手，返身叫道：“谁说蜀中无人？依我看你也未必是大手笔！”那络腮胡拉着李白叫道：“你自称会作诗，今日在此与我较

量一番如何？”烟霞子看看天色将晚，又没接到金吾长史师父定会责怪，急得使劲将李白拉出人圈。李白只好甩开那人道：“我等超脱尘世，不与你计较，山人要回去了！”哪知络腮胡拉住李白的衣袖不放道：“有学识不济世安民，不是太自私了吗？正因为天下多了像你这样明哲保身只顾自己的士子，所以朝纲不振，百姓遭难。你这等无情无义，不是跟草木和乌龟一样吗？”

真好笑，哪有把人一起比着草木和乌龟的？这人真是喝醉酒了，李白一边跟着烟霞子挤出人群，一边叫道：“你才是草木和乌龟呢，济世安民也不急着这会儿呀，我要赶路，后会有期！”说着与烟霞子上马扬长而去。

回到青城山已是深夜，太玄说：“既如此明日另外派人专门在武侯丞相祠等他，你二人劳累了一天，去歇息吧。”临出门，太玄又把李白叫住说；“明日一早，太白到我这里来，我有要事相告。”烟霞子与李白回到云房睡下。烟霞子倒头便打起呼噜来，李白却怎么也睡不着，想起那络腮胡子说清修的道士是草木和乌龟的事来，那络腮胡是什么人，为了招人参加诗会的事竟和士子们争吵？他倒是喜欢他那风风火火的性格。看来那诗会确实是真的，去参加诗会，然后到长安去！这正是赵蕤老师一生求之不得的机会呀！辅弼这位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君王，为大唐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丰功伟业。李白想到这里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眼睛再也不想睁开，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一早，李白来到太玄的云房。

“太白，你来了。”太玄一边说一边打量李白，他饱满的额头下，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轮廓分明的嘴唇上面已长出浅浅的绒毛，他身材挺拔，彬彬有礼地站在他对面，气宇轩昂中蕴涵着几分潇洒倜傥。十年来李白熏染了诸葛武侯忠诚淳厚的儒风，司马相如和扬雄在汉大赋中铺张扬厉的文风，赵蕤纵横变通奇伟数术都被李白融汇贯通在他的胸怀之中。李白的静虚悠远的琴声里蕴

含着峨嵋山月的空灵，如天马行空的诗歌表现出的神逸超脱当然是青城山道家的神韵。

要是赵蕤看到今天会多么高兴，可是他已经再也不会看到……

“你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太玄问。

“不知道。”

“十年前的今天，你的老师赵蕤，把他的一个锦囊交给我。因为他是官府追捕的逃犯，托我为他妥善收藏，以防不测。等你长大，让我交给你。”太玄说：“没想到他真的先我而去，太白，你已经满十八岁，你师父的锦囊我也保管了十年了，我今天就转交给你，你打开看看吧!”太玄说着紫色的锦囊递给李白。李白双手接过只觉得锦囊沉甸甸的，打开锦囊一看里面有两本书。一本是赵蕤老师著的《反经》，一本青色锦缎封面泥金小篆题《陈拾遗文集》，李白翻开扉页，上面赫然是赵蕤的行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后面落款：萋县赵蕤恭录故拾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赵蕤老师竟把陈子昂的著作留给了他！想起梦中陈子昂的呼唤，李白觉得浑身热血奔涌，纳头便拜道：“谢谢师父。”李白将两本书抱在胸前，想起惨死的赵蕤老师，不觉心酸流泪。

太玄见李白伤感，说道：“太白不要这样伤心，你赵蕤老师寄希望于你，才将他的著作留赠给你，你一定不要辜负赵蕤老师的期望啊!”

李白抬起一双泪眼望着太玄说：“师父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赵蕤老师对我的期望的。”

太玄又说：“太白，你的老师赵蕤和陈子昂都才华盖世学识非凡，可惜从未得到施展的机会。再说人的生命是有穷尽的，而愿望没有止境，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愿望，是很危险的。陈子昂和赵蕤都死于非命，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希望你一

生成就辉煌，更希望你一生平安顺利。”

李白听了师父这些出自肺腑的话语十分感动，连忙跪下道：“谢谢师父教诲。”小心翼翼地把赵蕤老师的遗物包好。

“明天开光大典，你好好准备一下，为持盈法师吟诵你的诗文。”太玄又道。

太玄目送李白走出房门，他想，在储福宫落成的大典上，李白肯定会受到玉真公主赏识的。玉真公主到青城山来是李白与道门的缘分。李白有了这次机遇，便可以一步登天到长安去深造，老友赵蕤在九泉之下看到今天的情景也应含笑欣慰了。

李白回到自己的云房里，迫不及待地打开那个紫色的锦囊，取出那两本书来。赵蕤老师的《反经》小时候在大匡山月夜的老松树下大部分已经听过；他翻开厚厚的《陈拾遗文集》，一部分是诗歌，一部分是奏章，还有散文。陈子昂的诗果然与众不同，寄情言志风骨矫拔，毫不描绘色相，没有本朝诗坛流行的绮罗香粉之气，没有时下风靡的逶迤缠绵之音。那些奏章条理清楚切中时弊，为国为民慷慨陈词的情形跃然纸上。他的散文朴实无华内容丰富……总之，这本书洋溢着令李白心动的江海之志。李白一口气读下去似觉醍醐灌顶，已是点灯时分，李白还不想放下书卷，“……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想到陈子昂的这些话，李白激动不已。

我已经十八岁，我长大了。

大唐需要有识之士去振兴，战国时期，齐国有管仲、乐毅，齐桓公才得以称霸六国；汉有张良、韩信的雄才大略，才打下高祖的一统江山；蜀中有诸葛孔明鞠躬尽瘁辅佐刘备，三分天下鼎足之势，方有蜀汉。我在青城山隐居，于苍生社稷有什么好处？到山下去，到陈子昂为之奋斗过的世界去，那络腮胡子说得对：有学识不济世安民，不是太自私了吗？

到山下去，寻求机会，建功立业为天下辅弼。

到山下去，挥一把大扫帚，扫荡当世萎靡不振的文风。

这一晚深夜，太玄在云房打坐的时候，听得有人在吟诵什么，声音格外苍凉。太玄推窗细听，正是他白天交给李白的陈子昂的诗句。太玄关了窗户睡下了。

第二天，烟霞子向太玄禀告了李白出走的事，太玄想起昨天把赵蕤的遗物交给李白时说的话，太玄有些后悔。当下命道徒设了砂盘扶了一乩，乩语批道：……上界神仙贬谪太白星精下凡，让他在人间作诗、饮酒、飘泊四方……

太玄叹了一口气，昨天他对李白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白，李白绝不会没有领略到他的良苦用心无端离他而去，大道自然，是道使其然，是天意，是他一个凡人所不能改变的。

8. 那络腮胡子趿着麻鞋，沙哒、沙哒向李白走过来

曾经是三国蜀都的成都热闹非凡，四时开不败的鲜花，上不完的蔬果。秦时蜀太守李冰父子修造成都江堰，几百年来一直灌溉着肥沃的川西平原，给蜀人以丰厚的赠馈；蜀中的锦缎、茶叶、药材、金银、铁器……应有尽有；美丽的青城山峨嵋山窦圌山都朝着盆地中央的都展示它们的英姿。这里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气候宜人，自古以来，人们把它叫做“天府之国”。然而最美的要数锦江了，她清波荡漾，蜿蜒穿城而过，江边飘来阵阵浣纱女的歌声，更给这方人间仙境增添了魅力。

李白背着行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驷马桥畔的文君酒楼，想找个客栈住下，明日一早就去投刺拜谒益州长史苏颋大人。据说文君酒楼是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与妻子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地方，后来有人慕名修造了这座酒楼，这当然与文君当年卖酒的简陋小屋全不一样，楼高三层雕梁画栋，前来喝酒的人多，十

分热闹。旁边的小巷里，就是相如客栈，清静整洁，来往的学子和赴考的士子都爱在那里住宿，希望将来也会有汉中郎将司马相如的光辉前程。李白来到酒楼前，一抬头猛看见门前悬挂着几张书法，每幅上面竟都写的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虽未经装裱，那书法好似天马行空大气磅礴，却没有落款。

“公子，可要买一幅？”

李白看得入神，正想不出是蜀中哪一位高人的大作，听得有人叫卖，原来那堂官并没对他——而是对他身后几个人满脸堆笑毕躬毕敬地说。李白回头看身后站着三个人，居中的那人二十出头，唇红齿白面目姣好，头戴乌纱幞头身穿宝相团花圆领窄袖锦袍，足登锦鞠靴，服饰讲究，风度翩翩；在文雅漂亮中露出一点纨绔子弟的神气。他身边的两人一胖一瘦衣著豪华，都倒背着手眯缝着眼观赏书法，俨然一副鉴赏行家的样子。连在一旁侍候的家丁也瞪大了眼睛装着在看。听了堂官的话，中间的那位答道：“这书法不错！若写上别的我倒想收藏，这人却只会写陈子昂的旧诗，这在长安早就不时兴了。”说着不无遗憾地摇摇头。这位阔公子说着的当儿，酒楼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络腮胡，披散着头发，趿着一双麻鞋，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根长凳上，靠着墙自斟自饮；听了楼下那公子哥儿的话，把头探出来瞧了瞧，又自顾自喝酒去了。

李白听他这番话，心里颇有些不自在，便在一旁朗声说道：“公子此言差矣，依我看陈子昂当称海内文宗，而这首《登幽州台歌》乃千古绝唱，本朝有何人能出其右？请阁下不吝赐教！”

楼上那位喝酒的人听了李白说话，放下酒壶伸出脑袋来看着楼下。阔公子斜了一眼，见跟他说话的竟是一个穿灰布袍的黄毛小子，心想这小子可能就是卖字画的人，在长安这种人根本没有与他说话的资格，偏偏此时口出狂言，怎能不亲自教训教训他。便说：“陈子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谏官，能有多大能耐？依你看

他就能当海内文宗了，你又是谁？有什么资格竟敢在此臧否人物？”

李白一听此言不由气愤，他虽年轻，也在蜀中游学多年，各地师长并不介意年龄资格，相反对他特别看重，与他切磋学问时像对待年长的学者一样。今天遇上这人不讲道理只讲资格，好不令人气恼，于是哂笑道：“倘若阁下你也写得出这等诗文，也称海内文宗，我定然服气。”

阔公子身旁的两位见这毛头小子居然不服，雄纠纠地从阔公子身后钻出来，其中一个说：“这个陈什么家伙都称了海内文宗，那当朝宰相张说大人又称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这位阔公子正是当朝宰相张说的二公子张垍，张垍身边说话的是华阳县尉的公子姓陈，另一个是锦城绸缎庄掌柜的儿子姓钱。宰相张说喜欢这个二儿子生得聪明乖巧一表人才，经张说悉心传授，张二公子虽年龄才二十出头，在长安也小有名气。益州长史这次以诗会为朝廷选拔人才，宰相早已接到益州长史的禀报，虽然张垍已是卫尉寺的官员，但益州诗会的骄子定会受到皇上的格外恩宠。摘取蜀中诗会上的桂冠，对于长安才子不过是举手之劳，所以张垍这次奉父命来到蜀中。张垍此次来蜀中还有一个他父亲不知道的原因：他的女友——玉真公主的干女儿唐市舶使杨垓的千金杨珞薇也随玉真公主到了蜀中。

与长安相比成都显然是偏僻多了，很会揣度主人心事的家丁赶紧讥笑眼前这个冒失鬼道：“你们这些川耗子，见过世面没有？你们只会在洞里爬！”

李白有生以来却从未遇见过这等不讲道理的人，加之少年气盛，便叫道：“不知张说哪篇文章可以流芳百代？也让人给抬出来作一代文宗？我劝你们还是多读几天书，再来蜀中论文！”

张垍哪里听得这种言语，顿时气得脸皮发青，说不出话来。家丁一看，拳头凑到李白鼻子底下：“你可知道这位公子谁么？

他就是当朝张宰相的二公子！”说着指着那字画又说：“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也敢在我们公子面前卖弄？给他扯了！”这钱公子和陈公子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的好汉，怎能不在朋友面前露一手？三人一齐恶狠狠扑上去，要扯那字画。李白却不是胆小怕事之徒，刀剑拳足样样娴熟，及至到了青城山峨嵋山，又得高人指点，日益精进。只是在山上久练不用常感技痒，今日正好派上用场一试身手。未等那三个家伙的手挨到字画，大喝一声：“你敢！”一掌一个，将钱、陈二人推倒在地，钱陈两人平时练的都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那家丁从来都是跟着主人耀武扬威，哪有什么真实功夫？才两个回合就被李白一顿拳脚打倒在地，鼓起瘦劲从地上爬起来叫道：“宰相家奴七品官，你敢打我！”张垍见家丁被推倒在地，气得大叫：“大胆狂徒，给我打！”

张垍“打”字刚出口，只见一只破麻鞋呼呼地朝他飞了过来，张垍连忙闪开，差点打个正着。李白定神看时，正是那天与烟霞子一起看到的那个络腮胡，披散着头发敞着胸怀，腰间胡乱栓一根丝绦，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趿着麻鞋，沙哒、沙哒……走了过来。

张垍此时已经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叫道：“把这疯子给我抓起来！”家丁一听立即舍了李白扑向络腮胡。络腮胡却一点也不着急，说声“慢着”隔开家丁，不慌不忙从地上拾起麻鞋，斜乜着醉眼拎着草鞋指着张垍说：“我不是疯子，我看你倒有点不正常。”

张垍听了这话正要发作，猛然记起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语塞。那人又对着张垍阴阳怪气地说：“你想把你老子抬来作海内文宗，既不问他愿不愿意，又不问他忙不忙得过来，不是脑子有毛病是什么。”“你是——”张垍被络腮胡一顿抢白，竟一时想不起他究竟是何人。那络腮胡倒也不动气，挥舞着草鞋指着那些字画说：“再想想。”张垍定了定神看那些龙飞凤舞草书，

猛然想起这人正是父亲十分钦佩十分推崇的，人称“草圣张癫”的金吾长史张旭。在家中看到的张旭衣冠整齐，开怀畅饮放声大笑，喝酒喝到酣处，脱下帽子和鞋，执一支大笔蘸了浓墨在素绢上挥舞。每当送走客人，父亲就命人把那素绢高高挂起，一连好几天一边观赏一边赞叹不已。万没想到他竟狂放不羁到如此地步脱了官服披头散发在此卖字画，不由极为尴尬，忙说：“癫叔，小侄不知你到蜀中来了，多有得罪，万望包涵。”

原来是大唐天下第一草书奇人张旭！正是前天他与烟霞子要找的金吾长史。万万没想到长史大人如此放荡形骸，心中暗暗称奇，便在一旁观看。张垍是个极为乖巧的人，立刻装出十分恭敬的样子望着字画说：“癫叔，您要是缺钱花，我马上命人给您送来，您这是——”张癫听了醉意阑珊地笑道：“这事你别管，我自有我的意思。”张垍见张旭此时对他已经没有反感，连忙有说：“我猜您一定是想用书法来结交几个有见识的朋友吧，其实您老的书法出神入化气势非凡，百步之外把小侄引到这里来的。如果不是您精妙的书法，小侄也不至于和这位公子发生争论，您看小侄算不算您老的知音？”张癫本来是个豁达人，年龄也才三十出头，只因一脸络腮胡显得有如四十来岁一般老气，张垍左一个“您老”、右一个“您老”恭维得怪不好意思，只好含糊点头说“是”。张垍听了笑逐颜开地说：“小侄对癫叔仰慕已久，往日在家中有家父在旁不敢开口，今日与癫叔在此相遇，正是天赐良机，癫叔定要赏脸赐我一幅墨宝。”张癫被他纠缠不过，只得叫酒店的堂官取了一幅给他。张垍又说：“癫叔，您老这上面还没有印鉴。”张癫哈哈大笑道：“这好办。”说罢脱下脚上的麻鞋，在就近一个算命摊上向算命先生拱手说声：“借光，借光！”就用草鞋在算命的朱砚里蘸了蘸，往那张书法上一拍，好好的一张书品上印了一个红鞋底，交给张垍完事，张垍哭笑不得，只好装着毕躬毕敬地收了。

这会儿文君酒楼下面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张垍心想再往后不知这个疯子还要玩出什么花样来，弄不好还要拿他开涮。正在这时一个小厮从人群中挤进来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张垍像得了救星似的，忙向张旭说："多谢癫叔惠赐墨宝，小侄今日还有要事在身先走一步，改日陪癫叔玩个痛快。"不等张旭回答，与随从人等挤出人群溜了。

"果然言而有信，今日有空到这里来特地与我较量一番作诗著文是吗?"张旭问道。

"在下岂敢。"李白说。

"小兄弟，你可知道我为何只写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答道："我以为陈子昂去世已久，先生为大唐求贤呼唤後继者而作。"络腮胡听了李白的回答，有些激动地说："说得不错！偌大一个大唐文坛——"没等络腮胡说李白接着说："你真的以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陈子昂集文韬武略为一身，既有匡时济世之策，又有开宗树帜之文，不料竟抱恨终天。这条路坎坷艰辛，如果来者易来，他岂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张旭不无感慨。

李白觉得张旭这番话慷慨深沉，不由脱口而出说道："孔子曰'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我不信就没有来者!"

"那么——你是谁?"张旭抓住李白的手说。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随口吟出。

张旭一听这首七绝非同凡响，这正是前些日子在长安流行的《峨嵋山月歌》。

"原来你就是绵州李白！没想到你这样年轻!"

李白见张旭认出他来，便深施一礼道："敢问先生是大唐第一草书金吾长史张旭大人吧?"络腮胡见李白对他如此恭敬不由乐了，张旭高兴得孩子似的拍手跳跃："对了对了，我就是张旭

张癫，小兄弟，可别叫我什么大人大人的，叫我癫哥！”

“癫哥！”

“前天我要与你较量诗文，为何你与那小道士匆匆而去？”张旭问道。

“癫哥你不知道，前天我与师兄烟霞子奉了师父之命，专程到诸葛丞相祠来迎接长安来的金吾长史大人，哪知我等有眼不识泰山，竟与癫哥当面错过。”

张旭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又说：“我一到蜀中，苏颋老儿便叫我帮他张罗诗会，倒忘了给储福宫题写匾额的事了。这样我们两个在一起玩一定很有趣，我们好不容易相遇，就在一起玩两天，大后天我就到青城山去写匾额。”李白听了连连点头。

李白与张癫在成都转游了一天，就成了莫逆之交。张癫说他在京城住得久了书风易染俗气，此次不远万里来到蜀中就是想在蜀川的奇山秀水中体味一番，将山川的空灵秀逸之气融入书法。李白天生是个不受拘束的人，峨嵋山的宴法师和青城山的太玄道长各守着自己的清规戒律不能与他尽情玩耍，见了张癫自然一拍即合。李白告诉张癫自己从青城山下来的经过，张癫大喜，对李白说他见了太玄道长定为他呈词开脱，李白不胜感激。

第三天张旭便要离开成都到青城山去，李白送到城西，临别，张旭说：“益州长史苏颋大人五日后要在散花楼开一个诗会，借以发现蜀中有识之士，为朝廷推荐人才。我本想带你到诗会上去，但为太玄道长写匾额的事情不容耽误，我到青城山后再回来与你一起去见苏颋大人可好？”李白说：“癫哥何必这样为我操心！你告诉我诗会的日期就行了，我自会安排的。”张癫说：“这就好了。”，说着在行囊里摸了好一会，掏出一方田黄印章来，放在李白手心里说：“这个你拿去，好好收着。”李白仔细端详上面用小篆刻着张旭的大名，李白说：“癫哥这样贵重的东西，为何交给我？”张旭又说：“万一都督府的人挡驾，你只把这方章交给

他，让他呈给长史大人就行了。”李白笑道：“诗会不就是作诗么，看你为我操心的!”张旭说：“傻小子，我等你的好消息!”说完骑上马挥手道别。

李白站在垂杨之下，目送张旭走远了，想起与张旭相处才两日，就受到他如兄长般的爱护，不由感慨，惜别之情油然而生。此时清风习习，路旁垂柳依依，野花照人，一派明媚的风光；正想吟诗一首以为纪念，突然从野花丛中跑出一个约摸五、六岁的小女孩来，挥舞着一把野花拉着李白的衣襟叫道：“你在看花，还是在看我姑姑?”李白顺着小女孩所指望去，只见远远的野地里长满了黄一丛紫一丛的杜鹃花，花丛中一个朱衣佳丽向着他来。原来那丽人不是别人，正是广州市舶使杨垓的千金、玉真公主的干女儿杨珞薇。珞薇少年丧母，父亲一直把她带在身边。广州市舶使的职责是为朝廷管理广州方面的外国通商和进贡的事务，以及为皇家置办外国珍稀物品。杨垓精明干练，又加之善于应酬奉承，深得上司信任。珞薇没有兄弟，从小看着父亲与外国人和商贾交道，学得大方开朗无拘无束。及至长到十二岁，已出落得姿容出众，杨垓见女儿聪颖慧黠，索性为她请了西席，让她在家读书写字，免得她在外走动。谁知珞薇一拿起书本竟认真读起书来，教他的老先生常感叹不已说若是在武后当政时珞薇定可得到一官半职。一年前杨垓带了女儿到京城，玉真公主见珞薇讨人喜欢一点也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见了大场面藏头缩尾，又兼知书识礼，就收了珞薇作干女儿。这次带了珞薇到青城山参加储福宫落成大典。

珞薇随玉真公主到青城山住了几天，便回成都探亲。珞薇见自己家乡这般风物宜人，竟有些留连忘返的意思。蜀州司户杨玄璬体谅堂妹自幼丧母少小离家一再挽留。珞薇就在成都呆了好些天，带了小侄女玉环满成都游览。这天到西郊，见远远的西岭雪山上白皑皑的积雪在晴明的蓝天下十分耀眼，与眼前五彩缤纷

的初夏景色相映成趣，别具一番风采。珞薇让丫头星儿给玉环采了一大把野杜鹃，猛抬头看见远处一个年轻人在柳树下，那人丰神潇洒如临风玉树，英俊中透着初入世界的淳朴，好像在向她张望。珞薇在广州向来大方，正要前去时那聪明伶俐的小玉环已经先跑过去了。

“喂，喂！”小玉环高举着一大把五彩斑斓的杜鹃花在李白眼前挥舞。“你在看谁?”

李白从离情别绪中清醒过来，听见小女孩问他看谁，又见花丛中一个女子在看着他便问道：“你在问我?”对于被众多长安少年追逐的珞薇来说，李白的回答令她大失所望，小玉环没有看见姑姑的尴尬，只是继续挥舞手中的杜鹃花向这个呆头呆脑的人叫道：“我问你在看花还是在看我姑姑?”，李白连年在青城山峨嵋山寺观逗留，从来没有与女子交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见花丛中的女子脸色有些不高兴，只有老老实实说：“我……没有看，我送一个友人……他走了。”珞薇顿时觉得十分扫兴，如燃的山花好像在嘲笑她，她快步上前拉了小玉环转身就走，只听见“嗤”的一声，丫环星儿跑过来时，野花的刺已经把珞薇的那条朱红洒金薄纱长裙撕破了一道大口子。珞薇慌忙中俯身伸手去摘野花挂住的长裙，一下子又被野花的尖刺划破了手，鲜红的血顺着手背流下来。李白顿时心中感到过意不去，完全明白了眼前这位美丽女子的心情，想上前帮她又觉不便，只有尴尬地解释道：“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冒犯你……，其实你在花丛中，我没有分别出哪是花哪是人。”这种拙劣的恭维当然无法使珞薇满意，珞薇的粉脸臊得通红，拿过小玉环手中的那束野花使劲往地下一扔：“快走你的路吧！”李白只得向珞薇深施一礼道：“多有得罪，我这就走。”说完便如逃跑般匆匆离去。

星儿还没有完全把裙子从刺里解开，从树从中跳出两个人来，珞薇认得一个是华阳县尉的儿子陈公子，一个是蜀州绸缎庄

掌柜的儿子钱公子，曾经在她堂兄蜀州司户杨玄璬那里见过。钱公子满面笑容地对珞薇说："一定是那小子欺负你了吧？你正眼儿瞧瞧我们俩，我们一起上去揍扁了他！"珞薇却顶瞧不起这两个酒囊饭袋，先前的情景他俩肯定是看见了，不觉心中羞恼，狠狠瞪了他二人一眼。陈公子又接着说："其实，那小子也没什么学问，昨天我看见他跟一个疯子满街跑。听说不过是个舞文弄墨的罢了。"钱公子见珞薇不与他们搭言，便又说："昨天我看见他跟一个络腮胡子满街乱跑，听说是个疯子。"珞薇白了他俩一眼说："你们才是疯子！"说着拉着小玉环就拂袖走开。这两个人偏偏拦住珞薇，挤眉弄眼地说："请小姐留步，有一个妙人儿千里迢迢从长安来看你，您不见见就走了，怎对得起人？您看那边谁来了！"

珞薇回眸一看，眼中流露出惊讶：竟是张垍，打扮得格外精神，深情地微笑着向她走来。

9. 张垍对李白说："看你到底是大鹏还是野鸡？"

散花楼座落在美丽的锦江边，雕梁画栋高耸入云，更兼楼下鲜花四季盛开树木繁茂，又增添了几多秀丽。长史府的大小官吏们深知长史对今天的诗会非常重视，早早地在此恭候。来得更早的是各州县的士子们，在一个月之前，地方长官就非常慎重地按大都督府的意思进行了推荐选拔。对远离京都的蜀中士子们来说，这次诗会无疑是一次进入仕途的良机。诗会虽然较为松弛自由地进行，但却是朝廷博学鸿词科考试的另一种体现方式。换句话说，诗会就是龙门，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只要在诗会上被长史大人看中，就会像凤凰一样从边远闭塞的巴山蜀水飞到长安，飞到皇上身。

钱公子和陈公子，早在几天前他们就秉承张垍的意思，将

张垍的得意之作《阳春赋》交人誊写了整整齐齐的一百多份，今天一早带到诗会上来分发给各位官员和参加诗会的著名文士。这两人还没发完，张垍已风度翩翩地到来。钱公子见张垍来了，索性敞开喉咙大喊："这是长安才子张垍的《阳春赋》，赠给各位开开眼界啊！诸位文友，你们看他已经来了！"正在往楼上走的宾客们听到他的喊叫声，都纷纷来到钱公子这里来求取《阳春赋》，陈公子一边把张垍介绍给来宾，一边手持一份《阳春赋》高声朗诵："'星回日运，风举龙骧……'这两句写得高瞻远瞩，有大家风范。"面对把长安才子包围起来的文人群，张垍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阳和布于九野，春气遍于八方。"一位老诗客看着整洁清晰的词句，议论道："写得蕴藉动人，不愧是长安才子，有家学渊源……"张垍听了，不好意思地微微躬了上半身。前来赴会的诗客见他这样谦虚谨慎，不禁对长安才子肃然起敬，私下感叹道："真正是大手笔的传人，写得如此好文章而无半点骄矜之色，气度不凡、气度不凡！"陈公子见有人称赞念得更起劲了："南游兮赤野，北陟兮幽乡，西经昆仑，东极扶桑……"写得太好了，这正是继承了汉大赋的铺张扬厉之风！已经有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拍栏兴叹："了不起！虽司马相如再世，也不过如此呀！"陈公子此时自己也陶醉在张垍《阳春赋》所描绘的景象中，不由闭了双目吟道："赏芍药之缤纷兮，欣兰蕙之馨香……""此文竟有三闾大夫屈原之风范！真个令人绝倒也！"张垍听了这些赞赏心中十分得意，果然不出所料，蜀中的士子孤陋寡闻，他这种文章在长安只能算二三流，在他之前不仅有贺知章、张九龄等声名远播的前辈，还有王维、王昌龄等等一大批超拔挺出的新秀。他暗暗告诫自己不可轻狂，他再次笑容可掬地向称赞他的士子们鞠躬，又赢得了一阵巴蜀诗客淳朴的掌声。陈公子听了掌声，兴奋得面泛桃花，提高了嗓门一口气把下面的一段念下去："……平步兮青云，游目兮穹苍，沐天恩兮永远，乃效



珞薇款款地往前走，她看见张珀正向她微笑。

命兮圣皇……"；照钱公子的说法他今天是专程为张垍"匝起"的，来不及听陈公子念完，便大声恭维道："张公子光临诗会，真是蜀中诗坛一大盛事，张公子是相门虎子名满长安，今日诗会之魁首，非张公子莫属！"

张垍心中为钱公子的恭维和暗示感到满意时，一眼瞅见楼下走来一人，丰神清淑，素衣布袍，一边观赏楼下的正悠哉游哉往楼上走，好像他并不是来此参加一场功名的角逐，而是来观山望景的一般，楼下的知客吏正微笑着延请他上楼。

陈公子和钱公子眼明脚快，在散花楼的楼梯中段拦住了李白，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

"这位很面生，从未在什么诗会上见过你，请教尊姓大名。"钱公子故意说。

李白早已认出了这两人就是那日文君酒楼前张垍的帮闲，但并不屑与这等小人计较，便淡淡一笑："在下绵州青莲李白。"看也不看钱公子便往楼上走。

陈公子连忙从楼上下来，与钱公子并排站着，把楼道堵死，陈公子从鼻子里发出一声阴笑："原来是偏僻地方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这地方是你来的吗？"

"为什么不是？"

李白信口答道，也不看他二人，只管迈步往楼上走。陈公子见他目空一切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不自觉地退让到一边。

"你会作诗吗？啧啧。"钱公子鄙夷地说。

李白听罢知道钱公子有意为难，灵机一动大声笑道："二位相府的家奴，不劳远迎！"楼上楼下的人听李白这么大声一呼，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两个人，是张公子的奴仆，难怪对张垍的诗文吹捧得如此扎劲。

这时候陈公子和钱公子臊得满面通红，直红到脖子根，才后悔自己拍马屁拍昏了头居然忘记了前几天才领教过李白的拳脚，

稀里糊涂来到楼梯中段，弄得此时刻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搞不好被李白扔到楼梯下，那麻烦就大了。万般无奈只得悻悻地一步一步退了回去。

散花楼的大厅里宾客满堂，益州长史苏颋今天穿一件香色洒花纱衫，戴乌纱幞头坐在中央，显得格外自在洒脱；大厅两边右边坐着长史邀请的贵宾，那都是蜀中颇有名望的诗客，左边坐着从各州县远道而来的参加诗会的士子们，桌上摆着诗会准备的文房四宝，身旁坐着他们各自的父母官。

对于久在山林的李白，这个地方既陌生又热闹，没有一个熟识的人，拣了个末坐一个人坐了下来。

李白刚坐下，录事宣布大唐剑南道诗会开始，由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大人出题。立时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苏颋微笑着呷了一口茶，缓缓说道："老夫十分感谢诸位光临，益州乃天府之国，江山英秀，人杰地灵。今日会聚散花楼吟诗作赋，乃一大美事。今日诗会，以三篇诗文决胜负，一是本府命题定体，二是自定一题，自选体裁；三是诸位旧日的得意之作，诸位想必早已准备好了。三天之后阅卷完毕，由老夫择其优胜者当众赋诗，决出诗会魁首，老夫自当向朝廷荐贤。为嘉奖诗会魁首，特意预备了——"说着录事捧出一个紫红金纹方缎盒来，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方八寸来长五寸来宽的黛色莹润的宝砚，砚的四周借石头本身的材质，赤色的刻成云霞黑色的雕成苍龙。那苍龙好似在云霞中游动的一般。此时堂下响起一片赞叹之声。苏颋接着说："这方宝砚名曰相如宝砚，昔日汉武帝在未央宫赏赐给中郎将司马相如。三国时流落民间，贞观中褚遂良将军又从民间觅回，献给太宗。五年前老夫为皇上作《龙池赋》，皇上就将宝砚赐给老夫，今天有意将此宝砚赏赐给诗会的魁首，旨在从我蜀中选拔出像司马相如那样，能为我大唐润色鸿业的大手笔。至于诗赋的题目么，我看这散花楼就是蜀中一大胜迹，以此为题作诗一首，诸位

觉得怎么样?”在座的人无不点头称是。

苏颋又说:“各位诗友既无异议,那老夫就请诸位各领风骚一展才华!写好之后,可当场吟诵,以便切磋。”

士子们见长史大人竟然如此随和,因此也松了一口气,一个个提起笔来用心做自己的诗文。

张垍听了这个题目,心中却不甚了然,为何?张垍想这苏颋大人也真是的,小小的散花楼算个什么,居然说成是什么胜迹,也值得吟咏一番?长安的朱雀大街何其宏伟,三秦楼、玉京楼、花萼楼数不清的高楼,这散花楼与长安的高楼比起来,简直如同茅庵草舍一般!就凭这个题目,也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只好草草应付作罢。于是提起笔来,满脑子尽是陈词滥调,连一句好言语也想不出来。

苏颋见张垍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便给身旁一个录事使了个眼色,录事立刻走到张垍面前轻声问道:“张公子可写好了?”哪知张垍并不回答,反而把头掉向一边。苏颋看在眼里,正要说话,只见末座上那位年轻人已将写好的诗稿高高扬起,录事急忙过去收了李白的诗稿转呈给苏颋。

苏颋万没想到竟有如此敏捷的人,立即接过,只见那散发着墨香的黄麻纸上俊逸的字体写着一首五言:“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朱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落款是“绵州李白”。

蜀中果然地灵人杰!短短的诗中描绘了散花楼清晨迎着朝阳的美丽景色,且情景交融新颖别致,真是一首佳作。正想赞赏几句忽听见窗外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苏伯父,躲在这样好地方吟诗作赋,怎不邀我?”随着一阵佩环叮铛作响,一个丽人走了进来,不是别人正是杨珞薇。

珞薇一进门,瞧见大厅里黑压压坐满了人鸦雀无声的样子,

不由一愣就想转身往回走，苏颋却对众人介绍说：“杨小姐是玉真公主座上的诗客，来到蜀中理应作几首好诗才对，快请入座吧！”

原来唐代自武则天执政以来，女人与男子在一起吟诗作赋并不足为奇；而且杨珞薇知书识礼落落大方，她的诗文在长安也小有名气。长史大人的话音像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本来一片安静的大厅里激起了一阵骚动。

珞薇见长史大人当着众多的士子邀请她，不由满心欢喜。举目望去，年轻的士子都向她透来期盼的目光，希望美丽的女诗人坐在自己的身边。珞薇款款地往前走，她看见张垍坐在前排正向她微笑，她向他走过去，猛然瞧见后面那人，风神清朗布衣灰袍如鹤立鸡群般坐在后排末座。珞薇把目光头向他时，他的脸刷一下子红了。是他！那天在锦江边遇到的那人。因为他没有说出她要想听的恭维话，她毫不客气地呵斥他，他也是这样脸一下子红到脖子。她当时就后悔了，他是那样淳朴，没有一点成天围着她转的那些油头粉面的人身上那种浮华气息，她喜欢他那种与众不同的潇洒，她不该呵斥他，弄得他那样尴尬。她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向那人走过去。那人起身为珞薇空出位置，轻声说道：“青莲李白，请小姐入座。”李白！在长安她已经拜读过他几首诗作了，流畅而清新隽永，珞薇心中一阵惊喜：“你就是李白？《登峨嵋山》是你写的吧？‘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写得真好！”珞薇脸上泛起桃花看着李白。“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请小姐不吝赐教。”李白说。珞薇紧挨着李白坐下，心中荡起一阵涟漪。

张垍此时好像有千万只毒虫在咬啮他的心肝，为什么珞薇竟会对一个普通布衣如此用情？此时当着济济一堂诗人却无从发作。虽然时置初夏，携带扇子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张垍“唰”的一声打开手中的宝相花捶金扇，呼呼地煽了起来。

坐在张垍近旁的陈公子看在眼里，马上捱过去将嘴凑到张

垍耳边说："张公子，不要生气，我马上诵诗一首，让那小子见识见识！"说完从书囊中掏出几张极其讲究的描金杏花签来，向满堂的人拱拱手，干咳两声清清嗓子说道："诸位诗友，学生欣逢锦城盛会，斯文荟萃，聚乎一堂，献此拙作，以为引玉之砖。今大唐盛世，装点升平之最佳物事首选美女，在下这篇《思美人赋》正是有感而发。"于是乎长声吆吆唱了起来："美人来自红楼宇，美人相欢鸳帐里，美人纤足兮着绣履，美容倩腰兮舞杨柳……"一边吟唱一边左顾右盼，极其投入。看得出陈公子是常出入花街柳巷的人，即使不用丝竹伴奏也唱得十二分在行。陈公子津津有味地吟唱最后一句"美人之腰不可得，美人之履留遗泽！"随即用一个婉转悠扬的长音结束全篇，然后满面春光地向众人鞠躬，嘴里说着："献丑！献丑！"

陈公子刚吟完，渝州文学博士站起来禀道："依下官陋见，刚才这位公子的诗好像是青楼女子吟唱一般，此等滥调，怎能登大雅之堂！"坐在正中的苏颋听了，微微点了点头。此时整个大厅如同开了锅的水一般，沸沸扬扬议论不休。陈公子羞得满面通红，急急忙忙将那几张描金杏花签揉成一团塞进怀里低下头去。

张垍见陈公子被奚落，再也忍不下去，"倏"地站起来径直向末坐的李白走去，阴阳怪气地说："这位公子，到此有何贵干哪？"李白见他来意不善，正要与他针锋相对，猛然转念一想：我又不是才短力拙之辈，既上得这散花楼，何不从容施展？不由站起身来坦诚地对张垍说："在下当然是来赴长史大人的诗会。"

张垍见李白不恼，以为李白胆怯，得寸进尺说道："听说你自恃才高，也会吟诗作赋？"

李白轻轻一笑："在下虽有鲲鹏之志，不过，不敢自恃才高，吟诗作赋么，略知一二。"

张垍见李白淡然对他，那肯善罢甘休，又说："今天的诗会，有苏大人首领风骚，蜀中英华尽聚于此，李公子若不展露才

华，甚为遗憾。”

李白却好似对张埴的机心全不觉察，不以为然地取出厚厚的一本诗文来，随随便便说：“在下带得一些旧作，不知张公子想赐教哪一首?”

大厅里显得很安静，谁都看得出张埴有意发难，老于世故的且看宰相公子如何戏弄布衣百姓，心慈面软的不觉为李白捏着一把汗。珞薇见张埴想要李白当众出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苏颋正要发话干涉，但见李白厚道坦诚，面对咄咄逼人的张埴应对裕如，并不一定是张埴这种浮躁文人的手下败将。且作壁上观看以后事态如何发展。

张埴靠近桌子，双手撑在桌上，俯身看着李白，好像没看见珞薇投来恨恨的目光，恶声恶气地说：“你刚才不是出狂言，说你有鲲鹏之志，自比大鹏吗?我看你不过是大山里飞出来的一只野鸡罢了！你就以大鹏为题，作赋一篇，我看你到底是大鹏还是野鸡?”

苏颋见张埴有意刁难，正要说话，却见那布衣李白不慌不忙地说：“座中诗客人人皆为相如宝砚而来，张公子乃相门之后，是长安有名的才子，李白乃一介草民，怎能占先呢?”

张埴不知李白激他，答道：“我量你也无法得到相如宝砚，你又何必客气！请李公子作赋吧。”

不料李白一下子站起来，目光如炬看着张埴说：“既然张公子请我作赋，我请张公子为我作一件小事，张公子答应，我便当场献丑，如果不答应——”

“你尽管讲。”

“我一边吟诵一边写，断断续续不相连贯，恐扫诸公雅兴，在下想请张公子为我代笔，一来我也好吟出个抑扬顿挫，二来吟完之后，此文即可供方家评点。这第三……”

“何必多言!”张埴早已不耐烦再与李白兜圈子饶舌，不等

李白把话说完一个响亮的“行!”字脱口而出。

钱公子急忙挽起袖子为张垍磨墨。

苏颋心中暗暗揣度,《大鹏赋》可是一个大题材,是晋代大名士阮修作过的。大凡名人作过的题目,后人再作就非要有新意不可,否则落了俗套。若稍有差池,张垍肯定要评头品足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让这毛头小子下不了台。再则,七步成诗千古以来仅曹子建一人,曹子建作的不过一首七绝,在这种场合立马完成一篇大赋难道他竟有胜过子建之才?不过年轻人自不量力使气斗狠也属寻常……

苏颋正想着,李白从容向众人拱手行礼,朗声说道:“众位大人,众位诗友,我乃绵州昌明李白,有幸参加益州大都督府举办的诗会,此刻在下献上《大鹏赋》一篇,就教于各位方家,诚望各位不吝赐教!”

李白一番话说完,顿时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但见李白缓缓吟道:“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

张垍写完冷冷一笑,抬头看着李白,心想:平平常常。

钱公子取过张垍的捶金扇,紧挨着张垍身后侍立,很体贴地为他轻轻煽起来。

李白看也不看张垍,微微昂起头颅,洒脱地接着念出:“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徵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语不知其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

张垍又继续往下写,嘴里说道:“不过如此。”

李白乘兴走到大厅中央,情感激越地吟唱道:“尔得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负泰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忽突明。历汗漫以夭矫,狃阊阖之峥嵘。簸鸿蒙,煽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

满堂诗客格外专注地聆听李白的吟诵,李白的才情像江河奔

涌；其格调如鹰击长空，弥高弥远；其文彩如朝霞喷薄，灿烂光华；李白的谋篇布局如大山巍峨，峰峦起伏。仿佛那只壮志凌云气冲霄汉的大鹏正在眼前搏击风云翱翔万里，那种自由恣纵的境界是每一个诗人乃至大丈夫所向往的呀！听了这样回肠荡气的文章，犹如亲睹一次石破天惊的奇观，自己的精神正像在饱受一次壮美的洗礼，即使此次得不到长史大人的赏识，也不虚此行了。

阵阵冷汗从张玗的额上渗出，他的书写根本无法赶上李白吟诵的速度，几滴汗水啪啪地掉在黄麻纸上，将他写好的字迹弄污，他心烦意乱用手去擦，反而污染了一大片墨迹。他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看见李白在大厅当中挥舞着双手嘴里吐出抑扬顿挫的音节，而他已经无能理解那些音节是什么含义了。为他打扇的钱公子见情况不妙，悄悄放下扇子偷偷地溜了。

珞薇一边听李白吟诵一边观看苏颋的脸色，苏颋脸上露出的欣赏像蜜汁一样流到她内心深处，她暗暗问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布衣如此关切，不由脸上泛起桃花。

苏颋想，庄子的恣睢汪洋宏丽夸张，屈原的俊迈飘逸，司马相如的铺陈渲染，水乳交溶地呈现在《大鹏赋》中，且以豪壮之气生发出来，真乃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天资英特的青年人，你会如一只大鹏从巴山蜀水扶摇万里冲霄而上的！

当李白朗声诵到“俄而希有鸟见之曰：伟哉鹏乎，此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

“好！”苏颋重重的一掌击在书案上，随即站起来向李白点头致意。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谁也没有注意到张玗自在什么时候从大厅中消失了。

苏颋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站起来说道：“绵州李白才华出

众，《大鹏赋》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按照诗会的惯例，请绵州的父母官将李白的家世行状速交本府。”苏颋说着把目光投向侧座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说：“袁司马，祝贺绵州出了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李白，快来拜见袁章袁司马大人。”

李白从末座快步向“袁司马”躬身下拜，老人满面笑容扶起李白，李白抬头望见司马大人的一瞬间，猛然发现“袁司马”的脸上横着-条可怕的刀疤！

10. 段简从阴沟里爬出来，还魂的鬼魅更狰狞

袁章俯身让李白起来的时候，见对方那双明澈清亮的大眼睛正对着他，眼前的这个后生，丝毫没有以往常见的那些孩子腼腆局促的神情，炯炯有神的眼光灼烧着他脸上的伤疤，好像要透过那些刀疤插入他的内心。他与李白四目相对时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就是他！大匡山放火的贼子！

此时，袁章转过身来对苏颋禀道：“长史大人，这位年轻人的确才华出众，但不是绵州推举的。绵州推举的士子在下都认识。”

苏颋见袁章并不认识眼前这位士子，便说：“那么，你是哪位大人推荐的？”

“他是混进诗会的野小子！”钱公子此时躲在后面角落里叫道：“在下提议，来历不明的人不能授予相如宝砚！”一些与钱公子相熟的士子也跟着起哄。

李白不理睬钱公子等人的哄笑，向苏颋道：“长史大人，邀请我到诗会来的人现在不在这里。”说着从怀中掏出请柬和那方田黄印章，呈给苏颋，苏颋一见笑道：“这个癫子，到青城山去，也不给老夫说一声。”心想金吾长史张旭既然肯将印章交给他，

这人定非等闲。又问:“你的业师,可是金吾长史张旭大人?”

李白于是毫不犹豫朗声答道:“张旭大人乃在下的朋友,李白乃绵州昌明县青莲乡人氏,在下的业师乃是赵蕤和太玄道长!”

“赵蕤!”袁章听了这两个字,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十八年的冤结,还是转到了自己面前!

苏颋又说:“在场的士子中,若有比李白更胜一筹的,请诵读自己的诗作。”

士子们个个佩服李白的文才,哪个肯不自量力强出头?都表示不再念了。苏颋又叫录事收了士子们带来的所有行。宣布待阅过所有文卷,三天之后在大都督府门前,给优胜者当众颁发相如宝砚。苏颋吩咐袁章三天之内将李白家世行状呈大都督府,以便向朝廷推举。

珞薇觉得自己是飞下散花楼的,无法言喻的轻松愉快就像蜀川春日晴好的天空一样。当李白走到大厅中央,高声朗涌《大鹏赋》的时候,她想她该感谢上苍,她在西郊杜鹃坪见到了他,今天在散花楼的相遇,更是天意,他洋溢着生气的双眸,他飘然不群的神情,他张开双臂昂首向天吟诵的姿态,以至于灰布衣衫的褶缝里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令她心醉神迷。

当李白被众士子们簇拥着从楼上下来,与众人一一作别之后,忽然想起今天身边的那位美丽女子,在锦江边见过的,她为什么要坐在我身边?他想应该与她作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

“李公子!”李白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叫他。李白回眸一望,那人正在大槐树的绿荫之下,向他“巧笑倩兮”,李白含笑走过去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我等你好半天了。”珞薇微笑着说,随即红着脸垂下了眼帘。

李白这时才仔细打量眼前这个女子,头发像发亮的乌云,盘

成百合髻，插着工艺精湛的双头菊花金簪和赤金嵌红玉飞蝶金步摇。正中还插着三朵白玉兰花，她面目姣好，圆润宽广的额头上精细地描着黛色的柳叶眉，端正的鼻子之下，嘴唇像熟透的红樱桃。身着白色云锦衫裙，上罩一件淡青低领薄纱衫，充分勾画出丰腴的体态，裸露的肩头和胸前的肌肤白里泛红，项上戴着一串松石绿珠嵌金项链。李白竟看得呆了。只见她樱唇微启，曼声说道："我是广州市舶使杨垓的女儿杨珞薇，我堂兄是蜀州司户杨玄璬。久仰公子诗名，竟有幸与公子相遇。我此次还乡小住，改日将邀公子到舍下论文，请公子不要推辞。"说罢抬头向李白嫣然一笑。径自上车去了。李白目送珞薇的香车远去，自己骑上马回到客栈。

张垍记不清自己是怎样仓惶逃出散花楼回到寓所的。两个在散花楼下伺候的家丁见张垍神情十分难看，脸上竟有斑斑汗迹合着墨迹灶神爷似的，急忙唤过马车来，将张垍扶上车，急急忙忙回到寓所。倒头往床上一躺用被子捂住头。两个家奴百思不得其解，却再也不敢问什么。

张垍在被窝里伤心地哭了，在长安，那是他真正荣耀的地方，诗友们，士子们，小姐们都有为他的文才和儒雅倾倒，就连公主们偶尔也送过来爱慕的秋波，而在这里，李白的才思像大雨倾盆而下，转眼间把他的荣耀冲刷得一干二净！

今天在散花楼上，如果有地洞，他早就钻进去了，千里迢迢为了相如宝砚和珞薇而来，而现在这人和砚都被李白获去，李白像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将军，不露痕迹而又致命地伤害了他！明天，在巴蜀在长安及至在整个大唐，自己将会被作为怎样一个跳梁小丑而传说出去！他绝望地回忆起李白那篇《大鹏赋》，想找一点裂痕攀登上去，骑在李白头上。苦思的结果认识到那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险绝奇峰，一向好胜的张垍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无可奈何、屈辱和羞耻，不由双泪长流，趁谁也没有注意的

时候，低着头悄悄离开了散花楼。

袁司马是最后一个走出散花楼的，他记不起长史大人在诗会结束时说了些什么。他像木偶一样给同僚打招呼躬身拜别，在楼梯口失神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步履沉重地一步一步下了楼梯。

段简在十年前被李客在脸上划了一刀险些丧命，为了躲过皇上清除武氏党羽，他更名“袁章”逃到千里之外的雅州，“袁章”在剿灭生羌的军中当了一名书办，蓄起长长的胡须。一年后因剿灭有功他升了官。十年后，袁章做了绵州司马。他以为射洪的事早已过去，谁知山不转水转，赵蕤的学生今天竟来到自己的面前！

十年前举刀砍向自己的那个汉子也长着一双像李白一样“眵眵然如饿虎”的眼睛。想到此袁司马不由得背上发凉，他觉得他老了，迟钝而又龙钟。他昏懵懵地回府，来到书房。半晌，想起长史大人要他写的李白家世行状，展开一张白麻纸，提笔写道：“李白，字太白，生於剑南道昌明县青莲乡……”便再也写不下去了，一旦仇人的儿子有了出头之日，岂不要了他的老命？怎么能用自己的笔将赵蕤的学生送到朝廷去掌握大权？有朝一日李白会把陈子昂、赵蕤的血仇一一捅出来，那时他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区区司马怎么能敌得过大都督府长史大人的门生呢……他不愿再往下想，他心绪烦乱地使劲将笔往桌案上一搁，不料用力过猛，点点墨汁溅在行状上，将一张洁白的白麻纸弄得污黑。猛然抬头看见白纸上的墨点，心中陡然生出一个念头：弄污他！

强龙张垍和地头蛇的自己紧密结合在一起，任他李白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出他的罗网之中。想到此他提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叉，随后狠狠地乱涂几下，揉成团，踏了几脚，方去睡了，第二天上午叫了家奴，备轿出门。

11．司马相如不过是把好听的话卖给帝王家罢了

当天下午，一个军士到了客栈，找到李白说明来意，令李白惊喜交加：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大人，要在书房见他！

李白立刻换衣整容，装好行卷，随军士来到大都督府。

苏颋是大唐有名的文章大家，他思维敏捷，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与宰相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苏颋著文有功声名鹊起，竟在当时文章大家李娇、苏味道之上，得到玄宗皇帝的青睐，晋升为中书侍郎，不久又由中书侍郎晋升为中书令，与宰相宋璟一起执掌朝政。有权贵暗中违禁制恶钱，宋璟和苏颋采取了坚决的取缔措施，得罪了豪门权贵。结果宋璟和苏颋都被罢免，苏颋谪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到了益州勤于政务，从此诸业兴旺四境平安。

李白随着军士的指引来到书房门前。眼前的情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平常的书架，整洁地陈列着很多很多典籍，书案很宽大，放着书籍和公文案卷。青瓷笔筒里大大小小插着十来支笔，旁边一方没有纹饰的石砚，书案的一侧放着一个旧塌，塌上铺着棉褥和一个游仙枕，以备困倦时临时休息。苏颋便衣素服，正提笔在批阅一大堆公文案卷。

大唐的股肱至臣如此简朴，使李白心中一阵感慨，激动地叫了一声“长史大人！”快步走过去纳头便拜！

“太白，何必行此大礼！”苏颋走过去扶起李白，说话的语气不像是一位高官对布衣百姓，而是一位诗人对知心的文友。

“长史大人，这是学生的行卷。”李白从怀中取出誊写得整整齐齐的行卷，上面有他的《大猎赋》、《拟恨赋》和一些诗作。

苏颋接过李白的行券，翻了翻问道：“你与张旭，是旧交？”

李白说：“不是旧交，是几天前在文君酒楼下结识的。”

苏颋又问：“上午听你的《大鹏赋》，颇得汉大赋的精髓，你

的文笔不错，你很喜欢司马相如的文章吗？”

李白见长史大人直截了当问他文章方面的事，便如实答道：“在下小的时候，老师让我念诵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这篇文章写得很动人，我内心很羡慕司马相如的文才，因此，也学着写了一些类似汉赋的文章。”

苏颋又进一步问道：“你写赋这种体裁的文章显示出你的造诣，你很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门人材，那么你对司马相如的词赋有什么看法，可以对我讲吗？”

李白想，长史分明是在考我的学问，不过司马相如虽是一代文豪，而我李白并不想将来做司马相如这样的文人，也不想写司马相如那样的文章。于是坦诚答道：“做司马相如这样的文人，不过是把好听的话卖给帝王家罢了。作一种太平盛世的饰品当然写得比较美丽，有了丰厚的俸禄，比在成都当垆卖酒划算。对社稷和黎民有什么好处呢？它既无针砭时弊的言辞，也没有济世安民的对策，这样的夸夸其谈，于时政于百姓，却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这几句话却大大出乎苏颋的意料之外，不过如果换了别人，一是认为这黄口小子胆大妄为，竟敢诋毁一代文豪！苏颋听了李白毫无掩饰的告白，倒觉得这年轻人颇有见解。

苏颋从书案后走出来，到便榻上坐下，这样与李白只有一步之隔，面对面地谈话更为方便。“浮华夸饰固然不好，那么，你以为……”苏颋问。

李白见长史大人说了“固然不好”，已经同意了他对司马相如的贬抑，心中大喜，苏颋的“你以为……”还未说完，他就一下接过话头说：“在下以为大丈夫就像弓箭，要有射向四方的志向，比如姜尚，他隐居在渭水之滨研究伐纣的谋略，一旦为周文王发现，灭商而建国。齐国有管仲，齐便富甲天下，促成齐桓公的霸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崛起隆中，运筹成三国鼎立的局

面。如此英雄，为帝王师而辅弼天下，济世安民，使国家长治久安。如谢安、桓玄，满腹韬略，英才盖世，潇洒自如地处理军国大事，谈笑风生地扭转危局。大唐应该是英雄倍出的时代，李白一介布衣，若能受到长史大人的赏识，愿以毕生的智慧和努力，为大唐的繁荣和强盛而奋斗！”李白本来炯炯有神的眸子放出光来，情感激越地向苏颋倾诉着。

李白的这些话在京城到蜀中由官场到官场的苏颋看来，有些幼稚，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豪情壮志确实拨动了他沉默已久的心弦。

苏颋感到浑身血液流动的速度在加快，在心中暗暗感谢张旭，这癫子识别人材真正独具慧眼，眼前的这个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目光锐利，以治国安民为己任的年轻人，不正像当年年青的自己么。又回头想到自已，因禁恶钱得罪权贵而被贬谪到益州，恐怕这一辈子也回不了长安了！不由向李白说道：“年轻人，要是你得不到帝王的重用，你将怎么办呢?”

李白微微一笑道：“人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看汉光武帝与严子陵，虽为君臣，却像朋友那样亲密，假如此生得不到君王的重用，江山如画，人生如梦，我当然有闲情逸致去享受高山流水，明月清风。”

苏颋见李白说得这样轻松自如，暗想自己过虑了。这个年龄的人多么值得人羡慕，在这个年龄，才觉得朝廷和山野是一样美好的。推荐他，把他送到朝廷，稍一琢磨，这块璞玉就会放出奇异的光彩！于是他对李白说：“你有这样的志向，我会向朝廷推荐你的，两天之后，在颁发宝砚的仪式上，我还要你当着大家陈述你的志向。”

“深谢长史大人栽培。”李白向苏颋深深一揖。

“老夫把这些行卷审阅完毕，待张癫从青城山回来，我们好好聚一聚，我有好久没作诗了，也要作几首！”

苏颋送走李白后，回到书案前，取过一张白麻纸来，提笔写下“荐西蜀人才表”几个大字，然后写道：“……绵州李白，此子天才英特，下笔不凡……”写到此他停下笔犹豫了一下，想到李的狂放不羁的情态。又恐自己对他的偏爱和过誉太引人注目，反而妨碍他在仕途上的进展，于是又写道：“虽风力未成，且见未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与相如比肩……”表中既肯定了李白的才华，又措词较为谨慎而无可挑剔，等袁司马把家世行状呈来，便可着人送往长安。

张垍昏昏沉沉睡到下午酉时，听见一个家奴在床前轻轻喊道：“公子快起来，司马给你送宝砚来了！”

张垍心里一怔，随即又暗笑道，想是苏颋老儿到底还是要顾全我的面子，李白那山野村夫怎能与我相比！他不由心中暗暗感激他的父亲张说，因为有了当朝宰相的父亲，使他免去了许多尴尬。他坐起身来吩咐家奴为他盥洗，梳洗完毕，来见等候已久的袁章。

袁司马见张垍脸色黄黄的有些浮肿，没精打采地从内室走出来，连忙赶上去行礼道：“卑职是绵州司马袁章，久仰公子文名，特地到府上前来拜望，卑职带来一方宝砚，略表卑职的一点心意。”袁司马左一个“卑职”右一个“卑职”，好像张垍是他的上司似的，张垍心中略略平和，听到“宝砚”，张垍紧锁的眉稍稍舒展开了。袁司马叫家奴打开朱漆描金礼盒，端出一个沉重的紫地黄花锦盒，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方蟠龙戏水离渊石砚，那龙头口里含着一颗宝石，半没在云中，虬龙在云纹之中，龙尾微微有些翘起，砚与龙呈玄青色，那云纹却是浅黄，工匠将就砚石本色的色质纹理雕就，显得十分流畅自然，栩栩如生，当然比苏颋那方汉砚精美。张垍见了喜得脸上放出光来，黄黄的脸也有些红润了，忙问道：“这是哪里来的如此好砚?”袁章见张垍笑逐颜开，慢条斯理的答道：“公子有所不知，这砚乃是北周明帝

字文充的御用之物，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是卑职祖上花了二十亩良田从一个巨贾手中买来的。今日特地赠给公子。愿公子笔下生花，文运吉昌。”张垍听了惊讶道：“如此贵重的东西，老先生为何赠我，叫我如何经受得起?”袁章听了一本正经地说道：“贤侄细听老朽言说，公子乃金枝玉叶，降贵纡尊来到蜀川边远荒僻之地，仅仅为了一方汉砚，以锦绣文章比李白下愚村言，实实有些不妥，故尔老朽将祖传宝砚赠与公子，愿公子珍视身份，免与村夫愚佬争一日之短长。”张垍见他称自己为“金枝玉叶、锦绣文章”，又称李白为“村夫下愚”，这两天来心中的恶气稍为平了一点。想这老先生与自己素昧平生，用心良苦，便叫家奴沏上茶进屋与他长谈。

张垍与袁章关在房里谈了好久，家奴们只听清一句“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最后袁司马大声笑道：“公子放心，卑职定为公子把这事办得妥妥贴贴！让苏颋老儿打不出喷嚏！”

12. 《绵州巴歌》的灵髓注定要流传千古

珞薇住在堂兄杨玄璬的的后院，花园中的小楼暂做她的闺房，的后院门通到榴花巷。傍晚的时候，一个小厮来到榴花巷将一封书信交给珞薇的侍女星儿，说是李白李公子给小姐的。星儿飞也似的跑进珞薇的闺房，把信交给珞薇，珞薇拆开信，露出一张粉红色的花笺，珞薇芳心砰砰跳着，取出花笺，见上面用娟秀的字写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此当明丽之季，约请小姐明日下午到驷马桥相如亭品诗……”看着看着两朵红云飞上双靥。

“小姐，那花笺上写的什么?”星儿见珞薇欢喜成这样，瞅着花笺问道。

“是李公子相约……在驷马桥相如亭品诗，明天下午……”珞薇不好意思地答道。

“相如亭？那是司马相如为卓文君弹琴的地方呀！”星儿弦外有音地说：“是不是那位李公子为小姐准备了琴曲呢？”

“死丫头，胡说！”

珞薇此时已经心旌飘摇了，她让星儿点起灯来，磨好墨仔细检看了一回她用娟丽的字迹记忆抄录的《大鹏赋》，明天下午请李白将她抄漏的章句为她补上。

李白从长史府回到文君酒楼，第二天就兴致勃勃地到诸葛丞相祠去找癫哥张旭，告知他昨天上午在散花楼诗会一举夺魁的好消息。诸葛丞相祠的小道士说张癫还未回来，他这人是走到哪玩到哪儿，有兴致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无兴致掉头便打转身，什么时候回来是说不清的。李白回到客栈，已是掌灯时分。客栈的小伙计说下午有一个小厮托他交一封信给他。李白回到客房拆开信，取出一张粉红色的花笺来，原来是珞薇约他明日上午到驷马桥相如亭品诗，想到那天诗会上的情景，李白不由耳热心跳，那双凤眼垂下眼帘时的曼声低语，那雍容优雅的步态，那衬着松绿项链的白里透红的肌肤，那娇艳欲滴的樱唇，都在他眼前清晰地展现出来，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他微微一笑，将那信揣到贴身的袋里。

次日一早，李白来到了驷马桥。这是一座石拱桥，司马相如当年辞别卓文君到京城长安去的时候，曾对卓文君说，他到长安一定要获得功名，“大丈夫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后来果然为汉武帝润色鸿业得官，乘了驷马高车回到成都，因此后人将此桥取名为“驷马桥”。李白信步桥，来到绿树杂花掩映的相如亭，早晨的空气中散发着野花的清香。相如亭里没有一个人，只有高高矗立的两座灰黑色大石碑，铭刻着司马相如所作《子虚》、《上林》二赋，还有几座小石碑，都是后人附庸风稚作的题跋。

李白暗笑自己动情，为赴约来得太早。只好离开相如亭来到桥头。珞薇的来路望去，初夏的朝晖映照着河水，翻起鳞鳞金

波，显得格外清新。李白正想着，桥下飘来一阵清亮的歌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俯身去看桥下，一群浣女光着脚站在一河清亮的流水里浣洗丝纱，丝纱在小河中飘荡，像天上的云彩。李白正听着，一个浣女飞也似的从河边跑到他面前叫一声："恩人，叫我好找！"就"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李白惊愕不已忙说："姑娘快起来千万别这样，你一定是认错人了吧？"那女子圆睁杏眼说："公子，你真的记不得我了么，一年前在罗锅巷，我的父亲……"说着眼圈已经红了，"多亏公子相救，今天又见到公子，叫我不知怎么感激才好！"李白一下记起来了，两年前在峨眉山听睿法师说成都绝音琴社有一具音色极佳的焦尾琴要出让，便下山来看这具琴。一看果然好琴，梧桐身冰丝弦，琴音清越动人。当下讲好了价钱次日来取，第二天李白去取琴穿过罗锅巷，忽见巷内倒卧一人，有一女孩和一小男孩蓬头垢面跪在旁边哭声凄切。李白上前问个究竟，那女子悲切言道，她是绵州人氏，叫婉娘，地上的死者是他父亲，母亲早亡，父亲是个久考不第的秀才，卖了几亩薄田到成都来赴考，不料染了一场大病，眼睁睁撇下一双儿女撒手去了。客栈老板命人将尸体搬出来赶他们姐弟出门。李白听了心酸不忍，便掏出怀中所有买琴的钱，尽数交给了婉娘，同行的小沙弥在一旁说；"师父还指望你买琴呢！"李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是空手而回。

李白扶起婉娘，全然不似前年小丫头模样，人比两年前长高了许多，虽是荆钗布裙不施脂粉却出落得分外水灵。婉娘告诉他，前年她用李白给他的钱安葬了父亲，剩下的钱用以作保，找了个织锦坊漂洗蜀锦的活计，小弟阿丹提篮叫卖一些瓜子、水果、鲜花之类，也算是有了生计。刚才看见桥上一人站着多时，认定了正是前年救命的李公子，喜出望外，便跑来相见。

"李公子，你在这里等着，待我回家去，把你的钱还你！"婉娘说着端着盛蜀锦的木盆便要去家中取钱。

李白连连摇头不允，并说是家乡人本当相助，今天在此与人有约，改日一定到她家来看望他姐弟俩。婉娘这才应允了。此时，驷马桥上已是人来人往，李白望望相如亭仍是空空如也，偶尔有个养雀鸟的，提了笼子在林中溜鸟。

婉娘久离家乡，举目无亲，此时见了李白，好比见了亲人，婉娘说："好久没有回家乡，听听公子说说家乡的话语也是好的。"李白忽然问道："刚才在河边唱歌的可是你?"婉娘不好意思回答说："是的，小女子浣锦的姑娘们学的，说是卓文君的《白头吟》，干活时随便哼哼，唱得不好，公子见笑了。"李白说："这《白头吟》本是卓文君写给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好文才，我先前只是见过这首诗，还没有听人唱过，你再为我唱一遍好不好?"婉娘心中欢喜，便道："李公子爱听，婉娘给你唱一遍。"婉娘清了清嗓子，唱道："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婉娘本来嗓音极好，又兼她从小跟父亲学习，也能识文断字，此时心想卓文君虽被司马相如遗弃，但总与司马相如成了一段姻缘，我已年方二八，举目无亲，尚有没成年的小弟，不觉动情，将一首《白头吟》唱得珠圆玉润，哀婉凄切。李白听了心中暗暗称奇。也曾听人唱过此曲，皆为有声无情之歌，今日听这一曲《白头吟》，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但见婉娘泪眼迷离，便逗笑道："我让你唱，何必唱得如此认真，自己把自己都唱哭了，我也会唱，让我来给你唱一曲，定要把你逗笑。"于是故意直着嗓门做出粗俚的样子唱道："豆子山，打瓦鼓，阳坪坝，撒白雨，下白雨……下白雨……"唱着唱着，唱不出下句了，原来这只歌是小时候听看牛娃"壳子客"唱的，"壳子客"只唱得这两句，李白也只捡得这两句，没有后半段，往后自然就唱不出来了！婉

娘见李白装做笨头笨脑的样子，把她当小妹妹逗，一下子破涕为笑。笑道："下白雨，下白雨，你下的白雨把川西坝子都淹没了！还在下……"李白见婉娘笑得像晴空下的一朵鲜花，也乐了，说："后面的我没学过，只跟儿时的朋友捡了这头两句……好听吧"！婉娘天真地把头偏向一边，望着李白说："好听！这首歌我能唱完，你想听吗?"李白看看相如亭仍然没有人，便说："想听，烦劳小大姐唱一遍。"婉娘见李白像一个大哥哥那样逗乐，便顽皮地说："那你洗耳恭听吧！"说着从木盆里拿出捣丝的木棍在桥栏上敲着节拍唱起来："豆子山，打瓦鼓，阳平坝，撒白雨，下白雨，娶龙女，织得绢，二丈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这一次唱得悠扬宏亮，如行云流水，又别有一番情致。李白一边听着一边品味，只觉得这首民间俚曲甚是动人，总共四五句歌词天上人间的事都说到了，也算是神思飞扬吧，再仔细咀嚼，却悟出这首歌不仅构思奇特，流畅自然，虽断若续，气韵贯通，给人以精骛八极，视通万仞之感，实实的非同凡响！婉娘见他听得发呆，居然不觉得自己唱完了，便从脚下扯了一根狗尾巴草，挠了挠李白的脸说："唱完了——你还在想什么？李白"叶哧"一声笑出来说："唱得好！不止唱得好，要是早些年听到这首歌有多好！"婉娘说："这首歌叫《绵州巴歌》，乡下人的歌，有什么好的？竟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婉娘故意掉文说，"相见恨晚"，让李白觉得她不是一般的乡下女子。李白见婉娘说得不俗，便认真给她说："这首歌很奇特，你想，天上下着雨，电闪雷鸣，龙王的女儿要出嫁了，龙女织的绢好长好长，一半分给罗江，一半分给玄武，其实织的就是我们的家乡涪江。"婉娘见他说得认真不由故意取笑道："哪有刚打雷下雨媳妇就进门的?"李白不假思索地笑道："那有什么不行，日后嫁你的时候，还更快呢！"李白本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把婉娘躁了个大红脸，婉娘想，自己虽沦为干粗活的人，但千万不能让李公子认为自己下贱，便佯装生气说：

“你说这话可不像个好人！我去干活去了！”说着向河边走去。李白在后面急了说：“婉娘，我可不是存心说坏话，原谅我吧！”婉娘听了站住，心想再回去也无话跟他说，就径直向河边去了。

《绵州巴歌》这种跳跃奔放以神韵贯通的风格，和以情感为主线的旋律在李白的诗歌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李白自由恣纵、风神潇洒的独特风格。后来的《蜀道难》、《将进酒》、《远别离》、《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名篇，都贯穿着这种风格。

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李白写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空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为这首诗中跳跃奔放的神韵倾倒。在这首诗中李白的诗句从自己的情怀到送别，从送别写到前代诗人；之后忽而神思飞向天外，忽而飘落人间，最后回到自己的人生取向。跌宕起伏而意脉连贯，“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成为人世间多少人的向往！

13. 驷马桥一场恶斗打破了珞薇的良辰美景

李白见婉娘走下河坎，后悔不该对她说些没高没低的话，她既常在这里浣纱，只好日后寻个机会向她赔不是。见此时已日上三竿，仍不见珞薇的影子，便向驷马桥走去看看珞薇来没来。

李白刚走上桥头，见两个汉子气势汹汹地向他跑来，为首的一个身材高大，掀鼻独眼，虎背熊腰，穿一件褐色缺胯衫脚登牛皮长皂靴，直冲他过来，一把揪住李白前襟叫道：“姓李的，你欠我赌债，快拿钱来！”李白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掌推开说：“客官，你想必是认错人了！”那大汉万万没想到被他推了

个趔趄，示意另外两个泼皮来纠缠，那两个泼皮破口大骂，满口脏话。李白见来者不善返身想朝回走时，已经被一个泼皮拦住，那泼皮也叫道：“还赌债来，欠账还钱，你休想走脱！”李白叫道：“我从来也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拦我！”那几个泼皮无赖干脆什么也不说，拉拉扯扯就要与李白动手，李白怒上心头大吼一声：“混帐东西，还不滚开！”李白将靠近身旁的两人一推，抽身要走、那四个泼皮毫不放松，挥舞着拳脚要打李白。李白本来是胆大包天的人，眼下见几个泼皮无赖扑上来，索性脱了灰布长袍与他们对干。那几个泼皮仗着人多，一轰而上，李白使招将他们一一击退。几个泼皮急了，拚了命一再向李白发起攻击，不到几个回合便被李白打得喊爹叫娘，有两个实在不敢再上前，抱着头逃了。

婉娘在河边见李白被一群流泯围住，丢下浣洗的丝纱，飞奔上岸，大叫道：“不得了，泼皮打人了！”街上的行人纷纷跑来围观，附近街道上的人都认得肇事的“独眼龙”和“三头蛇”是出名的恶棍，仗着几分蛮力，平时无恶不作，心狠手毒，一贯残害乡邻，不由替李白捏着一把汗。

“独眼龙”见胜不了李白，心中着急，又见“三头蛇”只是围着李白转来转去，并无法与李白交手，便大吼一声，一头向李白撞去，李白机灵地一躲闪，“独眼龙”一头把李白身后的“三头蛇”撞了个正着，撞得“三头蛇”仰面朝天，惨叫一声重重跌在地上，死猪一般一动也不动，李白趁势拦腰一脚，“独眼龙”跌了个狗吃屎，跌掉两颗门牙，鲜血顺着下巴淌下来。“独眼龙”自从十年前与人斗殴，弄瞎了一只眼外，从未吃过这样的大亏，从地上爬起来，嗷嗷叫着眼睛红得像吃过死人的野狗，“嗖”地从靴腰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刺向李白的胸膛。

为了赴李白与她下午的约会，今天清晨珞薇一大早地起来梳洗打扮。星儿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早早地就上前街为珞薇买了

鲜花。星儿为珞薇梳头，先梳成惊鸿髻，珞薇嫌脸显得太胖，又梳成双刀半翻髻，皆不如意；最后星儿从橱中取出一个假发来，梳成义髻别在珞薇头上，又用珞薇自己的头发，梳成小辫挽了六个环，盘在义髻周围，浑然一体，珞薇方才高兴了。星儿在发髻上给贴上蝶花金钿，又插上两支嵌绿宝石的金步摇，那是波斯国的贡品，玉真公主赏赐给她的。星儿又给她头上插了早开的朱红石榴花配着一枝绿叶，煞是好看。脸上淡淡地匀了些粉，少少的擦了些胭脂，画上新月眉。珞薇吩咐星儿把所有的新衣都找出来一件件的试穿，最后挑了一套粉红云锦衣裙，一件白色蝉翼纱的披肩，让星儿给她披上，珞薇轻盈地转了几个圈，显得又飘逸又美艳。梳妆完毕，离中午还早着呢，珞薇双眸望着天上的太阳，只盼着它早一点升到头顶上。到那时，她便一个人乘了香车到驷马桥与李白约会。

桥头的酒楼上，张垍、袁章正一边饮酒，一边看驷马桥上发生的一切。那四个泼皮是袁章受张垍之托在赌场收买的，赌场的掌柜介绍说，这几个人武艺超群都是亡命之徒，定能把二位大人所托之事办妥，尽管放心。袁章向四人面授机宜，让他们在桥上缠住李白，拖到僻静处结果他性命。哪知四个泼皮都不经打。眼看二人的如意算盘变成泡影，袁章急中生智，叫张垍的家奴立即到华阳府去报案说李白打伤四人。并命华阳县令到酒楼来见。

李白侧身闪过“独眼龙”刺来的匕首，一把抓住“独眼龙”的手腕，掣住穴道，独眼龙顿时肩臂发麻动弹不得，手一松，匕首掉在地，李白飞起一脚，将匕首踢入河中。李白将“独眼龙”按在地上，正要痛打，忽然空中飞来一铁练，一下子套在李白头上，李白抬头看原来是华阳县的差役，锁了李白不由分说将李白带走。

那几个泼皮无赖见李白被差役的铁练锁住，这时来了劲，一

轰而上把李白打了个鼻青眼肿。李白气急，使劲扭着铁练叫道："放开我，你们还讲不讲理！"

袁章在酒楼上看着他亲自制造的这一切甚为满意，刚才张圩自告诉他，因为此次的效劳，他将向他父亲推荐他，让他在长安获得一个肥缺……看着李白像一头困兽一样的被人拳打脚踢，他从心底里感到快意，他回头想请张垍与他一起观赏这出好戏的时候，发现张垍的位子空着。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了。

张垍看着在诗会上不可一世的李白被打，心情豁然开朗。他现在是一只猫，猫可不必生老鼠的气，那个骨子里十分骄矜的李白，不过是他猫爪下的一只可怜的老鼠罢了。如果李白不明不白地死于华阳县衙，那他永远不知道他是张垍的手下败将，他永远以他的才华在他张垍之上而骄傲，那是他不能容忍的。他要像猫吃掉老鼠一样，羞辱他蹂躏他，尽情地玩弄他到奄奄一息，让他充分享受够了胜利者的愉悦之后，才把他一口一口地吃掉。于是他奔跑下楼，分开围观的人群，来到正在扭打的人丛之中。

"住手！"张垍叫道。

两个家奴冲上去，格开"独眼龙"和差役。其中一个家奴装模做样的高声叫道："各位肃静！各位肃静！我家主人有话要说！"

"啊，那不是绵州昌明县的李白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逞能哪？"张垍阴阳怪气地笑着。

"这呆鸟欠我们的赌债不还，十足的流氓地痞！""独眼龙"掉了两只门牙，吐字不清地说。

"我亲眼看见他按住一个小娘子强行非礼呀！"另一个地痞格格怪笑着说。

"放开我？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李白大吼着说。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看你也不要再喊了，看不出你骨子里

是一个赌徒淫棍呀！在这些事情上居然还有一手，二位，我是京城卫尉寺的张垍。”

“当朝张宰相的二公子。”家丁立即补上一句。

“看在我的薄面上，你就饶他一回。不过，这位文友，你要弄清楚，人最要紧是脸面，日后千万不要作这种有辱斯文人的事情。”张垍一本正经地说。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有的早早教训这混小子也就不会落到这种田地了，人家宰相公子到底是出自名门说得有道理。也有人说这几个本来就是出名的无赖，不知道今天打什么坏主意哩。差役听了松开铁练。

“后天，你恐怕是没有脸面去领相如宝砚了吧。”张垍说。

李白受得了这种羞辱，气得一下子又要发作，婉娘一把拉住李白道：“还不快走！”李白抬头一看，张垍身后七八个差役正跑过来。原来袁章见张垍下了楼，生怕有什么闪失，忙吩咐家奴再叫了几个差役来。婉娘拉着李白钻出人群，向自己的小茅屋奔去。

珞薇好不容易盼到吃过中饭，也不让星儿陪同，早早地到相如亭来会李白。珞薇穿花拂柳，来到相如亭前，相如亭竟空空如也。珞薇有些怅然，转念一想又觉可能是自己多情性急，说不定李白还在寓所没有出门，也说不定躲在哪个角落里和她闹着玩呢！

珞薇久等不见李白到来，便姗姗步出白石铺成的甬道，来到河边，记起那日初见李白伫立在江边的情景，她想说不定河上飘来一只小船，李白从船上下来，一下子出现在她面前。远远地江上果然有一只客船，那客船缓缓地从她面前驶过，并没有停留，径直向前驶去了。河边浣女唱着小曲，用木槌捶打锦丝。这时天上的云慢慢聚拢，河上冷风飒飒。珞薇回首望望相如亭，仍不见一人，珞薇听那浣女唱的是：“皑如山上雪，皎如云中月，闻君

有两意，故来相诀绝……”正是卓文君的《白头吟》，唱得珞薇心烦意乱，珞薇在河边徘徊了好一阵，不时向相如亭方向张望，却只有风吹树动，哪里有李白的影子？

珞薇独自在江边徘徊了一个多时辰，不禁心中疑惑起来；莫非他见了别的美丽女子，将我忘了？莫非他并不想与我交往，故意取笑于我？我如此真情对他，他却这样薄情寡义！珞薇自幼随父南来北往，认定李白便是天下第一可意之人，不料今天受到如此冷遇。此时天上竟淅淅漓漓下起雨来，河边浣纱的女子纷纷端了木盆，飞快地跑到附近人家躲雨。珞薇望着江水茫然不知所往，不觉泪珠和着雨水顺着双颊淌下来，早上精心擦过粉的俏脸流出一道道沟渠。不一会，雨水打湿了她高高的发髻，发髻上插的朱红石榴花也有些萎顿了，雨水且很容易就湿透了雪白的蝉翼纱披肩，将披肩紧紧地贴在珞薇软玉般浑圆的肩背上，珞薇木然地站在那里，不觉得冷，只觉心痛……

忽然雨停了，她抬头望，原来是一支雨伞撑在她头上方。

珞薇回过头来，站在她身后为她撑伞的张垍，正含情默默地向他微笑。

“是你……”

“是我，细雨迷蒙，烟波浩渺，杨柳岸，白头吟，更有绝代佳人，怀着丁香一样的愁怨，在烟雨中留连徘徊……这不是一首很美的诗，一幅很美的画么？”

他一直在看我！绝不能让他知道李白失约的事。

“她竟这样痴心地等他！”张垍压抑不住满脸妒火，他想立即向她说明，那个乡巴佬李白，不过是他掌中的玩物罢了，但这种话玉真公主的干女儿是不会接受的。他静了静心神，轻轻扶着她的肩，温情地低声叫道：“珞薇……”

她感到他手的温暖，要是这时候是李白而不是张垍……她下意识地走出伞外，张垍上前一步，搂住了珞薇的肩。

“珞薇，你要是能在这里等我一回，我为你去死也是心甘情愿的。”张埍的声音带着哭腔而且发颤。

珞薇想起了在长安，与张埍那些花前月下的日子，她感觉到他胸部的热气直透过薄薄的蝉翼纱通过她的后背直透到她心里，她没有再走出伞盖去。

“你等的那人，他不过是一个浪子，一个无赖，一个没有功名的布衣……”张埍继续说。

“你说谁？”珞薇一下子挣脱了张埍的怀抱。

“就是那位李白呀，今天上午在这桥头和地痞为了赌债和女人打群架，差一点被人打得半死……”张埍终于按捺不住，竟连珠炮似的把心中的积怨和妒火，一起喷了出来。

“这不可能！”珞薇蓦地回过头来，瞪大眼睛望着张埍。

“信不信由你，我怕你上当受骗，我对你是真心的。”张埍仍然温和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上午就在对面的酒楼上吃酒，还有长史府的官员们一起，桥头还留着血迹呢！”

“我不信！”

珞薇提起裙子往桥头跑，张埍踏着泥泞追了上去。

桥头有一滩血水混着泥污，雨点溅起恶心的水花。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张埍说。

珞薇呆呆地看着那滩血水，头上戴的石榴花已经在奔跑中掉在泥淖里，雨水顺着发髻上的金步摇往脸上流，脸上的脂粉已经被冲得干干净净，一阵冷风吹来，她觉得一阵眩晕摇摇欲坠。

张埍立即立前，抱住了珞薇冷冰冰、软绵绵、摇摇欲倒的身子……

李白被婉娘拉着，跌跌撞撞地向东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村落，村落旁边有一个小院，婉娘推开柴门把李白拉进茅屋里，婉

娘让李白在柴床上躺下。李白问："这是哪里?"婉娘答道："这是我家。"婉娘叫小弟烧水让李白洗了脸，找出两件父亲的衣服让李白换上。下午，叫小弟丹儿找来一个跑江湖的郎中，抓了些治跌打损伤的草药。

婉娘煮了些粥，端来一碟咸菜，让李白吃了，又将草药熬上，叫李白喝了躺下歇息。下午天上下起了小雨，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婉娘不由一阵心酸，不知为何李白得罪了当地的地痞无赖，竟连官府也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害人。她汲了一桶井水，倒进木盆里，正要搓洗的时候突然记起衣袋没有清理，连忙去掏衣袋，里面有一些银钱一张粉红色的花笺，已经被水打湿了，婉娘将花笺小心摊开理好平整地放在檐下的石头上。她认出这是一个叫珞薇的贵族女子邀请他到相如亭约会的信柬，看了这华丽的笺上工整的字迹，一种无可名状的哀怨之情涌上她的心头。要是父亲健在，自己还能终身有托。就像这样，日后情为谁锺，泪为谁淌还杳然无着，想起上午李白在河边与她开的玩笑，不禁脸热心跳。是了，李白在驷马桥等的客人一定就是这个女子。她想起有时候从驷马桥上坐车乘轿过往的豪门贵族，她们穿着非常美丽的锦缎衣服，打扮得十分精致讲究，她们有时翘着两根兰花手指，轻轻地撩开车帏，往外面看。有时也有穿着胡人男子的服装，头戴幕篱遮着脸的上半部，只露出鲜红的嘴唇来，神气地骑着马握着鞭子后面跟着奴婢，而她连奴婢还不如。她一边洗着那件血衣，一边想着父母早亡，想着破漏的茅屋家徒四壁，想着姐弟俩这些年有一顿没一顿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突然她盯着花笺打住了纷纭的思绪，他是那么和蔼仗义，他是她心里最爱的"大哥哥"。他应该爱他之所爱，他应该得到官位和权柄，财富和幸福，他应名满天下，过一辈子舒心的日子，永远也不要把他与这里的穷人、破屋、悲苦和艰辛连在一起。她擦干眼泪，将洗好的衣裳晾在檐下的竹上，又收拾了屋子。这时候，已经接近黄昏，小雨

仍在淅淅漓漓地下着。

李白一觉醒来，江湖郎中的药居然有效，疼痛已经大大减轻，他想起与独眼龙斗殴，想起差役的铁练，想起婉娘拉着他奔跑，想起那突如其来的这场恶剧，为什么偏偏会遇见张垍？李白一下子坐起身来，屋子里光线很暗，他想起这是婉娘的屋子，他披衣起来，轻轻地走到门口。看见婉娘倚在檐下，一只手托着腮，呆呆地望着蒙蒙细雨出神，更显得稚韵天成，楚楚动人。细看这个小院，简陋的柴门，矮矮的竹篱笆上面开着淡紫的、淡兰的牵牛花，李白向远处望去，路上没有行人，天上没有飞鸟，川西平原沉浸在一片迷蒙的烟雨中。没有人声，只有细雨淅淅漓漓地下。这细雨完全把外面的世界和这个小院隔离了。

假若不是伤处还有些隐隐作痛的话，今天上午的一幕就算是遗忘在梦里了。事情糟糕到了这种地步，定然无法请见珞薇小姐了。就是珞薇出现在这里，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避。

他不愿回想上午的纷乱的情形，婉娘的小弟不在，这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多么温馨、多么清纯，突然他看见婉娘的眼睛红红的，一滴豆大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下贴着脸颊掉了下来。

“婉娘……”李白低低地叫了一声走过去。

“你怎么，就起来了？”婉娘连忙用手绢擦脸上的眼泪。李白已走到她的面前，扶着她的肩，一手拿过她的手绢替她轻轻地拭去脸上的泪痕。他看婉娘，如同一枝春雨濡润过的纯洁梨花。

“你哭了，为我哭了？”李白问。

“没有。”婉娘嘴上虽然说，不知为什么泪珠大滴大滴地掉下来。她站在离这个“大哥哥”很近的地方，她感到他的气息，似乎听到他的心跳，再往前一点，那就是李白宽阔的胸膛，那可以停泊她那孤独飘泊船只的港湾。不知为什么她想到那张花笺，想到花笺上约会的事情，她扭过头去没有向“大哥哥”靠拢。

“你明明在哭。”李白说。

"没什么，是风吹扬尘迷了眼。"婉娘说。

"哪里有风啊?"李白想要是婉娘说此时是在为他流泪那该多好。

"就是有风，你在屋里，你怎么知道?"婉娘埋着头，咬着下嘴唇。

"真谢谢您，婉娘。"

"不用谢，我本来该谢谢你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想家了吧?"

"想……不，在绵州已经没有家了，还想什么?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有一个妹妹，十年前不在了，我家在昌明县青莲乡，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日后我带你回家，作我的小妹妹，好吗?"

"以后再说吧，天快黑了，我再给你煎一次药，你吃了就回客栈去吧，再晚，路不好走了。你的衣裳，晒干了我会让小弟给你送来的。"

李白答应着，吃了药，小弟丹儿回来了，今天下雨生意不好，什么也没卖出去。婉娘让丹儿带李白抄近路去到客栈。

望着李白和丹儿的身影走出柴门，消失在迷蒙的烟雨中，婉娘的泪水哗哗的淌下来。

14. 益州长史在烛焰上点燃了《荐西蜀人才表》

小雨一直淅淅漓漓地下着，珞薇从昨天下午回到寓所就没有起床。星儿给她换了衣裳拧干头发，熬了紫苏汤让她喝了，捂着被子发汗。到了下午半夜，听见珞薇呻吟，星儿起来掌灯一看，枕头被泪水和汗水湿了一大片。星儿给她换了枕头，又热了粥让她喝下。星儿说："小姐别生气了，再大的事也犯不着伤身子呀!"你不是说到蜀中就是为了来玩么?玩够了改日回到长安，

说不定又有什么新鲜好玩的在等着咱们呢！”珞薇听了，觉得她说的也对，叹了口气，又昏昏睡去。

张垍过来看望，对珞薇说因为李白的劣迹，颁发相如宝砚的仪式已经被长史大人取消。珞薇背过身去什么话也没说，仍然不相信李白会干出张垍说的那种事来。

过了几天，雨已经停了，天气放晴，珞薇听见清脆的鸟叫声，珞薇让星儿撩起纱帐。小轩窗外一枝石榴跳进她的眼帘，大红的花蕾鲜绿的枝叶带着昨夜的春雨娇艳欲滴，一只画眉在绿叶与红花间跳来跳去地唱。珞薇心情一下子好起来，星儿便扶她起来为她梳洗。

珞薇星儿为她梳一个椎髻，头发松松的垂在背心，用一串珊瑚珠勒好，只在额上眉间画上月黄。珞薇让星儿慢慢梳理着，听见小玉环和杨钊在外面嘻闹。这杨钊是蜀州司户杨玄璬的侄儿，比杨玉环大几岁，从小不爱读书就爱玩赌博呀斗鸡呀这些玩意儿。珞薇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烦。

隔着窗子听小玉环央求说：“给我玩一会嘛！”杨钊说：“不行，只能给你看看。”玉环说：“你不给我，我以后不跟你玩了！”杨钊说：“我给你玩，你要是打碎了怎么办？我也是借人家的。”

“借人家的，好稀奇，那么个红牌牌还借人家的？借人家的还好意思拿到我这儿来显示？骗人！”

“真的是借人家的，借高升巷那个独眼龙的”。

“我要玩玩嘛！给我玩玩嘛！”

“不给！”杨钊说。“不给就是不给，你抓住我也不给！”

接着就是小玉环被“叶通”一下子推倒的声音。

小玉环“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珞薇听得不耐烦。一下子披上衣服走出来，喊道：“谁在哪里，把玉环弄哭啦！”

杨钊吓得不敢出声，怯生生地站在珞薇面前。

星儿跑过来扶起玉环问："杨钊，怎么回事？坏小子！"

杨钊吞吞吐吐地说："昨天我在独眼龙哪里借了这个玉珮来玩，小妹看见了，硬要玩，我怕她打碎了，没给她，她要抢我只推她一下……"

"拿来我看看。"珞薇说。

杨钊满腹委曲地把红牌牌递过去。

这是一个玉珮，是一块上好的胭脂玉琢成的，工匠别具匠心地雕琢成大秦的长春藤图案，绕着圈儿，玲珑剔透，十分好看，难怪小玉环嚷着要玩。珞薇想，这玉珮好像是哪儿见过的，对了，这是张垍的玉珮！有一次在长安，张垍到玉真公主花园里玩，穿着一件鹅黄色薄纱罗衫，腰间系着暗绿色的绦子，绦子下垂的部分打着方胜连环结，下面就是系的这个胭脂玉珮，衬着鹅黄色的罗衫，十分醒目。

"这是从哪里来的?"珞薇问。

"是独眼龙那里借的"杨钊说。

"独眼龙是什么人，他为何有这个玉珮?"珞薇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和外面不三不四的人鬼混的侄儿，厉声追问道。

杨钊慌了，结结巴巴地回答说："独眼龙……是……赌场里的……"原来杨钊虽然小小年纪，赌场里的门道却样样精通。前几天独眼龙与杨钊赌了几个回合，输了个一干二净不说，尚欠杨钊一百二十个缗钱。独眼龙见杨钊年纪小，便想赖帐，哪知前几天晚上，在赌场独眼龙拿出这只胭脂玉珮来对一伙泼皮夸示，被杨钊瞧见，杨钊二话没说一把夺过，才说要将这玉珮来抵赌债。独眼龙哪里肯拿这宝贝玉珮抵债，当下与众人说好，借给杨钊玩几天，十日之内便拿一百二十缗钱来换这玉珮。

"我问的是独眼龙从哪里弄来的这玉珮，你要与我讲清楚！"珞薇眼瞪着杨钊又问。

杨钊见姑妈穷追不舍，只好一五一十地抖出来。原来独眼龙

说，前天夜里一个公差带宰相府的家奴找到他们几个，要他们去驷马桥将一个叫李白的读书人拖到荒僻之地打死，哪知不但没把李白拖走打死，自己反而掉了两颗门牙。后来幸亏华阳县的公差赶来，他们才把李白饱打了一顿。昨天傍晚宰相公子把他们叫去，给他们每人发了一百钱赏钱，独眼龙一眼瞅见公子戴的胭脂玉珮，又对宰相公子说，我为公子办事门牙都掉了两颗，请公子把那个好看的玉牌牌赏给我吧，宰相公子二话没说，就解下玉牌牌赏给了独眼龙，还夸他办事忠心耿耿。

原来张垍为了加害李白竟使出了这样卑鄙下流的手段！珞薇立即叫星儿备车，自己披上披风上了车，珞薇让车夫快速穿过街市驶向客栈。

两天前，一个差役将李白家世行状呈送到苏颋面前，苏颋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那上面写道："李白，字太白，剑南道绵州昌明县人，出身于工商贱民之家，养成桀傲顽劣之性，不遵师训，目无官府，嗜赌成癖……"翻过家世行状这一页，后面是一个附件，附件上写着驷马桥发生的一幕，后面盖着独眼龙等四个人的手印和华阳县的证词。

苏颋决不相信能写出《大鹏赋》的李白，会做出那样的事，张旭决不会将一个品质低劣的人推荐给他。他盯着后面这四个红红的手印，问道"你家大人为何不亲自前来？"

差役答道："我家大人正准备为宰相的二公子饯行，明日张公子要启程回到长安去。"

苏颋什么都明白了，那张垍小儿和那皮笑肉不笑的袁司马，并不把他这前任中书令现任益州长史放在眼里。

"退下！"苏颋将送来的家世行状望书桌上一扔，拂袖转过身去。

华阳县的证词和绵州司马写的家世行状写得明明白白，苏颋只好暂时取消了向李白颁发相如宝砚的仪式。命他的手下去驷桥

查明此事。

从婉娘家回来之后，李白一直在客栈闭门不出。白天丹儿给他捎来药汤和饮食，只有等着脸上的青紫消去，等癞哥从青城山回来，把这一切告诉癞哥再作打算。

听见客栈的伙计叫开门叫了好半天，李白老大不情愿地开门，哪知客栈伙计身后站着的竟是珞薇和星儿！

“你……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李白局促地问。

“我当然有要事告诉你。”珞薇说着便与星儿进了门，急急地的把胭脂玉珮的事说了个一清二楚。李白恍然大悟，对张垍的怀疑一下子得到了证实。

“你马上跟我到大都督府去向苏大人说个明白。”珞薇急急地催促李白上了车。马车在成都街道上疾驰，在天黑之前赶到了长史府。

下午苏颋接到禀报，派去驷马桥调查情况的人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利害。

苏颋坐在书案前已经有整整一个时辰了，书案上摆着他的《荐西蜀人材表》和袁章命人呈来的那份李白家世行状。他心事重重地翻阅着这两件公文，荐，还是不荐？

一连好几个阴天，本来明亮的书房显得有些昏暗，侍从见长史大人忧心忡忡的样子，轻手轻脚地早早地点燃了灯烛。烛光照见了书案另一端李白呈来的行卷，他下意识地伸手取过来翻阅，其实他已经看过几次了，他甚至轻声诵读过。那些诗句清新而俊逸，豪放而沉雄，不亚于著名的鲍照和庾信，当然比初唐的诗人强多了。读起来就像饮用一杯甘冽的醇酒，心中十分舒畅。

他又看了一遍那字迹奔放而遒劲的行草，心情沉重地站起来，在昏黄的灯光中踱步。

其实，在袁章命差人呈来李白的家世行状之后，苏颋就猜到发生什么事了。从太宗皇帝逝世后到现在，官场中的互相残杀明

争暗斗已经司空见惯，已经成为一种气候，一种惯性，一种仕途上的特征，好像菜里的盐一样必不可少。张垍勾结地方官对李白的中伤，怎能瞒得过苏颋那看惯了谲云诡波的老眼！他想起在他与宋璟一同被贬的遭遇，初出茅庐的李白又何能幸免？这份家世行状明明白白，又有事实有佐证。他……一个形同放逐的人能把这帮地头蛇怎样？

苏颋昏花的老眼看着跳跃的蜡炬的黄光，他长叹一声吟出："揖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此时此刻他更清楚更深刻地领略了屈原那逐臣内心的痛苦与迷惘。他仿佛觉得不是屈原，而是他，在远离首都的汨罗江，披散着头发赤着脚，一步一步走向那灭顶的深渊。

荐，还是不荐？荐，就要把张垍，袁章等人统统翻出来，让他们认罪伏法，张垍的父亲绝对不能让他这样做。他在远离长安的蜀中，这样做成功的可能很小，这样做的结果，他可能被贬谪到更边远的地方去，他将永远也回不了长安，只有老死他乡。不荐？他又想起李白在散花楼旁若无人放声高吟的情态。他拿起李白的行卷，那狂放遒劲的行草，那充满天才智慧的文句，那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狂志，仿佛都在嘲笑他——一个委琐的平庸老头！但是，就是他把李白荐到长安去，《荐西蜀人才表》也不可能越过中书省到达皇上的书案上，最后的目的是达不到的，荐与不荐的结果一样。随即他释怀了，他不再踱步，而是颓唐地坐下来。望着蜡烛黄色的光焰，拿起了那份《荐西蜀人材表》。

李白与珞薇匆匆下车，珞薇拉着李白快步走进长史书房的时后，他们惊呆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大人，正在蜡炬上点燃那份《荐西蜀人材表》！

珞薇叫一声"苏伯伯"冲上去一下子跪在苏颋面前，苏颋像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只是拿着《荐西蜀人材表》的手一动不动放在蜡炬上方。李白惊讶地看着那份《荐西蜀人材表》在蜡

炬上变成明亮跳跃的火焰，又由明亮跳跃的火焰变成冷冷的灰烬。

刹时，李白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完全没听见珞薇是怎样向苏颋解释诉说的，只看见珞薇的嘴急切地一张一合，后来看见苏颋难堪地长叹一声，然后转过苍苍白发的头颅，那老迈的身躯颓然倒在太师椅上。李白心中油然升起对这位龙钟老人的一阵怜悯，他没有再走近苏颋，也再没有说什么，转身走出了长史府。

这难道就是皇上的求贤若渴？难道大唐就是这样的诠选人才？为什么会这样？这诗会里面包含着多少龌龊、多少阴谋、多少无耻、多少无奈！他梦游般地在苍茫的夜色中走着，深夜成都的街上空无一人，他无从诉说无从渲泄。猛然间，他看见前面两堆灰黜黜的东西挡路，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对石狮子，这不是诸葛丞相祠么？他记起那日他与张旭来到这里，士子们看告示的情景。他想起那个为国效死的念头，一抬头看见那张告示还贴在那里。这个骗子的招贴！李白怪叫一声，一下子跳起，一把撕下告示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踢上一脚，看着夜风把那团脏白的东西，吹得无影无踪，他才怏怏离去。

他在黑夜中走了好久好久，从南郊的诸葛丞相祠走过散花楼，又走到北郊的驷马桥、相如亭……

夜风飒飒，月黯星稀，他高一脚低一脚地漫无目的地走着，前面矮矮的竹篱笆拦住了他，闻见野花野草在夜间发出的清香，李白望着竹篱上几茎稀疏的牵牛藤，这是什么地方？这样熟悉？他下意识推开柴门进去，竟是空屋！

“婉娘，婉娘！”李白失神地摸索着进去，地下木盆和乱柴禾差一点把他绊倒，柴床已经散了架，乱作一堆散在地上，老鼠见有人进来，吱吱地逃跑了。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不见有人的迹象。李白失神地倚门而立，也不知站了多久，隐约听见邻院的鸡在啼鸣。

他不想再走了，他在门槛上坐了下来，他不明白婉娘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去。他昏昏地倚在门槛上睡了，一觉醒来，东方发白，他怅然地望着空屋，竭力想从屋子里找出一点婉娘留下的什么东西，然而……什么也没有！

李白到附近邻居家去打听，邻居说昨天上半夜只听得狗叫得很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邻居说这家穷，说不定是搬月亮家躲债跑了，谁也不知往哪儿去了。

李白无奈，一下子坐在门槛上，望着竹篱上蓝的紫的丛丛牵牛花发呆。

忽然他眼前出现一朵娇美妍红的花儿，翠绿的叶，边沿勾勒着金线，十分富丽典雅地画在一柄团扇上，握着团扇的是一只白皙的纤纤玉手。同时，耳边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15．“大唐天子，我来了！”千山响应，万壁回声

“李公子！呆坐在这儿干什么，叫我好找！”李白回头看，原来是珞薇的侍女星儿。

“你这人真怪，一出长史府，你就不在了，为了你的事，我家小姐一宿没睡，叫我一定要找到你，大清早客栈里也没有人，听客栈的伙计说，这一带有个小孩和你认识，常来客栈给你送东西，我才打听到这里。我家小姐为你操心，你也要理解我家小姐的好意才是呀！车停在大路旁等你，快跟我去吧！”星儿催促李白，跟她离开了空无一人的小院，上了大路边的车。

珞薇并不像李白那样震惊，她在玉真公主那里常听见这样的事。弄坏一个人的名声，让他不得显达，是官场中常见的雕虫小技。她还有更好的办法去对付，不在乎！

明天她将陪玉真公主去参加青城山储福宫的落成大典，大典之后，公主要观赏蜀中土著的斗鸡游戏。那时候……

“小姐，你要的东西都买来了！”一个小厮进来说。

“拿进来，我看看！”

小厮将一个描花金漆的托盘捧了进来，盘中放着精致的天平冠，一件玄色软缎绣银八卦衣，一件五彩斑斓的缀着大粒珍珠的斗鸡服，一双鞋帮蟠着紫红银丝如意，鞋尖上翘镶着云形皮革的中蹴鞠靴。小侄女玉环踮起脚，双手抓住桌沿，好奇地看着托盘里的东西，叫道：“姑姑，这是干什么用的，真好看！”

“这是念经穿戴的衣装，这个么，是专门踢球的鞋！”

“好玩，好玩！真像一只大公鸡！”小玉环抓起那件红绿相间、五彩斑斓的斗鸡服，在身上比试，被珞薇一把抓过去说：“小孩子别顽皮，这是给大人穿的！”

“小姐，李公子来了！”一个侍女进来说。

珞薇放下玉环，让侍女端着托盘随她来到前厅。

“这些都是我特意送给你的！”

“这……”李白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茫然不解：“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想到皇帝身边去么？”珞薇的凤眼里闪着光，颇为自得地向李白夸耀说：“戴上这天平冠，穿上这卦衣，跟我一起到长安去。你只消到马球场上去玩球，到斗鸡场去赌博，这就是通向皇帝身边的捷径，不需要什么武功文才，也不需要什么长史大人的推荐！皇上一旦喜欢你，其他人就不敢对你造谣诬陷。”

“啊……”这一番话真正出乎李白的意料。他望望侍女手中的托盘，那镶金绣银、色彩斑斓的服饰在那里炫耀地放着光。李白突然想起那些穿得花花绿绿的戏子和他们在场上忸怩作态的模样。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穿着这些服饰去粉墨登场。

李白自信是个文武全才，敢于接受皇帝各方面的考验。他忍受不了这种虚伪的方式，难道一只大鹏还要去披上麻雀的羽衣？

“通向朝廷的阶梯，不全在科场和长史大人的笔下！那长安



李白从长江顺流而下，出了夔门。

的道观之中、马球场上，只要你放弃大鹏式的梦想，陪我干妈玉真公主谈谈玄机，打打马球……”珞薇进一步地向李白解释，并说：“这些事，实在是很容易办到的！”

李白突然发觉，面前这个女人脸上的粉施得很厚，眉也太弯太黑，嘴唇画得太小太红，李白说：“我想静一静。”

李白瞟了一眼放在屋角的焦尾琴，向那琴走去。他在琴前坐下来，拨动琴弦弹起了《扶桑曲》。珞薇从未听过这样美妙奇特的乐曲，更不知李白此时弹奏的含义。

“听懂我弹的什么吗？”李白瞅着珞薇，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的微笑。

“你没听懂？大丈夫焉能与群小为伍，大鹏岂能与燕雀同飞？”李白说。

“全是梦想，一点也不实际！”珞薇摇着她满头的珠翠，不以为然地向李白说：“我从来都不梦想！”

李白坚决地向她摇摇头。

珞薇嘴边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从心中鄙视起这位昌明县青莲乡的毛小子，他还很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慨。

李白看透了珞薇的心思，他压抑不住对她的厌恶，冷冷地说：“我还不至于庸俗到与斗鸡者为伍，你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

从没有人敢对这位小姐如此冒犯。珞薇气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说：“你……你竟敢……”

“珞薇小姐，告辞了！”李白说罢扬长而去。

“乡巴佬！”珞薇恨恨地叫道，一掌掀翻桌上那个五彩斑斓的托盘。她颓唐地坐在绣墩上，声嘶力竭地吩咐星儿：“明天马上回长安！”

驷马桥的突发事件，使相如宝砚功名仕途在短短的几天之内都化成泡影。就连他喜欢的婉娘、丹儿，和那牵动人心的《绵州

巴歌》，也消逝得无影无踪。他在成都附近转悠了几天，不见婉娘姐弟的影子。前些日子李白所向往的成都，现在成了非离开不可的是非之地。青城山是不能回去的了，他想起了匡山。

李白回到匡山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在书院前的古松前坐下。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下意识地吹了一声口哨，那是他和赵蕤老师在这里喂鸟的信号，刹那间，黑压压的飞来一群鸟，有白鹤、鹭鸶、鹁鸟和乌鸦，鸟儿欢叫着，围绕他跳着，他伸手去摸了摸衣袋，衣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起身走向柴门，那以前是布满了松萝的，现在已不知被什么刺蔓缠满，他使劲一推，朽烂的门轰的一声倒了下去，他踏过被荆棘遮满的小径，来到寄云阁前，一踏进门，一群蝙蝠带着一股霉味和腥气吱吱叫着飞了出来。月光穿过破烂的窗户，投射在陈子昂的遗像前。李白点燃香烛，对着遗像拜了几拜。李白走过当年火烧过的讲堂和厢房，走过自己住过的小屋，到处空荡荡的，这里不再有赵蕤老师和他的同学、常来拜访他的烟霞子和小道士，不再有偷偷来玩的看牛娃磉磴和壳子客，以及给他带来的喷香的烤红薯。不再有赵蕤老师讲授那些囊括四海贯通古今的道理……李白茫然返回书院门外的大松树前，竟还有几只旧时相识的鸟儿不肯离去，李白从地上爬起一把泥土，向鸟儿掷去，那几只鸟儿凄凉的叫了几声飞走了，李白再也忍不住，冲进寄云阁，嚎啕大哭起来。

也不知过了好久，夜雾散去了，东边升起一轮清冷的月亮，清冷的月光穿过寄云阁的窗棂射进来，映照在陈子昂的遗像上。陈子昂灵前的香烛已经成灰烬，李白与陈子昂的灵位默默相对。好像回到这里单只是为了一场痛哭，为了从那抱恨终天的师长处找到一点慰藉。

他茫然地对着赵蕤书写的《登幽州台歌》的条幅出神。

不知坐了多久。惨黄的遗像变成了一片模糊，冰凉的夜风吹来，使李白感到阵阵寒噤。阁外的层层山林和起伏峰峦，都淹没

在沉沉的夜雾中。

“我等了十八年了！”李白依稀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叹息。他望望发出声音的黑色山林，那山林是那么空旷寂寥。李白仔细分辨，发现在山林下依稀有一条小路，路上隐约有一男子在踽踽而行。

啊！一定是他！

李白跑出寄云阁，向黑沉沉的山林跑去。

“子昂先生！”李白张开双臂，向陈子昂奔去！

不料那人看也不看他，幽幽说道：“我等的不是你。”把手一挥，便转身扬长而去了，李白急了，追着那人喊道：“陈子昂先生，请等等我！”但他觉得嗓子被什么堵住了，怎么也叫不出声来。他奋力追上去，那人越走越远，李白拼命往前追，不知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李白被人从地上扶起来。李白揉揉眼睛望着那人，却是张旭。

李白望望四周，突然，小路不见了，那男子也不见了，银色的月光仍然照在陈子昂的遗像上。张旭正关切地望着自己，刚才的一切全是梦境。

李白一把拉住张旭，将刚才的梦境一一告诉给他。不等李白说完，张旭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他等的当然不是你！”张旭又笑了。

“为什么？我梦寐以求作他的来者！”

“陈子昂所等的，是一个济苍生、安社稷的栋梁之材！你在成都呆不下去，就想回到匡山隐居，这难道是陈子昂所期待的么？”

李白放开张旭的手，叹道：“可我有什么办法？遇上这样晦暗的时世，长史大人把《荐西蜀人材表》都化为灰烬了。”说话间他几乎落下泪来。

张旭笑了："大丈夫为降福苍生，不怕出生入死。而你稍不遂意，便垂头丧气，跑到这山沟里躲起来哀叹时世，似你这样，哪能济苍生、安社稷呢?"李白恍然大悟，拍着栏杆叫道："癫哥！我明白了!"

张旭又说："而今天子杀韦后，诛太平，安定天下，顺应民心，正需要一批有识之士。实话告诉你，我两年前受秘书监贺知章之托，为天子寻访有识之士，走遍大江南北，见到流传你的诗文，才千里迢迢到蜀中访你，你千万不可辜负我啊!"

李白一把抓住张旭的手，激动的说："对，没有一个现现成成的盛世明时让我们来享受，将来在等待我们去开拓去创造！我不能灰心，就是前途充满艰险，我也要百折不挠去奋斗!"

张旭见李白大悟，便道："好！天子在长安等你去做诗，我和老贺监也等你来做诗！我这就回长安去了！我们长安见吧!"

李白趁着月光，送张旭下匡山，直到张旭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返身回首，此时，匡山已在微熹之中。

李白回到青莲乡自己的家中，推开柴扉，李客夫妇又惊又喜，看着几年不见长得英姿勃发的儿子，心中有说不出高兴。

李白回来的消息，传到涪江东岸，第二天磉磴和壳子客也来看望李白，磉磴已长成了一个黑壮的汉子，壳子客长得又瘦又高，只是一张大嘴和一双招风耳一点没变。壳子客悄悄地告诉李白，过年的时候，磉磴就要娶媳妇了，娶的是撑船刘老汉的女儿，长得很漂亮。

李白去看了月圆的坟墓，那里其实并没有埋着月圆，只埋了李客在江边捡到的月圆的一只绣鞋。从匡山回来之后，李客悲痛不已，便把月圆的一只绣鞋装在一个木匣里，连同月圆的衣服，还有一只篱箫一起埋在这里。埋下衣物以后，李白不相信月圆已经永远消失，他总觉得她还在一个什么地方，说不定哪一天叫开柴门活泼泼地进来了，这个想法重复了千万次。十年过去了，他

又来到坟旁，坟边的兰草长得茂盛，已有几枝夏兰开了，散发着幽香，坟头种了一棵绿萼梅。已经长了一人多高了，嫩绿的叶子光洁可爱。李白想起月圆和婉娘，心中难过，李白俯身下来拔去坟头的野草，心里说，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夜晚，一家人对着灯烛，李白向父母述说了在成都发生的一切，并说，他要离开蜀中，去实现自己的志向。

父亲看看母亲，脱去上衣，露出胸前那轮暗褐色的太阳，将西域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李白。又说："大丈夫要像弓箭一样，有射向四方的志向，孩儿，你长大了，我家有一件东西交给你，你跟我来！"

李客夫妇把儿子带到后院的槐树下，用锄挖开槐树下的泥土，然后把槐树推倒，继续又挖了一阵，刨开泥土，一个木箱露出来。李客把箱子从坑里拿出来，抖去箱子上的泥土，把箱子带回屋。母亲移过油灯来，李客把箱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有两个油布包着的包，李客打开其中一个包，里面用青色的绫子包着一个紫檀木雕花匣，李客打开匣子，里面竟装满了李白见所未见的黄金、玛瑙、珍珠、美玉……李客再打开另一个油布包，里面用黄绫包裹着几本书，一本是太史公的《史记》，一本是《汉书》，一本是《隋书》！

李客说："这些金银珠宝，是我和你娘从西域带回来的，十九年前，我们在高昌帮助凉州都督许钦明从西州逃出将册立可汗的密诏交到可汗手中，这是可汗和许都督给我们的奖赏，为了这件事，你祖父死在突厥盗匪默啜的刀箭之下。我们本可以在许都督那里继续效力，但是，因为我们的家世，我们只有远走他乡……李客翻开《史记》、《汉书》、《隋书》、有的字句上用朱笔勾过。

李白接过那些书，遵照父亲的吩咐一一看下去，他那些先祖的史迹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你已经长大成人，这些财宝和

史书，我就交给你了！你此去游学天下，必须以济世安民的志向为要为念，正如你念的那些诗句一样，虽九死而不悔！”李客说。

“父亲，孩儿明白了！”李白向父亲躬身下拜。

“太白我儿，你此去远离家乡，妈给你一件东西。”母亲温柔的话语里饱含着慈爱和深情，母亲取出一个小小的锦盒，小得只有长不到两寸，宽不到五分，母亲打开锦盒交给李白，那锦盒里红绸衬底，里面放着一颗精致小巧的绣花针！

李白立即明白了，小的时候，私塾的老师和里正说他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放出话来：如果他要求再回到私塾读书，就叫他把铁棒磨成绣花针！后来他到了赵蕤老师那里，而母亲……原来母亲一直在不停地磨那根铁棒！李白颤抖的手接过锦盒，心中一阵狂跳，泪光盈盈，激动地叫了声：“妈妈！”跪了下去。

太阳从涪江东边的紫云山升起来了。

李白面朝升起的太阳，一口气跑上山顶，顿觉全身热血奔涌，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脱掉长衫，拨剑起舞。舞着舞着，突然腾空而起，双手举起剑向那崖边一块巨石劈去！那巨石发出隆隆巨响，竟被李白之剑劈成两半。

李白跑到崖边，迎着太阳，张开双臂呼道；“大唐天子！我来了！长安！我来了！”

千山响应，万壁回声……

李白告别父母乡亲，前往成都，李白没有进城，只在锦江边的小客栈住下。次日走过一个小巷口，突然一个小叫化子向李白奔过来，叫了一声：“李公子！”抱住李白的腿，大哭起来，原来是婉娘的小弟丹儿。李白扶起丹儿问他：“你怎么在这儿，你姐姐呢？”丹儿一边哭一边向李白说了他家发生的事。在李白离开他家以后的一天夜里，他正睡着，他家里冲进几个强人，逼着姐姐交出李公子，婉娘不说，几个歹人将家里的东西砸了个稀烂，姐姐叫他快逃，吓得他钻到床底下。他只听见姐姐惊呼了一声

“独眼龙”，姐姐就被抓走了。他趁天黑钻进一片油菜地，才得此逃脱，现在也不知道姐姐是死是活，他在文君客栈找李白，店家说他早离开了。

几天之后，万宝发赌场来了一位阔绰的赌客，指名要独眼龙跟他赌，独眼龙越赌越输，最后输了个精光，那赌客十分不讲道理，拔出番刀来，逼着独眼龙把房契地契拿来赌，独眼龙不干，那赌客一把抓住独眼龙的后衣领，一手提刀，吓得谁也不敢上前，一直把独眼龙拖到锦江边，独眼龙在威逼之下，供出婉娘被他们扔进岷江，那赌客一句话也没说；一刀砍下了独眼龙的脑袋。

过了几天，成都市井传言，绵州司马袁章不明不白地被人砍死在蒋半仙后门的小巷里。

一天夜里，李白和丹儿，乘着一只客船，从岷江顺流而下到了渝州。

第二章

1. 西域女伶讲述工布剑的来龙去脉

开元时期河西走廊以西非常繁荣。大唐内地和西亚欧洲的交往频繁，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把各种宝石、玛瑙、玻璃、金银币、名马、甚至狮子、白象，运往长安，换取大唐的丝绸、茶叶、药材、瓷器，以及制造纸张和罗盘的技术。沙州、凉州、瓜州、西州和交河都是特别热闹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金发碧眼的胡人、长着一头黑卷发的回纥人、棕发兰眼的波斯人、紫檀木肤色的天竺人。有商人的地方就有娱乐、就有百戏。

在荒凉的沙漠上，风沙不起的晴天，黄沙形成的沙丘像缓缓的海浪，形成一道道黄色的柔和的弧线，有时候清脆的驼铃声和一阵阵尖利高吭的觱篥声打破了大漠的寂静。往往，在这个时候在黄色弧形的地平线上出现一队骆驼，骆驼背上坐着身体挺直的美丽的女伶和披着卷曲的假发假扮的罗马人，以及健壮的力士、侏儒和小丑，还有一些骆驼上载着色彩斑斓的帐蓬，在荒凉的大漠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从一个集市游荡到另一个集市，从河西走廊到西亚，遍布他们的足迹。

月圆到这个百戏班已经九个年头了，她记得那个可怕的夜晚，她看见匡山书院的火光就往回跑，她不认识山路，跑到半路

就被两个蒙面人抓住，用布条塞住她的嘴，一直把她带到山外。蒙面人问她是陈子昂的什么人，她说她不知道，蒙面人打她，问她姓什么，她说姓李，是农户的女儿。蒙面人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回去也是凶多吉少，不如把这小孩卖了，逃吧。于是把她卖给了一个人贩子，人贩子把她扔给驮盐的骡帮，带到瓜州。因为人小，卖了几个月也卖不出去，盐贩子说再卖不出去就要把她杀了，她又饿又怕伤心极了，掏出怀中的觱篥断断续续的吹了起来。刚好遇到一个百戏班的走过，掏出两个银币勉强把她买了下来。班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月圆，班主说月圆这个名字不响亮，名字不响赚不了钱的，得改。班主想了想说叫金陵子吧，月圆不敢吱声，从此月圆就跟了百戏班。因为班主的严厉和她的聪慧，她很快就成了一个出色的艺人。她吹得一手好觱篥，跳得出色的天竺舞、胡舞、唐舞，能在木球和绳上表演各种惊险动作，百戏班也因此声名大振，她成了班主的一棵摇钱树。她时常想起蜀中的小镇青莲，想起早晨涪江边的太阳和山上的桃花，还有匡山最后的那个夜晚，想起她的父母和长庚哥……她梦想着有一天从百戏班逃出去，跟着骆驼队到沙州到长安，因为她的长庚哥哥小时候就告诉她，他读了书要到长安去，去作大将军，作朝廷中的大臣。但是，西域太大了，到长安的路太远了，金陵子是班主的奴隶，怎么能脱离百戏班而到长安呢？

这一年百戏班走了很远，他们从于阗一路往北演到龟兹，焉耆、轮台、交河。演到焉耆的时候，遇见几个回纥的人一路跟着百戏班到轮台，又从轮台跟到交河，百戏班每演一场，他们都挤在台前面观看。有一天，那年轻的回纥人提来一袋钱币，与班主说要买下金陵子，金陵子一问回纥人要把她带到几千里之外的乌德犍山，被吓住了。班主看了看钱袋里的金币，又看了看回纥人渴求的眼睛，嘴角泛起一丝不知是轻蔑或是诡诈的笑意，把钱袋又扔给了回纥人。金陵子一阵难过流下泪来，回纥人来到她面前

说，一定是我的冒昧让姑娘生气了吧，金陵子哭得更厉害了。回纥人说，你如果能和我好，你想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不会让你到乌德犍山去的。说完又连连赔不是，弄得金陵子倒有些不好意思。班主说明天启程到西州，西州的富商钵罗新建的酒市开业，要当着所有的有面子的人展示自己的富豪。

西州酒市前的露天广场上，高高地搭起了戏台。戏台两边是嘉宾的看台，看台左首坐着钵罗和他的家人；然后是大宛的马商、于阗的宝石商、突厥酋长乌利、大罗马的巫师，波斯的赶象人等；看台的右首坐着北庭大都护魏将军、波斯国王子、天竺高僧和沙州节度使等。

看台各族人等，挤得人山人海。开业庆典开始，8个伶人各穿着五色狮子衣，脚踩着高跷，戴着木制的狮子头，屁股后面悬着丝做的长尾巴，狮子瞪着金色的眼睛，张开嘴呲露出银色的牙齿，在龟兹国的音乐中，掀动五彩的狮衣，摇摆着两只耳朵吼叫着，合着节奏，跳跃打滚。接着又跳出来一队小丑，穿着绿色的衣服，每人手上执一根马鞭，脚上穿着钉了马蹄铁的长马靴，合着鼓点，踏着奔马的节奏，以人模仿马的各种动作，一时间只听见骏马在奔跑。

节目表演了两个时辰，观众们都看得兴高采烈。钵罗走上台叫道："诸位朋友，我这里有几件宝物，展示给各位，如果那位朋友认识，我便以重金相赠，如果说错了，请他出钱赏赐今天为我们表演节目的伶人!"话刚说定，两厢一片叫好之声，钵罗走上台去，一挥手，四个衣着华丽的大宛仆人抬着一个嵌宝钿磨漆立柜，抬到当中时，齐唰唰在钵罗面前跪下，钵罗模仿变幻术的人，向观众神秘地笑了笑，然后从腰间取出金钥匙打开立框，立框里不知何物只见被一块淡黄色的轻纱遮住，钵罗揭开轻纱只见约模尺多高一块奇石泛着精光，上面雕着鸟兽鱼虫花纹，钵罗轻轻地把那宝物抱出来放在柜上，众人方看清那奇石晶莹透明，透

过光线，可见石内有一只鸟头人身的怪物，钵罗又轻轻地将那奇石横放，那石内的怪鸟又变成人头鸟身。四周还有一株桃树，上面结着熟透的桃子。钵罗大声叫道："有谁认得这件宝物？有谁认得这件宝物！"观看的人无不赞叹，竟无一人识得，半响，只听坐在右边的魏将军道："阁下这是一块水胆玛瑙。"钵罗说："魏将军说对了一半，这确实是一块水胆玛瑙，是玛瑙中的极品，只是魏将军要说出这上面镌刻的是什么故事。"魏将军是个武人，却讲不出上面表述的是什么故事。一时语塞钵罗哈哈大笑道："讲不出来了吧，让我告诉你。这上面刻的是西王母的故事！"

钵罗一番话说完，在场的人无不敬服，魏将军只说对了一半，命侍从的军士端上金银来，一一分发给舞狮的伶人。魏将军把赏金分发完毕，钵罗正要招呼将第二件宝贝呈上来，突然有人叫道："慢，这算什么宝贝？"钵罗想是哪一个胆大包天，竟敢扫我的兴？往台下望去，见默啜的孙子突厥酋长乌利跳上台来，冲着他叫道："钵罗，你那宝贝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能认识这件宝贝，我便也和你一样将此宝送给他！不然就请你给伶人重赏！"说着"唰"的拔出腰间的剑来，那剑与别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众人看得明明白白，那剑身周围像有一道白虹围绕，十分奇特。拔下几根头发，对着剑轻轻一吹，那头发自然分成两截飘飘然飞。乌利一时台下的人莫不大惊失色，乌利冲着钵罗喊道："你敢现宝，你可认得我这件宝贝？"钵罗哪里认得那剑，只得不吱声。这把剑，别说钵罗认不得，就是乌利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是祖传的宝贝，天下无敌之剑。乌利在兴头上，大声喊道："谁能识得这把宝剑？"台下鸦雀无声，乌利高兴得心花怒放，高叫到："待下面伶人演完，仍没有人认得这把宝剑，就由钵罗老儿赏赐百戏班。"钵罗只好点头同意。

这时台上滚出一个彩色木球来，滴溜溜的转着，煞是好看，金陵子站在木球上舒双臂，漫舞轻纱合着乐曲跳起了软舞，轻盈

得如惊起的翩翩鸿鹄，偶尔回眸美艳绝伦，一时间观看的人都神驰魄荡。一曲舞完，观众一片赞叹嘘唏，简直忘了那把吹毛断发的宝剑。乌利走上台去叫道："有没有人认得这把宝剑？如果再没有人认得，我就要请钵罗老儿付钱啦！"乌利的话刚完，台下有人高叫道："等等！"正是前些日子向班主提出要买走金陵子的回纥人在叫喊。回纥人跳上台来说："酋长大人，我要是认识这把剑，只请求酋长一件事，却不要酋长的剑。"乌利说："量你也不认得，有什么事，尽管讲！"那回纥人说："请酋长大人把刚才那位女伶赐给我。"钵罗听了心中十分舒坦，大声说："乌利小子，你自夸是什么宝物，送给人都不要，人家要的是女伶！"立即叫来百戏班的班主让乌利拿出一百两金子来替女伶赎身，乌利无奈，只好答应买下女伶。转过身来对回纥人没好气地说："你既认得，请讲！"那回纥人不慌不忙说道："这是八百年前，李将军的宝剑！那剑柄上刻有"工布"二字。"钵罗让乌利松开手，果然那剑柄上有篆书镌刻的"工布"二字。连乌利自己都认不得，为何回纥人偏偏认得？原来这年轻人正是回纥怀仁可汗骨力裴罗的儿子摩延啜。摩延啜自幼随父东征西杀，收复九姓回纥，在乌德犍山建立了可汗牙帐，玄宗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摩延啜除骑射外，酷爱西域的音乐舞蹈，几个月前瞒着怀仁可汗，带了几个亲兵，扮成普通商人，到轮台遇见了金陵子的百戏班。摩延啜曾留在长安学习两三年，关于工布剑的事，就是那时知道的。乌利只好让侍从取出一百两黄金，正要交给百戏班班主的时候，忽听身后女伶叫道："等等！"女伶跳下彩球说："刚才大人不是说如谁要是识得这剑，就把剑送给他吗？刚才这位客官只说对了一半，我要请乌利大人和这位回纥客官，说清这剑的来龙去脉，谁说得清楚，我便跟谁走。要是说不清楚呢，你们就听我说。要是我说对了，乌利大人，你说过的剑归我，回纥客官，我就自由了，对吧！"钵罗和波斯王子巴不得乌利财剑两空，随从

人等一齐起哄，乌利不得不认账，谁让他在大富翁面前夸宝呢！那回纥人想，量你一个西域女流之辈，怎说得清这汉家宝剑的来历，向台下一挥手，随两个随从跑上台来，只等她说不对，带了她就走。

但见金陵子笑笑，朗声说道："各位客官，听仔细了，听我说出这剑的来历，在春秋时候，楚王听说茨山埋有一块神铁，可以用来做成天下最锋利的剑，他命臣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茨山开采出了这块神铁。他有了神铁，还需要一个技艺超群的工匠，他向博学的风胡子询问，哪里有这样的工匠？风胡子告诉他，在吴地有一个叫干将的人，是天下技艺最高精的工匠。楚王让风胡子带了重金和神铁，去到吴地，请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做成了三支剑。这三支剑的名字，一支叫龙泉，一支叫太阿，一支叫工布，果然是盖世无双的宝剑。楚王是不愿意天下第二个人拥有这种宝剑的，干将看透了楚王的心思，自己带了龙泉和太阿两支剑去见楚王，把第三支工剑布交自己的妻儿，并嘱咐他们在自己走后带着剑迅速逃离。干将把龙泉和太阿献给楚王，楚王为了不让天下有比这更厉害的宝剑，果然立即借故杀害了这位举世无双的工匠。后来，这支工布剑流落在民间，多少年之后，这只剑出现在陇西成纪李氏家族，是汉飞将军李广的传家之宝，一直传到汉骑都尉李陵这一代。后来李陵投降了匈奴，工步剑传给了北周宁西将军李贤，后来这支剑又传到隋朝右骁卫大将军李浑手中，荒淫的隋炀帝加害李氏一门，李家的一部份人逃到西域，二十年前，这支剑落在突厥酋长默啜的手中！"这些都是金陵子在蜀中时，李客夫妇给她讲的，如何不一清二楚！

金陵子讲完这番话，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一个江湖女伶为什么把这支剑的来历说得如此清楚？连乌利自己也弄不清这只剑的来历，但在西州尽人皆知他是默啜的孙子，这女伶说的绝不是假

话。即然这支剑来头不小，乌利岂能让它落入他人手中，反问道：“小妞，你编的故事很动听，换了我，我比你编得更神气，我要问你，这支剑与其它的剑相比有什么特征？你说对了，我便当场奉送，说不对我来付百戏班的赏钱，你快跟着回纥的穷小子滚吧！”

金陵子见乌利同意她离开百戏班，心中松了一口气，又朗声说道：“众位客官，剑与剑的区别除了纹饰、形状，主要是看剑气，这把剑的剑脊上用篆文镌刻着“工布”二字，除此之外这工布剑与其它宝剑的区别，倒不是小女子能说了算的，这段话明明白白写在《越绝书》中，书中风胡子说，那龙泉剑，看它的剑气，使你感觉如登上高峰看深涧隐隐约约，太阿的剑气，逶逶迤迤像流水的波浪。而工布剑的剑气，像有很多连续不断的花纹，像滚动的珍珠一样流丽，不信你们看！”众人看那工布剑的剑脊上果然滚滚若流珠，丽彩纷呈，十分神奇。乌利眼见自己糊涂逞强将一件无价之宝，白白丢掉，心中好不心痛，心生恶计，绝不将此剑交与那伶牙俐齿的女伶！

金陵子见众人看毕，说道：“现在，请客官履行你的承诺吧！”就伸手去拿那剑，突然乌利一咬牙，不但不给剑竟举剑向金陵子刺来！金陵子侧身闪过，却见乌利已经倒在地上。原来在众人看剑时，只有摩延啜在看着乌利脸上的细微表情，当金陵子说话时，摩延啜闪身站在乌利身后，乌利举剑刺人，摩延啜一把扼住了他的手腕一把将剑缴了下来，一脚将乌利踢倒在地。摩延啜双手将剑交给金陵子说：“姑娘，我们快走吧！”然后返身向台上下的观众人等高叫道：“众位客官，多谢了，后会有期！”事不宜迟一把拖了金陵子，骑上马同几个回纥汉子，风驰电掣般去了。

2. 安禄山的骗局破天荒头一回栽了

金陵子万没想到这样意外地得以离开百戏班，就这样她抱着剑，摩延啜抱着她，马不停蹄飞驰出百多里地，金陵子叫道："快放开我，你们要把我弄到哪里去？"摩延啜将马放慢脚步，轻声说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想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金陵子含泪叫道："这怎么可以？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摩延啜说："我们是回纥做马生意的商人，我们对姑娘没有恶意。"当下叫侍从牵过一匹马来，让金陵子骑上，一行人真的就随着她走。摩延啜的侍从一路上把金陵子侍候得周到仔细，金陵子一路上也不说话，心里好生奇怪，到了伊州，穿过沙漠来到了瓜州城外，长城之下。

金陵子看着摩延啜说："回纥大哥，多谢你们把我从西州带出来，还帮我得到了这支宝剑，可是我早就打算好了，我一旦离开百戏班，就去长安找我的长庚哥哥。你们已经跟我走了很远的路程，怎么可以跟我再走下去呢？"摩延啜哪里知道她心里只有长庚哥哥，听了这话脸色大变说道："我是绝对不让你走的！"金陵子见摩延啜发怒，心里又急又怕，竟"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摩延啜最怕的是女子哭泣，问道："姑娘，你心中究竟有什么难事，说出来也说不定还能帮你。"金陵子把自己如何被卖到西域，如何要到长安去寻亲诉说了一遍。说完，金陵子拔出剑来说："你实在要强迫我跟你们走，我就立即死在这里！"摩延啜一把抓住金陵子的手说："姑娘千万使不得！还是我送姑娘到长安去好了。"哪知几个侍从听了一下子全都跪在地上哀求道："临走时老主人一再吩咐我们几个，上个月必须回家，我们已经耽误了许多时日，要是再不回去，小的们性命难保，小主人你饶了我们吧！"摩延啜十分为难。金陵子说："回纥大哥对小女子的恩情如同对亲妹妹一般，小女子永生难忘，怎能让大哥的从人因我而遭难，

不如就此分手，待三年之后的千秋节时，小女子在长安等待回纥大哥！”摩延啜见金陵子虽不愿跟他走，但话语中已对他有好感，又道：“长安那样大，我怎么找到你呢？你一定要言而有信才好。”金陵子见摩延啜肯放她走，说：“我一定守信。回纥大哥依你说我在什么地方等你。”摩延啜说：“就在东市的大灯台下，如何？”金陵子没有去过长安也不知东市的灯台在什么地方，只用心记下点了点头。摩延啜叫侍从乌兰取出一套破旧男装来，把自己的马交给金陵子，金陵子会意，一时穿戴好了，由于一路风尘，脸已被烈日晒黑，倒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金陵子上马走了几步，回过头来有些依依不舍地忍着泪叫了声：“回纥大哥，日后长安东市见！”便扬鞭而去。摩延啜一直目送她到了长城下，过了雄关，才向北怅然而归。

进了瓜州，已有些关内的景象，不过这里汉人多于胡人，集市也十分热闹。金陵子走到街的尽头，见大胡杨树旁，百多人围着在看什么，圈子里传出锣声来，还有人边敲边唱。金陵子好奇，钻进去看个究竟。见胡杨树下拴着一匹马浑身乌黑，只有四个蹄子上边的毛是白的，两耳批竹，双目炯炯，的确是一匹好马。树稍上挂着一根长长的辫子，直端端地垂下来，树下圈子中站着一个约模二十多岁的黑胖汉子，腆着大肚皮，手里提着一面铜锣，嘴角边掉着白沫直着嗓子叫唤：“来呀，来呀，谁砍断我安禄山这根小辫，我把宝马输给他！”

圈内的人眼睛滴溜溜的看着宝马，又看看辫子。胡杨树对面挤进来一个汉子，手里捏一把明晃晃的番刀，雄纠纠望空中用力一挥，向悬着的发辫砍去，只听刀过处响起风声，辫子在空中摆了几摆，只砍下稀疏几根毛发。那汉子羞得满脸通红，埋着头就要钻出人群，安禄山灵巧地跳过去将铜锣底面伸到那汉子面前叫道：“钱！钱！光玩不行，玩输了得给钱！”

“什么？”那汉子回头问。

“没有钱你玩什么?”安禄山笑嘻嘻地对他说。

“这破玩意还要钱!”那汉子说。

“俺杂胡这个场子，是给有钱的体面人玩的，可不是给穷小子玩的，没有钱把你的马当给我!”安禄山的唾沫星子直溅到汉子脸上。

那汉子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铜钱，往安禄山铜锣里一扔，扭头挤出人群，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

金陵子使劲往前挤，旁边一个老汉拉了她一把低声说：“小孩看看罢咧，这人叫安禄山，从小死了爹，娘又不学好，他就靠这个混饭吃，是这一带的大骗子，小孩可别去招惹他。”

这时她身后挤过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向她说：“小兄弟，我是华州来的叫郭子仪，把你腰间的剑借我一用。”本来这稀有的宝剑是不应该借给别人用的，金陵子看郭子仪英武忠厚的脸和说话中流露出的诚恳，将剑抽出来交给了郭子仪。叫郭子仪的年轻人接过剑说了声“道谢”，大步流星走到场子当中，二话没说，大吼一声凌空跃起，斜劈下来，眼看那发辫当空断成两截，一截像死蛇一样堕落在泥土中。

围观的人群立即欢呼起来拍着手叫道：“安禄山，输了！安禄山，输了！……”

郭子仪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地抚摸过剑脊，眼里流露出赞叹和感谢的光，双手将剑还给“小兄弟”。谁知安禄山趁着郭子仪看剑还剑的当儿，解下胡杨树下的宝马骑上，冲出人丛一溜烟地跑了!

“不好啦！安禄山跑了!”有人在呼喊。

金陵子听了，立即挤出人丛，骑上马飞驰过去。安禄山的马确实是一匹快疾如风的好马，金陵子的马本是摩延啜的坐骑，倒也不比安禄山的差。眼看快追上了，金陵子掏出玩戏法的丝绦，挽了一个圈，“呼呼”地扔过去，像套马似的一下子套住了安禄

山，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金陵子下马来牵安禄山那匹黑马，安禄山在地上打了个滚，拔出番刀斩断身上的绦绳，挥刀朝金陵子扑了过来。安禄山见是个小小子，哈哈笑道："小子，你要治我，还嫩着哩！"两人交手了几个回合，安禄山劲大凶猛，金陵子虽灵巧多变，却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安禄山一边杀一边看金陵子，却觉得对手五官端正，长得十分的俊俏，特别是喊一声"杀"那小嘴张开一口整齐的牙齿如珍珠般洁白光亮，只觉得眼熟，却记不起在哪里见过，原来安禄山到处行骗，曾去过西域看见过几次金陵子的演出，此时相对厮杀的紧急关头，记不起来罢了。安禄山本是个色胆包天的人，虚晃一招绕到金陵子身后一把抱住，一边嘻皮笑脸地说："小子你好眼熟，你要是个妞，今晚跟爷爷睡觉去！"金陵子急得满面通红。突然安禄山的手松开了，原来郭子仪提刀赶到，狠狠一脚踢在安禄山屁股上。安禄山只得丢了金陵子，来战郭子仪；安禄山哪里是郭子仪的对手；没几个回合便被郭子仪的刀搁在脖子根，乖乖地被捆了个结实。郭子仪将安禄山送到守关的张将军那里，安禄山嘴里骂骂咧咧，张将军责令军士将他乱棒打死！

郭子仪回来一看，金陵子正牵着两匹马在胡杨树下。

郭子仪说："小兄弟，你怎么还不走？"

"这马是你赢的，等你牵了去。"金陵子说。

"这马是你追回来的，赢马也用的是你的剑，这马还是归你吧！"郭子仪说。

金陵子见他是个君子，便说："我已经有一匹马了，我这就要到长安去，我又不是马贩子，要那么多马干什么？还是归你吧！"

郭子仪喜出望外道："小兄弟，我俩好有缘份，我此次到瓜州，是投军来的。我有个亲戚是瓜州的守将。我来他这里，是想为国效劳，哪知我到了这里，他已被朝廷召回去好多天了。好在

明年春要开武举，我定要去应考，我也要到岐州去会一会武林方面的朋友，可以与你同好长一段路，我们一起同行吧！”于是次日一早，两个人便启程前往长安而来。

跟郭子仪同行，金陵子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因为郭子仪一点也没觉得她不是男的。金陵子的袍子沾满油腥，散发出一股牛羊的腥膻味，脸满是污垢，只留下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在转，不时用袖头横揩一下鼻涕，袖头已经被脏渍弄得油光光的。郭子仪出身书香门第，所见的妇女一个个冰清玉洁，哪知道这原本是女子！郭子仪一空下来就打开行囊取出书来读。看他读书的样子，沉静而文雅，使金陵子想起了他的长庚哥。

“小兄弟，你哪来的这样的好剑？”郭子仪问。

“祖传的，你怎么就知道我这剑好？”金陵子有心考考他的见识。

郭子仪沉吟了一下，故意兜圈子说：“我要不知道你的剑是举世无双的好剑，我怎么能向你借来砍断安禄山的玩意儿呢？不但我知道你的剑是好剑，而且我知道你的姓氏。”

“真的？那你说我姓什么？这剑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信？我要是说对了——”

“你要是说对了，我在板凳上给你翻二十四个筋斗。”金陵子说。

“行。”郭子仪满有自信地答应下来；“那你就等着翻筋斗吧！”

“不一定。”金陵子笑嘻嘻地说：“不过，要是你没说对，你也得给我翻二十四个筋斗！请讲吧！”

“这把剑叫工布剑，是春秋时楚王命干将莫邪用神铁做成的三支剑之一，是大汉飞将军李广心爱之物，在隋炀帝的时候，这支剑属于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后来隋炀帝杀了李浑，他的后人逃到西域。如果我没说错，你应该姓李——”郭子仪娓娓道来。

金陵子惊异了:“你怎么知道的?”

“大凡名将，总希望有一件好兵器，名将名剑总是连在一起的。你郭大哥这次投军不遇，但总有一天建功立业的日子会来临，那时我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保社稷，安天下。当然我对李将军的剑很了解罗!”郭子仪平时沉着严谨，绝不口出狂言，但此时，对这个善良活泼的“小兄弟”，不知不觉一时动了情感，泄露了心中的秘密。

“啊，说得不错，不过未来的大将军，你等着翻筋斗吧!”金陵子顽皮地咧嘴一笑。

“为什么?”

“我不姓李——我姓陈。”金陵子开心地说，她想起了小时候与她的长庚哥打赌的时后，她总是用诡计让那位“大将军”吃亏上当。

“那……”郭子仪是极守信用的人，一言既出当驷马难追，但那板凳上的二十四个筋斗，他确实没有本领完成。

金陵子见他面有难色，故意揶揄地说:“二十四个筋斗都翻不来，还想当什么大将军?”

郭子仪的脸红到脖子根。

“这样吧!我们赌的是两件事，剑的来历和我的姓氏，你说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就是说我输了一半。你给我翻十二个筋斗，我给你翻十二个筋斗，这样公平吧?”金陵子大大咧咧地说。

“我这样五大三粗的，板凳那样短，我怎能翻筋斗，我在地上翻给你看行不行?”

“不行，不然，我们从这里到岐州，马都归你给我喂。抵那十二个筋斗，这很便宜你的。行不行?不行拉倒。”金陵子说。

“行，小鬼头。”只要不在板凳上翻筋斗，郭子仪二话没说应承了下来。

到了客栈，郭子仪二话没说就忙着喂马洗马，一切弄得妥妥

贴贴。

晚上吃了两个烧饼，喝了水，郭子仪把灯拨亮，依旧看他的兵书。金陵子悄悄绕到郭子仪身后，顽皮地用手蒙住了郭子仪的眼睛。

“小鬼头，还不松开！”郭子仪掰开她的手。

“你不看我翻筋斗啦？”金陵子说。

“你真能？”

“我怎能会骗你！来！”金陵子在屋当中把板凳放好，试了试稳不稳，脱掉长袍，一纵身跳上去，喊了声：“郭大哥，看着！”便燕子似的翻了起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郭子仪数着，金陵子翻得越来越快，像一个车轮在板凳上旋转。翻过十二个，郭子仪拦腰一下子把她抱住，金陵子吓得尖叫起来。

“怎么啦！”郭子仪倒被她的尖叫声吓了一大跳。

“你抱我干啥！”

“我怕你翻昏了头，栽下来摔着，小鬼头！”金陵子一下子放下心来。

“翻得怎么样，没骗你吧？”

“不错！”郭子仪说，仍旧看书去了。

在金陵子看来，这个郭大哥却比“回纥大哥”好，虽然“回纥大哥”有奴仆、有钱，从西州到瓜州城下一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又通情达理，凡事都由着她。但回大哥的话少。这个郭大哥却是一路上少不了话说，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他都知道，一跟他摆谈起来，有时候就像长庚哥哥一样。还有叫人放心的是一有空就打开行囊看书，一点也不看她的脸，从不怀疑她是女子。到了荒郊野外露宿的时候，她倒愿意跟郭大哥靠得紧紧地睡，免得黑夜醒来害怕。但是半夜里醒来，令她愁肠百结的仍是那个儿时朝夕相处耳厮鬓磨的长庚哥！

金陵子一路顽皮，半个月之后到了岐州。郭子仪的武友离岐州往北五十多里地，两人说好，在岐州逛游一天，明早便分手各奔前程。郭子仪看了看金陵子，只有两只眼珠子在白眼仁里打转，活生生一个小无赖，突然想起了什么告诉金陵子，长安是天子所在，明天务必把一身打整干净，不然被巡城的士兵碰见要挨揍的。金陵子点头称是。两人去到街市，郭子仪想小兄弟想必是在胡地处久了，从没有梳洗的习惯，便在一家铜镜店里选了一面葡萄海马镜送给“小兄弟”，金陵子尽挑些女人服饰，郭子仪问她买女人衣服干啥，金陵子回答说送给嫂子。

郭子仪不放心，问金陵子：“你的长庚哥哥住长安哪里?”

“不知道。”

“他长得什么样?”

“他一定有英俊又高大，我们小时后分开的，分别十年了。”金陵子说。

郭子仪笑了：“早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我就说我是你的长庚哥，那么我就说我是长庚，那你就叫我大哥好了。”郭子仪突然想起了什么：“长庚哥姓什么?”

金陵子正在用镜子照自己的脸，漫不经心答到：“姓李!”

“啊好小子，你输了还骗我！你哥姓李，你怎么会姓陈。我给你喂了半个月的马!”郭子仪一把抓起金陵子的领口，把她提到半空。

“郭大哥饶我，我叫郭大哥还不行吗!”金陵子说。

郭子仪把她放下来，把镜子拿在金陵子脸跟前说：“你照照看，你从不洗脸，跟灶王爷一个模样，就是你找到你的长庚哥，和他面对面，人家也认不出你是谁。”

“真的?”金陵子故意问：“我们以后面对面，你总能一眼把我认出来就行。”

“我要是往后碰见黑不遛秋顶难看的人，那一定是你。”

“我以为我很好看，黑点算什么。”金陵子看着镜子里的人影说。

第二天早晨，金陵子对郭子仪说：“郭大哥，你先在大路边等我，我听你的话洗洗脸，看你认识不认识!”郭子仪不知这小鬼头玩的什么花样，说了声“行!”就提前到了大路边。

郭子仪在大路边等了好久好久，小鬼头还没来，郭子仪把马栓在树上，坐在树荫下等着。过了好久，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候，大路上人来人往，都没见小鬼头的影子，郭子仪想一定是上当了，说不定小鬼头已经从另一条路走了，让他在这里呆等着。

正想间，大路上来了一个骑马的女子，头上戴着帷帽，到了郭子仪跟前，那女子轻轻将帷帽的边沿一掀，露出一张天姿国色美妙绝伦的脸来，向郭子仪嫣然一笑。

郭子仪一时目瞪口呆。那女子从马上横探着身子冷不防将葡萄海马铜镜伸到郭子仪脸前，镜子里映出郭子仪目瞪口呆的样子。

“镜子里张嘴瞪眼的人是郭子仪吗?”那女子柔声叫道。

郭子仪恍然大悟叫道：“小兄弟!”

“郭大哥，后会有期!”

3. 玉真公主已经把状元定给另外一个人了

珞薇从蜀中回来之后，听说张垍在卫尉寺升了主簿，卫尉寺是掌管邦国文物的清要官职，有很多机会与皇亲国戚接触，张垍成天忙着周旋，一连几个月都不见人影。

不久光禄寺赵少卿就托人来杨家提亲，赵少卿名满成，举止谨慎、待人厚道，脊背微驼，脸上总是带着恭顺的笑容。杨垓一眼就看中了，珞薇心里很不是味道。不知为什么，心中常常浮现出李白的影子来，无疑李白是出类拔萃的，以他的诗歌和人品足

以倾倒所有的柔情女子。她开始后悔自己不该冒昧地逼着李白穿斗鸡服，以至于激怒了他，诚然，她单方面认为斗鸡走马是直接通向宫庭的捷径，哪知李白内心有一条与斗鸡徒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上个月听说曲江的一店铺里有卖题了诗的扇，有时也有李白的诗。便命星儿到曲江去买，前些日子星儿买回来的有《荆门浮舟望蜀江》、《别匡山》、《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知道李白已经出蜀，不知为什么这几日竟特别想知道李白出蜀后的踪迹，便叫星儿备了车，自己亲自到曲江去走一遭，顺便也散散心。小玉环随姑妈从蜀中来，从未到过曲江，便嚷着要同去，珞薇带了玉环一齐上车往曲江驶来。

珞薇到芙蓉苑的古玩店，果然有卖题了李白诗的团扇。团扇上面画着一个美人，望着江上帆影愁容满面，上面绢秀的字迹题一首李白的《江夏行》，珞薇买了一把。曲江池碧波万顷荷花盛开，岸边的菖蒲开着淡紫色的花朵，沿岸如烟绿柳陪衬着凉亭水榭，风光宜人。珞薇上了一只小船，让艄翁划着缓缓穿过莲亩。珞薇仔细读那团扇上的小字，确是李白自创乐府新辞：

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欲肠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不如轻薄儿，旦暮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

珞薇想，假若自己与赵少卿结婚，与诗中的商贾之妇有什么区别？赵少卿的职务是负责皇帝的膳食，具体到采办油盐酱醋茶，虽收入丰厚但大半不在京师。以后“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真正“不如轻薄儿，旦暮长追

随”了。李白这首诗将一个商妇的形象写得逼真，哀婉动人，人物栩栩如生，珞薇看着看着不觉眼圈红了。

小玉环坐在珞薇身旁，用一枝莲花扑打着水面，溅起阵阵水花，觉得十分好玩，一回头见姑姑只看着团扇发呆，悄悄爬到珞薇身边，认起团扇上的字来。小玉环好多字不认识，但李白两个字却认得。指着团扇说：“姑姑，我知道你又想那个乡巴佬了！”

“淘气！”珞薇说。

“你不是说那个乡巴佬坏得很么，为什么姑姑要想他？”

“他不听话，他不愿跟姑姑到皇上那里去。”

“皇上那里好玩吗？”

“好玩！”

“姑姑，我听话，你告诉我皇帝是谁，我跟你去！”

“傻丫头，皇帝就是喜欢漂亮女人的老头子！”

玉环倒在珞薇的怀里撒起娇来！“我不要见老头子，姑姑真坏，我不同你玩了！”

小船穿过莲亩间的水道，船舷拂动翠绿的大张大张的莲叶，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要是李白坐在身旁，今天是多么惬意！但父亲的意志难以违悖，父亲是她唯一的亲人……正想着，忽听远处传来一阵琴声，一个清亮幽婉的男声唱道：“……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多问，白云无尽时。……”珞薇仔细咀嚼，这首诗的品位与李白竟不相上下！如果说李白的诗像太阳一样光耀炽烈，那么这人的诗就像月亮一样清辉皎洁，李白的诗像扬子江和黄河般奔腾澎湃，那么这人的诗应像曲江一样宁静幽美。这诗里带着一股静静的哀愁，如清冽的山泉，如优柔的闲云……珞薇下了船随着琴声的指引穿过池边的回廊，见水榭尽头有一个人在那里抚琴吟唱。珞薇认得这人是太原士子王维，在玉真公主宴会上见过几次，听说他有非凡的才华，能诗善画，颇得诸王公主的好评。

“自当步青云，何言不得意?”珞薇高声吟道。

王维抬起头来，认出了杨珞薇：“原来是杨小姐！有扰杨小姐清听，抱歉抱歉！望杨小姐不吝赐教!”珞薇见他这样谦虚，心中高兴起来说：“哪里哪里，我哪里敢指教公子这样的方家，刚才在池上游玩，王公子听琴音高雅不同凡响，但听公子歌唱，胸中似有不平之事?”

王维见珞薇深知诗中寄托的情绪，不由心中有所触动，回答说：“不瞒杨小姐说，我目前正有一件令人烦恼的事，今秋我准备参加进士科第考试，哪知玉真公主已经把状元定给另外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失望呢?”

珞薇见他失望的样子，一个主意涌上心头，她说：“王公子，我看这事也不是无可挽回，我替你想想办法，在公主那里周旋一番，但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办，你看如何?”

王维喜出望外说：“谢过杨小姐!”王维陪珞薇玩到下午，亲自把珞薇送到家门口。

金陵子到了长安，转游了好多天，但长安城大得不可想像；街上过往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哪里去找她的长庚哥？只好在春阳门外一家小客栈住下，天天进城来寻人。盘缠也花得差不多了，只好到光宅坊的云韶院的百戏班，拜长安有名的公孙瑞莲为师学习剑器乐舞。公孙瑞莲见金陵子功夫很好又聪明可爱，自是悉心教授。金陵子从此除了跟百戏班演出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去寻人。一天下午，金陵子走过平康里，耳边仿佛听见有人叫“长庚”。金陵子随着叫声急急忙忙追去，猛然见一人穿一身戎装正从一家兵器店走出来，金陵子来不及躲闪与他撞个正着。这人黑脸鼠目肥胖过人，不是别人正是安禄山。一瞬间安禄山也认出了金陵子，金陵子急忙转身就逃，安禄山穷追不舍，金陵子慌不择路，竟南辕北辙地逃到长安东南的升平坊来了，耳听净街鼓已经响过两遍，金陵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匆匆绕过一个拐角时，

安禄山突如其来的拦住了她的去路!

“让开！你要干什么?”金陵子惊叫道。

哪知安禄山一点也不恼怒，倒像见了好朋友似的笑道：“你不认识俺啦?俺是安禄山，我们在瓜州不是还干过仗吗?你别怕，俺不是鬼，并没有被张将军乱捧打死，俺想了个小主意，张将军就喜欢上了俺，张将军收俺为义子呢。”金陵子连连后退。

安禄山进一步挨过来，金陵子叫道：“我不认识你，走开!”

安禄山见金陵子装做不认识他，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可怜巴巴地说：“俺可认识你，你是在西域百戏班走大绳的，俺说过，你要是个妞……姑娘，俺不是流浪汉无赖骗子了，俺走好运了，俺是偏将啦！俺日后还会升官的!”安禄山喋喋不休地说，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金陵子急得什么似的，心里怕极了，一边后退，一边厉声叫道：“别过来!”

安禄山一把抓过金陵子，把她按到墙上，威胁叫道：“乖乖跟我走，俺杂胡也是一条汉子！俺那匹千里马哪去啦，是不是送给姓郭的那小子啦!”

金陵子喊道：“放开我，再不放我叫人啦!”

安禄山哪里肯放，一只大手笊篱似的抓住金陵子，一只手扯下自己的腰带将她捆了，金陵子又急又怕大声喊：“救命!”

王维送过珞薇，回家途中猛听见有人喊“救命”，驰马过去见一个黑胖大汉捆绑一个女子，便拔剑立马横在街口，挡住去路大喝道：“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抢人!”安禄山左右周旋都被王维挡住，竟然耍横叫道：“俺抱自己老婆，干你鸟事！再不让开，俺要动粗了!”说着索性将金陵子掀翻在地用绳子拖着走。王维说：“是你老婆为何喊救命，你讲不讲理!”安禄山色胆包天根本不理王维这一套，叫道：“哪个忘八蛋与你讲理!”说着丢下金陵子凶悍地扑过来要夺王维的马，王维大吃一惊，急中生智向安禄山身后一指叫道：“巡街的快过来，捉了这个泼贼!”安禄山向后看

时，王维已经掉过马头，驰过街口，大叫："快来人哪！有人抢劫啦！"金陵子也不顾一切大喊"救命！"

此时刻，第三通净街鼓响了，两人的喊声传得很远。果然街口上出现了巡街的士兵。安禄山也略略知道京城的规矩，吓得丢了金陵子就逃。

王维是京城有名的才子，哪个不认识？巡街的卫士解开金陵子问她情况，金陵子答道："我本是光宅坊云韶院的歌舞伎金陵子，在回家路上遇到强人，要抢小女子，幸得这位公子相救。"

此时街上已空无一人，离云韶院还有十来里路，哪里还回得去？卫士见金陵子生得花容月貌，心中便有七八分猜疑，便瞅着王维笑道："姑娘，你今晚就别回去了，这位公子是我的朋友长庚儿，他家就是开教坊的，他本人歌舞诗书画无所不通，保管把你从云韶院的学徒教成内教坊的供奉！你可放心随他去，也免我把你带到巡衙去讯问。"

王维听卫士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调侃他，急得脸红脖赤大叫道："我哪是开教坊的？兄台可别乱说！我并不认识她！"卫士们并不理会径自巡街去了。

金陵子听这位公子名叫"长庚儿"，不觉大吃一惊，又见面容长得眉清目秀，其年龄也和她寻的长庚哥不相上下，便从地上爬起来，走向王维道："既是这位长官说了让我跟你走，就请公子带我去吧。"王维大为尴尬，前后左右一看，家家关门闭户，净街鼓已响完最后一声，若再在街上滞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无奈何只好说："我家就在附近，姑娘权且委曲你与我家仆妇住一晚吧。"带了金陵子拐进升平坊一个小巷，来到自家门口。

4．《扶桑曲》引出了阴差阳错的两个"长庚"

王维字摩佶，父亲是汾州司马，本来是书香门第出身，王维

在京城闹市中有一座清雅讲究的宅院。一进大门有奴仆迎上来，王维对一个中年仆妇说："你带这位姑娘去梳洗，今晚你就与她住一处。"仆妇说："是，请姑娘随我来。"金陵子这时候却急于想知道这位"长庚"到底是谁，就说道："深谢公子相救之恩，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小女子日后定当报答。"哪知王维淡淡一笑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什么报答？快梳洗去吧"。金陵子见他施恩不图报答，更觉钦佩。心想已经住在他家，稍后慢慢打听，便随仆妇去了。

少时梳洗完毕，仆妇给她送来一件宽大的白纱长袍穿了，带她到后院休息。金陵子随仆妇走过青石板铺成的甬道，甬道旁假山石后栽着栀子花，近处有几棵桂树长得十分繁茂，树下横着一根石凳，仆妇让金陵子坐下歇凉，自己厨时下忙乎去了。

王维每日回来，先进画室。为了方便，王维将自己的画室设在卧室外一间宽大的屋子里，画室里一旁陈设着宽大的画案，一旁陈列着一具七弦琴。画案的背后，是一排高高的书架，书架上排满了三坟五典诸子百家。五弦琴的后面的墙上挂满了琵琶、笙、箫等各种乐器。画室的花窗临近前院，一开窗就看见后院的树木花草。王维打开窗户，一阵栀子花的浓香扑面而来，王维一眼望见了月桂之下坐着一位佳人，抱膝仰望星空风姿绰约，宛若一幅绝美的画图，王维立即提起笔来，将窗外美景一一描画。

"请那位姑娘进来。"王维对他的书童画郎说。

画郎来到月桂下面，请金陵子来到画室。金陵子一抬头看见了那位叫"长庚"的书生正将刚画的图画放置在书柜前，正对着她。那画上画的正是她坐在月桂下的样子，除了面部还没完成外，其余都惟妙惟肖，看来这长庚公子的画艺非同寻常。

"请金陵子姑娘坐在那里，不要动。让我把你画下来。"王维说。

"好的，长庚公子画得真好。"金陵子赞道。

“哪里哪里，姑娘天生丽质，我这支拙笔难以描画。”王维谦虚地说，其实他一贯以京城大画师而自居。

金陵子照“长庚”所要求的坐好，一边瞟着“长庚”作画，既然这位“长庚”仗义不告诉姓名，她只好一步步试探。

“公子，你除了绘画之外，你还喜欢作什么?”

“我还喜欢诗赋文章，还有音乐。”

金陵子想，我那长庚哥哥也喜欢诗赋文章和音乐，但他更愿意驰马疆场作大将军。“小女子听人说‘好男儿为国驱驰’，公子就不想作大将军，为国驱驰吗?”金陵子说。

“怎么不想，求一小小文职尚不容易，更何况是将军?”王维道。“我倒是在纸上作了一番大将军。”

“在纸上?”

“对，在我的诗中，你听像不像将军，”王维说完轻声吟道：“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这首诗是公子写的?”金陵子记得在百戏班曾有一位男伶会唱这首诗，唱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原来是他写的！金陵子想，有的事想归想，事实上是不那么容易作到的，看来长庚眼下虽不是将军，但作将军的壮志未减。听了这首诗，金陵子早把眼前的“长庚”当成了她要寻找的“长庚”了。

“公子，听巡街的那位将军说，你的名字叫‘长庚’吧?”

“是的。”王维一边画一边回答。

“敢问公子哪一年生?”

“长安元年。”王维对她的盘问有些不耐烦：“你问这个干什么?”

于是金陵子说：“小女子是从蜀中来的，来寻我的亲人。”

王维记起金陵子对卫士说她是云韶院的歌舞伎，怎么这会又成了蜀中来长安寻亲的了呢？流浪江湖的艺人他见得多了，总之

明天一早送她到光宅坊得了，王维不再深想金陵子东一句西一句说的什么，专心画他的画。

“请问公子贵姓?”

王维再也不回答江湖女子的问话。

差不多快画好了，他想如果金陵子微笑一下会使整个画面增色的，但是王维是个至诚君子，这会不会让这姑娘觉得自己如同卫士说的那样，是个“开教坊的”专在女孩子身上下功夫的好色之徒呢？珞薇知道了自己是这样的“好色之徒”，那今天下午与她商计好的夺取状元的计划就会全部落空。想到这里，不觉犹豫再三，结结巴巴地说:“请你……请你……能不能……笑一下?”

金陵子一见他那神情紧张的样子就想笑，这算个什么事？还要说“请你”，还要问“能不能”。

“能，你等着。”金陵子说罢转过身去。

王维见金陵子转过身去，好一会缓缓转过身来，对着他灿然一笑，专心绘画的王维这才完全看清了金陵子。她不施脂粉，奇艳天成，美目含情，熟透了的红樱桃般的双唇绽开露出编贝一样的皓齿来，笑得落落大方甚至有些野性，笑得天真烂漫神采飞扬，这是倾国倾城的美，是惊心动魄的美！王维只觉得地在慢慢沉下去……

“你……你……不要笑!”王维觉得她要再笑下去，他的画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王维心中感到莫名的焦燥，他手中的这支笔，表现不出她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美。她就像阳光下含苞待放的鲜嫩的花朵，他的笔法和技巧在这里一筹莫展。

“你……，你下去歇息吧……”王维不愿意让金陵子看到自己技穷而狼狈的样子，嗫嚅地说。

“我还有话给你说。”金陵子不知什么地方触犯了“长庚”，但不把事情说清楚她是不甘心的。

"有话，明天再说吧……"王维说着只装着埋头看画，再也不敢看金陵子一眼。

"请姑娘跟我来吧。"画郎见金陵子不肯走，拉住她的衣袖说。

明天就明天吧，金陵子想也好，跟着画郎走了。画郎把金陵子安排到那中年仆妇房中。

王维等画郎把金陵子带出房门才将盯在画上的眼光移开，往日大画师随意挥洒的风度荡然无存，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重新提起笔来，一次次回想着金陵子的笑容在纸上细细描画。一连画了好多次，只能画出她的外形，无法画出她的神韵来。他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外面传来打更的梆子声，在悄无声息的长安里巷间回荡。王维无可奈何放下笔，步入里间的卧室，画郎草草地帮他脱去外衣，王维往床上一倒，便再也不想动弹了。满脑子装着金陵子那销魂摄魄的笑昏昏睡去。

金陵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在她粲然一笑之后，"长庚"埋头不再看她，立刻让他离开画室到仆妇房里去歇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好久，认定"长庚"有意与保持距离是有原因的，他现在是有面子的人，与一个女伶暧昧不清会有失身份，更糟糕的是今天下午遇见安禄山胡搅蛮缠，他可能会认为自己不是正经女人。想到这里她怎么也无法入睡，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历经了多年百戏班跑江湖的生涯，金陵子早已不再多愁善感，她开始想办法，既然来到"长庚"面前，她定要让他想起自己来！

她摸摸怀里，一向带在身边的鷟篥还在，她取出鷟篥走出户外，对着"长庚"的画室吹起了"扶桑曲"……

王维在梦中，忽见自己到了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山上桃花盛开，天边朝霞灿烂，美轮美奂的音乐中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金陵子带着她特有的迷人的笑容向他走来……王维着魔似的从床上一跃而起，侧耳细听果然阵阵美妙的鷟篥声从窗外传来。王维猛

地推开窗户，如水的月光下，玉立着那吹觱篥的女伶。

“稀有的好曲子!”王维激动地点燃蜡烛，在纸上奋笔疾书，将听到的曲子一一记下。

想到刚才的梦境，天才的音乐家王维再也无法入睡，长跪在窗下的冰桐琴前，手挥七弦奏响了刚才记下的曲子。

是我的长庚哥哥！一点没错！赵蕤老师说过父亲陈子昂得到并整理好这件乐谱之后就交给了他，如今这世上，《扶桑曲》只有长庚哥哥和我两个人知道，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金陵子拔腿向画室奔去。

“长庚”正俯身琴上专注地弹奏《扶桑曲》。

金陵子推门而入，冲到“长庚”面前，按住他弹琴的双手，泪流满面地叫道：“哥哥，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你妹妹月圆呀？我找你十年了，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王维一下子愣住了，金陵子哀婉欲绝的样子，让他整个身心深深地震动了。

金陵子见“长庚”呆呆地望着她，不由抓住他的双肩摇撼着哭道：“哥哥，你不记得月圆了吗？你不记得那些桃花了吗？我们一起追赶太阳……”

一瞬间王维明白了：眼前这个拉着他痛哭的陌生女子，曾经有一位年龄与自己相仿而非常关爱她的“长庚哥哥”，十年前他们可能遭到什么变故而分离。于是她苦苦寻求……神差鬼使地来到这里，阴差阳错地把自己当成了她的“长庚哥哥”。看她这样痛哭，就是铁石人也心酸，何况是多情善感的王维！王维认为这是天意，是上天把她送到自己面前，他不忍心让她这样伤心地寻找下去，他会比她的“长庚哥哥”更深爱她。

于是他下意识喃喃说道：“我记得……记得……好妹妹。”不由得泪水也流淌下来。

金陵子望着流泪的王维，扑在王维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

金菊飘香时节，玉真公主的生日来到了。珞薇和王维带了云韶院的歌舞伎来到公主的宫苑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都前来恭贺，玉真公主大摆筵席，好不热闹。珞薇紧挨着公主坐着，请干娘欣赏她特地为寿诞献上的《庆寿乐》。

"干娘，您看，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云韶院的伶人奏起了《庆寿乐》，乐曲经王维整理显得气势宏伟而又喜庆。王维和金陵子挥舞着彩带和鲜花上场，双双起舞。玉真公主看了乐得脸上笑开了花。这时珞薇在玉真公主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

"我的好女儿，怎的把相好的来孝敬为娘？"

"人家是长安有名的才子，能写会画，这曲子就是他专为干娘作的。"

"啊？我儿得到这样有才华的郎君，为娘该怎样祝贺你呢？"

"干娘，您能不能……"

过了几天就是秋闱，王维考过三场，金榜题名是第一名状元。

第二天是高中举子走马观花的日子，所有的举子都要去大雁塔，高中的举子看了金榜，骑着皇上赐予的御马，头插金花游街夸示，少女们都成群结队地向他们投去仰慕的笑容，这就叫"走马观花"。

珞薇起了个大早，打扮得非常美丽，带了丫鬟星儿在雁塔附近的茶楼等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过往行人，只等新科状元的骏马驰来，给他一个甜美的微笑。然后与他双双泛舟曲江。珞薇在茶楼上，看见高中的举子兴高采烈地到来，唯独没有新科状元王维。"走马观花"是大喜的事，为何王维不来参加？珞薇不知王维发生了什么事，便与星儿往升平坊而来。

王维此时正在教金陵子弹奏琵琶，早把"走马观花"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一曲教完，王维向金陵子说："月圆，我有话给你

说。”金陵子见王维一本正经的样子，问道：“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我中了状元了。”王维紧靠着金陵子坐下，搂住金陵子的肩，在这短短的一刹，他突然不想说了。此刻之前，他是金陵子最亲密的“长庚哥哥”，希望着就这样天长地久。如果说了实情，金陵子会怎么样?“新科状元”能不能取代金陵子对真正的“长庚哥”的怀念?

“你怎么啦?”金陵子看见“长庚哥哥”怪模怪样的神情问。

不，一定要告诉她！感情的事一定要真诚。就像他的诗他的画一样，倾注他的真情，使之尽善尽美。那一夜，他是为她对“长庚哥哥”的真情而感动的，而他不是真正的长庚。只有说出来他心中才能安宁，才能坦然面对金陵子，无论她爱不爱他。

“要是我不是你那个真正的‘长庚哥哥’，月圆，你会对我怎么样?”王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

金陵子看着他“扑哧”一声笑出来：“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的是真的，可是我爱你，金陵子。我再说一次，我不是你的‘长庚哥哥’。”王维认真地说。

“你中了状元拿我开心是不是?”金陵子说。

“我是山西太原人，父母都健在。我的乳名确实叫‘长庚’”王维说：“自从我遇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你就像那支《扶桑曲》，牵动了我的心魂。你找了李长庚十一年也没有找到，是上天把你送到我的面前，让我爱上了你。我也出生在一个长庚星闪闪发光的夜晚，我爱你也爱你所爱的一切，我是新科状元，我自信比你的长庚哥哥更值得你爱……”

不等王维说完，金陵子猛地站起来说：“不！你不可以代替我的李长庚，你就是新科状元也不可以!”

“不要拒绝我！我是那么动情地描绘你的美貌，我是那么倾慕你的歌喉，我和你一样喜爱《扶桑曲》，甚至只有我知道那曲

子里有升腾的太阳、有灿烂的朝霞、美丽的桃花……”

金陵子站在那里，泪珠大滴大滴从脸上滚下来：“可是……你不可能和我一起去……追赶太阳，追赶那远远的……不可知的……难以言喻的光明……”

“追赶太阳……？”王维惊愕了。

琵琶从金陵子手中掉了下来，落地的弦发出“叮咚”的响声。

“对，追赶太阳。”不知什么时候珞薇已经站在他们身后。

珞薇从大雁塔赶了过来，王维和金陵子的谈话她全听见了。她非常恼恨，她一手造就的新科状元不去走马观花，竟与一个女伶纠缠不清！

“只有追寻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生命存在的快感，因此，追赶太阳……哈哈！”珞薇发出一阵狂笑。这是李白曾经对她讲过的。李白在她面前弹了《扶桑曲》拂袖而去，她悟了好久，才悟出这个道理来。看见这位博学多才的新科状元尴尬的样子，珞薇感到特别开心。

“让我来告诉你的长庚在哪里。他姓李，剑南道绵州昌明县青莲乡人，对吧？”珞薇对金陵子说：“叫李白字太白。比眼前的这个朝三暮四的人强多了。他现在大概在江南，这人和我一样，不会去追赶太阳的。我有一笔账跟他算，请你回避一下。”

金陵子拾起地上的琵琶走了出去。王维想追上去被珞薇张开双臂拦住了。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骗子，涂脂抹粉的戏子！”珞薇对王维吼叫道。王维无语辨白，珞薇离开后，他去到终南山，捧起一本佛经，收拾他那破碎的心灵。

新科状元被授予大乐丞职位，在太常寺供职，掌礼乐之事。一年后，因伶人私自舞弄了只有皇家才可以观赏的黄狮子，而被降职到济州去作一名司仓参军，有人说王维的降职是因为是珞薇

在玉真公主面前微妙地说了什么。

5. 月亮醉了，太阳醉了，长江醉了，李白醉了……

开元中，平定了天下的皇帝李隆基继续励精图治的政策，劝农桑息边患，捡括天下逃亡户口，使朝廷每年增加收入数百万缗钱。在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的同时，朝廷对于科学、教育、文化予以相当重视。皇上命当时佛教密宗的高僧一行翻译《大日经》等佛门巨典，又命一行编造新的历法。为了编修历法的需要，命一行与梁令瓒一起设计、制造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像仪。一行主持了全国十三个天文测点的测量；对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了认真的观测；一行所测出的地理纬度与现代人依靠最先进科技手段所测出的仅差一度，南北子午线仅差一百二十九点二二公里，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实测的结果。为了更进一步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一代中兴之主李隆基以为“欲成一事，须有成该事之人”，命朝廷要员，各州县长官向朝廷推荐人才，凡是学习到一门专业知识的，都奉诏来京师听用。一天皇上与宰相、张说学士、礼部的官员在《集仙殿》书院的宴会上，皇上说：“神仙是飘渺虚无的，我认为无可取之处，贤能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我和卿等在此欢宴，这个地方应该更名为《集贤殿》。于是封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让宰相张说亲自主持《集贤殿》书院。

在长安，京兆府把大量的灌溉工具如翻车、筒车散发给郊区的农户，有时还发给耕牛，用于发展生产。大量的地主庄园和高级住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百废俱兴，千业皆旺。长安有货行二百二十行，各种商品在这里顺利流通，交通和邮驿也非常发达。许多国家还派留学生到长安来学习，各地少数民族和外国人都来这里经商和观光旅游。动荡了几十年的大唐，开始出现一派欣欣

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宰相张说是个很能迎合皇上心意的人，首先向皇上建议封禅泰山，告成功于天地。对于励精图治的君王李隆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他激动的题目，他梦寐以求作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通过封禅这种形式，得到海内外的一致认可。因此张说的建议很快被采纳。在开元十三年的初夏，皇上就诏令各州县作封禅泰山的准备工作，其中主要的是选拔人才，开明的君主认为，有了贤能的人，就有大唐辉煌的明天。

李白给阿丹更名丹砂，带着他出了夔门，船过荆门到江陵、江夏、洞庭湖，这里有李白神交已久的三闾大夫屈原和他生死相托的土地；湘楚的诗歌民歌更与李白的性情一拍即合，令他赞叹不已；在那些诗里，屈原的想象如同天上的游云和地上的长河，变化莫测又浩如烟海；充满了魔幻般的魅力。李白感到既新奇又兴奋，他的思绪几乎是在长江两岸的山水风光中纵情奔驰。中国的学者文人总是笃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宏大的自然山水中去探求天、地、人玄妙的运行规律。

李白从庐山上下来，雇了一只船。顺江而下，一路游览。在一年后的五月端阳这天到了江宁。按当地风俗，每年的五月初五，都要在长江上举办龙舟赛会，以纪念投江而逝的屈原。龙舟赛会是江宁最热闹的节日。到了那天全城，士农工商男女老幼都纷纷出动，去长江边观赏龙舟赛会。进士胡正两月前到江宁来作县令，今天亲自偕同家眷登上了江上最大一只楼船观看龙舟赛会，因为今天参赛的有本朝副相崔沔的公子崔成甫以及他从京城带来的太学生阿倍仲麻吕等。

只听楼船上三通鼓咚咚擂过，参赛的船如离弦之箭，每只船的首领立在船头举着彩旗喊着号子，奔向三十里外的终点。此时一艘赤龙船、一艘白龙船和青龙船便开始领先。站在赤龙船船头光着身子腰间只围一条彩巾，头上包一根红抹额的，便是当朝副

相的公子崔成甫，崔成甫不仅一表人才，文才也很出众，；尤其是生得一付好嗓子，此时唱着船歌“下江南”，挥舞着红旗指挥赤龙船在长江中流破浪前进。在白龙船的船首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阿倍穿着白衫裤；头上戴着日本式的高帽子，站在船头激动地挥着小旗。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国奈良人，从小聪慧过人，十九岁被日本国选为遣唐留学生，在京师与公卿贵族的子弟一并在太学学习。阿倍与天性开朗的崔成甫一见如故，他们在太学毕业之后，将由吏部诠考授予官职，要等待半年以上的时间；崔成甫见阿倍思慕大唐江南的风土人情，便约了阿倍和几个朋友来到金陵。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正赶上龙舟赛会，怎能不搏击一番？阿倍本是水国的人，见了如此多船只如同回了故乡，自是非常高兴。阿倍又相当的自信又爱面子、崔成甫便让他作了白龙船的首领，阿倍指挥着白龙船上的几个太学生，果然乘风破浪，渐渐领先，阿倍高兴得在船头又喊又跳，挥着小旗领船破浪前进，哪知后面的青龙船也迅速赶来，为首的是江宁船行的大船主，划船的都是他的伙计；大船主将青龙船靠拢白龙船，将青旗一挥，青龙船上的水手纷纷使桨打水浇入白龙船，白龙船上划船的是太学生多是北方人不太会水，此时毫无办法。白龙船眼见就要落后，阿倍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嘴里叽哩哇啦用日本话乱叫。

崔成甫回头一看“不好！”长江风大浪高，生怕阿倍有什么闪失，连连摇旗向青龙船示意。大船主见外国人发急叽哩哇啦的不知喊些什么，乐得他哈哈大笑，反而更穷追不舍，安心要与这日本小子开开玩笑。楼船上的胡县令与两岸的观众看得喝起彩来，一时间欢声雷动。

恰在此时，一叶轻舟载着李白从上游飘然而至。见各色龙船在风浪中出没，如蛟龙翻腾，李白本是涪江边的弄潮儿，顿时兴起便向船家叫道：“我们划过去，一块儿玩！”船家说：“不行，

危险!”李白哪听他的，三下两下脱下长衫一扔说：“你害怕了么?”船家苟七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说：“我才不怕呢!你敢我也敢!”便摇橹向白龙船靠近，一齐跳上白龙船；苟七说：“看我治他!”一篙点开白龙船，离开青龙船近一丈远，又一篙向青龙船扫去，划船的桨掉了三四支，青龙船在江心颠簸起来，李白接过阿倍手中的小旗，叫声“快划!”白龙船箭一般向前冲去，将青龙船甩在了后面。

在两岸观众一片欢呼声中，率先到达终点。

胡县令见崔公子等得了头名，忙给崔成甫、李白、阿倍仲麻吕等披红戴花。观赛的男女老幼潮水般涌到楼船周围，争看得胜的赛手。

胡县令见百姓密密麻麻站了一片，便上到楼船最高层，敞开喉咙高声叫道：“各位士子们听着：我大唐英主开元圣文神武大皇帝有诏，今冬皇上将封禅泰山，告成功于天地，凡有一种特长的，都由各州县推荐到京师去，为朝廷所用。命各位士子近日将写好的行卷，交到县衙，经本县选拔，择其优秀向皇上推荐!”士子们听了，无不欢呼雀跃，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李白等已被人们拥下楼船，李白听了胡县令的话，心里好不高兴，一边让丹砂取出平时所作，散发给他周围的士子们，一边高喊：“各位朋友，我是蜀中来的李白，这些诗文赠送给大家，请多指教！请多指教!”士子们听了，也有知道李白名声的纷纷一拥而上，来抢丹砂手中诗文。

众士子得了李白的诗章，拜读之后群情激动，以为机不可失，纷纷买纸来传抄。

刚好靠码头边就有一家叫玉顺阁的纸店，这家纸店虽然不大，靠着金陵水陆通衢的方便，店内有蜀中的麻面笺、金花笺、鱼子笺、七色笺，有越州的剡州藤苔笺、玉叶纸等等；还有宗州亳州的茧纸，货色品种一应俱全。掌柜的见士子们纷纷涌来买

纸，忙叫伙计们将库房的纸尽数取出。掌柜娘子说："价钱涨两倍！"伙计却面有难色说："这些纸尽是扫仓脚的竹纸，怎么好把价钱涨上去？"

"你不去我去！"掌柜娘子的脸，顿时由晴转阴黑得像锅底一样，拉了掌柜双双上阵，叫道："纸卖六个钱一张！"挤在前面的一个士子看了看那纸，把攒着钱的手缩回来说："尽是虫眼，还要涨价？"

掌柜娘子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买不起就别买！"掌柜也随声附合道："买不起就别买！"前面一个书僮模样的小子叫道："你这一对老乌龟，竟敢挖苦小爷们，看我揍扁了你！"

"你敢！你敢！"掌柜的看着卖的满满的一柜钱，胆子一壮，一口唾沫吐在书僮脸上。哪知这书僮是崔成甫的书僮莅琴，是为几个太学生买纸的，见老板如此无理，一纵身跳上柜台，一拳砸在掌柜的脸上，掌柜举起板凳去打书僮，吓得前面的士子们叫的叫，躲的躲，闹得来一塌糊涂。

崔成甫好一会不见书僮回转，便到纸店来看，见书僮站在柜台上叫骂，士子们乱成一团，那掌柜举着板凳，红着眼像一头野猪在圈里打转转，那掌柜娘子在店里叉着腰，口吐白沫骂脏话。书僮见崔成甫等来了，叫道："公子快救我！这老杀才说咱们钱少，不卖给纸还打人呢！"

崔成甫大叫一声："闪开！"

掌柜娘子见来了一群贵公子，一个个头上戴着红抹额，腰间只扎一条彩巾，赤着身子披一件薄纱衫，左右跟着几个健仆；便不敢再泼骂，溜进柜台拉了拉男人；掌柜的还没回过神来，崔成甫抓起仆人手中的钱袋掏出一把开元通宝，叫道："不就是要钱么？给你！"使劲向掌柜头上撒去，痛得掌柜"哇哇"直叫。

"这些纸我都买了！你们愿拿多少就拿！"崔成甫叫道。话一落音，士子们一哄而上，不到一个时辰，将店里的纸一抱而空。

看着撒落满地的铜钱和废纸，掌柜娘子扶起被轧得鼻青眼肿的掌柜叫道："这个天杀的李白呀！"

李白被士子们拥到一张石案前，早已有人备了文房四宝，恭请李白挥毫。李白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诗作受到如此众多人的欢迎，灵感像长江的巨浪一样汹涌澎湃而来。从巴女写到庐山，从江夏写到金陵，一路的感触和思绪，一一从笔下流出，笔下的行草写得也分外精神。太学生也寻得李白的所在，带了崔成甫和阿倍仲麻吕向江亭走来。几个绛月楼的名妓江翠翠、吴兰兰听说江宁来了大诗人，跑过来缠住崔成甫和阿倍说："崔公子要去什么热闹场合，竟扔下我们几个姐妹！"原来这几个妓女一见出手阔绰的崔成甫与太学生就跟随着他们寸步不离，今天龙舟赛会特来为他们助兴当"啦啦队"。几个女子都是金陵名妓，知道只要得了名士的新诗，找她们演唱新诗的人就得付给更多的报酬；何况这李白的诗稿上落款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又年轻博学，岂有不结交的道理！于是就想巴在崔公子的面子上，来求李白的新诗。崔成甫早就烦她们胶糖一般寸步不离，不耐烦地说："去，去，去！本公子正要去与那西蜀李白结交诗酒朋友，乃斯文荟萃的大雅之会，要你们这等人干什么？"哪知这几个女子软磨硬缠不肯放松，更加忸怩作态道："像这样高雅场合，更少不得我们呢！"这时以美妙歌喉名噪金陵的名妓柳莺儿早已从相识的士子那里讨得一叠诗稿，挥舞着诗稿叫道："侬也是李公子知音人哪！伊是当今副相的公子，面子大得紧咧，正要烦崔公子引荐呢！"另一个妓女李兰儿说："侬今日专为崔公子助兴，凑个热闹，不要缠头也要得的！"几个女子胡搅蛮缠弄得崔成甫无可奈何，只得对她们说："你们远远地跟在后面，有用得着你们的时候，我派人叫你们！"妓女们这才不嚷了。

崔成甫和阿倍等来到江亭，江亭已被众士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士子们有的为李白抻纸，有的为李白打扇，崔成甫只见一帮

人的背脊梁把李白围了个严严实实。崔成甫高声叫道：“请各位让一让！”但士子们好像没听见一样，谁也不肯让一让。阿倍说：“怎么办？”崔成甫想了想，拿过柳莺儿手中的那篇诗稿说：“有办法了！”崔成甫看着那诗稿，清了清嗓子，大声唱道：“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那几个妓女埋怨道：“少不得我们的时候，偏把我们忘了。”一齐上前去，合着拍子唱起来。崔成甫本来有一付天生的好嗓子，加之李白的这首《别匡山》在京城中已有流传，其中“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写得是那样令人激动，所以崔成甫唱得格外投入。

李白听见了穿越“人墙”而来的《别匡山》，不由放下了笔，回头张望，士子们下意识地为李白的目光让了一条路。

崔成甫向李白大步走来，对李白说：“在下长安崔成甫，钦慕李公子文才，将这些纸张，赠给在场各位兄弟，用来传抄你的诗词！”

阿倍早已认出李白就是在龙船上为自己扭转危局的人；一下子拉住李白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崔成甫对李白说：“这是日本国来的阿倍仲麻吕公子，我在太学的同窗！”李白见太学的学生们都争着与他结识，连说：“幸会，幸会！”

那几个妓女们见崔成甫一一介绍太学生们与李白认识，并不介绍她们，便一涌而上，拉扯着崔成甫说：“请引荐呀！”崔成甫正犹豫间，几个妓女争先恐后向李白道了万福，倒弄得李白不好意思起来，连说：“免礼！免礼！”几个妓女一转身便嘁嘁喳喳议论起来，有的说：“李公子模样俊俏着哩。”有的说：“风流倜傥又大方。”

崔成甫说：“李公子，崔某与阿倍等已在长安拜读过李公子

的辞章，今日又有幸与李公子击水中流，我等对李公子十分佩服，今日特邀李公子到凤凰台凤凰楼诗酒聚会，请李公子赏光，请!”

凤凰台背靠钟山，面对长江；登上凤凰台可以看见静静的白鹭洲一片绿野，浩浩的长江一片白波。凤凰台上的凤凰楼是金陵首屈一指的歌舞饮宴之地。几个歌伎用纤纤玉手捧起江南的“珍珠红”汩汩地倒在仙鹤纹的银樽里，江南的酒又与蜀酒的浓烈芳醇有所不同，“珍珠红”甜而沁人心脾；一时间杯觥交错，主客欢洽。

崔成甫想到皇上要封禅泰山，他们这一行人不久就要被选拔成为朝廷的官员，不禁热血沸腾。想到他们明天将会为国泰民安而鞠躬尽瘁，也可能去拼杀疆场马革裹尸。为了意气相投的李白，为了诗的盛会，为了心灵相通的阿倍，崔成甫为李白点了一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歌妓唱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春江花月夜》本是初唐张若虚的七言古诗，优美的春江春夜，人生无常的感慨，情景交融而感情深沉。李白在蜀中，早已熟悉这首名作，但未曾听人演唱过。阿倍在长安，因他是日本留学生，一言一行操守甚严更没有见过，仅读过这首诗仰慕而已。

江南的歌女正擅长演奏这首杰作。随着温婉的歌喉，此时人们不觉得她们是世俗妓女，而是造化之神在醉梦中娓娓述说。唱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时候，崔成甫、李白与太学生们同声合唱起来，及至唱到“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回家”时，已有人轻声呜咽了。一曲终毕，留下的是静静的哀愁，满座的客人一片寂静，还向往着“不知乘月几人归”，沉浸在“落月摇情满江树”的情景中。李白到此时已沉醉在酒与诗情中，他感谢张若虚把他心中的感受，写在诗中赠予了知音的听众。

半醉的崔成甫叫道：“今日宴请西蜀才子，不可无诗，谁先来一首?”羽林郎陆调说：“那还用说，今天的贵客，就是他日的司马相如。李公子，你先请!”

年轻的士子们齐声叫好!

丹阳县年轻录事李阳冰将李白杯斟满，李白心中一股豪气油然而生，他举杯一饮而尽道：“诸君！今日我等欢聚一堂，举杯高吟，明日将为国栋梁，拚男儿热血，为国驱驰，吟诗何以尽兴，取剑来!”

李白脱去长袍，走上临江的石台，接剑望空一送。

那剑闪着寒光，在空中游了一圈，李白一挥手接住剑柄!

众人惊叹不已，阿倍投过钦佩的目光。

奔腾澎湃的长江，江涛声伴着李白的慨叹：“浩浩千里的长江呀！炎黄子孙的大舞台！你流经亘古悠远的岁月，穿越变化反复的成败兴衰！今天西蜀李白来到你的面前，看见汉高祖豪雄的大风，掀动你的滚滚波涛奔涌前行啦！看见淮阴侯挥戈南下的蔽日的旌旗！你看，诸葛赤壁的烈火啸旋着飓风，你听，羲之和谢安敲棋煮酒的声音多么潇洒从容！李白等幸逢开元盛世，是北溟的巨鱼，随着海流的运行去遨游，是大鹏鸟，展开垂天之云的羽翼，振翅腾飞!”

李白掷剑于地，金色的江波变成银色的滚滚巨流，像是谁曳动了天幕。太阳在摇摇晃晃地下去，西边的月亮在摇摇晃晃地上来。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李白醉步蹒跚奔向江边，狂热地："作诗吧！饮酒吧！巍巍钟山，浩浩长江，九州风云，日月星辰啊！我要极尽造化的神功……写尽你们的英姿！"

"哈……，月亮醉了，太阳醉了，长江醉了，李白醉了……"

6. 江宁小吏文长田为封禅泰山献上绝妙的主意

江宁县衙办事最勤谨的要数书吏文长田了，他每天早早地来到衙内，看视仆役是否将大堂与两厢打扫得干干净净，县令的座椅是否摆放端正，书房是否整洁，文书是否批阅，以及县令老爷的饮食起居是否正常，家眷是否安好……等等都是他操心的范围。他写的公文，文辞清楚，语言流畅，在公文中堪称上品。他写得一手好字，誊写的公文工整端丽，堪与书家媲美。文长田虽然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当了十八年书吏了。原因是他出身贫寒，小时候出过天花，作农夫的父亲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儿子的将来，一任他脸上留下了麻粒。文长田聪颖过人，熟读三经五史，为人本份忠厚不敢得罪任何人。

到了乡试那年，竟中了州里第二名。哪知到了赴京会试之前，呈送京师的名单上却没有文长田的名字！文长田到州衙去询问，出来一个差役恶狠狠的对他言道："知府大老爷说，爹妈将你生得这等龌龊形象，怎能到帝都面君？大唐人才辈出，不少你一个麻子！快滚吧！"原来是州官见文长田中了第二名没来送礼，意不让他上京会试。县令这麻面小子忠厚老实，便让他作了书

吏。

这次胡县令交给文长田的任务是清理好士子们送往京城礼部的资料。这事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江宁本是六朝古都，人文荟萃，其中不乏人材，不像荒辟小县要挨村逐镇地去寻访。难就难在选人上，上京的人选太有才能不行，为什么？人一旦才华出众，难免露才扬己，口出大言，叫谁也看不惯，怎能得到上司乃至皇上的欢心？这些人心中没有“谨慎”二字，万一出风头闹出乱子谁来担戴？但也不能选那些专门行贿胸无点墨的草包，万一出了漏子被上级发现，可是犯了欺君杀头之罪。所以在众多的士子中如何选出：一、家道殷实的，他深知胡县令的脾气，没有好处是不肯办事的；二、性格温良的，免遭是非；三、有一定学问的方不显得虚假；却是一件较为费力的事。

文长田将一般士子的行卷放在书案上；凡附带礼品的行卷一一登记，写明是何人送何礼品，与行卷一并放在红漆箱内，活计做得十分仔细。文长田将几天来收的行卷并礼物一一装好，这时候胡县令走了进来。

文长田满脸堆笑哈着腰指着书案上的堆积的行卷和地上的箱子说：“老爷，请过目……”胡县令看了看案上堆积的行卷，气不打一处来，把桌子使劲一拍，胖嘴嘟起迸出两个字：“扯淡！”书案上的行卷经这一震动“哗哗”地散落了一地。文长田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趴在地上将那些行卷一件一件拾起来，脸上仍然堆着和悦的笑容。

“谁叫你统统收下的，这么多的行卷，要老爷一个人看，老爷怎么看得完？混帐东西！”

文长田也不恼，仍然笑嘻嘻地说：“大人忘了，在五月端阳龙舟赛会上，当众宣布了要选拔孝悌文武，那士子们就把行卷交卑职这里来了，卑职哪敢不收？”

胡县令一时语塞，便说道：“老爷只说是收行卷，没叫你收

得堆积如山，老爷拿这点俸禄要叫我看这么多的行卷，你安心将老爷累死不成？给我退回去！”说着便要拂袖而去。

这如何能退回去？新来的胡县令脾气好大！文长田忙说：“老爷，卑……卑职话还没说完呢？”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文长田掩上门，小声说：“老爷，您请过来。”他把胡县令拉到屋角，打开红漆的大木箱，木箱里用黄麻纸一包一包地包着东西。再过去取出一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螺钳嵌银的小匣和一卷行卷，胡县令的眼睛亮了一亮，伸手过去打开匣子，里面是一串珍珠链子，那珍珠粒粒大而饱满泛着肉红的萤光，大约有二百来粒，下端缀着一个双蝠抱珠的黄金挂饰，两个黄金的蝙蝠张着翅，合抱着一颗蓝宝石。胡县令顿时眼中有了神采，瞅着文长田。文长田不等胡县令开口，便说：“这些都是送行卷的士子们孝敬老爷的，小的一份一份放好，清清楚楚列了单，请老爷过目。”胡县令看也不看文长田，喉咙里“嗯”了一声，眯缝着眼只管瞅箱子里的物事。胡县令又伸手选取出一个顶大的包来，这包里是一段洒金描彩蝉翼纱，约摸有二丈来长，里面也有一份行卷。文长田将满满两箱包拆完已快正午时分。胡县令这才眉开眼笑地对文长田说：“你先把箱子锁好，找几个人来，把箱子抬到老爷书房，不要走漏风声，只要你巴心巴肝地做事，老爷自有好处给你。”说着选了一包掂了掂分量，交给文长田说：“看你做得辛苦，这个赏你。”文长田喜的脸上每颗麻粒都绽放着笑容，连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待文长田把箱子锁好，胡正低声对他说：“我看你办事老成仔细，我今有一要紧的事情，你替我办一办。”文长田忙说：“老爷过奖了，凡有信得过小人的事，请老爷吩咐。”胡正说：“这不是差遣你去办什么事，是要你先替我用心想一想。”文长田说：“凡老爷吩咐的，小的必然用心去办。”胡正说：“你可知道皇上

封禅泰山，老爷可得到什么好处?”文长田一听，一下子懵懂起来：皇上和泰山，离小小的江宁县十万八千里，江宁县令还想从这件事上得到好处！不由得心中直打转转，怎么也想不出什么与皇上有联系的事情来，胡正见文长田憋得满面通红，便笑道：“蠢才，我又不是立刻叫就想出主意来，离皇上封禅泰山还有好几个月呢！皇上封禅泰山，沿途各州县都要迎送、晋献礼品，江宁县虽不是沿途州县，但向皇上表表心意也是应该的，皇上也不会拒绝。但江宁县向皇上进献的礼品必须是引起皇上关注的，如果皇上注意到我，那我——”

“那老爷升官的机会就来了！”文长田恍然大悟赶紧接着说。

“那你就给我想好这件事，三天之后与我回话。”胡县令说。

“是……老爷。”文长田答应了胡正，心里不免嘀咕起来，小小一个江宁县，用什么才能讨到皇帝老倌的欢心?

文长田忙到晚上才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掏出胡县令给的那个包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亮铮铮白花花几锭银子，约摸有二十来两，文长田将银子收好。掏出一串钱来交给妻子素芳，叫她到前街惠香居买了几样酒菜，与父母妻儿团团圆圆坐一桌，喜喜欢欢吃了顿宵夜。吃毕二老都去上房歇息了，素芳收拾碗盏，又给文长田打了一盆洗脚水。文长田打了个酒饱嗝，将脚伸进不冷不烫的温水里，看着儿子在灯下读书、女儿在一旁学刺绣，文长田心里美滋滋的。猛想起胡正吩咐他的事情，便快快洗完脚上床躺下，要静静地把这件事好好想一想。

封禅泰山是个规模很大的事情，路经的京畿道、都畿道、河南道都是中原富庶之地，有财力的大州大县都为皇上准备了贡献，奇珍异宝、山珍海味无不搜罗了来献给皇上及随行人等。江宁县虽是南北水陆交通枢纽之地，亦有外国人运了奇异的货物来交易，但参与皇上封禅的王公贵族、文官武将为数千千万万，江宁县要送宝物又怎能送得遍？无异于菜籽落了海了。想到此不觉

焦躁，起来拖出床下的瓦罐来小解，不经意将瓦罐一掼，罐破了，尿流了一地，上床苦苦思索，听得鸡叫二遍，突然，一个念头在他心中一闪：有了！

第二天一早，文长田就来到胡县令的内宅，胡县令好天才从如夫人的怀中爬出来，穿上衣裤到前厅。见了文长田阴着脸说道："大清早的有什么事？有话快讲！"文长田毕恭毕敬道："为皇上封禅晋献一事，实在关系重大，各州各县都有在积极筹办……"

"这还用说么，说正经的！"胡县令说。

"为了这件事小人昨夜一夜没睡觉……"文长田小心翼翼地说。

胡县令两眼一翻白说："你睡不好觉关我屁事！"

"小人为大人想了一件绝妙的物事，故尔早早地来禀告大人。"文长田加快了说话的速度。

"你讲！"

文长田心里"砰砰"跳着，故作神秘地在胡县令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胡县令听了好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身子几乎要从椅子上蹦出来，瞪着眼睛叫道："什么？你胡说些什么？说清楚！"

文长田万没想到胡县令会这样，一下子麻脸胀得通红，忙结结巴巴说明道："小的说，应该给圣上——封禅——，准备三千把——溺壶！"

胡县令气得胡子都在发抖，冲着文长田叫道："你拿老爷开心消遣是不是？给我滚！"

文长田吓的三魂没了二魂，叩头如捣蒜道："大人息怒，小的怎敢拿大人开心，若小的有半点虚假，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胡县令听到此，身子才停止了抖动，鼻子里哼了一声："快说！大清早的，就来晦气！"

文长田跪在地下，眼里含着泪，带着哭声说道："大人息恕，小的真正是出於对老爷一片忠心，小的想来想去，想前想后，才替大人想出这个绝好的主意，大人定要听小人把话说完，小的死也瞑目！"

"少唠叨，快讲！"胡县令连正眼儿也不看文长田。

文长田一本正经地说："圣上封禅所经州县无非是准备山珍海味，名特土产。万万想不到这下半截的物事来。吃喝拉撒，乃人之常情，虽天子也必不可免，唯我说的这一项，乃至亲至近的人方能体贴。就算是皇上的亲儿子，也未必考虑周全。若老爷备办三千把溺壶，圣上必然体察老爷一片赤诚之心，或许对老爷前程有好处哩。"

胡县令果然有些悟性，回过头来说："你讲的有些道理，你站起来说话。好倒是好，但献溺壶这种事并非体面之举，岂不遭人非议？"

文长田从地下爬起来，整了整衣，做出一付运筹帷幄的架势说："大人的话不错，但事情也不是不体面。下臣为皇上巴心巴肝的打算，本是天经地义的事。越王勾践为创一番大业还卧薪尝胆、尝粪疗疾呢！现在却作为佳话流传千古，谁说不体面？再则人家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想到了，岂不是出奇制胜占了上风么？"文长田理直气壮地说，神色气度不亚于晏子使楚、苏秦连横。

胡县令捻着几根鼠须听着听动了真格，说："你说得有理，我就派你速去采办，切记这溺壶要不同于一般，要具有我六朝古都的特色。"

文长田大喜，庄重地说："关于款式，小的已经想好了，一边画上花鸟鱼虫，一边题上诗句。"

胡县令高兴得一拍大腿："妙极！"

文长田美滋滋地说："此举定给皇上留下深刻印象，大人就等着荣升吧！只是大人荣升之后——"

胡县令眉开眼笑的用他那长毛的肥厚的手掌在文长田的肩上重重一拍："一定重重有赏！咱哥俩，有我的，就有你的！"

在凤凰楼饮酒做诗的第二天，李白与众太学生因为意气相投便结拜了兄弟。按年龄分，崔成甫排行第五，阿倍比李白大两岁排行第九，李白最小排行第十二。崔成甫对朋友肝胆相照，十分讲义气。

见李白对封禅泰山的事置若罔闻，不禁有些担心。眼下朝廷的官位不是缺人而是太拥挤，像李白这样"玩"下去，不知猴年马月才到得了皇上身边，没有功名出身，"济世安民"只是一句空话。眼下皇上封禅泰山是个大好的机会，只要把李白的行卷交到江宁县由江宁县送呈礼部，审阅行卷的礼部各位大人及秘书监贺知章大人都有是文章高手，像李白这样的人中龙凤定会脱颖而出。因此瞒着李白商议了一下，让阿丹清出几章诗文，附了李白名帖，自己亲自到江宁县衙走一遭。刚好这天胡县令不在，文长田忙着为胡县令登记礼品，差役呈上一张拜帖来，胡县令一看上面写着"凉武昭王九世孙西蜀李白"。文长田早听说西蜀李白是陇西王孙，出手十分阔绰。此次找上门来，定有一笔财喜。忙叫请进，哪知来的却是崔成甫，崔成甫将李白行卷交给了文长田，极力赞扬李白英才出众。文长田见只有行卷和名帖，别的什么也没有。心里老大不高兴；但崔成甫是当朝副相的公子，又不敢得罪，只好满脸笑容把行卷收下，只觉手中李白的行卷如同一块烂砖头，只等崔成甫一出门，把行卷随手往案子上一扔，锁了门，出衙去叫民众来为胡老爷抬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

再说文长田领了江宁县的差事，现成的瓷溺壶是没有的，只有到产地去订做。他到瓷器行认真打听了一番行情，看见架上的一角放着一个茶碗，白中含绿晶莹亮丽，拿下来一摸，手感光洁，用茶盖敲一敲碗沿，那声音竟如玉磬一般。掌柜的忙说："这是越瓷茶碗，要造这种茶碗甚是不易，必需精选瓷土，良匠

制作，焙烧的火候都是极其讲究的，因其质地上乘，当然价格也比别的瓷贵。”

文长田把掌柜叫到一边，说明来意。掌柜的闭着眼想了想，哈哈笑道：“这就奇了，你说的这件物事，我们从未做过，山水风光倒是可以添加的，只是另一面的诗文，如何配写？麻子，你做得来诗文么？”说着笑得来前仰后合。

文长田想这有何难？给他诌几首不就完事？于是回到家中静静想了一通，搜肠刮肚想了半天，怎么也做不出来。

文长田无奈，忽然想起自己的好友前街张秀才，平时也爱吟几句，便来找张秀才。文长田一进门，见张秀才正和街里几个顽童捉蟋蟀玩。文长田一把将张秀才拉到一边，说明来意，张秀才听了把文长田从头到脚打量了几回，笑嘻嘻地看了他好一会，才说：“兄台这主意妙极！怎奈小弟我才疏学浅，做不出这种诗句来，还望兄长见谅！但小弟可以给你举荐一个人，准行！”文长田忙说：“谁？快说！”张秀才说：“就是城南的黄秀才，你找他准行，只是多给些润笔。”文长田说：“这没关系。”说罢又急急忙忙地往南街而来。

文长田来到黄秀才门首，叫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斯斯文文的老者把门开了一道缝，文长田想这就是黄秀才了，便把来意说明。文长田说了一半，老者便连连说：“晦气！晦气！”把门砰的一声关上。文长田又拍着门叫，再也叫不开门，恰巧这时来了一个卖水的打从门前过，认得文长田，说：“这老杀才最是刁钻，没有挖苦你就算便宜，门是不会给你开的了，文老爷可有什么事？”文长田说要找一个秀才做几句诗，卖水的人说：“小人知道文昌巷那边有一个孙秀才会做诗，老爷不妨去找那孙秀才，何必费劲叫这老酸丁！”文长田一想也对，急忙到文昌巷来找孙秀才。

文长田来到孙秀才门前，敲开门，一个年轻阔绰的公子走出来。文长田心想这就是孙秀才了，便一五一十的说明来意，还未

说到一半孙秀才勃然大怒道：“你是哪里来的疯子，还不与我滚出去！”文长田急了，忙向他解释说他是江宁县胡县令派来的公事人慕名而来，哪知孙秀才听了不但不息怒，反而两眼一白叫道：“什么狐县令狗县令，你这支麻鸟，发昏发到老爷面前来了，简直是有辱斯文！再敢在这里乱嚷，我乱棒打死你！还不快滚！”孙秀才手一挥，屋里两个家奴各执一根棍棒跑出来，文长田掉头就跑，连爬带滚出了孙秀才门，懵懵懂懂跑出文昌巷，脚下的石板路高低不平，脚下一绊，狠狠地跌了一交。跌得满眼冒金星，耳朵里嗡嗡直叫，半天都爬不起来。

7. 绛月楼的妓女替李白做了一首“千古绝唱”

纸店的掌柜娘子，坐在门首的板凳上，正在与隔壁卖杂货的吴妈一边嗑瓜子，一边谈近日的桃色新闻。不料“咕咚”一声，一个人摔在门前离她不远的地方，掌柜娘子吓得跳起来。连连退了几步叫道：“哎哟！是哪个遭瘟的倒街卧巷。”纸店的小伙计走上前去看了看说：“好像是衙门里的文老爷！”

掌柜娘子走来看了看果然是自己的相好文师爷，便对伙计叫道：“还不把文师爷扶起来！”伙计将文长田扶起，掌柜娘子亲亲热热拍去他身上的泥灰，端了根板凳让他在纸铺门口坐下，看他那瘟头瘟脑的样子，不由笑道：“原来是文师爷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快倒茶！”伙计给文长田端上茶来，掌柜娘子接过亲自交给文长田问道：“文老爷，你愁眉苦脸的，遇到什么麻烦了？”文长田叹了一口气说：“不瞒你说，胡大人要我备办一件物事，上面须要提几首诗，我找遍全城秀才，没有人肯写，刚才我找到那个姓孙的杀才，他写不出来不说，还叫人乱棒打我，你说叫我气不气！”

掌柜娘子本来是个极有主见的妇道，双手一叉腰道：“嗨，

那些秀才肚子里有什么墨水？写得来什么诗句哟！前些日子，来了个什么陇西王孙李白，人家写起诗来，几个人抻纸都搞不赢，像雪浪似的，人家李白！拿起笔，唰唰唰一刷而就！本地这些土狗，能干出什么好事来？”

掌柜的见女人与文长田的那股亲热劲，心中早就按捺不住，把木镇纸在柜台上一拍，闷声叫道：“什么一刷而就？是一挥而就！”

掌柜娘子见男人说话，忙陪笑说：“对，对，是一挥而就！一挥而就！文老爷，你说的是一件什么物事？”文长田见这婆娘说的有点眉目，便低声附在她耳朵边上说：“是一把溺壶！”掌柜娘子一听乐了，便说：“对了，你就去找那个陇西王孙李白给你写，甭说是一把溺壶，就是一千把溺壶，一万把溺壶，他也给你写得出来！”文长田一听喜出望外，拉着掌柜娘子道：“哎呀，我的好人儿，我在什么地方找他呢？”掌柜娘子道：“这你又算问对人啦！绛月楼的那几个婊子跟他好得紧啦，你到婊子那里去找。”文长田一听心里有了底，连说：“好！好！”便到绛月楼来找李白。

第二天，阿倍便来到金陵大客栈把崔成甫为他送行卷的事说与李白知晓，李白想崔成甫果然知己，心下感激崔成甫的一番美意。以自己的才智为何不能脱颖而出？自出蜀以来李白心中倒是愈来愈坦荡。一连几日天气晴好，早想到玄武湖去游览一番。便叫阿丹去请崔成甫、阿倍与几个太学生明日一起去游玄武湖。

崔成甫听说游湖，高兴得一拍大腿说：“嗨，我怎么没想出这个好主意！”，阿丹引众人上了画舫，这里茶酒、饮食一应俱全，既可饮酒作乐，又可观赏湖光天色，十分清雅宜人。崔成甫进了舱却不见李白，便问阿丹说：“我们客人都有来了，主人在哪里？还不请来相见！”阿丹笑着说：“我家主人请各位贵宾先在湖中游着，少时他便到来。”说着便让船家将画舫撑往到湖对岸。

船到湖心，但见碧波滟潋，丽日升东，和风拂煦，白云扫空，好一派赏心悦目的江南风光！正观赏间，阿倍突然说：“诸位别说话，听，这是什么声音，如此清雅！”众人一下子静下来，果然听得湖上隐隐约约传来一阵琴音，众人走出舱外，随着琴声传来的方向了望，但见水天相接之处，飘来一叶扁舟，那琴声就是从那里传来，又听那扁舟上传来歌声道：“拂彼白石，弹吾素琴，幽涧湫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张清，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琴音清越，歌声嘹亮。众人仔细看扁舟上抚琴那人宽袍散发，有如来自天外。

“那弹琴的不是我家公子是谁?”丹砂高兴得叫起来，首先认出了李白。

“仙风道骨，恍若出世矣!”崔成甫看得呆了，发出感叹道。

李白的琴艺乃师承于峨眉山的睿法师，自有一种超逸出尘的风韵，当然非同凡响。众人正赞叹间，李白的小船已划到画舫前，船夫搭了跳板，丹砂把琴接过来，李白也上了画舫。

“李十二，你作东的怎能丢下我们众人，一人在湖上逍遥?”阿倍道。

李白说：“我本是山野之人，自出蜀以来在繁华的闹市住了这些日子，故尔邀请众位在这湖上来清静清静，我先给众位献了一曲，难道不合诸兄的口味?”阿倍说：“哪里，哪里！在我看来，有了李十二的琴歌，这玄武湖更像仙境!”

崔成甫道：“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虽嵇康、阮籍复生，怎能及老弟超凡脱俗，潇洒绝代?”

李白笑答说：“那倒不尽然，我眼下却不想学嵇康、阮藉，崔五兄你看，天高地旷浩波万顷，那离愁别绪，随大江东去矣，些许烦恼，若逝者如斯，如今天子励精图治，你我等正应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共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事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游五湖，戏沧

州，不足为难矣！我今日散发扁舟，只为领略他日功成身退之时的闲情逸致呀！”

崔成甫抚掌大笑说：“想不到老弟这般风流情怀，今日我等不可不醉呀！”

阿倍仲麻吕本是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听了李白这番话，不由心潮澎湃，向李白说道：“听了李十二这番话，我也深受启发，日后我回到日本，也要身体力行，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阿倍一边饮酒一边对众人讲起了自己从日本到大唐来求学的经过：“……灵龟二年，我被选为遣唐使留学生，第二年春天我随第九次遣唐使的船从难波出发，同行的有四艘船，一共五百七十人，那时我才19岁。海上的风浪很大，我们历经艰险才来到长安。经过在太学的学习，我才领略到华夏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啦！这次与崔五兄到江南，看到贵国这样富强，还有幸结识了李十二贤弟这样精进高华的人物，一方面想留在大唐多学些本领；一方面又思念祖国，想更快点回日本为国效力！”

崔成甫说：“阿倍兄眼下可能回不了日本，我听父亲说皇上很赏识你的才华，要留下你委以重任呢！”阿倍听了，饮了一大口酒，叹道：“出国八年了，我多么思念我的家乡，思念我的祖国，对了，去年中秋的时候，我还做了一首小诗呢。”

李阳冰一听日本人还会做诗，有些好奇，便忙说道：“阿倍兄有什么好诗，快写出来我们拜读！”

阿倍倒被李阳冰说得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我哪有什么好诗！我读了李十二的诗，自愧不如甚远，真不好意思拿出来待客！”

李白知阿倍学贯中外，但平时深沉稳重，便说：“阿倍兄，诗缘情言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今日难得有诸位诗友在此，快写出来我们切磋一番，为此小弟先敬阿倍兄一杯了！”说着满满地为阿倍斟了一大杯“珍珠红”。

阿倍将酒饮了，阿丹莅琴早备了文房四宝，阿倍提起笔一口气写下。随即念道："跷首东望天，神驰奈良天，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赞一声"好诗!"

李白见了这首诗，赞叹道："众位兄弟，阿倍兄是日本人，却有这等才情，我们共敬他一杯!"一时画舫中杯觥交错十分热闹。

李白饮过酒，沉吟片刻说到："阿倍兄诗中写道'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想必你们日本人也喜欢月亮?"

阿倍道："我也喜欢月亮，但愚兄这'三笠山月'，和贤弟的'峨眉山月'岂可同日而语?"

"你们日本人，总是那么谦虚，阿倍兄，想那照耀着三笠山的月亮和照耀着峨眉山的月亮同是一个月亮，一样的清辉皎洁，一样的思念之情，岂不同可日而语?"

阿倍知道李白慰他思乡之苦，便为李白斟了一杯谢道："谢贤弟深知愚兄思乡之情！我要是能回国，定把贤弟的诗作带回日本去，我想国人一定喜欢!"

"二位妙人妙语！来，干一杯!"崔成甫说。

众人听崔成甫一说，不禁欢呼起来。阿倍不再拘谨，高高的举起酒与李白的杯子一碰，一饮而尽。哪知用力过猛，酒花溅出来，溅到李白的白袍上。李白此时欢乐激动一个劲的猛喝，全然不觉。阿倍心中却有些介意。便脱下自己身上的袍服，想与李白对换，阿倍这件袍服，豪华明丽，绣着飞翔的仙鹤，来历却非常不简单。原来阿倍的家族，有功于日本朝廷，颇受日本皇帝的重视。日本文武帝为了表示对阿倍家族的恩宠，亲自将这件绣了翔鹤的长袍并一顶缀着红玉的帽子赐给阿倍的父亲。阿倍要到大唐留学前夕，父亲把这套冠服亲自给儿子穿在身上，让阿倍带着皇上的恩宠与父子的深情飘洋过海，指望着儿子学成回国创建一番

辉煌业绩。阿倍与李白一见如故，更觉得李白是人中龙凤，便将衣服脱下来褶好，将帽子也放在衣服上面，双手捧到李白面前，却不提酒洒污了李白的白袍，只说为了兄弟的情谊，要把这件不寻常的礼物赠送李白，李白一听乐了，他本是个极有好奇心的人，从未穿过日本衣服，不知穿在身上是什么模样，正要接受时，又见这件衣服华贵非常，君子焉能夺人之好？

“阿倍兄以这样贵重的衣物赠我，李白怎敢领受？”

崔成甫与阿倍在太学同窗多年，知道阿倍行事谨慎有礼，为人忠厚诚实，“言必信、行必果”；此时赠衣，定是十分有诚意的，假若李白不受，阿倍脸上没有面子，心中一定难过。便说：“李十二，你与阿倍既是结拜弟兄，快收下仁兄的厚赠吧。你二人就此调换，快快穿起来我们看你们哪个像日本人，哪个像唐朝人！”

李白说：“且慢！阿丹，你把我的琴拿过来！”

阿丹将李白刚才弹过的那具焦尾琴抱过来，李白接过徐徐将覆盖在琴上的淡青缭绫掀起，只见琴弦上聚着一团清光，李白轻轻拨动琴弦，那琴音叮咚犹如山泉滚滚清磬圆润，众人无不交口称赞。琴身一端刻着凤的纹饰，好一件稀世的珍宝！李白说：“这具琴，原来是峨嵋山睿法师赠送给我的，睿法师说这琴音中有峨嵋山的月光，宁静而祥和，让我带着它将峨嵋山的月光洒遍五湖四海。今日赠给阿倍兄，算是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吧！”李白躬身下去，将焦尾琴举过头顶。当李白徐徐掀开那淡青的缭绫时，阿倍心中暗暗惊奇，此时，李白把这把琴送到他面前，阿倍却又惶惑了，他看看左右众兄弟说：“这样宝贵的东西送我，在下怎敢领受？”

崔成甫见李白这样爽快，笑道：“你二人都是诚心诚意，快收下吧！”说着便接下阿倍的衣冠和李白的琴，交换一下，将阿倍的衣冠给了李白，将李白的琴给了阿倍。李白将自己的宽袍脱

下交阿倍穿上；自己又将阿信的翔鹤袍穿上，带上高高的日本帽子。俨然日本贵公子模样。而阿倍穿了宽袍，将头发打散，坐在琴边，活脱脱一个超逸出尘的山人，众人不禁拍手叫好！

李白高兴之极，高高举起酒杯喊道："喝酒吧！一醉方休呀！"

明丽的玄武湖上波光粼粼，丽日蓝天之下浮动着的是一片青春的喧嚣。

文长田跑得满头大汗来到绛月楼，说是找陇西李白，几个妓女因为李白与崔成甫等游湖没请她们去，正在生闷气。此时听文老爷一说找李白有公事，巴不得立即飞到玄武湖，一个个自告奋勇都来为文老爷带路，远远地看见一只画舫在湖中，有饮酒歌吟的声音，便乘了只小船追去。

"文爷，你看那穿白袍的，就是李公子哪！"小船渐渐靠近了画舫，几个妓女一齐喊道："喂，我们有事找李公子！"

那边画舫上莅琴和阿丹听见有人喊叫，走出来站在船头。问道："什么事？"

"喂，我们文爷找李公子有话说！"吴兰儿说。

莅琴一眼看见麻书吏的样子，故意摆谱道："什么文爷，文爷，哪里来的文爷？干么什的？"文长田只好将吴兰儿撇在一边，满脸陪笑道："小爷，我是江宁县衙的书吏文长田，有事求李白李公子，烦劳通报一声。"莅琴见文长田带着一帮妓女，便老大不高兴，便叫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硬要追到船上来呢，你敢坏了我们诸位爷的清兴？快滚吧！再不滚蛋，我叫船家用篙杆打翻你们！"说着就叫船家。

几个妓女听说要用篙杆打翻船，一个个吓得乱叫起来。崔成甫见外面嚷嚷不知所为何事，从里舱踱了出来。妓女们见崔成甫出来，一个个像得了救星似的叫道："崔公子快救我们，你的小爷要打翻船啦！"

崔成甫是个随和的人，见县衙的书吏也在，便说："有什么事上来说吧！"

小船上的人巴不得这一声，忙不迭地上了画舫。几个妓女立即抛下文长田，站在崔成甫背后去了。文长田想起今日求诗之事遇挫，此时再也出不得纰漏，格外恭谨地对崔成甫说："崔公子，敝县胡大人有一顶顶重要的事要相烦你舱内那位叫李白的公子，还望崔公子你老人家多多周全。"说话的时后弯着腰，几乎要跪下。崔成甫见他可怜兮兮的样子，便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尽管说。"

话到嘴边文长田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这次说出来，说不定会引来什么可怕的后果，他涨红了脸，舌头已经有些不听使唤，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胡大人……为……为……皇上……"

妓女们从未见过威风八面的文爷如此光景，催促道："你快说呀！"

文长田硬着头皮，咬了咬牙，一口气说出："胡大人为皇上封禅泰山，贡献三千把溺壶，要请你船中那位朋友李白李公子，为每一把溺壶题诗一首，册页我都准备好了！"说着从怀中掏出那本香色攒金的册页来，恭恭敬敬举过头顶，双手奉上。崔成甫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几个妓女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文长田顿觉遭了灭顶之灾似的，哀恳地说：

"崔大人……你不……是，叫我尽管说吗？"那声音好像是要哭出来。

沈燕儿见这情况，知道崔成甫如果不答应，文长田是不会走的。便在崔成甫耳边说："公子且把册页留下，先把这呆鸟打发走，这点小事，哄哄他又怎的？公子还怕得罪了他不成？"

崔成甫点头称是说："你先把册页留下，写好之后，我叫人送你。"

莅琴接过册页说："你今日就在湖边等着，写好之后叫你来

取，你好大的架子，还要我们公子叫人给你送来，好不晓事！”

文长田连连点头称是，千恩万谢地去了。

不等文长田走开，妓女们便一轰而入到了舱内。

阿倍见了，调笑道：“我们躲也躲不过你们，你们如何找到的，下次要躲你们，只有上天去罢了！”

吴兰儿道：“公子与侬姐妹有缘，山不转水转呗！公子若要上天，侬姐妹们少不得驾云来赶！”

沈燕儿笑道：“我们是奉了皇上之命，来索诗章的，你们怎能躲得过我们！”

李白道：“这就奇了，皇上怎么会差遣你等？”

崔成甫附在李白耳朵边上说了些什么？

李白笑的一口酒“扑哧”一声喷在地上。那知沈燕儿一本正经地对着阿倍仲麻吕道：“阿倍公子，刚才来的是江宁县令派来的使者，听说你是日本国来的贵宾，久慕公子盛名，请你写几首诗，题在……题在……”沈燕儿一眼瞟见船尾放着一个瓦壶，就往船尾一指说：“题在那种——东西上。”

阿倍疑心她们捣鬼，也装着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日本人，尚不知贵国有这种风俗……”话还没说完，江翠儿早已挨到阿倍身边，抱着他的脖子说：“亲哥哥，穿了唐朝人的衣服，就是侬大唐人了，快作诗吧！”

崔成甫拧了江翠儿一把道：“死丫头，快别装模做样蒙外国人了，只是我已经接了他册页，不写几句也不好！

沈燕儿见崔成甫认了真，笑的倚在李白怀里。

李白突然计上心来，大叫道：“有了！你几个一人一句，写了扔给他完事，任随你们写什么！”

崔成甫道：“妙极！这件事自然非你们莫属，快为那厮写出来吧！免得误了我们及时行乐！”

柳莺儿把双手往胸前一抱笑道：“有这样求人的么？今日众

位可看见了，中外的诗客才子都作不出这首诗来呢！还不快去准备文房四宝！”

吴兰儿娇声道：“要本姑娘写诗少不得要我们李公子斟酒、阿倍公子抻纸、陆公子磨墨、崔公子打扇，才出得了意境！”

李白说：“依你们，依你们！”阿丹捧过一壶酒来并四个鹦鹉杯，李白一一斟上，递给姑娘们。阿倍那边也一应准备停当，几个姑娘，喝了酒吃吃笑着，挽起袖子素手捉笔，一人一句写起来。少时像毛虫一样的大字爬满册页。沈燕儿写完最后一句，李白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叫道：“千古绝唱，千古绝唱！拿酒来！”说着就把沈燕儿抱在怀中响响地亲了个嘴。

几个歌妓听说李白要酒，一个个都斟了酒请李白饮酒，李白一一喝下，顿时只觉精神飞扬，强力盈满。倾刻间什么仕途、什么皇上、什么江山社稷都不复存在，天地间只有他逍遥自在，狂放恣纵，融入高天如白云飘浮，汇于湖水如碧浪优游，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享受着一个极乐世界！

文长田在湖边等着，眼巴巴地望着画舫在湖中游来游去，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他不敢离开，就在玄武湖停靠画舫的码头上痴痴地等着，直等到太阳偏西，好不容易盼到画舫靠了岸，太学生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从船上下来，几个妓女一人扶一个醉汉也下来了。文长田记得柳莺儿说过穿白袍的便是李白，文长田揍上去打招呼，哪知穿白袍的醉汉说的是外国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后来下船的是崔成甫，被阿丹和船家扶着，醉得人事不省，最后下来的是莅琴，文长田迎上去，陪着笑叫了声：“小爷！”莅琴白了他一眼，将手中的册页望他一扔，扬长而去。

文长田接过册页，翻开一看，直着眼叫了一声“我的妈呀！”便昏倒在地，原来那册页上写着：

老爷灵气通天，
做成溺壶溜圆，
题诗留芳百代，
保你发财升官。

8. 李白醉眼朦胧中看见一双熟悉的美目

年底百戏班一定要参加皇上封禅的庆典，公孙瑞莲决定带弟子到江南走一遭，要赶在集中排练之前到江南演出赚些钱。百戏班沿运河而南下，这天傍晚抵达江宁县。

金陵大客栈是江宁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的最大的客栈，百戏班几十个人住在金陵大客栈的后院，服装道具由金陵大客栈的侧门运入后院。客栈的侧门里一边是厨房，一边是茶馆，茶馆的拐角处又是堆积如山的货物；加之客栈生意兴隆，伙计都十分忙碌。这个地带也就显得特别杂乱。金陵子在西域的百戏班受过多年的磨炼，特别能理解和体贴老师的辛劳，一直站在门边料理搬运来的服装和道具。她站在侧门外，望着胡同里卸车的挑夫，吩咐他们将道具一件件装好，挑到客栈后院里。一个挑夫正担着满担的道具刚跨过门槛，客栈里的伙计提着大大的铜茶壶风风火火地奔过来，嘴里叫着“开水，烫！闪开！”挑夫下意识急忙往后一退，这一退，道具担子在门槛上一撞，后面筐里的东西哗啦啦翻倒了一地。筐子里插的那根卷好的白绌从担子里直掉下来，一直滚到胡同那边，哗哗散了一片。

“等等！”金陵子叫道，忙跑过去拾白绌。不远处一辆华丽的马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扶着一个醉醺醺的身穿日本翔鹤袍服，头戴红玉高冠的贵公子；嘴里哼哼唧唧唱着：“……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偏偏倒倒走了过来。

眼见这几个人就要踩脏白绌，金陵子急忙叫道："对不起，等等！"

烂醉的男女根本就没听见金陵子的叫喊，沈燕儿的脚一下子绊在白绌上，三个人像无根的草木，全都跌倒在地瘫成一团。

"哎呀，我的妈呀！黑咕龙冬的，干吗坑害人呀！"柳莺儿尖叫道。

挑夫和金陵子扶起两个女子，沈燕儿此时酒也醒了，指着金陵子破口大骂："伊是哪里来的臭妖精，竟敢耍弄本姑娘！"

柳莺儿的五色缬花轻容长披肩，已被掉在地上的道具拉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是再也不能穿的了，这条披肩是淮南大茶商所赠，价值三千缗钱，柳莺儿心疼得要命，嘴里骂着脏话揪住金陵子便要动手；金陵子要是动起手来就是再来几十个柳莺儿、沈燕儿也不是她的对手，只是瑞莲老师吩咐过"出了京城不能惹事"。只好便不吱声任她们抓扯。阿丹从后面赶来，见这两个婊子欺负一个陌生姑娘，便道："吵什么？一块披肩有什么了不起？也撒野骂人，你们从我公子那里，不知赚了多少根披肩的钱，你们再不看顾我家公子的脸面！"两个婊子急了指着阿丹骂道："你算个什么吃里扒外的东西，哪里有你说的话？快滚吧！"阿丹急了骂道："要滚的是你们，你休想夜夜缠着我家公子！"说着便招呼脚夫去扶李白。莺儿、燕儿见骂不过阿丹，便挥舞着那条破披肩又冲着金陵子叫道："赔！你得赔我！"

"嚷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公孙瑞莲从后院出来，冷眼看到了这一幕。两个歌妓蓦地回头，看见一位品貌端丽、神色冷峻的妇人正盯着她们，不由收敛了许多。

"我是公孙瑞莲，她是我的弟子，有什么话快说吧，纠缠什么？"

"公孙瑞莲"几个字如雷贯耳，两个歌妓怔住了。眼前竟是名满天下的公孙大娘！

“侬……没……”不等沈燕儿“没什么”三个字说出口，瑞莲从腰间的丝绦解下一扣，取下一件金晃晃的东西，扔给柳莺儿。柳莺儿看时，那是一件镶金红宝石玉佩，红宝石是扁圆锁形，周围镶金的部份镂刻着百合花纹样——是一件大秦的珍饰！

阿丹在一旁早已看的不耐烦，冲着两个妓女叫道：“还不快滚，呆着干什么?”两个妓女瞪着阿丹鼻子里“哼”的一声，悻悻地去了。

李白却不理会身边发生了什么，他那双醉眼看见了一双熟悉的明丽的双眸，像朝霞一样灿烂，明月般皎洁的女子，那是江宁的妓女根本无法比拟的。他嘴里喃喃念道：“啊，美丽的姑娘!”金陵子见这醉汉直瞪眼看她，感到一阵恶心，转过背去“呸”地唾了一口，便招呼挑夫收拾东西搬向后院。

第二天上午日上三竿，李白从醉梦中醒来，隐隐听见后院有丝竹之声，李白一边穿衣服一边从窗户上探出头去一边问阿丹：“这后院住的是谁呀!”

“是长安来的百戏班。”阿丹一边说一边清理床铺。

“是了，昨天晚上，碰见的那个姑娘，想必是百戏班的，长得美极了!”

阿丹不吱声，自从与李白出蜀以来，结拜了这帮京城的弟兄，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泡在妓女堆里，什么事也没干，银子钱像水似的哗哗地往外流。那些妖里妖气的女人直往人怀里扑，他还是见一个想一个，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自己姐姐去世的一周年已经过了两个月，也没见他提说过一声。阿丹将昨天阿倍送他的衣服小心收拾好，故意不答理他。

李白依稀想起昨晚上阿丹骂那两个歌伎的话，知道阿丹不高兴，便也不再说下去。偶尔见东厢房那边有女伶出入，但记起那晚那姑娘厌恶他的样子又不敢贸然前往。

过了几天，崔成甫、阿倍和诸太学生要回长安，李阳冰特为

他们在凤凰楼置酒饯行。本来崔成甫和阿倍约李白与他们一道去京城，李白说初次到江南，还想去看看天姥山和剡溪，请崔成甫他们先走一步。李阳冰还请来了公孙瑞莲的百戏班为之助兴。本来李阳冰只请了公孙瑞莲的百戏班，但绛月楼的几个歌妓死皮赖活也要参加，李阳冰只好答应了。金陵子知道绛月楼的要来，第一个就不高兴。瑞莲告诉她，作场的人要以技艺为众重，以技艺让人敬服，不管绛月楼如何，以技艺把她们比下去不就得了，难道怕她们不成，金陵子点头称是。

到了饯别那天，李白早早地起来梳洗，特意穿戴了阿倍赠予的日本翔鹤宽袍，戴了高高的日本国的帽子，骑马来到了凤凰楼。

是日凤凰楼高朋满座，一边坐着崔成甫、李白、阿倍和诸太学生，一边坐着江宁地方名流。

酒过三巡。李阳冰站起来向大家说："各位兄弟，今日宋某与崔公子和诸太学生作别，特请了长安的百戏班为诸位表演助兴，请各位赏光！"

只听一阵鼓响，四个男伶扮的一对红狮子舞蹈上场，两支狮子合着音乐奔腾跳跃，摇头摆尾十分有趣，满座的人无不鼓掌喝采，之后又上来一个吹笙的，吹的是《凉州曲》，笙声辽远悠扬，把江南人的心，直牵到那荒凉的塞外的玉门关外。在座的人无不惊叹，只有绛月楼的歌妓，绷着脸坐在一旁心里不服气。一曲吹毕，公孙瑞莲款款走到中场，向客人欠身致意，然后朗声说道："下面由我的弟子金陵子为诸位贵客表演《绿腰舞》，《绿腰》是从西域传来的舞蹈，金陵子原先是西域的名伶，在沙州、凉州、碎叶都受到客人的激赏，今日来到江宁作场，还望众位贵客捧场！"在坐诸人听公孙大娘一介绍，一齐鼓起掌来。公孙大娘举手一挥，在下首的十余坐部伎、立部伎立即奏起乐来。绛月楼的歌伎哪里见过这场面，也跟着鼓起掌来。

金陵子合着音乐出场时，满座的人都惊呆了；她轻舒双臂、曼摇倩腰，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倾盼生姿。一曲舞毕，掌声雷动。

“这不就是东厢房的那个姑娘么?”李白对阿丹说。

“那天晚上公子喝醉了酒，摔倒在地，柳莺儿她们和人家吵架，骂了人家呢!”阿丹说。

“那可真对不起她!”李白想。

金陵子下场之后，李白斟了一杯酒，举杯来到金陵子面前说:“姑娘，你的技艺和美丽令人倾倒，我敬你一杯酒。”

金陵子看看眼前这个日本人就是那天晚上在金陵大客栈后侧门摔倒的那个醉汉，心中就像有毛毛虫在爬似的，不胜厌恶地说:“公子的好意我领了，我不会喝酒”。

绛月楼的歌妓眼珠子一直围着他们滴溜溜转。有李公子敬酒还有不理睬的?沈燕儿怪声怪气叫道:“咦，好大的架子!”

“真有脸面哪，我以为是谁呢！不过是个女戏子罢了!”

金陵子回过头来狠狠瞪了她们一眼正要发作，李白赶上去赔着笑脸道:“那天晚上，我喝醉了酒，多有冒犯，真对不起。我代她们向你赔不是。”

吴兰儿冷笑道:“冒犯，她配得上‘冒犯’二字么?”

金陵子见这人倒没有恶意，但涎皮搭脸的看客，她见得多了；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说不上。”说着便转身进侧室换服装。

崔成甫和阿倍见李白碰了钉子，忙过去打圆场说:“我这位老弟可是写诗的大手笔，如果姑娘肯赏脸的话，像你这样精彩的舞，不可不配我这位老弟的新词——”

金陵子一听他是个写诗的文人，心里一怔，便问:“他是——”

“他是我的亲兄弟阿倍十二，我是日本国遣唐使留学生阿倍十一。”阿倍这次与李白和诸太学生混得久了，免不了逢场作戏，

何况他也希望接近这位美丽的女伶。

众人也跟着说："阿倍十二，来一首怎么样?"

不等金陵子同意，李白早已一挥而就写好了交给金陵子。李白想起那晚将他绊倒的白绌，联想到眼前这位美丽女伶的表演，于是就写了《白绌辞》。

金陵子接过一行行看下去，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于是她微微躬身向宾客们福了一福，曼声唱道："扬轻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且吟白绌停绿水，长袖拂面为君起，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玉颜满堂乐未终。"金陵子唱完抬起长长的睫毛覆盖的眼睑望着李白说："多谢阿倍十二公子为我写了这首美好的新诗。"说完接过李白递过来杯，一饮而尽。

李白痴痴地看着她问道："你喜欢吗?"

金陵子格格地笑了，露出整齐雪白的碎玉般的牙齿。"喜欢，我最喜欢的两句是'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金陵子说。说真的，她在每次挥舞着两支白绌翩翩起舞的时候，她就幻想着她像鸿雁一样在天上飞翔，翻卷着霜天的夜云。

她与李白四目对视了，这双炯炯的眼睛多么熟悉，比王维写得更好的是谁?他分明就是我的长庚李白!为什么是日本贵公子阿倍十二?

"但愿我的诗，像你的歌舞那样飘逸神奇!难道你不喜欢'且吟白绌停绿水，长袖拂面为君起'么?"

金陵子想：我要是找到了我的长庚李白哥哥，我会为他拂面而起的，而眼前分明是一个日本国的花花公子，一个曾经令人厌恶的醉鬼!

"那么，请姑娘为我们表演这支《白绌舞》吧!"崔成甫说。

金陵子手执白绌再次在掌声中走到中场，她一扬头将双手一挥，那白绌像两只鸿雁腾空翻飞而去!金陵子合着音乐左旋右转，神采飞扬风华绝代，满堂嘉宾已经忘乎其所以，仿佛置身于

天上。一曲舞毕，满座的人还忘情地看着无人出声，等金陵子收起白绌向四座欠身致意时，众人才意识到表演结束，一时掌声如潮水般地响起来，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送别了崔成甫等，李白回到金陵大客栈。他脱下日本冠服睡下，不知为什么，他满脑子都是金陵子的影子。到了半夜后他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涪江之滨紫云山下，他和月圆骑马追赶太阳，他梦见天边流动的朝霞和山下摇曳的桃花，还有月圆那双长着长长睫毛的美目。

他蓦地坐起身来，伸手去拉那长着长睫毛的姑娘，摇曳的桃花和流动的云霞在他眼前逐渐消失，周围一片昏黑，客栈外有牲口叫唤和车辆行动的声音，那是客栈里做生意的客人早早地启程了。李白静静地坐着，想起昨天的宴会，金陵子的眼睛里有一种变幻莫测的神情，像星星那样闪烁，像月亮那样明媚…… 他想了好久好久，想不出来在哪里见过。突然梦中的情景在他心头掠过，对了，这双眼睛原来是月圆妹妹的，月圆妹妹早就不在了！一阵悲凉向他心头袭来，李白想，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到后院去见见金陵子。

李白穿戴完毕，吃过早饭，想再给金陵子写一首诗，不知为何写了几首，都觉太俗，概不如意。以往为歌妓作的“粉色艳月彩，舞袖拂花枝”“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这一类似的情诗都无法表达对金陵子的爱意。后院东厢房那边不断传来百戏班的人练嗓的、练乐的声音，李白不觉有些焦躁。

忽听后院人声嘈杂，李白伸出头去看，但见几个差役，扯着嗓子甩着京腔向着百戏班的人嚷嚷：“我们是京城大乐丞府上的人，凭什么不让进！让我们进去！”

“大乐丞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公孙大娘也还是梨园的呢，是诸王公主的师傅呢！”

“我们公子是今科状元，刚上任，有事找金陵子姑娘，请不

要阻拦”一个面貌清秀的少年说，他就是王维的书童画郎。

“大乐丞不过是给皇上撞钟敲鼓的角儿罢了！”

听见吵闹声，公孙瑞莲从客房里走出来。画郎认得公孙大娘，连忙迎上去，拉着公孙瑞莲的手说：“好大娘，我们公子给姑娘送来好多东西呢，让我们见见吧！

公孙瑞莲见是大乐丞的贴身侍从，便向伶人们招呼道：“真是大乐丞有事来找金陵子，快各自练习去吧！”众人听了各自散去。

李白在楼上听见下面差役们嚷嚷又不知道嚷什么，众人散去，李白便拿了刚才写的诗到后院来。来到东厢房金陵子住的那一间，正想叫门进去，忽听里面有人说话，李白停下脚步听到那人说：“……你走的时候，也没跟王大人说一声，王大人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你……后来才知道你跟公孙大娘到江南来了……王大人眼巴巴的望你回去呢！”

“我要跟百戏班在一起。”金陵子说。

“王大人很忙，皇上封禅泰山，有很多音乐歌舞上的事要做，否则他就亲自来了。”那男的说。

“我不会回去的。”金陵子说。

“你不要太辜负人了吧！”那少年急的带哭声说。

“你走后，王大人想起你就落泪，说悔不该要了这么个劳什子状元，如今金陵子姑娘也不理我了，你怎么就不懂王大人的心呢！”

李白想这王大人倒也是个有情的人，金陵子也忒高傲了，但这状元怎么就会“要”得来呢！这就奇了！走过去透过窗户往里瞧。但见那少年将一幅画徐徐展开，说：“王大人因为亲自不能来，百忙中给你画好了让我带来；王大人说金陵子是个好姑娘，如今跟了公孙大娘，也是缘份，他要帮你，做到像公孙大娘一样独步天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都永远爱你。这上面的诗，

就是写给你的。”

金陵子看着那画半天不吱声，那少年把画挂在墙上。画的是皓月当空，盘虬的桂树下坐着一位佳人，不是别人正是金陵子。画面朴素典雅意境隽永，人物也维妙维肖。端的是一幅好画，想不到出自于“王大人”的手笔！但不知“王大人”写的诗如何？听金陵子颤声吟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金陵子吟罢低头不语。

李白大吃了一惊：这“王大人”端的是个奇才！这首诗自然天成洗尽铅华，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乃诗中之至美！李白，李白，你这个连“红豆生南国”都写不出来的笨蛋！

9. 江月下有人歌咏:“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阿丹弄不懂为什么李白从后院回来就一直蒙头大睡，到第二天中午也不说话也不吃饭，猜想是在金陵子那里碰了钉子。阿丹想，崔成甫他们一走，这里就会变得很清静，再也少有什么宴会呀、酒局呀，公子该干点正经事了，像这样下去不是个混混是什么？到了第二天下午，阿丹打了一壶酒，买了两个饼，切了一块牛肉，用荷叶包着，说好久没有看长江了，夏天的落日十分好看，快起来吃了饭去看吧！李白才怏怏地起来吃了饭，二人一起来到长江边。

长江的傍晚果然壮观，晚云如涛，江涛奔涌，夕阳的余晖照射着滚滚江波，长江中好像流淌着黄金，又像流淌着鲜血……李白无言地坐在江边，看着江中的归帆。

夜幕降临，码头上星火点点。李白站起身来，向码头走去。江宁的水码头十分热闹，李白木然地看着这一片纷繁，无论如何也拂不去在东厢房里的那种失望。

忽然一个女子幽婉的声音穿过码头上的大小船支向他飘来："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我欲上蜀蜀水急！行人一去不复归！"那女子吴越口音，唱的是荆襄的《西洲曲》，唱得十分哀婉。丹砂听了曲子却大吃一惊，因为唱曲的声音极像姐姐婉娘，如果换了蜀中口音，除了姐姐决没有第二个人！丹砂见李白听得专注，趁势说："李公子，我到那边船上去请那位歌女过来，为你唱支曲子可？"丹砂把酒壶交给李白，走下码头从这只船跳到那支船，一支支跳过去，喊道："船家，我是'春莺院'的，来找一位姐姐，有事说话。"那船家见是个穿著整齐的小厮，靠过来搭了跳板，阿丹上了大船，径直走到楼船上层，见几个商人正围着一个歌伎饮酒作乐。那歌伎穿著华丽怀抱琵琶，正边弹边唱，阿丹呆住了，那不是姐姐还能是谁？霎时热泪夺眶而出，他哭叫着喊了声："姐姐！"向婉娘扑过去。

婉娘万没想到弟弟居然来到自己面前。叫了声"小弟！"两姐弟相抱泣不成声。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婉娘问。

"你被抓走后的一个月，我找到了李公子，跟随他来到江宁。"

"那就好！那就好！"婉娘一边抹泪一边说。

原来段简见独眼龙没有杀得了李白，便狠狠地将他训斥了一顿，原来承诺的银子只给了个小数零头，独眼龙一气之下，带着地痞毁了婉娘的家，婉娘让阿丹趁黑夜在庄稼地里躲藏；自己却被独眼龙扔进河中，幸遇一帮捕夜鱼的人救起，婉娘不敢回家，沿途乞讨，到了渝州，在"花月楼"卖唱，取名琼箫。后来跟着商船来到下江。婉娘向阿丹一一诉说，在座的客人亦感叹唏嘘。

"李公子——他在那里？……"婉娘问。

阿丹说："就在江岸上。"

婉娘撩起窗帘一角，见皓月之下，李白正在月下的江岸上徘

徊，向着这边张望。婉娘鼻子一酸，又要落泪，竟不敢再看。

“姐姐，我们一起去见李公子吧！”阿丹说。

“好不懂事的孩子，姐姐落到这一步，还有什么脸去见李公子？李公子心中的婉娘是清清白白的，让他心中记得那个清清白白的婉娘就是了。你这就回去，别向李公子提起看到过我。”说着拔下头上一枝双蝶石竹花金钗交给阿丹说：“这是姐给你的，好好收着。金陵是个繁华的地方，到处是风流富贵，叫他千万不要贪恋酒色，快到长安去干他的大事。你好好跟着李公子，姐就放心了。不要再来找我。”说着把金钗放到阿丹胸前的口袋里。

“姐，我记住了；我一定把你的话说给李公子听！”

“你告诉李公子，唱曲子的女子都知道他的名声，我为他唱一支他写的诗歌。快回去吧。”

阿丹恋恋不舍地别了姐姐，来到李白站的江边，对李白说：“那唱曲的女子说她有客人不便上岸来。公子的名声她倒知道。”

李白喃喃说道：“……要不是这浓厚的下江口音，我倒要当成你姐姐在唱呢！”

阿丹记起姐姐的话，忙一把拉着他说：“公子听走神了，你成天跟妓女们厮混，要是我姐活着知道你这样，姐要生气的。”

“你姐知道我这样，你姐要生气？”李白问。

“是啦，姐最不喜欢不干正经事，跟妓女鬼混的人了。我姐已经不在了，就是你一辈子过这种风流富贵的日子，姐也不知道。你好好听，那歌女还要唱你的诗作呢！”

少倾，江面上传来一阵急雨般的琵琶声，接着一个沉着清亮的声音唱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如果此时在青楼，李白定会拍案叫绝的，但金陵的舞榭歌台哪有这样清淳的歌声？金陵的歌软绵绵粉腻腻、柔若无骨。他想

起了他出蜀的初衷，想起赵蕤老师和太玄道长、烟霞子和在昌明青莲乡的父母。他目送那船远去，皓月当空，水天茫茫，那歌声在万里长江久久回荡……

李白突然拔腿就向那船奔去，那船已缓缓离去，隐没在远远银色的波光中去了，阿丹紧跟着他追着，李白一下子跪倒在江边大哭起来……阿丹扶起他来，他一把抓住阿丹问道："你说，那船上唱曲的是不是你姐姐？那唱曲的是不是你姐姐？"阿丹记得姐姐的话，使劲咬住下嘴唇双泪长流，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李白猛记起阿丹先前说的话，是的，如果那船上唱曲的是婉娘，也因为他这样成天和妓女厮混，竟不愿见他弃他而去了！李白不愿起来，就这样对着江水跪着，不管那船上有没有婉娘，对着明月和江水，他要请求他心目中婉娘的宽恕。

第二天一早，李白就让阿丹打点行李。说是要去一个清静的地方，读几天书再准备往长安去。阿丹到客栈柜上结账，掌柜的把算盘毕毕剥剥拨得一阵响，笑容可掬的说："小爷，还差三千缗钱。"

"怎么？那么多钱寄柜上，你都给弄哪去了？"阿丹反问道。他从小就在成都街市上叫卖，坑蒙拐骗的事听得多了。

掌柜的笑道："你们公子是阔人，还愁没钱？有几人敢像他那样花钱，大把大把地扔出去不心疼？没有钱，今晚你和你公子就和百戏班的脚夫住在一起！"

"谁说我们公子没钱了？狗眼看人低，明天绸缎庄的王掌柜还要来拜访；你这烂牙腔的，要不那三千不给你！"阿丹说。

阿丹回到房中，把所有的财物都清理了一遍，说什么也不够三千。看着李白愁眉苦脸的样子，丹砂说："我有办法。"凑在李白耳朵边说了一个主意。

李白听了惊叫道："这不成了赖账了吗？"

阿丹急了，小声说："哎哟，我的公子爷；你现在没钱了哪

里还有面子？要不是那掌柜的三天两头帮你招妓女围朋友，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咋会变成今天这种穷光蛋？他不知赚你多少黑心钱呢！你成天讲什么安邦治国之术，谈什么大块风雅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在这个‘钱’字上，你却真欠功夫！”

李白被阿丹说得哑口无言。半响才说：“怎么办？”

阿丹说：“现在我来教你，孙子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脚板上搽油——‘溜’！”

10. 扬州乃是斯文荟萃之地，岂容尔等冒充李白骗人？

“到那儿？”

“出门到码头上再说。”阿丹找出一个大礼盒，将钱和贵重细软物品装进去，李白翻点物件，偶发现一本用密密蝇头小楷写的《青莲诗文》，字迹工整秀丽，大约有百来页，颇费了些工夫写的，李白仿佛记得那是在崔成甫的酒会上，李阳冰送给他作纪念的。李白从礼盒中取出一件蜀锦半臂来，将这本小篆的《青莲诗文》放了进去。然后二人穿了最好的衣裳，吩咐伙计将屋子打扫干净，然后阿丹捧着礼盒，李白大摇大摆地走在后面，掌柜的见他们过来，小心地问道：“二位爷可是要出门？”

阿丹说：“你这人只知赚钱，白长两只眼睛没见我们出去作客么，今天是淮南道大都督府长史的公子请我们吃酒，晚点回来，你好好伺候着。”说完就雇了辆车，叫赶车的直拉丽春楼。那掌柜的见他们真的是去吃花酒，才放心地回到柜台上。

那车刚过街口，李白问：“去哪儿？”阿丹说：“我们先搭上小船去扬州，听人说，有好多蜀中的人在那里做生意，我们找个家乡人借点钱，再往长安去。”

李白与阿丹搭船到了扬州，无奈囊中羞涩，只有住小客栈，没有了交际的费用，当然当地的名士也无从知晓。两人无论如何

省吃俭用，只够一个月的开销了。阿丹看如此光景，从包袱中取出那本李阳冰抄的《青莲诗文》说："我在金陵就看见有人买你这本《青莲诗文》，可以卖三百多缗钱一本呢?"

"卖三百多缗钱一本？真的?"李白翻开那本诗集，仔细端详那书法，却非同凡品，后面落款是：李阳冰。下款后钤着一个朱红的小篆印章，刻得甚为精美，端方中透着灵气。李阳冰与他是同姓，论辈份还是李白的族叔呢！

"可以卖三百缗钱，你又有酒喝了！"阿丹说。

李白把那本诗集翻来翻去反复摩娑，把诗集交给了阿丹。

"快来买哟，蜀中才子江南诗客李太白的诗文，江南第一，天下无双，快来买呀！走过路过，切莫错过，错过这个村，就没有了那个店；错过这个渡口，就没有那个船喽！快来买哟，只有这一本啦!"阿丹站在扬州闹市街口，用唱歌一般的嗓音叫喊。

李白远远地站着，在一边看，他没有作过生意，更没有这样卖过文章。阿丹的叫卖很快地吸引了一堆读书人。

一个瘦子抓住那本诗集翻了翻问："多少钱?"

"五百缗钱!"阿丹响亮地回答。

瘦子抓住诗集的手松开了："太贵了吧?"

丹砂像他在成都卖花的时候一样满脸堆笑说："先生，你看这字写得多好！要紧的是这文章做得绝妙，在金陵为抄这本诗集，连卖纸的都赚了大钱呢？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瘦子身旁一个胖子似乎有所耳闻，点头说："听说过，听说过。"旁边几个年长的也若有其事的点头。

瘦子又拿过来翻了几下说："我给一百缗钱，卖了吧?"阿丹坚决地摇头："不卖!"一把夺过那诗稿双手叉在胸前。

胖子说："我先看看文章如何?"说着拿过诗集，摇头晃脑地吟哦了几句，似乎很在行地说："论文章，还可以，但写诗的这人名不见经传，字也还可以，怎么也不值五百缗钱，小兄弟你也

别漫天要价了，我看一百五十钱也就可以了。”

胖子这一说，其他的士子们也附和说：“是呀，是呀，一百五十个钱，可以买好几担大米了呢！”

阿丹说：“只有这一本，少两百钱！不卖！”

胖秀才又把书放回阿丹手中，做出要走的样子。阿丹按住胖子的手说：“一百八十钱卖给你！不讲了！”

胖子笑了，从怀中掏出一串缗钱来，一个一个数给阿丹。胖子一把钱数完，阿丹就直奔街角，把钱交给李白。看着响当当的铜钱，丹砂乐了，这些钱不仅可以让他和李白多在扬州住两个月，而且有酒喝了！

“今天有酒喝啦！”李白高兴得直跳起来欢呼，把钱袋里的铜钱摇得哗哗直响！直奔运河边的小酒肆。

秀才们听见他们二人的欢叫，又见他二人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心中犯疑。叫道：“不好！我们可能上当了！”

胖子心中也有些疑惑。说：“是吗？”

瘦子说：“其理由有三；其一，李白诗既江南第一，天下无双，他怎么就这么便宜卖给你呢？其二，这样一个小僮，怎么就会卖起李白的诗呢？这肯定是和街边上那贼头贼脑的家伙勾结在一起的；其三，这二人都不像是本地人……”

胖秀才眼见自己这一百八十个钱被人骗去，不由着急，口也吃了，结结巴巴地说：“莫……不是……假……假的，各位快……帮我……抓住……他！……他！”

欺负外乡人，秀才们是很在行的。外乡人都不敢欺负，还敢欺负谁？自己本来是聪明绝顶的文人，竟被人骗了，而且当着这么多聪明人的面，这口气怎能忍下？于是众秀才老的少的胖的瘦的，壮的弱的、高的矮的、一齐奋起直追，非要拿住这两个竟敢在斯文荟萃的扬州行骗的文化骗子！李白和阿丹一路跑着跳着笑着抖得钱响，十分得意，快到酒店跟前，突然见一群人气喘吁吁

地追来对他们高叫“站住!”李白和阿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秀才跳到他们身后拦住了去路。

此时那买诗集的胖子已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一把抓住阿丹的领口，叫道：“小……小杂种，你干的好……好事!”

“你们要干什么?”李白喝道：

“你们两个肯定是同伙? 你是谁?”瘦子问道。

“在下就是西蜀李白，你要怎样!”李白见这些人来意不善，索性说出自己的名字。

那瘦子不听“李白”二字还罢，一听便叫起来：“嗬，人家西蜀李白是陇西王孙，你也屙泡尿照照这个穷样子，还敢卖假文章骗我们!”

那胖子也余喘未定地喊道：“你……你是……何方痞子……竟敢冒……冒充西蜀……才子……李……李……白……!”

李白一听乐了，竟有人说他是假的! 哈哈大笑道：“冒充西蜀才子李白! 哈……，依你说，谁才是李白?”

其中一个秀才叫道：“在下在见过李白，已有五六十岁了，道貌岸然，颇有儒风。花白胡须，坐轿……”

众秀才早已不耐烦，一齐叫道：“骗子，还钱来! 要么不客气了!”

阿丹一听他们要钱，立刻把钱袋贴在胸前抓得紧紧的，骂道：“你们这些蠢货! 李白是什么样你们管得着，诗词文章还会假，你们这些文盲睁眼瞎，快快滚开，小爷要同小主人吃酒去了!”

胖子气得发抖，将那诗集翻着叫道：“这……这……上面不知写的……什么……玩意……意儿也要拿，拿出来……卖钱!”那瘦子也义愤填膺地喊道：“扬州乃是斯文荟萃之地，岂容尔等骗人?”仗着人多势众就要上前抓扯。

李白一见哭笑不得，只好将宝剑按在手叫道：“你们再敢上

前，我要把你们的猪头割来下酒！”

众秀才见李白要动武，一时吓住了，都不肯为胖子的一百八十个钱上前去冒险，只围在四周骂骂咧咧，也有老于世故的秀才，叫人快去报官抓骗子。正彼此僵持的时候，忽然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脆嘣嘣的叫道：“哟！我说你们几个混人，冒充秀才，在这里胡闹什么呢！”众人见这女人胖胖的穿一件袒胸露背低领窄袖衫，头上梳着螺髻，下身穿一条六棱石榴裙，约摸三十多岁年纪，正是附近酒店的掌柜翠花娘子，见李白他们要来吃酒，那些秀才又缠住不放，便出面干预。几个秀才听李翠花说他们冒充秀才，更是火上浇油，便一齐向翠花娘子叫道：“谁敢说我们是冒充的？我们都是正儿八经考上的秀才！跟我们到衙门去讲理！”

哪知翠花娘子一点也不害怕，指着胖子的鼻尖道：“你们说你们是秀才，你们可认得这书上的字？”

“当然认得！”众秀才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是睁着眼买的，还是闭着眼买的？”

“当然是睁着眼买的。”

“你们是心甘情愿买的，还是他用剑逼着你们买的？”

“这……”众秀才被翠花娘子问得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翠花娘子笑得直不起腰来。

阿丹也笑了，说：“对啦！这书是你们看了以后才买的，连文章都读不懂，还说你们是秀才！”

翠花又道：“你们这些好没见识的，不准和我店里的客人胡搅蛮缠，还不快滚！”

众秀才被翠花娘子一顿抢白才知自己输理，一个个没趣地散去。翠花娘子把李白和阿丹让进店里，捧出一坛香喷喷的玉浮梁来。

转眼已是深秋，卖诗集的钱很快用完，李白和阿丹又开始卖衣物，天气越来越冷了。李白天天到运河边打听，扬州口岸虽然

是商贾云集的地方，但各地的人都有，好不容易遇见一个蜀中的商人，但与他素昧平生，如何愿借给他钱？一连好几天，李白都沮丧而归。偶尔也有蜀中的客商见他流落异乡，给他们一点钱物；因为缺吃少穿，李白的身体一天天坏起来，不断地咳嗽已经十来天了。那是十月中旬的一天，萧瑟的北风吹刮着运河边枯黄的芦苇和荒草，因为寒冷连太阳也不那么明亮，惨白惨白的在天上挂着。李白佝偻着身子在运河边徘徊，阿丹跟在后面，远远地传来一阵阵鼓乐之声，码头上玩耍的孩子争先恐后地跑过去看热闹。“快来看呀！江宁县朝泰山去喽！”大人孩子一片欢呼。李白也奔过去，当他看清彩船上的情况时，怔住了，两只足像灌了铅，移动不开半步。

两只彩船缓缓地从运河当中驶向码头，第一只船的船头搭一把太师椅，端坐着穿戴整齐的胡县令。胡县令身后，船身上极有样式地捆扎着三千把越瓷刻彩溺壶。第二只船上整齐排列着二十来个忠厚老成的“孝悌文武”，乐队吹打得十分热闹。文长田在胡县令周围跑来跑去张罗，显得十分卖力。看样子这只船是今天早晨一早从江宁出发到达扬州的，沿运河北上半个月之后到泰山脚下。

彩船驶进了港口，阿丹从看热闹的孩子中间返身转回，看见惨黄的夕阳下，李白木然呆立，冰冷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李白的脸色由苍白变得铁青。

“李公子，你怎么啦？”阿丹怯生生地问。

“没什么。”

阿丹扶着李白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城外的鸡毛店，天已经全黑了。

李白回到店里倒头便睡。到了半夜，一阵霜风从破窗上吹进来，冷得打颤。他拥衾坐起，坐了好久好久，已是下半夜时分，月光透过破窗户落到他床下的地面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亮

亮的。他披衣起来，悄悄地推开角门，客栈后面长着一片树林，树上挂着稀疏的黄叶，焦黄的落叶铺满地下。李白走在枯焦的落叶中，每走一步脚下的枯叶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一步步走完那片林子，走进冷白的月色中。月光下是一片冷白的荒野，有冷白的枯树和草垛、冷白的井槛和乱石，李白如同草树、井槛和茅屋一样凝立在冷寂如霜的月光中。他想起了涪江之滨的月，那流淌着银光波涛……他想起了匡山的月，峨眉山的月……那幽深柔美的凝结了多少亲情友谊的月光啊……身后树上的落叶，划过冷白的月光，沙沙的飘落在地上。出蜀以来积聚在心中的乡愁潸然涌出，李白轻轻地吟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阿丹一觉醒来见东方发白，发现床上空无一人，前前后后找了一回，不见李白踪影。问遍店里的人，都说没看见。

店里做粗活的婆子，一大早背了一个背篓，拿了支竹笊篱到后面的林子里去篓些枯叶来引火，篓着篓着，忽然见一个人僵卧在地，扔了竹笊篱直往后退。刚好这时阿丹赶到，见正是李白，李白脸色惨白倒卧在枯叶中，急跪下去扳李白的身子，那里扳得动，急得连忙叫"李公子，李公子！"又忙向那婆子叫道："婆婆，请你帮我扶一下！"哪知那婆子像见了鬼一样叫道："哎哟！不得了啦！死了人啦！"拾了笊篱和背篓，飞也似地跑进角门，把门闩上。阿丹摇摇李白身子还是软软的嘴里还有一丝气息，连拖带曳把李白弄到角门边，拼命敲门。店主听婆子说店里的人死在外面，拿定主意绝不开门，如果把死人弄进店，肯定会招来晦气，如果是瘟病死的，那住店的人常常会招瘟，那这店就别想开了。

阿丹从门缝里望去，店主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阿丹急得抓起一块石头使劲打门，叫骂道："狗贼们！我们的行李财物都在里面，你要打抢我们不成，再不开门，我就去告官，我们主人

好好的半夜怎会到外面去，你得说个清楚明白，再不开门，老子放火烧了你这鸟店！”“不得了，他要放火！”婆子吓得颤声说。

“别放火，千万别放火！”掌柜的叫道。

掌柜怕这小子逼急了果真放起火来，忙叫伙计开了门。阿丹说：“混蛋，谁说他死了呢？快与我搬进屋里去！”伙计们七手八脚把李白搬到床上。丹砂想必是昨晚冻坏了，便叫伙计拿一床厚棉被和一碗热汤来，把厚棉被给李白盖好，又将热汤端过来，撬开牙关灌了几匙，李白微微有些动弹，阿丹摸了摸额头烫得好吓人！

那婆子道：“想必是什么瘟病，快找大夫来治，否则活不成了。”

阿丹听了，眼里泪珠一串串掉下来。摸摸自己胸前硬硬的姐给的菊花金钗，心一横，对店主和婆子说：“我少时便请大夫回来，你们好好给我看着，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找你们算账！”说着就出门直向城里跑去。

阿丹跑了几个当铺，当铺的掌柜认定他是走投无路的外乡人，只肯当很少一点钱。阿丹心一横，捧着金钗来到那天卖诗集的十字街口。只是没有了当日卖诗集那般心境，一声“卖金钗”出口，已是哽咽不成声。

一忽儿，人们就把阿丹围了起来。有的同情，有的叹息，有的说贵了买不起的……多数的是看热闹。忽然一个瘦子从人丛中挤了进来，叫道：“小贼，你又偷了什么东西来卖？阿丹一抬头，冤家路窄，正是头回买诗集的那几个秀才！那几个秀才被酒店掌柜翠花娘子一顿浑骂，今日撞见阿丹，正要拿他出气，胖子一把抓住阿丹叫道：“你那天……那天卖什么……李白诗文……今天又卖这……金……金钗，从哪、哪里偷来的？抓、抓到官府……去！”

阿丹紧紧把金钗握在胸前，哭着说：“这是我家主人的东西，

主人病重，吩咐我拿来变卖，我不是偷的！”几个秀才不由分说，伸手要夺那金钗，阿丹死命抓住哪里肯放？没奈何在地下撒泼打滚，嘴里用蜀中的土话骂道：“龟儿子，疯狗！不讲理的虾扒……”几个秀才见阿丹骂人，便动手来打阿丹，眼见可怜的小孩子就要吃大亏，忽听人从中一个人用蜀中腔调喊道：“住手！”接着一个高个子大嘴巴两耳招风的背着褡裢的年轻蜀人，从人丛中挤了进来。几个秀才见有人干涉，便不敢再下毒手。阿丹抬起头来时，已是满面血水、泥水、泪水。

那人问道：“小崽儿，是那个龟儿子相欺你？尽管给大哥说，大哥给你匝起！你将才说卖李白的诗文，是那个李白？”阿丹听了乡音，感觉分外亲切，含泪说：“我是李白李公子的书僮，是蜀中昌明青莲乡的李白，那一天他们几个虾扒买了李公子诗文，二百钱打官司朽闹衙门，估倒说是假的，今日李公子病重，我们好歹没钱了，没钱请医生，叫我把这金钗拿来卖，遇见这几个杂种……”

“我是李公子的家乡人。”那人说。

这人正是昌明县的壳子客沈丁——李白儿时看牛娃朋友，眼下在扬州一带卖草药。沈丁在十几岁时父母双亡，靠扯草药维持生计，昌明、江油一带，乃是蜀中中药材产地，沈丁到了江南认识了泾县的铁匠汪伦，宿松的船夫荀七，他们都帮衬着壳子客贩中药材，几年之后居然在扬州做起了个小买卖。

“家乡人怎么样，几个烂乡巴佬逞什么威风，送到官府去！”那瘦子叫道。

“送官府！”有人附合着，一下子抓住阿丹的胳膊。

“谁敢！”跟壳子客一起来的汪伦身后如雷一声吼叫，抡起碗大的拳头挥了挥，几个秀才急忙放开阿丹，溜了。壳子客和汪伦请了一个江湖郎中，跟阿丹一起来到了城外的小客栈。

郎中给号了号脉说：“李公子这病，是属于起居失调，情志

不畅引起的，忧愤郁结于内，风寒凝滞于外，好在他人年轻，还有救。先吃两剂疏散的药，千万注意调养。”

好在壳子客自己就是卖草药的，不一会拣来药煎了，给李白一匙一匙地喂下。不到一个时辰李白睁开了眼睛，望着眼前的这个人，一时想不起他是谁，只觉得头痛如裂，心似火燎。

“你认不出我啦？我是昌明县的看牛娃，壳子客沈丁呀！我还记得你写的诗，‘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李白点点头，眼里含着泪水。

壳子客握住李白滚烫的手说：“李兄弟，不会有事的，有我壳子客在，就有李兄弟在。”两行清泪从李白脸上流淌下来。

11. 封禅泰山是一次大规模的造官运动

自从皇上批准了由宰相张说起草的关于封禅泰山的奏章，张说父子就忙起来了。封禅泰山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之所以简单，就是只需把皇帝及其亲戚和朝中大臣从长安搬到泰山去，举行一个仪式，念一篇文章，开一个庆祝会，只要老天爷不刮大风下大雨，既无须担风险也不存在失败的可能，然后皆大欢喜，班师回朝。复杂的是成千上万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必须一一解决。因此张说把封禅泰山的时间选定在少雨的冬天。

将作监和少府监已率先行动起来，将作监和工部的官员从夏天起就征集大量民工在泰山修建祭坛和道路，少府的官员也忙着监督制作封禅泰山皇族要用的器皿和要穿的衣饰。光禄寺的官员们忙着备办封禅中各种宴会需要的山珍海味。

宰相张说亲自召集由礼部，秘书监、国子监的官员们在“集贤殿”查阅历代帝王关于封禅泰山的资料，结合本朝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刊定，制定出相关仪式的条文。张说让张垍到卫

尉寺掌管邦国文物、器械，作皇上封禅最必须的差事，见了那些有权有势的皇亲国戚，张垍早把珞薇忘了，他将婚姻的新目标定为娶一位公主。

封禅泰山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只要挤入了这个行列，就有晋升的希望。希望升官发财的人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涌入张说及其子女亲属的家中，进行花样百出的贿赂，成为封禅泰山这个庞大队伍的随员，张说父子因此发了一笔横财。

珞薇在这个夏天匆匆地与赵满成结婚了，薄情的大乐丞王维竟丝毫不感念她为他费尽心机。忠厚的满成对她百依百顺，立即在朱雀大街为珞薇买下一处豪华宅院，前大门临街是画栋雕梁的楼阁，后院是百花齐放的园林。珞薇心里虽说不十分愿意，但见满成殷勤老实的样子也算了。赵少卿完婚之后，又忙着张罗为皇上备办封禅泰山的诸般物事。为了祭礼熏衣用的龙涎香，他别了爱妻，冒着酷暑到安南国去了。

参与封禅大典队伍的大本营设在洛阳，各州县官吏为此事的贡献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江宁县的胡县令押着三千溺壶一帆风顺，也届时到来。胡县令打听到掌管文物器械的张垍是宰相张说的儿子，打尽了主意去巴结，终于有一天晚上，张垍把胡县令贡献的三个器皿送进了父亲老大人的驻地，让胡县令在外间等候。

张垍让随从打开箱子，掀开遮盖的红绸一字儿排着三个器物，说："这是江宁县送来的，请你老人家过目。"张说见一个越瓷的，两个金晃晃的。张垍指着那越瓷的说："此物共有三千个。你看：这上面题有晋朝大诗人左思的诗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然后提起那两个金的道："这是专门送给皇上和你老人的。"

张说提起那两只金的念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亏他想得出！这物事虽小，眼下正缺它不得，你亲自给皇上送去。其

余三千只你派一名通事舍人让殿中省酌情分配，正好应急。”

张垍连连称是又说：“江宁县还在外间等候。”

张说道：“让他进来见一见吧，难得他一片孝心想得周到，明天叫他跟我的车随行伺候。”胡县令在外间听得喜滋滋的，只觉得手脚都无处放，两只手绞在一起互相搓摩，不等张垍出来他便钻了进去。

初冬十月，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李隆基率文武百官，皇亲贵戚，大唐周边各国酋长外国使节和随员浩浩荡荡开往泰山脚下。走在最前面是整齐威武的马队，然后是遮天蔽日的仪仗队，旌旗、卤簿、华盖；还有驯练过的大象、马、骆驼和保卫皇帝的禁军，前后左右簇拥着皇帝和后宫，此后是属国酋长们和外国使节，文武百官以及色彩绚丽的梨园教坊，人和牲畜覆盖四野，几百里之内络绎不绝。

紧跟着皇上的是宰相张说的车，被一大群穿朱紫衣的二三品官员和穿绯衣的四五品官员簇拥着，众多的紫袍绯袍官员中，有一个青袍官员骑着毛驴乐颠颠地奔走，那就是张说特许跟随的江宁县令胡正。张说有时撩开车帘，总能看见胡县令喜洋洋的脸，并向他点头哈腰。

十一月上旬，这支浩荡的队伍来到泰山脚下，按照封禅的议程，随行的官员留在谷口，皇上与宰相祀官登上山顶。心情最好的是四十二岁的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李隆基，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平定了韦后、太平公主的叛乱，真正结束了武周的统治，又再造了李家的唐王朝。相邻的属国表示臣服，远方的外国也争相交好，很快就达到了国泰民安的开元盛世。他把自己与曾经封禅过泰山的秦始皇、汉武帝，还有本朝的武氏则天后相比，他们都稍逊色。此次封禅泰山，意在让五湖四海都来瞻仰大唐的风采，感受到大唐天朝伟大的光辉，让普天下黎民百姓都沐浴到他至高无上的天子的恩泽。

这位对艺术尤其对音乐有独特感受的天子，心中洋溢着治定功成的喜悦。除了为他的成功而骄傲之外，还为他处在精力充沛的盛年而骄傲，为他对盛唐所负的使命而自豪。他在随从祀官簇拥下登上泰山，祈祷文以最虔诚的态度，最工整的书法写在玉牒上，放在玉柜里用金泥封好，用金绳捆扎盖上御玺封印，放在昊天上帝的神座之前。他恭谨虔诚地向上天祷告、行礼，向昊天上帝告知自己奉天承运拨乱反正的种种业绩，并祈求大唐国祚绵长、国泰民安。与之同时，在山下的坛祭祀五帝与百神，皇上下山之后又率群臣在社首祭祀地祗；此后，皇上在御帐殿里接受群臣的朝见。这次朝会是一次赏封庆祝会，在热烈喜庆的气氛中宣布大赦天下，并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享受三公一等的待遇。免去沿途所经过的州县一年的租赋，免去泰山所在的衮州两年租赋，诏命太宰祭祀孔子墓，并对徐州、曹州、亳州、许州、豫州、仙州六州父老予以赏赐。

封禅泰山是宰相张说策划成功的一次大规模的造官运动。因封禅泰山更得到实惠的是皇上的近臣，凡参与这次封禅的文武百官都得到了晋升，有功勋爵位的显贵们得到皇上赏赐的一季俸禄，公主、嗣王、郡县主都得到一个实际的官职。属国酋长也得到封赠的官职，尤其是宰相张说的亲信们，他们原来就在中书省、门下省任职，这次多数人加官阶超过五品，同时又得到皇上赏赐的丰厚财物。全国各州县举荐的孝悌文武当然也是人人有份，得到了皇上恩赐的官职。这次造官运动的结果使大量的未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进入仕途，致使官场显得较为拥挤而鱼龙混杂；不凭业绩和学识的升官之道一开，使得钻营的伎俩有了创造性的发展，更显得五花八门。

赏功庆祝会乐声震天，排列在帐中的乐器一齐鸣奏，受到封赏的百官贵戚孝悌文武的心情都和鼓乐声一样激动快乐。官员们穿着崭新鲜明的袍服，一次又一次地向恩赐予他们权力、财富和

荣耀的皇上叩拜，如同一道道大紫大红的波浪。波浪中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

看见这些涌动的波浪，听见这些发自内心的激动呼声，皇上开心极了。忽然，看见在绯袍的官员中，有一个青衣的官员混杂在里面乱磕头。皇帝问身边的张说：“那青袍官儿是什么人？怎么混在里面？”

张说乐呵呵地回答：“圣上忘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玄宗正将一口酒含在嘴里，听了这话赶快捂住嘴，怎么也禁不住一口酒喷了个满堂红，笑得说不出话来直呛，向张说做了个手势。张说向侍立在一旁的高力士说：“皇上的意思是要宣江宁县。”高力士微微一笑，大声叫道：“宣江宁县！”

胡正一听，急忙提着官袍的下摆，急急忙忙跑上前去，早已将上朝觐见叩拜的礼数忘到九霄云外，捣蒜似的叩头不止，嘴里不断地呼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宁县，你抬起头来！”玄宗说。

胡正诚惶诚恐抬起头来，激动的眼中闪着泪花，唇边的鼠须微微颤动。

玄宗说：“难为他想得周到，做个少府少监吧！”

当皇上和文武百官沉浸在封禅泰山大功告成的欢乐中的时候，皇上也赐天下百姓大酺七日，所谓“赐大酺七日”，就是准予天下百姓聚众饮酒七天。

经过壳子客和汪伦的细心料理，李白大病初愈，穿着壳子客的妻子为他缝的新布棉袍，拿着笔为壳子客的草药口袋写上药名。阿丹和沈大嫂在厨下做饭，汪伦提着一块牛肉，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叫道：“壳子客，李兄弟你看谁来了！”李白跑出去一看，想不到竟是为他撑船送他出蜀的船夫荀七，抱着一坛酒，笑吟吟地站在门口。汪伦是泾县的冶炼工匠，人很豪爽，常常带了铜器到扬州来买，也在江湖上结交了不少朋友。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李白惊喜地问。忙把荀七让进屋里。

“我到扬州送一船货，听汪伦兄说新认识一个好朋友，一打听是你，我就赶来了，我们已经有好久没有在一块儿喝酒了，在金陵划龙船那回，你还给我不少赏钱呢！我倒忘了，金陵客栈一个熟人给我一封信，说是有人很久以前带到金陵的。”说着从怀里掏出信来，信封已经很旧，边角已磨坏了，李白接过拆开，是崔成甫写来的，信中说自己的父亲崔沔因与张说意见不合，在夏天就被贬到魏州作刺史，在封禅泰山之后，他只作了边远县县尉，阿倍到司经局去作校书，父亲说安州都督马公的文英阁落成要开一个诗会，父亲托好友安州许员外推荐李白参加诗会。许员外喜好结交名士，有意邀请李白到安州作客，安州离长安较近，进入仕途的机会当然比江南多。

崔成甫的友谊使李白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但扬州到安州远隔千里，许员外又没有亲自给他来请柬，到底去不去左右为难。

少时沈大嫂和阿丹已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来，壳子客给每个人斟上酒说：“难得弟兄们相聚一回，干！”汪伦说：“我看李兄弟你别去了，你要是作了官，我们兄弟们就不能在一起喝酒了，我看官场别的不说，就是挤得厉害，挤什么？不就挤个荣华富贵么！当了官就可以吃俸禄，俸禄哪来的？不就从咱们百姓的田地、生意买卖里收的租税么。李兄弟，你犯不着与那些俗人挤兑，你看我们不作官的人早就娶媳妇生孩子了，你还是光棍一个。眼下太平年景你要是跟我们打渔做生意，少不得三天两头有酒喝！”说着给李白斟了一大碗酒。

李白一听乐了，喝了一大口酒说：“做生意我会算账。”

沈丁说：“对了，荀七是船老大，我呢贩药材，汪兄贩铜器，你来做账房，我们合伙做生意，准赚钱！”

荀七听他俩隔三岔四地说，想了半响道：“李公子是有志向

的人、快别拿李兄弟和咱们俗人比，跟咱们这样的人岂不把李兄弟满肚子的学问埋没了。李兄弟要是愿去安州，改天我有顺便的船就来搭你，我把你送到安州，要是事情不成，下次运货我把你接回扬州来，我们再一起做生意，可好？”大家一齐说“好！”

这顿酒喝到半夜，汪伦、荀七、壳子客都醉了，李白没有醉，提起写草药包的笔蘸了蘸墨在包草药的草纸上写下：

汉江洄万里，派作九龙盘，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六帝沦之后，三吴不足观；我君混区宇，垂拱众流安，今日任公子，沧浪罢钓竿。

12. 在这个冬天有许多人大彻大悟

江宁县令胡正一回到驻地，便命文长田把皇上赐的五品绯袍拿过来。文长田早就为胡正准备了香汤铜镜，请胡正盥洗一番把新袍服试一试。胡正看他跑上跑下的样子，心里着实感激。从封禅泰山的诏令发出到现在，文长田一直鞍前马后无微不至地侍候，事无巨细处处为他打算。如果没有这个麻面小吏，他胡正哪有今天！文长田帮他把穿了多年的青袍脱下来，为他穿上崭新的绯袍，佩上紫金鱼袋的时候，胡正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容光焕发，神气十足。

“皇上对我真是恩重如山，胡某就是肝脑涂地，也无以回报！”胡正感叹道，一边接过文长田为他新沏的武夷茶，一边坐下来继续欣赏镜子里的五品大员。

“老爷，在下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份《谢恩表》，你可面呈皇上，以表明你对皇上的感激之情，请老爷过目。”文长田说着，取出那份《谢恩表》来，交给胡正。

胡正展开《谢恩表》，见字迹分外工整，粗看之下，感觉文辞生动，语句通顺，谋篇布局也甚老成。看着看着，突然一个念

头在他心头闪过，便向文长田说："你这一向辛苦了，你先去歇着，待我看看再说。"文长田见胡正有些不乐，以为是疲劳所致，也没有说什么，自己一边休息去了。

胡正读了文长田的《谢恩表》，猛想起从在江宁县接到诏命的种种情形，无一事不是文长田办得妥妥贴贴，再看手中这份《谢恩表》，文长田的才干哪里在他之下？他的五品少府少监全是文长田一手作成，要是文长田跟他到了长安，那时结交的人多了，也有个一官半职施展他巴结体贴的功夫，那时哪里还有胡少监？想着想着，越发觉得文长田老实巴交、小心恭谨的麻脸不是滋味，他当然不需要有人知道那名噪朝野的诗画溺壶是江宁县的麻面小吏发明的。于是他把那份《谢恩表》往桌上一扔，一个主意掠上心头。

文长田见胡正升了五品都只字不提对他的酬赏，心里有些不自在。第二天一早，文长田来到胡正内房帮胡正收拾行李准备返回。文长田说："大人在江宁县多次说过，事成之后——"

"你说什么?"胡正装着没听见，问道。

"……大人不是说事成之后，重重赏我么?"文长田说。

哪知胡正板着脸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来说："我本想赏你，无奈告你的人不断，你自己去看吧!"说着扔给文长田。

文长田拾起那张纸，见上面写着："状告江宁小吏文长田索扣瓷器制作款二成。"文长田一看，仿佛全身的血都涌上来，头都大了。

"这事……大人你不也……"其实这二成款项，文长田已经将其中一成五交给了胡正，他全然没想到，胡正是如此的翻脸不认人!

"你竟敢说老爷的不是，你拿出证据来!"胡正厉声说。

"大人!"文长田悲愤地喊道。

"你知道你犯的是哪条刑律，该当何罪吗?"胡正厉声喝道。

文长田心中当然明白，按《唐六典》，这样严重的贪污索贿是应当杀头的！

“我念旧日的交情，放你一条生路，你立即远走他乡，永远也不要再见我，否则，一旦事发，你只有杀头！”胡正低声说道。

文长田脑子里“嗡的一声”，他再也不愿想什么，立即说道：“我这就走！”扔下那件青袍，奔跑出去。

封禅泰山的队伍向西返回，文长田却一直向东，几乎是抱头鼠窜消失在一片山林里。

他为胡正处心积虑地谋划经营的这一切已经全部毁塌，他回想起他为胡正所作的种种，想起离他越来越远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到的老婆和孩子，他的心被巨大的痛苦煎熬着。

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北风呼啸，肆虐着这一片无遮拦的平原，文长田冒着风雪东躲西藏一直向东，过了黄河再拐向西北，来到山脚下的一个荒僻小村落旁。

北方冬天的太阳虽然没有一点热气，但照得冰封雪积的大地一片亮白。文长田戴着一顶破皮帽，一抬头看见从悬崖上瀑布般掉下来的冰棱，一蹶一拐地走过去。从那块平整的冰面上照出他的影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揭掉自己的帽子，冰面上映出他花白的毛毡似的头发，他惨然笑了，他不想活只想死，活在世上被人如此欺辱还活什么？他又没有任何能力来报复那个欺辱他的人，他只想一头撞在那冰棱上，只要一会儿，他就要离开这个耻辱痛苦的世界了。

“太阳怕乌云，乌云怕大风，大风怕高墙，高墙什么也不怕，怕的老鼠来打洞！”一群小孩子在太阳底下的雪地里围着圈子跳着，唱着民谣。那是村子里的小孩子们。

“过来，过来……”文长田猛地转身，向孩子们招呼。

孩子们停止了欢唱，怯生生地看着那个可怕的怪人。

文长田一下子扑过去，孩子们吓的跑开，抓住其中一个小孩

问道："你唱的什么？再唱一遍！"

小孩怕极了，用颤抖的声音说："太阳怕……怕乌云……乌云怕……大风……"

远处的孩子说："大风怕高墙，高墙什么也不怕，怕的老鼠来打洞！"

文长田格格地笑了，孩子惊叫："放开我！"在孩子眼中，他跟魔鬼没什么两样，文长田丢了那孩子，拾起地上的破毡帽，像孩子一样在雪地上打着旋儿，跳着圈儿唱道："……我怕胡县令，县令怕张说，张说怕皇上，皇上怕什么？……"

孩子们吓的跑到远远的村口，聚在一起看这个疯疯癫癫的怪物。

"皇上怕什么？哈……我知道皇上怕什么啦！"文长田一阵狂笑，笑得眼泪直往下掉，朝村子远处的大山趺趺撞撞地走去。

开元十三年的冬天对珞薇来说格外寒冷而凄清，因为，赵满成在封禅的第一天就在泰山脚下光禄寺临时住宿的帐蓬中去世了。光禄少卿是累病而死的。皇上念他忠诚可靠，以身殉职，一回到长安，就命人将光禄少卿的遗孀珞薇请到宫里，赏赐了丰厚的财物，封她为东河县君。新春就要到了，珞薇从结婚时的房子中搬出来，搬到临街的楼上，又把玉环接来一起住。她不想去拜访那些沉浸在荣升快乐中的女友，又怕在公众场合说起赵少卿的死讯。成天闭关自守躲在阁楼里好不凄凉。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晴好的阳光从帏幔的缝隙里照射进来，照到珞薇的妆台上，照到淡红的罗纱帐上。昨天玉真公主府上的侍女菊露到朱雀大街办事，顺便到珞薇这里来聊聊，无意中提起张垍，皇上封禅泰山的时候，做了好些颂扬皇上的诗篇，皇上很宠信他，升他做了三品卫尉卿的官职，听说还让他掌管集贤院……

昨天夜里，珞薇却因此一夜没有睡好，睁着眼躺在床上，不

耐烦地翻身，早晨也懒得起来。星儿一大早就把铜火盆烧得旺旺的，又同小玉环到后园去摘了一大束梅花，悄悄地推门进来，将梅花插在白瓷双耳大花瓶里。

“小姐，你闻闻，这梅花多香！”星儿撩开罗帐，把一小枝梅花递到珞薇手中。

珞薇见了梅花，勉强支起半个身子，星儿将一袭貂裘给她披上。

“听说那个百戏班的女子没有跟王维，泰山的演出一完，她就又到江南去寻她的长庚哥去了。”星儿天天照例把外面听来的消息告诉珞薇。

“近几天有什么好诗没有？”珞薇闭着眼睛问。

星儿心中明白，她说的好诗就一定是李白的诗，星儿一边往珞薇脸上扑粉，一边回答：“我昨天托人抄了几首诗，还放在橱柜的匣子里呢！”

“快去拿来我看看！”珞薇移开星儿正在她脸上扑粉的手。

星儿立即从橱柜的匣子里拿出昨天得到的诗稿，交给珞薇。珞薇见上面写的是《秋夕旅怀》，诗中写道：

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目极浮云色，心断明月晖。芳草歇柔艳，白露催寒衣，梦长银汉落，觉罢天星稀。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

珞薇读着读着，不由一阵辛酸。李白就是李白，他挚着地裸露着他的灵魂，骄傲地把他的才思展示给这个世界。他好像带着与生俱来的使命，他是那样的聪慧和灵透，那样超拔不群。因为丈夫的去世，珞薇听到了关于封禅的许多传闻，李白可能也是因为又一次举荐受挫而有这样悲凉心境的吧。在她的锦囊里，有她读过的不少的关于妓女、酒家女至于村姑农妇的诗，却只字也未提到过她或与她相似的女子，想到这里，一种莫名的沮丧涌上心头，两行清泪淌过扑好粉的双靥，形成两道明显的沟渠。

星儿近来常看到珞薇流泪，想必是她因为丈夫去世引起的，也不敢多问，只说："吃过早饭我们去园里赏梅花，下了几天雪，梅花特别香呢！"又端过香汤，再次给珞薇洗了脸。用笔细心地给珞薇画一对桂叶眉。星儿细心地用赭色描好第一遍，然后用黛色描第二遍，刚描好右边的一只时，忽听鼓乐声由远而近传来。小玉环欢跳着跑进来，叫道："姑姑，快来看！好长的队伍啊！有新娘子！"

珞薇心里一怔，披上那袭貂裘，从阁楼里奔出来，倚着栏杆，看见了那支迎亲的队伍。

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乐队，庞大华丽的队伍，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骑在马上的是披红挂彩春风满面的张垍！张垍的后面是一辆华丽的马车，深绯色的纱幔后是端坐的新娘。在看见新娘的那一瞬，珞薇也看见了小玉环艳羡专注的神情。

"宁亲公主！"珞薇看着，几乎失声叫出来。

队伍走过珞薇的大门前，新郎张垍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楼上，看见了珞薇，张垍对她温文尔雅地笑笑。珞薇松开拉着貂裘的手，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皇族婚礼游行的庞大队伍在震耳欲聋的乐声中进行。

13. 这是新丰酒，一斗值一万钱，你有钱吗？

年终岁暮的腊月，天上下起小雪来。经过壳子客与汪伦、荀七他们的再三计议，决定还是由荀七把李白和阿丹送往安州。快过年的前几天，刚好有一批年货要赶期运到江夏，汪伦也要回到秋浦，壳子客帮李白打点好行装，把李白送到荀七船上。

壳子客对荀七说："老七呀，我这就把李兄弟交给你啦！"

"别耽心，保证平安送到。"荀七说。

汪伦将一小袋铜钱交给李白说："这是兄弟们凑的，你拿着

用吧!”

“这怎么可以?……汪伦兄,”李白知道,这些钱都是一个一个辛辛苦苦挣来的。

“别不好意思,我们不是兄弟么?”壳子客抖去李白身上的雪粒说:“多多保重,一路平安!”然后才下船站到岸边。

苟七使劲一篙点去,船离开了码头。纤夫们奋力向前拉去,李白站在船头和壳子客拱手作别。

苟七将篙杆交给伙计,见李白还怔怔地望着雨雪迷朦中壳子客的身影,连忙把李白拉进船里说:“好好呆着!外边冷,江风扎骨头哩,千万别出来!”汪伦将船中的火炉使劲扇红,将炉子上一个温好的小陶壶递给李白说:“这里有温好的酒,是给你备下的,你慢慢喝吧。”

李白捧着小陶壶,看见穿着破棉袄在雨中奋力撑船的苟七,眼圈红了。

安州许员外许自正家是大唐的名门望族,族人是天子近臣,君王辅弼,特别荣耀显赫的簪缨之门。到了许自正这一代,只当了几年泽州刺史,因身体欠佳回到安州故园,年届半百膝下无子,夫人早在十年前去世,只有一个女儿雅君。

雅君生得聪明端丽,要是别人家女儿,十五六岁就出嫁了,眼下雅君二十多了,尚待字闺中。远近门当户对的人家,冲着许家的地位和财产,来提亲的不少,只是许自正认为自己没有儿子是家族衰落的征兆,一心想寻一个饱学的女婿重振簪缨之门,挑来选去,一晃七八年过去了,还没有为女儿选取到一个如意郎君。

这个冬天对雅君来说好长好长,整个腊月差不多都下着雨雪,天灰朦朦的。雅君命人在东窗下搭了一个绣架,把屋子里的火生得旺旺的,绣点什么花儿草儿鸟儿打发时光。雅君是个聪明灵透的女子,绣什么像什么。她和外界几乎没什么往来,针尖上

寄托着她的全部情感，绣完一幅绣品，有时还绣上诗句和题款。

"小姐你这是何苦呢！你又不是干活的绣工，干吗成天绣这个?"丫环小梅儿从铜火盆里的烧红的木炭，用铁夹子一块一块夹到一个缕空的银手炉里，"快烤烤，你看手冷的。"小梅儿握住雅君的手搓了搓，把火炉递到雅君手里。

雅君望了望关着的窗户说："打发日子呗，天又冷又长。"说着把手炉放在脚下拿起一把五彩的丝线理起来。小梅儿在她身后看看，那绣绷淡绿软缎上绣的一枝百合花，活鲜鲜真像新开的一样，一只蝴蝶在百合花的上头翩翩飞舞，小梅儿看着看着不由问道："小姐，为什么你绣的全是一朵花，一只蝴蝶？一只鸟呀?"

雅君一走神，一络丝线掉在地上，小梅儿连忙帮她捡起，已是乱成一团。雅君不作声，只埋着头理丝线。小梅儿见雅君神色黯然。不知道自己已说错了什么话，连大气也不敢出，帮着雅君理丝线。

小梅儿看雅君闷闷不乐，想要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给小姐讲一讲，让小姐乐一乐才好，突然想起昨天门房阿喜给她的东西，一摸还揣在怀里。就掏出来展开。

"小姐，你看！"

"这画的什么呀？两个丑鬼。"那皱巴巴的纸上，用彩色画着两个人、一个男孩，骑着一把扫帚，一个女孩在一边看着。男孩和女孩的手和脚都画成叉棰，这显然不是画工画的。雅君看着看着笑了。

"这里还有一个歌呢，好听得很，我求隔壁吴三嫂子教我，她说她向街上卖唱人学的，学了好几天才学会呢。我唱给你听听。"小梅儿见雅君一点儿也不生气，便说："这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娃儿和一个女娃儿一起玩的故事呢，我唱给你听：妾发初覆额，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曾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

雅君一边听着，一边用手把那皱巴巴的纸抻平。儿时和表兄弟、堂兄弟游戏的情景，正如歌中所写历历在目。她倒有时梦见一个陌生的男子，站在她身后，她正如歌中的女子，羞涩地对着墙壁，听他轻轻地唤她的名字，而这首歌偏偏又把这些都写了进去。

"谁编了这样好听的歌儿来唱?"雅君把抻平的画折起来。

"不知道，中间有两句我不懂。"小梅儿说。

"哪两句?"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这一句说的是两个故事。"雅君从理好的丝线中抽出一根黑色的来穿上针，来绣那蝴蝶的翅膀。"'常存抱柱信'，这句话讲的是一个叫尾生的男子，约好与一位女子在桥下相会，结果等到约定的时候女子还没来，河里涨了水，尾生不肯失信，抱着桥柱，一直等那女子的到来，结果被水淹死了。'岂上望夫台'，说的是一位女子，丈夫久出不归，她登上高台望她的丈夫，天天盼望，丈夫没有回来，她等啊盼啊，一直到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

雅君不再讲下去，只是叹了一口气，继续用黑丝线绣那蝴蝶的翅膀。

小梅儿见雅君叹气，怯生生地忙说："小姐，我问错了，别生我的气……"

雅君也不抬头看小梅儿，漠然地说："我没生你的气，我无人可别、无人可待、还生什么气? ……"

雅君说着不小心，一针扎在手指上，渗出血来。

安州城外大路上的风雪中，穿着布棉袍的李白和阿丹正在雪地里疾走。蜀人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所夸饰的云梦七泽都湮没在一片苍茫的风雪之中。沿途听说安州都督马公爱惜人才，像下

和一样透过石头，能辨认出包含其中的美玉。要是能得到都督马公的赏识，自然就可以进入朝廷，实现自己的抱负了。李白想到这里，心里一阵热，与阿丹加快了脚步。

许员外今天遇到最不高兴的事，是族长许宗乾来为安州长史李京之的儿子提亲。李京之的儿子不学无术人品丑恶远近闻名，许宗乾收受了李京之的财物，来到许府，向许自正提起了这门亲事。

许自正一听是李京之的儿子，便一口回绝，哪知许宗乾倚老卖老地说："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为人父，难道不尽其责么？"

许自正听了正色道："我家乃相门之后，招赘女婿就是要重振簪缨之门的意思，择婿之事我自然会办理，不劳族太公操心。"说着便命人送客。

送走了许宗乾，许员外坐在书房生闷气，门房阿喜递上一张拜帖来，许员外见上面落款"西蜀李白"，一时记不起是谁，双喜见他恍惚的样子，便提醒道："这人是从蜀中来的，员外爷自然没见过，可记得有熟人提起过么？"许员外一想，一拍大腿道："记起来了！是几个月前崔沔来信提说过此人是他儿子的好友，眼下年冬岁暮怎么就来了？"便叫双喜叫进来见面再说。

李白随双喜来到前厅，许员外见李白脸冻得红扑扑的，穿一件布棉袍，鞋上沾着泥泞．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有些不自在。李白从怀里掏出崔成甫的那封信，双手交给许员外说："成甫兄信上说，请许员外推荐我参加在都督马公文英阁落成的典礼上办一个诗会，我将献上我的诗作，并且……"

许员外犹豫了一下，推荐这样形同"下里巴人"的年青人参加诗会？好个崔沔，怎么儿子与寒微的下等人打交道他也不管一管，而且还写信给他！于是推诿说："崔公子的父亲是说过，请我资助他儿子的友人，不过他说的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

许员外把信摺起来，交还给李白。又说：“参加文英阁诗会是很慎重的事……我们素昧平生，初次见面，再说天气……也还太冷。”

李白看了看外面飘飞的雪花，心里一下子冷了半截，但他还是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他从丹砂手里拿过行囊，从里面取出一本抄录好的诗集来，交给许员外说：“员外大人，我带来了好些诗作，请你过目。”

“不必了，文英阁还没有动工修建，办诗会的事——”

几千里的风雪中的奔波，一厢情愿的向往，都在许员外这几句话里凝固了。

不知是几个月来的困顿使他忍无可忍，还是许员外那十分世俗、虚伪的态度激怒了他；他望了望门外飘飞的雪花，那个傲岸的豪雄的灵魂又回到了他身上！是的，他自信他包纳着天地间的正气与灵气，他有超常的才华和胆识，他不信囊括四海穷极八荒的泱泱大唐不能给他提供一块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他向许员外冷冷一笑，抱拳说声：“告辞！”

李白毅然跨出门厅。突然一阵歌声穿过飘飞的雪花传了进来：“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

“有人在唱我的诗！”李白高兴得叫起来。从扬州生病以来，他就住在乡下，听不见有人唱歌。听了这歌声，他惊喜起来，一阵风似的奔跑出去！

一向优柔寡断的许员外倒怔住了，难道崔沔向自己介绍的当真是当今首屈一指的大名士！他想起那个寒微的年轻人看他时的那炯炯的目光，和他从自己面前跑开时的那一股虎虎生气，他突然站起来，跟着跑出去，如果他就是许家重振簪缨之门的希望，他当然不能错过！

正对着许府的安州大酒楼热闹非凡，李白走进去，一股酒香扑面而来，大厅的一端有一雕花木栏，后面立着八面山水屏风，

屏风前一个女子弹着琵琶，另一个歌女正唱着："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李白走过去，听见一个人说："这首诗有什么好，有一股浮浪气。"

另外一个人说："那你说这首诗有什么不好？茶房酒肆都在唱，听说是江南一个叫李白的人写的，你要是比李白有才气，写几首出来，众人都传唱，我尊你敬你，请你——"

先前说话那人一句接过说："请我怎么样？"

"请你喝酒！"第二个说话的人说。

李白见他们说得有趣，便要了一壶酒，与丹砂坐在一边听。

这几个人原来是安州的名士，先说话的叫魏洽，第二个叫秦列，魏洽说："你知道我不会做诗，故意拿我开心不是，这酒楼上来了三个歌女，听说唱的好极了，都是天下名诗，我邀你来赌一赌。"

秦列说："怎么个赌法？"

魏洽说："我平时喜欢王昌龄的诗，你呢喜欢王维的诗，他俩到底谁的诗作的好，我们今天就来分个高低胜负！"

"好的，怎么个比法？"秦列说。

魏洽说："你看那几个歌女，唱王昌龄的曲儿多，就算我赢了，唱王维的曲儿多，就算你赢了。"

"行！"秦列说。

"还有一桩——谁输了，谁付酒钱！"

李白在一旁听了，越听越起劲，不由高叫道："好哇！我也来一个！"

"你？你来一个也行，只是我二人赌的，一个是诗家天子，一个是诗中佛陀，都是诗中至尊，你来了，下谁的注？"魏洽说。

"老弟，我看你就算了吧！你想给我们付酒钱吗？"秦列打量着李白身上穿的布棉袄和沾满泥泞的鞋说。丹砂按了按并不饱满

的钱袋拽了拽李白的衣袖。李白却像没察觉似的说："我说出这个人来，要是你们输了呢？"

"我们当然付酒钱！"魏洽和秦列齐声说道。

"你说，你下谁的注？"魏洽说。

"李白！"李白在桌子旁坐下来。

"没听说过。"魏洽不愿和这个乡下穷人似的书生答话，冷冷地说了一句。

秦列说："近来倒是有不少茶坊酒肆唱什么'李公子新词'但我二人赌的诗家天子和诗佛，可惜你赌的李白，却没有一个名号！"

李白不慌不忙地说："那就叫诗仙李白吧！"

魏洽说："何以见得就可以称诗仙？"

李白说："当年李白出蜀之时，青城山太玄道长就说过，李白丰神俊逸有仙气，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当然称诗仙哪！"

秦列想了想，正要反驳，魏洽向秦列递了个眼色说："行，行，权且叫诗仙李白吧，今天有人当东道主，咱们好好喝一通，掌柜的！好酒好菜上来！"

随着伙计响亮的一声"来啦！"丹砂在一旁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什么时候，许员外坐在离他们不远的角落里，要了一壶酒。

"看，出来啦！"有人叫道。

此时屏风后面走出一位歌女，梳双环髻，穿淡青长裙，轻移莲步从屏风后走出来，后面跟着弹琵琶的敲檀板的歌女。那歌女向客人道了万福坐定，曼声唱的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歌女唱的当儿，伙计已给他们配好了丰盛的酒菜，李白从容

地吃着，听得津津有味，魏洽和秦列也毫不客气。丹砂苦着一张脸，心想这个不懂事的爷，今天出了漏子可怎么收场！

一曲唱完，倒是李白先开口说话："这是王维的诗，果然清新明丽，不同凡响！这位赌王维的老兄，我敬你一杯！"

"在下叫秦列！"秦列心里美滋滋的，心想这一局旗开得胜，定是自己必赢无疑。便叫道："上海参鱼翅来！"

淡青衣服的女子唱完，转过屏风后面去，一位穿淡绯长裙的女子从屏风后款款走出，向众人道过万福，开口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天孤，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那女子唱得情意深切，李白半闭着眼品着歌中韵味，用筷子轻敲着杯盘，听入了神，一曲唱完，李白赞道："果然不愧是诗家天子，言情造极，堪称一绝！"

魏洽听了，心中十分得意，忙道："这位老弟说得对极了，评得中肯，切贴！拿好酒来！"

"拿好酒来！"李白以更响亮的声音喊道。

"哎，来啦！"伙计应声道。

"老弟，你可准备好了酒钱？"魏洽问道。

绯衣的女子唱完转入屏风后面，又姗姗出来一位丽人，穿素白长裙，梳惊鸿望仙髻，向着众人浅浅一笑深深地道了个万福。

秦秀才见出来的这位女子，最为美丽，便提议道："二位，她三人在此作场，大约要唱一整天，像这样没完没了的唱下去，我三人多久才分得出胜负输赢？这位歌女是她们三位中最美丽的一位，我提议，他唱谁的诗，谁就是第一了！"

李白说："行！"

酒店伙计将一坛"新丰酒"端了上来。

秦列问李白："老弟，你知不知道这叫'新丰酒'，一坛值一万钱，你有没有这么多钱？"哪知李白哈哈一笑道："这应该问你自己才是，反正这坛酒我是喝定了！"说着就伸手过去揭酒坛的

盖子。

魏洽见了忙把李白的手按住说："老弟，别忙，先听她唱的什么。"

在座的人见这三人下了一万钱新丰酒的注，都屏声敛息的听那歌女唱的什么。

只见那歌女婉转唱道："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一直在旁边侍立的丹砂只听那歌女唱了第一句，趁众人专心致志听曲之时，义不容辞地坐了三缺一的下方，趴在桌子上，将几个月都没吃到的珍肴美味一一品尝，吃了个落花流水。魏洽和秦列二人听那歌词，只觉空灵储秀，潇洒出尘，却不知出自哪位高士之手。魏洽想李白的诗，无非是"金陵送别"那些浮浪词语，而这一首定非李白所作。因此，便将输赢胜负丢开一边，放心去欣赏那歌词。

此时更为动心的，便是坐在不远处的许员外，他听了王维的，只觉晚秋新雨，浣女莲舟如同乡间风景历历在目，而王江宁言道尽心中落寞之情倒别有风致。而这首"南湖秋水"以空寥之景，作非常之想，超逸出尘，徵于化境，非坦荡之怀，安能作此出神之诗？听着听着不觉心醉。

一曲终了，那白衣丽人转入屏风后，而听曲诸人心中似有余音绕梁袅袅不绝。李白断然将那坛新丰酒移到自己面前，揭开坛盖叫声："好香！"魏洽、秦列才从那歌曲的意境中猛然醒来。

魏洽问道："怎么？"

李白俯身道："什么怎么？刚才那曲怎么样？"

秦秀才沉醉在歌曲的余音里，闭着眼长吟似的说了一句："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真算得上是诗中的至味呀！"

"对，好一个风神潇洒、自然天成的'将船买酒白云边'！"

魏洽说。

“承蒙二位夸奖，那这坛酒我就喝了？”李白说道，将坛里的酒汩汩倒了一大碗，一饮而尽！

李白再要倒酒，魏洽、秦列一下子站起来，按住李白的手说：“慢着，刚才唱的，不知是哪一位高人的诗，怎见得是你赢了呢？”

李白见他二人着急的样子，哈哈一笑道：“这首诗乃是李白去年游洞庭湖时写的”，说着又要往碗里倒酒。魏洽说：“别急，先前就说好了的，谁输了谁给酒钱，我们三人赌的，都是别人的诗，你赢了算你运气。我们二人都不知这首诗是李白做的，你为何知道？我们怎能相信真是你赢了呢？”

秦列也说：“这首诗就算是李白做的，又不是你自己做的，你凭什么要独占这坛酒呢？好酒大家喝！”

李白道：“这诗怎见得不是我自己做的？”

魏洽道：“这就奇了，难道你是李白？”

李白笑道：“二位，我要不是李白，我怎敢赌？”

魏洽、秦列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这倒也是，但眼前这个小伙子到底是谁，心中仍不踏实，万一他不是李白，白白的输了一万钱的酒菜给他，岂不叫人耻笑？魏洽想了想说：“你必需证明你是李白，诗仙不诗仙的就不说了。除非你做一首诗出来，让我二人信服，这坛酒就归你。”

李白朗声笑道：“行！一言为定，只是我这个人有个习性，要一边喝酒，一边吟诗，还有呢，你们不能打扰我，就这，听我一气呵成！”

秦列不耐烦再听他说，连说：“行，行，就依你，你要快点！”丹砂给李白斟了满满一碗酒，李白接过，长长吸了一口，斜乜着眼，瞟了一眼坐在身后的许员外说：“我这首诗叫《梁甫吟》，抒发我李白……”

秦秀才忙说："慢，我还没承认你是李白呢！"

李白笑了，有一坛美酒在面前，脾气也变得好了，一团和气地说："好，就算我现在不是李白，抒发我的怀才不遇之情，行了吧？你听好了：'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

许自正在一旁听了，想就凭开头这平凡的两句，倒是道出了穷愁潦倒的困境，但很难说有多好。

秦列说："没见过一开头就号叫的，就凭这，不见得你就是李白！"

李白笑道："你是没见过。要是一开始就与前人雷同，我也便不是李白了！你且听着！"李白笑着喝了一口酒，一气吟出："君不见朝歌钓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许自正暗暗惊讶此人才思敏捷，乃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听李白道："这一段诗文，说的是姜太公八十岁都没有得到发达的机会，在渭水边钓鱼，遇到周文王，受到文王重用，建立了一番伟业，可惜那些没有见识的凡夫俗子，未必认得当年草莽中的姜子牙！"

李白这几句话，好像句句都说在许自正心里，他想此人以姜子牙自居，志向不小，况诗中才气纵横，这才后悔先前不该那样打发走了他。

李白清了清嗓子，又倒了半碗酒，正要喝下，秦列按住他的手说："老弟慢着，诗倒是好诗，我说你就别解释了，像你这样边唠叨边喝，不管你是不是李白，你这诗一吟完，这坛酒早没了！"

李白说："行！"说罢端起酒碗一饮而尽说："你听着！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逞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转蓬。狂客落魄尚如

此，何况壮士当群雄……”

李白口若悬河，把个魏洽和秦列听得目瞪口呆，此时眼前的这人，哪里是先前身着布棉袍、满鞋泥泞的年青人，而是才华超拔，焕发着智慧青春的活生生一位诗仙！

正在此时听得门外进来几个人，走到李白面前，大叫道：“有请李公子！”来的人正是许府的门房双喜和管家来福。

李白此时已有几分醉意，故意问道：“你说的是哪个李公子？”

许员外一脸喜气迎上来说：“老夫请的是江南才子李白李公子！”

李白斜乜着醉眼笑道：“老伯，别忙，我这个李白还没有被他们承认呢！”

14. 他难道不可以像尾生那样抱柱相等吗？

许员请李白在许府住下，并答应开年之后，自己亲自到都督马公府上筹议办诗会的事。这天初晴转暖，许员外亲自把李白带到北寿山读书堂。北寿山有古松万株，虽经雪仍是一片苍翠。许员外与李白沿石径蜿蜒而上，来到桃花岩下的读书堂。这是当年许员外的祖父许绍和父亲许圉师读书的地方。到了许员外这一代，只留下一个老仆多寿在山上守着房子，种着桃花岩下的几亩薄田。多寿开门迎许员外和李白进去。李白见读书堂式样古朴，两株罗汉松挺立在墙边，傲干奇枝郁郁葱葱。

高祖皇帝的父亲李日丙，远在北周时就是安州的大总管，太宗皇帝李世民将他心爱的第三个儿子吴王恪，任命安州都督。高祖起兵灭隋兴唐，安州许绍曾率大军起义归唐，以其赫赫战功被封为硖州刺史、安陆郡公。高祖还特为许绍赐书，道叙平生旧谊，加以慰讷。总之安州是李唐王朝的发祥地之一，通过安州许

家这条道路进入朝廷的官员为数甚多。

员外叫多寿将房门打开，带李白进去看，这间屋摆满了书架，书架上整齐地陈列着各种书籍，李白取下一本掸去上面厚厚的积灰，一页页翻开看，书页已经发黄，竟是自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贵典藉。这大山中竟有这样一座藏书丰富的读书堂，李白不胜惊讶。

许员外看见李白的神情，心中好生欢喜，便说："我父许圉师，在世时乃是宰相，收罗天下奇书，收藏在这里，经史典藉应有尽有。若公子喜欢，日后到此慢慢看吧。"

许员外从李白手中取回书藉，让双喜放回书架，又领李白穿过甬道，来到屋子的另一端。靠西的墙壁上挂一支宝剑，靠墙陈列着一具古琴，东窗下是许相国的宽大的书案，明窗净几，朴实无华。正对着书案挂着一幅横披，横披上画着人物故事，李白走近那画，心中说不出的惊讶。那画中央画着四个人，两个西域奴隶一老一少护着波斯商人和随从胡人的城堡中冲出来，那年青奴隶胸前有一个血红的太阳。一个络腮胡凶狠的胡人，在后面紧紧追赶，络腮胡的身后，大批胡兵手执兵器蜂涌而来，箭如飞蝗，地下尸横狼藉。

李白记起了在他小的时候，父亲袒露着胸膛在院子里纳凉，他爬在父亲的膝头上，用小手摸着那圆形的带着太阳光焰花纹的疤痕。

许员外见李白困惑的样子，解释说："这幅叫《西州突围图》，画的是我的侄儿许钦明保护则天皇帝的密使去碎叶宣旨，行至高昌，不幸落到突厥叛军的掌握之中。是这个胸前有太阳的人和他的父亲，护着钦明和化妆成波斯人的密使拚命突围，把他从叛军中救出来。二位恩公把他送到碎叶，我的侄儿钦明后来作了安西大都护，念念不忘二位恩公。我侄儿请画师画了这幅画，寄托他的想念……"

“后来呢?”李白问。

“后来，……西域再次发生战乱，我侄儿为国捐躯了……他的属下带回来这幅画……供我全家瞻仰。”许员外说到此神色黯然了。

许员外同李白走出读书堂，来到桃花岩上，晴好的阳光之下，无垠的安州大地莽莽苍苍从北寿山下延伸出去。

许员外指着远处说：“你看，我们安州，北有寿山，中流郧水，南边就是司马相如所夸赞的云梦七泽……”

许员外又说：“我的先祖许绍，与大唐高祖李渊同窗，一同起兵兴唐，我们许家出过一位宰相、三位监察御史、一十三位刺史、一位光禄卿和一位节度使，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白听到此慨叹道：“实在令人钦佩，那时的大唐，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

许员外说到此笑着看看李白，李白从许员外和善的目光里，猜到了他要说什么。从那些珍贵的典藉，那幅神秘的《西州突围图》，一层层地逐渐抹去了他出蜀以来的飘泊之感，他想起了父亲，青莲乡和匡山书院……这里好像是他飘泊的船只停泊的港湾。

“伯父若能恩准在下在此攻读，李白当感激不尽!”

“这座读书堂，先祖许绍，先父圉师，都在这里刻苦攻读过，我年青的时候，也在这里住过好些年，现在我老了，许家再也没有人会在这里读书……李公子，如蒙不弃，就在这里住下来吧!”

春暖花开的日子到了，许员外命双喜把北寿山的客人请下来。这个消息转眼间就由小梅儿传到雅君耳里，写“长干行”的人要来她家住些日子! 前几天雅君从父亲的书房里拿走了那本《青莲诗文集》，就像往日绣花一样，她不声不响，不动声色地将那本诗集一首首、一页页仔细抄录，绣女抄出的诗正如绣出的花一样，细腻而又整齐。

在小梅儿心中，雅君是个很好的姐姐，好姐姐必将嫁上一个好姐夫。她相信只要姐夫能像《长干行》里的尾生一样一往情深，那雅君肯定会像诗中的女子一样，就是变成石头也忠贞不渝。她摸不清楚李白是否是至诚君子，想来想去想出个鬼主意，为雅君探个究竟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院和雅君住的后院之间隔着花园，花园中的红梅开过了，迎春花正艳，兰草和蕙草幽幽地散发着馨香。一大丛芍药和牡丹围着曲栏竞相开放，更显得春意盎然，小梅儿来到小姐的阁楼，从书案上将小姐抄的那本《青莲诗集》和李白原来的稿子悄悄地拿走，不声不响地溜出去了。

李白的书僮丹砂在芍药丛中找蛐蛐，小梅儿将两本诗集背在身后绕到曲栏边叫道："哎，小子！"

"原来是你，我知道你叫小梅儿，你有什么事？"丹砂听小梅儿叫他小子，心里老大不高兴地答道。

"你过来。"小梅儿一本正经地说。

丹砂不知出了什么事，抖去手上的土，走过去。

"我问你，你们公子到底是不是好人？"小梅儿的神气，像衙门里的人在审案。

丹砂看她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早明白了七八分，故意说："我们公子当然是好人，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想嫁给他？"

小梅儿没想到这小子如此油腔滑调，急得红了脸说："我是问有没有学问？"

丹砂说："废话！这还用问吗？我们公子是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李白呀！真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世面！"

听了丹砂的话，小梅儿倒放心了，便把至关紧要的话说了出来："喂，我家小姐懂得，'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这两句诗，你们公子懂不懂？"

丹砂听了，乐得直拍手说："笑话！不懂！这不是我的公子

《长干行》里的诗么？这诗本来就是我们公子写的！”

“是你们公子写的？我怎么不知道？”小梅儿说。

这时李白从前院到后院散步，不料听见这两个小孩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就在假山后面停了下来，听他们往下讲些什么。

丹砂说：“你怎知道不是我家公子写的？不信我背给你听：……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预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小梅儿见他倒背如流，心里早已信了五六分。

又问道：“要是我家小姐与你家公子相约，你家公子会不会等着？”

“会，当然会，我家公子从来都是讲信用的。”丹砂说。

“我说的是万一他在桥下等，涨水了，你家公子会怎么样？”

“我家公子会到船上去等，一直等到你家小姐到来。”

“他难道不可以像尾生一样抱柱相等吗？”

“你说的倒好，我家公子淹死了咋办？”

小梅儿有些失望，学着大人叹了一口气：“到底是写诗的人编出来的。”

丹砂见小梅儿叹气，知道她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便说：“你家小姐好心狠！要是我家公子被水淹死了，你家小姐就满意了吗？”

小梅儿转念一想也好，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不是很伤心吗。要是像他说的那样在船上等，还不算失约，便说：“也好。”

“哎，说了半天，你是拿《长干行》里的事考我呀？那我问你：要是我家公子出门，你家小姐会不会上望夫台去等？”丹砂说。

哪知小梅儿却迟疑了，想了好久才吞吞吐吐答道：“我家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望夫台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去呀？再说，望夫台一定高高的，风又大，把我家小姐吹坏了怎么办？”

丹砂听了想：不就是让你家小姐爬一回高坡吗，连这点小事

都做不到，不由说："算了算了，我家公子这首诗白写了！"

"什么白写了，连'常存抱柱信'都做不到，呸！"小梅儿急了，生气地说。

丹砂一见也生气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蜀人说'捡人家的话，挨人家的骂'，鼻涕口水流一坝！"

李白正要从假山后面出来说丹砂无礼，哪知小梅儿更不示弱，娇声叫道："坏小子，少要嘴皮子，我才不信，你们公子写得出这样好的诗句呀？你看！"说着从身后拿出李白那本《青莲诗集》送到丹砂鼻子底下说："你们公子的字写得乱七八糟，哪能写出什么好诗？东一笔，西一划的，我们安州人说，像这个字啊，大的大，小的小，歪的歪，倒的倒，树上毛毛虫，山上烂茅草！"

李白在假山石后面听了，差一点笑出声来。

小梅儿又拿出雅君的抄本说："你看，哪有我们小姐写的好！"

"我不信！"丹砂说。

"你看！你看！"小梅儿认真的翻给丹砂看。

李白远远的看着那抄本，一排排整齐非常，不由心中暗暗赞叹。

丹砂见果然写得清秀，但又绝不服输，想来想去说："你不懂，我家公子写的草书！"

却说雅君绣了一会，叫小梅儿倒杯茶水来，叫不应声。雅君起身，发现妆台前两本诗集都不见了，便到后面来寻小梅儿。

小梅儿撇了撇嘴说："草书？有什么好？难怪像乱草一样哎！我家小姐当然比你家公子写得好！"

丹砂急了，一把夺过雅君的抄本说："好不好，拿去给我家公子评一评！"

小梅儿哪敢让别人知道！上前去抢丹砂手里的抄本，丹砂顽

皮猴精似的左躲右闪，小梅儿哪里拿得到？小梅儿急得要哭，叫道："快给我，小姐知道要打我的！"

雅君听见小梅儿和丹砂为草书的事争吵，不由心里暗暗发笑，便从紫藤架下走出叫道："小梅儿，你还不快过来！"

这一切都被李白看在眼里，李白万没想到在深闺之中，还有这样一位端丽的女子为了《长干行》里描绘的意境而动情。不由一股温暖流布全身，从假山石后走出来，向雅君走去。

此时，雅君也看见了李白脸上带着春天般的微笑在明媚的阳光之下向自己走来。

李白忘情地看着雅君，向她拱手一揖道："谢小姐抄诗了！"

雅君满面绯红，娇羞地向着李白嫣然一笑，翩若惊鸿而去。

15. 金陵子在安州遇上了李白与许雅君的新婚之夜

在北寿山李白好像又回到匡山书院，许员外观察了整整一年，认定李白是一位饱学的君子，于是在第二年春天，为李白和雅君举行了婚礼。许府张灯结彩，亲友都来祝贺，十分热闹，阖府上下忙了个不亦乐乎。

李白与雅君拜过天地、高堂，引入洞房。洞房里红烛高照，绡帐低垂，李白穿红戴花，看着盛妆的雅君的头上顶着红盖头，一动不动端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一套银酒具和一坛"真珠红"酒。想到他就要在此成家立业，此刻也不知自己的父母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月圆、婉娘，还有那个绝代佳人金陵子，他走到窗前，撩起纱幔，窗外花影移动，他隐隐忽忽感到一阵遗憾，要是此刻盖头底下的人是月圆……

婚礼的一切仪式举行完毕，已是二更时分。热闹了一天的亲友们有的已经陆续散去。这一天唯一不开心的人是丹砂，他一声不响地帮着厨房干了一天，此时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难受，想找个

没人的角落去歇歇。

大门外矗立着两个大石狮子。丹砂在石狮子的阴影里坐下来，他摸摸胸前的双蝶石竹花金钗，想起姐姐，眼泪忍不住成串地掉下来。哭了一遍，觉得心里好受一点。大街的拐角处出现了一个人影，一直向许府走过来。那人戴帷帽穿黑衣，佩着剑，是个女的。她看见了石狮阴影里的丹砂，问道："小孩，这是安州许相国府上么?"

"是的。"

"有位西蜀绵州的李白，李公子，可是在这家作客么?"

"是。"丹砂话一出口。看见那女子呆呆地望着张灯结彩的许府大门，一脸困惑的样子。

丹砂又补上一句："不是作客，是——"

那女子脸色大变，又问："这是给谁办喜事?"

丹砂说："是给李公子和许小姐呀!"

"哪个李公子?"那女子问。

"不就是你找的西蜀绵州的李公子么?"

"和这家的许小姐?"那女子惊讶地问。

提起许小姐，丹砂止不住又掉下了眼泪，丹砂终于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丹砂如同在给自己解释一般，一边流泪一边说："许小姐是许相国的孙女，李公子入赘许府，正好深造学习，去奔远大前程，……贫贱的女子，怎么能误了李公子的好事呢!"

那女子木然无言，眼前这小孩说的何尝不是自己心中难以释怀的原因!

丹砂见那神情奇怪，忍不住问道："你要见李公子吗?"

那女子撩起帏帽纱幔的一角打量着丹砂说："不……你是谁?"

"我是李公子的书僮。"

那女子从怀中摸出一叠乐谱，交给丹砂说："请你……把这

件东西给他。”

丹砂接过乐谱，对那女子说：“你请等一下，我去叫他出来。”

那女子见丹砂进了大门，转身向安州大街的尽头走去。

丹砂跑到新房，丹砂将那叠乐谱递到李白手中说：“刚才有人送来的，叫我交给你。”

李白接过乐谱大惊失色，忙问：“这是谁送来的?”

丹砂只觉那女子在什么地方见过，但一时记不起来。只说：“一个女子，我不认识。”

“她人呢?”

“在门外。”丹砂指了指外面。

李白不顾眼下何时何地，冲出洞房奔了出去。双喜见李白往门外奔跑，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追了出去。

“新姑爷！新姑爷！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去办好了，新姑爷请回吧!”双喜在后面喘着喊着。

李白站在街的尽头，天上刮起了风，雨星星点点地下起来了，视野之内一片浑黑。

李白怔怔地站着，手中紧握着那叠乐谱。

双喜死劲把李白往回拽，说：“新姑爷，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快回吧!”

李白被双喜拖回许府，大门口已经站着许员外和他的亲友们很多人。

“发生了什么事?”许员外问道。

“没……没什么。”双喜回答。

李白回到洞房，喜娘拉上了洞房的门，双喜和丹砂回屋歇息去了。洞房里那两支巨大的红烛才燃烧了一半，燃得正旺。雅君顶着红盖头静静地坐在床沿。隔着盖头的红纱，雅君看见李白拿着一叠乐谱，双手发颤。

李白心乱如麻，将那一坛“真珠红”酒倒在杯里，一饮而尽。李白也不去揭雅君的盖头，而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闷酒，喝到后来，索性捧起那坛酒，狂饮起来。喝完最后一口，伏在桌上，垂着头，竟醉去了。

从李白奔出洞房的时候起到此时，雅君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觉得身子坐得好酸，此刻既不能叫喊，也不能走动，如此无助无奈，不由轻轻地哭出声来。李白在醉意中隐隐听到女子的哭泣，醉眼朦胧中，看见了床沿搭着盖头的女子，他想站起来，怎么也移不动双腿，他挣扎着扶着桌沿，走向那女子，刚摸到那女子的衣裙，脚一软，身体挨着床沿跌下去。雅君从床沿上站起来，想把李白扶起来，怎么也搬不动，用尽力气只好将他身子在床沿上靠着，雅君此时也精疲力尽，倚着床栏打起瞌睡来。

雨越下越大，雅君从昏睡中醒来觉得有些冷，正想拉过被子来，忽听李白在醉梦中叫道：“水……水……”原来喝多了酒，浑身燥热口中发渴。雅君端过一碗酸梅汤来，将李白身子扶正，一匙匙喂到他嘴里。清清凉凉的酸梅汤喝下一半，李白清醒了些。醉眼朦胧中，见一个端丽的女子，俯身在自己面前，眼前一片如朝霞般的红光，她不是月圆还能是谁？雅君见李白睁眼看她，不觉娇羞万状，正想起身回避，只听李白高叫道：“月圆，你别走！”就被李白一把抱住，一碗酸梅汤一下子泼在衣裙上，衣裙从胸口起湿了大半。雅君惊叫一声，李白的酒醒了大半，看见自己怀抱中惊魂未定的女子，竟记不起自己究竟在何时何地，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你是谁？”

雅君又羞又恼，一下子推开李白，拾起掉在地上的盖头，蒙在眼上，哭出声来。

李白有些清醒了，负疚的情感油然而生，他从地下爬起来，捡起汤碗的碎片，脱掉长袍紧挨着雅君坐下来。

“你衣服都湿了，冷吗？”李白搂住雅君的肩说。

雅君的头埋得更低了，身子在颤抖。

“都是我不好，我喝醉了，吓坏了你吗?”李白轻声说。李白将她的身子搂在怀中，揭开盖头，双手捧起雅君的双靥，轻轻拭去她满面脸泪痕，握住雅君的手，纤纤的玉手冷冰冰的。

“你的手好冷，快把湿衣服换下来。”李白帮她把湿衣服一层层脱掉，一张纸片从内衣里掉下来，李白索性用棉被把雅君包起来，俯身下去给她脱鞋，发现地上有一张纸，李白把它拾起来。雅君一下子掀掉被子，去抢那纸片，那纸片早已被李白攒得牢牢的。

李白展开那纸，只见那皱巴巴的纸上画着两个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骑着竹马围着女孩欢呼跳跃。

“这是什么意思呢?”李白问。

“丫头画的，说是‘长干行’。”雅君的声音小得只有她自己听得见。

李白记起那天花园里小梅儿和丹砂的说话，紧紧地搂住雅君说:“哦，我明白了，这是‘妾发初覆额，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是么?”

雅君羞得埋下头来说:“是……”

“这两个娃儿，从此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你，对么?”李白说。

“对……”

金陵子怎么也没料到竟会是这样!封禅泰山的时候，在一次演出中遇见了崔成甫，她向崔成甫打听那个在凤凰台为她做诗的“日本国”贵公子，崔成甫哈哈一笑说，他哪是日本国的贵公子?而是他的拜把兄弟西蜀绵州的李白李十二。金陵子寻到安州，碰上的竟是李白与许小姐的婚礼!在李白心中她是压根儿不存在了。她任随坐骑在风雨中狂奔，雨水和着泪水在脸上乱淌。心中只有失落了长庚哥的剧烈创痛，其余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夜黑得

伸手不见五指，马一打滑，终于重重地把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金陵子只觉得眼冒金星，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在轻声呼唤“金陵子”。声音很熟，但记不起是谁，她的马就在树下，她猛地从那人的怀里挣扎出来，奔向自己的马。

“别走!”他冲上前，用他强劲有力的手抓住金陵子的胳膊。

“滚开！你是什么人?”金陵子叫道，一边抽出宝剑。

那男人按住金陵子抽出宝剑的手说：“小兄弟，我是郭子仪，你的郭大哥呀！你怎么啦?”金陵子终于听清了郭子仪的声音，一下子靠在郭子仪的肩头，像孩子般嗬嗬地哭起来……像对亲哥哥一样断断续续地讲完了她寻找长庚哥的故事，郭子仪叹了一口气说：“你是个好姑娘，会有人爱你的。”

郭子仪是专程从长安来寻金陵子的，去年秋天郭子仪考中了进士，打算皇上的任命一下来，就向金陵子表白他的心迹，与金陵子同赴任所。谁知道皇上指派给他的任所是万里之外的单于都护府！郭子仪是一个为国捐躯不惜马革裹尸的汉子，万里之外的单于都护府也许就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但是他怎能把如花似玉的金陵子带到那荒漠和风沙中去？边关是艰险的，说不定此一去再无归期。

看着此时痛不欲生的金陵子，他对她说就要去边关赴任，明年再回来看她，此时来与她作别。他没有把内心深处的爱恋吐露出来，那样就等同于在她滴血的心上残酷地再割一刀。

几天之后，郭子仪把金陵子送到长安公孙大娘的处所。什么也没有说，告诉她要多多保重，然后到单于都护府赴任。

16．孟浩然对李白说：“喝酒！别理他!”

办完这桩婚事之后，许员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终于为女儿找到一位有志向有才华的丈夫。看到小两口婚后亲密的样

子，许员外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北寿山读书堂，李白越翻阅典籍越感到自己学识浅薄，竟再次发愤苦读起来，经月不回家也是常事，雅君知他爱喝酒，常常让双喜给他送酒到山上。李白思念雅君，常取出淡绯的花笺来为雅君写一首小诗，又怕雅君怪他，便放在案头，天长日久，竟写了一大摞。

不久许员外得到消息：他荆州长史、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大人近期要到襄阳来选拔人才，许员外托朋友向韩朝宗大人推荐了李白，立即命人为李白打点行装叫李白动身前往。

李白到了襄阳住下，等待韩朝宗大人的到来，哪知韩大人有个嗜好喜欢沿途饮酒作乐，等了近月，韩大人尚未从长安来到襄阳。李白听说襄阳城南岘山风景颇佳，这天便去岘山一游。

岘山中有一处清雅的山庄涧南园，是襄阳名士孟浩然的家园。园中瓦舍整齐清洁，院中有几株梧桐，青绿的梧桐叶像伞盖一样遮盖着窗明几净的书房。大厅两侧亭轩叠出，佐以青松翠竹，山中飞流叠出，与涧南园的清雅相映成趣。

孟浩然是襄阳人，从小就在这里与兄弟侍奉双亲、研究学问、修养道德、为人排难解纷。到涧南园来的，差不多是高士，吟诗作赋抚琴试剑，甚是优雅闲适。前几天约了诗友丁大凤和闲散山人冷于清来涧南园小住，他一早就吩咐了仆童打扫了屋子，到下午这二人还没来。每次朋友的到来，给冷清的涧南园带来欢乐，而偏偏今日不知为什么朋友又不来了，这使孟浩然很失望。

侧屋里一个小童拿着把破蒲扇，扑哧扑哧地煽炉子，火苗直往上窜，炉子上搁着一个陶壶，陶壶中的水是特别保存的去冬松树上的雪，烧炉子的柴是梧桐树的落叶。孟先生说这样烧的水泡茶才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小童见孟浩然走过来，忙说：“先生，茶烧好了。”孟浩然往路上张望还是没有一个人。

“先生，要滤酒吗？”小童问。

浩然没有吱声，踱到檐下，天下起雨来，看屋檐口的雨滴滴

嗒嗒往下滴，猛然抬头，看见蜿蜒的山道上出现一个黑点，那黑点越变越大，渐渐清楚，是一个人身披蓑笠，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在烟雨中向涧南园走来。

来人正是李白，本来下雨天不宜出游，但李白看雨中的岘山别有一番情趣，便踏着泥泞，来到涧南园前，用竹杖敲着院门大声叫道："有人吗？开门呀！"

孟浩然对小童说："兴许是客人来了，快开门！"

小童到院门口，把门开了一半，见是个不认识的人，问道："先生，你是谁？"

李白说："过路的，想进来躲雨。"

小童说："等一下，我问过主人家，才能让你进来。"说罢穿过院子来到堂屋里，向孟浩然回道："先生，外面是一个躲雨的人，他说他要进来。"

孟浩然有些勉强地说："让他进来。"

李白进了院子，跟小童进了屋，脱下蓑笠和芒鞋，见一位身材颀长，面目清癯的中年男子坐在太师椅上，再看只觉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这人两眼望着窗外，正在观赏屋后山峰上一匹白练般的水瀑，水珠溅在一棵古松上，那古松傲干奇枝，经水一冲洗更显得苍翠虬劲。李白心中叹道，只有这样清雅的地方，才有如此神仙般的人物。见那人并不与他说话，便道："多谢先生让我躲过了这场雨，有茶没有？"

孟浩然看了他一眼，向小童说："去端茶。"

"先生好像知道我要来，先把茶烧好了？"

李白接过童儿递过来的茶，揭开邢州白瓷茶碗的茶盖，见那茶碗白得像雪，衬着茶水清泠泠绿莹莹。喝了一口，一股异香从喉咙直透到脑门。李白道："好香的茶，这茶一定是取去年松树上的雪，烧梧桐叶熬成的，才这样沁人心脾，喝不出这茶叶是那里的茶！"

孟浩然笑而不答，把眼光从松瀑移到李白身上。

李白见孟浩然转过身来，又说："谢先生香酩，敢问先生有酒没有?"

孟浩然说："当然有，去槽上把酒滤来。"

小童应声而出，李白说："慢，自家喝酒，何必滤，就是家常的玉浮粱，喝起来才本色。"

小童端上个青瓷莲花坛，里面盛着玉浮粱，缓缓地倒进两个琉璃盅，玉浮粱是用糯米酿成的米酒，家酿的米酒没有过滤，酿过的糯米淡绿色的颗粒浮在酒液上面，俗称"玉浮粱"。

李白闻着香喷喷的玉浮粱说："自家酿的香醪，真是甜美，先生——"

不等李白说完孟浩然用手势制止了他。小童已经端了一个磨漆朱彩长方托盘进来，把托盘里的东西一一摆在桌上，那是一盘熏牛肉，一碟蚕豆，一碟香干，一碟炒花生米。

李白笑道："主人想得果然周到，住在这样清雅的南轩，赏着飞流直下的松瀑，近处有苍郁的林木，远处有烟雨迷朦的岘山，眼前有素昧平生的文士，碗中有香醇的美酒……"

孟浩然和李白同时举起酒碗说："先生——有诗没有?"

李白到来，给孟浩然一个意外的惊喜，潇洒、超逸的性格使两人一拍即合。

"先生，我喝了你的酒，你不想问我叫什么名字?"李白问。

"只要有一首好诗，自然心领神会，神思与友情，正如春风化雨，来如其来，去如其去，又何必在乎什么地方，什么名字，什么形式。"

畅饮在浓浓的诗意中进行。

虽然天下着雨，襄州府门口却是热闹非凡，因为荆州长史兼判山南东道采访处置史韩朝宗大人即将到来。襄州的地方官和名士都打着伞在此殷殷等候，本该到孟浩然涧南园去会友的丁大凤

和闲散山人冷于清也候在这里。一向瞧不起文人墨客的安州长史李京之带了长史府中要员和地方贤达，早在昨天上午抵达襄阳，毕恭毕敬地站在迎接的人群中。

韩朝宗与其他长官相比，有文才且通晓经典，所以识人眼光又比州县俗吏高一层次。他喜欢结交名士，不仅显得高雅脱俗，而且文士亦喜称颂他的好处，往往把他的政绩说得生动有致，所以韩大人与众名士相得益彰。韩大人靠众名士传播佳名，众名士又指望韩大人点拨迷津，提拔推荐，好早早步入朝堂。所以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说。所为韩大人是掌握文坛、权衡人物的首领，一经品题，便为佳士，如登龙门，名士与豪杰都希望韩大人能为之收名定价。

下午，船到了码头。年近五十，体态微丰，红光满面的韩大人从船上下来，并不穿官服，而是穿一件浅青灰团花宽袖薄纱长袍，外罩一件银灰细花锦背心，由一个总角童儿搀着下了船。后面跟着他的属吏和妇仆。韩大人屡屡向迎接他的地方官员和名士拱手。众名士顿觉韩大人和蔼可亲，文雅倜傥，无不倾慕向往。

完成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地方官嘱名士们各回寓所听候传唤。韩大人由襄州、安州、随州的长官陪着进了官衙。

为韩大人洗尘的酒宴设在襄阳最讲究的酒楼，安州长史李京之与襄州裴司马特为韩大人准备了几个绝色女子歌舞弹唱。盛宴从日落时分进行到一更天，哪知韩大人看惯了长安的娼家与教坊，襄州土著的女子土腔土调怎么也看不顺眼，不久一会，韩大人已喝得醉意阑珊。斜乜着醉眼向着李长史叫道：“京之，像这样的俗宴，拿来待我？”李京之与裴司马听了吓得背上冷汗直流，忙说：“韩大人少歇，我当亲自去张罗一番。”便叫两个妓女陪着，暗中扯了一把裴司马的衣襟，把他叫到外间询问，裴司马低声说：“韩大人有个癖好，一边喝酒，一边与人讲典故文章，与他交谈的清客，随时根据典故文章吹捧他，他便心神怡然了。”

裴司马央求李京之道："那你快叫了名士到酒宴上去，要让韩大人开颜才是。"李京之慌了神，忙道："这怎么使得，这都什么时候了？到安州接名士怎么来得及？"裴司马说："我们襄州有哪些名士？可都在？"录事道："襄州最有名的有孟浩然、丁大风，还有闲散山人冷于清等。"裴司马道："那这事就交给你了，你立即去把三人请来！"李京之只好把随行的秦列叫来。说："你的机会来啦！韩大人此时兴致正好，你若能上前去献诗一首，赞颂韩大人盛德，韩大人定会刮目相看！"原来李京之将韩朝宗要到襄阳来的消息告诉秦列，让秦列带上钱财随他到襄阳去走韩朝宗的门路。秦列急於找到官做，便变卖家产，换了些银两，交给李京之，随李京之到了襄阳。秦列一听，忙随李京之到了楼上。秦列到了楼上一看，妓女们正施出浑身解数，索性脱了衣服，投入韩大人怀中，此时正浪笑欢谄，玩得正在兴头上，倒是秦列见了这番光景，吓得原来在心中凑了半日的诗句忘了一半，又退了回去。

襄州府派陈参军找到名士丁大风和冷于清，这两人一打听韩大人不高兴，生怕触霉头，忙推说他们已经吃醉了酒，怕酒后失言得醉了韩大人可不是好玩的，还是去请孟浩然吧，孟浩然博古通今，文思敏捷，只有他最合适不过陈参军忙叫了几个差役，抬着一乘小轿打着灯笼火把，冒雨直奔岘山涧南园来找孟浩然。

此时的涧南园，李白和孟浩然已经忘却了黑夜，忘却了下雨，忘却了何时何地而酒兴正酣！今夜这里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从酒说到诗说到文坛、世风、女人、天上、神仙……谈兴与思绪，如天马行空般不可羁勒……

孟浩然让小童换上一支蜡烛，又给李白斟上一杯酒，说道："我有两句得意之作，贤弟能否为我续上？"

"孟兄请讲。"在李白看来并没有什么续不上的诗。

孟浩然吟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李白听了，仔细玩味了一番，这两句却不简单，自己虽则能继，却恐不能超过此句。於是面带难色道："仁兄之诗清绝出尘，沉寂寥廓中呈现静谧清新，小弟虽能续，恐比不上兄长的好，小弟——无以为继。"

李白想我自称为诗仙，焉能落在他后？于是闭目想了想说："小弟也有两句谬词，请——"孟浩然见前句未续上，不等李白说完，微笑道："请讲——"

"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

孟浩然听罢一惊，这两句诗英姿天纵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岂是一般凡人可续？纵想续也无从续起，便笑道："阁下这两句诗豪雄纵逸，为兄技穷，无以为继……"

说罢二人一齐举杯道："干！"

李白好久都没有如此畅饮过了，要是有这样的知己朋友常聚在一起，岂非平生一大乐事？便道："小弟在安州，也有一处读书的地方，欢迎先生随时光临！"

孟浩然方才记起喝了一晚酒，遇了知己知交，竟还不知对方姓名，便道："阁下是——"

李白随口吟道："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我的北寿山读书堂，请随时来作客！"

孟浩然依稀听说有异人李白从峨眉而来，学识渊博，文章锦绣，隐居于安州北寿山，没想到在自己的家中不期而遇，不等李白说完，便叫道："那么，你是李白？"

"正是。"李白说。

孟浩然道："你有北寿山，我有涧南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若蒙李君不弃，在此多住几天！"

"你就是孟浩然先生！"

李白在江南早已读过孟浩然的这首诗，当时就以为有陶渊明之风，此次一见名不虚传，自然一拍即合。李白将身上带的新作拿出请孟浩然指教，孟浩然惊奇地发现，李白新意迭出，笔锋刚健，普天之下，一人而已！

与孟浩然交谈中，李白方知孟浩然虽年近四十，却并没有去求取功名，一生所学，几乎等于无用，于是说："以孟兄之才识，理应显达，久居山林岂不可惜？恐怕是孟兄过份清高的缘故吧！"

孟浩然叹道："为兄闭门苦读三十个春秋，虽有济世之志，但是没有通向朝廷的途径啊！"

李白想孟浩然博学多才，老于林泉岂不可惜？官场多几个正直笃学的孟浩然，少几个奸贪的恶吏，有何不好，便道："孟兄，路是人走出来的，人言说：天不语而四时行，地不言而万物生。我等不是天地，而是人，自已不去开辟自己的道路，老是封闭在山林里，谁又知道你满腹学识呢？以兄的才识，理应有所建树，才不枉此生，孟兄以为如何？"

孟浩然被李白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早年的他，认为托朋友找门路出任做官，有钻营之嫌，为他这样清高的人所不耻。今日李白一番话听来甚觉有理，于是再次给李白斟上一满杯，激动地说："你说得真对，我正打算去长安一试身手！"

正喝到兴头上，见几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脚上沾满泥泞的人径直闯了进来。孟浩然一惊，站了起来。李白急忙站起按剑在手，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陈参军忙把蓑笠脱了，说："孟先生，实实对不住，深夜来打扰。"孟浩然见他穿着参军服饰，心里才稍稍放下。

陈参军道："我们是襄州衙门的人，在下倒是见过孟先生一面，只是孟先生认不得在下。夜冒昧，实是奉裴司马裴大人之命前来。"

孟浩然道："不知裴大人有何吩咐？"

“裴大人今夜宴请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荆州长史兼判襄州刺史韩朝宗韩大人，”陈参军有意将韩朝宗的官称一古脑儿抬出，心想这文士一听了诺大的官衔，一定二话不说乖乖地跟他走路。“裴大人请你前去赴宴。”

哪知孟浩然听了他的话反而坐下来，跷起二郎腿问道：“赴宴？什么时候？”

“就是此刻！”陈参军急切地说。

李白说：“这就奇了，裴司马宴请韩朝宗，时间肯定是在傍晚，哪有深更半夜才请客的道理。”孟浩然像是猜准了陈参军的心思似的，不以为然地笑笑：“我有朋友从远方来，请回复裴大人，他的盛情，我心领了，改日再登门拜谢。”

旁边一个差役，哪见过见过如此拿大，要是在平时，一绳子捆了便去交差，不由，叫道：“这如何得行？裴大人说越快越好！”

李白心里也明白了七八分，笑出声来说：“老哥，这哪里是请人赴宴，简直是催人去救火嘛！”

陈参军见如此情形，耐着性子道：“大人让我来请你，是很给面子的，我这个小小的参军微不足道，但司马大人的吩咐，你还是该听从的吧，如果你连司马大人都不放在眼里——”

孟浩然今晚特别的兴致，被陈参军的到来冲得烟消云散，此刻听陈参军又拿裴司马来压他，心中早已火冒三丈，冷笑一声道：“我早就知道，他们此刻已经酒醉饭饱什么都玩腻了，不过要我去作诗应应景、消消遣罢了。你回去告诉裴大人，我此刻要和朋友聊天饮酒，恕不奉陪！”

那差役气得脸色发青，叫道；“孟浩然，你说对了，你只不过是大人们酒后消遣的角儿罢了，你神气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李白哪里听得这些言语，冲着那帮人叫道：“你们这帮卑鄙

下流的家伙，怎敢对孟先生如此无礼！你再敢胡说八道，我就不客气！”

“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说话！”陈参军问。

“我是陇西王孙，蜀人李白！”

“啊！听说安州许员外招赘了一位上门女婿，原来就是你？”陈参军说。

孟浩然拉李白坐下来，给李白斟上一杯酒说：“我们喝酒——别理他！”

“陇西王孙李白”使陈参军产生了敬畏，陈参军愣在那里不敢再说。李白心里顿感厌恶，向他们喝道：“还不快滚！”

因为“还不快滚”这几个字，在日后，给李白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

陈参军深夜返回，为了不受上司责骂，陈参军与差役们将李白与孟浩然如何刁蛮，目无官府的情况添油加醋地加以禀报。尤其是“安州的陇西王孙李白”，在他们嘴里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大强盗，此事主要因为“安州李白从中作梗”而未办好，这样一方面保住了自己顶头上司裴司马的面子，将失败的理由笼在安州人的头上，一方面自己也就逃掉了一场责骂。当场李京之听了很不是滋味。幸好酒楼上两个婊子十分卖力，把韩大人哄得晕头转向，李京之和裴司马才没有对陈参军当场发作。但李京之记下了破坏他儿子亲事的狂人李白，又一次扫了他的面子，一有机会，定要将他狠狠整治一番。

17．七夫人上吊事件引发安州人去发掘李白的桃色旧闻

李白与雅君结婚的第二年，雅君生了一个儿子，李白为他取名叫颇黎，一家人过得十分和美。李白准备把北寿山的典籍钻研透彻，然后到长安去开辟自己的前途。

李白没有劣迹，除了在北寿山读书便是交几个诗酒朋友出去游学，很少在安州城里，李京之要整治却找不到茬儿，好一似狗咬乌龟无法下口。

不料第三年的夏天，安州爆出一桩新闻，长史李京之的七夫人突然上吊死了。七夫人的怀里揣着李白的几首诗，于是满城沸沸扬扬。

李京之有两个特点，一是“好色”，二是“好财”，不学无术尤善逢迎。早年在章丘作县尉。一日州府衙门的刺史下来巡察，听说李京之有一妻二妾，便故意提起《登徒子好色赋》，说‘寡人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如今李县尉有一妻二妾，不知县尉好德，还是好色?”李京之听了，不但面无愧色，反而笑盈盈地回答刺史大人说：“这篇文章，根据我的理解，实际上确实是好色比好德的人多，所以‘寡人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是楚王的至诚之言，至诚也是一种美德。下官不愿意欺骗刺史大人，所以我对大人，必须袒示以至诚。再说，世上正是好色的人多，如果标明自己好德而不好色，等于与多数人作对，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下官是色德双好。”刺史当场便捧腹大笑，连连称赞“妙！妙！妙!”李京之日后节节升官，三年前又升为安州长史。李京之升一回官，就添置一个妾，到安州任上，已经有一妻六妾共七个老婆。

七夫人杏花是烟花女子，颇有姿色。杏花死得蹊跷，头天上庙会还好端端的，第二天晚上就上吊死了。杏花死后从贴身的衣裳里搜出一页花笺，上面写着李白的诗《寄远十二首》中的两首。

一首是：

本作一行书，殷勤道相忆。一行复一行，满纸情何极。瑶台有黄鹤，为报青楼人。朱颜凋落尽，白发一何新，自知未应远，离居经三春，桃李今若为？当窗发光彩。莫使香风飘，留与红芳待。

另一首是：

玉筋落春镜，坐愁湖阳水，闻与阴丽华，风烟接邻里，青春已复过，白日复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梦，日夜向阳台。

李京之看了这两首诗，简直是气炸了肺。确信自己小妾是被李白勾引调戏而死！因为诗中所写的是一个青楼女子，而杏花正是李京之在河南湖阳妓院买来的。买来之后，杏花常郁郁不乐，所以“朱颜凋落尽”，而自己年岁增长已五十多岁，“白发一何新”不是说自己还能说谁？买来历时三年，诗中说那情夫当然与她“离居已三春”，这一对狗男女，不仅勾搭成奸，而且在梦中还要相会，竟然胆敢“日夜向阳台”！凭直觉，李白的确就是杏花的情夫，要是不是情夫，为什么写得那样体贴入微，甭说是杏花，就是自己变了女人，见了这些情诗，不准也要投怀送抱。李京之发誓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将李白狠狠收拾一顿不可！说罢立即就要差人把李白捕来。

李京之的大老婆周氏是个明白人，平时没看见七夫人与外人有什么来往，知道这个女子是李京之强买来的，就是有外遇也不足为奇。便告诉李京之说，杏花的死因不明，要是没查清楚没有凭据，冒冒失失把李白抓来，许家是名门望族，弄不好定会惹来麻烦。李京之听了倒迟疑起来。身为安州长史，竟让李白如此辱弄，此仇不报，怎能消心头之恨！左想右想，想出一条计策来。第二天一早李京之就叫大管家去找秦列。

秦列万没想到他会落到如此地步。自从前年听了李长史的话将赖以为生的百十亩田地变卖换了金银，交给李长史去讨好采访处置使韩朝宗，末了却未谋得一官半职，急出一场大病来，待病医好了，家产也荡尽了。自己又是个读书人，眼看一天穷似一天。今天打早出去到姑妈家借一升米，哪知姑妈在门里听到是他敲门，竟连门也不开，无奈何只好两手空空回来。秦列已是一天

没吃饭的人，加上雨一淋，浑身发抖落汤鸡一般。进了门一边脱下身上的湿衣裳，一边叫："快给我拿件衣服来！"

"你哪里还有什么衣服，早已典当完了！"妻子毛氏叫道。

秦列见床上当被盖用的自己破得开花绽朵的破棉袄，忙拿来披在身上，一边骂道："你这个贱货，竟敢把我的衣裳全当完了，你叫我穿什么？"说着便抓起一柄秃头鸡毛掸子去扑打毛氏。

毛氏气极，骂道："你打，你打，你空着两手还有脸回来！要不是你鬼迷了心窍，成天想作官，把家产卖完求李京之去巴结什么韩大人，怎会落到这步田地？你有出息就去考个明经进士什么的，你没出息就是种田打柴，沿街叫卖也有口饭吃！你这败家的杀胚，就会欺负女人，你打！你打呀！"说着一头向秦列撞去，秦列哪里站得住，倒在一堆破烂什物中。

秦列气得浑身打颤，顺手抄起一把黄锈斑斑的菜刀咬牙切齿叫道："贱人，我今天杀了你！"来砍毛氏。

毛氏横了心反而挺身上前，伸长脖子哭道："我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如今才受这般罪，倒不如死了好，你杀，你杀呀！"

秦列见毛氏这般光景，自己也心如刀绞，举着刀的手发抖，怎砍得下去？

忽然一只手搬过秦列的肩膀，将刀拿下来，问道："大兄弟，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原来是李长史的大管家许富安。

许管家收起伞，从怀里掏出一大串缗钱，拿到二人眼睛中间说："你看！"

秦列和毛氏的眼里放出光来，用惊讶的沙哑声喊出："钱——"

许管家故意将那串铮亮的铜钱颠了颠，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许富安望着二人呆呆的面孔低声说道："只要秦兄弟肯帮我干一件事，我就把钱送给你。"

"你……要我作什么……事？"秦列嗫嚅着。

“唉，你胆小成这样儿，别这样瞧着我！一不要你杀人，二不要你放火，只是做篇文章。”许富安说。

第二天早晨，安州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唯女子与小人难为养也》的文稿，文中含沙射影地说杏花被一个下流文人勾引而自杀身死的事。文中的下流文人虽未点名，稍稍一思忖就可能猜到是许员外家招赘的李白。

其中有两张就贴在许府大门口。双喜一早起来开门发现门上有两张写了字的纸，揭下来交给了许员外。

衙门里许员外的熟人，将事情悄悄告诉了许员外，许员外大吃一惊，女婿确有个把来月没有回家了！但不知与杏花之死有什么关系，忙叫双喜来问李白现在何处。双喜上了北寿山，多寿公公说一个多月前李白与孟浩然去了江夏，许员外忙托人叫李白赶快回家。

李白因为雅君又有了身孕，在江夏就与孟浩然作别，然后游云梦。云梦虽不像司马相如赋中说的那样神奇美好，但风光的确不错。李白到了这里倍觉亲切，因为这是《楚辞》的发源地，是大诗人屈原生活过的地方。这里的民风、民歌美不胜收，百姓的风俗习惯也是别具一格。正在李白沉迷在云梦的民歌中的时候，接到了岳父催他回转的信。

李白和丹砂冒着烈日赶回到安州，已是下午，李白穿过厅堂，先到后院，雅君坐在桂树下挥舞着一支大鸡冠花，小梅儿躲在假山石后面，和小颇黎捉迷藏玩。李白走过去一把抱起颇黎，把他举过头顶。雅君见了站起身来走向李白说：“哎，你还记得回家的路呀！书呆子！看你走得汗淋淋的，快去洗澡换衣服吧！”

“你看，爸给你带回来什么？”李白从鼓鼓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活物，手一松，扑楞楞地飞上了天，原来是一只脚上捆了线的麻雀。

“好玩不？”李白问。

“说好玩！”雅君对儿子说。

“好玩！爸，我要！要！”颇黎拍着小手叫。

李白把线绳交给颇黎，在小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快去换洗吧，看你累的。”

李白还未去盥洗，许员外就让双喜把他叫到书房。看到许员外一脸的不高兴，李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问道：“岳父，让我回家有事？”

“你看看，这是什么？”许员外将门口揭下来的纸和衙门里熟人给他抄的诗，交给李白。李白接过，往窗下躺椅上一躺，漫不经心看了两眼说：“这两篇是小婿写的诗，四年前写的，这篇是什么狗屁文章，实在不敢恭维，恕小婿直言，不堪入目！”说着揉成一团扔在屋角。

许员外见李白大大咧咧的样子，气得脸发青，问道：“外言传言说你勾引李京之的小妾，有这事么？”岳父怪模怪样，反而惹得李白“扑哧”一声笑了，吊儿郎当地说：“李京之的小妾，漂亮得很么？也值得我去勾引？”把二郎腿一翘，呷了一回茶，向许员外说：“岳父大人，李京之屋里那些母夜叉，白送给我也不要。你放心。”

许员外本以为出示了这些“证据”，李白便该诚惶诚恐，低头认罪，然后严加训诫，哪知李白这些回答不三不四，便厉声说：“哼，这两首诗，就是从李长史小妾身上搜出来的！”

李白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但自古以来，文人的诗文有人读，有人传抄，有人赠送，有人动情，本是常事。如何又激得这位老爷子气愤填膺？未免心中暗笑他孤陋寡闻，但又不愿正面与他作答，便大而化之地说道：“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百姓，乡野人家，都喜爱传抄小婿的诗，小婿的诗写得好，才有人收藏呀！岳父大人应该高兴才是，至于她读了诗要偷情么，那小婿可管不了。听说李京之年龄跟岳父差不多，倒有七个老婆，他一个

人照顾不过来，难怪红杏出墙呢！他要拴不住老婆的心，就该少养些。如今死了，反而怪我的诗，这叫不会行船怪河湾，的确是他本人的不是了。”说着将身子往后一仰，半躺在椅上，拿起蒲扇“扑哧”“扑哧”地才扇起来。许员外哭笑不得，只好叫李白回房去歇着。

雅君是个细心的人，叫小梅儿过去悄悄去把李白扔在墙壁边的纸团拾回来，雅君打开一看，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像天坍了半边似的，一下子倒在床上，眼泪直流。原来她倾心相待，为之生儿育女的丈夫，竟是这样的一个无耻之徒！

她想起了新婚之夜，不知何人给李白送来的乐谱，想起了那晚李白在沉醉中叫的：“月圆，你别走！”在她看来，这些诗倒不见得是写给李京之的小妾的，而是写给“月圆”的，“月圆”是谁？回想起那夜李白问她“你是谁？”的那种目光和神情，雅君感到钻心般的疼痛。李白洗浴完毕来到房中，见雅君在床上睡着，他走到床边，轻轻掀开红罗纱帐说：“一个月没回家，可想死我了！”说着就从后面一把抱住，伸过脸要来亲热时，但见雅君泪痕满面。“新婚之夜，你喝醉了叫的是谁？”

“我叫的是‘月圆’！她在哪儿？”李白坐起身子惊奇地问。

李白的吃惊更引起了雅君的疑心，她说：“你先告诉我，月圆是谁？”

“月圆是我在蜀中的亲妹妹，小时候就不在人世了！”

“你说她不在人世了，为什么还问她在哪里？这是怎么回事？”

“那时家里遭了火灾，以后她就不见了，都说她已经死了，但我总觉得她活着。难道你知道她的消息？”

“你在骗我。”雅君脸扭向一边，看也不看李白。

李白一眼看见了桌上的那篇败坏他的文章和那两张诗笺，说：“你把这捡回来干什么？”

“这些诗当真是你写的？”

“是，当然是我写的，怎么，你不喜欢读？你生气了？”

雅君不言语，李白把她搂进怀里说：“你不要错怪了我，我在北寿山读书读得好好的，从来没见过李京之的小妾，怎么就会勾引上了？再说那些丑八怪哪一个比得上娘子温柔美丽？再说，《长干行》也是我写的，你看了《长干行》不就喜欢我了吗？读我的诗的人多着呢。”

雅君听了觉得也是，李白说着将雅君抱在怀里，掏出手绢来擦干她脸上的泪水。

“让我摸一下，这里还有没有藏着我的诗句。”李白故意将手一直伸到内衣底下，那里又柔软又温暖，雅君没有挣扎，李白再也忍不住，抱她一起倒在床上。

许府又归复平静，李京之怎肯就此罢休，决定派人去把李白的根底挖出来。李京之将秦列派往江南和蜀中，一个多月之后回来了。李白根本就不是什么陇西王孙，而是一个目无官府的狂徒，一个浪荡的嫖客，一个油滑奸狡的骗子，一个跟铁匠、船夫、江湖郎中鬼混的草民，说不定还是一个杀人凶犯……没有桃色新闻，安州人对这种旧闻也感到特别刺激，一两天之内就传遍了安州城。

18. 长史李京之的大马车风驰电掣向李白冲过去！

谣言是在暗中流传的，而明里谁也不敢对李白有所触犯。何况李白在北寿山读书，对外面的流言想听也听不到，故尔李京之的种种阴险手段，对李白如同隔靴搔痒，并没有收到明显成效。李京之的这块心病怎么也放不下，日夜愤恨不已。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前任安州都督马彦伟在寿丰别业修建的“文英阁”终于竣

工。为此马公宴请远近亲朋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共庆落成。李白与许员外也在邀请之列。李京之想好主意，要在“文英阁”落成庆典的诗会上，揭穿奸人李白的真面目，那时候，李白就会在安州和京城臭名昭彰，永远也别想抬起头来，这就比杀了他还解恨！

前些日子，双喜上山为李白带来都督马公的请柬，李白为文英阁撰写了一篇赋和几首诗，准备在庆典上献上。他正收拾文稿，忽然崔成甫来了。

“崔五兄！”李白惊喜得叫起来。“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李白问，一看还有好友魏洽、蔡十。

“长安城里到处都传遍了你的歌，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把我们都想死了！”崔成甫笑道。

崔成甫说他今年调任到陕县作县尉，为办公务南下到江州。又听说都督马公的文英阁落成，决定与李白一起参加了庆典再乘船南下。

次日一早，李白同崔成甫等一同下山，与许员外一行人来到马公的寿丰别业，马公亲自迎接。文英阁里宾客满堂，送来的礼品和诗赋不计其数。都督马公本是文章里手，看过许多诗赋之后，看中李白的这篇。宴会开始，酒过三巡，马公举杯，喜笑颜开地对众宾客说：“诸公，此次诗会呈来的诗赋老夫已全部拜阅，好多人的文章都写得山无烟霞，春无草树，唯独许府的李姑爷这篇，写得清雄奔放，光明洞彻，妙趣横生，句句动人，叫老夫爱不释手。现将这篇佳文交众位传观，然后请李白贤侄在筵前为诸公朗诵，以助雅兴！”

李白见马公对自己倍加赏识喜不自胜，忙站起来拱手朗声叫道：“多谢马公！”又向众宾客道：“小子后学，请诸公不吝赐教！”

李京之只觉浑身的血直冲脑门，全不料马彦伟这老杀才一开

始就称赞他的仇人，还要让李白将此文当场诵读！那时众人交口称赞，他准备了几夜的阴谋只有胎死腹中；这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只有先发制人，当那篇文章传到李京之手中时，李京之假装看了几眼，就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吾素闻李公子文采风流，果然不假，李公子的文章都应该像这一篇一样，写给像马公一样的长者，而不应该在娼优小人中浮浪，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公子是否与市井小人气味相投？大姓门婿，需随时检点自己的德行。本州有一点不解，请李公子说明，为何传唱李公子诗词的，竟是市井小人之流？"说罢坐下，理着黄须在那里微微冷笑。

许员外听了暗暗吃惊，这分明是有意挑起事端，要与女婿有意为难，但许员外一贯养尊处优，哪见过这种当面诘难？正在为难之时，只见李白坦然笑道："长史大人不闻《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这就讲的是诗乐不分，汉高祖的《大风歌》，魏武帝的《短歌行》，乃至当今皇上的诗作，市井娼优也争相传唱过，李大人可要他们随时检点自己的德行？难道李大人没有读过《尚书》？"

一时间众议沸腾，有的人认为李京之有什么了不起，竟在马公的宴会上摆谱训人；有的人风闻李京之与李白有隙，但李京之在这里发难也太不是时候，有的人说李白这几句虽然尖刻、辛辣，也太大胆了，但是是李京之自找的——活该！

李京之没想到李白竟敢和他当场顶撞，气得脸上青一股，红一股。为了遮掩自己的难堪，也顾不了许多，便叫道："李白！你别以为你是许相国家门婿，就敢对本州放肆。我今天要当着众人的面，揭穿你这个伪君子！"

李白倒要听听这个"伪君子"从何说起，"请讲！"李白毫不退让。

"你不是什么陇西王孙，而是一个工商贱民的儿子！"李京之

喊道，唾沫四溅，以至于流涎挂到他的黄须上。

李京之的话一出口，大厅里出乎寻常的静默。最感到吃惊的是许员外，眼前自己的这个女婿，难道真的是一个江湖骗子？

“请长史大人注意你的仪表。”李白文雅地说，大厅里很静，戏弄的意思在坐诸公都听得很清楚。李白看到李京之掏出手绢来抹去他黄须上的流涎，才慢条斯理地说出：“请继续把话讲明白。”

李京之得两眼通红，继续说下去：“按先朝规矩，商贾之流连骑马的资格都没有，安能登大雅之堂，我派到蜀中去的人查明，他真正是一个西域商贾的儿子！”

“长史大人既然你在这样庄重的盛典中，当众对我的出身表示怀疑，那我就只有当众说个清楚明白……”

不等李白说完，李京之就站起来说：“李白，你如果不是商贾的儿子，你如果在你的家乡没有什么劣迹，为什么急着要解释?，何况今天是什么场合？今天是马公庆典，我们还是为文英阁落成喝酒吟诗，你那些永远说不清的话留到以后说吧！”

李京之的一举一动，坐在上首的都督马公看得清清楚楚，若是别人，也便罢了，偏偏他又对李白特别看重，于是说：“京之，让他说吧！”

李白有了说话的机会，站起来大声说道：“诸公，自古以来，那帮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的范蠡不是商贾么？那帮助汉高祖消灭暴秦的樊哙本是杀狗的屠户，诸葛武侯当年也是在南阳种地的农夫，他们皆能鞠躬尽瘁立大业于天下，若依李长史之见，这些人连骑马的资格都没有，怎能作国家的中流砥柱呢？”

这李京之是飞扬跋扈惯了的人，从无人敢顶撞他，听了李白这番话，在场的人无不暗暗称快。只有许员外心中七上八下，第一次见女婿性格如此刚烈，耽心着不要惹出什么乱子才好。李京之哪里受过这种抢白，仗着自己是查实了的，于是咬牙切齿地

说："你这个冒充陇西王孙的骗子！还敢狡辩！"

崔成甫素知李白孤高傲世，不知何处得罪了李京之，才受到如此非难。他本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之人，于是站起来高声叫道："李大人差矣！"

"你是何人？"李京之见一个年青人竟敢如此说话，愤愤地问道。

"在下是陕县县尉崔成甫！"

早有人暗中拉了拉李京之，告诉他这是前副相的公子。

"李十二的先祖，与我家先祖乃是世交，何须冒充什么陇西王孙？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尽管问我好了。长史大人，问罪也要分个时间地点吧？"崔成甫说。

都督马彦伟没料到李京之这等顽劣，以自己的身份，也不与他计较，但心中早已厌恶，便瞅着李京之说："京之，你有些醉了？"

马公这一句话无异于逐客令，弄得李京之十分难堪，只有顺着马公的话趁机下台说："下官，是有些醉了，就此……告辞……"

李京之狼狈不堪走出大厅，虽然他没有回头看那些大厅里的宾客，只感到那些人的目光像鞭子一样地抽他后背。管家许富安看他狼狈的样子，急忙前去扶住他，走出寿丰别业上了车。李京之也不说要去哪里，坐在那里发呆，脸色十分难看。许富安猛想起城西妓院的老鸨从江南弄了几个女子来，叫赶车的差役一直向西，到了安州城外的"滟荣居"。

鸨儿认得李长史华丽的马车，连忙带了一班妓女老远跑来迎接。

"哎呀！什么风把长史大人给吹来了！女儿们！"

"哎！"众妓女一齐娇声答道。

"好好伺候长史大人呀！"

鸨儿嘻里哈啦一喊，妓女们一涌而上，拉的拉，扶的扶，将李长史拥上“软香阁”。许富安看李京之此时脸上的颜色已有好转，才稍稍放下心来。

鸨儿备了一桌精致菜肴，让两个妓女，陪着李京之吃酒，奏起丝竹，唱起小调，许富安在一旁侍候着，李京之饮了一杯，仍是闷闷不乐，许富安对鸨儿道：“怎么都是老面孔？没个新鲜的？”鸨儿道：“新来的雏儿，怕不老练，侍候不周到，得罪了大人，老身怎吃罪得起？”李京之一听是雏妓，便道：“你怎知她不会侍候？”鸨儿凑在李京之耳边说：“新弄来南边一个香雪姑娘，还没人动过，长史大人今儿正好来给她开个封，怎么样？”李京之拈着黄须笑了。

“快叫香雪姑娘。”鸨儿说。

珠帘卷处，一个小丫环扶着一位身著鹅黄衣衫的美丽少女，怀抱琵琶不胜娇羞地走出来，脚上不穿罗袜，只穿着一双精致的金齿履。李京之一看喜不自胜。许富安见终于把李京之安顿下来，便与鸨儿下楼去吃茶。

香雪在离李京之不远的地方坐下，信手弹起琵琶，低眉曼声唱道：“玉面越溪女，青娥红粉妆，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那声音如莺啼燕啭，媚婉如流。李京之听了哪里按捺得住，一把把香雪姑娘搂过来，将裙子一掀，露出穿着金齿履的秀足来。李京之一边为她脱了金齿履一边说：“宝贝心肝让我瞧瞧，是不是白如霜！”一边在香雪的足上来回摩娑，脸上露出情不自禁的样子。香雪对着满嘴酒气的陌生老头又羞又怕，脸一直红到耳根。李京之毫不放松，那枯老的手顺着香雪的裤管往上摸，可怜的香雪此时惊骇已极，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那些老妓见了如此光景在一旁窃窃私语，嘻嘻笑个不停。

“太白先生果然写得好诗，连长史大人都动情了！”一个妓女想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

李京之听了像被蝎子蜇了一下摸到香雪大腿的手猛地退出，厉声问道："哪个太白先生？"

那妓女冶笑道："还有哪个太白先生？不就是许家李姑爷么？你刚听的曲子就是他写的！"

"什么？"李京之一把将香雪从自己的怀里推倒在地上。晦气！竟连这软香阁里也有李白的影子！叫他如何不气恼，他抓起一把酒壶向说话的妓女砸去，那妓女被砸得头破血流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李京之叫道："不准说李姑爷！不准说李姑爷！谁说我就杀死谁！"然后又用脚狠狠地去踢那桌子，李京之早已被酒色淘空了身子，哪里踢得翻？便张开胳膊望桌上一扫，碗盏杯壶纷纷落地，跌得粉碎，满地是狼藉的菜肴汁水。许富安和鸨儿闻讯，气急败坏地跑上来，只见李京之两眼血红露出凶光，正在楼上发疯似的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忙叫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个吓得三魂掉了两魂的妓女哭着说："长史大人中邪啦！"

鸨儿看李京之的凶样，认定是迷失了本性，急得慌了手脚，大喊道："快请郎中！长史大人中邪啦！快请郎中！"

"请你妈的！"李京之一掌将鸨儿推倒在墙角，气势汹汹地冲下楼来，许富安紧随在他的后面，一齐出了软香阁。扶李京之上了车，叫声"回府！"

"快！"李京之吼叫道。

车夫挥鞭高叫："驾！驾！"大车向安州大街驶去。

李京之窝了一天的气无从发泄，心中烦躁，此时见马车只是小跑。从座位上站起来。恶狠狠夺过车夫手中的鞭子，狠命地朝马抽了一鞭，那马受了惊，在大街上狂奔起来。街上的行人见马车疯跑，纷纷躲闪，好像瘟神来临一般。那些摆摊的、算命的和老人妇女，哪里躲闪得及！竟被撞倒了几十人。

文英阁的庆典一直继续到下午，众宾客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马公挽留他与李白在山庄小住。崔成甫正好与李白畅叙旧谊，两人谈话间说起金陵子，崔成甫说起金陵子把他当成日本人的事，说三年前金陵子向他打听过李白. 崔成甫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说起在金陵子手中有王维修改过的《扶桑曲》，李白恍然大悟：原来新婚之夜送曲谱的是金陵子？见天色尚早，便骑了马回许府去取《扶桑曲》的乐谱。此时带着几分醉意翻身上马，一路扬鞭拂柳，飘飘欲仙向许府驰去！

来到街口，李白醉眼迷离看见对面远远地驶来一辆豪华的马车。李白正驭风骄行之时，李京之在车中早已看见了仇人李白，狭路相逢，岂能放过。李京之像一只扑向猎物的恶狼，两眼血红地盯着李白，高叫道："给我冲上去，撞死他！"李京之的三匹大马套车风驰电掣地向李白冲过去！李白不知为了何事，猛然看见了李京之怒目圆睁的脸，李白在惊骇中使劲勒马靠边，但哪里躲得开！那马长嘶着，高高扬起前蹄，李京之的车马狠狠地向李白撞去，李白被重重地摔了下来两眼直冒金星，不等李白爬起来，差役们已经把他捆了个结实。

"长史大人！"李白叫道。

"何方大胆狂徒，竟敢冲撞本州的大驾？押回府去！"李京之叫道。

19. 草民李白在李长史的淫威下写出流传千古的检讨书

按唐代的律法规定，草民百姓见了长史大人的车，应该在十丈之外回避，拦路撞车要以谋害长官判罪。虽为许府东床名满江南的李白还没有功名，仍应列入草民一类。

李长史指示：将这个拦路冲撞长史大人的草民先关押起来，冻饿两三日，然后号枷示众，让他负着沉重的木枷铁锁，绳捆索

绑跪在十字街头，安州的大人小孩、农夫乞丐都可以辱骂他，向他吐痰，扔垃圾，甚至淋屎尿。若他无心悔过，用夹棍板子伺候，打得他九死一生。然后流放到荒凉不毛之地，管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衙役们把李白连拖带曳带到衙门，已是傍晚时分。解去绳索换了镣铐，扔进大牢。李白哪里肯依，大声叫骂，那狱卒也不理他，将牢门上大铁锁“镗啷”一锁，径直出去了。李白怎么叫喊也无用，只好不喊了，只觉得四下一片漆黑，一股血腥秽臭直钻脑门。不知是哪个角落里传出凄惨低沉的呻吟，直叫人毛骨悚然，犹如真的到了地狱一般。李白定了定神，摸索着在一堆潮湿的稻草上坐下来，心想，只要李京之敢审问他，他就要让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安州都知道他陷害无辜。

许家上下已是一片慌乱。

在武则天执政时作过宰相的许圉师去世之后，许家的儿孙们坐享其成，上有祖宗庇佑，下有广大田园，事事顺当无需操劳。到了许自正这一代治事治学都谈不上能干，外面显赫富贵，内里坐吃山空。加之许自正身体欠佳，眼下只是个挂名的员外赋闲在家。

双喜忙跑到长史府去打听，果真有这回事，急忙到寿丰山庄来找许员外。

许员外还没有回到家中，族长许宗乾先到了许府。早些时候，许宗乾一心想把李京之的儿子许配给雅君好顺着李长史的大腿往上爬，哪知许员外偏偏把女儿嫁给了外乡人李白。许宗乾一听李白出事，立即到了许府。许宗乾见许自正不在，便叫侄儿许富安把雅君叫出来说：“李白行为不轨，长史府已经把他抓起来了！许家的面子，都被你丢光了！”许宗乾将拐杖重重地在地上杵了好几下，暴跳如雷地咆哮道。

雅君有生以来，哪里受到过这等欺侮，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只气得双泪长流，说不出话来。许富安指着雅君说："许家招赘了李白这样的败类，真是家门不幸！我早就说过，李白那种人风流成性，哪会守礼法？在金陵他就酗酒，玩女人，写些什么'越溪女如雪，吴儿多白皙'，要是他没有亲手摸过，亲自玩过，怎么会有这等骚情的文字。连织布的小姑，采莲的大嫂，不分粗细优劣，老少美丑，他都要去调情，更不用说和妓女打得火热……"

雅君哪里听得这些话，许富安还没有说完，雅君已心如刀绞，说了声："胡说！"就晕了过去。小梅儿连忙放下颇黎，大叫："来人啦！小姐晕过去了！"前后院的仆妇丫头都急忙赶来围在雅君身边，小颇黎吓得哇哇大哭，一时乱成一团。

许富安见势不好，扶着许宗乾离开了员外府。

当许员外赶回许府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许员外看到被气得奄奄一息的女儿，急得老泪纵横。崔成甫闻讯也和本地李白的朋友们赶到许府，一边安慰许员外，一边托人秀才到长史府去弄清原委。

许富安回到长史府，把刚才在许员外家的情况向李京之一一禀报，李京之觉得自己猜测得果然不错，像许自正这样的懦弱无能之辈，怎斗得过他这条强龙！一时报复心切，下令立审李白。明日一早就将他在闹市区号枷示众，以泄积恨。

按常规州府衙门审案一般是大案要案，或是县衙决定不了的案子。晚上审案更是特别紧急重要的案子，李京之喝了几口茶，也顾不得吃饭，特地换上正五品官员穿着的绯色小科绫窄袖长袍，系金腰带，佩紫金鱼袋，头戴附有山云的乌纱幞头，脚蹬乌皮靿靴，穿戴整齐来到大堂之上。公案上高高的铜烛台上点着蜡烛，堂下的差役点着火把伺候。李京之大步流星来到大堂之上坐定，好不威风。心想今夜此地，不像鬼门关也像奈何桥，叫那狂徒李白不死也要脱层皮。看日后安州草民那个敢对我有半点不

恭！不由心中激动，猛地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带人犯李——"一个"白"字尚未出口，只觉魂惊魄动，天旋地转，身不由己竟在公案前倒了下去。手足抽搐，口吐白沫，口中"咩咩"怪叫。原来李京之有旧病，这病叫羊痫疯，每当身体虚弱，情绪激动到一定程度，便要发作。李京之官运亨通，心旷体胖已有十来年安然无恙。那知七夫人一死，积郁于心，这天在宴会和"软香阁"中，只饮了些酒，没有食物下肚，到了晚间因为害人心切，竟把吃饭一事忘了。再说年高岁迈，这一天喜了又怒，怒了又喜，大喜大怒，七情六欲竞相煎熬，那早被酒色淘空的血肉之躯怎禁得住？因此旧病复发倒卧尘埃！衙役们见李长史脸如死灰口吐白沫，哼哼唧唧，身子蜷缩在地上一抽一抽的甚是可怜，忙们把他抬到寓所，叫了郎中治疗。

李白卧在一堆乱草上，夏夜的蚊虫如炸窝的野蜂一般叮人，大牢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李白不断赶蚊子，过了好久突然听见甬道里有人的脚步声越来越亮，接着就是狱卒用钥匙开门的声音，开的正是自己的牢门。李白倏地站起来，狱卒出现在门口，提着一个白纸灯笼，凶神恶煞地叫道："提人犯李白！"接着两个衙役各执一根水火棍站在门口喝道："出来！"正在这时，一个衙役慌慌忙忙跑过来在狱卒耳边说了些什么，狱卒听了一惊，嘴里说道："今夜便宜了你！"就又关上牢门镗啷一声锁上，与衙役们出去了。

牢里依然一片黑暗。李白见状，心里反倒放松了，料想李京之可能受到什么阻碍。他想到妻子、岳丈，不知他们怎么样了，安州小人当道，平白无故从人间到地狱，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有其在安州这样窝囊，不如出去闯一条路。七尺男儿，怎能久居人下？想到此，李白不再愤然也不再赶蚊子，索性用袖子将头一蒙，倒头睡去。

李京之被许富安等人从大堂抬回来，第一夫人周氏手里数着

佛珠，口中念念有词从佛堂姗姗走出来，厌恶地看着口角流涎在昏迷中抽搐作畜牲叫唤的长史大人，说了一句“请大夫”，就装着头晕倒在了躺椅上，丫环仆妇捶的捶背，叫的叫唤，一时间李府就热闹得如同集市一般。大夫给李京之号了脉，说是忧思恼怒阴阳两亏七情失调，肝阳暴涨血壅经络所致。开了一剂平肝熄风祛痰开窍的定痫汤剂，叫仆妇立时煎了灌下，李京之渐渐停止了羊叫和抽搐。许富安送大夫会到寓所后，在门前守候已久的双喜把许富安叫到僻静处，将一包硬硬的金银交给了他，说明许员外的意思，许富安掂了掂分量不轻，皮笑肉不笑地说一笔难写两个许字，李白的事他一定周旋，但长史大人的心思他摸不透，也难保不号枷示众，双喜急得向许富安跪下直叩头，许富安才勉为其难地说他一定尽力，双喜无奈何一万个不放心地去了。

双喜回到许府，把李京之发羊痫疯的事告诉了许员外。许员外备了一份厚礼，亲赴长史府内宅来问候。李京之知道他是为了李白一事而来，有意怠慢他，叫仆童收了厚礼传话让许员外后院侧厅等候。

李京之起床只觉头昏脑胀，便吩咐将李白一案改日再审。正说着，衙门里一个参军来禀报说是崔成甫等一干人在大堂那边求见长史大人。那录事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李京之听了一惊，吩咐把崔成甫等一干人安顿在后堂，自己急忙穿戴齐整，由仆人扶过来。

“长史大人，李白乃江南才子，一介名士，不料他醉后冲撞了大人，还望大人看在我等薄面上，宽恕一二。”崔成甫十分恭敬地向李京之说。

李京之瞟了一眼在场的十几个人都是马公宴会上的贵宾和本地的头面人物，故意做出一付为难的样子说：“列位朋友，京之受命于朝廷，牧民一方，不敢不克尽职守，如果我徇情放出，叫我日后有何面目见安州父老?”李京之样子极诚恳，好像他有很

多难言的苦衷，与昨日宴会上的张狂判若两人。崔成甫见他果然狡猾，便道：“昨日在马公的华筵之上，我等一时兴起，劝李白多喝了几杯，若要治罪，事情缘由皆因我等而起，请李大人连同我等一齐处置。”

哪知李京之笑容可鞠地说：“众贤弟说哪里话来？京之再无礼，也不会发昏到找各位的麻烦，李白不过是一个连分寸功名都没有的白丁，众贤弟为何偏护着他？众贤弟皆是有一官半职的人，怎不替为兄着想，谋害长官的罪犯都可以徇情放出，那本朝王法何在？”

崔成甫见他左一个“众贤弟”，右一个“众贤弟”嘴上说得无比亲热，对李白一事却不作一丝一毫的让步，知道再说无益，便取出一张纸来，也不看李京之，淡淡说道：“昨日有人在软香阁酗酒狎妓，醉后驾车在安州街市横冲直撞，撞倒行人十三人，撞伤七人，其中有一人便是李白，这是十二人联名状告这人的状子，托崔某交给御史台。”李京之听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伸手去抓崔成甫手中那张纸，崔成甫将手往身后缩，笑吟吟地说：“李大人抓去也没用了，这是副本，正本我已连夜送往京城，只等我回京，我亲自到御史台了结这个案子。”

李京之却万万没想到崔成甫这要命的一着，崔成甫是前副相之子，这事怎能捣弄到御史台？事到这一步只有退让，向崔成甫等人说：“众位贤弟，有话好商量——好歹容我想一想。”

在后院侧厅的许员外，等了许久，不见李京之出来，不知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无论如何今日拚了老命不能让他们把李白绑到街头号枷示众，这个面子许家万万丢不起。等了一个多时辰，许员外心中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悔不该当初招赘了这样一个狂生作女婿，还未得到一官半职，反而招惹了许多麻烦。

许员外正在着急，李京之过来了，许员外含着老泪向李京之道：“长史大人，我家出此狂徒，实为家门不幸，大人看在老夫

薄面上，望乞恕罪，望乞恕罪！”

李京之见许自正这样说话，正中下怀，立即抖起架子，将在崔成甫那里受的气一股脑儿发泄在许员外身上：“自正兄，你好不晓事，你那女婿本是蜀中的无赖，竟敢冲撞本府，有意谋害，这等无耻狂徒，你还要来为他讲情！难道要本州贪赃枉法不成！”

许员外听了，连连说道：“长史大人，宽宏大量，老夫此次前来，非为李白，实实是为了许家的面子，倘若大人能宽铕一二，老夫一家感激不尽！”李京之脸上颜色稍稍缓和一点说：“许兄说哪里话来，俗话说‘大人不见小人过’，那李白小人冲撞了我，我怎能与市井狂徒一般见识！”

许员外听李京之口气已经有回旋的余地，忙说：“许某感激，许某感激！”

“不过……”李京之捋着黄须，皮笑肉不笑地说。

“长史大人请讲。”

“我要你女婿给我写一份认罪书，给本州赔礼道歉，不得敷衍塞责。”李京之一字一句地说。有了这份认罪书，怎怕崔成甫告到御史台！

“是，是！”许员外忙不迭地说。

“还有，回去严加管教，再敢在安州街市露面，本州严惩不贷！”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许富安把许员外带到牢头房，叫狱卒把李白叫出来。李白满以为是李京之派人来提审，气昂昂随狱卒出了牢门，猛见岳父在一旁垂泪，不由双膝跪下说：“李白不才，岳父大人受累了！”

许员外见李白如此形状，却不忍心将李京之的言语说出来。扶起李白说：“我婿，为父向长史大人求情，幸得长史大人宽宏大量，只要你写一纸认罪书，为昨日失礼的事向他赔礼道歉，他就放你回去，你就可与为父回家了！”

"向他赔礼道歉?"

"是呀！你快写吧！"

"岳父，分明是李京之想加害于我，我怎能给他写认罪书呢?"

不等李白说完，许员外已急得老泪纵横，喘不过气来："逆婿！你惹下如此大祸，我好不容易才求得这个人情，……"

"岳父！你好不明白！"李白忙给他捶背舒气。

此时，两个差役一个拿着大木枷和铁练，一个拿着笔砚纸墨，站在李白身后。

许员外捶胸顿足叫道："你……你当真……要弄到……号枷示众……才甘心?"

许员外两眼一黑，摇摇欲倒，李白连忙扶住，口里叫着："岳父！你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许员外喘息未定，定了定神说："你要是……在大街上遭人唾骂，我那女儿，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可怜她……"

"雅君她……她怎么啦?"

"她不想活啦！"许员外说完瘫倒在凳子上。

李白扶起神昏意乱的许员外，整个身心被震动了。他开始谴责自己，他这样任性而为，竟没有想到他的妻子雅君，她那样温顺，那样柔弱，她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他是个堂堂男子汉，怎能牵累于一个弱女子?

李京之不就是要一纸认罪书吗?有了这张认罪书，岳父就不会生气，雅君就不会受屈辱。所有的事天大的事他一个人承担！李白咬了咬牙，俯身下去，说："岳父……我写就是！——拿纸笔来！"

狱卒在桌子上铺开一张黄麻纸，研好墨，李白提起笔来，愤愤写道："白，嵚山崎历落可笑人也，虽然，颇赏览千载，观百家。至于圣贤，相似厥众……"

中国文学史在这里流泪了，名垂寰宇的大诗人李白，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写下了自己的陋行与悔过，把自己糟蹋了个够，把自己比作挡车的螳螂，比作连老鼠都不如的痞子……且“昼愧于影，夜惭于魄，启处不惶，战局无地……”

这篇著名的《上安州李长史书》，和李白的许多传世之作一样，结构精美，语言生动流丽；在历经各朝代的社会变迁之后，收入各种版本的《李太白文集》而流传千古，至今安州长史李京之的专横和诗人的孤立无奈跃然纸上，使每一个朝代的文人都读出大诗人当年的尴尬和辛酸。

李京之看了这份认罪书之后，立即放了李白。

崔成甫因公务在身，不能在安州久留，当天乘船南下办事去了。临别，将十多人联名的状子，交给许员外看，许员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李白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他和雅君共同生活的屋子，珠帘低垂着，小梅儿垂手站在珠帘后面，从昨天晚上开始，雅君就不吃不喝不让任何人走近她，小梅儿不敢走开，只远远地站着不出声。看见李白进来，好像看见陌生人一样，也没有打招呼。

李白掀开珠帘，走近床前，隔着红罗帐，见雅君脸朝里睡着。李白轻轻撩开红罗帐，在床沿上坐下来，低低地叫了声“雅君”。雅君像睡着了，一动不动。

李白伸手去扳雅君的肩头，企图将她扶起来，雅君猛然挣脱他的手，将整个身子缩到床角里，红肿的双眼惊恐地看着他。

李白的喉咙哽咽了，艰难地发出嘶哑的声音：“雅君，我不该喝醉酒，更不该去顶撞李长史，你为我受累了，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

“雅君，我不是那种人，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说明白！”李白爬向床角，一下子搂过自己的妻子。

雅君狠命推开李白，躲到另一个角落里，好像眼前不是她的

丈夫，而是一只肮脏的野兽，她尖叫道："有什么不明白的！"一叠诗稿从枕下扔了出来，像秋天的落叶，扬扬洒洒坠落尘埃。

李白默默地从房里走出来，径直走出大门，已是一更时分，闹腾了一天一夜的许府显得格外安静，因为疲劳，人们都早早地去睡了。半夜时分，李白回到了北寿山，叫丹砂草草收拾了一下行装，下山向北走去。他回头看看安州，黑黝黝的一片，沉浸在浓重的夜色之中，那里有他的妻儿，那里有和雅君度过的多少个甜蜜的朝朝暮暮，那里曾是他的温柔乡，他的桃花源，他通向建功立业的途径，他的济世安民求取功名的梦……他不再往下想，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滚滚流下。在黑暗中他擦去了脸上的泪水，系紧了腰间的长剑，对丹砂说了声"走！"毅然转过身去，这里的一切将在他生活中消逝，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20. 张旭高叫道："那写诗的人，他来了！"

许员外没有料到李白会离开，他想：李白离开事小，但女儿成了弃妇事大，李白此去定是前往长安，女婿既然已经离去，不如让他到侄儿光禄卿许辅乾那里，求许辅乾为女婿在长安谋个一官半职，对外人也好有个交待，便写了书信，备了钱财，双喜带了来追李白。双喜在去襄阳的路上赶上李白，向李白说明许员外的意思，把书信和钱袋交给李白回到安州。半个月之后，李白来到长安城外。

李白轻轻勒住马缰，让马儿慢慢遛达，他纵目远望，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大道两旁是一排整齐的杨柳，近处浓密的叶子在阳光下闪耀着鲜亮的新绿，远处的好像是一缕淡绿轻烟。晴蓝的天穹之下，一望无垠的八百里秦川坦荡地延伸到天的尽头，天穹之下秦川之上，那淡绿的轻烟的后面，是大唐的京都长安。

李白望见了长安城有着整齐雉堞的灰黄城墙。

“前面就是长安！”李白兴奋喊道。

他高高地扬起鞭子，空中清脆的一声鞭响，那马昂首长嘶一声，撒开四蹄，疾风似地向前飞奔，大道上扬起滚滚黄尘。

京华酒楼上，张旭和吴道子应酒店主人董糟丘的邀请，正在第三层楼上饮酒作画。长安人爱喝酒，长安到处都是酒楼。五湖四海的美酒都涌进长安的酒楼里，有长安本地的“西市腔”、“梨花酒”、“荼蘼酒”、等等，还有外地的“兰陵酒”、“射洪春”，西凉的葡萄酒；近来长安人特别爱喝一种蜀中来的叫“丰谷酒”，这种酒是蜀中酿酒师以特别的酵母特别的工艺精酿而成。当时长安还没有白酒，最早的白酒是从蜀中来的，浓香醇烈味美无比，价格也特别昂贵。京华酒楼是长安最豪华的酒楼，这里卖的“丰谷酒”名噪京都，大唐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以及各国使节都以品尝此酒为快。京华酒楼的主人董糟丘今日特别请了张颠为他书写一幅“丰谷美酒”大酒旗用来悬挂在楼顶，又请吴道子为他绘制巨幅蜀中山水框在大厅的墙壁上，以增加蜀中的情调。

张吴二人喝足了美酒，张旭一挥而就，看吴道子笔下江海奔腾，生云吐雾，把胸中丘壑在纸上一一展布。

吴道子在那丈二宣纸上画完了最后一笔，将笔一扔，然后倒背着手，后退了几步眯缝着眼，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

“真是传之千古的佳作，道子，我看这蜀中山水，倒比美酒还要醉人呢！”张旭赞道。

吴道子手里拿起一支长锋羊毫，在水盂里涮了涮，从琉璃砚中调匀了香墨，递给张旭：“颠兄，请题诗。”张旭接过，提起笔来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眼观巨画上方为他题写诗赋留下的大块空白，扔下笔摇摇头叹道：“这大唐的好山河，我拿什么来题咏啊？”说罢颓然倒在椅上，抓过榴花壶来自斟自饮。

"癫哥，快写呀！"吴道子催促说。

"没有好诗来咏它，写什么呀？"张旭说，"王昌龄因为嘴上没遮拦被贬到江宁去了，王维常年躲在终南山念佛。再说这奇峰峥嵘浩气磅礴的巨作，让他们题还嫌才短，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可惜他没在这里，也不知他如今怎么样了！"

"你说的是——李白？"

张旭点点头；"不错。"

"他比王昌龄和王维还更有才华？玄！你已经说过多次了，我倒想见识见识。但眼下这幅画怎么办？癫子，快拿个主意出来！"

"依我看，宁缺毋陋。"

"那怎么行？"董糟丘在一旁听罢着了急。

吴道子说："那这样好不好？去把汝阳王、适之、老贺监都找来，问问他们怎么办。"

"也好，这事我去办。你们等着。"张旭说着就往外走。

张旭刚走到楼口，突然怪叫一声，一阵风似地跑进来，高叫道："快，那写诗的人，他来了！"

李白和丹砂进了长安城，果然热闹非凡，车水马龙，中外人物形形色色，真令他大开眼界。

这时来到东市，二百多商行千万家店铺生意兴隆，简直叫人目不暇接。

正观看间，忽闻酒香扑鼻，李白随着那股酒香之风望去，前方一座朱楼高耸，是长安城最大的京华酒楼。李白停下来望望，丹砂把李白拉了就走，原来他看见对面围了好大一堆人看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变戏法，好不热闹，丹砂把李白拉了进去。张旭眼见底下万头攒动，生怕走掉了李白，急中生智拿起刚写好"丰谷美酒"的朱红酒旗在楼上挥舞。一时间，看洋人变戏法的人都纷纷回头张望。

李白也向楼上望去，看见酒楼上一个疯子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一面朱红酒旗。上面是熟悉的草体，龙飞凤舞大书特书的“丰谷美酒”几个字。那疯子不是别人，正是阔别多年的癫哥！

李白兴高采烈朝那酒楼走去，刚到楼下，张旭已经从楼上下来，人高叫：“李白！你这浑小子！”满脸络腮胡，散发宽袍，也不束带，圆睁怪眼，一只脚光着，另一支脚趿着麻鞋，张开双臂，沙嗒沙嗒向他奔过来。

李白一把抱住张旭叫道：“癫哥，叫我好想！”张旭孩子似地笑着，拉着李白走上楼。二人走上酒楼，张旭向吴道子和董糟丘作了介绍。

“常听癫哥讲起你，怎么过了这许多年才到长安？罚酒三杯！”吴道子说。董糟丘忙将三个夜光杯一字儿排开，满满斟了三大杯。

吴道子忙从董糟丘手中接过斟满酒的夜光杯递给李白，李白只觉香味扑鼻，芳冽无比，不由问道：“这是什么酒？我从未饮过。”

张旭笑道：“好一个蜀人！还自称是酒仙呢，连自己家乡的酒都尝不出来？”

“真的？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在蜀中时，我是很少喝酒的。”李白感慨地说。

“这也难怪，让我告诉你吧：这酒来自绵州，这几年国泰民安，绵州连连丰收，故而当地人把它取名为‘丰谷美酒’，是董掌柜派人不远万里从绵州运来的。”张旭道。

李白将三杯酒一鼓作气饮下，连连叫道：“好酒！好酒！好酒！”

张旭将他拉到那张丈二巨幅山水面前，说：“你这蜀人，你认不认得这上面画的什么？”李白看那画中浩荡云水滟潋山光，情不自禁地赞道：“这是峨嵋山吧？这是嘉陵江吧？还有洞庭湖

……好美的山河！”

“尽看着干嘛？”张旭说。

李白口中喃喃道：“真叫人看不够！”

“快作诗呀！浑小子，愣着干什么？”张旭道。

“我？”李白看了看可尊敬的画师和书法家张旭。

“不是你还有谁？大唐第一画师和第一草书等着大唐第一诗客作诗题咏呀！”张旭索性脱掉外面的长袍，甩掉另一只麻鞋，仅穿里面的细麻布背心，赤膊光脚，抓起一只长锋，饱蘸香墨，精神抖擞地等候。

李白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丰谷美酒和张旭的话汩汩流到心头，李白顿时觉得五内沸腾，思绪汹涌，豪情满怀。

“好！”李白眼里放出光来，高吟道：“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溟连，名工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前。”

“好诗！”吴道子不禁拍案叫绝，提壶给李白斟满。

“满堂空翠如可扫，赤城霞气苍梧烟，洞庭蒲柳意缠绵，三江七泽情洄沿，惊涛汹涌向何处，孤舟一去迷归年，径帆不动亦不旋，飘如随风落天边……”李白滔滔不绝地吟道，张旭奋臂挥毫，羊毫落处，如游龙嬉戏，行云流水……

吴道子惊喜地看他二人一个吟一个写，心中暗自赞叹。董糟丘在长安多年，哪见过这等人物？忙叫伙计捧上时鲜果子和美味佳肴，搬了一琉璃坛“丰谷美酒”加上全套金壶玉觞酒具，只等张旭写完好好喝他个痛快。

张旭写完，董糟丘乐得心花怒放，立即提起了金壶将满满斟了三大杯，与张旭、李白、吴道子一人一杯。

董糟丘说：“这杯酒，一是李白贤弟远道而来洗尘，二是为祝贺你们三个人合作成功，三是在下喜获稀世之宝，对三位大人表示谢意。”

四人喝下，董糟丘再要敬第二杯时，忽然张旭叫道：“别着

急，停。”

吴道子不知他又发生什么疯癫，问道：“怎么啦？”

张旭说：“我们今日欢会，何不把汝阳王和老贺监请来？也让李白与他们认识认识。”

董糟丘说：“对极。”

吴道子说：“要得快，我与你分头去请。”

“要得。”张旭说着放下酒杯，一边拉着吴道子走出去，一边对董糟丘说：“店主，你且先在此陪老弟，我和吴兄去请老贺监和汝阳王！”说罢二人奔下楼，上车驰去。董糟丘是一个热心人，见李白初次来京城，一边给李白讲京都故事，一边盛情劝酒。李白出蜀多年第一次喝到如此烈酒，多喝了几杯觉得有些醉了。少时楼下的伙计来说高丽国王子来预定大后天的酒宴，董糟丘下楼去，李白见仆童丹砂在一旁打盹，自己也不觉昏昏欲睡。

李白正要睡去，忽听外面人声喧哗，不知谁朗声叫道：“谁是李白？谁是李白？”

此时长孙店主引进几个身着黄衣的内侍，一个捧着精美的云纹漆盒，里面装着紫袍玉带和一顶乌纱帽，一个手中拿着一卷圣旨，店主董糟丘对那黄衣内侍客气地说：“他就是蜀人李白。”

那为首的内侍展开手中黄敕，高声道：“蜀人李白接旨！”

李白连忙跪下，那内侍朗声念道：“蜀人李白，有经济之策，通王霸之道，诗比屈宋，文追相如，立志辅国安民，朕特下旨召入宫中对策，钦此！”

李白听了心花怒放，连声高呼：“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内侍们即服侍李白戴上乌纱，穿上崭新的金章紫袍，骑上御马，洋洋得意走过大街，在丹凤门前下了马。

李白听见那宫殿里传出一个宏亮的声音：“宣李白上殿！宣李白上殿！”

21. 李白大怒，提起贾昌的“神鸡王”向窗外扔去

“我的报负就要实现了，我就要在这里辅佐皇上，治理国家，展示我的才智啦！”李白一边想着，一边踏上丹墀，突然两个卫士凶神恶煞地拦住他，唰地伸出刀斧，伸到李白的鼻子底下。

“大胆！你们没听见皇上在宣我吗？”李白厉声喝道。

那卫士怪笑着，李白记不起在那里见过这两张脸：李京之？胡县令？段简？卫士叫道：“皇上宣的不是你这个布衣草民！”说着挥动刀斧劈头盖脑向李白杀来，李白空着两手，躲闪了几个回合，退到丹墀下，其中一个卫士举起寒光闪闪的斧钺恶狠狠向李白劈来，李白只觉在头上重重地着了一下。

李白大吃一惊，从梦中醒来，觉得脑门头皮生痛，伸手向脑门一摸，真的是红糊糊一片，睁眼看时，却是一只大红公鸡，脚上套着铁爪子，正站在李白头上乱抓乱啄。

李白气急，一把抓住那遭瘟的畜牲，使劲往地上一掼，那鸡却也刁钻，惊叫着跑开了。

丹砂听到声响，一筋斗爬起来，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叫一声：“抓住它！”便向那鸡扑去。那畜牲一跳跳到摆满酒菜的桌上，把那夜光杯“哐当”一声打了个粉碎，就踩在当中尽情啄食起来，李白跳过去抓，那鸡又扑楞楞飞起来，不偏不倚落在那方琉璃砚当中，两只爪子沾满了墨水，咯咯叫着，向那张铺在画案上的道子、张旭、李白合作的那幅山水字画跑去。

李白只急得捶胸顿足，那畜牲却高唱着示威似的在那幅巨画上走来走去，留下许多爪子印，眼看一幅传世之宝，被那瘟鸡遭踏得一踏糊涂。李白直扑过去，那鸡惊叫着在空中飞起，刚要落地时，丹砂跳上前抓住了它！

“杀了它！”这该死的畜牲，丹砂一把抓住鸡头，就要把脖子

拧断。

"住手!"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叫道。接着一群披麻带孝的人冲上楼来。

"快把鸡交出来!"为首的中年男子冲着丹砂叫道，这人满面油光，塌鼻子，长着几根山羊胡子，唾沫星子直溅到丹砂脸上，丹砂见这帮人来势汹汹，机灵地往后一跃，将鸡扔给身边的李白。

这时店主董糟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认得那群孝子中有两个常来这喝酒的宫中的千牛卫王准、卞鸿，那塌鼻子就是长安万年县令贾季麟。知道这群人来头不小，连忙拦住他，连声说道："三位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王准狞笑一声，一掌声推开董糟丘大叫："拿来。"李白见来人蛮横无礼，一下子将董糟丘护在身后答道："这鸡么，我今天正好杀来下酒吃，你便怎样?"王准和卞鸿正要扑上前来，那塌鼻子山羊胡的中年人急得声嘶力竭地叫喊："使不得!使不得!还不快住手!"

李白见塌鼻子急得恼火，将手中的鸡向他面前扬扬，问道："这是你的鸡么?"塌鼻子生怕李白把鸡弄得有什么闪失，急忙张开双手在空中护住，李白见那人对一只鸡诚惶诚恐的样子心中好笑，反而把鸡背在身后。没好气地冲着他叫道："既不是你的，为何在此吵闹，还不快滚!"

塌鼻子哪里受得了李白这话，只气得脸上青一股，红一股，油光光的脸上直变颜色，看李白身后的鸡挣扎乱叫，又忍了下去，说道："是我的又怎么样?"

李白答道："是你的，赔了这画，就把鸡还你。"

那塌鼻子听得一个赔字，斜眼看了李白一眼说："赔?在这万年县的地皮子上有那么回事么?你这人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土包子，连皇上御鸡园的'神鸡王'都不认识!实话告诉你吧，今天

是神鸡童贾昌的父亲老大人出殡，贾大人专门请这只鸡王在棺材上镇邪，这一只鸡就值几百户中等人家产业。”

李白向窗外看去，果然白茫茫旗幡满街，阻街断巷的送丧队伍直延到酒楼下面，灵车上停放着一付大黑棺。

那塌鼻子又说：“看见了吧，不就弄坏了一张破画么？有什么了不起，你瞧，就连我这万年县令给当孝子都感到荣幸！”

堂堂万年县令给一个斗鸡徒老子出殡！李白听了顿时怒火中烧，天下竟有这等不要脸的人！大声骂道：“无耻！”正想发作时，只见楼上围观的人都纷纷往两边闪开，上来一个穿重孝的少年，旁若无人地叫道：“我的神鸡王在哪里？难道还要让本大人自己动手么？”

董糟丘见那少年进来，吃了一惊，连忙将李白拉到一边，告诉他：“李公子你千万小心，长安人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的贾昌就是他！”

“啊！”李白一路也听说过斗鸡徒仗着皇上恩宠横行不法的事，没想到今日在这里亲自与这帮人遭遇，冷眼看那一群孝子，一个个凶光毕露，李白冷冷一笑，提着鸡站到楼厅中央，贾昌心下明白：“一定是这人提了鸡拒不交还。”便向王准、卞鸿二人使了个眼色，那几人立即冲到李白面前，要夺那鸡。

李白见二人扑来，大喝一声：“大胆！”

这些人都是纨绔子弟，酒色之徒，平时欺压百姓，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受了，谁敢喝斥他们？不料李白这一声大喝如雷霆贯耳，倒是破天荒头一遭，一个个只吓得停步不前。

这一声大喝，同时也吓得贾昌犯了犹豫，仔细打量对面这人，气宇轩昂中透着威严，不知何许人也？这斗鸡儿，倒也怕遇到惹不起的主儿，在长安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呢。不由颤声问道：“你……你是何人？”

李白故意正眼儿也不瞧他，只是说：“你在问我？你是何人，

跟我说话?”

董糟丘见李白对贾昌毫不退缩，不由心中焦急，生怕惹出事来，拉拉李白的袖子。

谁知董糟丘的动作，却被贾昌看在眼里，心想，抓鸡的这人定是强出头与我为难了，不觉气焰高涨提高嗓门，冷笑道：“你枉踏京洛之地，连小爷的大名都不知道，高力士是我干爹，羽林军是我大哥，皇上封我神鸡童贾昌是也。”说完挺身上前，静观李白的神态。

不料李白朗声笑道：“哈……区区斗鸡小儿，也敢如此跋扈！赔我的字画!”贾季麟见李白明了自己身份也不示弱，方知对手绝非等闲之辈，上前扯了贾昌的袖子，在他耳边说：“刚才下官已给他通报了大人的名字，他不买帐!”

贾昌脸上浮起一团疑云：“他到底是谁?”

恶徒行事，向来是吃桃子找软的捏，贾县令见李白与贾昌相持不下，一齐上前，抓了董糟丘，大声叫道：“事情出在你楼上，马上把鸡交出来!”

李白见状，厉声喝道：“放开他，此事与他无干，要不然我马上拧断它的脖子!”一手抓住鸡头，便要拧。

贾昌无奈，只好示意王准等人放了董糟丘，顿时软了下来，说：“朋友且慢，今日我父出殡，燃放爆竹惊了这鸡，飞上楼损坏了公子字画，绝非贾某有意，只请教公子姓名，这字画，我赔就是。”

李白呵呵一笑:“就算李老爷今日降贵纡尊,与你这斗鸡小儿通报姓名！你听好了,陇西成纪凉武昭王九世孙——李白是也!”

贾昌听了却不明白陇西凉武昭王的分量，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万年县令对此却有些清楚，陇西李氏可不是皇上本家么？掐指一算：“嗬，比当今皇上还高出两辈呢!”

贾昌无奈,只好叫几个孝子,抬了两箩缗钱上来,算是赔偿。

不料李白却余怒未消，指着贾昌骂道：“你们这些斗鸡徒，欺压百姓，为所欲为，堂堂开元盛世，岂由你们胡作非为，你们玷污了天子圣明，在外面作威作福，下次被李老爷撞见，定要严惩不贷！”说着提起鸡向窗外扔去：“两清！”

贾昌惊叫一声：“呀！我的神鸡王！”立即忙不迭地奔下楼，抓鸡去了。众孝子跟着争先恐后地蜂涌而去。

李白见楼下众孝子抓鸡乱成一团，不由哈哈大笑。

贾昌上了车，见众人已将鸡王重新安放在棺材上。听见街上围观百姓无不耻笑。贾昌心想，只要我的“神鸡王”还活着，我就是皇上宠信，谁怕谁还不一定呢！想到此，咬牙切齿向李白叫道：“姓李的小子，走着瞧！”

楼上李白听得明白，拱手朗声答道：“奉陪。”

李白见贾昌与那一行人拥着大黑棺材向春明门外去了，送丧的队伍老是没完没了，张旭、吴道子也不见来，便对董糟丘指着两箩缗钱说：“这些钱留着付酒钱吧！”说罢与丹砂下楼去了。

却说张旭到了贺知章府上，门官说贺大人上朝未归；吴道子到了汝阳王府，门子说汝阳王到骊山去了两天了。二人黄昏以后才回到京华酒楼，董糟丘见二人气喘吁吁上楼，便问：“二位大人，怎么这时才回来？”

原来张旭、吴道子赶回时被出殡队伍隔断路途，所以回来时间已晚，董糟丘向二人述说今天他们走后发生的事情。张旭气得顿足说：“这该死的斗鸡儿，我们好好一场欢会，全被他搅乱了！李白去哪儿啦？”

董糟丘说：“他告诉我，他到一个姓许的亲戚家去了，叫许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他还说改日到店里来吃酒。只是这画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如何是好？”

吴道子想，只要他再来就好了，再看那画，破了一道口子，山石一角有几个鸡爪子印。吴道子说别着急，提起笔来将爪印画

成了树木石头，嘱咐董糟丘告诉装裱的师傅小心弥补便是。便与张旭怏怏而回。

22. 宰相说:“李白入朝为官,你也多一位不平凡的诗友啦!”

李白把斗鸡徒收拾得服服贴贴心中十分得意，出了京华酒楼，拐进东市一条小街。小街上罗列着密密麻麻的店铺，李白心中赞叹长安不愧是万国朝会的所在，竟有如此繁荣。这条街所有的店铺专门经营珠宝书画，还有专门的古旧书店，名曰“坟典肆”。李白漫步其间，看到不少的拓片摹本，多是精奇之品。李白看了几家颇觉不错，见街对面有一家店铺悬的匾额“聚珍斋”，锃亮的朱漆博古架上陈列的古玩珍宝琳琅满目。李白走过去，一一观赏，见一边陈列着汉代毛延寿的《朱雀图》，阎立本的《北齐校书图》摹本，吴道子的《伏妖图》，董仲舒书法《诗经·尔雅》，李斯小篆《封泰山碑》拓片……，件件价格不菲。李白一抬头见柜上有一件东西十分眼熟，那是一柄折扇，那折扇像骨绢面，上面画着一个征人，迎风倚马衣裾飘飞，与执酒而立的父老拱手作别。画中人物情态生动，线条简炼。正是南朝后梁画家张僧繇的《出征图》没有标价。李白一惊：这把折扇在孟浩然的涧南园见过！孟浩然在饮酒之间拿出来与他赏玩，并说这折扇乃是他的传家之宝。假如这把折扇就是孟浩然的那把，怎么会在这里？听说孟浩然进京多时，难道有什么不测？

“公子，您要这折扇？店中伙计见他朝这折扇注视良久，过来问道。”

“这折扇可是真品?”李白问道。

“这是南朝后梁画家张僧繇的真迹，画的是曹子建《洛神赋》中的甄氏，精美程度是后人不及的，何况是古物，连太宗时宰相

丹青国手严立本大人，也曾学过他的画风呢！”伙计说着便小心翼翼地从博古架上取下那柄折扇递到李白手中。

李白仔细看那折扇与孟浩然家中的丝毫无差，只是折扇的背面添了一首诗，不是别的，正是孟浩然超逸的行草录写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去年春天，历名山大川，李白陪孟浩然南下汉阳，那时遇到很多诗酒朋友。江夏的韦良宰，沔州的王汉阳，那日孟浩然将乘舟顺江而下，到广陵去。众人一起在黄鹤楼为孟浩然置酒作别时，李白即席为他而写的。当时江夏的诗人韦良宰就拍案叫绝说：“不见帆影，唯见长江，怅别之情，尽在言外，点到而不点透，说出而不说尽，有一种空灵蕴藉含而不露的风神之美”。在坐王汉阳也说：“标举风神，余韵深远，得意忘像，得像忘言，乃诗中之极品也。”李白以为当时是诗友的溢美之言，哪知孟浩然又如此珍视，认真地把这首记载他们深厚友谊的诗抄录在他的传家之宝的折扇背面。

李白看毕，一股暖流在他全身流过，孟浩然竟把他的诗与张僧繇的名画题在一起，让他们的友谊流传千古！茫茫人海在他飘泊的人生中竟还有这样一位高雅的知音，还有这样诚挚的友谊！如果孟浩然有难，他怎能袖手旁观，他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随机问道：“这折扇是贵店的藏品？”

“藏品倒不是，公子，你若喜欢，出个价吧！”

“你这上面没有标价，叫我怎么出价呢？”李白虚与逶迤。

“实不相瞒，折扇的主人是我家店主的朋友，急于想出手，公子若有意，在下的可以请公子与折扇的主人面议。”伙计说。

李白马上说：“好的，烦你请折扇的主人出来说话。”

伙计说了声“请稍候”。便掀开通里的角门上的门帘进去，李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片织着仙鹤芝草纹样下垂有联珠组绥的青

绫门帘，不一会，门帘掀起，从里面出来一人，颀长的身材，清瘦的面孔，穿一件淡紫宽袖夹纱袍，正是孟浩然！

“浩然兄！”李白见孟浩然活着走出来，不由一阵惊喜。但见他面孔青灰一副病容，问道：“你怎么会在这儿？”

孟浩然万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知己朋友！二人来到孟浩然临时住处兴唐观的后厢房。孟浩然把进京的情况应告诉了李白。他是在去年年底冒着风雪入京的，为了参加第二年春天进士科举考试。进士科的考试大大出乎孟浩然的意外，考试的内容并不涉及国家的大政方略，而考一些闻所未闻的孤经绝句和经文的年月日，一方面增加考试的难度，一方面又增加了考官作弊的机会。由正途考试录取的进士名额不满一百人，而由流外经“各种途径”进入仕途的竟达二千多人，而在这二千多流外官产生的过程中，充斥了谄媚、贿赂和各种丑恶交易。在江汉之阴闭门苦学三十载的孟浩然竟然落榜。一直到秋天，还是没有人能成功地推荐他入朝，在长安将近一年的花费使孟浩然家财荡尽，因此孟浩然只有卖掉自己祖传的有北齐大画师张僧繇精绘的“出征图”折扇作回家的路费。

“我无法告诉你我在长安遇到的一切，我只是劝你，假如你爱惜自己，就不要到长安来！好比一只鸟，宁愿在山林中飞翔，又何必自投黄金笼中，为了吃到几颗小米而放弃自由呢？”孟浩然愤激地说。

“孟兄，我理解你的用世之心，就是一只大鹏，也要等待海水洄流的运势，凭藉水势升空，命与运相辅相成，不必为了暂时的挫折，而中止自己选择的行程。你一定要告诉我，在长安遇到了什么？让我来帮助你！”

“我不能告诉你！没有人能帮助得了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一向沉静的孟浩然暴怒地喊道。

李白也感到喉咙被什么堵住了似的，一阵窒息，是什么使这

个不惑之年的汉子如此心恸？

“让我来告诉你，”隔着板壁一个平静的声音说，“其实你知道，世间有才智就会有平庸，有美就有丑，有光明就有黑暗，贤者心志高尚，显露自己聪明才智就会被庸者和愚者憎恨，贤者在憎恨和黑暗的罗网中，怎能不失败呢？世人喜欢功名，无异于作茧自缚。”

对方一定是兴唐观的一位道长，但道长为什么有兴趣来与他论道呢？李白倒是很久没有与人论道了，于是李白对着板壁叫道：“先生，您说的不完全对，人的智慧和贤仁，以及世间的真善美，正如阳光，温暖而光辉，不显露行吗？正如风云，不吹动行吗？如果太阳把自己藏起来，那么世间永远是黑暗。如果贤者智者把自己藏起来，世间就充斥不肖和愚昧。真善美如果不敢坦荡地表现，那么世间必然多的是假恶丑。如果世间到处都是丑恶和黑暗，先生，好人怎么能生存呢？”

板壁后面又说话了：“我是孟先生的邻居，我虽与他没有往来，但我知道他是一位仁人智士，他受了损害十分痛苦，无名为尹，无为谋府，无为事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痓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世人喜好功名，无异于作茧自缚。而生命的真谛在于自然，明月清风，天高地旷，人生有限，为什么不用心享受自然而拚命求取功名呢？真是糊涂！”

李白听了这话，想起了孟浩然涧南园的清新与空灵，他是个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人，但生命的意义不止于此。于是他又对板壁那边说道：“正因为生命有限，才更应该努力去为苍生社稷造福，去播种光明，驱逐黑暗，方不枉此生。先生您说的自然是天地日月空气，山林江河，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份。人不同于木石，因为人有灵性，因而也产生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也是自然而然。先生您虽然是一位高人，在你没有羽化成仙之前，你

也生活在世间，如果世间一片黑暗，到处都不安宁，那么你怎么可以享受生命，怎么可以享受自然呢？仁人志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主要的是要济苍生安社稷啊！”

“好一个李白，你真能言善辩啊！”板壁后面又说。

“我不过对您直抒胸臆，坦诚相告罢了，我并没有与你辩论的意思。你是谁？怎么知道我是李白？”

“你怎么连我也忘了？我们在青城山，不是探讨过很多次了么？”隔壁响起了开门声。

“烟霞子，是你！”李白也开门迎了出去。“师父呢？”李白问。

“师父在武当山，去年春天，皇上一定要留师父在长安讲道，师父说，住惯了山林，不愿意住长安城，皇上派人送师父到武当山，离长安近一些，以便请教。我这次是专门为皇上送经文来的，没想到能碰见你。自你走后，师父很想念你，你快跟我上武当山去见师父吧。”

李白回答说：“我眼下不能和你到武当山，我答应过赵蕤老师，我要实现他的宏愿，此次来长安，就是想要进入仕途……”

“你还没有忘记陈子昂？”

李白的心里更不能平静了，他站起来徘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没有忘记……我这次来长安，一定要像陈子昂那样有所作为的，等我功成身退，一定返回山林，来陪伴师父！”

李白非常想念太玄大师，漂泊在外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脑海里就浮现出师父花白的须发、平和慈祥的笑容来，忧思烦恼也就随着那笑容消散了。但是他现在不能到武当山去，他自信有过人的机敏与智慧，有充沛的精力与韧性，不怕碰得头破血流，不怕前面荆棘丛生。他但愿他是皋陶，拿着大扫帚直上青天，将遮挡阳光的浮云一扫而光，为天下的仁人志士扫出一条为

国效劳的路来!

次日，李白把双喜送来的银两，多半赠给孟浩然，与烟霞子一起去“聚珍斋”把那柄张僧繇的折扇取回。烟霞子又邀孟浩然与他同往武当山住些日子，再派小道士陪他回涧南园。冷眼旁观的烟霞子，却为李白的性格十分担忧，临别时烟霞子拉住李白的手说：“太白，要是你在长安不如意时，一定来找师父和我，我在武当山等你。”

李白送走了孟浩然，照岳父信中所示地址，向南拐西，横穿朱雀大街，来到族兄光禄卿许辅乾居住的安定坊。许辅乾接过门子递上的名贴，高兴地说：“啊，是自正员外叔的姑爷来啦!”说着亲自迎了出去，见了李白亲亲热热地说：“我早听说员外叔招赘了您这位饱学的姑爷，此次进京，有何贵干啦?”与李白在客厅坐定，李白取出岳父许员外的信说：“这是岳父给你的信，小弟在北寿山读了几年书，此次进京想寻个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李白取出在家时抄录好的一本厚厚的《青莲诗文集》，双手递给许辅乾。许辅乾接过，见尽是诗赋文章，心想皇上最喜提拔的就是文学之士，当今宰相中书令张说，秘书监贺知章等都是文人雅士，只要有好文章，不愁无进身之阶。看看这位妹夫，儒雅英俊，又作有一本好诗文，心中已有八九分欢喜，立即对李白说：“为兄一定帮忙，贤弟暂且在我府中稍事休息，好好在长安玩几天，我近日就将贤弟的文章送呈当今宰相张说，定能为你找到合适的职位。”

李白心中自是高兴，一听说将文章交给张说，眼前便浮现出张垍那不是滋味的粉嫩面孔来。

许辅乾见李白迟疑，便又说道：“你相信为兄之言不假。”李白见辅乾一付热心肠，也不好拂逆了他的好意，微笑拱手而答：“多谢族兄，一切由族兄作主!”许辅乾将李白安顿到客房，款待一番，次日打听得张说在家养病，便吩咐家奴备了几篓剑南道绵

州昌明县采办来的“绿昌明”来，与李白的诗文，一并送到相府。

宰相张说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近日来身体欠佳，一直在家静养，将大小事等一并付与儿子张垍料理。

张说见许辅乾拜帖上极恭谨地写道：“唐硖州刺史许绍曾孙，前中书令许圉师侄孙。许辅乾请张相公钧安”。张说本来闭门谢客，想到许绍本是高祖同窗，圉师生前又是自己要好的同僚，只好勉强去书房见一见罢了。许辅乾进了书房，见张说穿一件浅灰青大袍，外罩一件香色锦半臂，坐在雕花梨木榻上，一付病乏的样子，急忙上前请安，吩咐家奴将茶叶抬进来，满脸堆笑说：“这是小侄从剑南道昌明县专程为你老人家采办来的‘绿昌明’，是明目清心的上品，小侄这就为你沏上一碗，你老人家尝尝!”许辅乾拿过奴仆奉上的玉碗，打开竹篓抓了一撮‘绿昌明’，沏上沸水，捧到张说面前，果然汤色清绿，沁香扑鼻。张说呷了一口，悠然问道：“贤侄，所来何事?”许辅乾立刻取出那本厚厚的《青莲诗文》，双手递给张说，然后将妹夫李白求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个明白，又说：“我这妹夫原藉也是剑南道绵州昌明县人。”

张说翻开《青莲诗文》，眯缝着一双老花眼，随便浏览，看了几页，感觉手上这本诗文豪雄俊逸，清新自然，竟是有生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陡然精神大振，一边捻着花白胡须，一边品味着诗中之味，轻声诵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许辅乾见张说轻声吟诵李白的诗，心中暗暗为李白捏一把汗，妹夫得不得到官职，全在这老爷子对这本诗文的态度。此时许辅乾站在张说身后，目不转睛的看着张说，等待他对诗文的反应。

“啊!”许辅乾听张说低低一声感叹，只见张说那双拿着诗稿的枯瘦的手发颤，花白胡子一抖一抖地，那一双昏花老眼发出异

样的光，盯着《青莲诗文》中的两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张说陡然站起来猛地将桌子一拍，大声叫道：“把垍儿给我叫来。”

许辅乾不知张说此举是凶是吉，只觉得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

张说的二儿子卫尉卿张垍，自与宁亲公主成亲，对天子岳丈更是加意奉承，深得皇上宠爱。张说把儿子叫来，与许辅乾见过礼，便对张垍说：“辅乾兄的妹夫李白，是为父故交许相国的孙婿。你看，诗文写得多好呀！”许辅乾听着，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张说又指着那本《青莲诗文》说：“儿呀，你看，这位绵州昌明的李白的《大鹏赋》、《大猎赋》写得博大诡奇，就是司马相如为文亦不过如此；你瞧，这首《峨眉山月歌》连用五个地名而清婉如流，恐怕谢朓、谢灵运看了也要心服口服，这首《登广武战场怀古》写得意气豪雄，足见阳刚之美。”

张垍只觉背上汗水渗出，他在散花楼诗会的一幕宛然如在眼前，那时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也像父亲这般兴奋地称赞李白的诗。那一回，他唆使绵州的地痞诬陷李白，使苏颋终于将推荐李白的《荐西蜀人才表》付之一炬。而眼前，“乡巴佬”李白的才华使父亲对他赞不绝口，此时……他该用什么法子把李白……从父亲心目中赶出去呢？他的心颤抖起来。

张说沉浸在李白的诗意中，尽情享受那诗带给感情的愉悦，丝毫没有发现儿子的神态，他孩童般兴奋地翻给儿子看：“啊！你看！真是美不胜收！大唐文坛，从此便要焕然一新了！”说着便将文集往张垍手上一放，张垍心神不定，那文集“啪”地掉在地上，他弯腰拾起那文集，宛如拾起一块烧红的烙铁。

“怎么啦！”张说发现儿子有点走神，问道。

张垍看看父亲作出一个温顺的微笑，把内心的慌乱掩饰过去。答道：“刚才见父亲夸奖李白，儿也为李白高兴，一不小心，

就掉地下了！”张说对张垍说：“垍儿，为父身体有病，无法亲自将李白推荐给皇上，辅乾也不是外人，你将诗集收好，看机会呈给皇上，依为父看，他定能得到皇上赏识。李白入朝为官，你也有一位不平凡的诗友啦！”

张垍忙说：“孩儿遵命，辅乾兄放心吧。”

张说心情很好地合上那本诗集，将许辅乾送到书房门口，拍拍许辅乾的肩膀说：“恭贺你，许家又要出一位大臣啦！”

张垍送许辅乾回来，一眼看见父亲，还在将李白那诗集翻来翻去，爱不释手，终于忍不住上前道：“父亲大人，你叫孩儿向皇上推荐李白，而李白不过是一个布衣草民……”

张说一下子明白了儿子的心思，向张垍道：“我儿，这就显得你见识短浅。由布衣到卿相古已有之，你这样年轻就官居三品，而且还是当朝驸马，你更应该包纳广博，稳重勤谨，方有大臣风范。”

张垍听父亲如是说，立即换了口气，毕恭毕敬道：“父亲教诲得极是。李白的事情尽管放心，孩儿会尽力去办，倘若李白入朝为官，孩儿也好随从左右学习。”

张垍一番话说得父亲眉开眼笑，张说道：“好儿子，这样就好了，你本来天资聪慧，若向李白好好求教，说不定也会写出李白那样的好诗，就像为父当年同苏颋一样，并驰于大唐文坛呢！”

张垍收了那本《青莲诗文》，心里大不高兴，又不敢当着父亲之面说出来，只换个话题说：“父亲，皇上已经在内苑赐我和公主一所宫院，名叫‘翠华轩’，里面还有许多珍奇异宝呢！”

张说淡淡一笑：“小子，那是岳父大人赐给女婿女儿的，可不是天子赏赐给有才华的大臣的！”

张垍不言，提壶给父亲的茶碗续水，张说饮了一口说：“我有些累了，你扶我回房休息，那些是辅乾送来的‘绿昌明’，你拿些回去尝尝，味道清淳得很啦！”

夜深了，张垍面对着灯下书案上那本《青莲诗文》发呆，想不出一个对付父亲的万全之策来。正当自己一帆风顺、春风得意之时，怎么凭空钻出来一个李白？这该死的李白，那年早知他有今天，就该让他死在独眼龙的拳脚之下……而现在，父亲要用自己的手，将这“乡巴佬”送进朝堂！他想起李白那明亮澄净的眼睛，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中吐出来的诗句，那微微上翘的嘴角上浮现的似乎轻蔑的笑意，那坦率磊落略带散漫的步态，那简朴衣着覆盖下的体魄所产生压倒一切的风度，他心情近乎烦乱恐怖，老天，你既生了长安第一才子张垍，为什么又要生李白这样的布衣草民？

许辅乾立即回到许府，兴高彩烈来到客房，对李白把今天拜见张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李白说了，许辅乾见李白将信将疑的样子，哈哈大笑说：“张相国亲口对我说的：‘恭喜许家又要出一位大臣啦！’贤弟你就在长安放心的玩几天吧！日后有了官职，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哥！”李白一听是张说让张垍向皇上推荐他，心中就凉了半截，但辅乾兄的话说得实实在在不可不信。

许辅乾虽如是说，李白到底放心不下，又带上岳父的信去崇义坊拜访岳父的好友户部侍郎王大人。李白来到崇义坊递上拜帖，门吏告诉他说今天是百官休沐日，概不办公会客。第二天李白又去，门吏说今日皇上在兴庆宫龙池边设宴赏花，王大人遵命出席，李白只好过几日再来。

23. 珞薇步步向张垍逼近：“你拿李白的诗冒名邀宠……”

大唐玄宗皇帝李隆基，今天兴致很好，只穿一件白纱中单，外罩一件天青蹙金飞龙背子，头戴白纱幞头，显得格外精神。在高力士的陪同下，穿花拂柳，向花萼楼走来。走过一段铺着白石

的甬道时，假山石后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皇帝回头一看，突然一团红乎乎的东西飞来，几乎触到皇帝的面颊，一个朱衣少女，像蝴蝶似的翩然飞来，撇开内侍飞起一脚，在玄宗皇帝面颊很近的地方，用灵巧的脚尖，轻轻将那红团儿勾了回去。立时那凌霄花丛中，梳着高髻，描着柳叶眉的东河县君杨珞薇远远地向那踢毽儿的少女叫道："还不跪下，皇上驾到！"

那朱衣少女却不理会扮了个鬼脸，假装害怕似的逃到命妇身边，依着珞薇的肩。就在那一刹，珞薇不由分说，拉着她向皇帝跪下了。同时跪下的还有公主们和宫女，那银铃般的笑声变成了："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知是珞薇拉她时用力太大还是玉环故意，玉环没跪好一下子偏倒在地下，她没有立即向皇上行礼，而是用美目大胆瞟了一眼心情很好的玄宗，然后低下头去。

玄宗笑了，看了看调皮的朱衣少女说："不必多礼了！"东河县君拉了少女一把，那朱衣少女一脸娇羞，用低低的，像自言自语似的声音说："寿王妃杨玉环参见父皇陛下！"玄宗和悦地笑着说："嗬，是瑁儿的妃子！你只有十七岁是不是？"玄宗看着她微微发颤的背，只觉得匍伏在他脚下女孩子可爱可怜，下意识地伸出双手将跪在地上的儿媳扶起。

玄宗躬身扶起玉环的一刹，看见了女孩敞胸低领衫后那羊脂玉般美丽的胸脯，接着是如水莲花般娇羞的脸，玉环避过玄宗的目光，把头偏垂向另一侧，温柔而不胜风雨的娇花般的体态，全被玄宗尽收眼底，玄宗如同被雷电击中，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而这一切都被珞薇看见了。

玄宗被内侍簇拥着走过甬道的拐角，玉环才松了一口气，小鸟依人似的依在珞薇胸前，"姑妈……"玉环想不出刚才皇帝看她的神态是什么意思。

"看样子皇上很喜欢你，玉环。"珞薇说："你看寿王殿下来

了！”

寿王刚走近，甬道另一端走来两个内侍传诏：“皇上宣寿王和寿王妃殿下、东河县君到花萼楼候旨。”

珞薇和寿王夫妇来到花萼楼，玉环依着寿王，向那高坐在龙椅上的万乘之尊的天子匍匐下拜。平时，玉环混在诸王公主的人群里一起出入于宫中各种场合，今天是头一遭被父皇传唤，心情有些紧张。

“瑁儿，刚才你的妃子玉环没有及时问候父皇，朕要罚她——”玄宗清晰地一字一句的声音。

“啊！”玉环觉得心快要跳出胸膛。

“——跳一支婆罗门舞。”玄宗说。

玉环和寿王松了一口气，口中呼出：“儿臣遵旨，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启禀万岁，婆罗门舞需要一个好的鼓手。”跪在后面的珞薇说。

“县君，朕自然会为这支舞配备一个好鼓手。”玄宗说。

寿王妃在宫女的帮助下穿戴好婆罗门舞的服饰。头上梳着高高的双环髻，发髻上插着美丽的珠花和步摇，．华贵的红绫抹胸上缀着闪闪发光的珠宝，颈上、手腕和脚腕上都戴着有璎珞的项链和镯子。婆罗门舞是不穿上衣的，只披一条长长的丝巾，下身穿一条绫胯，露出圆圆的肚脐来。玉环的身体被隆重地装饰起来众目睽睽之下，当她被内侍领到红丝毯当中，有如一只惴惴不安的小鹿。

玉环以婆罗门舞的仪式向天子合掌祝福时，忽然发现那龙椅上空无一人！她向姑妈投过惶惑求援的目光，只见珞薇微微笑着，顺着珞薇看的方向，她目光扫过严阵以待的，穿着清一色天竺服装的五百乐工：前边一排是觱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再后是铜钹、毛员鼓、都昙鼓、铜鼓……在众多鼓的中央，

那面硕大的羯鼓前面，赫然站着一个壮年男子，头缠皂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袛，绯帔，手执鼓槌如一棵大树般精神焕发地站在那里。

他不是别人，正是万乘之尊的天子——大唐开元圣文神武大皇帝李隆基！

玉环受宠若惊地向那鼓手投一个近乎顽皮的微笑，身子转向那位非凡的鼓手，双手合十，深深地俯下身去。

随着音乐，玉环跳起了婆罗门舞，她合着鼓点跳得极美，玄宗挥动肌肉饱满的双臂，挺拔地昂起头，他转身扬臂，那鼓声时而如风拂柳，轻盈舒缓，时而如战马奔腾，劲疾短促，突然一声霹雳，沉雷滚滚，接着是海鸥掠岸，踪影杳然……诸王公主和大臣在赞叹玉环美妙舞姿的同时，觉得皇帝今天年轻了许多。

一曲终了，玉环作了一个轻盈妩媚的收势，依然合十向四周祝福，在面向皇上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她向皇上投去感激的一瞥，再拜谢恩。

宫女们玉环把她扶到临窗的白玉榻上，内侍端过一盏香露来，寿王接过递给玉环。余兴未尽的皇帝沉浸在刚才击鼓的兴奋里，说道："想不到朕的儿媳翩翩若仙，应该有一首诗赞扬才好。"

玄宗的话音刚落，生在宁亲公主身边的驸马张垍禀道："父皇，儿臣已经有了！"

"啊！驸马才思如此敏捷，咏来。"玄宗开心地说。

张垍清清嗓子，吟道："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见楚王，蜀姬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

玄宗看看寿王妃，不假思索笑道："好一个'笑倚东窗白玉床！'"

户部侍郎王大人赞道："昔日曹子建七步成诗，今张驸马开口成咏，更比曹子建才高一筹，真是大唐的奇才啊！"

张垍的胖脸笑成了一朵花，假意谦虚道："雕虫小技，过奖，过奖！"

珞薇一听诗中的情态描写，忽然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张圩自怎么一下子长进了许多？倒使珞薇始料不及。

玄宗道："驸马近日来文思大进，还有佳作吗？"

张垍喜孜孜答道："儿臣近年虽在宫内，常忆早年江南之行，江南山水奇丽，儿臣做了一些小诗。"

"吟给朕听听。"

张垍满面春光，朗诵道："天门中有楚江开，碧水东流自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白帆一片日边来。"

珞薇听着，心头一震，这些诗句好像在哪里见过！

皇上笑道："好诗，好诗！诗中有画，可算是独步当今啦！重重有赏！"

张垍对着皇上赏给的金银珠宝，高兴得满面油光，叩头不叠地说："谢父皇隆恩，谢父皇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众多艳羡的目光中，张垍心中好快活。

因为有了玉环的舞蹈，玄宗今天分外高兴，命百官在花萼楼下听命。又命内侍抬来几十箩金钱，一字儿在花萼楼口排开。命玉环领着宫女们将金钱洒下楼去，内侍传旨："圣恩浩荡，赏赐金钱，文武百官，尽情拾取。"

玉环站在楼口，叫一声"快撒"，那些宫女将金钱装进筐箩，倾下楼去。刹那间，那金钱如急雨般纷纷落下，那春日的阳光映着那纷纷飞洒的金钱，如一场辉煌绚丽的金雨！玉环看楼下百官一边拼命往兜里拾钱，一边叫喊着，有三呼万岁声嘶力竭的，有热泪盈眶感激涕零的，有匍伏在地叩头谢恩的，有钻着头一个劲往前挤的，有年老体弱被挤倒在地辗转呻吟的，有不顾体面红眼赤膊与同僚拳脚相见的，有被大把金钱打昏了头抱头鼠窜的，有提着一大兜金钱乐得哈哈大笑的，更有如吏部侍郎王大人等，沉

着冷静，临危不乱一声不吭，拼命往兜里捞钱的，玄宗惠妃和诸王公主及玉环见了这大好风光，笑得倚在栏杆上直不起腰来……

过了几天，李白仍没有得到推荐他的消息，他决定再次拜谒吏部侍郎王大人，这一天他带了岳父给他的信和礼物，给门吏送了一个红包，那门吏极诚恳地将李白叫到无人的地方，附在李白耳朵边上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对第二个人讲……"

那门吏悄声说："你见不到王大人啦！"

"为什么？"李白已预感到事情重大，谁知门吏说出一番话来叫李白哭笑不得："那天皇上在花萼楼赏百官金钱，王大人心实，搂了一大兜金钱，重得驮不动，王大人连路都走不稳，被假山石绊了一跤，断了脚骨，闪了腰，闹了个伤筋动骨，不知哪天才能痊愈呢！这几个月之内，你是见不着的了。就是见了，他也没办法给你办事，只有对不起你啦！"。

李白没精打采回来，心想明日到京华酒楼去寻张旭和吴道子，到长安的各处名胜一游。李白刚进许府，就有家奴来报："李公子有好消息啦！刚才集贤院来了几个人说，玉真公主要在她的别馆召见你！"此时许辅乾也满面春风地迎出来说："贤弟，这一下你该相信为兄的话了吧！快收拾一下，集贤院的人在外面等到着呢！"

"多谢辅乾兄！"

许辅乾一拍李白肩膀，亲热地说："玉真公主是皇上的亲妹子，你见了她，要把肚子里的学问统统倒出来，但愿我们许家，真像张相说的那样，又要出一位大臣啦！"

李白跟着集贤院的差役出长安明德门向南转西向终南山走去。树木葱笼的终南山，又称太乙山，山中风景秀丽，果木成荫。诸王公主高官大臣都在终南山修置别墅、建寺院。夕阳西下时分，李白和丹砂跟差役来到终南山西麓。春风得意马蹄轻一点

不假，李白望着远处树木掩映的灵应寺、清凉寺，翠屏环列楼台嵯峨，心情如眼前的山泉清溪一般跳跃欢快，见了玉真公主该向她说些什么呢？此时经济之策、王霸之道、民间疾苦、文章诗赋一齐涌上心头。李白暗笑自己过虑，问那差役："快到了吧？"那差役却不答话，径自往前走。一会儿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眼看天渐渐暗下来，四个人一行还蹀躞在山道上。不知走了多久，李白下马步行，丹砂牵着马，四人趁着微弱的星光，山道越来越崎岖，李白问了几次，两个差役不耐烦地说："快到了。"李白只好一声不响地跟他们往前走，李白暗想：玉真公主潜心学道，那别馆说不定修在一个特别幽深清静的地方也未可知。

约摸二更时分，差役在一座黑黝黝的墙院前停下来，差役敲门叫道："有人吗？"里面没人回答，只有蛐蛐在草丛中不停地叫着。

差役急了，恶狠狠地用脚踢门大声叫道："人都死绝啦！快开门呀！"

一个苍老沙哑地声音答道："谁呀？"

"集贤院的，开门来。"那差役喊道。

少时有脚步声，门缝里透出一丝亮光，门吱地开了一个缝，出来一个戴破席帽的老头，枯瘦的手打一个破灯笼，头发和胡须如枯草横陈。那老头探出身子，用混浊的，布满红丝的眼睛看着他们。

"这就是玉真公主别馆？"李白怀疑的问。

"是呀！"差役回答得很肯定。

"为什么这样冷清？"李白又问。

"我也不知道。"两个差役一边说，一边往山下走。

"你等等，你上司到底是对你怎样讲的？"李白叫喊道。

其中一个差役回过头来对李白叫道："我家大人讲过了，让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你住下等着。"那差役说完掉头就走。

“你们没有弄错？”李白大声叫喊道。

“见鬼！我怎么会弄错！”黑暗中传来差役的声音。

李白回头，那枯瘦老头还待在朱漆剥落的大门前。

“你还要进来吗？”老头问。

李白和丹砂望了望黑压压的终南山，白天所见树木寺院都不可辨认，前后左右确实没有人家。

“进来吧。”老头说。

李白和丹砂进了大门，老头将大门闩上抵死，领着二人向里走，走下台阶，两边杂草丛生，中间是一条方砖铺成的道路，砖缝中生着杂草，一只老鼠“倏”地从脚下窜进草丛中不见了，丹砂吓了一大跳，往后一退，又踩在了一只大癞蛤蟆身上，吓得丹砂惊叫起来。

老头带他们穿过庭院，走进一所大房子，走过大厅，在走廊里转了几转，走过一个天井，又拐弯来到一所厢房前，抖抖索索从怀中取出钥匙，打开门上铜绿斑斑的锈锁，推开布着蠹眼的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老头进去，从怀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草纸捻，从破灯笼里引火，点燃木案上一盏积了陈年油垢的土陶油灯说：“你们自己收拾一下，将就住吧！”就退出去了。

李白心中布满疑云：“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李白趁着如豆的灯光，看看这间房子，立在房子四角的家俱看得出来过去是很精致的，油漆剥落但有些朽蠹，雕花窗有些变形，木榻上堆着一些旧书和破烂，所有的这些上面都扑满了灰尘，大黑蜘蛛在屋角结网，地上蟑螂乱爬，这与他想象的玉真公主别馆完全是两样，这里绝对没有什么玉真公主，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地方，今夜要是玉真公主真在她的别馆里等我去谒见，那就坏了！李白想到这里急得头上汗水渗出，也不管丹砂走得精疲力尽，一把拉起丹砂说：“快，跟我一起去问清楚！”

李白掌着油灯走到大厅前的走廊里，一阵风吹过来吹灭了油

灯，丹砂吓得连忙抓住李白衣襟，李白干脆扔下油灯，二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约摸走进大厅，听见门口侧屋里有咳嗽声，摸出大厅，穿过方砖路，来到侧屋前。

“老丈！老丈！”李白喊了两声，无人回答，李白推开门看，壁上点着一只半明半暗的松明子，屋子里用树棒叉捆成的架子上吊着一个乌黑的陶壶，木棒绑扎成的“床”上铺着半张芦席，那老头蜷卧在上面，披着半床破棕衣。

“喂，老丈！”那老头分明听见，却不回答，李白迈进了半步，见那老人从床上起来，抓了什么在手。

“是……是闹鬼吗？”那老头用一种毛骨悚然的声音回答。

“我有事问你。”李白说。

那老头抓起个什么向李白扔来，松明子一下子熄灭了，李白身后闪出一个黑影，使劲将李白推倒在地，那黑影举起大棒向李白砸来，被丹砂拦腰推了个趔趄，李白一跃而起，一脚踢倒黑影，唰地抽出宝剑，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丹砂一把抓住那老头，惊慌中用川话叫道：“瘟丧！点个亮来，说你为啥子要害人？”

老头吹红黑陶壶下的余炭，点燃松明子。

“今晚背时倒灶，在这个鬼窝里遇到你两个恶人，李公子啷个办？”

“把他们捆起来押到官府去。”

那老头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李白脚下，哀求道：“二位大人，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都是好人啦。”

趁着松明子闪烁的亮光，那汉子看了看李白，忽然激动地用蜀语问道：“李公子，你可是绵州昌明县青莲乡的李白李公子么？”

李白听那汉子的话一下子惊呆了问道：“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

那汉子垂下头，声音里带着哀痛：“我霉得起冬瓜灰，你当然不认得我，我是磉礅儿呀！”

磉礅儿抬起头，眼泪已经挂在胡须上，李白看着那一张熟悉的黑黄忠厚的脸，将宝剑从他的面前移开，却一时记不起他是谁：“磉礅儿，哪个磉礅儿？”

“李公子，你记不得我了？啊，你总记得涪江边的看牛娃呀！”磉礅儿说着声泪俱下。

李白一下子记起来了，他写诗嘲弄了昌明县太太，被差役追到大匡山下，那时磉礅——一个黑胖结实的小子，他饿急了，磉礅从柴火堆里刨出红薯给他吃，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于是，一群看牛娃与他成了好朋友。

李白激动地扶起磉礅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磉礅擦了擦眼泪说：“五年前，我家在蜀中的田被豪强地主霸占了，家里人都死的死，亡的亡，里正派我当边兵，正遇上攻打吐蕃石堡，原来说轮番服役，谁知一去就走不了啦！后来……后来……好多兄弟都被吐蕃人打死啦，队伍被打散了，我命大，死了好多回都活过来了，我逃到长安，冒充王老爹死去的儿子王福，偷偷活着……你刚才进来，我以为是……官府暗探……来搜捕。”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王老爹问。

丹砂：“我们被集贤院的差官带到这里来，说这是玉真公主别馆。”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李白问。

“这里……不就是玉真公主别馆吗？”王老爹说。

“是真的。”李白问。磉礅儿点点头。

李白怀疑地看看这个废园荒宅，又问：“老丈，请问那玉真公主还有其它的别馆吗？”

“有……有。”王老爹说。

李白眼里发出希望的火花，追问道："在什么地方？"

王老爹说："在……洛阳有……在华山也有，在终南山只有这一处，好些年前玉真公主就在这里住过，念过经，后来……这儿闹鬼……人走了，宅子也空了，让我守着，前两天，有人来说，玉真公主准备把这里修一修，叫我守好。"

李白心想：这里一定是玉真公主别馆，这就对了。就不定过几天来人把园子修葺一新，玉真公主就要到来，也说不定玉真公主来凭吊旧迹也未可知，玉真公主，快来吧！

那日宴会后，东河县君杨珞薇回到家中，下意识地打开她搜集诗稿的绣箧，果然翻出了《望天门山》和《李青莲口号吴王美人半醉》，张垍献给皇上的诗原来是李白写的！其中还有一首《凤台曲》，写道："影灭彩云断，遗声落西秦"句，猛然间想起：莫非李白现在正在长安？她将那几首诗放在枕边，沉沉睡去，这一夜，她做了一个重复过多次的梦：那是暮春的锦江边，山花烂漫，穿着白衣的那个布衣草民，微笑着向她走来……

一股莫名的冲动驱使她马上找到李白，如果有了李白，她那冰冷的心将会燃起炽热的狂焰。这冷静的园林不再是空荡荡的……

这一天又是皇上赐宴，饮宴之后，张垍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地站起来向皇上献诗，献的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照例又得了大宗赏赐，张垍乐得犹如腾云驾雾一般，与内侍捧着皇上赏给的金银珠宝回到自己的宫院翠华轩，经过西内凝碧池畔水榭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

"驸马公！"

张垍掉头一看，水榭里，东河县君杨珞薇打扮得格外艳丽动人，悠然倚着栏杆，纤纤玉手将一块饼捏成粉末，投入水中，水中的鱼儿纷纷游来争食。

“驸马公，您请过来一下。”珞薇满面春风地迎出来。

张垍自十年前在蜀中当着杨珞薇的面在诗文上败给李白之后，不愿意与珞薇见面。近日来皇上恩宠有加，张垍简直觉得可以在任何人面前炫耀了。

“东河县君，您在这儿！”张垍说。

珞薇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那是妻子宁亲公主脸上不具备的：“你又得到皇上赏赐啦！驸马公文才不错呀！”

“过奖过奖，哪里的话！”

“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好诗了，真想和您切磋切磋。”

“县君有何见教？”张垍像一个凯旋而回的大将一样，示意内侍退下，踌躇满志地在珞薇对面的石鼓上坐下来。珞薇见他坐下来，只是一边喂鱼，并不回头看他，慢悠悠说：“驸马公，我想请教一下，你那首诗中‘姑苏台上见楚王’，出自何典哪？”

张垍此时才后悔自己为什么那天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将“吴王”换成了“楚王”，驸马公自然时也没有想到有人要与他“切磋”。于是有些慌乱地说：“这……让我想想。”珞薇淡淡一笑：“那楚王本该上‘阳台’，到了你这儿，怎么就昏了头，反而去上了‘姑苏台’呢？”

张垍此时才理会到来者不善，顿时把脸色变得沉静而谦和说：“对，用典不当，用典不当。”

珞薇却不愿到此为止，又追上一句：“那究竟是谁上了‘姑苏台’呢？”

“是吴王，吴王。”张垍像一个小学生似的答道。

珞薇瞟了一眼张垍的尴尬样儿，满意地说：“这就对了，那给吴王歌舞的，怎么会是‘蜀姬’呢？”

张垍脸上青一股红一股地勉强笑道：“君夫人，跳舞的是寿王妃呀！我把你的侄女儿叫作‘蜀姬’，不错吧！”

珞薇冷笑一声：“不伦不类！”

张埴不知道这女人为何这般为难他，八成是为了旧怨来寻衅生事，作为天子女婿的他，体面是最要紧的，最好是马上结束这场谈话，趁没有任何人看见知道的时候溜之乎也。于是他压住心头火气对珞薇说："县君没有话讲了？张某告辞！"说着就要离开。

"等等！"谁知珞薇并不想结束这场谈话，反而笑吟吟地说："驸马公，我也到过天门山。那里的风光很美，天门山从中间裂开了，江水从那里奔流而出，那'天门山有楚江开'的'有'字我看太乏味，值得你驸马公斟酌一下。"

张埴既急于脱身不假思索地说："对，换一个字，把'有'字换下来。"

"应该是……"珞薇顺着他的话说。

张埴不耐烦地："换成'断'，'断'。"

"对，应该是'天门中断楚江开'，还有'白帆一片日边来'第一个字应该是平声，而且这个'白'字，太俗……"珞薇心平气和地慢悠悠地说。

张埴立即说："换成'孤帆''孤帆一片日边来'总该对了吧！"此时张埴觉得自己活像一条鱼，误吞了鱼饵被钓线牵着，只好任人摆布，那桂叶眉的女人要他说什么，他只好说什么。

珞薇意味深长的笑了："很对，这才是独步当今的诗作呀！如果没有我加以指教，你那首只能算是二流货色！"

张埴尽了最大努力压住心中怒火，站起来说道："没有事的话，我告辞了！"说着一边往水榭外面走。珞薇一下子站起来，将手中所有鱼食使劲地往鱼池里一扔，吓得鱼儿四散奔逃，大喝一声："站住！"

驸马公脸色铁青，再也忍无可忍了："你……放肆！"

珞薇走到水榭前，弦外有音地说："哼，你以为我真是跟你谈诗的吗？"张埴看着她那双描得很精致的桂叶眉，眉下的凤眼

放出狡黠的光，心中一阵发怵不由在台阶下停下来。不知道这恶女人今日到底要干什么。

珞薇压低了声音盯着他说："我问你，绵州作诗的人，他在哪里？"

张垍松了一口气："啊，原来县君问的是这个。"他故意不说明白，停了停说："他自然是在长安。"

"他在长安？什么时候来的？"现在轮到张垍了，他不紧不慢地说："倒是来了多时了，他居然没有来看你？就凭你对他的这份情意，也该时刻铭记在心哪！"

"你把他弄到哪里去了？"珞薇不管他的挖苦，又问。

张垍说："他一个大活人，我能把他弄到哪儿去？"

"你告诉我，他人在哪里？你得以领赏的那些诗是从哪儿来的？"珞薇步步紧逼："你拿他的诗冒名邀宠，欺骗皇上……，我要是找到了他……"

欺骗皇上！张垍听罢为之一震，自己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都系在这几个字上，眼下皇上正喜欢着她的侄女，天心难测，便道："如果县君不在皇上面前提起这几首诗的事，我就告诉你李白在什么地方。"

"好，我答应你。如果你骗了我——"

看样子只好说实话："他在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

"好哇！我马上去见他！"珞薇说。

"县君不必亲自去找他，我叫他来见你！"张垍做出一副殷勤的样子，好像又回到了他与珞薇爱恋的当年，内心却十分恐慌。

"这样就好。"珞薇说。

张垍走下台阶，突然想到自己在慌乱中失策，回头悻悻地说："东河县君，你是个死了男人的寡妇，千万别让人撞见。还有，我可以告诉李白，说你要见他，他愿不愿意见你，我可没法

打保票！”

24. 李白奋笔疾书:“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张垍被珞薇一番折腾，早没心思去翠华轩陪宁亲公主，便来到卫尉寺，脱了锦袍，除去幞头，坐在案旁，一个人生闷气。忽然想起前几日录事用恭楷给他抄的近来在长安流行的一首《李太白古风·大车扬飞尘》，这首诗从内侍骂到斗鸡徒，一直骂到这个世道，实属大逆不道。张垍叫过一个录事来，叫他去把贾昌来叙话。

贾昌自那日在京华酒楼与李白争执之后，先是那只神鸡王被李白扔下京华酒楼来，已经半死不活，前几日竟一命呜呼了！又连连几场鸡瘟，斗鸡死了大半，其余的鸡驯起来也不见成效，皇上从此没有再看斗鸡的意思，贾昌和一伙斗鸡徒也近来威风大减。恨不得将李白杀掉才解恨。整个夏天贾昌都派人出去寻找，找遍长安，也不见李白的半个影子。倒时常听见百姓骂斗鸡徒，只有自认晦气。这天见卫尉寺的录事来叫，忙不迭地到了张垍那里，贾昌连忙问道：“驸马有何吩咐?”张垍从怀中取出那张诗稿，交给贾昌，贾昌接过那张纸，看了纸上文字，只认得“路有斗鸡者”几个字，便向张笑道：“驸马爷，你晓得小的无文才，认不得这许多字……”。张垍道：“神鸡童可认得写诗的这个李白？他为何写诗骂你?”

“写诗骂我？这……”。贾昌一时没弄清张垍是什么意思，一时没有回答。

“这李白，真是狂妄之极，不仅骂了神鸡童，竟敢连内宫也骂了！”

贾昌一下明白了张垍的意思，眼下驸马爷在皇上面前大红大紫，还怕什么？便说：“李白这种人，竟连驸马都敢得罪，驸

马爷只要吩咐一声，我带弟兄们活杀了他！”

张垍一笑，附在贾昌耳朵上说了什么，贾昌连连点头称是。

送走了贾昌，张垍心中似觉安然，而今父亲病重，集贤院的事托给他办，凡向皇上推荐人才，都要从他手中经过，况且等不到李白入朝，说不定贾昌已经让李白在长安消失了。可笑杨珞薇那妖妇，竟拿剽窃的事来要挟，自己身据要职，还怕那妖妇怎的，就算她使出浑身解数，又能把本驸马其奈何哉！

几天大雨之后李白来到玉真公主别馆门口的罗汉松下，朝山下张望一阵，仍和往常一样，不见一个人影。李白返身回到后院里，看丹砂和磉礅儿翻晒被雨水打湿了的书籍。李白想等书晒干了，自己下山找许辅乾问个究竟，便返身回院。

一会儿王老爹从外面跑进来，大声叫道：“李公子，外面有人来啦，一定是玉真公主派人来接你！”

李白一听，立即和丹砂奔到大门前，远远地看见几个黄衣内侍簇拥着一乘软轿上山来了。

两个多月的等待总算有了音讯，李白不知轿里何人，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大门口的罗汉松下等着，轿子在门口停了下来。

轿帘掀开，出来一个头戴三梁黑介帻身团花紫袍，腰间紫绶系着一只金银缕革囊，横金饰剑，挂水苍玉佩，脚穿朱袜赤舄的人来，那人唇红齿白，十年不见，更显粉面团团。

“张垍。“李白心里一怔。

“李白老弟，别来无恙哪！”张垍满脸堆笑地回答，仿佛见到久别的友人。

“卫尉卿光临，有何见教哇？”李白弄不清张垍来意，一笑问道。

“太白贤弟，玉真公主让我给你带消息来了！”

“啊！真的？”李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张垍却不立即说下去，只倒背着手，走进玉真公主别馆，看看这座废园，心想这书呆子为了求得一官半职，竟在这里等着，不由暗暗好笑。张垍看了看李白，丢下“玉真公主让我给你带消息”不提，用极诚挚友好的语气对李白说：“李白贤弟，你在这住了一个夏天，真难为你！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空乏其身……”张垍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李白感慨地说。

“请问，玉真公主说了什么?”李白问。

张垍像报告一个好消息似的对李白说：“玉真公主我姑妈她，近来心情不好，在华山修仙学道去了，她吩咐我把你的诗集好好保存，以后一定另寻好机会再送给她。”

李白一下子从头凉到脚，这些天的期待和希望全落空了！他盯着张垍的面孔，恨不得把这个骗子身上的人皮撕下来。

“你骗人!”李白叫道。

张垍把眼光从李白的脸上移开，闲聊似的说：“老弟，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不要气馁，不要性急，……”张垍看到李白愤怒的样子，暗自为自己的“以柔克刚”战术的胜利感到高兴。

“别说了!”李白喊道，那双锐利明亮的眼睛死盯着张洎：“张驸马，你真的向玉真公主提起过我?”

“我……我……”张垍不敢正视李白的眼睛，一时答不上来。

“活见鬼，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骗子!”李白一把抓住那紫袍，张垍一下子吓得脸色煞白。

几个内侍把李白拖开，张垍定了定神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想当一国宰辅，连一点气度也没有……

他从怀里掏出已经翻得脏污的诗集：“这破玩意儿，送给我也不要看，甭说我姑妈玉真公主了。啧啧，还给你吧!”说着扔到地上。

张垍钻进轿子，伸出头来对李白说："其实我并不想见你，是那个小寡妇杨珞薇叫你下山，她在敦化坊等你，信不信由你！"说完，内侍们簇拥着轿子走了。

李白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掌拍在栏杆上，朽烂的栏杆断成两截。他，热切的用世之心，被张垍小人玩弄了！

王老爹和磉礅将李白送下终南山，李白和丹砂回到许府，还没跨进门，门子招呼道："李公子你回来啦，且等一下，我们管家有话要对你说。"李白站在门房里，门子拿出一个钱袋和一封信说："许大人不在家，这是安州族里给你的信，让许大人转给你，你看看。这是许大人资助你的盘费，请你收下。"李白一听"安州族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打开信封看时，那信中写着："……官府查明，原许门赘婿李白，无视礼仪勾引良家妇女，行为不轨，经其岳翁许自正提议，从今以后，李白勿庸回安州。"

"许家族人来过了？"李白问。

门子说："李公子不瞒你说，你走后，许家族人来过几次，其中还有族长的儿子，在我家大人面前说了你好多坏话……

肯定是族长许宗乾和李京之捣的鬼！羞辱和愤怒一齐涌上李白心头。对于许家，他永远是一个外人！那善良的安分的岳父，那软弱文静的妻子，接受不了他的狂逸，他的尖锐激烈；他们只希望他能够顺利的进入官场重振簪缨之门，延续许家的荣华富贵。他们花了很多功夫要把他修剪得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他对此早就不耐烦了，不管这事是真的或者假的，又何必向许辅乾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十年前拒绝了杨珞薇的"盛情"，而今天，被许家拒之于朱门之外！泱泱大唐，天高地广，何处不可弹长铗乎？何处不可弹长铗乎？

李白将门子给他的钱袋扔在桌上，嘴角浮现一丝轻蔑的微笑，说："许大人的心意我领了。"说完跨上五花马，昂然而去。

门子将李白拒收的钱交给许辅乾，许辅乾没想到李白这样爽

快了结，想起李白那些诗文和张说对他的称赞，倒有些过意不去。

李白和丹砂在西市附近丰邑坊一个小客栈住下，已是傍晚时分，李白叫丹砂打了一壶酒来，李白斟了一杯酒，想起这些天的经历，心里难过得不是滋味，此时，在冷清的丰邑客栈的孤灯下，对着这封安州的信，一本沾满污泥的《青莲诗集》，几乎落下泪来。这就是他此次到长安的结果。

丹砂见李白含泪不语，只是一个劲地喝酒和看那封信，知道他心里难过，不由双手按住那信哭道："不要看了，李公子，我求你不要看了！"

怎么说不要看了。就是这封信，叫我妻离子散，叫我离乡背井！就这样没有了雅君，没有了颇黎……就因为我李白不是高官，而是一个布衣草民呀！你已经妻离子散，还怎么尽在妄想济苍生安社稷呀？怎不叫人痛断肝肠！李白一仰脖子把那杯酒喝完，竟然嚎啕大哭。

"磨墨……把我的笔拿来……"李白直着一双醉眼，用哽咽的声音叫道。

丹砂立即磨好墨，把半张白麻纸铺在客栈狭窄的木桌上。

李白提起笔，心中愤慨之情难以仰制，挥笔疾书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三首《行路难》写完，李白心里顿觉宽敞得多，看着自己心爱的诗，昔日自信和傲气复又回到他身上来了。姜太公当年不是一个朝歌的屠牛者么？他甚至在棘津行乞！他八十岁还在渭水边钓鱼，一连钓了十年，等待施展才能的机遇。他终于做了周朝的

开国功臣，推翻了荒淫无道的殷纣王！愚人怎能预见到大贤以后惊人的变化呢？当初高阳酒徒郦食奇不也是一个布衣草民么？他以他纵横家的气魄，协助刘邦将楚汉战争指挥得风驰斗转！平庸之辈怎能想象到他们日后叱咤风云的雄姿！他们当年落魄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李白遇到张垍这样的小人又算得了什么。以自己独步当今的才智，有所作为是必然的，明君贤臣总会有遇合之时。他不必像贾谊那样失望痛哭，也不会像孟浩然那样望而却步。李白一边想，一边喝酒，不觉睡去。

次日李白一觉醒来已经日上三竿，却不见了丹砂。

李白大叫："丹砂！丹砂！"不见有人应声，看桌上一张白麻纸条上面写着："我回安州去看个明白。"

李白出了丰邑坊，来到京华酒楼，老板董糟丘不在，向伙计一打听说张旭、吴道子近来没有在此喝过酒。李白不再问，出了春明门信步来到灞桥，前面一树古槐，黄叶斑斓，槐树枝上，一个浅绯的酒幡儿上面用突厥文字和汉字写着"高昌葡萄酒"。李白选了大槐树下一张干净桌子，向胡姬要了一壶葡萄酒、牛肉和果子，那胡姬大大方方走过来轻舒皓腕，给李白斟上鲜红鲜红的高昌葡萄酒。昨夜的大醉，使他的伤感减轻了一些，而今天来此独自咀嚼，又是别一番悲凉心境……

此时，酒店旁边来了五六个不三不四的人，其中一个低声叫道："在那儿！"几个人互相递个眼色，溜进酒店，在离李白不远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李白毫无察觉,那酒店一角的桌子上,有几双毒蛇般的眼睛,将他死死盯住。这五六个都是羽林军和斗鸡徒,受贾昌差遣,前几日听得李白已从终南山下来,今天尾随来到这里,要抓住李白到贾昌处报功请赏。但这几人尽是纨绔子弟,见李白腰间佩剑不敢立刻上前抓他,只是虎视眈眈将李白看住,只等他酒醉。

李白百无聊赖，不觉一杯又一杯连饮，少时醉意阑珊，伏倒

在老槐树下的石桌上，一阵秋风吹来，老槐树斑烂的黄叶纷纷扬扬地落洒了李白一身，李白也不知觉。屋角那几个人见时机已到，说了一声："上！"便一齐向李白扑来。

"慢着！"一声清朗的喝斥传来，几个恶徒回头看时，是在酒店的另一个角落里，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头戴长角乌纱软巾，身着翻领浅绯胡服，腰系嵌玉蹀躞带，下着香色波斯条纹小口裤，足蹬乌皮软靴，杏目园睁，柳眉倒竖，向他们走来。

几个恶徒见那清秀少年向他们走来，倒一时愣住了，那"少年"衣着却像宫里的人。十分气派。他几个正要上前问个明白时，只见从春明门那边驰来一辆马车，驾车的三匹马毛色光亮，金闪闪的马笼头上饰着九个玉珂，那车前插着鲜明的红色锦旗，旗上绣着金色图纹，有七只流苏装饰。车厢有绿色车幔严密遮盖，驾车的是一个身穿淡青两裆衫、白练绔、乌皮软靴、头戴玄色角巾的俊仆。那几个恶徒是老"京油子"，一看这车的气派装饰，便知是哪家王公大臣的，断断招惹不得。那美少年走出店门一招手，那车在老槐树下停下来，车上下来三个眉清目秀的俊仆，脚上穿着盘金宝莲软锦靴。与那驾车的一样打扮，那少年指指李白说道："他就是要请的客人。"那三个俊仆搀起李白，七手八脚地将李白弄上车。那几个恶徒面面相觑，其中一个斗鸡徒上前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其中一个年纪小的刚要回答，那少年向他冷冷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理他"。那年纪小的向斗鸡徒撇撇嘴作了一个不屑理睬的样子，随那几个上了车。那驾车的故意高高扬起鞭子，在那恶徒的眼前一晃，"得儿——驾！"来了一个清脆的响鞭，掉过车头向春明门内驰去。

那五六只呆鸟，望着大道上扬起的黄色灰尘，其中一个叫道："快追！不然怎么向贾昌大哥交待呀！"几个恶徒才如梦方醒，急急骑上自己的马，拚命追赶。马车进了春明门，过了东市，向南拐入敦化坊，坊里住的尽是皇亲国戚，几个斗鸡徒只好

望而却步。等喘过气来就明白，煮熟的鸭子飞了！

这几个斗鸡徒连忙跑回贾昌那里去禀报，添油加醋地说："在一家豪华酒店门口，他们整整跟踪了李白一整天，好不容易拼命抓住了李白，来了一辆好像是太子殿下的马车，上面下来七八个彪形大汉，把李白抢了就走。"他们又如何与那几个彪形大汉英勇搏斗，那些大汉脸上如何长着吓人的罗腮胡，有的好似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编得来活灵活现，说得贾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25. 金陵子轻舒玉臂，将五色花雨洒向李白

李白在醉意朦胧中，只觉眼前一片黑暗，自己躺在一个软褥上，四周都有女子扶着，不时听见暗中女子吃吃的笑声，不知身在何处，依稀睡在一只大摇篮里，倒觉有些舒服，不觉昏昏睡去。后来，好像有人将他搀扶到一个什么地方，依旧沉醉不醒。

李白醒来已是夜半时分，只觉得阵阵异香扑鼻，锦裳绣被，温暖如春。李白半睁醉眼，只见帏幔低垂，珠帘高挂，一缕月光透过雕花窗照射进来。他翻了个身，只觉口中干渴，有人在他嘴里喂了什么酸酸甜甜的东西，咽了吃下，是梨，接着又喂进一块，他按住喂他的手，细腻如凝脂，十指尖尖，李白斜乜着眼一看，依稀一个美貌女子，似曾相识，隐约戴着抹胸，睡在自己身旁。

"我在做梦么?"李白喃喃道。

"是梦，又不是梦。"那女子轻声道。

"你是谁?"李白问，支起身子与那女子在黑暗中相对。

"你记不得我了？真是没记性！"那女子幽然叹道。话里透着一丝伤感，那女子伸过丰腴的、光洁如玉的胳膊，搂过李白的肩膀，"我可记得你，你不是天上翻飞的大鹏么？你何必问我是谁，

那女子伏身倒在李白胸前。

李白如坠五里雾中。

清晨的阳光从窗户射入房间，李白一觉醒来，下意识地将手从枕边伸过去却空无一人，李白睁开眼，见屋内典雅豪华，深红的罗帏和浅绯纱幔，屋角一个蟠虬雕漆的高几上置一盆“雪浪菊”，绿叶和白花瀑布似的倾泻下来，那密集如云的白花恰似绿波中的簇簇浪花，满屋子散发出淡淡的幽香。紧靠窗外的一株月桂上，挂着一支缕金嵌玉鹦鹉架子，上面银链拴着一支翠绿鹦鹉。那鹦鹉见李白在看它，便学着人语叫道：“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李白正在惊奇：“这鸟儿何以会吟我的诗句？”进来两个梳着双髻的如花侍女服侍李白穿上衣裳。李白问：“这是哪里？”两个侍女“吃吃”笑着，并不答话，像鸟儿一样轻盈地跑进浅绯帏幕不见了。李白信步走近帏幕，见一个螺髻紫衣的侍女轻轻启开帏幕，现出一幅珠帘，一个丽人撩开珠帘走了出来。

“珞薇！”李白惊叫道。

珞薇穿着双桃式低领浅黄轻容纱衫，曳地长裙，丰腴白皙的肌肤若隐若现，乌云似的黑发也不梳髻，只勒了一串明亮的珍珠，脚穿金齿屐，姗姗向李白走来。此时侍女们都不见了。珞薇走近李白，拉着他在绣墩上坐下来，轻声叫道：“太白。”

“我怎么会在这里？”珞薇握住他的手问，李白闻到她头发散发出的馨香。

珞薇笑道：“你是我从酒店捡回来的。”珞薇看着李白的眼睛，“你到长安来，为什么不来看我？”

李白无言，自从在蜀中因为大鹏和鸡的争论，李白说不上为什么，却将她淡忘了。

珞薇又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记着你么？你过得怎么样？”

“我在安州已经有了家，有一双儿女。”

珞薇从枕下取出一个锦盒，打开锦盒，里面是整齐的淡青花笺，每张都用恭楷抄录李白的一首诗。李白接过锦盒，珞薇伸出手攀着李白的肩，叹息似地说道："妾似井底桃，花开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这倒不像你的诗，却像我为你写的。我丈夫已经死了三年了，我每天晚上一遍又一遍地读你的诗，好像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巴山蜀水，看见了秀丽的峨眉山，静静的锦江，你穿着白色衣服，佩着长剑，伫立在锦江码头……"

李白默默无言。只觉得凝固已久的心，慢慢溶化在珞薇的曼声低语里。

"你就没有一次记起我？"珞薇翻着那些花笺："我到处收集你的诗，命人抄好收藏，你看，这是蜀中的，这是金陵的，这是长安的，安州的我这儿也有。"李白看着那些诗笺眼里闪出光茫，一把搂过珞薇软软的腰肢："你真记得我？时时心里在想我？"珞薇红着脸，娇嗔道："人家记不得你？怎会在城外把你捡回来？"李白把珞薇抱在怀中，珞薇将那些诗一首一首吟给他听。珞薇吟道："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寒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珞薇吟完，将那葱管般的指头，从李白的额头一直划下来，一直划过鼻梁，嘴唇，然后在李白的下巴上停下来："我不相信你一点儿也记不得我。和你同床共枕的那些女子，哪一个比得上我？"

"不见得，我爱的人，不一定和我同床共枕。我总觉得我们两个，总有点什么合不来的地方。"李白调侃地说。

"美人如花隔云端？这可说的是我？"珞薇问。

"不是。"李白解释说。

"在长安还有别的相好？比我对你还亲近？让你想得肝肠寸断？"

"应该有吧。"李白说。

"你……你不觉得太辜负我吗?我要见见她究竟长得什么样。"

李白见珞薇涨红了脸问他，懊丧地说:"说不上辜负你。"

"这首诗写得真切生动，情意感人，难道你不是给你那意中人写的?"珞薇又说。

"是给皇上写的。"李白叹了一口气。

"哦"杨珞薇恍然大悟:"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她眯着一双细眼，狡黠地笑了笑，原来你认为到皇上身边这么难?

"你不记得我在蜀中送你的东西呀?斗鸡走马也好，给许相国做女婿也好，不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么?其实为求荣华富贵，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更用不着，'长相思，摧心肝'啦!"珞薇用她那纤纤玉手拍着李白的胸部说。

"珞薇，我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李白松开握住她的手。

"这就怪了，那你为了什么?"珞薇苦笑着说:"我知道，为了你那大鹏式的梦想!乡巴佬，"本来珞薇想好这次见了李白一定再也不说他"乡巴佬"，不知为此时为什么脱口而出，"人家高谈什么经济策略呀，济世之心呀，都是说给皇上听的，摆摆样子，图个好名声，谁真正地为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着想了?有人什么学问也不懂，只会讨皇上欢心，还不是一样高官厚禄?有谁像你这样傻，这样认真?汉高祖对张良、韩信礼贤下士，那是他刘家要打天下的时候呀!现在天下太平，你连奉承话都不肯说，又不肯作平凡的小官，你要作大鹏纵横驰骋，怎么可能呢?"

"我不愿平庸的了此一生，我当然要作大鹏。难道你就没的想到?"李白坦然一笑，站起来对着那盆"雪浪"岩菊。

"伟大的诗人，不是我班门弄斧，这京城里好歹我比你多住几天吧?现在是鸡的世界，永远是鸡多，大鹏少，所以鸡永远好

过，大鹏不好过。”珞薇仰在紫檀木椅上，半开玩笑地说。李白走过来坐在珞薇身旁说：“你不就是爱那鹤立鸡群的李太白么？你不就是爱那傲慢不逊的李太白么？如果李白是一只鸡，哪里会有情感真挚的诗篇？我给你写一百篇‘吾皇万岁万万岁’，或者‘杨珞薇诚惶诚恐慎行妇道’，不痛不痒，不死不活，你要看么？你还会收藏么？”

珞薇支起身来不由扑嗤一笑：“真有你的！”

“照你那样说，假如我也是一只鸡，你决不会从世上众多的鸡当中，把我弄到这里来。”说着把珞薇往自己面前一拉，珞薇趁机倒在他的怀中。

每年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玄宗把这天命为“千秋节”，整整为此忙了半年的少府、将作、鸿胪、太乐等部门，已经用各种方式把长安打扮得花枝招展。千秋节这天，长安十二条大街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朱雀大街东西两市，兴庆宫前热闹非凡，一到晚上灯火辉煌。这三天晚上长安不禁夜，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各国使节，庶民百姓，都在这三天晚上欢乐达旦作终夜之游，享受太平盛世的繁荣和安乐。

珞薇早就在东市最繁华地段的一座茶楼上预定了座位，她穿着深红窄袖衫，八棱间色长裙，淡黄珍珠帔。精心梳制的单刀半翻髻上拢着翠玉璎珞，两支精巧的黄玉凤拥着一朵雪白的牡丹绢花，黛色的桂叶眉中间贴着星月状的花黄，项上戴着一串赤金嵌兰宝石项链，脚穿绣金重台高履。雍容华贵，美艳动人。薄暮时分，陪着李白来到这里品茶，这里面对灯市，俯瞰平台，李白首次看到了大唐王朝开元盛世的千秋节之夜。

兴庆宫勤政务本楼面对面广场搭起了一座二十丈高的七层灯塔，每层都用极薄的轻绢精巧制成二龙戏珠、麻姑献寿、莲年有鱼等花灯上万盏，层层点缀。那塔顶置一朵硕大的金莲花，灯塔之下是一座灯台，台有五十丈见方，台的周围密密麻麻围满了百

花争艳的各种彩灯。

夜幕在长安城轻轻落下，皇城和十二街的灯火陆陆续续地亮了，万家灯火，火树银花，把个长安照得亮如白昼。打扮得艳丽动人的舞伎在大街上表演，有表演《凉州》、《绿腰》、《垂手乐》、有戴着假面具跳《兰陵王》的，有扛杆的，走绳的……说不尽的新奇花样，看不完的旖旎风光！

满街重重叠叠的灯火，五彩缤纷的人流中走来一行人，有生意人、有富绅、有童仆、有武士，簇拥着一位头戴幂篱，身穿淡紫细葛布长袍，面带笑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微服的当今皇上！玄宗心中非常得意，是他，一手造就了这太平盛世极乐景象。眼前五彩缤纷的灯火，美丽的女人和强壮的男人，繁华的街市，天空和地面都是属于他的，这是古往今来的帝王都不曾创建过的啊！那秦始皇算什么？只知道一味地耗尽民力，横暴杀戮；那唱过《大风歌》的刘邦算什么？说不定五音不全，一个油腔滑调的亭长而已；而大唐圣文神武大皇帝本人，不仅驾驭群才创下了开元盛世，而且玩得风流潇洒！他兴高彩烈地望着欢乐的人群，脸笑成一朵花，感叹道："美哉呀！壮哉！"

玄宗兴致勃勃地走到灯塔之下的时候，平台上放起五彩缤纷的烟花爆竹，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和爆竹声中，人们兴奋地欢叫着，仰望那灯塔顶端，那灯塔顶的金莲花一瓣一瓣地慢慢开放了，一个美丽的朱衣女子手执白绌，看着灯下如蚁的人群，万头攒动，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站在高高的灯塔尖上！

啊，仿佛长安街市上所有的灯都一齐黯然失色了！那闪闪发光的，是她的美丽！她玉臂轻舒，挥着白绌轻盈地在那塔尖旋转，那白绌悠悠地在被灯火辉映红了的紫色的天空飘荡！

"掌教娘子，棒极啦！"玄宗眉飞色舞地叫道。

"金陵子！"李白一眼就认出了在金陵见过的，百戏班那个美丽可爱的姑娘。

“金陵子！她果然没有失约！”那从朱雀大街方向来的一群着唐装的回纥人中，英俊骠悍的摩延啜叫道。那群着唐装的回纥人向灯塔下面奔去！

“是她！”珞薇心中吃惊，她心中最清楚，这就是几年前那个遍长安寻找李白的女子。珞薇回头一看，自己身旁已经没有了李白！珞薇赶到楼下，李白已不知去向。珞薇说不出的懊丧。

下面的灯台上，乐工们奏完了《白紵舞》的乐曲，梨园弟子们退到台边，灯塔灯上的金陵子停了舞蹈，盘膝坐在金莲花中。供奉乐师李龟年站在台口向观众们大声喊道：“列位看官！今夜千秋节良宵，普天同庆，谁能上台吟得好诗一首，咱们当即为他配乐演奏，塔上的天女就为他洒花，祝吉祥如意！”

原来高力士早就出了这个题目嘱内侍让李龟年安排，李龟年话一落音，观灯的人齐声叫好。李龟年朝上台的阶梯处一看，从木梯上走来一大群人，那正是高力士等簇着微服的皇上！当今皇上琴棋诗画样样皆通，今夜他要精心安排，定让皇上玩个开心。

早有长安的年轻官员和士子们涌上前去，你一首我一首地吟开了，有受到欢呼的，也有被喝倒彩的，甚至有走到台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高力士心中有数，要等到高潮到来，才把皇上推出。长安不愧是天下人文荟萃的国际大都市，一时间才俊层出，连外国人都跃跃欲试。玄宗越看越心里痒痒，早已在心中想了一回，兴奋地走上台去。

“大人有此雅兴?”高力士向玄宗问道。

“正是。”皇上一边回答一边朝台中央走去。却见一年青士子，身穿天青纱袍，头戴青色细葛布幞头，气宇轩昂英风潇洒，在辉煌的灯光之中，走到灯台中央。

高力士示意李龟年去阻拦那个青年。

玄宗却用手势制止了李龟年，低声对高力士说：“让他先吟，我下次再吟，胜过了他，方有意思。”高力士听了，会意地一笑。

茶楼上的杨珞薇也看到了，那灯台中央，对着竞放华灯赶在皇上前面吟诗的人，正是李白。灯塔上的金陵子也看得明白，那灯台中央站的人，正是自己寻了多年的，那铭刻在心上的长庚哥哥！

此时，李白自己已经对着长安灿烂的灯火和人流，向台上、台下拱手微笑，用宏亮的蜀音喊道："在下西蜀李白，为各位献诗一首！各位客官，请各位不吝赐教。"说罢从容吟出：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

李白还未吟完，台下响起一片空前热烈的掌声。玄宗盯着那年轻人专注地听着，想在下一首胜过他，但细细咀嚼后，发觉并不能吟出一首什么来胜过他。台下观灯的人中也有不少喜好舞文弄墨的，却没有人敢再上来吟一首。

"我这就去去叫他下来，腾出地方，让皇上吟诗！"高力士附在玄宗身边说。

"不用了！"玄宗说。

高力士见皇上改变了先前要胜过李白的打算，生怕皇上不乐，忙小声对玄宗说："这都是托皇上您的洪福，这些边远地方年轻人，也沾些灵气。"玄宗听了眉开眼笑点点头，给李龟年说了些什么。

李龟年走到李白跟前，将李白的手高高举起，说道："诸位，这是西蜀李白，给咱们长安做了一首好诗，大家欢迎呀，天上的仙女给西蜀李白散花吧！"

灯塔顶端的金陵子，专注地听李白吟诗，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捉攫了她的全身。乐工奏起了乐曲，她见李白仰着头看她，她对李白嫣然一笑，迎风一招，两朵鲜花出现在她手上，接着向李白抛去。

人们潮水般的涌上台，将李白簇拥去接那飘落下来的花儿，金陵子灵巧地捧起花儿向李白倾倒。一刹间红的，黄的，紫的，浅绯色的……如一阵雨点般洒向灯台。

回纥人摩延啜将塔尖上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那台上吟诗的青年，是不是她心爱的长庚哥？她明明看见自己也站在台下，难道她早已忘掉了她和他的三年之约？摩延啜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他深爱着的金陵子还记不记得他？站在他一旁的副将乌兰看见他焦虑的神色，对他说：“殿下，你尽管放心到灯塔下去会金陵子姑娘，我自有办法！”

金陵子当然记得摩延啜，她不仅看见了摩延啜，而且还看见了离摩延啜不远的地方，肥胖的安禄山像一个圆球在人丛中滚动。安禄山张着大嘴，向她欢呼着。

这时李白被数不清的手抬了起来，身不由己，穿着唐装骠悍的一伙回纥人欢叫着，顺利的接替了抬起李白欢呼的人群。回纥人欢呼着抬着李白向东市尽头涌去。

金陵子不断地变出美丽的鲜花，突然，金陵子的头向后仰下，从金莲花瓣中变出一个美丽的花篮来，她提着花篮，尽力往灯台上原来李白站的地方一送，花儿纷纷扬扬五彩缤纷像雪花似的飘洒下来。金陵子定睛看时，李白已不知被人群挤向何方，而站在灯台中央的是笑容满面微服的皇上，得到一朵大红牡丹花。在皇上不远处，骠悍英俊的摩延啜正深情地望着她。珞薇在酒楼上清清楚楚看到这一幕，冷冷一笑，再也不愿看下去，带着侍女回府去了。

那几个穿唐装的回纥人一直将李白抬到另一条冷僻街道上，才把李白放下来，用生硬的汉语说道：“对不起了，朋友！”便一溜烟钻小巷中不见了。李白一直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会把他抬到这儿，四下望时，离东市的灯火的中心已经隔得很遥远。他返身奔向那灯塔方向，灯火中心却被观灯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只好

重新挤进人群尽力向灯塔方向靠近。

此次微服出行，高力士相当紧张，一方面要注意皇上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要设法让皇上玩得开心，好在人们一直注意李白而没有注意化过妆的皇上，高力士生怕发生意外，赶紧见好就收。此时见灯会上的热烈气氛已经达到顶点，便命李龟年宣布灯塔上的节目已经表演完毕，内外教坊各部分散到各街道，人流开始松动分散，卫士围上去拥着玄宗走下灯台。

摩延啜相信金陵子看见了他，他奔上平台，向灯塔底部走去，立即看见好多金吾卫士在灯塔附近巡逻。他暗下决心，绝不放弃等待了好久的机会，只等金陵子从塔底的小门一出来，他立即上前把她抢走。

塔底小门终于开了，金陵子从小门出来，两个宫中卫士一下子站到她身边，金陵子一抬头看见了摩延啜——那个三年前救了她的回纥人！她从他热切的眼光中看出他要干什么，她坚决的向他摇头，摩延啜的随从乌兰顺着金陵子惊惶的眼神看去，突然一把抓住了摩延啜在摩延啜耳边说："大唐天子在这里！"使劲将摩延啜死死拖住，金陵子见了，才向摩延啜点头微笑，上了一辆内宫的马车去了。

乌兰是三年前随可汗骨力裴罗来到长安见大唐天子的，深知大唐天威难犯，万没想到在观灯的人流中竟有天子！他死死地拉住了摩延啜，将四周密集如云的金吾卫士指给摩延啜看，小声劝说他等待下次机会，摩延啜只好阴沉着脸，随着乌兰走开了。

李白赶到灯塔附近时，塔尖上已经没有"金陵子"，观灯的人群也随着内外各教坊的表演流入各条街道。没有人知道在塔顶洒花的女伶去向何方。李白从东市走向朱雀大街，走遍内外教坊各部表演的各条街道，也没有找到"金陵子"的踪影。李白怏怏回到东市，已是下半夜，油尽的花灯半明半灭，灯塔下的人群已经散去，观灯的人已经稀少，东市和兴庆宫之间显得空荡荡的，

地上只有零落的被人踩过的绢花。回忆着几个时辰以前的事情，美丽的“天女”，天上人间的华艳灯火，空中洒下的缤纷花雨……，仿佛做了一场好梦，只记得金陵子对他秋波频传，妙舞翩翩……

“公子，你可是在寻找失落的花儿？……”一个温柔的声音。

李白抬头一看，一位戴帷帽的盛装的少女站在他的面前。

“你……”

那少女向他伸出纤纤玉手，手心中放着两朵桃花，女子拈回一朵，把另一朵伸到李白面前。李白茫然地拿起那朵桃花，那少女撩起帷帽的纱幔一角，向李白微微一笑，李白只看见了帷帽下那美丽的红唇间珍珠般亮白的皓齿。少女转身上了停在街边的一乘软轿，轿夫们抬着轿子远去。

26. 李白仰天长啸：“噫吁口戏，危乎高哉！”

李白怅望一阵，天边已出现曙色，他独自漫无目的地走过从东市到朱雀门的大街，胡乱进了一家酒店，随便叫了酒菜，饮了几杯，感到疲乏，伏在桌上昏昏睡去。

忽然有人将他叫醒，李白揉揉眼看见一个衣着整齐的仆人模样的人；站在他面前。

“阁下可是昨夜灯会上吟诗的李白李公子么？”仆人问。

“是的，你是……”李白揉揉眼睛，醉眼惺松地看着那个仆人。

那仆人恭敬地向后退了半步，言道：“我们主人家听说你会作诗，想与你饮酒叙谈。”

“你家主人是谁？”李白问道。

“你去了就知道了。”那仆人答道。

李白随那仆人上了马车，马车一阵疾驰来到长安城东南曲江

池旁青龙坊侧一家幽静的酒家，匾额上是汝阳王题的“琼玉楼”。

李白在琼玉楼前下了车，奇怪的是这清静酒楼四周站着许多服色整齐的男仆。李白醉意未消不免昏昏然，也不思想许多，跟随那人上了楼。只见一人约四十岁，头戴淡黄幞头，穿淡黄纱衣，倒背着手临窗而立。身后侍立着一位身材高大面目有些浮肿的老奴，楼上明窗净几，正中挂着一幅吴道子的的《山海图》。

那仆人让李白在楼口稍候，前去禀报。临窗而立的中年男子说：“请进来吧。”转过身来看见李白正站在门口，便笑盈盈地说道：“李公子请坐。”说着与李白在一张香木漆几前分两边坐下。那香木漆案上放着一套精美舞马银壶和镂银爵杯，一个仆人上前极恭谨地给他们斟上酒。

李白见这人气度非凡，排场十分阔绰，便问道：“阁下要我来此，有何见教?”

那人答道：“我姓唐，叫唐三基，适闻李公子诗名在外，我也爱吟几句诗，故尔略备薄酌，想与李公子叙谈叙谈。”

李白一听喜形于色，向唐三基拱手道：“幸会、幸会！李白在长安许多日子，尚未与人谈诗论道，今天唐先生邀我饮酒论诗，正合我心意!”

唐三基与李白举杯饮了一口，李白只觉那酒异香扑鼻，心中暗暗称奇，不知唐三基乃何许人也。

李白只顾喝酒，却不知唐三基身后侍立的高大老奴，半睁着一双瞌睡眼仔细瞧他。李白昨夜在长安街上走了整夜，尚未梳洗，依那老奴看来，眼下的这个年轻人竟是衣冠不整、落拓潦倒的样子，而且在主人面前不拘小节，竟敢说些什么“正合我意”，岂不是不尊重主人么？可笑的狂生!

“李公子，今日唐先生请你饮酒论诗，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那高大的老奴似笑非笑地说。

李白见老奴居然一开口暗中指责他对主人家不恭敬，不由心

中有些生气。头一回被陌生人邀来作客，就遇上了这样讨厌的奴才！他本是散漫惯了的人，怎听得这些话，那狂劲又上来了，便道："老人家，你这话岂不可笑？这位唐大人，只是衣服比我鲜明些，做诗却未见得比我做得好，我若见人就自认卑下，焉能论诗？人有尊卑，官分高下，但做起诗来么，未见得布衣草民就比不过达官贵人。李白尚未见过你家主人的诗作，更不知你家主人的诗作是否优秀，为何就该在下一定感到荣幸呢？"

"这……"唐三基和老奴不料李白说出这一翻话来，面面相觑，一时语塞，而那"老奴"分明脸上很不自在。

李白见那老奴不悦的样子，心想我今天运气不好，想必是遇见一个急需吹捧半吊子了，自己不好说却让奴才说出来，心中很不受用，想到唐三基对他礼遇，站起来勉强笑着说："唐大官人，李白只不过是一个平常文士，阁下若需人专门来为你溜须拍马，那请阁下您另请高明吧，李白恕不奉陪！"说完站起身就要离去。

倒是唐三基豁达，一把拉住李白说："慢着！我这位老管家不大懂诗赋中事，李公子不必计较。"李白只好又坐下来。

侍立一侧的仆人又恭谨地给李白斟上酒。唐三基捋着项下清须与李白说道："我今日请李公子来，不是谈一两篇诗文，而是谈从古到今的文章诗赋。"

"啊？"居然谈这样大的题目，倒是出乎李白的意料之外。

李白俯身说道："阁下请讲，在下愿听其详。"

唐三基笑了，对李白娓娓而谈："而今天下大治，国泰民安，想我大唐有无比之国业，无敌之甲兵，无垠之疆土，乃秦汉前朝无与伦比，如今四夷拜服，万邦来朝，乃太宗高宗武后无可比拟，可谓鼎盛，这大唐诗文……"

听到这样的话题，李白再激动不过了，不等唐三基说完，李白便坦率地说道："唐大官人，你可知道，这大唐的诗风，是继承齐梁而来，齐梁的诗雕饰太过，失去诗歌本身天真自然之美，

犹如娇滴滴的妇人浓妆艳抹一样，往往是矫揉造作才短气虚的靡靡之音，到了本朝，王骆卢杨四杰，也作过努力，但终因胸怀有限，仍未脱其巢臼，到了陈子昂，揭竿而起，横制颓波，追求豪雄刚健的建安风骨，翕然之间质文一变，可惜陈子昂正值英年竟陷冤狱，饮恨早逝。而今开元盛世，国威赫赫，江山大好；大唐之诗，正应如扬子黄河之水浩荡奔腾，如三山五狱之峰奇瑰而险绝，写出我大唐的万千气象。一两首小诗，几篇艳赋，何足道哉？大唐诗坛应该呼唤那豪雄盖世的锦绣篇章，何愁无出神入化的老笔!”

唐三基的内心沸腾了，眼前这位年轻人无疑正应该是手握如椽大笔书写大唐无限风光的人！唐三基不由提起那舞马银壶为李白满满斟上，双手递给李白，兴致勃勃地说道。“说得痛快，请饮此杯!”

李白端起酒杯，高吟道：“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吟罢一饮而尽。“原来李公子有此宏志，何不上达于天听?”唐三基听李白侃侃而谈，心中感到十分快意。李白哈哈一笑：“唐大官人，李白博采诸子，言凌百家，习王霸之术，申管晏之谈，名满江南，今不闻达于天子者，却非白之过也!”

李白说到兴头上，不觉手之舞之脚之蹈之，只顾说话，却没有看到老奴那下垂的嘴角浮现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如今天子求贤若渴，李公子为何说出这这等话来?”唐三基接着问。

李白扬起头颅，高声说道：“昔日燕昭王延聘郭隗，筑黄金台，亲自拿着扫帚为他扫尘开路；刘玄德欲用诸葛亮，三顾茅庐，虚心等候，卧龙方肯出山！而今——”

“放肆!”不等李白将自己经历的种种坎坷说出，那“老奴”一声喝斥，站到李白面前。

李白正说到要紧之处，听那“老奴”一声喝斥，不由情绪激

动，站起来直指着那“老奴”喝道：“你有什么资格来喝斥我？漫道说是你主人，就是见了天子，我也要这样说！”

面对这个狂怒的年青人，“唐三基”向老奴摆了摆手，老奴才愤愤然退后。“唐三基”举起酒杯，对李白心平气和地说道：“李公子可知道，昔日燕昭王筑黄台屈身召贤，想的是报齐国侵燕的国耻；刘玄德三顾茅庐，目的在与孙权、曹操三分鼎足于天下；而今天下治定功成，已是太平盛世，君王怎会屈尊于草民呢？”

李白立即反驳道：“阁下难道不懂，文学可以淳化风俗，可以研究上天与人世的演变规律，于大唐江山社稷的稳固有莫大的关系么？”

“唐三基”听了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年轻人，你离这个话题还差得远呢！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及时行乐，而这样忿忿不平呢？”

“唐大官人也这样以为？”李白道，他记起杨珞薇和他关于刘邦、韩信的争论，连面前这个通情达理的唐大官人也是这样说，难道真的是他的思想不合时宜，难道根本就是他错了？他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激，向“唐三基”喊道：“不，不！不是那样的，如果是本朝天子，他一定不是这样想！如果天子只顾享乐，不礼贤下士的话，我又何必为他效力？我就去隐居山林散发扁舟！”

“啊？！”“唐三基”和“老奴”听了李白的话，不由都惊得睁大了眼睛，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不愿为天子效力！那些原来站在门口的仆人，此时都神色紧张地看着他。原来此时此刻站在李白面前的“唐三基”正是大唐天子李隆基本人，李隆基排行第三，称三郎，在这次天子微服出行会见李白时，皇帝就用了“唐三基”这个名字，而侍立在皇帝背后的“老奴”，正是列戟于门权倾朝野的高力士！

此时，急坏了楼下的两个人，一个是张旭，一个是吴道子。

这二人整整一个夏天找不到李白，昨天千秋节的晚上，吴道子与太子宾客贺知章都在兴庆宫的城楼上看灯，猛然见李白上台吟诗，吴道子高兴地拉着贺知章的衣袖说："看！他就是为我题画的李白！"贺知章说："这就是你与张癫要我向皇上举荐的诗人吗？真是出类拔萃呀！日后老夫一定要见他一见，向皇上推荐的事，包在老夫身上。"不一会儿，李白便被观灯的人群拥走了。第二天吴道子便找到张旭，一起来寻李白，赶到曲江"琼玉楼"下，忽然听得楼上朗声谈诗的正是他！吴道子和张旭急忙上楼，却被两个仆人模样的人强拦住了。张旭是金吾长史当然认得那"仆人"正是宫中的内侍，那么李白与之争论的那人是什么人?!除了皇上还能是谁？

李白的这些话，却是开元天子闻所未闻的，他冷冷地看着李白狂放激烈的样子，先前的兴致全然没有了，他自认为他不需要容忍一个乳臭未干的狂傲小子在他面前大放厥词。天子要的是歌颂　平的诗，他不要听到那些怨恨，那些指责。这个衣衫不整、头发散乱的小子与诗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宗旨相差太远了，虽然他有才华，但此刻多么令人不快！

"李公子，你恐怕牢骚太盛了吧？不觉得有伤大雅么？"开元天子冷冷地说。还有多少皇亲国戚，龙子龙孙，想做官还得低声下气甚至像狗一样摇头摆尾地来求他。

"李公子，皇上行不行乐，都不是你管的事，其实像你这样的布衣草民，只配给人脱靴磨墨！"高力士见皇上不乐，半睁着瞌睡眼喝道："你可知道你眼前所站是何人？"

李白猛瞧见那"老奴"没有胡子的下巴和说话的姿态，心里突然明白了：皇上！

"十年之后，心平气和之时，再到长安来吧！""唐三基"站起来，一甩袍袖，那众多的"仆人"立即跟上来，拥着他下楼去了。

吴道子与张旭正在楼下干着急，抬头望见一群人拥着皇上下楼来，连忙匍伏在地，口称“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白追下楼，呆呆地望着那一行人远去。吴道子和张旭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李白失神的样子，不知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张旭正要上前询问，谁知李白一阵“哈哈”大笑，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张旭和吴道子，踉踉跄跄向前奔去，进了曲江旁一个酒店，颤声叫道：“拿酒来！”那堂倌捧出一个青瓷壶，放上一个大瓷杯，李白也不往杯里倒酒，竟捧着那一壶酒一口气喝了个一干二净！

“噫吁口戏！危乎高哉！”李白一声长啸，从酒店奔了出去。从青城山下山到“琼玉楼”的种种经历，一幕一幕浮现要李白的眼前，陈子昂的呼唤，华阳县的铁链，胡县令的彩船，李长史的大堂，荒凉的玉真公主别馆，飞扬跋扈的斗鸡之徒，那“老奴”的瞌睡眼，从蜀中到长安，有如艰难的蜀道啊！李白再也压抑不住内心汹涌的狂潮，张开双臂大声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张旭从囊中掏出笔墨纸砚，铺在那棵柳树下的桌子上，吴道子和张旭将李白扶到桌子前，李白望着那纸，两行清泪从脸上无声流下，提起笔来奋力疾书，一气呵成《蜀道难》及至写完，已是满脸涕泪纵横，李白掷笔于地，身体如玉山崩塌一般，倾倒在地。

张旭见了李白这种情景，忙对吴道子说：“你先看住他，我立即去找贺知章大人。”说完骑上一匹快马，带了那张《蜀道难》直奔贺之章府上而来。

年逾古稀的贺知章是太子宾客，秘书少监，掌管本朝图书经典，为太子讲经导学，侍从规谏等。与草圣张旭、诗人张若虚、以及包融同称“吴中四士”，贺知章的诗清新自然，又擅写草书和隶书，他自号“四明狂客”，常与张旭、吴道子等在一起痛饮。

因为贺知章年逾七十，昨晚千秋节一夜欢娱，此时刚起床不久，方才梳洗完毕，忽想起昨夜在灯塔下吟诗的年轻诗人，忙命人将前些日子张旭送来的《青莲诗文集》拿过来，一页页诵读。诵读之下只觉有生以来实为罕见。

张旭来到贺知章府上，忙将今天在“琼玉楼”所见告诉贺知章，张旭把那首《蜀道难》摊开在贺知章面前，只听贺知章朗声念道：“噫吁口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贺知章眯缝着老花眼从头到尾念，还没有念完，连声赞叹再四，及念至末尾：“侧身西望长咨嗟！”不由惊讶得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这首诗大气磅礴，雄伟壮丽，真是自有诗以来，奇之又奇！

贺知章感到内心轰鸣，合着《蜀道难》的诗句隆隆震响。

细看这首诗，立意不凡，历写蜀道山川之雄险，剑阁之峥嵘，行路之难，如巴山蜀水的绘画长卷，观之惊心动魄，非有博大汗漫之胸怀，叱咤风云之气魄不能吐纳。在奇险的蜀道风光画卷中，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寓意，使人玩味无穷。再则气势磅礴，一气贯通，开头的“噫吁口戏，危乎高哉！”如暴风骤雨之前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霹，随之而来便是狂风呼啸，暴雨倾盆，江河奔腾。全诗贯串三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全诗气势浩荡逶迤，如兵法云：“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首诗不仅气势磅礴，在音韵节奏方面亦前所未有，此诗既有整齐的对句，又有长短错落富有变化的散句，四次转韵，极尽灵活变化之能事；在错综的变化中又和谐整齐，有时激越，有时愤怒，有时急促，有时舒缓，如黄钟大吕雄奏出浑壮丽的乐章。这首诗的手法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白竟能将他丰富的想象与诸多神

话传说、历史典故、民间谚谣、山水画图熔为一炉。如大匠运斤，将诸多招势一一施展，生化出神奇浪漫之意象。

张旭见贺知章眯着眼半张着嘴半晌不言，好似惊呆了一般，不知为了何事。便问道："怎么样！"贺知章被张旭一问，从沉思中惊醒过来，颤抖的双手捧起那件神奇不朽之作，喟然叹道："这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作啊！"

张旭见贺知章对此诗赞叹之余乃至尊崇，便含着热泪将打听到的李白近况及今日天子微服与之交谈的事一一向贺知章讲述，贺知章此时心中已明白大半，兴奋得一手拉了张旭，捋着花白的头颅说："快带我去见他！"

张旭见贺知章急着要去，说："我叫他们备车吧！"谁知贺知章摇着苍苍白发的头连连说："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我们快走吧！"

此时贺知章的心情，好似寻宝人发现了一件稀世奇珍，好像将军在大战中发现了一员天兵天将。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张旭只好扶着他颤抖的手臂，三步并着两步奔曲江酒店而来。

从贺府到曲江，少说也有十来里，贺知章不由分说，竟等不得备车，与张旭在街上疾走，这穿麻鞋的疯汉挟着一个癫狂老头，跌跌撞撞的在大街上放小跑，行人看着直乐。张旭生怕出什么闪失，好在迎面来了一辆马车，张旭认得是光禄寺良醖署运酒的空车，便叫住车把式，他将贺知章扶上车安置在酒坛子之间，吩咐把他们捎到曲江。

李白径直一手提着一个酒壶，一手执一陶碗，旁若无人，踉踉跄跄，边走边饮。几碗下肚，李白不由悠悠然、飘飘然起来，他醉意阑珊，宠辱皆忘，先前与"唐三基"一幕已经在他心中渐渐模糊，酒收敛了涕泪，淡化了愤激；他醉眼朦胧，望见立秋之后曲江清澄翠碧，上边飘着星星点点的黄叶，有深黄的，浅黄的，清晰的，如金黄的星星，模糊的如黄色烟云……呵，功名人

生又如何不是这样，有时如星月强烈地吸引着你，有时又如浮云，飘散得无影无踪……此刻比先前轻松多了，还是再喝几杯，达到逍遥自在的境界吧！

张旭和贺知章赶到曲江，见李白倚着一根树桩，醉卧江滨，眯缝着一双醉眼望着一泓碧流出神，吴道子折了一支柳枝，在地上已经画了好几个饮酒的李白，有的仰天长笑，有的醉步蹒跚，有的醉卧江头，有的举杯狂饮……贺知章看着，一种怜惜之情油然而生，他撇开张旭的搀扶，径自向李白走去，他俯身向李白，慈父般握住他执壶的手。“你就是李白吧？你是太白星精的化身吧？你是天上谪仙人为我们大唐来写诗的呀！”贺知章的声音有些发颤。

而李白却沉迷在他不愿意离开的醉意中，他喃喃地，含糊不清地说：“……写……写什么诗呀？……我要喝……喝酒……”说着举起手中的酒杯，“来！……喝酒……”说着身子往下一滑，倒在一棵大槐树下，幞头向前盖住了眉，下巴搁在胸前。

张旭急忙上前，摇摇李白的肩：“太白，贺知章大人来看你啦！”

“贺……，贺大人，你来……喝一杯！”李白说。张旭和吴道子把李白扶起来，戴好幞头，张旭说：“贺大人就要去向皇上进言，让皇上改变他的主意啦！”李白对此置若罔闻，苦笑着摇摇头，将酒杯对着贺知章。

贺知章接过李白的酒杯说：“你爱喝酒？”

“是，爱喝酒。”那醉意中带着几多悲凉。

“拿酒来！”贺知章叫道。

酒店的伙计立即在河边布了桌子端上酒肉。

贺知章拿着酒壶闻了闻：“要好酒！”

张旭和吴道子相视而笑。

少时那伙计抱着一个尚未启封的古朴坛子。那店老板面有得

色地跟在后面，那伙计小心翼翼地将坛子放在桌子上。酒店老板煞有介事地启开封口，一股浓香弥散开来。

贺知章、张旭、吴道子、李白不约而同地凑上去，抽抽鼻子："好酒！"

那矮瘦的老板却伸手遮住坛子，好像怕人白把酒香闻了去："别忙……"

"什么？"贺知章的老花眼和诗人、画家、书法家的八只眼睛瞪得老大。

"钱……"老板清晰又准确地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字。

"少不了你的钱！"四个人同时掏腰包，结果是面面相觑，相视尴尬而笑。

"拿来。"老板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二人是出来寻找朋友的，一时忘了带许多钱。"张旭和吴道子笑笑说。

李白耸耸肩膀："我是天上来的谪仙人，当然不会带钱。"

"我见了李白的诗，是高兴得什么都忘了，再说，本大人又几时带过酒钱？今日这酒，"贺知章舔舔嘴唇："不可不喝，且……"

"不可不醉！"张旭说。

老板仍然用双手捂住坛口，没有一点让步的意思。

贺知章眯缝着眼在身上东模西摸，一下子摸到腰间一个硬硬的东西，"啪"的一声，放到桌子上："有了！"

那是一只做工精细的金光闪闪的金龟，贺知章解下系金龟的丝绦，向老板说："怎么样？够换酒吃了吧？"

那店老板松开捂住坛子的双手，脸上笑得连连开了几朵菊花，忙说道："够了，够了！"伸手去取那金龟，被吴道子一把按住。吴道子拿起金龟，念出上面的字："仙龟长寿。"

"老贺监，这不是您老七十二岁生日那天，太子贺你与仙龟

同寿的么?”

“不行，别……”李白说，一把按住那金龟。

贺知章却笑吟吟地将金龟从吴道子手中取出一下子双手按在老板手中，对李白笑着说：“老弟！古人云，‘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读了太白君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作，就是把我高兴死了，我也心满意足，来呀！”

那散发着浓香的琥珀色的液体汩汩流到白瓷杯中。

27.“李白，你该知道贾爷的利害了吧!”

“找到了！找到李白了!”贾昌正生闷气，忽然两个斗鸡徒一边高叫一边飞跑进来。

“告诉贾兄一个好消息，找到李白了!”。

“在那里?”贾昌恨不得立时将李白撕成碎片。

“他住在吴道子家里。”

“把他抓起来!”

“好！明天去宫里再找一些弟兄，在北门酒楼办事。”贾昌说。

“如何把他骗到北门酒楼?”

贾昌呵呵一笑，接着就把千秋节之夜李白如何吟诗，梨园的金陵子供奉如何为他洒花的事讲了一遍。

千秋节之后，金陵子虽然得了大宗赏赐，心中却是怏怏不乐。连日的演出累得她精疲力尽，找不到机会出宫。这一日为皇上演出完毕，一个人沿着龙池的长廊走到尽头。

“……李白……”一个低低的男声从竹丛后面传来。

金陵子吃了一惊，立即起走到廊下悄悄绕到竹丛后面，只见一个斗鸡小儿和梨园百戏班表演角力的供奉在说话。

“后天上午，贾大哥，在北门酒楼……”斗鸡小儿说“带上

刀剑……倘若李白那小子不识相……零割了他……谁叫他写诗骂咱们！够朋友就来吧！”斗鸡小儿说。角力供奉点了点头：“一定来！”

金陵子大吃一惊。

千秋节过去，李白每天下意识地去东市走走，虽然这里再也没有灯塔，再也见不到塔上的金陵子。

“李公子！”

李白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垂髫小童，手拿一朵绢花，迟疑地看他。

“你可是李白李公子么？”小童问。

“是的，你有什么事？”

“一位梨园的姐姐，让我把这个给你，要你明天到北门酒楼去会她！”

“啊？她是谁？”李白待要再问，那小童已经跑开了。

会不会是她？李白从东市走出，脑海里尽是金陵子的倩影。

北门酒楼遥对“五陵原”，是这一带最高的酒楼，不及东西市热闹，却到处是纨绔子弟斗鸡赛狗的场合。

这日一早，李白带了那朵绢花来到北门酒楼，见楼下冷冷清清，李白问道：“堂倌，可看见一位梨园供奉在这里？”伙计怪模怪样笑着说：“你自己上去看吧！”李白上了第三层楼，刚上楼就有两个彪形大汉在他身后截住去路，李白抬头一看，贾昌和七八个恶少，正在饮酒作乐，见李白出现在楼口，众恶少哈哈大笑：“这里没有大美人！”

“你们?!”李白惊疑地看着不怀好意的一群：“你们要干什么？”

贾昌走到李白面前，掏出怀中的诗笺，恶狠狠地说道：“你可认得这个？是你写的吗？”

李白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诗《大车扬飞尘》“不错，是我写

的诗。”

“贾兄是皇上宠爱的鸡童，你竟敢写诗骂他？你说，这件事怎么了结吧？”斗鸡徒气势汹汹地冲李白叫道。

李白见这帮人如此卑鄙无耻，冷冷道：“我只恨这首诗写得不够犀利，骂得不够痛快！”

这群恶少以为李白要被他们人多势众吓住，结果李白不吃他们那一套，一个个拔出雪亮的刀剑，向李白围了过来，狼嚎般地叫道：“哥们手中的吴钩，可不是吃素的！”李白冷冷一笑：“你们仗势欺人，我岂能和你们一般见识？论刀剑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闪开，让我走，不然我就要不客气了！”说着也“哗”地抽出自己的宝剑来。

“哼，别他妈的说大话了，李白，就算你有将相之才，要出这个门，也得从爷们胯下爬出去！”一个斗鸡徒挡在当中，张开两腿，用手指着自己胯下说：“等你给爷们一个个钻了裆，才知道长安到底是谁的！”众恶少听了，哗然大笑。

“无耻！”李白大喝一声，看样子只有着和这帮恶少大干一场了。

“你不钻？你们这些人不是讲究大丈夫能伸能屈吗？哥们，上呀！”贾昌叫道，十几个恶少摆好架势对准李白。

三个千牛卫叫道：“贾兄，看我们的！”举刀直扑李白，没有几个回合李白的剑逼得三个恶少连连后退。又上来四个与李白对打，李白剑术虽精，但却怕在长安闹出人命，所以只好把他们轮番逼退了事。哪知贾昌报仇心切，见久战李白不下，大喝一声，“杀！”号令恶少们排成半圆圈，八九支刀剑齐刷刷指向李白，杀气腾腾，一片凶焰。

李白一闪，绕到桌子后面，忍无可忍，大叫一声，飞起一脚，那桌筵席向空中飞起，不偏不倚向正面几个恶徒扣去，只听得一片怪叫，几个恶少滚的滚，爬的爬，有的满身汤水，有的一

脸油大。李白杀退一伙恶徒，奔向门边与恶徒相斗，那知后面的恶徒从地上爬起来，将李白团团围住，李白此时，方知腹背受敌情势危险。只得东杀西挡，一下子跳到桌子上，想从桌子上破窗而出，正转念头时，脚下的刀剑闪着嗜血的寒光。

“李白，你此时知道贾爷的厉害了吧！”贾昌说。

“别怕，我们也不是要杀你，只是——”

“割下你的两只耳朵留作纪念，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到长安来撒野！”

“最好是割下他的鼻子破了相，免得那些漂亮女人喜欢他！”

“依我看，最好是把你那话儿割下来，你不是想到皇上身边去吗？咱们成全你，那你就跟俺干爹高力士一样，可以作大官啦！”

桌子周围，众恶少你一言我一语，气得李白咬牙切齿，事到如今，只一条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李白被恶徒围在桌子上，东杀西挡，尽力周旋，斗鸡徒一步也不放松，眼见刀剑步步近逼，李白决定杀开一条退路，破窗而逃，他奋力一挥宝剑，眼前三个恶徒的刀剑被齐唰唰削断，但冷不防被背后一个恶徒刺中左腿，顿时鲜血直流，李白奋力一跃，却因腿伤没有跃到窗台上，反而跌落在窗前角落里，十几个恶徒见李白已无退路，更是杀气腾腾地逼上来。刹时，李白面前一片刀光，情势万分危急。

忽然李白听得一声响，眼前一股白光一闪，一道白绌将恶徒的兵器卷落地下，众恶徒大惊，一齐盯着白绌飞来的方向，那边窗台上站着的是杏眼园睁的金陵子供奉！

“金陵子，你敢管我的闲事！”贾昌怒喝道。

“今天这事我非管不可！”金陵子说着跳下窗台拾起一个斗鸡徒的刀，叫道：“你们快滚出去！”

眼见功败垂成，贾昌急得红了眼：“快给我上！”

恶徒们又一次猛烈进攻，毫不退让。

“贾昌，今儿皇上要宴游凝碧池，命你斗鸡伺候!”金陵子一边叫喊，一边拼杀，拉李白跳上窗户。

“你骗人!”贾昌叫道。举剑来刺金陵子。

金陵子架住贾昌的剑，急得大叫道：“还不快走!”

“要走一起走!”李白此时怎愿与金陵子分开?

金陵子眼见贾昌命两个恶徒已飞跑下楼再去叫人，金陵子只急得满脸通红，说罢一掌将李白打下楼去。

“下面是我的马! 快骑上!”金陵子喊道。

贾昌见李白逃走，急忙带领众恶徒奔下楼去，金陵子忙喊：“高公公来了!”

贾昌一听突然愣住了，朝楼口一看并没有人来，知道上了金陵子的当，马上对其余恶徒说：“你们还呆着干什么? 还不快追!”恶徒们一窝蜂似的下楼去追李白。

金陵子正要下楼，丹砂急匆匆地上楼来。丹砂见楼上四处狼籍，空无一人，明明是出了事打斗过的情形，丹砂叫了声“李公子”，不见有人应声，急得几乎要哭出声来。金陵子一眼看出他就是李白结婚那晚坐在许家门首的小子，问道：“你找李公子?”

丹砂也认出了金陵子，忙问道：“百戏班的姐姐! 你看见我家李公子没有?”

“刚才还在这里，你别着急，没事的。”金陵子说。

“请你快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从安州来，我家少奶奶她……”

“怎么样?”

“如果李公子不回去……她是必死无疑了，自从李公子走后，她就病了，你看，这里还有一封信——”丹砂看金陵子犹豫的样子，取出那封信来，递给金陵子。丹砂回到安州，从双喜和小梅儿那里打听到，李白走后，许家族人与李京之勾结起来，用极卑劣的伎俩，将许家的财产一桩一桩地吞蚀。许员外在去冬得了一

场大病，已经去世了。李白走后不久，雅君生下女儿平阳之后，上了一次北寿山，在北寿山的书房里雅君发现了李白为她写的那些充满了人世间最深情的诗歌。雅君当时大哭一场，回来后便一病不起。她嘱托丹砂一定要把李白找回来。那封信是雅君伏在病床上流着泪写的，抄录着李白在北寿山曾为她写的诗。

金陵子接过那泪迹斑斑的信笺，见那笺上写道："……横流涕以长嗟，折芳草之瑶花，送飞鸟以极目，怨夕阳之西斜，愿为连根之秋草，不作飞空之落花……"

金陵子神色黯然了。

"百戏班的姐姐，你行行好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丹砂哭着说，"只要李公子回去，少夫人才有活命，李公子还有一双儿女……"

金陵子的心碎了，为什么上天偏偏要把一条人命和李白放在一个天平上让她选择？

"好姐姐……"丹砂声泪俱下。

金陵子把信纸交给丹砂，背过身去，艰难地说出此刻她最不愿说的话："你快出北门……去找李公子。"

金陵子失魂落魄地从楼梯上下来，想抄近路回到宫里去，刚走进修德坊的小街，突然从僻近处钻出二三十个人来，个个拿着武器，把她团团围住。原来贾昌在长安所有的斗鸡坊都尊他为大哥，拉帮结伙，滋事逞强。贾昌走后，北门斗鸡坊的一干人等，早就设下埋伏，要为贾昌出了这口恶气，适才徼幸走了李白，这个娘们一定不能放过！

金陵子奋力抵抗，斗鸡徒人数众多，怎杀得出去？斗鸡徒抛出绳索，眼看金陵子就要被捆住，正在危急时刻，不知从那里窜出几个穿唐装的回纥人，骑着骏马、挥着长刀，一下子冲过来，立时斗鸡徒倒下一大片，为首的一把掠起金陵子，直奔出北门而去。

李白纵马向北，然后向东，驰过整个五陵原。钻进树林，已是下午，看着后面确实没有人追来，下意识地走上山坡，勒马远眺，长安城和郊区的景象尽收眼底，除了五陵原的松柏仍有青绿外，树木、街道一片昏黄。萧瑟秋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这时觉得又冷又饿，被斗鸡徒刺伤的地方钻心地疼痛起来……

回纥人的马队风弛电掣般出了长安北门，又直奔西边而去，金陵子被那回纥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动弹不得，只看见回纥人浓密的胡须，看不见他的脸，觉得耳边风声呼呼作响，那马像长了翅膀。第二天拂晓前已经来到离洛阳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路口的北面有一座石碑，依稀看得见石碑用汉文和回纥文字刻的“参天可汗道”。几个回纥人在路口下马，回纥汉子放下金陵子把马牵到不远处的小溪边去饮水。金陵子站在三岔路口，望着天边一抹鱼肚白，天快亮了。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很多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此时此刻，只像在一个怪异的梦中。一个巫师模样的人向她走来，从水袋里倒了一杯水递给她，金陵子渴极了几口就把水喝干。回纥巫师盯着她，用平和的低声说：“姑娘，世上有很多路，假如你不知何去何从，你跪在地上，把手放在心上，你头顶青天，面对升起的太阳，让我告诉你过去，现在，未来……”

不知为什么，金陵子感到他的话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她不由自主地跪下，瞟了一眼周围，那饮马的回纥人走远了。她向着发白的东方，闭上眼睛。

安静了片刻，巫师说话了，那声音像催眠的音乐，低沉而温和：“就是我不提醒你，你也知道不能回头，我现在给你讲一个过去的故事，请你要耐心地听完。命运自然会解开你心中的死结。这对你必有好处。在大唐的最北边，万里之外，天山以北有一个美丽的国家，有晴朗的天空，广阔的草原，蓝色的河流，这个国家叫回纥。回纥的可汗叫骨力裴罗，骨力裴罗有好几个儿女，其中最聪明最英武的要算摩延啜。五年前，摩延啜王子和随

从们到居延海打猎，听人讲了西域的故事，没有征得可汗允许，私下里与几个随从乔装改扮，来西域焉耆，看一个百戏班在演出。百戏班有一个出色的女伶，王子迷恋她的歌舞，紧跟着百戏班。这个女伶演一场，王子看一场，从焉耆到轮台，从轮台到交河，王子把所有的金币给了班主要向班主买下这个女伶，女伶不知道摩延啜是个好男儿，不愿跟他走，摩延啜很难过。王子爱这个女伶，生怕她心中有什么委屈和误解，第二天为西州的富商钵罗的演出中，帮助那女伶夺得了李将军的工布剑。但那女伶坚持要去长安寻找久别的哥哥，摩延啜只好与她在长城脚下分手。这是过去。”巫师说了这一段，喝了一口水。金陵子眼前清楚地浮现出西域的事情，心中不得不承认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巫师又接着说：“这事一晃三年过去了，我又说现在，这十年中，摩延啜留了人在长安，到处打听金陵子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消息，骨力裴罗老可汗几次为王子娶妻，都被王子拒绝了。今年，老可汗提出王子娶妻之后正式将他立为太子，王子最后一次向可汗请求在立为太子之前到长安来再寻一次，可汗同意了。王子与随从们乔装改扮，不远万里来到千秋节的灯会上……”巫师不往下说了。

金陵子不想睁开眼，她一直沉浸在西域的那个梦里，沉浸在五年前“回大哥”和善体贴的眼神里。

另一个年轻的声音接着说：“在千秋节的灯会上，看见了她美丽非凡，像一轮明月从金莲花里站起来……”

金陵子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睁开眼，天边已是一片红霞。她面前站的正是昨夜紧紧把她抱在胸前的回纥人，穿着当年在西州的衣服，那双眼睛曾多少次闯入她的梦中！

“回大哥！”

“为了今天，我已经等待了很多年，乌德犍山下的草原很宽广，河水很蓝，我要你同我一道，到大草原上去赛马，到乌德犍

山去射猎。”摩延啜把金陵子搂在自己胸前。

东方的路上，来了一支整齐的回纥马队，拥着一辆华丽的马车。

摩延啜拉着金陵子上了车，沿参天可汗道走向天山以北的广阔草原走去。

28.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太玄应皇上之邀到武当山讲经两年多了。玄宗皇帝登基之后的大事之一，就是请各名山高道，再次译注《老子》，以证明李唐是道家始祖老聃李耳的后代，是正宗的君王。太玄奉命潜心注释了《老子道德真经》，后来在兴唐观为皇上讲道。太玄将《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民之轻死，以求生之厚。"就是说常人由于有分外的贪求，造成烦恼妄想，不觉轻易失掉了自己本身所有的珍宝——最宝贵的生命，以致疾病危之。为此作人恬淡世情，积精累气，以求长生。皇上听了深以为然，欲留他作兴唐观观主，以便随时请教。太玄道长是得道高人，久居山林，不惯尘世纷忧，但皇上又不愿放他回青城山，挽留再三，终于想出一个折衷的法，请太玄大师作武当山玄君观主，一来武当山离京城不太远，方便皇上垂询；二来武当山也是道教名山，合了太玄隐居山林的意思。

武当山峰峦清秀，风景奇幽，苍松翠柏红叶紫藤，掩映着丹墙翠瓦的玄君观。太玄深感皇上对道教的看重，到了武当山之后，一边潜心研究，一边进行"内丹"和"外丹"的修炼。将道观的管理，交给烟霞子去办。探讨天地人世的运行规律，是一件非常高深玄妙的事，没有相当的学养和功夫，是不能办到的。太玄虽然身体康健但岁月不饶人，一天老似一天，自己的几个徒弟虽忠厚驯良，但要从"成道"的角度，却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一

天聚珍斋主人长孙朋来观里进香，带给烟霞子一首李白的新作《行路难》。烟霞子看了把它交给太玄。看了李白这首诗，太玄叹了一口气。道："有经天纬地之才世不能容，有超逸物外之志而心又不安。"便对烟霞子说，把后院临溪的书屋打扫一番，李白就要回来了。烟霞子半信半疑，吩咐人办了。

深秋的武当山的黄昏显得格外清冷，秋风吹落枯叶，掉在地上嘎然有声。崎岖的山道上，李白形容憔悴衣衫单薄破旧，牵着一匹马，向玄君观走来。在阵阵归鸦的嘈杂声中，小道童关上了山门。

李白来到玄君观前犹豫了一下，叩响了大门。

"你找谁?"小道童从门逢里往外瞧，吓了一大跳，看见一个风尘仆仆衣衫破旧的人站在门外，看样子八成不是好人。

"我找师兄。"李白说，同时听见了闩门上栓的声音。

"喂，别关门呀，我找烟霞子!"李白大声喊叫。

"你等着!"门里的声音说，过了好一阵，才听见有脚步声，烟霞子从门缝里看了又看，好半天才认了出来。

"烟霞子，是我，是李白呀!"

门开了，烟霞子身后是小道童搀扶着的太玄道长，已然是须发皤白。太玄和烟霞子大吃一惊，李白好像被强盗抢掠一空的遇难者，比孟浩然出京的情形更糟糕，却是烟霞子始料不及的。

李白望着太玄的目光，含泪叫了一声"师父!"跪了下去。

太玄让李白休息了些日子，正好叫他将自己多年研习心得整理出来，以备皇上养生执政之须。就让李白对自己多年研修的《玄纲》、《坐忘》进行整理。有太玄大师、烟霞子与李白经常对"道"的探讨，有天柱峰变幻莫测的风光，这个冬天过得很快，春天也来得很早。仅管经历了一冬的严寒，武当山的青松翠竹依然苍绿。

虽李白每日不声不响地为太玄整理文稿，太玄却知道他心中

所想。他渴望着快点进入仕途，为君王为国家百姓干一番事业之后功成身退，然后回到山林，回到他热爱的大自然中去，无拘无束地享受美酒和人生，去追求另一个超越的充满神秘色彩的魔幻世界，就像在青城山的梦里一样，骑着仙鹤，饮着琼浆，在天地间自由自在地遨游。太玄是通晓大道的人，于是开渠引流，告诫他眼下只有隐居山林，积蓄声望，等待时机脱颖而出，就如晋代的山中宰陶弘景，贞观之治中的卢藏用一样，不混迹于权利之争而达到辅弼天下的目的。太玄想。李白天资过人，虽在长安受挫，但树毁车成，日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另有一番光景，也是自然。

昨天太常寺的奉礼郎来到道观，请太玄大师为皇上讲道，太玄大师说他将带烟霞子与李白一起去，奉礼郎问："是不是去年在京师来写过诗的李白?"烟霞子说："是的。"奉礼郎想了想说："皇上请的是道长，不好请做诗的文人。"烟霞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李白，李白心情一下子很烦乱：原来使他不得伸展大志的原因是他的诗歌！他推开窗户透透气，让房里的光线好一些，取出那本使他受累的《青莲诗集》来。这本是自己出京时揣在怀中的唯一一本，上面还沾有自己被斗鸡徒杀伤时的点点血污，已经变成了暗褐色。

"回家啦！小船儿回家啦！姐姐，你看，小船儿回家啦!"

李白听见小孩欢呼，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把竹叶摺成"船"放在溪流中。清清的溪水载着"小船"欢快地漂流下去。远远的修竹下，有一个穿着灰色道袍的女子背影，想必就是那男孩的姐姐。

远处的女子可能根本没听见小孩的欢呼，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书。小孩见姐姐不理他，委曲地噘噘嘴，把更多的"船"放进水里，用树枝儿往前赶。

"回家"这两个字近来不知在李白心中萦绕了多少遍，李白

听了，心中一阵酸楚。想到许家族人的那封“李白勿庸回安州”的信，看到那些在溪流中被树枝赶“回家”的“船”，不由脸上浮现一丝苦笑。

望着那个楼上倚着窗栏盯着“船”笑的人，小孩说：“你笑什么呀？你笑我没有家呀！”

“我没有笑你，小弟弟。”李白说。

“告诉你，我们有家！我们家有好多好多房子，有我爸，还有我娘。”

“是吗？”

“我姐说，等我长大了，有一天，坐上大船，飘呀，飘呀，飘呀，就回家了！”

两姐弟，原来有家，有很多房子，有爹娘，现在却清苦地生活在山林里，这背后说不定有一段不幸的背景，想到此李白和气地对楼下的小孩说：“小弟弟，我也指望你的小船载你们回家去。”

小孩背着一只小手，将另一只手的食指含在嘴里吮了吮，想了一下问：“你也在这里借房子住？”

李白点点头。

“你也没有家？”

李白想了一下，点点头。

“下来同我玩好吗？”

“好的！”

小孩连蹦带跳跑向远处那灰衣女子，叫道：“姐呀！你不同我玩算了，楼上那位先生要同我玩！”

那女子蓦地回头站起来，快步走向小孩，李白看清楚了，她大约有十七八岁，莹白的皮肤，细长的凤眼，长得端庄清丽。

“还不过来！”那女子看了看李白，脸上泛起阴云。

小孩乖觉地走过去，女子拉起小孩的手。往小溪下游走去，

小孩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李白一眼，跟着姐姐走了。李白记起来了，好像听烟霞子说过，她是睿宗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瑛和孙子宗璟。宗楚客因与韦后勾结谋反而被处死，三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后，因宗父生前把大宗财产捐给观里，宗瑛在南岩宫借住，偶尔带弟弟出来玩。她一定知道我在长安碰得焦头烂额，所以如此瞧不起我，连她家小孩也不让跟我玩。

李白目送宗瑛姐弟俩走下山坡。再看小溪漂流的“船”，一个一个在溪流中挣扎，然后直到被浪头打沉。

李白重新拿起那本沾着褐色血污的《青莲诗文》，不就是这些诗，冒犯了李京之，使他妻离子散吗？不就是这些诗，让张圩自忌妒得两眼冒火，让他在长安碰得头破血流吗？不就是这些诗，触怒了斗鸡徒，把他赶出长安吗？他现在没有家，没有功名，没有产业，不全是因为这些诗吗？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因为有用而导致戕伐，因为平庸无用反而得以保全。奉礼郎说皇上不会请做诗的文人，诗是内心的感触，是性灵的挥洒，世人只需要显赫的外表和权势，谁要真诚仁德的内心呢？世人需要金钱，谁要性灵呢？李白愤怒了，抓起那本诗集一页一页撕下投入水中，直到撕完最后一页，才喘一口气，只觉得心中更难受。蓦地一抬头，寒山苍翠衬着那两姐弟远去的背影，李白心中一阵绞痛，提笔写道：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冥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疾。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不管奉礼郎说不需要也好，不管有权势的人不屑一顾也好，这首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长短句《菩萨蛮》，被一个赶“船”回“家”的孩子从李白心中引出，自然而然地来到世间，千百年之后还是如同当年那样清新动人。

宗瑛牵着弟弟避开楼上那个陌生男人，来到下游僻静处，找了个干净的枯草坪坐下来看书，让弟弟去溪边放他的“船”。

用树枝在水中撵“船”的小宗璟，看见一页页写了字的白纸从上游漂流而下。

“姐姐，你看，有什么东西飘下来了！”宗璟用树枝捞起一页，“是书哎！姐姐！上面还有字！”

小弟像得到宝物似的把那页水淋淋的纸交给姐姐看。宗瑛看那行草写得风骨清迈格外精神，便把纸上的文字读出来。“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零何处归……”怎么这人写的跟我心中想的一模一样？这是少见的好诗！

“快把它们都捞起来！”宗瑛喊道。

两姐弟足足忙了一个时辰才把溪流里所有的诗页捞起来，冷漠的夕阳，已经没有暖气，宗瑛在路边摘下几片大芭蕉叶，将那些诗一页页摊开放得平平整整，再将几张大芭蕉叶重叠起来，倦成大卷，用藤罗捆起来，带回去晾干。

是夜宗瑛就着烛光，一页页读摊在蕉叶上那些诗句，读到半夜时分，只听见一只知春的鸟儿，在静静的空山中，啼叫得分外凄凉。

第二天下午，李白正在为太玄大师准备给皇上讲经用的资料，丹砂突然来了。他去年秋天在北门酒楼照金陵子的指引，出北门一直向北，找遍了五陵原都无法打听到李白的下落，只得在初冬回到安州。见了雅君撒谎说李白与友人远游边塞，在一位节度使的帐下作幕宾，明春一定回来。这个谎言居然使雅君撑持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一开春，雅君就打发丹砂，早早地来寻他，务必叫李白回家一次。丹砂这次路过襄阳，找到了孟浩然，孟浩然才告诉他李白在武当山，丹砂便马不停蹄地找来了。

“李公子，我可是找到你了，这是少夫人给你的信，许老爷没有说不让你回安州……许老爷他……”丹砂一边哭着一边说。

“我岳丈怎么样了？”

“前年李京之和族长谋夺许家田产，许老爷他，已经过世

了!"

"啊!"

"你走后不久的那个夏天，安州来了一个外乡人，找到李京之的七夫人的坟，在坟头痛哭一场，他向旁人说，他与杏花青梅竹马，是他害死了杏花，然后在水西寺出了家，安州人都知道。这件事传到少夫人耳里，少夫人悔恨得不得了。以后就一直病着。"

李白看了雅君给他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悔恨和悲痛，李白看完信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们明天就回去。"李白说。

第二天，李白拜别了太玄大师和烟霞子，启程回安州。烟霞子一直把他送到山下。远处的树林里，有一双细长的凤眼，目送背着行囊的李白沿着崎岖的山道一直走到消失。

"你总算回来了!"雅君见了李白清泪长流。李白的归来，居然让雅君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雅君不再在病床上辗转，几天之后，就和儿女们在后院晒太阳玩。

因为雅君还在，一双儿女也活泼可爱，双喜小梅儿都好，虽然门庭冷落，家产空空，李白也没有觉得失望。雅君和李白商量了一下，卖掉了山下仅有的田地和房屋，全家移居到北寿山去，一家人清清静静过日子，把一双儿女养大。

春日的北寿山山花似锦，清泉流淌草木芳菲，读书堂下的桃花岩是孩子最喜欢的天地。李白陪雅君坐在繁花似锦的桃树下，看丹砂、小梅儿和孩子们玩。

"爸爸，蛐蛐儿，蛐蛐跑了!"颇黎在桃林深处叫道。"爸爸来帮你捉!"李白从桃林深处出来时，兴高采烈地。给雅君摘来一大把桃花，雅君接过，桃花映红了她的脸。雅君望着桃花凄然笑笑："李郎，我没有到过你的家乡，绵州很美吧?"

"很美，我家乡有火红的杜鹃花，飞啼的子规鸟，还有悠扬

的山歌……和浓冽香醇的好酒……”李白让雅君靠在他胸前。“等你的病好之后，我一定带你到我家乡去，那里可以听到涪江昼夜不息的涛声……”

“……”

这一夜，雅君像以往一样，在灯下绣作陪李白读书，她为李白绣的书袋上，还有几朵桃花没有绣好。

“别绣了，我陪你早早歇息吧！”李白说。

“不，还有最后一点点，很快就绣完了。你以前在北寿山读书好多年，我……从未陪过你一晚，你……不怪我吗？”雅君说。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李白说。

春夜一片静寂，空气中弥漫着山花的芬芳，偶尔传来几声杜鹃的啼叫。

“可做好了！”雅君做完最后一朵桃花，只觉天眩地转，一下子扑倒在书案上。

“娘子，你怎么啦！”李白大惊，急忙丢下书本将她扶起。

“李郎……”雅君定了定神，将李白的手拉向她的胸前，李白触摸到她内衣里有一包硬硬的东西，把它取出来，是一个油纸的封儿，雅君的没有血色的手抖抖地打开那油纸封儿，里边是雅君秀丽工整的小楷抄录的《长干行》和那张画着两个丑娃娃的粗纸。李白惊异她结婚多年竟一直带在身边。

“雅君！”李白只觉咽喉哽哽地。

雅君将那两张纸片，按在李白手掌上，努力说：“李郎……我们……第一夜，也是这样你抱着我说：这一个是你……这一个……是我……你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

雅君把绣着桃花的书袋交到李白手中说：“我去……了，这上面，有北寿山的……桃花……陪着你……。”雅君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闭上了眼睛。

巨大的悲痛从李白心头袭来，不管李白怎么恸哭已经渐渐冷却。

李白把雅君葬在桃花岩下。其实在李白回安州之前，病魔就掏空了她的身子，在李白回到安州之后，这个温婉贤淑的女子，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伴送了李白人生旅途中的又一程。

一年之后，李白将双喜和多寿留在北寿山，自己带着一双儿女、丹砂和小梅儿，在东鲁任城安了家。

第三章

1. 大唐的国法在安禄山面前失去了作用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皇帝做了一件令他后悔终生的事，因为这件事，使李唐王朝陷于灭顶之灾，也使他二十年后不光彩地下台，这就是赦免了在与边疆战斗中的败军之将安禄山。

玄宗对内治定功成，便努力对外拓展，以大国的王霸气概对敢于犯边的各国于以迎头痛击，先后平定了西域、南诏的进犯。对于久战不克的吐番、石堡，三番五次发动征战。边关的战绩，使玄宗感到非常兴奋，往往以高官厚禄来奖赏有功的将领。

幽州长史张守圭便是一位有功的将领，由于在对突厥、吐番、奚、契丹的战争中屡屡建功，从北庭平乐府别将升至陇右节度使。一天，一个叫郭子仪的年青人将一个胖胖的杂胡小子提到他面前来。说他诈骗、偷盗，请守将大人处置。对于这种罪犯，一般是拉下去砍头完事。

但是，杂胡小子安禄山，眼泪汪汪的望着张守圭，向他陈述了他幼年丧父以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悲惨生活，直说到张守圭这个铁石般的汉子脸上露出怜悯的表情，安禄山忙说要是他有父亲的教导，肯定会去为国效命疆场，哪里会去干这下三烂的勾当。张守圭见他说得痛心疾首，大动恻隐之心。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把他收为义子，派在帐下效力。事后张守圭发觉安禄山有从少

年起就闯荡江湖的机警狡猾，又有他巫女母亲传给他的揣揣人意的本领，加之胡人本身就具有的骠悍善战，竟成为边关不可多得的一名骁将。他会六蕃语言，熟悉敌方的生活情况，便于收集到各种情报。他一再施以各种狡猾的伎俩，协助他的义父张守圭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升为幽州长史，安禄山也升为平卢讨击使。

这年春天，安禄山奉张守圭之命讨伐契丹和奚的叛军，叛军用诱敌深入之计，安禄山不以为然。奚和契丹人将骄兵团团围住，打得安禄山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安禄山和少数幸存的士兵仓皇逃回幽州。这一次使唐军元气大伤，使幽州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论军法安禄山理应处斩，张守圭意识到事态严重。安禄山被捆绑起来。在张守圭面前，这一次安禄山不再流泪，因为十多年的征战中，他与张守圭的父子关系已经牢固。虽然张守圭理应立即将他处斩，但他不忍心杀他，他的升官发财都与安禄山密切相关。

如果不立即处死安禄山，那么他就会遭到大臣的弹劾，这样最终的结果是张守圭丢官，安禄山必死无疑。张守圭把他面临的情况告诉了安禄山。安禄山再三考虑说："义父，请你把我送到长安去吧，如果皇上一定要我死，孩儿死而无怨，如果能逃得活命，俺杂胡感激不尽。"张守圭来到京师，通络了一些老朋友，安禄山用自己所有的财物贿赂大臣们。张守圭对朝中的重臣言说安禄山如何英勇善战，如何忍苦耐劳，说安禄山的生死大权掌握在他们手中。

经过说项，大臣们认为：他们自己在长安的温柔富贵之乡中尽情享乐，没有必要让一个与自己没有利害冲突的异族青年去死。如果谁领头把长年在边关的艰辛中作战的安禄山推向绝地，那不太残忍了吗？至于边关的安危，在他们的脑海中，只是一种模糊概念，边关离繁华长安确实是太远了。

然而，毕竟朝廷还有法规，要把安禄山从法规之剑底下拉出

来也绝非容易。宰相张九龄就第一个出来反对，他说："因为失职而战败，使边关的军事力量受到莫大的损失，按军法应该处斩。安禄山罪证很确凿，这只需要长史下令执行就行了。战争不是儿戏，张长史如果正确地执行军令，违反军法的安禄山怎能免去死罪呢?"

玄宗认为张九龄说的正确，便下令将安禄山推出午门斩首。安禄山被高大的卫士从地上抓起来推着走出宫殿，他毫无惧色，向张九龄投去一个嘲讽的微笑，他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没有抛出来。当他被推到十几步时，回过头来，挣扎着尽力气大声喊道："皇上不想消灭契丹和奚吗？为什么杀壮士!"这种气魄令人联想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那种类型的豪言壮语，——奇迹发生了，这个胖杂胡的话拨动了皇上的心弦。

"等等!"玄宗坐在龙椅上喊道："他说什么?"

卫士们停了下来，站在玄宗前面的高力士重复着皇上的话说："他说什么？再说一遍!"

安禄山立即跪下来，激动得泪流满面喊道："罪臣说，皇上如果想消灭奚和契丹的话，俺杂胡赴汤蹈火，死九次也在所不辞，俺杂胡是一条汉子，愿为陛下死在战场上！哪怕所有的脑浆和肠子都流出来!"安禄山说完，头重重地在石阶上磕叩。

玄宗太需要消灭契丹和奚来扩大自己的版图，满足自己王霸的欲望。当皇上脸上露出第一丝怜悯之色的时候，张守圭不失时机地跪下奏道："皇上念他在边关出生入死征战多年，饶他一命吧!"

其它的大臣也纷纷求请说："请陛下恩准赦免吧!"

于是玄宗说："饶他不死，免去他的官职，让他带罪立功吧!"

执法的宰相陷入了困境，这明是一场串通的对抗军法的行动，这是对法规的严重伤害，直接影响到社稷的安危。而这场与

大唐律令相对抗的参与者还有天子。造成这场抗法活动的安禄山，其内心是多么险恶，法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此时不除，必成国家大患。

九龄是忠勇的，他立即上前朗声奏道："安禄山不听指挥，丧失了幽州的军队，军法规定是一定要杀掉的，而且臣看他的样子诡诈难测，日后恐怕要谋反，陛下今日不杀，此后必留后患！"

公开地与皇上的意旨对抗，使玄宗心中甚为不乐，玄宗冷冷地说一句："卿不要认错了人，枉害忠良！"说罢拂衣下殿。

张九龄楞在那里，大唐的国法在安禄山面前失去了作用。

出乎意料的是，安禄山脸上感激涕零的样子立即消失了，他甚至上前几步，冲着楞在那里的张九龄，伸伸舌头扮了一个鬼脸。不到二十年，安禄山果然谋反动，将玄宗赶出了长安。当玄宗亡命蜀道的时候，才体会到张九龄的正确。

朝廷的斗争是复杂的，多少人在垂涎宰相的高位。但是张九龄的才干无人能及，于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就在暗中造谣中伤。因为有了张九龄，使他们显得更平庸，因为有了张九龄，他们无法卖权肥已……甚至难于在官场混下去。那么除掉张九龄就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只要国家的权力守望人一离开，他们便立即扑向那块丰腴的地方。这一天终于来了，他们看见皇上和张九龄之间终于出现了裂隙，现在他们要抓紧机会把裂隙扩大，再也不能弥合……

没有人注意到当皇上拂袖而去的时候，吏部尚书李林甫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李林甫之不成材料是朝廷公卿大臣众所周知的，除了谄媚讨好搬弄事非之外，几乎一无所长。朝中憎恶他的人背后都叫他"下材"，这样却更刺激李林甫的野心。他不断地向有关方面讨好贿赂，终于一次一次见成效，从千牛直长一步步升为太子中允、国子司业、御史中丞，节节上升。李林甫买通了一个武惠妃亲信的内侍，让他向武惠妃转达他的忠诚，这样，正

中武惠妃的下怀。喜好权力的武惠妃要李林甫要帮助她把最喜爱的儿子寿王立为太子，送上皇帝的宝座。有了这种勾结，在武惠妃的暗中帮助下，李林甫升为黄门侍郎，不久又升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而再拜兵部尚书。

李林甫总是顺着皇上说话，让皇上感到很舒服。玄宗越来越厌烦张九龄的直谏，在李林甫和武惠妃的日夜谗毁下，玄宗将李林甫任为宰相，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

李林甫正在紧锣密鼓地议立寿王瑁为太子时，不巧用尽心机的武惠妃因心力交瘁而病死。

武惠妃一死，虽然李林甫用尽全身解数为寿王运作，情况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亲睹玄宗对儿媳杨玉环有特殊感情的高力士，秘密地不失时机地把寿王妃送到了玄宗的床上，以解脱皇上丧偶的哀思。正好比如鱼得水，玄宗沉醉在玉环倾国倾城的美色和温柔之中，不愿醒来。于是寿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高力士又安排人注印“孝经”，暗示寿王将妃子献给父亲作为“孝”的表率。失去母亲庇护的寿王，哪里敢有半点拂逆的意思，只有忍气吞声地将妻子送入宫中。

李林甫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寿王的妃子玉环，变成寿王的“继母”，现在没有，而且今后永远也没有任何计策能使寿王瑁作为储君而登上王位。

高力士成功地导演了这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使李林甫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以失败告终。但李林甫是不甘失败的，他要攫取更大的权利，每天都在想，皇上有了杨玉环之后，还要些什么呢？

李林甫作宰相的第一件事，是将张九龄时期提拔起来的人贬谪和调离京师。被张九龄提拔为右拾遗的王维，被调离了中书省到御史台，以监察御史衔到凉州参谋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远远地离开了长安。张垍暗中沾沾自喜再也没有人威胁他“长安第一才子”的地位。

朝廷的官员不停地在变动，不断有人被逐出京城。

贺知章从秘书监迁为太子宾客，看到朝廷这样动荡，朝中的文学之士相继离去，原来设想推荐李白的事情已经成为泡影。

2. 五百里黄山，吴道子避祸、烟霞子逃福、李白消愁

李白离开安州，带了一双儿女与丹砂、小梅儿，将家移到丰饶的东鲁任城。让丹砂与小梅儿成了家，置了几亩田，为他照顾儿女。前后又游南阳、宋城、太原、坊州、岐州，拜谒过很多长官，一无所获；一晃就过去了八、九年，仍岁月蹉跎，功业无就。这年春天想起江南的老友和美丽的山川风物，再次南下走上迢遥的漫游之路。

五百里的黄山，七十二峰层峦拥翠，千姿百态万松争奇，云海起涛温泉喷涌。

李白穿一双草鞋戴一顶竹笠，携一葫芦酒进入黄山。沿途登山攀月，涉溪越涧，搜奇探胜，已有七八天，还未走完黄山一小半，黄山有枝柯苍劲展盖如伞的迎客松，有奇瑰的排云亭，有令人神思飞越的"梦笔生花"，在清凉台上可看到瞬息万变的日出奇观。轩辕峰、浮丘峰、容成峰、仙人峰、炼丹峰，峰峰奇秀簇拥着卓立于云彩之上的天都峰……黄山的风，拂去李白历年来滞游长安洛阳的尘垢，黄山的水，浇去李白郁结心中的块垒。黄山的云，像李白汹涌而来的神思。

一日李白来到仙人峰，揭下头上的笠子，取下腰间的葫芦，坐在松下的青石崖上，面对千峦竞秀的群峰、直下千尺的飞瀑，饮一口赏一回，不觉已有几分醉意。

"谪仙人!"李白忽听到有人高叫，那人的声音宏亮，在空旷的山谷中，久久回响。

"谪仙人！……"

李白四下观望，见远远的山道上走来两人，想不到一个是吴道子，一个是烟霞子！

李白狂喜奔过去，三个好朋友抱在一起。

“李十二，你在这里干什么？”吴道子问。

“我在这里用江山下酒。”

“用江山下酒？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吴道子赞道，“你看！”展开一张白绫，上面画着一株古松亭亭如盖，松下坐着风神散朗一位仙人，样子酷似李白，后面远山苍翠，山间依稀云水飞动，俨然神仙境界。

“道子，你的笔墨真是出神入化了！”

“你们两位，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李白问。

“我们到这里，当然是天意。”烟霞子说。

“天意？玄了。这么远的路途走在一起，总要为点什么吧？”李白说。

吴道子看了看人迹罕至的山谷说：“这倒是个畅所欲言的好地方！不瞒你说，我是来避祸的！”

“什么祸？”李白说。

“谪仙人，看来你真是从天上才下凡的，还不知道长安的情况。”吴道子就把近年来李林甫如何作奸，安禄山如何得以免死，张九龄等如何因直言触怒玄宗而被贬至荆州等讲了一遍。“你可知道李林甫为何要害我？”

“不就是因为你风流成性，喜欢画漂亮娘儿们么？”李白哈哈笑着说。

“哪里是为这等事情！”吴道子认了真急得涨红了脸。

因为李林甫在当千牛直长前，也学过几天画但画得不好，暗中嫉妒吴道子。如今当了宰相，扬言要找吴道子的岔。吴道子素知他嫉妒人才，一时不知所措，便只好跑来请教烟霞子。

李白又问道：“所以我师兄烟霞子见你可怜，顿生恻隐之心，

所以就陪你到这深山里避祸?”

烟霞子笑道:“我却不是来避祸,我是来逃福的!”

“这就更奇了,世人求福,求之不得,你却是见福而逃,这却是为什么?”李白问道。

烟霞子道:“这当然是一件奇事,你且听我讲,两个月前,皇上派人到武当山把师父接到宫中,礼节十分隆重。皇上对师父说武惠妃过世心中十分悲哀,为了惠妃的来世祈福,他有个孝顺孩子愿意请度为道士。请师父在太清宫为其授箓。师父以为子女能恭行孝道是很好的事,便欣然应允。过了几天斋戒完毕诸事齐备,我陪师父来到观中授箓,只见宫中女道士扶出一个丽人来,天姿国色无与伦比。事后我陪师父回到寓所,师父连连摇头叹气。皇上又送来不少珍宝,我师父哪里是贪图珍宝的人?次日皇上亲自来到我们在兴唐观的住处,再次请师父为兴唐观观主又兼太清宫的观主,师父却不领情,推说年纪老迈久居山林、不堪驱使,万般无赖便叫我留下作兴唐观观主。个中情节就是瞎子也看得明白,我怎能因此去作什么观主?”烟霞子说着连连摇头。

“哎呀师兄,这可是好多人都求之不得的罗!真叫走运!”李白和吴道子抚掌大笑。

“你两个可恶!我一个出家人,不成了拉皮条的了么?”

“后来呢?”李白问。

“后来,吴博士来兴唐观找我,我想来想去想出一条妙计!”

“什么妙计?出家人这是第一次堕入红尘啦!”李白说。

“第二天我就回禀皇上,说我昨夜梦见神仙指点,东南方有仙山,入山可为皇上祈来非常的福分,请皇上恩准我去寻找仙山。皇上一听大喜,立即恩准。我又禀道,请带画师一人,将寻得的仙山画成图形,带回长安请皇上过目。皇上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道子,我就跟吴博士一起来啦!”烟霞子说。

“如此你怎对皇上交待?”李白问。

“我只好将真情瞒过，找一位道友李代桃僵，替我当观主。”烟霞子说。

李白故意正色道：“出家人不打诳语。”

烟霞子是从不撒谎的人，听了李白的话满面通红道：“我也是实在没有法子呀！”

吴道子说：“你也别逼他了，这一路上他为了这事，难过得夜不能寐呢！”

李白哈哈笑道：“这就是俗人的好处，像我这样就有撒谎的自由。一旦作了神仙，连撒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依我看，我们三个进了这黄山，就把这山外的事远远地抛在一边，这里真是神仙住的地方，我们也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吴道子说。

“二位师兄，来！有好山、好水、好酒，还不是赛过活神仙！”李白高举酒葫芦叫道。吴道子拿出杯来，三人斟上，李白和吴道子喝了个痛快。第二天，烟霞子要到黄山道观讲经，李白和吴道子一口气爬上天都峰半山腰，二人都累了，一齐躺在草坪上，看那湛蓝的天空之下，云海涌动，黄山奇景一幕幕仿佛都在向自己游来。

“好一幅天成的山水长卷啊！”吴道子叹道。

“大千世界都不存在了，时间和空间都化为虚幻，真想在这无尽的山水中醉去！”说着抓过身边的酒葫芦咕咕地喝了几口，

“想必这酒喝下去，又有好诗啦！”吴道子说。

“当然。”

吴道子也抓起酒葫芦咕咕地喝了几口。

“想必这酒喝下去，又有好画啦！”李白说。

“当然。”吴道子说。

当下二人一齐在山崖上铺上纸，李白说：“这山谷空旷幽静，吟诵起来定是别有一番风情。”

“在下洗耳恭听。可惜只有我一人有这耳福。”吴道子说。

李白喝了一口酒，对着云海中飘荡的群峰大声朗诵道：“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

李白宏亮的声音在群峰中回荡，从一峰传到另一峰，传得很远很远……

这时在黄山的崎岖山道中，一队迎亲的队伍一路吹打走来，领头的正是汪伦，原来是纪良的儿子纪楠竹成亲，娶的就是黄山桃花溪的采药人丘老汉的女儿桐花。纪楠竹的父亲纪良，住在敬亭山下，是宣州酿酒的高手。这次儿子成亲请了好友汪伦来，从几百里外迎来新媳妇。这时走了半日，忽听山谷中回响着从来没有过的声音。汪伦拐过山崖往前一看，见二人站在路旁兴高采烈，正在吟诵，不是别人正是李白。

“停下来。嘘！”汪伦打了个手势对后面迎亲的队伍说。

“汪大叔，你不是催着我们快走么？”吹鼓手问。

“前面那位先生，是我的朋友，我这位朋友就是在京城写诗骂斗鸡徒的李白。”

“嗬，了不起！”众人说。

“我朋友在做诗，你们别嚷嚷，安静。”

“那我们……”

“等他做完了诗，我们再过去。”汪伦说。

“不要打断了他的文路。”一个吹鼓手说。

“什么文路；是思路。”另一个吹鼓手说。

“他在说什么？听听！”

“在说我们黄山的事儿呢！”

“嘘，别作声！”

这一行迎亲众人，停下来，连大气也不敢出，等在路边，只听李白高举杯高声吟道：“……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开绝顶，下窥天目松。仙人炼术处，羽化留余踪。亦闻温白雪，

独往今相逢。采秀辞五岳，攀岩历万重。归休白鹅岭，渴饮丹砂井。风吹时我来，天车尔当整。去去陵阳东，行行芳桂丛。回豁十六度，碧嶂尽晴空。他日还相访，乘桥蹑彩虹。”

李白诵完，在那铺好的白纸上一挥而就。

“你的画呢！”

“原来我想对着这三十二莲峰作一长卷，我听了你的诗，决定揣摩诗意另作一幅，你这首诗，便是极好的提纲，到了长安，我可要多化些时日来作呢！”

“真有你的！”李白随手拿起葫芦，一饮而尽。吴道子再来抢时，里面一滴也没有了。

李白哈哈大笑。

“奏乐！”汪伦向吹鼓手们喊道。

一时间鼓乐齐鸣，“太白！李兄弟！”李白和吴道子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汪伦已经飞奔过来。

李白也认出了汪伦“汪兄！”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天下第一画师吴道子吴博士！”李白说。

“楠竹，快过来！快来拜见你李伯父和吴伯父！”

“太白，你记不记得宣城酿酒的纪良！”汪伦说。

“怎不记得！那年冬天腊月初八，你给我带来一坛子好酒，说是朋友送给我的，我虽然从未见过面，但那酒的香味道，”李白说着舐了舔嘴唇，咽了口口水“至今还……还在我心中！”

“真的？”吴道子问道。

“这就是纪良的儿子纪楠竹，我这帮他接亲来了！”

楠竹笑盈盈地过来向李白和吴道子行了礼。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真是大喜！”

汪伦高兴极了，转过身来向迎亲的队伍喊道：“乡亲们！这二位是我的朋友，是大唐最棒的诗人李白先生和和最棒的画师吴道子先生！我们今天是喜上加喜呀！”

众人拍起手来，吹鼓手吹得更有劲了。

“我们请太白先生和吴博士到宣州去吃喜酒！”

“好嘞！”

吴道子向李白舔舔嘴唇，做了个鬼脸，那意思是：“又有好酒喝呢！”李白点点头。向汪伦说：“谢谢乡亲们！”

楠竹把马牵过来说：“李伯父、吴伯父，上马吧！”

李白说：：“我又不是新郎倌，我怎能骑你的马！”

汪伦说：“我再去找一顶轿子！”可话一出口，觉得不妥，这山中几十里也不见一户人家。

这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说：“二位伯父，坐轿子吧！”说着轿帘一掀，戴着红盖头的新媳妇从轿子里走了出来。

李白和吴道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这如何使得！这花轿新姑娘一辈子只坐一回！”

汪伦一下子乐了，对轿夫们说：“二位大人，这轿子很宽大，也很结实，我们——”

“有的是力气。”轿夫们说。

“来呀！”汪伦向轿夫们使个眼色，轿夫们一涌而上。

“使不得，使不得！”李白和吴道子急得大叫。

轿夫们不由分说将李白和吴道子塞进轿子抬起就走。

楠竹故意走到桐花面前，小声说：“我们怎么走？”

桐花偷偷掀开盖头一角，向楠竹甜甜一笑道：“傻瓜，随你怎么办！”

楠竹一下子把桐花抱上马，使劲亲了个嘴，将马驱动。迎亲的队伍又往前行了，吹鼓手吹得更欢了。

3. 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迎亲的队伍来到宣州敬亭山下青阳江边的纪家。李白与吴道

子，喝了喜酒、唱了喜歌，纪良把他们安顿在临河的瓜棚下乘凉。这时一只大船靠岸，下来一帮人都执着酒壶，为首的叫道："谪仙人，到了宣州为何不来会会老友？"李白一看这人正是江夏的诗人韦良宰，十年前，在黄鹤楼为孟浩然饯别时还在一起喝过酒。现在作了宣城的县令。韦良宰与宣城一班诗友盛情邀请，李白吴道子却不过情，只好别了纪良，汪伦、荀七等一干老友，坐了韦良宰的船去至城中。

韦良宰又邀了崔司户与常赞府，青阳县令韦仲堪，索性来一番畅游。遇水乘船，上岸骑马，游遍了宣城、贵县、青阳。此时竟有千里百里之外，仰慕李白竞相前来联谊款待。与其说酒香，不如说人好。李白诗兴大发，饮一处，题一处。至今宣州山水，无处没有李白诗。

李白每到一处便收集许多民歌，吴道子问："你这个大诗人怎么会对民间乡曲感兴趣？"李白笑答道："诗的真谛，在于情感真诚。乡民淳朴真诚，所以乡曲是发自内心，曲调犹如行云流水野树闲花，此乃浑金美玉自然天成，这都不是我辈文人墨客做得到的。而今也有不少趋炎附势之徒，庸俗宵小之辈，亦附庸风雅吟诗作赋，他们咬文嚼字矫揉造作，徒具躯壳而已，何来灵性？所以，这些乡曲，之所以值得采撷，其中奥妙你也知道了吧？"吴道子又问："那么，阁下以为什么才叫好诗呢？"

李白说："古人云：'汩没天真者，不可作画。'对吧？"

"对，这是画中至理，凡作画者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随个性而锻炼出格调。"吴道子说。

"作诗就应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然清真，没有雕凿的痕迹。在下说：'泯灭性情者，安可吟诗？'怎么样？"

吴道子拍手叫道："妙哉高论！怪不得在金陵和长安，有人说你是'锦心绣口呢！'太白，我这一趟避祸真是值得，我已画了许多写生，神仙、天将、观音的粉本都有了！我这叫因祸得

福！”

一日，李白与吴道子一大早起来，迎着晨曦在青阳江旁散步，敬亭山下，江水缓缓从山下流过，青阳江两岸，开着丛丛杜鹃，空气十分清新，鸟儿自在地在竹林中飞翔着，跳跃着，鸣叫着，李白倍感亲切。忽然想起，这地方不像别处，就像自己的家乡。紫云山下，也是这般桃花灼灼，流水潺潺，与家乡何其相似！出蜀以来，功名未就，甚至没有回去看过自己的父母。离开家乡之时，自己正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转眼之间年届不惑。古人说“三十而立”，非但自己“而立”之年没有功名，即便是而今到了“不惑”之年，面对世事，也还是满腹困惑与惆怅，想到此不觉神色黯然。

李白与吴道子在宣州已周游了三月余，吴道子届期要与烟霞子回朝复命，汪伦执意要李白到泾县他家去小住几日。韦县令一再挽留，但又不敢误了吴道子回朝的日期，只好为之置酒作别。

酒过三巡，韦良宰举杯站起身来，含泪对李白说：“太白，这一杯酒我代孟浩然兄敬你，这里还有一件东西是浩然兄托我转交给你的，请你收下。”说着手下人呈上一个锦盒，打开里面是一把折扇，正是李白为之题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那把。李白大吃一惊，“浩然兄，他……”

“他已经在去年冬天去世了！”韦良宰泪水夺眶而出。

韦良宰怕李白伤心，所以到临别时才将孟浩然去世的消息说出。张九龄是孟浩然的诗友，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出京，孟浩然更加绝望，去年冬天一病不起。临终，请韦良宰将这把折扇带给李白。李白收了折扇，再也无心饮酒。二人回到客房，韦良宰派人将青阳县令送的礼品那过来请二人过目，吴道子打开锦盒一看，里面是两套琥珀色的瘿木山樽和酒壶。瘿木山樽形式奇特，造樽的工匠依着瘿木的形状，随形就势，雕琢出山岳、庙宇、树木、人物、十分精美有趣。吴道子拿起瘿木杯摩娑观赏玩，赞不

绝口道："妙极，妙极！妙极！"

道子隐隐约约感到李白的心事。但道子一心作画，潇洒度日，即使有送他官作他也不愿分心，一时竟想不出恰当的话来安慰他。

李白拿起那套精美的瘿木山樽，摩娑着摩娑着眼眶红了，这瘿木，是山中一种弯曲的长着树瘤的树木，因为有这树瘤，无法加工成材，因此是一种废木，如果不是宣州的能工巧匠将其雕琢成酒器，只有拿去当柴烧。而自己也像这瘿木山樽一样，作不了栋梁，终日狂歌痛饮，形同酒具而已。他本来已有醉意想到此烦乱已极，他使劲抓搔着头发，将头深深地埋在腕中。

"太白！你怎么啦?"吴道子叫道。

当李白抬起头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他提起笔来写下：

蟠木不雕饰，且将斧斤疏，樽成山岳势，材是栋梁余。外与金罍并，中涵玉醴虚，惭君垂拂拭，遂忝代筵居。拥肿寒山木，嵌空成酒樽。愧无江海量，偃蹇在君门。

"把这赠给青阳县令吧！"李白说完长叹一声颓然坐下。

吴道子看那墨迹淋漓的诗句和李白蓬头散发的样子，心中一阵隐痛。想起自己出京的缘由，和即将不得不回去的皇家画苑，吴道子的心情也沉重了。他无法排解李白心中的痛楚，只好想法把他的思路岔开，便道："太白，明日一别，不知何日相见，你曾让我问候长安的老友，你不如给他们写首诗带去，可好?"

李白说："也好。"提笔写道："客自长安来，还自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

吴道子拿起诗笺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太白，徜徉于山水之间有什么不好呢?你进入不了朝廷，又何须执着于济苍生，安社稷?身在江南的奇山秀水之中，而你的心却夜夜飞往长安，你何必给自己增添痛苦呢！我决定这次回京之后，就向

皇上请了长假，到江南来与你一起寄情山水，避世隐居。”

李白一任热泪在脸上流淌，摇曳着一头蓬乱的头发说：“吴兄，我何尝没有想过闭眼不看现实，超脱尘世！我何尝没有想到过把我的一生交给白云、苍松、江水、明月。可是我是人，不是山石草木，我只有一生一世，我还没有为江山社稷、苍生百姓效力，我还没有兼济天下，怎么能独善其身呢?”

“我理解你了，我回到长安，一定把你的境遇告诉贺知章大人。”吴道子说。

李白无言，揽一把乱发在眼前，不知何时这青丝中竟夹杂了许多白发。李白扯下几根白发，包在一张诗笺里，将诗稿一并交给吴道子，吴道子点点头，眼眶红了。

次日，吴道子带着李白的诗稿和白发，先到黄山道观去会烟霞子，然后与烟霞子一起回长安。

李白别了吴道子和韦良宰，随汪伦等到了泾县。泾县风景佳秀，人和地美，泾川从这里流过。泾川是青弋江中段，源出黄山北麓太平湖，浩荡的泾川，出高山经峡谷，越平原，疾如奔马缓若明镜，姿态万千。泾川两岸，风光秀丽，耐人赏鉴，故又名赏溪。汪伦的家就住在泾川上游桃花潭边。桃花潭清沏如镜，上游有数不清的支流，如麻溪，舒溪，哈溪，莲溪……像一条条游龙穿过谷口，汇人桃花潭，桃花潭西岸有屏障似的石壁。岸边老树纷披，春藤缀拂，每当旭日初升，岸边水木相映，泉石争辉，翠烟红霞，缭绕上下，远远望去，恍若彩虹飞舞。潭东十里桃花，灼灼如燃，将半边潭水映红，犹如胭脂染就的一般。潭中有鱼十分肥美，在桃花水中穿梭游弋，更是一番迷人的景色。

汪伦的家就在桃花潭的桃花丛中。汪伦本是技艺精湛的铁匠，二十年前在秋浦开了一家作坊，冶铁炼铜，制造兵器、祭器，生意十分红火，发了财。汪伦是个讲义气的人，赚了钱不忘穷朋友，先后资助壳子客在扬州开了一家小药铺，又为荀七买了

一条船。一天，三人在一起饮酒聚会想起那年腊月冒着风雪去安州的李兄弟，汪伦此次见李白飘泊半世，孑然一身。虽然才华焕发，人人敬仰；但日日狎妓纵酒，逢场作戏，到头来哪是下场？哪赶得上自己老婆孩子热酒香茶的日子？像李白这样天上神仙般的人物叫了自己一番“大哥”，自己自然是要对得起他，故尔执意把李白带到桃花潭来，为李白买了一处房屋，要说服他移家于此，并托人物色个贤惠妇人与李兄弟成亲。

一日，汪伦备了一条船与李白泛舟赏溪桃花潭上，面对十里桃花李白还未举杯，却早已意醉神迷。李白饮了一口酒，甚觉甘美，问道：“前些日子我接到汪兄的信，信中说这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邀我到此赏遍十里桃花、饮遍万家就店，这十里桃花，此时看了，比我想的还要美妙十分，只是这‘万家酒店’，今在何处？”

汪伦哈哈一笑说：“太白，我说的是‘万家酒店’？就在桃花潭边，你看，那可不是？”

李白顺着汪伦所指望去，桃花潭边朝霞一般的灿灿桃花掩映中，一面青色的酒招儿在春风中招展，上面大书字“万家酒店”几个字。

“你明明说的‘万家酒店’，怎的才一家酒店？该罚，该罚！”李白给汪伦斟上。

汪伦笑道：“这本是姓万的掌柜开的酒店，我说的一点不假，是你的酒胆太大，想喝遍一万家酒店！这杯酒该罚你才是。”说着也给李白斟上。

李白笑弯了腰道：“我被汪兄骗了！”

“不管是‘万家酒店’也好，‘一万家酒店’也好，这桃花潭周围，少说也有百来家酿酒的，你这次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兄弟俩，一家一家地喝个遍，如何？”说着汪伦又满满地给李白斟上。汪伦性格豪爽，一爱喝酒，二爱唱歌，日日带着李白到处游

玩，开怀畅饮地喝酒，旁若无人地唱歌，好不悠哉游哉！

吴道子和李白离开黄山后，烟霞子来到天都峰后的黄山道观，找到了黄山道长。黄山道长六十多岁，精神健旺，烟霞子见到他时他正在天都峰的绝壁上采药。烟霞子说明来意，转达了太玄大师的问候，哪知道黄山道长笑道："你师徒二人好算计，你为何不去做兴唐观观主，反要让我？我已是四十年没出黄山了，你让我到皇帝老儿面前天天去打躬作揖，不如杀了我吧！"烟霞子无奈，只好在黄山等着李白与吴道子回来。

烟霞子闲来无事，便把李白留下的诗稿，择其有道家风味的一一抄录。吴道子见了烟霞子，讲了一路经过，取出那页诗稿和包着的白发来。烟霞子看了，不由心中一阵酸楚。沉吟半晌道："为何太白诗中说要修道，而又执着于人世间呢？"道子看出他的疑虑，把烟霞子抄的游仙诗看了一遍说："依我看，太白乃旷世英才，文韬武略饱学之士。仕途之中皆是俗人，处处皆逢迎，天天有权变，学道学得卓尔不群，遗世独立，纵有才干，官场岂能容他。"

烟霞子说："照你这样说，这道是学不得了。"

"非也，如今皇亲国戚不也在学道么？只是李白无门而入，师兄常讲自然而然的道理，学道的人好比深山野岭的树，自由自在地生长，不显不露，不直不强，而我就是生长宫苑的树，我的画业在长安，离了长安，便没有了众多的观众。而我要在宫苑生长，便要时时遭到剪拂；而太白，他是一株大树，横空出世，挺拔刚直，正是做栋梁的好材料，所以一棵树要做栋梁，就必须牺牲山林的超逸与自由，但哪一棵树不想枝叶繁茂地生长在山林之中呢？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而今太白的心根扎在长安，你要努力把他搬到山林里去，岂不是违反了自然么？"

"你倒给我讲起道来了。"烟霞子听了吴道子一番诡辩说："也像是有几分道理。"

烟霞子将那几根白发理好包起来，又看了一遍吴道子带回的诗，叹了口气道："好罢，我权且与你回去，至于做不做兴唐观观主，到时候再说。这诗和头发，暂不必交给贺大人。我师弟才华出众，岂能久居人下？我这里给太白写一封信，让他立即回家等我的消息，我自到长安为他作一番安排。不过这一回，我这个世外之人，倒被你拖入红尘了。"

吴道子喜出望外，他终于为朋友尽了微力。次日烟霞子与吴道子离开黄山回到长安。几天之后，一个小道士到在桃花潭边找到李白，交给他烟霞子的信。

李白接到信，感慨不已，想到为画师的道子竟能为自己说项，想到师兄竟为成全自己涉足红尘，一颗心早飞到长安去了。但汪伦这边，自己几次想回去，汪伦执意不准，硬要把李白留在这里安家。一边对李白说，他自己下次到扬州卖铜器时，亲自去南阳接了丹砂、小梅儿和李白的一双儿女来。汪伦不准回家，又如何是好？一日，偷偷出了汪氏别业，到桃花潭边雇了一只小船，假说明日要游五松山，一早出发。

是夜与汪伦开怀畅饮。李白频频给汪伦劝酒，次日汪伦一觉醒来，不见李白，家奴拿来李白的信，汪伦见上面写道：吾兄大鉴：

李白来此，已两月有余。白乃野鹤闲云，优游四方，深谢汪兄盛情，此去勿庸挂念。后会有期。弟李白顿首。"

汪伦看完叫道："何时走的？"家奴说："天刚亮打早走的。"汪伦说："坏了，李兄弟走了，我怎能不送客，岂不失礼，快备马来，与我追！"于是带了一行人，马不停蹄飞也似追来。追出十来里，好在桃花潭水流甚缓，遥遥望见桃花潭中碧波荡漾白鹭轻飞，一叶扁舟正往下游而去，舟中坐着一人正是李白。

汪伦骑马赶上前去，叫众人在岸边一字儿排开，敞开喉咙唱道："李白兄弟乘舟去，汪伦踏歌来送行。弟兄情谊亲无比，桃

花潭水深又深。”

李白听岸上有人唱歌，将身子探出舱外，见是汪伦领着人连手而和投足而歌，与他送别。想到几个月来宣城、九华山、泾县官民人等对他的诚挚友情，不由激动万分，忙奔出舱外，站在船头向汪伦连连拱手道：“汪伦兄，保重！后会有期！”

“太白，保重！”

“太白先生，保重！”一片深情的嘱咐在十里桃花潭回响。

“等等！”李白对船家说，“我要唱一首歌，与汪伦兄告别。”

于是李白站在船头，放声唱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唱着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流下来。

汪伦听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连连向李白挥手，目送着李白的船远去，直到消失在蓝天尽头。

4. 张果仰天大笑：“我终于变成一只老鼠啦！”

安禄山以所有的财物向内侍和大臣们行贿，总算保住了脑袋从长安回来。只带了几个亲信，从将军府里搬到了里巷一个小院里，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准备在下一次的战斗里，立功赎罪。自愿跟随安禄山到小院里来的有原来帐下的掌书记高尚。

在长安的一番折腾、弄得安禄山疲惫不堪，安禄山好几晚上没有睡好，在这样的风雪交加的夜晚，如果羌人和契丹的军队来夜袭，那一切都完了，下场比死在长安更惨。还有，必须立即给皇上写一封书信，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可是这里连一张书案也没有

“将军，就在这里放一个长凳，让我一边守望一边代你向皇上写信吧！”掌书记高尚说。

安禄山山很满意他的回答，但却露出愧疚的神色说：“这成

吗？高书记是斯文人，这样不是太委屈您了吗？”

高尚是前几年由高力士推荐到幽州大都督府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帐下的。高尚家里很穷，老母亲靠乞讨为生。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人，高尚读书很用功，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这样寒微的家庭是没有出路的。高尚成年之后，常在官宦人家作客，看见富豪人家奢侈的样子，心中就充满了仇恨。常常自己告诫自己，即使作贼干坏事被处死，也不要沦落到母亲这一步而凄惨活着。他抛弃了母亲，辗转于官宦人家。他善于逢迎，很快就巴结上了新平太守李齐扬，李齐扬向高力士推荐了高尚。高力士便把他推荐给安禄山作掌书记。安禄山不识字，一切文牒，都由高尚处理得妥妥贴贴。安禄山赏赐丰厚，其数目早已远远超过李齐扬为他付出的中介费。安禄山兵败获罪，高尚亦通过贿赂高力士为之解脱，而令他吃惊的是，安禄山竟能在临刑前打动皇上，生还幽州。依高尚看，安禄山就是那种他寻求已久有可能与他成就大事的人。

安禄山一觉醒来，发现高尚还拿着笔在书写，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便道：“安某危难之中，贤弟如此待我，待安某立功复职之后，第一个要赏赐的，就是你。”

高尚说：“将军处在目前这样的情况，宜早作打算。”

“是的，为了报答皇上不杀之恩，俺定要打一个大大的胜仗。将敌人的头颅献给皇上。”安禄山说。“还有我已命人搜集奇珍异宝，准备多多贡献。”

“奇珍异宝各地都在向皇上贡献，将军贡献的一定要皇上急需的东西。”高尚说。

“皇上富有天下，到底需要什么呢？”安禄山说。

“将军，恕我斗胆，你想一下，假如你是皇上——”高尚从容不迫地轻声说。

“我——”安禄山惊骇得瞪大了眼睛。

“是的，假如你是皇上，你需要些什么？”高尚再次问道。

皇上还需要什么呢？皇上富有四海，天下的珍奇财宝只要他要就是他的。皇上有很多美丽的妇人陪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对了，皇上像神仙，但皇上不是神仙，神仙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皇上如果无法做到长生不老，那他就不能永远拥有绝对的权威，巨大的财富和美丽的女人。

“假如我是他，我希望永远是皇上，长生不老！”安禄山苦笑了一下说：“但是，人都是要死的。”

高尚看出安禄山的心思说：“长生不老这种事，据在下查阅史书，每个皇帝都孜孜以求，秦始皇到汉武帝，多数皇上都求过神仙。”

“真的？”安禄山瞪大了眼睛。

“在下绝不敢欺瞒将军，再说人有生必有死，但人都贪生怕死，因此，引导活人变成神仙的人自然也就永远存在。”高尚说。

“在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呢？”安禄山问。

“这人，我们可以尽力去寻找，……”高尚突然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高尚想起的“活神仙”叫张果，十几年前高尚还是个穷书生的时候，孤身一人到恒山游玩。中途迷路，只见树木阴森怪石嶙峋，，正在着急之时，远远的看见一白发老人，扛着一个酒葫芦，骑着一头毛驴在前面走。高尚肚子已经饿了，看看天色将晚，想必这老人的家就在附近，高尚追上去，嘴乖乖地叫了一声：“老神仙！”那人回头，只见那人须发皆白，脸上有几颗麻粒，面容像是中年人一般。白头发松松挽个道结，用一根小木棍别着。那人见高尚乖巧，一路摆谈，天黑时分到了一个破道观里。老人灶下升火煮了两碗麦饭，倒出葫芦里的酒，就着神像前的蔬果，喝酒吃饭。

高尚刚伸手端婉，老道说：“施主，要吃老道的酒饭、须付钱来。”

高尚身上分文俱无，灵机一动道："在下今天没有钱，只有才，但没有贝的'才'是可以变成带贝的'财'的。我今天迷路到此，老神仙如果给在下一碗饭吃，在下日后定当报偿。"

张果听他出语不凡，便把麦饭拿来给他吃。吃饭间二人闲聊起来，高尚本来能说会道，把山外的见闻吹得天花乱坠。老道把高尚打量一番说，他叫张果，是太宗时候的道士。已有一百多岁了，五十年前从南方桃花源来，前些年从蓬莱岛来到恒山修道，但见老道满头白发，面容却只有四十来岁，爬起山来比自己还灵便，说话间却有一股俗气，高尚半信半疑。便道：

"老神仙，这恒山深处，正是清修的好地方，在下听说出家人远离红尘，何必要人识得？"哪知老人笑嘻嘻地说："出家人一不种地，二不做买卖，如果没有人识得便没有人施舍，没人施舍，哪来的你碗中麦饭？"说得高尚不得不点头称是。

"这山中虽清静，但人烟也太稀少了些，多是樵夫耕者之流，对长生之道不甚感兴趣。"张果又补上一句。

高尚此时才知道原来神仙是这样做的，便笑道："神仙也想发财么？只是你这神仙，没找到发财的门路罢了。"

那老道人一听，忙说："小哥请指点一二。"忙斟了一碗酒递给高尚。

高尚喝了酒，给张果说了一套妙法来。一是"倒骑毛驴"，有别于其他一般骑驴的人以引人注目；二是读几篇道经，装装门面，让人觉得像那么回事；三是日后千万不能再提钱财的事，那是做"神仙"的一大忌，一定要道貌岸然。

事情过了七、八年，高尚早就由一文不名的游子成为平卢讨击使的幕宾，但恒山深处那位十分在乎钱财的"老神仙"，却使他难以忘怀。

次日一早，高尚带着亲兵到了恒州。一提起张果，方圆几百里之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踏着冬末的残雪，恒州知府陪着高

尚，带了几个亲兵马不停蹄地来到六百里外的恒山中，高尚到了当年的小道观一看，大吃一惊，原来的断壁残垣早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座高大巍峨的道观，其气势不亚于将军府，门口巨大匾额上书“龙云观”三个大金字闪闪发光。高尚叫来亲兵上前去通报说是平卢兵马使幕府掌书记高尚求见，哪知那小道童说：“观主正在炼丹，不见俗人。”高尚对亲兵说了几句，亲兵上前抓住小道童道：“你家观主炼什么鸟丹！快叫他出来见高大人，你说教他骑毛驴的人到了；快来迎接，你若不去，便如此这般！”说着将番刀在小道童脖子上晃了两晃。吓得小道童飞也似的跑进去了。

张果在炼丹室里，听见小道童禀报，便吩咐大徒弟将高尚等人安顿在楼下侧厅，自己从楼上下来到隔壁屋里。隔着窗子一望，果然是十多年前教自己如何倒骑毛驴的那个穷少年，如今已是衣冠楚楚的官人，便吩咐小道士少时带到他云房来见。

高尚等人被小道士带着，到了张果云房。云房布置得十分雅致，一套雕着云鹤纹的红木桌椅，墙上还挂着不知哪个画师画的《南华老仙图》，一个紫铜博山炉内一缕香烟袅袅上升，满屋异香。张果穿着一件香色贡缎八卦皮袍背对着门，面对云母山海屏闭目打坐。那道士走上前去，轻声叫了声：“师父，高大人来了！”张果从蒲团上转过身来，说：“还不快请！”

然后装模做样地说：“果然是高大人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高尚接过小道士沏好的茶，呷了一口，果然沁人心脾，竟叫不出名字来，嘴里说：“十多年不见，老神仙果然发达了！”心里却想，这老头的享受，不亚于一个州官，要是我今日不能说动他到长安去，又如何是好？

“老朽乃道门中人，超然物外，发不发达俱是一般，无为而已，不像高大人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张果答道。

高尚心想，这老头演得更老辣了。便开门见山地说："在下到此拜见老神仙，一来叙旧，二来……"。说着向亲兵们递了个眼色，亲兵们一个个全都出去了。张果也让小道童出去了。高尚看看屋里只剩下他和张果，便道："我以为你照我的办法做，发了大财了，怎么还呆在恒山庙里?"

"多谢阁下给我出的主意，张果能有今天这样的光景，已属不易，难道阁下还有高见。"张果饶有兴趣地问。

"高某当年给老神仙出的主意，在恒山只能实现不到十分之一的目的，眼下你有一桩大大的财运，不知老神仙——"高尚故意拖长了声音。

"请讲——"张果说。

高尚见张果果然被他打动，便哈哈笑道："十多年前的事，你还没谢我呢！这又来了！"

张果听了也笑了，返身跑回里屋，捧出一个描金红漆匣子来说："我早为你备了一份谢礼！七、八年来也不知你在何方。今日到此，且收下吧！"说着把匣子往高尚面前一放。

高尚想："管他是真情假意，且先打开看看。"端过那匣子来，那小小的木匣子足有两三斤重，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对金晃晃的狮形镇纸。高尚喜的心里"砰砰"直跳，面不改色道："多谢老神仙美意！我这里还有一桩更大的好事，等着你去发财呢！"说罢挪到张果面前，附在张果耳朵旁小声将安禄山请他进京之事说了一遍。

"到那时，你就不是住在这深山小庙里，而是有品级的朝廷要员，说不定皇上还要请你作国师呢！"高尚说完，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果脸上的变化，哪知张果反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嘴中嗫嚅地念着："太阳怕乌云，乌云怕大风，大风怕高墙，高墙怕什么?怕的老鼠来打洞！"说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爆发出一阵狂笑！

“哈哈，我是老鼠，我是老鼠，我终于变成一只老鼠啦！”

高尚不知道他到底说些什么，心中奇怪。张果笑完了，像年轻人那样重重一拳击在桌子上叫道：“高大人，我这就跟你走！”高尚没想到这么容易他就答应了。

“就是他！”高尚向安禄山说。安禄山仔细瞧瞧，美中不足的是张果鼻子稍塌，脸上有二十来颗麻粒，有损仙风道貌形象，但因没有更好的人选，只有将就用了。吩咐高尚拟一奏章附一份厚礼，立即派人进京呈高力士转呈皇上。

5. 安禄山在燕山脚下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谋杀

这年春天，幽州大都督府要在燕山脚下开一次盛大交易会的消息，传遍了松辽平原和大兴安岭以北的地带。在风雪和严寒中蜷屈了一整个冬天的汉族、奚、契丹、回纥、室韦、拔也古人中的商人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一早准备好交易的货物，只待天气转暖，就向燕山脚下汇集。

春天到了，燕山下滦河旁广阔的草甸子一片青绿，安禄山命士兵们搭起了彩台。远远近近的客商们都来了，马匹上驮着货物和帐篷来到这里，将马放在草原上吃草，围着彩台搭起帐蓬。契丹人、高丽人、奚人、汉人、都陆陆续续地集结在这里。

单于都护府的郭子仪也知道了这一消息，近年来郭子仪不断接到关于安禄山借讨伐奚和契丹抢掠边民的禀报。这一次，郭子仪决定与部下孙司马带一支人马，扮成客商去看个究竟。

回纥牙帐也知道了，今秋是摩延啜和金陵子结婚十二年庆典，摩延啜托叔父培斯干带了乌兰、塔利、基罗和一队士兵和五百匹骏马到燕山交易，换回庆典需用的物品。

几天之后，来燕山下搭帐蓬的人越来越多了，多数商人全家老小都搬来这里，搭起临时的灶台烧水煮饭。家家在彩台周围铺

开自己的毛皮、山货、药材和各种货物。也有江南的锦缎、服装、金银铜器、首饰；还有兵器、纸张、蜂蜜、香料；还有算命的、跳神的，百戏班也来凑热闹，北方各族酋长也赶来参加这次盛会。这样的交易互市，时间长则两三个月，短则十来天，看交易和货物的情况而定人们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

安禄山穿着宝蓝团花缎面狐皮长袍，高坐在彩台的虎皮交椅上，从开始那天就在彩台上置酒。在牛皮鼓和号角的震响中，举起碗邀请各路酋长和富商饮酒，观看台上女巫和百戏班的表演。天天如此，喝得酋长和商人们乐不思归。

第三天晚上，安禄山和酋长们围着篝火，和女巫拉着手跳舞的时候，一个牙将把安禄山叫到帐蓬里，悄悄地对他说："回纥人带着骏马来了！大约有五百匹！"

安禄山一惊："有多少人？"

"四十多人吧，还带着武器。"

"要严加防范，看着他们，到时候一个不留地杀掉，五百匹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干好了重重有赏！"安禄山说。

回纥的骏马在互市交易盛会中引人注目，很快，他们用马匹换了五弦琵琶，芙蓉嵌宝金步摇，还有名贵的鸟毛织锦。

回纥人培斯干是摩延啜不叔叔，买了几支老山参，正要往前走，安禄山的牙将从帐蓬后钻出来，满面笑容地说："这位客官，在下是平卢兵马使安将军帐下，安将军欢迎各位光临，请客官到台上饮酒。"培斯干向塔利使个眼色，带了两个随从随他前去，那牙将一再又来相邀塔利，塔利推说要看守马匹，坚持不肯。

此时，郭子仪和孙司马等十几个人也来到了互市场上。一眼就认出了塔利和基罗。

"他们不就是曾经在单于都护府过关的回纥人么？"

"不错，就是他们。还有不少马匹呢！"

"台上虎皮交椅上坐的，不就是安禄山吗？"郭子仪说。

“是的。”一个商人说。“他天天请我们喝酒，这人性格豪爽，对人可热乐了！”

此刻，安禄山和各路酋长穿着华贵的服装坐在彩台上，兴高彩烈地看披散着头发的女巫舞蹈蹁跹。

彩台上，士兵们将琥珀色的酒液汩汩倒入诸酋长的大碗中，安禄山高举起酒碗向各族酋长和富商喊道：“各位远道而来的贵客，各位壮士，今天是互市交易盛会的第四天，禄山请诸位尝一尝长安运来的美酒，请各位赏光，祝各位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喝了三天酒都喝得很痛快的酋长和富商们，毫无戒备之心，碗里的美酒散发着诱人的芳香，人们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

安禄山这一次给他们喝的酒却不是寻常的酒，而是“莨菪酒”——是一种极毒的酒，喝下之后五脏如焚，很快就会死去。

基罗最后来到台上，士兵给他斟上满满一碗酒，安禄山笑容可掬地走到他面前，请他喝酒，他按照回纥人的习惯请主人先饮，二人正谦让间，忽然听见有人惊呼：“有毒！”只见前排为首的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痛苦万状地抽搐，培斯干是个好酒的人，早已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基罗大惊，扔掉手中的酒碗，拔出番刀。此时安禄山将手中的酒碗，使劲往地下一摔，大叫一声“杀呀！”台上的士兵向台下的商人们挥刀杀去！

几个士兵围着基罗厮杀，塔利在台下见了叫道：“快救人！”几个回纥人立即上马，拚死杀到台边。

郭子仪看到台下众酋长死的死、伤的伤、叫的叫，无辜百姓遭殃，立即率领十余部众向安禄山的部将发起攻击。少时，一个部将来说，大队人马已经把互市贸易会团团包围。

塔利和基罗好不容易从彩台上抢了培斯干的尸首，已被安禄山率士兵团团围困，二人身上多处受伤。

郭子仪大叫：“救出回纥人，赶快离开！”

此时安禄山杀败塔利，挥刀向基罗砍来。基罗挥刀迎敌，无

奈腹背受敌已被安禄山砍伤，乌兰也被刺伤落下马来。郭子仪见情况危急，大叫一声冲过来。安禄山认出了郭子仪，大吃一惊，丢下基罗就跑。

“杂胡骗子，哪里走!”郭子仪大喝一声。安禄山吓得拍马就逃。郭子仪杀退胡兵将基罗和乌兰扶上马，护着他退出战场。

此时安禄山的将士像红了眼的饿狼，挥舞兵器把汉胡各族男女老幼统统砍杀，尸横遍野，一边砍杀一边翻动尸体，将寻得的财宝装入腰包。安禄山被一群将士拥着，望着喋血荒原上的互市交易会哈哈大笑：“我奉大唐天子之命，来铲除你们这些异类!”

“你这条毒蛇！等着瞧!”塔利大叫，将培斯干的尸首驮在马上。此时，安禄山的大部队黑压压的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快撤!”郭子仪大喊一声，与回纥人汇合一处冲出重围，向东北方向驰去。

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结束之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回纥人的马在草原上游荡，风吹起血污染溅的细软，到处是被践踏的货物。安禄山命士兵进行一次彻底的搜寻，将所有的财物清理归集，运到将军张府，然后……砍掉死尸的头颅。把它运到幽州城外堆集起来。

安禄山隆重接待了奉旨来接老神仙张果进京的御史中丞河北采访史张利贞，在安禄山的陪同下，亲自察看了八千个“敌人”头颅堆积的现场。

张利贞在写给皇上的奏表上这样写道：“……平卢兵马使安禄山率兵与奚、契丹叛军战于松漠，杀敌八千人，杀伤无数，拓地千里。”

高尚知道，从京城来的惯于甜歌醉舞的御史中丞采访史，决不会冒险在千里之外去查证虚实。何况，从抢掠的财物中，送给他一小部份，他也就不会向朝廷说不该说的话了。

塔利一行人损失大半，只剩下几匹马，人人都是伤痕累累，

郭子仪派人马将他们护送回程。摩延啜失去了叔父、爱将和马匹，痛心疾首地向着茫茫天穹如雷霆般地吼道："李隆基——回纥人与你誓不两立！"

6．贺知章说："皇上不是需要一位润色宏业的司马相如吗？"

烟霞子回到武当山，正碰上宣旨的内侍再次到来，请太玄大师次日便要进京为皇上讲长生之道。皇上的频繁邀请，使太玄觉得很烦，太玄接了旨，回到云房闷声不响。烟霞子进来，交给他一本他在黄山《游仙集》，太玄翻开见上面恭恭正正的抄录着许多诗文：

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仙，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云卧游八极，玉颜已千霜……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写得真好。"太玄说。

"是李白写的，这次游黄山，我和道子遇到了他。"烟霞子说。"我有个主意，不知老师意下如何，师弟写这些东西，都是与长生之道有关的。再说师弟多年来对建功立业孜孜以求，我们将这些诗在合适的时候献给皇上，并推荐师弟在皇上身边，为皇上随时提供咨询，师弟肯定要做得比我好。同时向皇上说明道家超脱尘世隐居山林的意愿，请皇上恩准。这不是可以两全吗？"烟霞子说。

"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太玄说。

到了长安，烟霞子找到正在整理画稿的吴道子，分别拜见了玉真公主和太子宾客贺知章，请他们为李白进京之事从中撮合。玉真公主一听李白是昔年为青城山飞龙鼎做诗的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贺知章找到左相李适之，李适之是张九龄贬去之后

继为左相的人，是皇上的宗亲又是一位文人，对李白的诗文倾慕已久，推荐李白自然不在话下。

皇上在兴庆宫大同殿召见太玄、烟霞子和吴道子。

吴道子献上《飘渺仙山》图，烟霞子将黄山胜景一一向玄宗禀告。吴道子又将山中确有仙人之事向玄宗活灵活现地编派了一通。吴道子才说到一半，高力士道："仙山再好，皇上也不能离开朝廷去修道。"吴道子再也不便往下说了。

玄宗向太玄道："太玄大师乃世外高人，屈尊于红尘，朕一向仰慕仙道，请大师将长生之术见教于寡人。"

李林甫曾向皇上馈送"房中术"、"点金术"，皇上都未置可否，而对太玄却尊敬有加，如果太玄大师在长安住下来，对于李林甫可是不小的威胁。皇上对太玄的问询，使李林甫浑身都感到紧张，一双鹰眼紧紧地盯住太玄。

太玄双目微睁，眼观鼻，鼻观心地说："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贫道以为陛下担天下之大任，系万方百姓安危祸福于一身，居有为之位，宜奋发为之。长生之术，乃内省修身之术，为修一己之身，而弃万方之百姓，乃至江山社稷。贫道以为万乘之尊不可取也。"

听了太玄这几句话，李林甫松弛了下来。

皇上沉吟片刻，太玄这几句话虽然没有顺他的心意，但为一国之君确实也担当着重任，理当如此。于是又问："照大师您的意思，无为是理身的最高道理，朕要作好一任有为之君，那么理国的道理又是怎样呢?"

太玄见皇上将话题转向治国，心中安泰。便回答说："皇上英才天纵，贫道略讲几句皇上必然明白，治理国家和养身之道的道理是一样的，顺应事物自然发展的规律就行了，消除官吏心中的私念，官吏以江山百姓为重，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太玄把治国的大道理讲得如此简单明了，贺知章、李适之也

附合说："大师常在长安，我等也随时能得到赐教。"玄宗听了心中很是敬服，探着身子向太玄说："大师高见，寡人愿常随大师左右，望随时不吝赐教。"

玄宗一语既出，在李林甫心中，却掀起千层波澜，皇上对这个老道如此重视，日后依了他的心意，哪容自己有蝇营苟且之事？于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太玄大师，皇上如此敬重您老人家，请您老人家一定要留下，你师徒若肯留下，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一定要留下啊！"

烟霞子一向鄙薄李林甫的为人。一听李林甫这几句俗不可耐的话，反驳说："我等道门中人，心境早已超脱尘世，从不贪恋什么荣华富贵，相公还是把荣华富贵，留给你自己吧！"

李林甫听了，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出了一口长气。

玄宗又说："大师的话，振聋发聩，于朕于国，甚有裨益，愿大师不要弃我而去。"

太玄说："贫道隐居山野，飘游世外，不惯宫廷生活，所学陋识，皆已向皇上呈明。贫道老迈，留下徒添冗赘，于皇上无益，因此，贫道向皇上推荐一个合适的人，供皇上驱使。请皇上恩准贫道师徒退隐山林。"

"大师请讲。"玄宗说。

"蜀人李白。"太玄说。烟霞子把那本游仙诗双手交给玄宗。李林甫觉得这个名字很熟，一时记不起这个人来。

玄宗翻开那本游仙诗，李白关于神仙境界的内容立即吸引了他："……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好一个李白，他的诗中真是别有一个神异的世界呀！"

玉真公主说："十年前李白来过长安，人们把他呼作'谪仙人'！"

"是吗？"玄宗眼里闪出惊喜的光。

高力士正待要说什么，贺知章说道："皇上不是需要一个润

色鸿业的司马相如吗？他与皇上还有十年之约呢。”玄宗欣喜地点点头道：“对，幸好老爱卿提起，不然朕倒忘啦，朕岂是失约的人！”

在这样的情势中，李林甫自知不能有别的看法，于是也装着笑了起来。李林甫注意到只有一个人没笑，那就是张垍。张垍是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在几个月之前，李林甫排斥了张九龄，把王维赶出京城，还有那个“诗家天子”王昌龄，那无瑕可击的七言绝句，也令他恼恨不已。幸好李林甫特别看不惯这个直来直去的王昌龄，将他再次从江宁县贬谪到荒凉边远的龙标去，使他再也没有机会在大唐的诗坛上发言。张垍好不容易成为“长安第一才子”，哪知现在李白又突然冒出，好似走了狼来了猛虎，着实叫张垍从头顶直凉到脚心。张垍心中清楚：温和的王维在长安时隐晦韬光，常常以参禅、书画、称病逃避世人的嫉妒的目光；李白却不然，他几乎是肆无忌惮地把他的发着光芒的才华泼洒到人的心目中，故意使人自惭形秽，他不隐蔽也不回避世俗，像是一棵坚定不移地生长在阳光下的参天大树。刚作了几个月的“长安第一才子”的张驸马的欢快即将结束，留给他的是一片惨淡。

李林甫回府，御史中丞河北采访使张利贞来了。

“相公，在下已经把有长生不老之术的神仙张果迎来了！”张利贞佝偻身子，脸上带着永不褪色的笑容，上前一步又说：“平卢安将军托我送给你的礼物，我已经命人运到，请相公过目。”

“安将军，就是那个胖大杂胡吧！”李林甫猛然盯着张利贞问。

“是的，是的。”张利贞的心情欢快乐得身子一颠一颠地。

“拿过来看看吧！那杂胡真有意思。”李林甫说。

对于胡人将领，李林甫有自己的看法。胡人将领多数不识文字，对大唐的恩泽只有感激之情，对于大唐的宰相一般是俯首听

命。而汉人将领则不同，他们多数有学识，有的还是皇亲国戚，有的是功勋卓著的宿将，与朝中大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林甫无法超过他们对朝政的见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可以与他们相比；这些汉族将领的内心，对他这个以谄媚和挑拨是非爬上去的宰相是何等看法呢？因此，利用皇上开边拓土的心理，提拔异族边将，打击不依附自己的汉族将领，网络心腹排斥异己，用这种方法才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因此安禄山在朝廷一出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张利贞命人抬过几口沉甸甸的箱子来。走上前去打开一箱，里面亮晃晃的一片。

“这是渤海国的大珍珠三百斛”。

“这是长白山老参王三百支”张利贞又打开一箱。

张利贞拿出一个宝盒，里面是一对光华灿烂的黄金狮子，狮子的脖颈上嵌着七彩宝石，工艺十分精湛。

李林甫拿起那对金狮，少说也有六，七斤。

“这是给相公作画时用的镇纸。”张利贞说。

“杂胡怎么知道我会作画?”李林甫说。

“相公丹青名声在外，长安妇孺皆知，安将军岂能不知道?”张利贞顺势拍马屁，拍得李林甫心中十分舒坦。李林甫拿着那对金狮，心中陶然，好像自己已经是长安的大画家。

“在下还带来了安禄山的捷报，安将军在松漠与奚人、契丹人大战一场，杀死敌人八千，杀伤无数，拓地千里，真让我大唐国威大振啦!”张利贞又说。

“真的?”

“千真万确，在下深入现场，亲自看到了奚人和契丹的人头。”张利贞兴奋地对李林甫说，仿佛他真的参加了战斗似的。

“看来，这杂胡，不仅是要复职，而且要升官啦!”李林甫说。

"禀告相公，有长生不老之术的老神仙，也是安将军为皇上从恒山深处访到的。"张利贞没有白受安禄山的贿赂，在李林甫面前将安禄山的好处一桩桩一件件表白。

李林甫随张利贞到城外馆驿看望了安禄山和张果，表示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第二天李林甫进宫拜见玄宗说："臣亲自到馆驿去看望了即将入朝的恒山老神仙张果，他是尧皇的侍中。"

"尧皇？你再说一遍！"玄宗大吃一惊。

"是的，尧皇，就是舜皇帝父亲。"

"那么，他现在的岁数是——"玄宗兴奋地问。

"他已经有三千多岁了！"李林甫极其认真地说。

"啊！世上真有三千多岁的人？爱卿快快为我迎请。让朕看看这位老神仙！"

"臣还有一事禀报皇上。据臣所知，李白乃一介布衣，名不见经传，臣以为陛下还是不召见的好。"李林甫说，他既然大权在握，不能让任何一个没有依附他的人轻而易举地进入朝廷。他知道在皇上心情很好的时候，提出的事情往往会被批准。

然而这一次却不然，玄宗说："李白乃超逸的隐士，太玄大师的弟子。爱卿说的名在经传者多是作古之人，死去的人怎么能在本皇右侍候呢？"

李林甫故作忧虑地说："微臣只是想到李白乃山野草民，万一有什么污言秽语，有辱圣听，反为不美。臣深知圣上爱才用人之心，就怕万一……依臣所见，不如在选院铨选一次，这样较为慎重。"

玄宗看李林甫那付忠心耿耿的样子，笑着说："爱卿过虑了吧！不过，李白的许多诗朕都看过了，对李白来说考与不考，俱是一样，你先安排为朕拟旨把他召来京城再说。"

李林甫只好不再说下去，下达了关于召见李白的圣旨。尚书省对长安周围郊县下发了尽快举荐人才，特别参加吏部铨选的公

文。

李林甫很满意张利贞的平卢之行，随即就报请皇上擢升河北采访史张利贞为吏部尚书。皇上忙于与太真妃玩耍，点头应允。并对林甫说："以后有些小事不必禀报，爱卿看着办就是了。"

张利贞立即来到馆驿安排安禄山与张果进宫朝见皇上，看见张利贞火急的样子，安禄山反说不急，唤出高尚来说了一大堆斋戒沐浴的礼节程序来。约莫需近一个月，张利贞明知他是在吊皇上胃口，故意引而不发，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回去如实向李林甫禀报。

他再次与高尚和史思明商量，现在一是抓紧对张果进京前的训练；二是派一支人马，扮作胡人烧掉单于都护府的粮草，告郭子仪与回纥人勾结谋叛，只要皇上处置了郭子仪，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一个月之后，安禄山与高尚领着大队人马，打着"老神仙"奉旨进京的旗号，一路鼓乐喧天，浩浩荡荡进了长安。

7. 张垍沮丧地说："李白不怕考，该怎么办？"

初秋的春明门，远远地出现在李白面前，李白轻轻勒住马缰，让马儿慢慢前行，记得那年春天的情景，灞桥两边的柳树一片新绿，坦荡的秦川之上，蓝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如今旧景依然，只是灞桥旁的柳树变成银绿，他想起京华酒楼，为吴道子题写的粉图山水歌，想起终南山的那个苦雨的夏天，王老爹和磉磴，想起与斗鸡徒的一场恶斗……彷佛还发生在昨天，但转眼之间已届不惑之年。这次奉诏进京，远道从南陵驰往长安，但愿像苏秦、乐毅那样游说万乘之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此次进京，没有任何人能阻拦他来到皇上身边，"由布衣而卿相"的道路，已经越来越明白了。想到此，李白挥动马鞭，在空中甩了个

圈，“得”的一个响鞭，驱马飞快地直奔春明门而来。

皇上会见太玄大师的第二天，李林甫就告诉张垍，假若李白来了，就把他安插在集贤院。张垍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了声“听凭大人安排”就径直回到翠华轩。张垍心中窝着一肚子火，脱下朝服，将佩带的钩牒金带往桌上一摔，倒在胡床上，倒头一觉睡到下午。醒来之后，宁亲公主还不见回来。

侍女奉上香茗，张垍问宁亲公主哪去了？侍女说，上午出门时说是陪太真娘子读道经去了。张垍把脸一沉说道：“眼下这些道士可真吃香，连皇宫内苑都变成道观了。往后朝廷中尽是道士得了，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话刚落音只听有人笑道：“这朝廷中，缺了别人可以，缺了聪明能干的张驸马可不行，眼下就有一件顶顶重要的公事要你办呢？”那人从外面走进来，原来是高力士。

“哎哟，原来是阿翁到了。”张垍连忙站起来换了一副笑容迎接：“阿翁有何差遣？”

“右相托我二人与吏部尚书张利贞主持这次人才选拔”。高力士说。

“为什么？这是吏部的事，张利贞不是才升了吏部尚书么？”张垍说。

高力士说：“因为张利贞刚当上吏部尚书，对铨选的事情尚不熟悉，所以右相就托了你我。”

“如今明君在上，还要经我的手把那些庸庸碌碌的村夫贱民送进朝廷——我没兴趣”。张垍说。

高力士又说：“这一次的铨选与往次的不同。这数百待选的士子中，包括奉诏进京的那些士子。”

“也包括李白？”

“对，我们对他进行考铨，是对大唐、对皇上负责呀！”高力士说：“我们不能让那些不该做官的人钻了空子。”

高力士虽这样说，张垍心中却有数，沮丧地说："那李白……怎么考他……也无济于事。"

"不过，驸马公是文人，在下只是皇上的一名老奴，若要考内侍，当然是老奴在行，要考文士么？驸马公你还得动动脑子。"

张利贞任吏部尚书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这次铨选，他却哺不知李白是何许人也。他找到长安文人圈中的熟人，那人将一本抄录得整整齐齐的《李青莲诗文抄》交给他看，并对李白称赞备至。他将那本书带到相府交给李林甫，李林甫正在画室。想起那日安禄山送的金狮镇纸，来到书房，吩咐仆人洗砚磨墨，自己铺开一张精致的白绢用一管狼毫细细勾勒起来。

张利贞将《李青莲诗抄》呈上，李林甫对诗本没有什么兴趣，但对这个要进入朝廷而没有依附他的李白，他决不能掉以轻心。他翻开那本诗文，有咏仙道的，有咏山水风光的，忽然，他鹰隼般的目光注视在一页五言上，这首诗是《登广武战场怀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赤精斩白帝，叱咤入关中。两龙不并跃，王纬与天同。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伊昔临广武，连兵绝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战争有古迹，壁磊颓层穹。猛虎啸洞壑，饥鹰鸣秋空。翔云列晓阵，杀气赫长虹。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沉缅呼竖子，狂言非至公，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

李林甫虽不完全了解诗中的历史典故，凭直觉，完全看得出来，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文人，而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有潜能的行家。他把楚汉战争写得如此生动而简明，详论得如此中肯，整个的一页诗里，英气逼人，豪雄阳刚。他把诗集往案头一扔，也不作声，拿起笔继续勾勒他的金碧山水。

约摸过了一个时辰，李林甫却不说话，张利贞心里发悚，坐在角落里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走也不好走，坐下去更难受。

李林甫勾勒完了一匹山，然后头也不抬地问道：“你让我看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

张利贞站起来，终于忐忑不安地说出：“在下打听到……李白学识渊博，不管怎么考……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李林甫突然放下笔，抬起头来，盯着张利贞说道：“李白不怕考，难道拱手让老道把他弄进朝廷来？”

张利贞不敢看李林甫，一时语塞：“这……”

李林甫站起来，敲着桌子说道：“李适之身边的文人，已经布满了三省六部。皇上面前，太子身边，到处都是文人。皇上又喜好诗词音乐，这次老道士推荐李白，我看大有文章。太子李亨，已经通过韦妃的哥哥韦坚结交很多文士，和李适之搅成一团，像你这样拿一个文人李白都没办法的人，还想在朝廷站住脚吗？”

张利贞听见李林甫这一厉声喝斥，诚惶诚恐地不住点头哈腰：“卑职该死！”

李林甫看见张利贞狼狈的样子，似乎轻松了一点，又重新坐下来提起狼毫，在空中比划着说：“我看……李白不怕考，也不是坏事，好就好在他不——怕——考！”

这天，贺知章、张旭、吴道子在京华酒楼为李白接风洗尘，张旭乘着马车到客栈来接李白。李白正待出门，一位吏部的录事带着几位公差在账房打听。

“请问，有一位李白先生在这里吗？从南陵来的。”

“我就是。”李白走过去说：“有事吗？”

录事拿出一张文牒来交给李白说：“吏部通知你明天到选院参加考试。”

李白接过文牒，见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考试细则，张旭一把拿过，看了看说：“太白先生是奉诏进京，我怎么没听说过奉诏进京还要考试？”

那录事说："我是奉命行事，怎么知道？考不考由你。"说罢与差人扬长而去。

李白与张旭到了京华酒楼，贺知章诸人都在此等候，酒店店主董糟丘，忙里忙外地张罗。李白一到就拉着贺知章呵呵笑道："今天带酒钱没有？"贺知章说："今天可不是金龟换酒，一定要喝个痛快，一醉方休！"

张旭把方才在客栈接到考试文牒的事说了一遍，贺知章一愣，问道："我怎么没听皇上说过要李白参加考试？"

李白傲然一笑说："考就考！明日要让那吏部和集贤院的官儿们，一睹李白日草万言，倚马可待的风采，我等还是喝酒吧！"

自从封禅泰山以后，朝廷虽然也按时开科取士，但数量很少，几千个士子中只不过几十人考中。这一次选院开特科，的确给士子们不少的惊喜，大清早待考的几百个士子在选院排成整齐的队列，李白与奉诏入京的几个人排在前面。

高力士、张利贞与张垍，道貌岸然地高坐在正厅上。两眼从士子们的头顶上看过去。整个大厅鸦雀无声。

张利贞说："本部堂今日奉命监考，由集贤院张大人出题口试经文大义，合格者再行墨义，若口试不合格者，则取消笔试资格，现在开始。"

一个录事高叫道："河南道任城李白何在？"

李白昂然出列："李白在此！"

张垍故意不看李白，说道："你不是要由布衣而卿相吗？为什么过了二十年，你还是布衣？"

李白一见是张垍主考，心中已明白了大半，他明明想借考试来侮辱人，仁者岂受嗟来之食？

李白道："大道不畅通，是因为有乱石阻塞；太阳的光辉不能照射大地，是因为乌云遮蔽。因为有妒忌贤能的人从中作梗，所以李白至今还是布衣。张大人以为李白的回答怎么样？"

张垍以为李白此次奉诏进京，为了求取功名一定会像韩信一样，能受胯下之辱，于是拿定主意，借考试之机将李白痛痛快快羞辱一番，出一出胸中积压了二十年的那口恶气。哪知李白并不买他的账。张垍正想发作，只听李白又说："堂下士子，皆是布衣，张大人奉皇上之命主持考试，你的口试就是这种题目吗?"

李白正说出了堂下士子们心里的话，堂下士子一阵哗然。李白的反问出乎张垍的意料之外，张垍泄恨心切，一时想不出说什么才能难倒李白。高力士见张垍虽面容镇定，但拿着诗集的手在微微发抖；便向张利贞使个眼色，张利贞会意，大声叫道："李白休在此哗众取宠，你看，这就是你的文卷，这上面尽写的女人与酒，见识污下，不堪人目，安能登堂人室?"

"大人!"李白厉声喝道："你当众制造谎言，有辱朝廷使命!你敢不敢当着天下举子的面，把李白诗文念一遍？看有多少写的是女人与酒？再说以诗文取士，是本朝制度，从《诗经》到《离骚》司马班扬建安七子，以至我朝以来各位大诗人，那一个又没有写过女人与酒，先贤的文章已经彪炳千古，张大人，你为何不把他们从史册中一一删去?"

李白夺席谈经之辞，说得士子们人心大快，有的甚至在后面鼓起掌来。张利贞气得脸上青一股红一股。

张利贞见势不妙，连忙喝道："大胆狂徒，皇上让你奉诏进京应试，你竟敢喝得一身酒气，肮脏邋遢，厚着脸皮前来赴考，我堂堂朝廷选院，安能容你这个酒疯子胡说乱道，玷辱朝廷!"

"你这个奸邪小人!"李白叫道。

"还不快滚!"张垍用尖利的嗓音叫道。

"你这不学无术的家伙，凭什么来考我?"

"来人呀!"眼看张垍就无法下台，高力士叫道。

"到!"几个手执棍棒的差役立即跑过来。

"把这酒疯子与我轰出去!"

“与爷脱靴打扇，还不够资格!”高力士恨恨地说。

“哼，这种下流文人，与本大人磨墨还嫌蠢笨呢!”张垍说。

差役们手执棍棒将李白推的推，搡的搡，赶出选院。

士子们看见他们这等架势，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

张利贞望着厅下一个个噤若寒蝉的士子们，从鼻子里哼哼地说道：“还有布衣草民想作卿相的吗?”

李白被逐的消息，当天就传到左相李适之那里，李适之当下就派人到吏部去查问。不一会贺知章也赶来了，听派去的人回禀说是右相李林甫为了对朝廷负责，所以对即将面圣的人进行一次考试。而且吏部的人说李白本来就是一个眠花宿柳的酒疯子，幸好右相命吏部及时将他清理出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适之听了怒不可遏，拍案而起道：“我要立即向皇上奏明此事，请皇上惩处这些嫉贤妒能的奸佞!”贺知章说：“适之息怒，依我之见暂缓修本，明天就是皇上的生日千秋节，那时奉诏进京的人员，都要参加这次盛会。当务之急是把李白找回来。我们商量一下，问明情况再向皇上禀报也不迟。皇上对李白来朝的意向，已经很明显，即使他们阻挠，我们再想法安排。”李适之立即派人去客栈寻找李白。

不等寻找李白的人回来，张旭和吴道子已经到左相府来了，向李适之说，他们得到李白被赶出考场的消息后，便立即到升平坊的升平客栈去寻李白，客栈店主向他们言明李白上午已经带了行装结了账目离开客栈不知到那里去了。

8。摩延啜傲慢地向唐皇递交了一纸写着奇异文字的羊皮书。

金红色的曙光照亮了雄伟壮丽的大明宫。两侧四里多长的高高的宫墙上和二十四座宫殿都插着绣着黄龙纹样的旌旗，绚丽的旌旗迎着晨风招展，含元殿气势宏伟地坐落在大明宫前半部，两旁对峙的翔鸾阁和栖凤阁将含元殿衬托得更加庄严。殿的粉墙青瓦，在朝霞中呈现出暗金的颜色，鎏金的门钉门环闪闪发光，围

绕含元殿的青色栏杆上刻着跃动的螭龙。含元殿周围的大铜香炉燃烧着的御香，香烟燎绕，宫殿下伸的石阶很长很长，名龙尾道。龙尾道分为三个部分，由中间宽阔的正道和两旁的侧道所组成。正道与侧道之间由矮墙隔离，不同身份的官员按规章由不同的石阶进入。龙尾道的南端一直延伸到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进入丹凤门，感觉就像是面临着一座大山，山顶的香烟雾燎绕中，耸立着巍峨的含元殿。

沉迷在太真温软的怀抱中的玄宗，已经好久都没有早朝的习惯了，很多政务都交给高力士和李林甫处理。因为千秋节是他的生日，破例地举行了废弛了很久的早朝。

这一天的半夜时分，百官和各国使节早早地起来整装。钉着金色铜钉的沉重的大门慢慢开启，文武百官，各属国的使节依序在内侍的接引下鱼贯而人。进入紫禁城丹凤门的百官和使节不再开口说话，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佩饰擦动衣裙的声音。过丹凤门走上旁侧的龙尾道，一级一级登上石阶，走了很久很久，才来到含元殿旁。穿过香烟缭绕的殿前，衣裾都染着了御香。日本、高丽、百济、新罗、林邑、真腊、丹丹、盘盘、骠国、室利佛逝、诃陵、婆利、师子、天竺、吐火罗、波斯、大食、大秦……的各国使者都穿着色彩鲜艳的形形色色的服饰，带着随从和珍贵的礼物排列在殿中，等待内侍宣召按次序一一向大唐圣文神武大皇帝表示朝贺。对于外国使节们来说，能亲自瞻仰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和最庄严宏伟的朝仪，乃是平生一大幸事。

大唐开元圣文神武大皇帝李隆基，牵着盛装的太真妃登上宝座，整齐排列在殿中的文武百官，万邦使者一齐匍伏在地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玄宗微笑道："众卿平身！"接受这种气势恢宏的拥戴和祝福使他感到身心怡然。

"奏贺表！"

李林甫首先从朝班中闪出，满面春风地展开一张贺表，朗声奏道："时值千秋万岁圣节，国泰民安，野无遗贤，万邦臣服，大唐举国上下，全体臣民，奏表庆贺，圣明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到"野无遗贤"，左相李适之不由全身为之一震，"野无遗贤"，就不仅是将李白排斥，而且天下的有识之士将被拒之门外。这将会使整个大唐盛世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李林甫念完贺表，殿下百官再次三呼万岁，高力士正要宣布下一项朝仪时，李林甫再次闪出朝班奏道："启禀万岁，今有前平卢兵马使安禄山，扫平北方奚人和契丹叛乱，从万里之遥的平卢赶来，为皇上庆寿，这是捷报！"

本来安禄山的捷报在前些日子已经传到中书省，李林甫故意不报，在此时奏禀，无非是让安禄山出尽风头。

"北方的边患已经平息了？"玄宗接过捷报，惊喜地问。

"启奏陛下，确实是平息了，奚人和契丹人再也不敢作乱，大唐江山千秋万代永享太平！"李林甫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脸上激动得容光焕发。

"那胡儿已经到来了？"玄宗问道。

"是的，皇上。在殿下侍候着呢。"李林甫弯着腰说。

"叫他上前来见我。"

高力士立即站到玉阶前，大声叫道："宣前平卢兵马使安禄山！"

这时，在朝班的末端，安禄山头戴浑脱帽戴着大大的银耳环穿着花花绿绿的胡服跑了上来，傻乎乎地摊开两手，弯下腰来，高呼道："罪臣安禄山恭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扑通一声跪下，磕了个响头。这种自出心裁的行礼，把玄宗和大臣们都惹笑了。太真妃笑的更是前仰后合。

玄宗搂住笑个不停的玉环，对安禄山说："安卿平身。"

这时安禄山却并没有站起来，仍旧缩着头，胖大的身体像一团花花绿绿的肉球，眼珠子骨碌骨碌转着，向玄宗说："皇上俺杂胡给您老人家祝寿，带来了三件礼物，第一件是俺杂胡把那些反叛朝廷的坏蛋上头割下来，有八千个，还收复平卢北疆土千里，骏马千匹献给皇上，第三件是，俺杂胡找到了一位神仙，可以让英明的万岁爷皇上活得跟太阳和月亮一样长久。"

"啊?"玄宗和玉环一齐惊呼起来。"他来了吗?"

"来了。千真万确，他可以教给皇上长生不老的法子!"

"长生不老?"殿上殿下发出阵阵感叹。

"对，长生不老！老神仙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岁了!"安禄山说着从地上爬起来，叫道："张果老！张果老！你快出来呀！皇上就跟俺亲爹一样，你怕什么呀!"安禄山转来转去，从官员的队列里把张果拉出来，推到前面说："快磕头！快磕头!"

张果立即跪下口称："世外人张果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玄宗见张果满头华发面色红润，行动敏捷，心中暗暗吃惊，忙道："张卿平身!"

玄宗想人一到六七十岁，已是老态龙踵，而眼前的这位，满头银发，面容却只有三四十岁光景。心想这位神仙可是真的了!

张果一站起来，安禄山又"卟通"跪下去，说："俺杂胡还有一件，今日是皇上大吉大利的日子，俺杂胡要给皇上跳一个舞，让皇上开开心！胡儿们来呀!"

早就准备好的妖艳的胡女，穿着异样的胡服，列队来到含元殿中央，安禄山领头站定，随着音乐像陀螺一样滴溜溜旋转，玄宗一时看得眼花缭乱。舞到终了，安禄山一挥手变出一大张鲜艳大幅红绸。安禄山和胡女们牵着红绸，展示给玄宗和万邦使者，那红绸上绣着金光闪闪的"万寿无疆"四个大字。安禄山和胡女们一齐匍伏在丹墀之下，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玄宗一张脸笑得来合不拢嘴，随即说道："安爱卿听封。"

安禄山此时伏在地上，已是高兴得浑身发颤。

只听高力士宣旨道："封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赐京城府宅一座。"

皇上对安禄山的厚重的封赏，使文武百官大吃一惊。

安禄山谢恩之后，高力士宣旨："文武百官，万邦使者听着，为庆贺千秋圣节，各国使者献贺礼！"

万邦使者正要一一献礼，忽然听得殿下雷霆般的一声吼："慢着！"

整个含元殿里的人都震惊了，是谁胆大包天，竟敢在此时如此无礼？玄宗、高力士和大臣们一齐将目光投向丹墀之下。

此时使者的队列里闪出一位英武骠悍的汉子，他就是回纥王子摩延啜。摩延啜见杀人掠地的安禄山谎报军功，已是义愤填膺，那昏王竟不问虚实，当场重赏，不由得将一腔仇恨爆发出来。

玄宗喝道："你是何人？竟敢在此无礼？"

摩延啜将头一扬，双手叉腰，傲然挺立，答道："我——回纥使者摩延啜是也！"

"区区蛮夷，你想干什么？"高力士喝道。

"本使前来递交国书！"摩延啜道。

李林甫见这摩延啜眼露凶光，身子不由哆嗦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这却被对面的左相李适之看在眼里，李适之大步走向摩延啜，说道："既是递交国书，呈来！"

摩延啜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纸，冷冷一笑，一挥手将羊皮纸交给了李适之。李适之拿着羊皮纸，刚走上丹墀，李林甫上前一把夺过，正要看过挑出漏子来当众斥责摩延啜，展开一看，不觉目瞪口呆，那羊皮纸上写的一片乱麻麻的奇形怪状的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只好不动声色将羊皮纸国书折叠起来转呈高力士。

高力士一看，向摩延啜叫道："回纥使者不得无礼，各国所进表章，按规矩是用汉文书写，这上面是何等文字，竟敢作为国书面圣?"

谁知摩延啜理直气壮地回答："本使所呈国书，乃是用我国文字书写，我回纥乃北方大国，为何不可用我国文字？你大唐妄称文明礼仪之邦，难道没有人识认这普普通通的回纥国书？我今日也不为难尔等，限三日之内，作出答复。我四十万铁骑，已在边境待命，如若尔曹无人识得，我回纥铁骑，指日踏平中原!"说罢大踏步走下玉阶，出了含元殿。

当着万邦使者，大唐天子丢尽了面子。

"真是狂妄已极！马上诏命中书省，立即与我译出!"玄宗肺都气炸了，一巴掌拍在御案上。千秋节的庆贺，马上从高潮降到了低谷。回纥人虽然是狂妄已极，但拥有四十万铁骑却是事实，从摩延啜的横蛮态度看来，回纥人不是毫无准备的向大唐挑衅。

高力士将那张羊皮纸交给在场的众大臣，众大臣把羊皮纸传了好几个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场鸦雀无声，没一个人出头说话。

谁能认识羊皮书上的奇异文字?

李林甫看着那羊皮纸不敢伸手去接，往后倒退两步。

高力士焦急地等待，当羊皮纸传到左相李适之的手中时，高力士问道："左相，快认呀!"

"我不认得，看来这不是单纯的回纥文。"李适之惭愧地说。

听了李适之的回答，李林甫鄙夷地笑道："左相不是一惯自诩博学多才么?"

大事当前不积极理事，反而从内部作乱，是李林甫的一贯伎俩。李适之见无人译出回纥国书已是心如油煎，此时只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大局为重隐忍不发。

高力士见李林甫这般说话，便从李适之手中拿过羊皮纸，往

李林甫面前一放。李林甫看那羊皮纸好似一盆滚油，生怕烫着似的倒退两步，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哝着说：“依我看，好像画的是一些鱼和蝌蚪。”

“右相大人，是否由你去向回纥人宣布，这上面就是鱼和蝌蚪呢?”太子宾客贺知章眯缝着一双老花眼说。

李林甫嘿嘿地笑着，不说话了。

“快，快认呀！长安第一才子。”高力士把羊皮纸拿到张垍面前。

“这……好像豆芽一样……”张垍头也不敢抬尴尬地嗫嚅着。

“依我看更像是满地乱爬的毛毛虫!”吏部尚书张利贞轻松地说，既没有李适之的惭愧，也没有张垍的尴尬。对于文字，他是外行，此时似乎显出什么也不懂反倒是一种优越。

李适之怒不可遏：“哼，这种玩笑还是留着回家去开吧！皇上，依微臣之见，把朝廷中所有的通师，都给召到中书省来！我不信就没有人认得!”

“依卿所奏。”玄宗说。

李适之虽嘴上向皇上这样禀奏，但心中却不踏实，朝廷里到底有没有能识回纥国书的通师，他心里没有底。朝廷的通师不少，但自张九龄被贬去之后，通师的考铨就中断了。官吏的任用，职位的升迁，都是李林甫一个人说了算。都是李林甫、张利贞、吉温等私下里在李林甫的家中商议好了，任命之后李适之才知道。那求升求职的，纷纷巨资贿赂走李林甫的。通师是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职位，只要出钱，李林甫不几天就挥笔任用一批。因此，能会三五句外国语的也是通师，语无伦次的也是通师，到底能不能译出回纥国书，李适之却不得而知，更可能的是，这些人召来也是无益。倒是在场的大臣们见总算有人承担了这事都如释重负。不多时，宣政殿一侧的中书省大厅里，三省六部，五

监、九寺、一台、十六卫的所有通师一一到齐，把中书省的大厅挤得满满的。

李适之命中书舍人将羊皮纸交所有通师一一传观。通师们有的瞠目结舌、有的面面相觑、有的汗颜夹背、有的满面通红、有的小声议论，仍无一人认得羊皮纸上的文字。

“看来，你们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要你们何用，改日定要一一考铨，不能胜任者，与我逐出！”李适之气愤地说。“那么，你们可知道有何人认得?”

此时，一位满面通红的通师说：“启禀大人，这种文字是一种罕见的回纥古文，开元初，有两位通师，一位姓郑，一位姓梁，他们可能认得。”

“这二人现在何处?”李适之问。

李林甫白了红脸通师一眼说：“这哪里是你说话的地方，还不与我退下！”那红脸通师吓得连连后退到人丛中去了。

李林甫斜乜着李适之说：“郑、梁二通师因为自恃才高，脾气古怪，已经被贬到大漠以北的坚昆都督府去了。”

“右相大人，这回纥国书是否有人识得，是关系到我大唐天威的大事！”李适之严正地对李林甫说。

不等李适之说下去，吏部尚书张利贞风凉地说：“照左相的意思，是想把那两个目无长官的通师弄回来么？坚昆都督府离京城八千多里，左相大人，那两人年纪又大，就是弄回来也得三五个月，万一鞍马劳顿，死在路上，也未可知。”

张利贞仗着李林甫的势力，才敢如此放肆，李适之厉声说道：“张大人，如今国事当前，你怎敢这样说话，难道回纥人将你收买了不成?”

张利贞见李适之声色俱厉，心中方才有点胆怯，装出一付愁眉苦脸的样子说：“左相大人息怒，国事当前，我不也在鞍前马后的忙么？可我说的是实话，都认不得回纥国书，我也是无可奈

何呀！"

李适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混帐！"

众通师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一个个噤若寒蝉。

千秋节这一天玄宗过得很不愉快，准备已久的歌舞也没有心思去看，只命梨园为外国使者草草演完了事。也无心在宴会上饮酒，推说身体不适回到勤政楼，连太真妃也小心翼翼地陪着。高力士不住地派人催问中书省那边的消息。到了晚间，高力士禀告说通师们仍无一人能识那些奇形怪状的文字。

"这帮人都是些酒囊饭袋！"玄宗一生气，一脚踢翻面前的御案，案上的酒食倒了个满地狼籍。

众大臣吓得一个个不敢吭声。

这时李林甫捧着一本奏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跪地奏道："启奏万岁，营州都督安禄山进来奏章，请万岁恩准出征回纥，安将军在奏章中言说，要率营州健儿，踏平回纥，将回纥怀仁老酋的人头献给万岁！"

玄宗见终于有忠勇的安禄山，肯为保全大唐的国威去拚杀疆场，心中才顺了一口气，忙说："呈来！"

李林甫又说："请皇上准了安将军表奏，发兵回纥，杀他个片甲不留！"

玄宗看完奏章，龙颜大悦，正要提朱笔批示，左相李适之上前道："启奏万岁，臣以为不可轻开边衅。唐与回纥，自太宗以来，甚为友好，今以一纸羊皮书便要开战，臣以为必有原因。一来目前尚不知这羊皮书上写的什么，二来尚不知回纥为何要以这样的奇文来刁难，如为一纸羊皮书，轻率开战而使生灵涂炭，无端造成损失。臣以为应立即弄清究竟，加紧寻人译出回纥国书。而不宜轻开边衅。"

玄宗听罢，微微点头，手中的朱笔放了下来。李林甫上前说："启奏万岁，回纥老酋用这一纸羊皮书，侮辱我大唐天子。

我大唐乃泱泱大国，安能忍受小国侮辱，如不与他兵戎相见，我大唐脸面何存？左相之言，不以国家之辱为辱，是于国不忠。臣以为应该出师回纥以振国威！”

“右相大人言重了，情况未弄清之前，轻率地拿社稷、百姓去冒险，这才是对国家不忠。臣以为，暂缓议战！”李适之说。

“战为国雪耻，安能不战！”右相说。

“不行，弄清原委再战不迟！”左相说。

“战！非战不可！”右相说。

“不要说了！”玄宗烦乱地一推御案站起来面对着云母山水大屏风“想不到这小小的一纸蕃书……”

李林甫和李适之都不言语，大殿里的空气凝固了。

正在此时，须发花白的太子宾客贺知章气喘吁吁地由内侍扶着上殿来了：“启奏万岁，臣以为有一人，或许可以认得番书……”

“谁？”玄宗蓦地转过身来。

“谪仙人李白。”

“启禀万岁，李白是蜀人，为何识得番书？”卫尉卿张垍马上对玄宗说。

玄宗将目光转向贺知章。

贺知章说：“李白先祖，曾在隋末被流放到碎叶，李白的父亲常往来于回纥与碎叶之间。内廷供奉吴道子说，李白与他同游江南之时，自称能识西域文字，还给他唱过回纥人敬神的巫祝之歌。”

“李白现在何处？”玄宗问。

“听说昨日上午与二位张大人在选院。”贺知章说。

张垍、张利贞此时已觉得冷汗从腋下渗出！

“你二人快把李白请来！”玄宗此时已是心急火燎，来不及问及其它。

"是，臣遵命。"张利贞和张垍忙不迭地回答。头也不敢抬地跑出了宫院。但见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偌大一个长安，李白到底在哪里？

8. 力士脱靴，驸马捧砚，李白醉草《答蕃书》

张利贞无奈，领了圣旨与张垍一起，派了吏部所有人马，托高力士出面让左右金吾卫、监门卫，巡城羽林军全部出动，十万火急寻找李白！已是下午找遍整个长安城，都不见李白的踪影，张利贞、张垍这才着急起来。因为李白是出了选院之后失踪的，遇到这要命的节骨眼上，如果今天找不到李白，皇上追究起来，再有人揭出选院一节，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此时两人哭丧着脸，低声下气求贺老宾客给拿主意。

贺知章见他二人心急火燎，心想，要不是你们这班狗东西兴风作浪，阻塞贤路，那蕃书早就译出来了，怎会让大唐天子当众出丑？于是故意要理不睬地说："李白不是中书省通知到选院去了，怎么会找不到了呢？想必中书省对奉诏入京的人才安排得很妥贴吧？"张利贞和张垍才结结巴巴把在选院如何刁难李白一节说出来。连连赔不是。贺知章见他二人可怜巴巴的样子，想起第一次和李白见面时，李白写《蜀道难》的地方，便命他二人一起来到曲江池畔的兰陵酒家。

到了兰陵酒家门前，见一群人围在那里，有人高声吟唱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为何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



高力士满面羞愧，跪下一只脚，将李白脚上的乌皮长靿靴脱了下来。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是李白在吟诗！

这首《将进酒》，日后脍炙人口、流芳百世，起势如泰山压顶，万马奔腾。续句如风送帆，顺流直下。如黄河之水波涛起伏，经九曲而顺流东下，由悲愤而生豪壮之情，大气磅薄而浩荡非凡，不仅中国人喜爱，而且外国人也慨叹望尘莫及。

卫士们排开围观的人丛，贺知章、张利贞、张垍挤了进去。但见李白高举酒杯，一边大杯喝酒，一边引吭高歌，旁若无人。

昨日李白也是这样狂喝滥饮，直到烂醉如泥在店里和衣躺了一宿，今早醒来一直喝到现在。兰陵酒家的胡女，十年前就认得李白，却从未见过他如此狂喝滥饮；在李白奔到柜前揭开第二坛酒时，胡女一把按住酒坛子，李白又去拿那酒壶，也不用杯子，只汩汩地往嘴里灌，胡女上去夺酒壶，被李白一把抓住。李白鼓起眼睛瞪着胡女：“你怕我钱少是不是，那匹五花马，你牵去好了！”说着一把推开胡女。胡女叫道：“太白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这样要喝醉的！”

李白疯狂地大笑：“哈……喝醉？我今天就是要喝个一醉方休！喝得分不开天地日月，辨不清南北东西，喝得天回玄黄，地返洪荒！我再也不用去拜谒权贵，再也用不着弹铗候门！我再也用不着伪装成平庸可爱的谦谦君子，再也不用去吹牛拍马、装腔作势，拿酒来！拿酒——来呀！”

张利贞见他狂饮，生怕醉了误事。叫金吾卫上前阻拦，金吾卫上前按住酒壶，被李白一掌推开，喝道：“你是何人，竟敢阻拦李老爷喝酒！难道在长安就不准人喝酒了吗？”随即自己也踉跄倒地。

金吾卫忙陪笑说：“我不是不让你喝，是说你喝醉了会很难受的。”

李白摇摇晃晃站起来，对金吾卫怪笑着：“喝醉了怪受？不，

醒着才难受！当你清醒白醒地看到砍伐桂树，栽培荆棘，囚禁鸾凤，宠养野鸡，恶人们崇尚奸恶，践踏正义，你能不难受么？只有喝醉了，醉得人事不醒，醉得黑白不分，忘了人的尊严，忘了人的责任，忘了世间的美丑善恶，才愁消闷散！啊，我活得好累，我要喝个够！”说着抱起酒坛子狂饮。

“这样喝要醉死的！”贺知章奔上前去。

“死就死！我根本不想醒来！”李白叫道。

两个金吾卫去抱酒坛子，一不小心，酒坛子“哗”的摔个粉碎，琥珀色的葡萄酒流洒满地，李白也倒在地上醉去了。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天在选院，也是这样喝酒误事，这可不是我故意刁难他！”张垍对人小声说道，看见李白醉成这样，倒如释重负地。“像这样醉得人事不醒，就是弄回宫去，也没法向皇上交待。”

张利贞想，你是天子女婿，倒是没什么，自己在贺老宾客面前，眼下还不敢乱说乱动。便道：“驸马公，今儿只有将就点儿，把这酒疯子弄回去，咱们好交差。再要弄丢了，皇上怪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快弄点醒酒汤来。

店家和胡女弄了些醒酒汤来给李白灌下。”

张垍和张利贞叫道：“太白先生，太白先生，醒醒！”

李白睁开眼睛，向着张利贞和张垍嘻嘻笑着：“你们是谁？你们把我叫醒为什么？”

“皇上有旨，请太白先生接旨。”张利贞说。

李白从地上支起身子，醉眼蒙胧，看了看张利贞和张垍说“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叫李老爷接旨？”

张利贞和张垍只好谄笑着说：“我是吏部尚书张利贞，这是集贤院的主管卫尉卿张垍，我们是奉旨前来，请……”

李白一咕碌从地上爬起来，在路旁胡乱折了一枝菊花，在张垍、张利贞的头上挥舞着说：

“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又来骗我，又想来刁难我是不是？办不到，你以为不要我入朝，你两个蠢驴就可以永保荣华富贵是不是？你以为光凭你们这点溜须拍马，嫉贤妒能的本事，就可以永保天下太平了是不是？你们不是把李老爷从选院中赶出来了吗？你们赶得了一个李老爷，你们赶得完天下所有的忠直之士？”

张利贞、张垍以为圣旨一到，李白就该乖乖跪地领旨跟他们走，再说，从来没见过天下有不想做官的人。此时被李白一顿臭骂，满面羞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又不敢离开，只好一反倨傲的常态，十分讨好地凑过去向李白解释选院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李白冷冷一笑，将那支菊花在二人面前一挥，说道：“李老爷布衣草民，不务功名，不交王侯，七尺丈夫不屈己，不干人，不爱看你们猫一样的媚态，你给我滚一边去。”

张垍、张利贞束手无策，只好向贺老宾客求告说：“贺大人，求您老人家帮着说句话，让他跟我们走吧！”

李白扭头不看这帮人，闭眼倒卧在尘埃中。

为什么会把一个热心用世的人伤害成这样？贺知章心里一阵难过，他走到李白跟前，轻声叫道：“谪仙人！”慈父般理顺他散乱的头发，揩去他脸上的污渍。“你喝醉啦？”

“我没有醉，我很清醒。”李白凄然笑道：“我倒是愿意长醉，不再醒来……”

“太白，昨天在皇上的千秋节盛典上，回纥使者向我朝递交了一封国书……”

“贺大人，不要向我讲朝中的故事，我现在就离开长安，散发扁舟，浪迹天涯……”

“回纥使者的国书没有人能辨认出来，有人提议向回纥发兵来洗雪大唐的耻辱。”

“啊？那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领兵的大将。”

"因为一纸意义不明的蕃书，招致边患，使生灵涂炭……"

"是吗？……"

"一旦开战，多少百姓没了生计，又会有多少人战死沙场，又会添多少孤儿寡母……"

"皇上不打仗不就成了！老爷子，你别说这个。"

"朝中有人要不明不白地把老百姓推到战争的血海里去。仅仅为了一纸不认识的蕃书。"

"是吗？"

"回纥嘲笑我朝无人，我朝真的没有有识之士么？"

"区区回纥文字算得了什么？敢嘲笑我朝无人？你把那蕃书拿来！"

贺知章道："要看，随我到皇上那里去看！"李白瞟了一眼，从地上一跃而起，拉起贺知章说："走！你快跟我去见皇上！"

贺知章大喜，忙说："等等，你听我说完，皇上为此赐你供奉翰林，快接旨更衣吧！"

"真的！"

"那还有假！这些人都是来接你进宫的！"

今天是回纥使臣交国书的第三天，李白随内侍进了丹凤门，登上龙尾道，巍峨的含元殿就在眼前。李白龙尾道上停了一停，衣裾在微风中飘飞，深蓝色的宝顶，青色的琉璃鸱尾，在蓝天下闪光。这是他多年向往的地方，他终于来的天子面前！他不仅仅要作司马相如，他要作管仲、乐毅、诸葛亮那样的辅弼，把他的才识通过皇上变成沐浴苍生社稷的甘霖，为四海造福，把大唐变成空前强大、空前美好的人间天堂。他随内侍疾步穿过排列整齐的万邦使者和文武百官，走上御阶，看见了御座之上万乘之尊的天子！

玄宗一扫前天的气恼，看看整齐肃穆的朝班，自信和尊严又在他心中倍增，前两天他想起开元初的那些日子，那时有姚崇、

宋景、苏廷、张九龄……他们都是大唐的人才，一个个忠勇至诚，勤于政务，料事如神，理事顺如。此时，他看见李白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地向自己走来。他想起了张九龄，不仅才识过人，而且刚正不阿。张九龄的内涵透过他的外表显露出来，言谈举止，风度殊卓。眼前的李白，气宇轩昂中透露着潇洒出尘的飘逸，玄宗不觉从御座上站了起来，口中不自觉地喃喃道："谪仙人!"迎着李白走了三步……而此时，李白也疾步趋向前去，振衣跪拜："臣李白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整个朝班都震动了！

李适之、贺知章、崔宗之、晁衡、吴道子等一干人，心中一阵阵激动，天子降阶以迎，大唐给了李白特别的殊荣！才识和忠诚在这里得到肯定和赞赏。

李林甫、高力士、张利贞、张垍、吉温等一干人也震动了：皇上从没有走下御座去趋向朝臣。无疑，李白将来的受宠程度会高于他们，他那纵横驰骋的思路，那种他们绝不可能具有的敏捷过人的才识，将会给他带来辉煌的前景。中书省一个一个的高位将会被他和他的同类占去，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这帮人背上感到阵阵凉意。

"李卿平身!"玄宗道。高力士导引李白侍立在皇上的御案前。

"李卿，前日回纥使者，将一纸蕃文国书呈上朝庭。此书文字奇异，为常人所不识。朕听贺老宾客举荐，李卿能识此种文字，李卿可为朕当殿辨识!"

高力士将羊皮纸国书双手递与李白。经过两天的折腾，满朝文武心情无不紧张，目不转睛地望着李白的表情。李白接过羊皮纸，迅速浏览，嘴角浮出轻篾的微笑。

"启奏陛下，这种文字根本就不是回纥文字!"李白说。

玄宗又紧张起来："什么？根本就不是回纥文字？那是什

么？”万一李白认不出来，就可能再一次丢丑！

李白说：“启奏陛下，这种文字是摩尼教的经文组成。摩尼教又叫明教，百年前从西亚传入回纥，现在只有回纥巫祝才使用这种文字。臣全部认得，只是上面写的内容俚俗至极，臣不敢诵读于圣皇之前，只恐有污天听！”

“蛮野之邦写俚俗之词，也是自然，卿可如实对朕译来！”

“臣尊旨。”李白展开那卷羊皮纸朗声念道：“回纥可汗诏谕唐皇——”

李白刚读出这一句，李林甫就打断道：“皇上，那回纥乃边远蛮夷，怎敢如此口出狂言？分明是李白欺君罔上！”

李适之立即针锋相对道：“右相大人想必识得此书，前两日有意不译给皇上听？”

李林甫谄笑着说：“林甫无非是对皇上一片忠心而已，请皇上明察。”

玄宗冷冷地对李林甫说：“右相不必多言。李卿，你继续为朕念下去。”

玄宗对李白微笑颌首示意，李白又念道：“尔国称堂堂文明礼仪之邦，竟派毛狗一般狡猾的边将，毒杀无辜百姓，支使一伙凶恶的强盗，抢夺我们的马匹，你们杀灭北方小国，又向我堂堂回纥挑衅。你们像豺狼一样贪心，何必穿人的衣裳？你们像虎狼一样凶恶，又何必冒充仁义？今天来尔国递交国书，就是明白告诉你，我回纥乃北方大国，安能像契丹和奚那等小国，任由尔等欺辱砍杀，如若不然，我回纥将率四十万铁骑南下，要尔等出让东方十郡之地，供我国牧马；让南方十郡之地，供我国放牛。尔等立即回复，勿谓言之不预！”李白一口气译出。

安禄山听了李白译出的内容，不由胆战心惊，回纥人在这一纸国书上，分别写了他在北方制造的边患，要是皇上追究起来，如何了得！还有吏部尚书，河北采访使张利贞，心中也是一清二

楚，只是当日得了安禄山重贿，便对安禄山骗杀无辜的事假装视而不见，以过为功。要是事情败露，一切都完了，不由得紧紧地捏着一把汗。

此时，御座上发出一阵阵哈哈大笑，玄宗说："这回纥老儿不自量力，狂妄已极！"

安禄山听了，马上闪出朝班，伏地奏道："启禀皇上，此书已经证明回纥老酋对我大唐，历来虎视耽耽，怀有野心，回纥老酋小看我国，想侵我大唐，微臣安能容忍，望陛下准了微臣的表章，让微臣率兵百万出师回纥，杀他个片甲不留，更可以拓地万里！"

玄宗听了嘉许地一笑，转向李白说："安将军的话，不无道理，李卿，你以为如何？"

"启禀陛下，以臣看来，回纥此书不像无端挑衅，这一纸国书，不过是一颗问路的石子罢了！"李白从容答道。

"一颗问路的石子！"

"是的，回纥此举，是用来试探大唐是否像消灭北方小国一样，去消灭回纥！如果回纥一心想发起征战。哪里会交来国书？早已刀枪相见！"

玄宗与众臣听了李白这番阐述，无不以为事理明了。

李白又侃侃言道："兵者凶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依臣之见，一面追查边将有否抢马匹杀良民的劣迹，一面赐回纥一纸同样文字的敕书，表明我朝以礼义教化蛮夷的一贯立场。视其态度以观后效，再酌情而定剿抚。如此，也显示皇上胸怀博大，圣裁英明。更能使万邦心悦诚服！或许能化干弋为玉帛，也未可知。"

玄宗点点头："李卿之言甚合我意，适之，这明察边情之事就交付与你。"

李适之："臣遵旨。"

贺知章到此时，完全放下心来，此时的李白与昨日芙蓉苑醉卧曲江池畔的李白完全判若两人，贺知章再次证明自己知人不谬。

“快准备好文房四宝，李卿当殿代朕修好这封回敕吧！”玄宗说。

李白激动地拜伏在地：“李白深谢皇上知遇之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玄宗再次上前，亲自扶起了李白。

满朝文武，万邦使者的心为之震动了。

含元殿一侧，内侍已经将一张书案摆在一张大红宝相如意纹的丝毯上。这种摆法，是一种极庄严排场的摆法，往往是皇上或元老重臣亲自题写之时显示一种尊荣。那时到书案上写字的人，必须先脱掉靴子，然后走上去。李白来自山野，不知道上红丝毯必须脱去靴子，径自抬腿往富丽的红丝毯上走去，一眼瞟见高力士和张垍对他投来鄙夷的冷笑。

李白见内侍已经脱了靴子站在红丝毯上侍侯，立即明白了张垍和高力士的意思，把穿着靴子的脚缩了回来，转向玄宗：“启禀皇上，臣有一事相求。”

“李爱卿请讲。”

李白言道：“臣乃山野布衣，长年屈居人下，今要代言王命，恐臣气势不足，见笑于各国来使。”

“李爱卿想怎么做。”

“请皇上壮臣以胆。”李白进前一步说。

“怎么个壮法，李爱卿请讲。”

“臣请高力士为我脱靴，请张驸马为我磨墨捧砚！”

张垍与高力士突如其来挨了当头一捧，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高力士、张驸马。”玄宗说。

"臣在。"

"你二人就按李卿所言去做吧!"

高力士与张垍敢怒而不敢言，准确地说，是又不敢怒而又不敢言，满面羞愧，来到李白面前，内侍早为李白搭好了椅子，李白大大咧咧坐在椅子上，高力士跪下一只脚，将李白脚上的乌皮长鞠靴一只一只脱了下来。

李白轻松地走上红丝毯。示意张垍过来，张垍十分不情愿地走过去。

"驸马公，这次你不能替我代笔，只好委屈你磨墨捧砚了!"李白说。

张垍正想拂袖作色，只听皇上说:"我婿，你为学士公把墨磨得浓浓的啊!"在玄宗看来，张垍为李白磨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李白端立案前，在用一对玉如意镇纸抻得平平的黄绫上，奋笔疾书，倾刻间笔走龙蛇，轻松自如一挥而就写完，交高力士呈给玄宗。

排列在各国使者中的摩延啜捏着一把汗，本来此次来下国书冒着绝大的风险，但为了回纥的尊严，就是冒着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他作为回纥未来的君主，一定要探明唐朝有没有消灭回纥的意思，况且，绝对不能让回纥受到如此欺侮。殿上的一切，他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本以为这纸奇异的回纥国书会难倒唐朝，那时他就毫不客气地将唐皇羞辱一番，在万国使者对唐皇的嘲笑声中大摇大摆地离去。而此时，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他像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摁住了脖子，他的生死荣辱，完全听命于写敕书那人手中的一支笔。先前，他看见此时为大唐书写国书的那人从他面前走过，他儒雅超逸不同于任何大臣，他不是像去朝见天子，而是像他摩延啜本人在开春时节巡游乌德犍山脚下的广阔草原一样。他觉得他熟悉这种风度，在什么地方见过。在

这人朗声译出那摩尼教的羊皮书时，他庆幸已作了应变的安排。他的随从已有一部份换了便衣在城中等候他的消息，一有变故便潜回回纥发动战争。回纥的命运究竟如何？

“传回纥使臣上殿！”这是前天脸上流露出惶惑和胆怯的高力士在呼叫，但今天的呼叫中完全是一派趾高气扬的语气。

“传回纥使臣上殿！”内侍传话的声音也特别响亮。

“好快！”摩延啜心中暗暗吃惊。想到回纥人的尊严，想到被抢走的马匹和被害的边民，摩延啜定了定神，昂首大踏步走向丹墀。

“回纥使臣听着，我朝翰林学士李白，向尔等宣读敕书！”

摩延啜越来越觉得这位翰林学士在哪里见过，但此刻他手中的黄绫敕书，关系着回纥的安危，摩延啜不敢分心，瞪着李白手中的黄绫敕书，那颗心仿佛被提了起来！只听那气度不凡的翰林学士朗声念道：“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大皇帝，诏谕回纥怀仁可汗骨力裴罗：本朝上奉昊天之命，下开神州之国，恩被四海，仁抚八荒，万国臣服，争结睦好。德謦远播，天下太平，尔今不自量力，以井蛙之见，妄图以兵刃流血相挟，焉知汝螳臂安可当车？而今大人不见小人之过，恕尔狂悖无知，立即悔过。勤修岁事，安彼百姓，勿自趋灭亡，为天下作为笑谈，尔其三思。钦此。”

“唐皇并没有怪罪回纥，也没有消灭回纥的意思！”摩延啜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那么东北边陲的抢马杀人，定是安禄山私自所为！”摩延啜脑海里飞快地转着念头。

李白见摩延啜站住不动，又说：“皇上已命左相察明抢马杀人一事，尔等快谢恩领旨吧！”说罢将那张黄绫敕书交给高力士。

摩延啜将高力士手中敕书接过，立即跪地叫道：“臣等狂悖无知，冒渎天威，望皇上恕罪！”浑身紧绷如弦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

敕书的威力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文武大臣无不惊讶。

万邦使者见唐皇如此英明宽厚，一齐向玄宗跪下呼道：“皇上恩德无量，万岁，万岁！万万岁！”

“赐宴！”玄宗捋着龙须开心地笑了。

9．饮中八仙大宴“诗仙阁”，李白大书特书“盛唐”

太阳从中天向西滑下去，变成了金红，丹凤门里陆陆续续有人出来。有各国的使节，有文武百官。那在众人当中显得特别肥胖的安禄山也出来了！在安禄山后面的不远处，与一位紫袍的大臣一起走出来脸上挂着微笑的，不是摩延啜是谁！

金陵子狂喜地冲下过去，快步横穿过大街，奔到摩延啜面前，两行热泪滚滚直流！她提心吊胆地等了一天，丈夫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摩延啜拉她上了马车，亲密地说：“一切都比我们想的要好，回去慢慢讲给你听，今夜长安解除宵禁，十分热闹，上街玩个痛快。”

当夜，摩延啜和金陵子换了唐装戴了帏帽来到了东市，依然是当年景象，火树银花，舞乐喧天。高大的灯塔灯火辉煌，灯塔上的金莲花依然在旋转，只是不再有倾国倾城的美女在上面翩翩起舞。金陵子走向歌台，怅望良久，那里也没有蜀中的诗人在那里吟诗，只有几个俳优在那里演参军戏。金陵子让马车来到北门。那酒楼上连灯火也没有，门口已换了招牌，招牌上写作“北门货栈”几个大字。乌兰前去一打听，店家说是十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件涉及内宫的斗殴，回纥人杀死了几十个斗鸡小儿，酒楼的主人害怕招祸，不敢再开，卖给了一个药材商作货栈，金陵子叹了一口气。

摩延啜见她不乐，笑道：“那年，我就是从这里把你接回去的。”

乌兰看道："那时候我们都在对门的茶楼上，看王妃殿下好身手，把斗鸡小儿杀得节节败退。"

金陵子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

"我想，你救的那位诗人，一定非同寻常。"摩延啜说。

"我早就告诉你了，我从西域到长安，就是为了寻他的。"金陵子说："他叫李白。"

"是我的长庚哥。"

李白！听了这个名字，摩延啜脑子里"嗡"的一声，惊奇得目瞪口呆，这不是今天在含元殿上，高力士为其脱靴，张驸马为之捧砚答写国书的那位翰林学士么？摩延啜细细回想，十多年前千秋节灯会上吟诗的青年男子，举止风度身材相貌与今日的李学士毫无二至，不是他还能是谁？

摩延啜不由背上冷汗冒出，趁金陵子看灯的时候溜到一边，与乌兰到一个清静地方，把今日殿上李白的事一五一十向乌兰说出后道："这却如何是好！"

乌兰说："我也看出来了，王妃殿下旧情不忘，咱们当年几乎是把她抢过来的。假如被李白认出，怎会饶得了咱们？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改变对回纥的态度，那就坏了大事了！"

"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还有如果金陵子知道了，不跟我回到回纥，那……"摩延啜说话间脸上布满忧戚之色。

乌兰道："殿下不必担心，明早城门一开，我们全体统统回去，将此行经过向可汗禀告，然后请可汗另派使者带一份厚礼向皇上谢恩，同时将左相要的情况写好，一并送到长安来，如何?"

"如此甚好。"摩延啜听了松了一口气。

摩延啜回到金陵子身边，对她说："此次递交国书，幸好大唐天子英明，认为事出有因，宽恕了我们的不敬，又派左相李适之察明抢马杀人一事。今日殿上，我已得到大唐天子回敕。

本想陪你在长安玩些日子，我们在此多待一天，老父与四十

万铁骑在边界就多等一天，父母儿女不知怎样悬心牵挂我们妮！我看明日一早便回回纥，以免再生变故。他日我二人再来长安玩个痛快，如何?”金陵子本是深明大义的人，立即同意。金陵子告诉摩延啜这次将“工布剑”随身带来，好不容易来一回长安，想交给自己昔日的弟子如意转交给李白，也算了却一桩心愿。摩延啜陪了金陵子来到如意处，将“工布剑”托给如意，回到馆驿已是黎明时分。

早晨，李适之带了随从赶到回纥使者所住的馆驿，已是人去楼空，只有乌兰在门前等候。乌兰见左相亲自前来十分感动。忙向左相呈上连夜赶写的回纥谢罪表，再三说明摩延啜感谢大唐恩典，深怕骨力裴罗可汗等不及在边界轻举妄动酿成战祸，所以一早就出城，回去向可汗传喻大唐天恩去了。李适之问及抢马杀人之事，乌兰将安禄山如何假借交易会毒杀无辜商人百姓、如何抢劫财物马匹、如何杀人灭口的事一一向李适之陈述。李适之想，果真如乌兰所述，那安禄山明明是国家的祸患！李适之将乌兰所言，一一记录在案，此事关系重大，暗中派人到营州去命其细细察访，到底燕山脚下的血案是何人所为，然后禀告皇上。

但是安禄山眼下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为他赐官，赐财物，赐房子，这在朝廷是不多见的。安禄山是怎么来的？早先在幽州违反军令，使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因死罪被解押到长安来的。是李林甫、张利贞受了安禄山好处，从刀下保出来的，但结果张九龄却被谪贬了。因为皇上喜欢的是李林甫、安禄山的驯服与谄媚。李林甫排挤了张九龄一干人，拉拢异族的边将，交好安禄山这种野心勃勃的人。皇上喜欢他的甜言蜜语，喜欢他的恭顺。他纵然能查出营州大血案的真凶，而皇上已经拒绝接受忠直。他能战胜那只狡猾的狐狸吗？后果又将是如何呢？李适之忧心忡忡，但又转念一想自己也是大唐宗亲，怕他李林甫则甚！

李白醉草《答蕃书》的事不胫而走，只两三个时辰就传遍了

长安的大街小巷。大唐的诗仙一纸国书，吓退了不可一世的回纥人，长安人就把这《答蕃书》索性说成《嚇蛮书》了。

董糟丘听了，高兴得不得了。立即张灯结彩，请草圣张癫出面请客，为李白置酒庆祝。张旭来了对董糟丘说道："李白今夜是皇上的贵客，你如何请得来？皇上请了皇亲国戚请，后面排着三省六部大臣和各书院，加之各国使节也盼望一睹诗仙风采，再过一个春夏秋冬恐怕才轮得到你面前。"董糟丘一听急了，说："自从十年前李学士把斗鸡徒从这楼上赶下去，我就打心眼里感激，这可怎么办？癫兄快给我想想法子！我是务必要请到李学士的！"

张旭搔着秃头想了半晌说："我们当年喝酒的那层楼本来应该有名字和匾额的，因为那年斗鸡徒来扰乱，就没兴致写了。我为这楼想了个好名字！"

"快说出来听听。"

"诗仙阁。"

"好响亮的名字！你是说——啊，我明白了，癫哥快帮我写下来！"立时董糟丘备下文房四宝，张旭在那白麻纸上写下酣畅淋漓的"诗仙阁"三个大字。董糟丘立即命人作成匾额。

第三天，张旭就告知李白，京华大酒楼的最上层因李白而改名"诗仙阁"，汝阳王、贺老宾客、李适之等都要来祝贺。李白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说好晚上一定来。

贺知章、李适之与崔宗之、吴道子都来了。李适之崔宗之一起到汝阳王府去请汝阳王。汝阳王李　本来要与家眷一起到东市观灯，一听为李白庆贺，忙随李适之来到京华大酒楼。李白也从馆驿驰马而来。

李白刚下马，汝阳王与贺知章春风满面地到大门口迎接。

"大唐的诗仙来了！请进吧！"

汝阳王拉着李白的手进上酒楼说："李学士入朝，我们又添

酒友了!”众人在大厅坐下，贺知章数了一下：“我们的酒友一共有七人，汝阳王、老夫、适之、张癫、道子、宗之、成甫、加上李白一共是八个人，成甫还没有来，要是成甫来了，就是饮中八仙啦!”

看看平时一起聚饮的都来齐了，独独少了崔成甫。崔成甫是一位实干家，兴修水利，办学堂做了不少实际的事。但他为官清正，不愿钻营，虽然他与左相李适之、贺老宾客、崔宗之、汝阳王都是知交，但从不在他们面前邀功求升。十来年，在从七品的职位上从没擢升过，但李适之、贺知章、韦坚等大臣无不敬重他的品格。韦坚很看重崔成甫办事的能力，去年要开凿一条从浐水到望春潭的运河，以方便漕运，韦坚便把崔成甫从陕县借过来指挥运河工程。崔成甫一头扎在开凿运河的工程上，已经有好久没有来聚饮了。

正说着，此时厅外一个人声若洪钟叫道：“谁在说崔成甫呀!我来啦!”

“崔五兄!”李白惊喜地叫道。好久不见，崔成甫面目黎黑，风尘扑扑。

与崔成甫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位三十多岁身着紫袍的男子。崔成辅向李白叫道：“来来，认识认识，这是太子妃兄租庸转运使韦坚！这是诗仙李白李十二!”

“韦大人!”

李适之邀崔成甫与韦坚入坐，韦坚说：“皇上希望运河尽快开通，眼下是工程最忙的时候。崔五亲临现场指挥，好像行军打仗一样，听说诗仙醉草吓蛮书的事，成甫专程约了我来庆贺呀!”汝阳王笑道：“岂止是醉草吓蛮书！今日在含元殿，四海各国的使节，无不赞佩我大唐有这样一位英才，那日本、回纥、大秦、但罗斯的人都争着把李学士的诗文带回国去传播呢!”

董糟丘叫道：“在下感谢诸公赏光，已经制作好了‘诗仙阁’

的匾额，请学士公剪彩，这就挂起来吧！”说着两个奴仆抬过一面匾额，侍女捧着金盘来到李白面前，李白拿过金盘里的剪刀，剪断蒙在匾额上的红绸，金晃晃的书写着“诗仙阁”的匾额露了出来，此时鞭炮齐鸣，楼上的人将匾额徐徐拉上第三层挂好，围观的人们将京华大酒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齐鸣，楼上的人将匾额徐徐拉上第三层挂好，围观的人们将京华大酒楼围了个水泄不通。李白道：“只有匾额，没有对联不行，我有现成的有两句正好作对联。”张旭立即叫人取了纸笔来交给了李白，李白挥毫写下：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众酒友赞道：“这才是咱们饮酒的最高境界！”

李白道：“不然怎称‘诗仙阁’呢？”

董糟丘邀众人入席，请汝阳王祝酒，汝阳王举杯道：“李学士醉草吓蛮书，使那回纥使者认错折服，不战而退，将一场喋血千里之战轻轻化解，为此，在座诸公干一杯！”

众人举杯一饮而尽。

崔宗之道：“李十二兄，今日殿上，皇上赏赐你的宝贝，快拿出来看看！”

李白笑道：“癫哥想先用为快呢！癫哥，你拿出来看看。”

张癫不好意思地从身后取出一个黄绫包来，打开里面是一个朱雀纹描金大匣子，打开匣子，里面整整齐齐排着一方歙砚，二锭徽墨，六支毛笔。笔身却不是竹木所制，都是羊脂美玉制成。

贺知章道：“啊！老夫跟随皇上多年，还没有得到过这般赏赐呢！”

李适之心想，根据今天的情形，皇上对李白一定会委以重任。皇上身边有这样一位代草王言的大臣，真是朝廷的幸事。有李白在皇上身边，很多政事都可以进言，他的清明吏治就可以实现了。

想到这里，李适之道：“只有我们兴盛的大唐，才有太白这

样天才的诗人，道子、张癫这样的天才的书画家!”

韦坚哈哈大笑：“除了你们诗书画三绝之外，老夫还给你们准备了一绝！崔季，你们进来吧!”应声而进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和一位十岁左右的女孩。那少年头戴束发掐银蓝玉冠，身穿白纱窄袖胡服，脚登盘丝锦靴，眉清目秀一表人材，手提双剑来到大厅中央。乐师奏起《秦王破阵乐》那少年挥臂将双剑展舞，凌厉如霹雳，轻捷似猿猴，两支剑在空中飞舞好似两条白色蛟龙翻腾一般，的确身手不凡，煞是精妙。众人看得高兴鼓起掌来。舞毕腼腆地向众人跪地一拜说：“各位叔爷，崔季献丑了!”

李白道：“这是谁家的孩子，这样聪明可爱!”崔成甫笑道：“季儿，快来拜见你十二叔!”

“拜见十二叔!”那少年忙躬身下拜。

“潇潇也拜见十二叔!”那女孩也躬身下拜。李白连忙扶起两个孩子，李白看那女孩，十分活泼可爱，一双清彻有神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咧开小嘴一笑露出编贝般的皓齿。

“这是我的养女，”韦坚说。“小女喜爱歌舞，曾向公孙大娘学艺，今天为了庆贺学士公来京，特地让她来献艺的。”

说话间，仆童托一张雕漆大朱盘呈上，盘内盛着四个带梁的铜碗，里面盛着灯油和捻子，铜碗的梁分别系在一根丝绦上。潇潇提起丝绦，仆童点燃铜碗里的灯捻，四团火熊熊燃烧起来。潇潇不慌不忙，双手转动那丝绦，四团火围着小小的身体转圆圈儿。先像火鸟轻像轻地飞翔，然后像火龙一样盘虬飞腾，忽然像羿射着了天上的太阳急剧下坠，吓得四座的人惊叫起来。一忽儿潇潇又变了身法，让团团火球抛在头顶上滴溜溜转，犹如一树奇花。舞毕望空收下如几朵红云冉冉飘落，铜碗中的火还在熊熊燃烧。地下竟未洒出一滴油迹。众人莫不称奇。

贺知章道：“这孩子的技艺就像张癫的草书一样，奇谲诡异，神采飞扬。”

吴道子说："我日后把它画下来。"

一言提醒了李适之，李适之道："我我等既来这诗仙阁今日盛会，不可无诗，不可无书，不可无画，依你们诗书画三绝，合作一件大作如何?"

张癫道："今日是庆贺太白醉草答蕃书的大喜日子，我和道子怎能胡搅，还是太白即兴挥毫吧!"

李白一个劲地推辞，众人都说应当，崔成甫说："李十二你也不要推辞，就用皇上赐的御笔写吧!"

仆童早将那笔用温水沃了，在书案上哗哗铺开一匹白绫。崔成甫、宗之、道子、张癫把李白推到书案前，李白将那三寸羊毫饱蘸了浓墨提起，一时间心潮奔涌；从走进丹凤门，踏上龙尾道步入含元殿的那一刻起，大唐朝廷接受了他，他不仅要像司马相如那样，从笔下表现出一个辉煌兴盛的大唐，他要帮助君王缔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要重仁义、办学堂、轻徭赋、息边兵、兴水利、驱奸佞、抑权贵。看看眼前的韦坚与崔五，正是这种脚踏实地，为国献身的忠臣。他也将像他们一样，不辞艰辛地为国驱驰。如果天子重用，他将要将大唐的兴盛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一腔势如黄河、扬子般的激情岂是千言万语可表达?

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此时竟无法下笔，众人见日草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不知为何端立案前沉吟不语。

众人正等待间，见李白放下玉笔，脱掉纱帽，抖散头发，俯身将整个头在大砚池里一没，他以发代笔，在那匹白绫上写下两个遒劲奔放的大字："盛唐。"

10. 日后，他要为国驱驰，而今天仅仅是开始

正如李林甫所言，知道他的心事的，只有月光和水。今年千秋节的夜晚却没有月亮。李林甫下意识地进了月堂。仿佛这里可

以消一消他心中的闷气。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皇上迎接李白的情景，皇上从龙椅上站起来，向李白走了三步……，李白那昂然的样子，太像张九龄……这个可恶的蜀中来的酒疯子，竟叫高力士脱靴，张驸马磨墨！而皇上居然同意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李白的“吓蛮书”一宣读，刁蛮凶悍的回纥人竟变得又温顺又友善，皇上不与回纥交战，他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就难以放下：一旦打起仗来，他就将朝中不依附他的汉人将领派遣到边关去与凶悍的回纥人作战，借回纥人的力量消灭他们！

文武百官、万邦使者享用了皇上千秋节的寿宴之后散去。玄宗三番五次命文武百官给李白敬酒，拉着李白的手说：“李爱卿今日为朕醉答蕃书，朕心甚慰。朕岂能让他久居人下，朕要封他——”李林甫不愿意听到那句可怕的话，立即说：“皇上千秋圣节，仅管放心，来日方长哩，皇上劳顿了几日，也该好好乐一乐。”皇上听了说：“爱卿所言极是。”拉了玉环回宫去了。照此看来，李白日后肯定倍受重用的了。不管皇上封他什么官，李白是李适之一伙的人，对于他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想到了安禄山，胡儿虽然此次进京也给他送了礼物，但是情形已经不同于来京乞求饶命的上次，这个狡猾的蛮夷，已经把他的献媚更转向了皇上。但是蛮夷总比朝中的人放心。更可恨太子妃兄韦坚，他的干练和与太子的亲缘关系都使他无法安枕，要是韦坚知道他暗中反对太子，他的相位就岌岌可危了。他木然地对着那碗香茶，一点也没有要品茶的情趣。只是下意识用三个指头撤着碗盖一下一下撇开茶碗上的浮叶。最后索性丢下茶盖，吹灭了灯，在黑暗中独自瞪着眼睛，那阴险的思路，像一条蜷伏在黑洞中的毒蛇，在暗中吐出腥红的信子来。

高力士侍候玄宗和玉环安寝后，一直没有睡，多年为了表现他对皇上的忠心，每逢节假日，他都要亲自值夜。在玄宗心目中他不仅仅是一位宦官，而是一位股肱之臣。他官居显要，列戟于

门，诸王公主呼他阿翁，大臣叫他二兄。。今天遭受的那种忘不了挥不去的屈辱，像烧红的烙铁一般，反复烙烧着他的内心深处，他二品骠骑大将军——跪下一只脚，身体前倾，尽量把头低到人们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的程度，把李白脚上的乌皮长勒靴拔了下来！仅管含元殿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但是，他感觉浑身不舒服，他觉得连空气也弥漫着对他的嘲弄。

当他从红丝毯旁站起来的时候，一切都起了变化。好像平时最温顺的小内侍的低怯的应声“尊命”，“是”中，都包含着嘲讽。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再是一位威严的将军，而是一个像狗一样任人驱使的实实在在的奴才！本来在选院的话，是一句随随便便的玩笑，他习惯了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那个可恶的酒疯子李白，日后会变出什么法儿来戏弄他呢？要是皇上每次都同意那酒疯子的话，该怎么办呢？

高力士独自呆想着，没有办法能解除他的愤懑与烦恼，宫中鸡人报晓的梆子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过来，他觉得浑身酸痛。好在皇上与玉环通宵欢娱，此时睡得正酣。他吩咐内侍们仔细值守，他到外间躺一会，略事休息。

散朝后张果应吏部尚书张利贞的邀请被一大群官员簇拥着到酒楼宴饮。开元之治中发达起来的官员，对于长生不老之类的需求也是十分迫切的。安禄山独自回到馆驿，对高尚讲了今天在含元殿的情况，不免有些失望。虽然为皇上奉献了一位神仙，八千人头，千里疆土。然而在满朝文武，百邦使者前引起轰动的却是李白！原来希望与回纥的仗一打起来，便回去喝桑椹酒，吃大块肉，坐收渔利的想法也落了空。高尚说：“将军，长安城难得不宵禁，今夜城里一定十分热闹，看看京城达官贵人是何等享受！也带我们弟兄快活一番！”安禄山点头称是，于是二人带了一队亲兵，满长安乱窜。人说长安城“百千家如围棋局，七十二街如菜畦”，大街宽五十丈，小街少说也有十七、八丈，个个街口通

向四面八方。安禄山只见街街灯火，处处笙歌，茶坊酒肆、斗鸡场、赌局、百戏、妓院，好一派富丽景象，在幽州荒寒之地，哪曾见过？走了一街又一街，好似入了孔明的八阵图，一夜间从东北到西南，叫了几拨胡姐来陪饮，醉后抱了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安禄山伸个懒腰说道："昨夜好像神仙一般！"

张垍冷冷清清地坐在灯前。宁亲公主一早就上床睡了。从今天下午张垍为李白磨墨的消息传来开始，宁亲公主就不时地摔东西，发脾气，也不吃饮食。下午大明宫中的宴会散去。玄宗似乎查觉到什么，特意留他秉烛赏花。去年的千秋节之夜，张圩自的心情很好，与宁亲公主一起陪皇上娱乐，他应对如流，妙语联珠，得了皇上不少赏赐，欣喜若狂。而今夜，他显得词钝意虚，满脑子都是为李白研磨的墨浆，皇上问话他也懵懵懂懂答非所问。后来皇上说："贤婿想必累了，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就将封李白为中书舍人的诏命写好呈来。"张垍再也没有勇气向皇上说什么，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遵命"，就回到家中，独自坐在灯前一连好几个时辰。宁亲公主是不会放过他的，宁亲公主最要的是面子，当"长安第一才子"变成了只能为他人磨墨的书僮，她怎能忍受他人鄙薄的目光！

他想起以前对李白的种种，他作为大唐天子的女婿，对一个布衣草民奚落几句，有什么不应该的？而今天以后，与李白在中书省共事，取代他掌封密令，代草王言，夺了他几乎所有的权力，这绝对办不到！历经了近三十年宦海风云的他，怎会束手无策？天亮的时候，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张垍就早早梳洗完毕，来到皇上的寝宫。除了龙池上小鸟的啼鸣，到处静悄悄的。因为昨天胜利地解决了回纥人的国书，天下又归复太平；又加之千秋节宫内的庆贺很晚才结束，玄宗与玉环睡得很香。往来宫女都轻手轻脚，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张垍只得站在寝宫外的梧桐树下等着。半晌，高力士虚着一双瞌睡眼走过来。张垍忙迎上去，

低声叫了声“阿翁”，高力士见他一脸委屈的样子，仿佛早已知道他来此的目的，不等他说话，高力士便说：“皇上还未起床哩，驸马公你就在这树下等着，皇上起床后，我叫人来告诉你。”说完便进门里去了。

张垍一直等到日上三竿，快中午时分，一个小内侍出来说：“皇上叫你呢！”张垍忙与小内侍进了寝宫，走进第三道门前，高力士站在那里，示意张垍在门外跪下，高力士进了里间，对梳洗完毕的玄宗说：“皇上，今天的阳光很好，你想去看看吗？”

“好的，玉环快跟朕一起去。”玄宗显得精神很好。拉了玉环出了门，见张垍愁眉苦脸跪在梧桐树下。

“啊，驸马，怎么会跪在这里？”玄宗问道。

张垍向前膝行几步，抬起头来已是眼泪汪汪，叫了声：“父皇！”已是哽咽不成声了。

张垍抽抽嗒嗒地说：“儿臣侍奉父皇多年，虽愚昧不才，常愿为父皇肝脑涂地。昨日儿臣奉父皇之命，为李白磨墨，儿臣以大唐国事为重，甘居人下，不想儿臣回宫之后，公主得知，便生儿臣的气，儿臣不妒李白才高，只有自羞自愧而已。昨日父皇又命儿臣起草诏命李白为中书舍人；此后李白是中书舍人，儿臣也是中书舍人，李白会说儿臣只是一个为他磨墨的书童，儿臣哪有面目与李白在中书省共事？”说罢，两行泪珠从圆胖红润的脸上滚滚流下。

玄宗颇受感动，忠心耿耿的“长安第一才子”为了江山社稷的安危，不啻降贵纡尊，为一个初入宫廷的布衣草民磨墨，无有非凡的胸怀安能为之？自己娇女的脾气他是知道的，这也太难为他了，于是说：“驸马快快起来，不必难过，诏命授李白中书舍人一事，暂缓些时日，待朕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再告诉你。驸马以国事为重，你的忠心朕是知道的，贤婿不必难过，与朕一起进膳吧！”

张垍听罢，心中一块石头“咚”地落了地。连忙呼道：“儿臣谢过父皇万岁，万万岁！”李白暂缓授职的事，不多一会儿就传到了中书省吉温和张利贞的耳中，吉温与张利贞立即来到相府，向李林甫告知了一切。

李林甫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要把李白给我安插到中书省来，没那么容易！什么经济之才，文学之才，扯淡！”

张利贞立即谄媚地说：“右相大人的这个才，盖过李白的那个经济之才、文学之才，右相大人是围天围地的大才！”

在一旁的吉温听了，忍不住鄙夷地笑道：“吏部尚书大人，是经天纬地，不是围天围地！”千秋节之后，李白从客栈搬到了翰林院中的学士院。学士院中有南北二厅，是翰林学士集会议事的场所。南北二厅的东西两侧都是厢房，是学士们值班待诏的所在。李白在长安没有寓所，就住在厢房。翰林的身份很特别，不像朝廷的行政官员甚至梨园和内廷供奉，有一定的级别和俸禄。翰林学士也没有一定的使命和任务。一般是轮流值班，在皇上需要有文学侍从的时候奉诏前往吟诗作赋，陪吃陪玩一类的事，但又不像宦官，在内宫专门侍奉皇上。因此，属于散之又散的帮闲。在翰林院供职的，一些是有相当造诣和名声的文学之士，过去是野鹤闲云，无心求官求职，由各方举荐而来：一些是有才的退休文官，虽解脱了政务而皇上仍然偶尔顾及的，还有一些是举荐后因其它原因未放任，权且放在翰林院的。因为翰林学士有机会侍奉皇上，遇到皇上龙颜大悦之时，不须进入铨选直接讨个一官半职是轻而易举的事。

再者，因其有机会接触皇上，虽是大臣也不可不结交翰林，万一有事，翰林学士在皇上面前为其斡旋成全，也是非常必要的，要比学识粗浅的宦官们来得机巧而适宜，往往奏效。所以学士就可以得到丰厚的赠馈，用于在长安或长安附近买田置产，到了一定的时候，不担风险便可过上丰裕的日子。一旦有了官有了

钱，翰林学士们便相继离去，不会一辈子呆在翰林院。

听说让高力士脱靴，驸马捧砚的李白要到翰林院来，翰林们心中各作一番考虑。掌握着翰林们将来命运的是张垍和高力士，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虽然李白才华令人生羡，业绩也甚骄人，但过份亲近了李白，张垍和高力士怎么看？但明显地眼下皇上宠着李白，李白也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好比是里巷间公婆与媳妇之间的关系，媳妇终归是公婆管着，公婆要是不喜欢邻里某个人，媳妇是一定不能接近的，如其不然，说不定哪天会无端招来一顿打骂，甚至被扫地出门也未可知。所以，“敬鬼神而远之”，至圣先师孔夫子说的这句话太正确不过。不约而同地，翰林们把这句至理明言拿来作为处理与李白关系的座右铭。源于此，李白一住近翰林院，翰林们一律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不远不近地打个招呼，然后各干其事。只有退休的大臣，不时前来坐坐。

在西厢房前临学士院中的古银杏树下，有供学士们奕棋的棋枰与石凳，后院种着许多花草，虽然石竹已枯黄，两棵碧桃的叶子已经落光。一株老梅树下黄的白的紫的菊花刚刚吐出花蕾，几盆秋蕙在墙角散发出阵阵幽香，打开书房的窗户，书房特别明朗，虽无豪华的装饰，倒也清雅宜人。站在古银杏树下，可以望见装饰着琉璃屋脊和檐口的麟德殿。麟德殿南后侧，是含元殿翔鸾阁青灰色的剪影。翰林们多数在长安有自己的住宅，不到值班的日子是不到学士院来的，来值班的翰林多数在此饮茶、下棋、聊天，故而平时较为清静。

千秋节之后，各国使者在离开长安之前，好多人想得到一本李白的诗歌，李白又要安排人抄录，又要与几个通师一起切磋翻译的内容，又要应付各方宴请。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李白将几十年在民间所见的各种朝廷弊病，进行了一番全面的研究，将积年所见所学，从赵蕤的《长短经》，诸子百家，到北寿山书屋的为政秘要，治国典藉；从管仲的理国之要，到陈子昂的谏奏

主张，姚崇的治国方略，结合当时政事来了一次融汇贯通，写成一本书，阐述了谏议、治学、息兵、措刑、轻谣赋、抑权幸等方方面面的策略，经再三斟删修订，名为《宣唐鸿猷》。准备在合适的时候献给皇上，利民利国以报皇上的知遇。各国使者视李白为天人，对他诗中体现的情感和智慧甚为崇拜，一个个趋之若鹜，争相与李白结交。小小的翰林院中的学士院，一反以往冷冷清静的景象，竟然门庭若市，李白忙得不亦乐乎。丝毫没有觉察到翰林们对他的态度有什么蹊跷，一头埋在事务中，一心想通过自己的诗歌交好各国，光大大唐在各国的声誉。

好几天之后，大秦使者因为得不到李白的诗集，找到玄宗诉苦。玄宗猛然记起，这一向与张果谈道，倒把李白忘了，便吩咐高力士叫司经局抄十本李白诗赠与大秦，明日叫李白来太液池侍宴。

李白正送走晁衡带来的日本使者，一个内侍笑容可掬地进来说："请李学士到院里接旨。"

李白急忙随了内侍来到前厅，见一个常侍手持黄敕，一内侍手捧金漆螭纹盘，盘中一锦盒，另一内侍牵着一匹白马。李白振衣下跪，那常侍展开黄敕念道："翰林学士李白，才华出众，文辞超群，为国答写蕃书有功，特赐珊瑚鞭一支，飞龙马一匹。钦此。"李白接过锦盒，打开一看，一道红光直扑眼帘。原来那珊瑚鞭的鞭柄是红亮的珊瑚雕成，鞭身由百来根韧筋编就。飞龙马乃是大宛名马，由西域进贡给大唐的名品，养在飞龙厩里。那马两耳批竹，毛色浑白似雪，触摸着油光水滑，好似丝绒一般。李白心中好不欢喜，心想皇上一定是鼓励我驰骋纵横为国效命的意思了，深深叩了头，朗声谢恩。哪知这马和鞭是皇上两个月前早就给他的，因为高力士对他不满，故意拖到今天，如果不是皇上命他明日侍宴，高力士仍不会让内侍给他。

李白接过飞龙马的缰绳，将内侍们送出门，一时心中激动，

翻身上马，策马在翰林院门前兜了一个圈子。李白见翰林院西北空旷，便让马掉头向西北，那马果然善解人意，乐颠颠地一阵小跑。到了大明宫西边青霄门前，门外树木葱茏，李白轻挥一鞭，那马快跑起来，直奔出青霄门，守门的羽林军，认得是大名鼎鼎醉草答蕃书的李学士，竟放他去了。李白出了大明宫，想绕宫一圈从东边银汉门而进。哪知飞龙马见城外丽日下广阔葱茏的铜人原，跑得更欢。李白将珊瑚鞭轻轻一挥，那马竟如风驰电掣一般，奔腾起来。李白骑在马上只觉耳边风响，索性来一番任意纵横。铜人原上的树木房舍和一侧的宫墙飞快地向他迎来，倏忽间又离他远去，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意，一种纵横天下叱咤风云之感油然而生。这种感觉在回纥使者拜伏在丹墀之下时他有过，在奋力行舟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他有过，在诗句如江海般从他胸中奔涌而出时他有过……而此时，他前面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他要像管仲、诸葛、张良那样走上他辅弼天下的生活，他就是这匹行空的天马，日后，他要如此这般地为国驱驰，而今天仅仅是开始。

李白骑在马上浮想联翩，忽然转眼就到了大明宫的东门银汉门，但见一大群人呼喊着向他奔来。

11. 李白把脸一沉，对胡兵说："你们可认得李老爷这鞭！"

银汉门前，几个外国使者和大臣，来翰林院寻李白不在，从银汉门出来，刚好门前遇见他驰马而过。众使者拦住李白，说明来意，一个个都是邀李白去赴宴的。

"学士公，我们是波斯国的。已经在此等候好久了！"

"不，我们是第一个比他们先来，我们是高丽的。"

"学士公的诗歌配上西域的音乐一定很美，安西节度使大人

已经为您准备了上好的高昌葡萄酒!”

“学士公，我们是海边安南国……”

“狮子国……”

“学士公，你认得我是集贤殿校书韦子春！陪你下过棋的!”

“我是汝阳王府的，你们都走开，学士公一定跟我去!”

几十个人一个比一个声高，闹得不可开交，李白谁也无法拒绝，谁也无法答应。一个高丽国的使者索性跳下马来，抓住飞龙马的缰绳。

李白看看飞龙马，看看广袤的铜人原，忽然顿生奇想，叫道:“各位大人，李白只有一个，不能全参加你们的宴会，你们一齐上马，在20步以外，谁先追上我，今天我就跟谁去，好不好！如果今天没有追上的，明天由我作东，在京华大酒楼宴请各位，怎么样?”

各位使者和大臣想这事真好玩，一致同意李白的意见。

李白调整好坐骑，抓紧马缰，一鞭著先大叫一声:“跑!”那马如同风驰电掣一般，疾跑起来。李白只觉得耳边的风呼呼作响，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好不快活！后面的哪里跟得上。甚至于像安南国人不善骑马的，转眼之间不知道李白等人到哪里去了，只落了个晕头转向。转眼间李白驰上大道，远远见众使者落在后面，才松了一口气，刚回头猛听见一声厉喝:“站住!”却见两个番将手执银晃晃的两把刀斧，拦在马前。

李白不知这些番将为什么拦他，定了定神，见一队威风凛凛的胡兵，押着一辆囚车，车中囚着一个囚犯，那囚犯虽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却魁梧壮实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怒视着胡兵，嘴里不住地大骂。近处的几个唐兵，抄着手站在一边观看。那些胡兵一个个气势汹汹的样子列队跟在囚车后面，囚车前面几个胡兵抬着一柄巨大的板斧，不可一世的样子向他逼来。

李白一眼认出那囚车旁站着的长着鼠须的，正是安禄山的随



李白喝道：“你们这些混帐，竟敢来到长安撒野！”

从，那日在含元殿，侍立在安禄山身后的那人。李白不由怒从心起，大喝一声“干什么?”

那番将趾高气扬叫道：“你枉踏京师，竟然认不得安大夫的板斧！在街上瞎跑乱撞!”

李白正在志得意满之时，见番将如此无礼，把脸一沉，挥动手中珊瑚鞭道：“李老爷不想看你那烂铁，尔等可认得李老爷这鞭!”

番将胡兵一看这红亮亮的珊瑚鞭，见李白这等气势，一时目瞪口呆。那安禄山的副将见胡兵不敢前行，向李白喝道：“我等押解朝廷钦犯，快快让路!”

李白冷笑道：“老爷这珊瑚鞭是皇上所赐，专打那些不仁不义、奸佞不法之徒！你敢放肆!”

囚车中那汉子听了，高叫道：“大人！郭子仪冤枉!”

他就是郭子仪！李白一惊，问道：“在下翰林学士李白，不知将军为何至此?”

郭子仪道：“有人派奸细烧了单于都护府粮草，硬将罪名加在我身上，所以被押解到京师，可叹我郭子仪堂堂男儿，报国无门，竟要死于奸佞之手!”

原来单于都护府的郝大都护本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郭子仪不畏劳苦与部下士卒患难与共，赏罚分明深得部下爱戴。郝大都护深恐郭子仪高升，占了他的职位，于是多次在李林甫面前进谗。李林甫巴不得把不依附自己的人一律消灭，便答应郝都护一旦抓住一点郭子仪的漏子，必将重处。这一次，安禄山派奸细烧了单于都护府的粮草，郝都护不分青红皂白诬郭子仪纵火，将郭子仪押解京师。安禄山早已探得消息，叫刘副将带了一队人马在通化门外，将押解郭子仪的囚车接来，气势汹汹地在长安街上游走一遭，以泄心中之恨。

李白心中奇怪，一个大唐将军，即使犯了军法，与安禄山的

胡兵胡将有何干系？况且安禄山营州血案一事未了，看起来安禄山必置郭子仪于死地而后快，此事确实蹊跷。便大声问道："既是冤枉，有冤状没有？"

郭子仪道："有！在我的靴腰里！"

李白上前用匕首划开靴腰，果然有一张白绫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冤情。那胡兵要来夺时，李白唰地一鞭，胡兵头上早已着了一下。番将胡兵一下子拥过来便要生事，李白急中生智，将皇上赐予飞龙马和珊瑚鞭的敕诏从怀里掏出来，挥舞了几下，那胡兵番将虽认不得字，但晓得这黄敕是皇帝老儿的东西，乱碰不得，一个个又退了回去。

李白对郭子仪说声："壮士，你且等一等！"

便将珊瑚鞭插在当道，翻身骑上飞龙马，向各国使节与大臣拱手道："诸位仁兄贤弟都看见了，有人要陷害我朝忠良，李白不得不走一趟，今日实在报歉，改日欢会吧！"说罢拨转马头，进了通化门，向兴庆宫驰去！

刘副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示意胡兵上前将珊瑚鞭拔去。胡兵正要上前，安西都护派来请客的一名副将叫道："拔不得！"

那些胡兵目不识丁，仗恃着主子安禄山在皇上面前得宠，哪里肯听旁人制止，将那副将推开，便要拔那珊瑚鞭。这时校书郎韦子春挺身上前，"唰"地拔出剑来，拦住胡兵道："尔等休得无礼！李学士手里拿的黄敕，乃是天可汗的手谕，李学士是天可汗的近臣，碰了这鞭就等于碰了天可汗。你们这些混帐，连这个都不懂？竟敢来到长安撒野！"

原来胡人管大唐皇帝叫"天可汗"，所谓"天可汗"，就是管天下一切可汗的可汗，一时吓懵了，连连后退不敢轻举妄动。

原来准备宴请李白的那些使者和大臣，见了这种情势，一个也没有走开，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胡兵。

刘副将无奈赶紧命令一个胡兵："快去告诉安将军！"

胡兵驰马来找安禄山，安禄山却不在馆驿，因为玄宗赏赐为他在亲仁里修造将军府，隔三岔五便要急切地去工地上询问进度。那胡兵找了好半天，才在工地上找到安禄山和高尚。禀告了路上所发生的一切。

“没想到这酒疯子在大路上会来这么一手！”高尚说。心中恨恨地想那细作为什么不当时烧死了郭子仪。本来与李林甫说好，郭子仪一经解到京师，右相便让御史台吉温问罪。而且京城的人朝野上下都有知道安将军为国家除掉了一个失职烧掉军粮的败类，经李白这样一闹，本来万无一失的事，现在却有些不可收拾。“要是郭子仪不死，回纥人又出来指证，我们……”高尚喃喃地说，没有说出那最可怕的后果。

安禄山看他紧张的样子，反而哈哈一笑说：“郭子仪不死又怎么啦？燕山脚下抢掠的财物，不都献给皇上和大臣了吗？占领的土地，不都归入大唐的版图了吗？如果说我是强盗，那皇上又是什么？如果说我有罪，那皇上大臣就跟我一起连坐好了。江湖黑道的规矩：俺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脱得了干系！好兄弟，别担心那些得利的皇上大臣会对我们下手，又不要他们真的去杀戮，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安禄山这番话倒是让高尚有石破天惊之感，“我立即去告诉右相大人，把郭子仪给弄回来！”高尚说。

李白进了通化门，双腿夹紧马鞍，那马飞驰起来，街上的行人见一伏在白马上，银箭一般射向皇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闪避。李白驰马进景风门，在中书省门前下了马，一口气跑进左相政署，李适之正在那里埋头处理政务。一抬头见李白气喘吁吁地闯进来，问道：“李学士，你怎么来了？”

“你看！安禄山的胡兵，竟然押着单于都护府的副都护郭子仪！”

“真的？竟有这等事？”

“这是郭子仪的冤状!”

李适之接过李白的状子，迅速看完。自李林甫进了中书省，排斥打击有相当业绩的汉族将领，已是由来已久。借事搞掉一个郭子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安上一个他的心腹走狗。如果此事有李林甫预谋，要救下郭子仪就非要有皇上的恩典不可。

“皇上现在何处?”李白问。

“皇上大概在龙池边听张果讲道。”太白你可速往龙池恳求皇上开恩。我立即去通化门。”

“好的，我马上去。”

李白骑上马，沿崇仁坊和胜业坊的前街，倾刻间又到了兴庆宫。进了西边的金明门，沿着龙池边向南，果见花萼楼前与龙池间的园林里，玄宗与贵妃、高力士和一些王子公主们在那里听张果讲道。

高力士一眼看见李白过来，心想这狂生为何窜到这里来了?忙走过去阻拦，李白一见高力士过来，心想，那日在殿上我羞辱了这老奴才，他必不肯与我方便，不如先发制人，朗声叫道:“皇上!”

玄宗听了李白呼喊掉过头来，高力士见状，知道再阻拦也是无益，若被皇上看穿自己对李白的不满，并非一件好事，便停在原地，专看玄宗的脸色行事。

但见玄宗笑容满面地说:“李爱卿，你为何此时才来，快来听张果老讲故事吧！有趣极了!”

高力士即刻敛尽脸上的微愠，向李白躬身含笑说了个“请”。

李白来到玄宗近前，见玄宗全神贯注，正在听张果老讲故事。见张果老滔滔不绝说道:“……我在尧时，官为侍中，尧皇念我忠心，赐我金子一百斤、美妇三人，那时的金子，乃是青色的。那时夏无烈日，冬无霜雪，年年五谷丰登。尧皇升天，我辟谷百日，又吃了九百九十九天的蕨叶，吃了九百九十九天的松

针，又吃了九百九十九天的柏叶，后来舜皇即位，舜皇是重瞳，那时我的须发还青青的，舜皇念我是前朝老臣，又赏我金子一百斤，那时的金子是蓝色的，又将他的妃子赐我……”说话间一双鼠眼向太真妃瞟了一眼。李白想这个可恶贪心的孱头，照这样下去，本朝皇上没有一百斤金子赏你，今天还下不了台！再者后来还有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老杀才说到猴年马月，才说得完？眼见时不我待，玄宗与太真妃听得津津有味，李白心中好不焦急！

“……到了汉武帝时，我已隐居蓬莱，汉皇千方百计寻访到我，赐我一百斤金子，那时的金子……”

“是黄色的，发出黄灿灿的光！”不等张果老说完，李白突然插入，接着李白连珠炮一般说道：“这事臣可以作证，千真万确！我的前世是东方朔，曾有幸与张大夫为同僚，我早已听说过尧舜赐你金子的事，那时你头发才花白，张果老你说是吧？我见汉皇赐了他一百斤金子，六个美女，我对汉皇亦是忠心耿耿，我禀告汉皇说：‘皇上呀皇上，这张果老头发已经花白了，美女就不用赐给他了。’汉皇听了我的话，就收回成命。一定要赐金子给你，对吧！”张果不知李白为何一个劲儿地顺着他的话说，一时插不上嘴，连连点头。

李白说：“那时东方朔又说，皇上赐金子给他，就是为了让他传给你长生之术，但是，尧、舜、禹、商王、周公都没有活到本朝，甚至连一百岁都不满，说明张果你老这人，不管你给多少金子给他，也不会将他的长生不老之术外传。所以，臣李白斗胆向皇上建言：你可把赏赐张果老的金子先封存起来，直到皇上活到一万岁那天，方可赏给，至于妃子么，张果老你须发全白，千百年也没见你有一儿半女，依臣之见，美女大可不必了！”

玄宗、太真妃及在场的人听了李白这番话，笑得前仰后合。玄宗连连道：“好计！好计！”

早在李白醉草《答蕃书》的时候，张果就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当江宁小吏时在玄武湖求诗的情景。此次入朝，他最怕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少府监的胡正，一个就是李白。入朝以来，他倒是从未见过胡正，而李白的突然出现，叫张果倒有些惊惶失措。

李白与文长田虽然见过面，却从未正眼瞧过这位麻面江宁小吏，此时一心要救郭子仪，更不会注意这位张果到底是谁。一口气说完好些话，见张果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道："其实，张果老也还是个大大的好人，那年我亲见卫青将军少年出征，押粮官渎职失了粮草，汉皇问诸臣应如何处分，张果老说卫将军一心为国，惩罚渎职之人即可，小过不必大罚，汉皇听了，杀了押粮官，仍用卫将军为帅，后来果然大胜。这都是张果老的功绩。"

张果听了，心里乐滋滋的，心知李白没有认出他来，再也不敢过分张扬，只说："这都是汉皇英明！这都是汉皇英明！"

李白从怀中取出郭子仪那张冤状来，长跪在玄宗面前禀道："皇上，现我朝忠勇边将一员，在万里之外的单于都护府戎边近二十年，近来被奸人陷害，押往长安治罪，望皇上明鉴，若能为之雪冤！日后定能奋其智能，拚其性命，保国保民！"

高力士上前拿了冤呈上玄宗，玄宗看罢说道："果真如是，郭子仪确有冤屈！"

李白道："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请皇上恩赦！"

玄宗叹道："李爱卿用心良苦，为朕保全一位大将，准卿所奏，现刻你就为朕草诏，放了郭子仪吧！"

立即命高力士拿过黄绫来，李白立时一挥而就。当下用了御玺。李白将圣旨揣入怀中，行三跪九叩大礼，拜别玄宗。

玄宗见李白为救一将，一反那日殿上狂傲之态，连忙上前扶起，叹道："朕若在二十年前识得李爱卿，爱卿已是朕左右臂也！"

李白听了玄宗这句话，全身为之一震，一股暖流在心中激荡

流遍全身，一眶热泪在眼眶中直打转，复又跪了下去。望着玄宗深情地说道："微臣李白，感激皇上知遇之恩，日后为国驱驰，万死不辞！"说罢长揖至地，再拜而去。

李白别了玄宗，出了金明门，李适之早已在门口等候。二人快马加鞭出了通阳门，见那班胡兵进也不敢进，退也不敢退，犹自停在路边，李白上前，拔去珊瑚鞭，挥舞手中黄敕，叫道："大唐天子有诏！郭子仪接旨！"说着拔出腰间宝剑，"哗"的一声，将囚车劈了个稀巴烂！

只听李白高声念道："诏谕单于都护府副都护郭子仪，尔忠心戎边近二十年，忠心可鉴，由翰林学士李白担保，官复原职，粮草被烧一事，着令速速察明，上报兵部。尔须铭记圣恩，忠心为国，不可懈怠！钦此"

郭子仪听了喜出望外，立即口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谢恩。

李白救了郭子仪，围观的人都逐渐散去，只有几个大臣府上和都护府的人在那里看热闹。此时见郭子仪得到赦免，无不赞叹李白不畏权势，见义勇为。

郭子仪振衣向李白跪拜道："郭子仪深谢学士再生之德！"

李白急忙扶起郭子仪，还礼道："将军为国戎边，威镇塞北，如果不是蒙冤，我们哪会有缘见面？在下能为将军奔走，乃是幸事，将军何须言谢！这位是左相大人，将军的事左相大人也非常关切。"

"郭子仪参见左相大人！"

"将军何必行此大礼？"李适之搀起郭子仪。李白猛想起郭子仪是单于都护府的，便把郭子仪拉到一旁，低声问道："郭将军你可知道今春燕山脚下发生的事？"郭子仪道："大人可指的是安禄山骗杀东北各部酋长和客商的事？"李白道："正是。"郭子仪道："这事在下早已写上奏章，禀告了河北采访处置使张利贞，怎么左相大人还不知道？"随即便把他到燕山脚下所见所闻大致

给李白、李适之讲了一遍。李适之心里一惊："外面传言张利贞得了安禄山贿赂，到处为安禄山说好话，又帮安禄山打通李林甫处关节，莫非是他将郭子仪的奏章扣下来，没有交给中书省？"忙对郭子仪说："你这就随我到中书省，我有话对你说。"

李适之转身对李白说："今日有劳谪仙人为我朝救下一员大将，我此刻与郭将军一起到中书省去把这事办一办，这就告辞。"

当高尚从吉温那里搬了御史台的人，来到通阳门外，大路上只剩下一辆破烂的囚车。几十个胡兵垂头丧气地守着安禄山的板斧发呆。

郭子仪再三谢过李白，与李适之到了中书省，李适之命人拿出纸笔，让郭子仪把他所知道的安禄山在燕山脚下屠杀无辜的情况一一写出。郭子仪写好后交给李适之，李适之一看大惊：其中情形与摩延啜的随从乌兰所述大致一样，而且更全面更详细。

粮草失火本与郭子仪没有直接关系，那为什么有人非要将郭子仪置之死地不可，而且安禄山也这样起劲地参与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郭子仪知道燕山脚下安禄山抢马杀人的真相，安禄山要杀人灭口！

李适之愤怒了，立即向皇上禀报，绝不能让这些祸国殃民的鼠辈得逞！但转念一想，近来皇上连连给安禄山升官赐宅，还不是因为安禄山扩大了大唐的版图，进贡了大量财物！风闻李林甫和大臣内侍们都得了他的好处，韦坚又在加紧修广运渠，单凭自己和刚入朝的李白，又怎能扳倒李林甫这一片盘根错结的大树？弄不好适得其反，不但害了郭子仪，还要牵连到李白。不如等到广运渠竣工后，与韦坚、贺知章、李白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

12. 掀开五云车的珠箔，露出美人的娇面来

李白送走李适之和郭子仪后，围观的人都陆续散去，这时，

刚才那位拔剑护鞭身穿浅青窄袖长袍，头戴乌纱幞头的文官走上前来说：“李学士，我是中书省的校书郎韦子春，受朋友之托来请客。我向朋友夸下海口，一定要把学士公请到，我那朋友也是一位大学问家，学士公年轻的时候，还给他写诗来着。”

李白见他说得这等贴切，认得他有时在翰林院来下棋，棋艺还不错的，便问道：“敢问阁下的朋友是哪一位？”

“北海太守李邕。”韦子春道。

李白叫道：“若是这个人，我不但非去不可，而且是应当登门拜访的！”

“对极。”韦子春笑道。

李邕年少时便有惊人的学问，因为文章写得很好，而且为人正直，二十多岁就特进左拾遗。当时武后末年，张宗昌张易之等一干小人专横跋扈，阴谋造反，御史中丞宋璟写奏章弹劾。

武后出于对张宗昌、张易之的宠爱，对于宋璟的弹劾置之不理。当时李邕在场，对武后大叫道：“宋璟大人所说，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陛下你应该听取他的意见！”当时气氛非常紧张，百官都为这个正直敢言的年轻拾遗捏着一把汗。李邕办事干练，切合实际，为民作想，他超人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以及主张正义的勇气，在官场中屡屡成为攻击和诬谄的对象，但同时也成就了他在同僚和百姓中的声望，得到玄宗的礼遇和文士们的敬仰。李白出蜀之时，李邕在蜀中渝州小作逗留，年轻的李白仰慕李邕的才华和名声，千里迢迢来到渝州，奉上自己的诗作。两个有才华横溢骄傲自负的人走到一起，难免有些碰撞，李邕看了李白的文章，首先是对李的恣骄纵横天马行空的文风感到不适，于是冷言相讥。而年轻的李白并未感到失望，写了一首《上李邕》的诗相赠：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邕后来逐渐接受了李白较为客观的批评，也不断了解李白的诗作，并且开始喜爱这位豪情满怀的后生。此次李邕来京，听说李白奉诏入了翰林院，十分惊喜，托了校书郎韦子春请李白来欢会。

韦子春见李白应允，心中十分高兴。便与李白策马并行。于是二人一边走一边聊。“学士公，方才看你骑马，不知的人还以为你是武举呢！”韦子春道。

“大丈夫效命朝廷，应有多方面的才能。李白少时在蜀中好学骑射，一向仰慕为国驱驰疆场的英雄，如今天下太平日久，作了多年文士，骑艺倒生疏了！”李白说。

“学士公，在下冒昧说一句，不知学士公怪不怪罪？”

李白听了笑起来：“韦大人言重了，李白虽蒙皇上恩宠，但骨子里仍是布衣草民一个。动辄以势压人摆架子，不过是些鄙俗之辈，韦大人把李白当成流俗之辈，未免不公！”

韦子春听了，红了脸笑着：“初次与学士公交谈，未免唐突，望乞见谅！”

李白笑道：“你这长须汉，怎么说话如妇道人家羞羞答答，有什么话直说，何必吞吞吐吐！”

韦子春道：“那在下就明说了吧，在下虽是中书省一个小小的校书郎，也与学士公一样，心存江海之志，指望有一天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方才见学士公驭马如乘风，心中十分羡慕，在下也好骑术，如果学士公瞧得起我这个誊文公，在下想与学士公比试一番，不知学士公意下如何？”

李白心想，长安本是藏龙卧虎之地，不可小视了眼前这个校书郎，再说他心存江海之志，也令人敬重。李白本是个率直不过的人，便立即答道：“好！你说如何比法？”

“这里是通化门，李太守在平康坊的‘郁金香酒楼’等我们，我们一直向南到春明门外的大柳树下，如果你先到，算我输了，我本是誊文公，没有别的送你，我为你抄录一部整整齐齐的李太白文集；如果我先到，你写十首诗赠我如何?”韦子春道。

“这个赌法倒雅，行!”李白答道，心想这部诗文你是抄定了!

“那就开始吧!”

哪知韦子春盯着李白的飞龙马，面有难色地说：“学士公骑的是飞龙马，而我这匹——算了，谁叫我只是一个誊文公呢? 我是输定了，咱们开始吧，在下怎能败学士公雅兴!”

李白却是一个跟曹孟德相反的“宁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真性情人。见韦子春这般说话，心想，我若以飞龙马对他，有仗势欺人之嫌，这又不是真的驰骋疆场，输给他也未尝不可，何必认真。韦子春出语不凡，多认一个人，多交一个朋友也好，便说：“韦大人不必过虑，我俩将马互换一下如何?”

韦子春喜出望外：“能骑一番学士公的宝马，输赢都无所谓!”

当下二人换了马，说声“起!”一齐扬鞭，二马各自奋蹄，跑了起来。李白骑上韦子春的马，虽也不错，但脚力大大不如飞龙马。韦子春骑上飞龙马，心中好不得意，一鞭著先一溜烟的去了。李白只好跟在后面忙忙追赶。

那飞龙马却也奇怪，跑在前面见自己主人未赶来，竟自放慢脚步蹀躞不前，眼看李白便要赶上来，韦子春急了狠狠抽上一鞭，飞龙马发了脾气高高跃起前蹄昂首长嘶，左右跳跃，差点把韦子春尥下马来。这时李白却骑驯了那马，犹如一朵白云飘然而至，从容举鞭将韦子春远远甩在后面。李白心想这一下准赢了他个心服口服，兴高彩烈扬鞭前行。韦子春见马怎么也不快跑，急得大叫“李学士！太白先生!”

眼见快到春明门外，远远望见那大柳树，一阵香风扑面而来，前方一路行人车辆挡住去路。那车彩饰十分讲究，车窗上垂着华贵的珠箔，是时髦的“五云车”，车前坐着两个赶车的俊仆。车前车后围绕着十来个骑马的，一边走一边嬉戏。那些马上的年青人见李白疾驰而来，反而左遮右挡，嬉笑不已，李白又生怕撞了行人只好左右迂回，韦子春趁机赶了上来。李白见事不妙立即扬起一鞭纵马向前，哪知情急之中一鞭拂在彩车的珠箔上，那彩车窗上的珠箔从中被鞭稍切断，哗哗散落了一地。嬉戏的男女都围上来。车中人见珠箔散落，不知出了何事，探头出来看，李白一望见车中一绝色女子，正嗔怒的看着他，一时怔住了。车中女子见李白显出惊讶的神色，顿时一脸乌云消散。现出明丽春日来，娇声叫道：“学士哥哥，你忙着到哪里去?”

李白见那女子明目皓齿，穿一件粉红云锦袍，隐隐看见云锦袍后低低的缀着宝石，盘着金色剪春萝的朱红抹胸，抹胸后是凝脂一般的酥胸，如同一朵出水芙蓉。那女子对他吃吃笑着，李白想了一回，记不起在哪里见过，看这女子的情态，必定是名妓无疑，看她的年龄也不到三十岁。十多年前来长安时，倒是光顾过花街柳巷，但十年前这女子只该是不到二十。从东鲁到江南也宿过秦楼楚馆，但却没有一个妓女说如此纯正的京腔，想来想去想不出她是谁。

女子向李白甜甜笑着，看出李白犹疑，便道：“十多年前你在千秋节灯会上吟诗，我就在那金莲花下看着你，我叫如意，排行第七，金陵子姐姐是我的师傅!”

一听到“金陵子”三个字，李白浑身为之一震，叫道：“金陵子她在哪里？快带我去见她!”

如意却笑嘻嘻地说：“学士哥哥上车来，跟我到我家去说吧!平康里的红楼，就是我家!”

李白猛记起他在与韦子春赛马，一看，韦子春不知何时已跑

到大柳树下去了。对李白哈哈大笑道："你输了，你输了！"李白到了大柳树下，与韦子春换了马，如意方知他们在赛马，且李白是因她而输，便笑道："我误了学士哥哥的大事了，学士哥哥你输了什么？让我来赔他吧！"

韦子春心想这就奇了，李白到长安为时不久，为何这女子一见他就如此亲热。如意色艺双绝，往往连王公大臣也不放在眼里，怎么一碰见李白，便学士哥哥长学士哥哥短的叫得如此亲热？心想今日李邕宴请李白，有如意是再好不过，便说："李学士答应了，输了就让他妹子陪我们吃酒！"

李白想人家姑娘第一回见面，怎好如此唐突，便道："不是的，我如果输了，写给他十首诗，我写给他罢了。"

如意听了，便道："今日好不容易遇见学士哥哥，我请二位到我家去喝酒，如何？"

韦子春巴不得这一声，便道："今日李学士本是北海太守李邕的客人，李学士已经答应我去'郁金香'酒楼"。

如意道："有谁一并请来吧！"

说罢一行人到了平康坊红楼，那红楼高门大户犹如公府一般，如意挽了李白进去。韦子春将李邕送到红楼，李白见李邕须发花白但仍旧精神矍铄，心中高兴，上前高叫一声："李老兄！别来无恙！"李邕紧紧握住他的手，上下端详了好久，叹道："你这装束天人一般，老夫差点认不出来了！"李邕又叹道："你看我老了不是？都七十出头了，不行，今日你得改口，叫我李伯父！"李白笑道："若叫伯父，李白今天就此行过大礼，自个儿与韦校书一班人玩，你独自去养尊处优。"说着就要躬身下跪，李邕连忙把他拉住道："跪不得跪不得！这一跪下去老夫一个孤人就不好玩了。你这小子，老夫真拿你没办法。还是叫我——"

"老哥哥！如何？"李白笑道，李邕连连点头称是，惹得众人都笑了。

李邕特别喜欢交朋友，先说道：“今日与李学士、韦贤弟欢聚，各位到此也不必拘泥，各邀一个相好的陪酒吧！今日第一个请客的本来是我，如意你就给老夫一点脸面吧！”

韦子春巴不得这一句，便说：“那李学士你可欠我十首诗哩！”

如意笑道：“韦大人，你说你赢了学士哥哥，可有见证？如意见学士哥哥已到了多时，你才一颠一颠地到来，怎说你赢了，众姐妹都看见的作个见证。”

原来那一群随车冶游的男女，都是红楼的妓女与其相好，听如意这样一说，异口同声道：“如意说的是。”

如意问道：“韦大人，你可有赢了的见证？”

韦子春一时尴尬笑着向如意道：“在下冤枉，请如意娘子明察。”

众人一齐哄笑起来。

如意说：“韦大人你须得抄录一本《李太白诗文集》，我的姐妹才肯陪你饮酒。”

13. 李白为郭子仪写下:“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李邕问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白一五一十说了。李邕笑道：“照这样争下去，哪儿有个完？依老夫所见不如这样，李十二本是斗酒百篇，如意，你好好陪他喝两杯，酒喝好了，那诗自然而然地出来了，作出诗来，就请你姐妹弹唱。韦校书呢，你也抄一本《李白诗文集》赠与李十二，算是酬答李十二换马的高义。老夫呢，今天为了答谢如意让客的面子，待会李十二诗做出来，老夫就一一抄录赠你姐妹，如何？”

如意没想到意外地要得到李白的诗和李邕的字，李邕的一幅字当时就值钱成千上万，真是感到意外的惊喜，如意的姐妹伊梅

陪李邕，柔云陪郭子仪，花雨陪韦子春，团团坐了。

李邕举杯道：“太白奉诏进京，沐恩翰林，一纸宏文，退却回纥四十万铁骑，实是可喜可贺。来，诸位干了此杯！”说罢一饮而尽。

如意、柔云和花雨早已端过客人的酒杯，美目盼兮巧笑倩兮送到李白面前，李白见如意一双眼里充满了柔情蜜意向着他一笑，心里乐滋滋的，接过那杯酒一饮而尽。

李白虽已届不惑之年，在如意眼里，还彷佛是当年千秋节金莲花下光景，如意当时还是个孩子，多么希望李白瞩目的不是金陵子姐姐而是她啊！及至年龄一天天长大，每每演唱李白的诗歌，她无不一次又一次地咀嚼那诗中的韵味，那是一个真性情人的至味。而今天，这个男人奇迹般地来到她车前，此时就坐在她身边，如意认为这是缘。幸福使如意脸上流光溢彩，她待李白饮了，自己也端起酒一饮而尽，然后提起那镌着百合纹样的仿罗马银酒壶，给李白的银屈卮满满斟上。然后起身道：“今天李学士与众大人光临，如意为各位嘉宾献上一曲。”于是众乐妓奏起丝竹。如意唱道：

爱君芙蓉婵娟之艳色，若可餐兮再难得。怜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极兮意已深。朝共琅 之绮食，夜共鸳鸯之锦衾。恩情婉娈忽为别，使人莫错乱愁心。乱愁心，涕如雪，寒灯厌梦魂欲绝。觉来相思生白发，盈盈汉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罗袜，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兮飞阳台。

这首诗本来是李白在金陵所作，写情状物无不精妙。男女间的浓情深爱写得真切动人，如意的演唱，有别于一般乐伎，一般的做到嗓音圆润，字正腔圆已是不错。而如意，非但嗓音婉丽，而且字句之间，更灌输了对诗中情趣的理解，拿如意的话说是用“心”在唱，加之如意对李白的爱慕，将一首情歌唱得如同清亮的泉水从人心田中缓缓流过，已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李邕虽年逾古稀，听了如意这番演唱，脸上也流露出满足的微笑，赞道：“如意的歌喉唱尽了李学士诗中的情意！”

韦子春此时更是心花怒放，只因为与李林甫的爪牙意气不合，一直在中书省当了十来年的校书，从未有像李白这样扬眉吐气的机会，传闻李白要当中书舍人，这个职位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日后更须用心结交。于是给李白斟了满满一杯，自己也端了个满杯道：“风闻皇上将授学士公中书舍人一职，小弟这里先贺喜了！”

李白道：“哪有此事？李白不求高官厚禄，只求为皇上效劳！”

“原来学士公还蒙在鼓里！那我也不便多嘴，不过，眼下皇上对学士公恩宠有加，学士公要抓紧机会，谋一个有实权的职位才好。”韦子春说。

李邕从北海来京城，倒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便道：“子春说的是，翰林学士是皇上近臣，太白要做一番事业的话，还是要有实际的权力才好。翰林学士虽有机会向皇上进言，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

“哎，太白，直接了当地说吧，有了皇上的宠信，就有了官职，有了官职就有了权力。掌了大权才可以做大事，待你掌大权做大事之时，可不要忘记了我韦子春！”

李白本来是不善钻营的人，听了韦子春这赤裸裸的一番话，碍着李邕和郭子仪的面，却又不好驳他，便道：“韦大人说哪里话来，李白深蒙圣恩，敢不效犬马之力，如此而已！，为诸公与我共为朝廷效力干杯！”说着一饮而尽。

如意忙向李白道：“说了半天你们男人的事，学士公与李大人还没给我写诗呢！”

李白一听作诗，笑道：“那有何难！本学士酒还没喝到三成呢！”如意一听大喜，便叫侍女另取一套酒具来，那是一套蓝田

美玉雕琢成的流霞高足杯，那杯质地细腻颜色雪白飘洒着朱红的流霞纹，足足有小碗大小，如意提起酒壶，倒了多半杯，然后端起来，但见杯外隐隐透出葡萄酒的琥珀红，的确十分薄，更显出杯的精致。如意含笑伸出玉笋般的手指护住酒杯，双手捧往李白嘴边。

李邕笑道："这杯酒喝下去，犹如神仙般享受！"

李白感激地向如意一笑，将嘴伸过去，喝完了这杯酒，高吟道："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

"这不就是在通化门外我们相见时的情景么?"如意叫道。

"好快！酒还没流到肠子里呢!"伊梅笑道："如意妹妹，让我也来为李学士斟一杯!"接过如意手中的酒杯，满满地斟了一杯，双手递给李白。李白一饮而尽，兴高采烈转眼间十首诗脱口而出。

伊梅吩咐侍女备好文房四宝，请李邕挥毫。

众人饮罢，李邕将字幅，分别赠与如意、伊梅与韦子春，柔云与花雨也缠着李邕写字，李白道："你二人且等一等，我想请李大人为郭子仪将军书写一幅如何?"

韦子春便向李邕把李白救郭子仪的事情说了一遍。

李邕笑道："甚好，只是在郭子仪行伍出身，难于领略风花雪月之情——老夫为他写一首王昌龄的边塞诗《塞下曲》怎么样?"李邕道。

李邕正要提笔，李白道："等等，我来吟《塞下曲》，您老来挥毫，赠与郭将军，以示我们兄弟二人对郭将军的情谊，如何?"

"如此甚好。"李邕提起笔来。

"骏马如风飚，鸣鞭出渭桥。"李白吟道。

李邕提起笔又停下道："老夫记得王昌龄的诗是'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怎么变成了'骏

马如风飚’呢?”

李白哈哈大笑道:“老哥,你这就不明白了,王昌龄写的是石堡城大败,本学士救下的郭将军,怎么会搞得‘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呢?刚才吟的,是在下为郭将军写的《塞下曲》!”李邕提起笔来,心中暗暗吃惊,想这李白真乃奇人,刚才一口气做了十首诗,这时换了题材,又立能成韵,便道:“我这是孔夫子面前卖《四书》了,快把你的快念出来吧!”

只听李白念道:“骏马如风飚,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云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等等!这首诗岂在王昌龄之下!”李邕叫道:“老夫虽年逾古稀,豪气不减当年,君不闻‘太公八十钓渭滨’倘有一日天子征召,老夫也能‘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来来来,给我与子春斟上,我等共干此杯吧!”

李白来此一心想的是金陵子,诗一写完便佯装醉酒,李邕也觉身子疲倦,伊梅吩咐侍女扶他到卧室休息,花雨把韦子春拉入自家房里去了。如意叫侍女收好李邕写的字,叫柔云扶了对李白到了红楼的后院,院里其间点缀着亭台楼阁。园中菊花盛开,几丛修竹之后拥着一座楼阁,楼上挂一匾额上书“浣香”二字。李白随如意上了浣香阁,早已有侍女侍立门首,掀开珠帘让如意和李白进去。迎面是一道六折云母山水屏风,一般异香扑面而来。李白进去,见茜幔低垂,博山炉中檀香正在静静燃烧,香烟袅袅。另一边圆圆的窗外挂着几片蕉叶,博古架上摆着一具青铜爵杯和一柄蝉形玉如意。墙上挂着一具古琴,另一边墙上挂着吴道子的《女仙图》,好一个闹中取静的清雅所在。

“金陵子她在哪里?”李白刚进门便拉着如意的手问。

“原来学士哥哥并没有喝醉?”金陵子问道。

“那是自然,这几杯酒怎醉得了酒仙呢?”

“原来你到这种地方来，就是为了我师傅？”如意问道。

“还为了你呀，我刚给你写了诗你就忘了？”李白听出她话中的醋意。

如意笑了：“别急。”如意拉李白坐下，丫头递上一杯香茶来。

“我师傅她在回纥。十多年前他嫁了回纥王子摩延啜。”

“摩延啜？”不就是那用羊皮纸在含元殿生事的人么？“她怎么会嫁给回纥人呢？”李白百思不得其解。如意道：“都十多年了，你当真不知道回纥人是怎样把她弄走的？”

“你快说，是怎么回事？”李白问。

如意把当年北门酒李白出事以后，回纥人杀了斗鸡徒，有了人命案，带走了金陵子的事一一讲给李白听。

“今年千秋节深夜，金陵子姐姐戴着帷帽，身后跟着两个女仆和几个回纥卫士，来到我这里。将一柄宝剑放在我这里，托我交给一个人。”

“谁？”李白问。

“还能有谁——李白。”如意说，然后叫婢女拿出那柄剑来。

李白接过剑，只见寒光闪闪，剑气逼人，正是《周书》、《隋书》所记载的李将军的杀敌之剑。

“金陵子为什么要赠剑给我呢？难道她真的是月圆？”李白想，又问：“你这师傅是哪个地方的人？”

“谁不知道我师傅是西域百戏班的名伶，当然是西域人。”如意答道。

如意见李白只管拿着那宝剑发呆，便道：“学士哥哥，你可知道金陵子姐姐要我将宝剑交给你的用意？”李白摇摇头，“那么，你可知道我是谁？”李白道：“你不就是金陵子的徒弟么？”如意又道：“学士哥哥，我这里还有一件藏品，要请你鉴赏一番，不知学士公可识得？”说着见如意拿了钥匙，打开了朱色雕漆橱，

从橱中取出一个六角银饰捧盒来，如意将捧盒放在床边坐下来，拎起盒上的银盖钮，里边是一个十分精致的嵌着珍珠八宝如意图案的小金盒。李白见她一层又一层的取，心想这里不知是什么珍稀宝贝？李白盯着如意的纤纤玉手打开宝盒，里面是猩红绫衬里，上面托着一朵小小的发黄的绢制桃花。如意将那朵桃花轻轻拈起，放到自己的手心里，伸到李白面前，另一只手挽着李白颈项颤声问道："这件藏品，你可认得？"

李白虽有些醉意，却还记得一清二楚，这朵绢花，与自己书藉里的那一朵却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自己书中压的那朵，已是扁扁的，这朵却丝毫没有折摺的痕迹。李白仔细看着，当年的光景历历涌上心来：那一个千秋节的夜晚，灯塔下面，人去市空，被践踏过的花儿星星点点。他抬起头来，身旁站着一位戴帷帽的女子，向他伸出一只纤纤素手，手心里放着两朵淡红色的小小的桃花，她拈起一朵没有说话，将花给了李白就上车走了，李白只觉得她帷帽下动人的红唇和珍珠般的皓齿十分可爱。难道眼前的如意就是当年的送给他桃花的女子？一朵绢桃花竟让她如此珍藏，使李白大为震动。李白再看如意，如意醉红娇美的面容就在眼前……

白绫抹胸下如水莲花瓣般的酥胸一起一伏，李白觉得浑身躁热，一下子脱掉锦袍，将如意紧紧地搂在怀里。如意的身体柔软而清凉，刹那间，天地一片混沌，一切都不复存在……

李白与如意一夜欢爱，第二天一早离开红楼。打算请李适之、张颠、吴道子等一干朋友与郭子仪一聚。李白打听到郭子仪的住处，来见郭子仪。郭子仪穿一件胡服窄袖长袍，脚登乌皮长鞠靴，像一棵挺直的大树精神焕发。李白拿出《塞下曲》，赠给郭子仪。郭子仪喜出望外，看这首诗，回肠荡气，豪雄坦荡，将那从单于都护府解押到长安的一路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郭子仪用他那双粗糙有力的大手小心将诗篇收好，朗声说道："深谢李学

士赠诗，大丈夫应如学士诗中所言，为国破敌建功！”李白说：“赠将军诗中所言，其实也是李白宿愿。李白与仁兄共勉吧！”郭子仪道：“恩公救我知我，郭子仪感激不尽，今日便‘鸣鞭出渭桥’回单于都护府戍边，‘插羽破天骄’正是平生所愿。子仪定不负恩公厚望，日后‘功成画麟阁’之时，定当好好报答。恩公的酒留着来日再喝吧！”

李白见他去意已决，不好挽留。郭子仪背起行装再拜而去。

14．依了你，那些蝇营苟且之辈只能沿街乞讨

长安是消息灵通地方，李白到平康坊红楼会如意的消息一两个时辰之内就传到了珞薇的闺阁之中。正在用黍米喂鹦鹉的珞薇大吃一惊，差一点将黍米洒得遍地都是。

其实，十年前的千秋节之夜，当李白离开她走下茶楼的时候，她就后悔了。那时候，珞薇见李白两眼直盯着金莲花上的金陵子，心中一股妒火熊熊燃烧。一个浪子，一个出入于茶坊酒肆的浪子逐之不惜！但是，只要她当时冲上去，拦住门口，拉着他的衣襟，含泪叫一声“李郎”，他也可能会留下来。但她怎能去挽留一个一文不名的的文人？十年来东河县君的她眼前也过过不少聪明乖巧的男人，千篇一律的讨好使她发腻。不知为什么，她在睡梦中有时突然惊起，独自点起灯来，一次又一次地翻阅李白那些令她肠断的诗句。

当李白醉草《答蕃书》的消息传来，她一连好几个夜晚没睡着觉。在皇上的宴会上，她和公主命妇们坐在一起，远远地望见李白，自己在心中说：“这一次再也不能错过！”

她没想到这么快如意就把李白拉进了她的红楼！她恨不得立即命人把李白从坊红楼弄出来，但自己堂堂县君，怎好和一个妓女争风吃醋。于是这一夜特别长，珞薇听完了每次打更的梆子

声，好不容易熬到五更时分，便早早地起来梳洗。

李白别了郭子仪，有一个俊仆拉了他的飞龙马在门前等候，对李白说："学士公请上马，我家主人在那边等你。"

"内侍"带李白从一个朱漆侧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宽阔的花园，皇家气派楼阁高耸，这地方好眼熟！两个"内侍"带着李白上了楼，走到门口，躬身向李白作了个请进的姿势，便止步不前。

李白进了阁楼，见罗帏高挂珠帘低垂，静静地，李白迟疑了一下，想既是让我进来，岂有把我挡在外面的道理？便大着胆子掀开珠帘轻轻地走了进去。珠帘内是一个极其富丽的世界，一侧是一张挂着红罗帐的床，上面陈列着盘金绣银的被褥，比起昨天如意素雅温馨的卧室来显得十分富丽。临窗放着一盆金黄的崖菊，盛开的花朵瀑布般地倾泻下来，窗外几叶绿蕉仿佛要探伸进来。金碧辉煌的梳妆台前，一个穿白衣的妇人伏在台前嘤嘤啜泣。

那妇人体态丰腴，没有抬起头来，看不清是谁。李白心中一下子明白了：除了她还有谁？

"珞薇！"李白低低地叫了一声。

那妇人抬起头来，果然是珞薇，珞薇足足梳洗了两个时辰，梳了又拆，拆了又梳，最后还是决定如十年前的那次，穿一件白纱低领长袍，将乌黑的长发用一串珍珠束在脑后。十年的岁月流逝在脸上刻下痕迹，脸上不施脂粉是不行的了。她一边梳妆一边忍不住流泪，直到使脸上的脂粉形成一片片污渍，她又伤心又绝望，伏在妆台前哭泣，这时候，听见了李白的呼叫。

"你终于还是来了！"珞薇站起来。快步走向李白。

"你还记得我？"珞薇问。

"记得。"李白看见她满脸泪光，想起十年前不辞而别，早已心存内疚。"对不起，我……"

珞薇早已忍不住，一下子扑在李白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

“我等了你好久。”珞薇说。

“从我走进大明宫含元殿的那天起吗？”李白说。

珞薇抬起头来，细细咀嚼话中的意思。“是从千秋节你走下茶楼的时候，不，是在蜀中锦江边杜鹃花开的时候起……”

“二十年了。”李白说。二十年此时想起来是短短的一瞬，二十年来所遇见的女子一一从心中掠过，李白抬起她的脸放浪地笑笑：“二十年的时光，忘掉一个人，绰绰有余，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忘掉我。”

“没良心的。”珞薇用妇人特有的语调说，心中稍平静了下来，恢复了逢场作戏的勇气：“李郎，你这次到长安来，是为了金莲花上的那人或者她的弟子如意吧？”珞薇想只要不是为了那女人，她就有希望将李白留在身边。

“不单是。”李白说

“这就好。这一回，我怎么也不让你离开了！”珞薇勾着李白的脖子说。

“我要与你一起，出现在皇上面前，让长安所有的女人，都羡慕我，让整个长安诗坛都是太白的诗句。我陪你到最好的御苑球场去打马球，到曲江去泛舟赏月，到太液池去看荷花……”

“哎哟，怎么好事都让我给赶上了！”李白说。

“还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事呢！你知不知道，那天在大明宫含元店上陪伴皇上的太真妃是谁？”珞薇挽着李白的手问。

“不就是请我师父为她授箓的女道士吗？”李白说，那天在含元殿倒是瞧见皇上身边有一位年轻的绝色女子。“外面传言说是寿王的妃子。”

“那是我的小侄女玉环呀！”珞薇洋洋自得地说。“就是我俩在锦江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拿着野花的那个小女孩。”珞薇把她认为最成功的事告诉李白。

“是吗？是你把她弄到皇上那里去的？”李白问。

“你肯定是我？”珞薇洋洋得意地说。

“不是你还能有谁？”

“知我者，李太白也。为什么？”

“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说起来很得意的样子？还有，你好像常常在做什么交易。”

“不完全对，是游戏。”

“交易也罢游戏也罢，总之，别玩过了头。”

“什么意思？”珞薇问道，这是她在亲友当中第一次听见不同的声音。

“珞薇，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使我得意的事。”李白说。

“是昨天晚上吗？”珞薇醋意十足地问。

李白把他昨天救郭子仪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珞薇，又说“你看，这是我写的《宣唐鸿猷》开篇，我将要上书皇上，请皇上采纳我的意见。使吏治清明，国泰民安。”

珞薇看了看李白的《宣唐鸿猷》开篇，把它折好放到李白手中说：“原来翰林学士想直接参与政事。其实你大可不必将这个交给皇上。”

“为什么？”

“你是翰林学士，没有必要去谈论政事，没有权力去指教皇上和大臣怎样治理国家。”珞薇说话的神气不像妇人，而像宣旨的内侍。

“皇上已经有意授我中书舍人之职，我上《宣唐鸿猷)》的意思是阐明我的见解，这对治理国家是有好处的。你是妇道，你不懂。”李白道。

“哼，”珞薇冷笑了一声，用食指按了一下李白的额头，像逗孩子似的说：“我看你是书读得太多，越来越笨了。连妇道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事，你倒糊涂了，你才不懂呢！”

珞薇的工于心计，李白倒是有几分知晓，讪笑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我们分别十年呢，君夫人有何见教？"

"你知道朝中有多少人想当中书舍人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中书舍人的位置至关重要，离入相只有一步之遥吗？"

"当然知道。"

"官职越重要，权力就越大，权力越大，得到的钱财也就越多，想谋这个位置的人也就越多。"珞薇用她葱管似的手指敲着深青鹤纹革丝册页说："你在这个时候上书，无异于让众人知道你的目标，俗话说'出头椽子先烂'，没等你成为中书舍人，你早就被人搞掉了，这一步之遥中布满各式各样的罗网和陷阱，你作为文学侍从，有什么不好呢？做做诗，喝喝酒，有我陪着你，又清高，又舒适。你不看看张果，因为他并不干预政事，所以他的位置会节节高升……"

"原来你找我来是想跟我谈这个，你喜欢上了那个装神弄鬼的麻子！那我恭喜您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酒啊？"李白讥讽道。

珞薇急了，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会把话头引到张果身上去，叫道:"你这个油嘴滑舌的文人！竟编排起我来了！"

李白见珞薇急得满面通红，便将珞薇的手握在自己手中，盯着她说道；"我没有想做一个单纯的文学侍从。"

"你不安于本份，而想爬上参与政事的高位，直接成为李林甫、张垍的对头……"

"是这样。"李白说。

"好一个胸怀大志的诗人！"

"珞薇，你不能把我与李林甫，张垍等量齐观，李白一介布衣，来到君王身边，受到君王看重，我要竭诚尽智为皇上建功立

业，像诸葛亮、管仲、乐毅那样，为国家兴利除弊，为苍生社稷造福！我把我自己献给大唐的社稷百姓，等到治定功成那一天，我就退隐山林，那时候，你能陪伴我吗？”

珞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她想都没有想过，要跟一个文人到山林去过清苦的生活。

李白接着说：“我鄙夷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比如伯夷、叔齐、他们过份地爱自己，却不爱天下百姓，还有那些泥古不化，不懂经济之策的腐儒，那些喋喋不休的空话对国家百姓毫无益处。我要尽我的努力报效国家，哪怕是肝脑涂地！”

珞薇突然大笑起来，笑得直不起腰来，从李白的怀抱中脱开了身子。

“有什么好笑的？”

“你说的全都是梦话！我早就告诉你，梦想是有害的，皇上要照了你的办，那一切都乱套了！那些皇亲国戚，包括我在内，全都要成为丧家之犬。那些持功邀宠的边将，那些蝇营苟且庸碌之辈只能沿街乞讨。你想皇上会按你的办吗？”

“只有这样，才对国家和百姓有益。”

不知为什么，珞薇一下子觉得李白很陌生，十年的时光是会令人有些改变的，她用细嫩的手抚摸着李白的脸，说：“我不能看你去捅马蜂窝，不能看那些为了保住权力和钱财的人把你撕得粉碎。长安的男人，像一群奸狡巨滑的狼，又像点头哈腰的兔子。要是你哪一天跌得粉身碎骨我会心碎的，我实在舍不得你，才对你说这些。”

面对神色黯然的珞薇，李白有些怜悯她。笑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跌得粉身碎骨，那时候，我不会连累你，你会安然无恙的。二十年了，你还不知道李白是何等样人？把你的话告诉你真正的心上人吧，那是会大有裨益的。”

李白想推开珞薇，但珞薇抱紧了他说：“我的心上人就是

你。”珞薇说着，把头靠在李白胸前，像十年间投入她若干情人的怀抱一样。

15. 老神仙将太上老君请下凡界

摩延啜怀揣《和蕃书》出了长安飞报回纥可汗，怀仁可汗得知玄宗意旨，感激零涕。连忙率四十万铁骑望长安方向跪下，高呼："天可汗万岁万万岁！"又知道大唐有神仙般的翰林学士李太白，公正贤明写得好诗。便立即下命倡导举国上下学习汉族文字，并让乌兰马上起程给大唐献上良马千匹。玄宗收了良马好不高兴，特地在太液池边设宴款待乌兰，并把回纥人视为天神的李白请来与他们见面。乌兰听了梨园演唱的李白诗歌，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表达对大唐的敬重，当下赋诗一首吟道："古来汉人为吾师，我辈学字不倦疲，李白诗歌吾欣赏，从今皆应通习之。"玄宗听了大喜，命李白当下草诏，赐回纥《李太白诗抄》一本，财帛珍宝若干，乌兰再拜谢过。玄宗见李白为大唐大振国威，又赐李白金银珠宝。命李白伴驾到骊山华清宫。

玄宗与太真妃白天听张果讲故事，洗浴芙蓉汤，晚上在长生殿休息。李白得了皇上赏赐，使李白觉得无论如何要"奋其智能"争作辅弼，使中兴的大唐像太阳那样蒸蒸日上。于是在没有伴驾的秋夜，亲自将《宣唐鸿猷》仔细恭楷抄录好，此时已是下半夜，李白步出户外，一弯新月正挂在朝元阁的老松树上。李白浮想连翩，一种肃穆的情感油然而生，这样的夜里，他曾经效法古圣先贤，姜尚、孔丘、管仲、诸葛亮……为大唐江山社稷的将来设计了一幅宏伟壮丽的图画；如果皇上采纳他的建议，不久的将来儿童就会普遍得到教育，知书识礼，世上的人男耕女织，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权贵和豪强不敢再放纵施暴，狡猾的官吏也变得淳和仁厚。那时候皇上就像尧舜，政治清明，官清民勤。人人

都奉行仁义……想到这里，他热血奔涌，他要用他的智慧和力量来实现这幅自古以来人皆向往的图画！李林甫和安禄山之流肯定是不甘心的，但他决不示弱。他不是凡庸的匹夫，他生来便是大鹏，他要去周旋天纲，跨蹑地络，搏击风云！这时，报更的梆子声响了四下，……

秋夜的长生殿里，红纱灯照着销金红罗帐，帐上的金箔星星点点，像夜空里的星星，洗浴过温泉后玉环的肌肤透出奇异的香味。玄宗抚着她的头发，将那一团温柔和娇美拥进自已的怀里，按张果秘传的“房中术”施行了一番，只觉身子从虚空中飘了起来，欲仙欲死，然后疲惫不堪亟待休息。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个白发老人在向他微笑，迎面来了两个手执拂尘的青衣童儿引他走向云端，他在云里雾里走了很久，前面是仙山琼阁，青鸟在奇异的花丛中悠然散步，彩云间隐隐有人走动。他急忙奔过去，那个白发的老人看着他，忽然天上下起雪来，雪盖满了树木花草，青鸟和老人身上都是雪，老人的脸变得煞白，一动不动直直的站在那里，脸白得发紫又由紫变灰，好可怕！那僵尸直朝他压过来，他喘不过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大声喊叫“来人啦!”没人理他，他一惊醒来，好冷！他觉得肚子上压着什么很沉，伸手摸去原来是玉环的一只腿，顽皮的玉环把被子蹭在一边，他半个身子晾着。他将身子轻轻地从玉环的腿下挪出来，盖好被子。睁开眼，烛光透过销金帐照到玉环甜甜熟睡的脸上，分外惹人怜爱。他心里浮出一丝迟暮的悲凉，比起玉环来说他实在是年岁大了，所以恶梦，所以冷……。要像张果那样就好了，红润的脸，虽千百岁而犹如壮年。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把长生之术学到手，那样就可以千秋万岁地贵为天子，与玉环朝夕相伴。今夜那个像张果的白发老人变成雪人变成石像，是不是跟太上老君有关系？那两个青衣童子定是仙童了，还有琼楼玉宇天上宫阙，在天宫出现的不是太上老君还有谁？但是那样子的确有些怕人……想着想

着，又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把张果召来，把梦中情形向张果讲了。张果听后高兴得拍手道："陛下果然是个诚心诚意的人！您梦中所见乃是色界十八天的玄明天，在下昨晚正在色界十八天值夜，忽见一人直往里闯，吓的我脸都白了手足发冷，没想到是皇上驾到！"

"真的？"玄宗问。

"皇上有所不知，上有三十六天，下为三十六地。大罗天之下有三清天、种民天、无色界四天、色界十八天、欲界六天。在下是无色界妙成天中一个走卒。因玄明天帝外出，托我照看门户，所以我昨晚在玄明天值夜。皇上撞见的人正是在下。照理说一般的凡人是不能到色界天来的，陛下肯定是有仙根的了！再上一层天，真仙便可传长生之术给陛下！"

玄宗道："爱卿说的是，朕今日诚心请爱卿到此，正是一心求长生哩！"

张果正色道："长生之道即是精诚之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皇上若一心求长生，首先要一处清静宫观，使微臣日夜祈祷上感神灵。同时，臣乃传授皇上心法，皇上潜心修炼，不可三心二意。因长生修炼，世人一般难于达到应有境界，所以世上长生之人极其稀少。贫道的办法亦不可以速成，成与不成，全在皇上修炼的程度。微臣好比是一只小船，皇上渡不渡得过去，全靠皇上掌舵划船之功。"

玄宗听了深信不疑，立即道："朕立即为爱卿修一处清静道观。专为老神仙对寡人传授长生之用。老神仙，请为这新观取名字吧！"

张果听了心中大喜道："老子一气化三清，上清、玉清、太清，其中太清为最高，依微臣陋见，命名为'太清宫'，不知皇上尊意如何？"

玄宗喜形于色道："张爱卿快教朕，朕与太真如何能见真

仙?”

张果道:“你二人焚香沐浴，斋戒七日，心中念着太上老君，想着天上老君形象，你既已到玄明天，如有缘份到无色界是一定的了，微臣在这七日之中，为皇上虔诚祈祷。老君是陛下祖宗，陛下又是一位大圣大明的君主，老君一定会见你，到时候臣一定引见成全便是。”

玄宗喜不自胜，依老神仙张果指点的方法，真是福寿双全的妙经！于是，玄宗与太真妃沐浴斋戒，天天望着老君像，乐悠悠想着自已早日飘向无色界神仙境。玄宗与玉环斋戒了几天，孜孜以求，奇怪的是并没有什么动静，因为渴望反而失眠，有时迷迷糊糊睡着不知梦见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一次也没有梦见什么玄明天无色界。到了第六天，玄宗焦灼起来。

“皇上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凡事有个缘份，机缘可遇不可求，皇上是太上老君的子孙，只要平心静气，清静无为合于大道，太上老君自然就会降临。”张果说。

于是玄宗与玉环继续斋戒。

张果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有些着急了，连忙秘密派人前往相府告知李林甫。

夜晚，李林甫到了华清宫求见皇上。李林甫在高力士耳边嘀咕了几句，高力士惊奇得瞪大了眼睛:“真有此事?”接着连忙将李林甫带到玄宗面前。李林甫低声向玄宗说了些什么，玄宗脸上露出笑容。

“老神仙今夜在朝元阁老君殿作秘法，要将太上老君请下凡界。”李林甫说。

“真的?”玄宗问。

“千真万确，为了皇上长生的事。”

“太上老君真要下凡?”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皇上带我们去看看好吗?”高力士

说。

李林甫心里冷笑道："这个狡猾的阉奴，怕的就是你不去哩！"

"朕当然想去拜见太上老君，李爱卿，不会给老神仙带来什么麻烦吧？"玄宗说。

"这事极其秘密，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李林甫说。

玄宗随即与李林甫高力士乘步辇从长生殿不声不响来到朝元阁玉清殿外，只见殿前秩序井然地摆着九个手提灯笼的道士，李林甫上前向道士们做个手势，叫他们不要吱声。道士们会意悄然让开了一条通道，李林甫高力士陪着玄宗走上台阶来到殿门外，小心翼翼拉着玄宗透过窗棂往里看。

太清殿里老君像的神龛前，三十六个烛台银烛高烧灯火辉煌，神龛前三十六个铜香炉里香烟缭绕，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香烟，地上八十一个铜香炉摆成北斗七星的样子，张果身着羽衣手执拂尘，时而下拜，时而起立，时而游走，踏星步斗口中念念有词，极其郑重虔诚地作法事。

高力士心想，"不知太上老君什么时候出来。"看见皇上专注的样子，高力士把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折腾了好一阵子，玄宗觉得腿站得有些发酸了。只见张果大礼跪拜一番之后，五体投地跪下，高声说道："太上老君在上，下跪弟子张果，受开元天宝神武圣文皇帝重托，祷祝七天七夜，恳请太上老君，允许我将长生不老之术，传给大唐英主！"

神龛后面传来重浊的声音："张果！念尔一片诚心，准尔所求！"

"请太上老君现身，给弟子明示！"张果大声喊道。

高力士目不转睛地看着神龛，神龛左侧的帷幔，轻轻动了一下，高力士注意看那香烟，直直的向上，殿内并没有风。张果不停地叩拜呼喊，虔诚的样子真是令人感动。高力士回头看玄宗，

玄宗异常激动，因为他已经亲耳听到了老君的声音！

此时，李林甫已拉了玄宗奔进殿内，一齐跪倒在地上。玄宗高声呼叫："太上老君在上，受寡人一拜！"高力士紧紧尾随他们奔过去，一齐跪下叩头。

张果惊异地看着他们，连忙向玄宗跪下道："微臣张果不知皇上驾到，迎接来迟，望乞恕罪！"又说："太上老君已经走啦！皇上不必多礼！"

张果和高力士将玄宗扶起来，张果说："皇上亲耳听见太上老君言说。准许我将长生之道传给皇上，皇上一万个放心，微臣一定尽力，为皇上效劳！"

玄宗与高力士回到宫中，已是深夜，玄宗兴奋地将今夜所见所闻一一告诉玉环，并告诉她一学到长生之术就立即传授给她。

高力士照常守护在外间，老君像旁帷幔晃动的事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亲耳所闻"老君"的声音是人声，神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他不得而知。如果没有老君出现，要是李林甫和张果串通一气蛊惑皇上……但是，如果有神灵呢？从太祖皇帝起，都坚定地认为太上老君是李氏的先祖……皇上沉迷于仙道，正如沉迷于他为皇上精心奉献的玉环的美艳姿色中一样。戳穿他？戳穿了张果，就戳穿了老君，等于戳穿了几代大唐皇帝自编自演自吹自唱的把戏，他不敢去捋虎须……但是权柄一旦落入那个貌似忠顺，实则奸恶的李林甫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他思虑再三，决定明日一早只等皇上醒来，他就要旁敲侧击地向皇上提醒朝元阁玉清殿的蹊跷。

这天早晨，皇上迟迟没有醒来。先醒来的是玉环，想起皇上昨晚给她说的"神仙伴侣"的话，玉环觉得又新鲜又甜蜜。玉环看着玄宗睡得又香又甜的样子，如果成了神仙就会返老还童，脸上就没有胡须了，没有胡须的皇上是个什么样子呢？玉环用纤纤玉手将那些胡须轻轻梳理伸，然后把他辫成小辫，又将小辫绕在

自己的无名指上然后松开，胡须辫儿像牛角那样弯弯的翘着。玉环看着玄宗的怪样子，吃吃的笑了起来。

李白起了个大早，怀揣着《宣唐鸿猷》在寝宫外足足等了三个时辰。只见内侍们轻手轻脚的出进，不见里面有什么动静，好不容易看见高力士从里面走出来，李白忙迎上去，叫了声："高将军！"

高力士松弛的眼敛因为失眠而耷拉着，斜乜着李白，心里嘀咕着这酒疯子一大早就在这儿候着，讨厌！鼻子里哼哼着："李学士早哇，皇上还在睡觉呢！你好好呆在这儿等着。"说完又进去了。

玉环悄悄从龙床上溜下来，吩咐侍女为自己梳洗。玉环将头发梳成望仙髻，头上插着金凤步摇，脸上贴好星月花黄，戴上绣金攒花抹胸，穿上大红云锦团花衫。梳洗完毕来到床前，故意拉长声音，轻声叫道："李三郎！李三郎！"

"谁在叫我？"玄宗揉了揉眼睛，嘴里嘟哝着说。

"是我——我是天上的神仙——是王母娘娘派我来——接引皇上成仙的——"玉环还拉长了声音装着异样的腔调说。同时俯身下去给了玄宗一个响响的亲吻。

"啊，原来是你！顽皮的玉环！"玄宗终于明白了面前是谁，随即支起身子。

高力士立即吩咐内侍侍候玄宗梳洗，玄宗披上衣服把脚伸进靴鞋，李林甫风风火火地进来，李白也跟了进来。

"什么事？"高力士转身问道。

李林甫"扑"地一下子跪在地上："皇上大喜！出了天大的喜事啦！"

"爱卿请起！有话起来说吧！出了什么喜事？"玄宗问道。

"老神仙昨夜得到太上老君的明示。"李林甫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说。

“太上老君明示？”玄宗只觉全身一震。

“太上老君今日将现身丹凤门。请皇上前去观看，臣已经在那边一切张罗妥贴。”李林甫笑得脸上开了花。

“朕这就去，朕这就去。”玄宗说，牛角一样弯翘的小辫，一上一下动着。李白越看越觉得滑稽可笑，李林甫的到来，使高力士感到措手不及，巴不得此时有什么事把这个鬼东西岔开才好，高力士一眼看见了站在外面的李白，忙道：“李学士，你不是一大早有要事等着给皇上禀报吗？快说呀！”高力士此时，但愿这位灵敏有才的李学士说出些别的什么来吸引皇上才好。

“启禀皇上，臣李白著《宣唐鸿猷》一本，阐治乱之道，宣我朝威仪，请皇上御览！”李白双手将《宣唐鸿猷》呈给玄宗。

“哦，李爱卿为朕写了一本书？”玄宗说，伸手去拿那本《宣唐鸿猷》。

“皇上，眼下最最要紧的是去丹凤门，机不可失呀！晚了太上老君就回天上去啦！”李林甫叫道。

“是呀，李学士，你先收起来，待朕有空再来阅看，如今天下太平，没有比迎见太上老君更要紧的事了！”玄宗一边让内侍为他穿好衣服一边说：“学士就陪朕一起去参与此事吧！”

玉环从内侍手中拿过一面镜子，对着玄宗的脸，玄宗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滑稽的样子。“快，把我的胡须梳理一下！”。

16. 李林甫运作大规模的造神运动

玄宗在高力士与李白的陪同下坐上马车，驶入皇上专用的复道，一阵疾驰，很快就来到大明宫丹凤门。玄宗登上城楼，见丹凤门东边，已经搭起一座高台，台上香烟袅袅旌旗飘飘。安禄山和文武百官大都在此守候，见玄宗到来，纷纷俯伏下拜。玄宗道了平身，张果道：“启禀皇上，微臣向太上老君恳求七天七夜，

太上老君念圣上一片至诚之心，与微臣言说，今日东边天上，当驾五彩祥云现身于丹凤门，凡是有仙根的，都能一睹老君真容。故尔惊动皇上！”

竟有这样忠心耿耿的臣子，为自己生命的延长通宵达旦地祷祝！玄宗连忙上前扶起张果道：“老神仙精诚所至感动上天！朕该如何感谢呢？”

李林甫连忙拉了张果跪下说：“皇上泽被四海，臣等就是肝脑涂地，也无法报答圣恩之万一！”

“皇上请看，”张果指着正东天边说：“太上老君就要从那边驾着五彩祥云过来！”张果说完，指着正东方方向，哪知东边天上先前还有几片云彩，此时却被风吹散，此时一丝风也没有了，不由得心中连连叫苦。李林甫和安禄山也捏着一把汗，李林甫心中骂道：“这老杀才，自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什么偏偏选这样一个晴天来作事！”张果却道貌岸然的说：“眼下时辰未到，待微臣先呈上绿章，再请皇上与百官拈香祈祷。”

一个道士端过一个紫檀木匣来，张果命道士们鸣放爆竹，自己则对东边的天上三拜九叩行过大礼，然后从檀木匣中取出“绿章”来。这“绿章”通常是道士们对上天神灵的告白或祷祝，写在绿色的纸上或绢绸上，故而叫“绿章”。张果展开“绿章”，望着天上南腔北调地唱念道：“绿章奏请太上君，乞准张果伴明君，恩佑圣皇永不老，常在洞玄炼黄金。”读罢，张果随即命观中道士，演奏起《紫微八卦乐来》，玄宗在前，文武百官随后，一个个地拈香祝拜。李白手里拿着香，眼睛却看着天上，自己虽在青城山学道多年，却从来未曾见过白日出神仙的事。况且这“绿章”的文字半通不通，除非太上老君没有发过蒙不识文字，才会接受他这种东西。

一直等到下午，脖子都望酸了，刮来--阵西风，天上渐渐起了云团。这时张果手挥拂尘高声叫道：“皇上请看，太上老君他

来了！”

李白朝张果所指西方看去，果然阴云滚滚，哪有什么太上老君的影子？心想，张果先前说的是太上老君从东方驾五彩祥云而来，这时却是西方天上阴云滚滚。李白心中浮起一团团疑云，再看其它多数官员脸上也是一片茫然。高力士见李白在看他，立即显出专心看天的样子，这时站在顶后面的著作郎韦子春，向李白狡黠地一笑，李白心里顿时有些明白了。

“皇上，您仔细瞧瞧太上老君在云端里哪，皇上是有仙根的人，一定能看得见！”张果大声说。

这时李林甫仰面向天，伸开双手，双眼饱含着激动的泪水，一下子跪在地上，口里叫道：“我看见了！看见了！就在那儿！白发的太上……老君！”

李白故意退后几步，看着将要发生什么情况。

安禄山激动得肥厚的胸脯一起一伏：“我的天，我看见了！是太上老君向我们过来了！”接着五体投地的一拜！

紧接着，张利贞、吉温等等都诚惶诚恐地跪下了，张利贞叫道：“啊！太上老君……白头发……手里拿着一根马尾巴！”

“是拂尘！拂尘！”吉温低声提醒他。

“对对……拂尘！拂尘！”张利贞尖叫道。

李白听见一个低低的声音从百官的最后一排传来：“这真是不说不像，越说越像了！”

这是比秦时赵高指鹿为马更加恶劣的把戏！

赵高还牵了一匹马来扯谎，而李林甫和张果，凭空就能造出神仙来！李白向玄宗注目，希望从他脸上看到内心真实感情的流露，但是，他失望了。玄宗一双渴求的眼睛在云团中搜索，他太希望长生了！也许那些虚幻的云团里就有太上老君，只是他老眼昏花而已。他揉揉眼睛，梦呓般地喃喃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太上老君，站在云端里！”随着，玄宗向天跪了下去。

一大批官员拜伏下去。李白一下子感到百无聊奈，这时他身旁，李林甫正在感激涕零地向上天一次又一次的跪拜。李白忽然窃笑了，他自己不正是道教大师太玄的弟子吗？闻名天下的太玄不是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以神游八极之表吗？长安的人不都知道他是‘谪仙人’吗？”一种想把这帮人戏弄一番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也看见啦！太上老君在云端里，过来了！——”李白高叫道。

“太上老君乘着鸾鸟拉的车子，有龙和凤在前面引路，后面跟着乘鹤的仙人赤松子，葛洪，还有吹箫的弄玉……”

“对，对！”张果立即附合说。

“太上老君在向皇上招手呢！”李林甫说。

李白见张果和李林甫果然中计，立即说：“皇上，太上老君在跟你说话呢？”

“跟我说话？我耳朵不太灵便，李爱卿，你听太上老君给我说些什么？”玄宗说。

李白心中好笑，做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太上老君言道：皇上是英明之主，望皇上勤政爱民，爱护祖先基业，老君将佑大唐千秋万代繁荣昌盛！”

玄宗听得明白，忙下跪向天道：“隆基叩谢太上老君大恩大德！”

李白满面祥光，对张果说：“太上老君又说——，此次奏请的绿章，不知何人所为？”

张果以为李白既声称看见了太上老君，自己必受褒奖无疑，连忙膝行几步上前谄笑着说：“是张果所为，是张果所为。”

“太上老君发怒，说绿章的文理不通，以后不可任意胡为！”李白说。

张果心中骂道，李白狂徒，竟敢来挑我的漏子，这太上老君

本来是假的，贫道怕你何来！于是愤愤然叫道："这《绿章》是贫道精心写出，又经右相大人审阅毫无疵漏，怎道文理不通?"

李林甫听把他抬出来，心里一惊，腋下汗出，别的事情他倒是应付自如，唯独他自已便是个错别字大王。张果此话一出，百官行列中就有人窃笑。

李白拿过那《绿章》来，指点着说："常在'洞玄炼黄金'这一句，该如何讲解？请老神仙说明。"

张果随口便道："皇上得了长生之术，在神仙洞府炼制黄金，请教学士公有什么不通?"

李白道："我告诉你，这'洞玄'二字并不是指神仙洞府，而是指一种清静无为的真人修炼法门。此'洞'不同于'山洞'，而是'洞察'的洞，再则，皇上向太上老君求长生，求的是圣体安康，国祚绵长。就你所言，皇上竟是去炼金发财去了！你在《绿章》上如是写，究竟是何道理?"

先前张果南腔北调唱念《绿章》，玄宗听得不甚真切；听李白这样一说，不由皱了皱眉头，问道："老神仙，是这样的吗?"

张果不敢再辩，忙说："贫道该死，贫道该死!"

玄宗又道："朕让李学士即刻再写一份《绿章》，向太上老君呈上。"

李白忙上前禀道："李白尊命，现太上老君还在云端里，张果老，你快向太上老君陪罪呀!"

高力士忙说："老神仙，你快照李学士所言去做呀!"

张果一听，连忙向东"扑通"一声跪下去向天喊道："太上老君在上，弟子不慎写错《绿章》，弟子该死，弟子该死，望乞恕罪呀!"说罢叩头如捣蒜一般。

"老神仙，你仔细看看，刚才你说太上老君在西方，怎么你向东方谢罪呀?"李白叫道。

张果又无可奈何，只得忙忙赶向西方，又叩了一番头。

“老君向南方去了！还不快赶上！”李白叫道。张果心中气恼，一抬头接触到李白的目光，双膝一软只有跪下，又磕了不少响头。

李林甫、吉温、安禄山等此时心中暗暗诧异，不知为何张果见了李白，犹如耗子见了老猫一般？

见了张果这般模样，李白不由心中好笑，叫道：“算了，算了，老君已经去远了！”

李白返身向玄宗道：“启禀皇上，太上老君说，请老神仙张果再率道众，郑重其事做六六三十六天法事，要写错绿章的人每天叩拜七七四十九次，每次叩头七七四十九个，再将臣写的《绿章》，补奏老君！”

玄宗见此事终于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口气和缓起来，言道：“李卿之言甚是，老神仙，就照此办理吧！”

“臣遵旨。”张果忙说，几乎没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这时少府监胡正连忙过来，扶起了张果。

当天晚上，张果就被秘密地带到李林甫月堂里。见李林甫坐在窗前闭目养神，见张果进来李林甫也不看他。只是薄薄的嘴唇歙动着，吐出几个字来：“今天，怎么回事？”张果看李林甫与在丹凤门皇上面前点头哈腰的右相判若两人，再看侍立在一旁的人竟是少府监胡正，一脸冰霜。张果素知李林甫狠毒，不由打了个寒战。

“今天，今天……，相爷，我……我实在是没有法子呀！”张果语无伦次答道。张果明白，李林甫所指正是《绿章》的事。本来在骊山朝元阁就是他事先与李林甫商量好的。而在丹凤门，天公不作美还在其次，偏偏被李白抓住了《绿章》中的错别字，他在慌乱中万不该将责任推到李林甫身上，使李林甫遭到满朝大臣的耻笑。

使张果最感到恐惧的还有侍立在李林甫身旁的胡正，他来这

里干什么？他偷偷瞟了一眼胡正，不知胡正户主是否认出他就是江宁小吏文长田？如果……张果越想越可怕，掩面“扑通”一下子跪地，膝行到李林甫面前哀号道:”相爷！相爷饶命呀！小人再也不敢了!”然后扑倒在胡正脚下哭道：“胡大人饶命！胡大人饶命!”

“蠢货！哭什么呀，没用的东西!”李林甫睁开眼。

“下次再出漏子，你就别想活命了。”胡正说。张果的号哭嘎然而止。

李林甫这才从椅子上欠起身来，慢吞吞地说：“今天的事，本相已经想好了一个补救的法子，这次你不准出任何漏子。起来吧。”

“小人肝脑涂地，也要办好!”张果从地上爬起来。

“今晚的事，谁也不准泄露出去，”李林甫说：“明天你仍然是活了三千岁的老神仙，老老实实地去做三十六天法事。”

“是，是。”张果连声答应。

“胡正，那件东西你弄到手没有？我看看。”

胡正毕恭毕敬地拿出一幅画来。将那轴画徐徐展开。李林甫只觉眼前一亮，那画上画的是一位须发斑白的古稀老者，超然出尘昂首远眺的样子，衣袂在风中飘飞，骑着一匹青牛，踏着秋风中的落叶缓缓前行，画家的笔法精妙出神入化，观者只觉栩栩如生，青牛在秋风中快要走出画面而去。这正是吴道子的杰作《老子出关图》。

这一年的秋天，长安有了很多变化，李学士的诗词风靡了整个长安城，一大批文士和文士出身的官吏们都显得特别活跃。仿佛李诗的阳刚之气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长安文坛上的这股清新刚劲之风占了主导地位。李学士醉答蕃书的事像神话一般地在长安市井中传开，长安人感觉很提神，很自豪。除此之外，街上的胡兵渐渐多了起来，胡兵们各自属于不同的节度使，他们常常喝

醉了酒夸耀各自的军功或为争夺妓女而发生斗殴。

皇上喜欢长生，皇亲国戚，大臣们，官吏们，也争相仿效，一时间，蔚然成风。更多的异人出现在长安，他们通过不同渠道，将自己的各种“法术”表演给王公大臣们。有使扫帚自动走路的，有使石块飞起互相撞击的，有使鱼变鳖的，……有自言可使白发变黑的，有隐身术、飞腾术的……甚至带了妇女给玄宗和权贵们秘密表演房中术的各种动作的。有的找不到人推荐，索性在街头里巷扯开场子，一时间长安街头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十分热闹。人们坚信世间有神仙鬼怪，并可以随之到达一个永不消灭的世界。

李适之呈递的关于惩治安禄山抢马杀人的奏折玄宗看了，玄宗却说安禄山为大唐开拓了大片国土，哪有一个都不误杀的道理？回纥人故意将一纸摩尼教文字来戏弄大唐，显然有犯上作乱的野心。从此搁下不提。李适之气愤不过，找来饮中八仙倾诉。崔成甫和韦坚在广运渠上忙不过来，其它人都来了。

一边饮酒一边谈天，李白把丹凤门惩罚张果的事讲了一通，众人笑了个前仰后合。

“想不到谪仙人还会装神弄鬼！”汝阳王笑道。

李适之将弹赅安禄山一事说出，崔宗之道：“皇上眼下最担心的是作不了神仙，你想，张果是安禄山带来的，要是惩治了安禄山，张果不传长生之道，皇上怎么办？”

贺知章说：“李林甫也拉拢安禄山，安禄山向皇上推荐的张果又很快地为李林甫所用，这到当中，到底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李白拿出《宣唐鸿猷》交给酒友们传观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主张拿出来，皇上总不能对利国利民的事不闻不问。”，众人看了交口称赞。

“皇上要是看了，那就太好了。”张旭说。“谁能让皇上不沉

溺女色，又能不沉迷于仙道呢？”

“哈哈，要是皇上依了李十二书中的意思，那些奸佞小人，得统统滚出长安去！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就会被一扫而光啦！”吴道子叫道。

汝阳王问：“太白你不怕那些阴险小人报复吗？张九龄就是前车之鉴啊！”

“不怕，文死谏，武死战，是自古以来的至理。我怎能为了荣华富贵而包容奸恶、眼看奸佞祸国殃民而坐视不管呢？”李白说。

李适之说：“对，只有实实在在的干事，大唐才会一天比一天更富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仇，就会给天下带来灾难。广运渠修好之后，但愿皇上看见了我们从江南运来的实实在在的财富，对虚幻的东西疏远。”

“但愿如此。”贺知章说：“有了《宣唐鸿猷》，有了广运渠，有了许多像适之、太白、成甫这样的忠直之士，正气就得以伸张，邪气不得不消退，大唐就会国运昌盛！”

每个人都为玄宗的情况存着疑虑，每个人都为大唐的前途感到忧虑。李白心里明白，对李林甫、张果之流，光是戏弄一番是不够的。此时张果是在规规矩矩做法事，以后他们还会紧锣密鼓地再编造谎言，毒化大唐的朝政和国风，直到从玄宗的手中分取到所有的权利。而李林甫的党羽遍布朝野，李适之在等待广运渠修成韦坚回朝，抓住安禄山的罪证，那时时机成熟……

李白预料的一点不错，当张果的第三十六天法事一结束。李林甫就给玄宗禀报说，太上老君将在宝仙洞现身，把“万寿无疆”带给玄宗，把“国泰民安”带给大唐。

内侍到翰林院来，叫李白随行，李白赶到兴庆宫。

玄宗十万火急地赶到宝仙洞前，京都所有道士黑压压地站了一片，道士后面站着文武百官。

张果与李林甫把玄宗引入洞内，到了洞的深处，张果向玄宗说："皇上您请看，前面有紫光一团！在洞右的第三块巨石旁边！"玄宗睁大了眼，只觉火把的火光闪烁，看不清哪是紫光，那是火光。"啊，是了，好大一团紫光。"道士附合说。

"皇上你看见了没有？"张果激动地问。

"好像……有……是紫光……"玄宗怕张果说自己肉眼凡胎，含糊不清地说。

侍立在一旁的李白确信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张果自己举起火把，向洞的深处东瞧西瞧，然后说："凡是有紫光的地方，定有神物出现，紫光一直聚在这里，快拿锄头来刨！"

羽林军举着火把，道士们用锄头、铁镐挖的挖，刨的刨，甚是卖力。约摸挖了三尺深下去，下面是一层五彩的石子。

"慢着，朝这儿刨，心要诚，要仔细！"张果说。"把彩石用手捡起来。"道士们放下挖掘的工具，蹲下来将五彩的石子捡在箩筐里。

玄宗的心里一直没有平静，在他看来洞中出现五彩的石子也是奇迹。

"老神仙！您看！"一个道士惊呼道。

那道士刨开土石，那是一只手，白色的坚硬的露出来了！随即其它的道士也很快地捡完了上面的石子，一具白玉的，栩栩如生的真人般大小的老子玉像，静静地躺着。李白吃惊了，这与吴道子画的老子真容一模一样。

"太上老君真容！"不知谁惊叹了一声。

立即，张果、玄宗、李林甫及随行人等诚惶诚恐地匍伏下拜。

玄宗吩咐以极其隆重的仪式将太上老君玉像迎回兴唐观。

挖出了老君玉像第二天早上，李林甫带领百官为宝仙洞老君玉像的出现上贺表，一时间，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贺表雪片一般

飞来，玄宗天天设宴庆贺，好不热闹！张果为皇上祈长生感动上苍，因而天降老君真容和玉像，因此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同时供奉集贤院。

虽然长安冬天时有风雪天气很冷，因为老君玉像的出现，使宫廷、道观和市井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势头。因为皇上亲眼看到了并迎回了神灵，有了神灵，人们的灵魂便有了依托。人们争先恐后地拜神求神，尾随皇上走上长生不老的道路。皇上长生不老，大唐的国运就千秋万代永远昌盛。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在这些日子里，李林甫在皇上面前鞍前马后的侍候，亲自安排各种朝神事宜，在他的策动下，追尊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为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为先天太后，玄宗皇帝宣布在长安和洛阳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天下各州县都设置玄元皇帝庙。过了不久，又把长安的玄元皇帝庙改为太清宫，洛阳的改为太微宫，天下诸郡的玄元皇帝庙为紫极宫。不少地方都有了神的感应。有的地方出现灵符，有的地方出现圣迹，有的地方出现老君石像……一时间沸沸扬扬。又专门设置崇玄学，培养崇玄学生，兴道举，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学生们像国子学一样进入科举。没有人敢怀疑太上老君的神威。谁怀疑就是动摇了大唐的根基，谁怀疑就是否认大唐的天命。

17. 把这杯酒喝下去，不死的就是神仙

李白跟随众人把老子玉像送进兴唐观，忙乎了一天，却不想回翰林院，他心中的结，怎么想也解不开。

忽然老君现身，忽然又挖出了老君玉像，但是，太上老君怎么会因为张果这样灌满铜臭的俗人来显灵呢？那个见了他的目光就躲躲闪闪的张果，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李白到胜业坊叩开了吴道子的大门。吴道子正在作画，崔宗

之在一旁观看。吴道子见李白进来，放下画笔，问道："李十二，你怎么来了？"

"宝仙洞出现了太上老君玉像的事，你知不知道？"李白问。

"我刚知道，宗之刚才给我讲的。"吴道子回答说。"你看见过了？"

"看见过了。这玉像眼下在兴唐观里。这像与吴博士大有关系。"李白道。

"为什么？"崔宗之问。

"依我看，这太上老君的神情、衣纹，与道子兄的画风十分相近呢！"李白道。

"竟有这等事？我画的太上老君，是以凡人为粉本的，可太上老君是神仙呀？"吴道子惊讶地说。"可是，经我的手画的菩萨神仙倒是不少，工匠们常常拿去雕琢出来供在寺观里，善男信女就来顶礼膜拜，倒是挺好玩的。"

李白把宝仙洞的事讲了一遍，吴道子大吃一惊。次日就到兴唐观去看了，前些日子胡正买了那张《老子出关图》，这老君玉像正是依照图中的样式雕琢的。很快韦坚、李适之、贺知章也知道了其中的蹊跷。

"怎么办？皇上已经相信了他们。"李适之说，要是这时用奏章去参劾他们，就要连带皇上一起，皇上正在兴头上，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贺知章、韦坚也感到为难。

"我有一法，即不触犯皇上，又可使妖道收敛。"李白道，于是将他所想一一说出，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这天，李白与张果陪玄宗观看即将落成的太清宫。但见太清宫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穷极壮丽，比昊天观、太平观、金仙观、玉真观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果心花怒放。

张果送走玄宗，乐颠颠地从太清宫出来，已是黄昏时分，正要与李白道别，李白迎上来道："老神仙请慢。"张果问："学士

公有何见教?”李白笑吟吟地上前，拉着张果的手说：“老神仙，今日我受了一位贵人的委托，务必请您老人家赏光，你是皇上都尊敬的人，请一定与我同去。”

张果听了心里比熨斗熨了还舒坦，道：“贫道敢问是哪位贵人!”

李白故作神秘地凑到张果耳边轻轻地说：“你跟我去，见了就知道了。”说着挽着张果的手上了车。

张果坐上李白的车，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一个朱漆门前，门口挂着灯笼，只见朱漆门上的兽形门环和铜钉铮明发亮，门上却没有匾额。张果下了车随李白进了门，早已有仆人来迎接。左绕右绕，尽是亭台楼阁，来到一个湖边，只见黑黝黝的湖上莲亩无垠，远处楼阁灯火辉煌。

一只游船在面前停下来，游船上下来两个侍女挽张果上船，便向那灯火辉煌的楼阁划去。张果坐在船上，心想不知是哪位王公大臣着意相邀，又想自己从幽州到长安真像一步登天，有如一片鹅毛随风直上青云，大有悠悠然之感。

船近楼阁，靠湖的这面侧门洞开，门下面是十来级石阶，两小童打着灯笼站在石阶上迎接，船上的侍女把张果扶下船，两个小童在前面引路，上了石阶，进了侧门，穿过长廊来到前厅。

张果随李白进了大厅，见大厅中众多人等，一个挨着一个坐着的，竟是三省六部九寺一台的大臣。后面一侧，是一些乐工歌妓，面前摆着酒肴，正在奏乐弹唱，中间一人头戴乌纱，身着紫绶金章，佩带金镂鞶囊，巍然端坐，上方正中的正是韦坚！韦坚见张果进来却好似没有看见他一般，继续饮酒作乐。张果但见韦坚爱理不理的样子，心中颇不高兴，只把两眼看着李白，李白给仆人使个眼色，仆人走上前，向韦坚毕恭毕敬深施一礼道：“禀告大人，已将张果带到。”韦坚挥挥手说：“诸位大人，在下有一点公务要办，有挠诸公雅兴，改日再欢会吧!”说话之间，乐声

嘎然而止，乐工歌妓各位大臣鱼贯而出，家奴们倾刻间将宴席撤得干干净净，倾刻间大厅空荡荡的只剩下韦坚、李白和张果三个人。韦坚仍不理会张果，伸手拍了两下，从侧厅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崔成甫，一个是张旭。站在张果身后。张果回头看看这两个人如黑煞神般站在他身后，不由心中发毛。刚才在湖中的心境已荡然无存，一团疑云涌上心来，冷眼看此时的李白，板着脸站在那里，一点儿也没有先前拉着他的手殷勤耳语的亲热劲儿。为什么韦坚如此对他摆谱，李白把他弄这里来到底为什么？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最近有什么纰漏，只是后悔自己因为看太清宫乐昏了头，竟忘了带随从一起来。但张果毕竟是出生入死过的人，经过多年磨炼，既已来了长安，作了皇上的上宾，不管前面吉凶祸福，只有硬着头皮一闯。于是轻轻一笑，高声问道："韦大人命贫道至此，有何见教?"

韦坚这才说："老神仙请入坐。"

张果与李白分两边坐下来，崔成甫和张旭各执一个酒壶，崔成甫给韦坚和李白斟酒，张旭给张果斟酒。

韦坚端起酒杯说："老神仙从恒山来京城作官，可知本大人是谁?"韦坚并不喝，复又将酒杯放下。

张果见摸不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不卑不亢答道："韦大人是太子妃兄，荣任租庸转运使，官高爵显，贫道自山野而来，疏于问候，多有得罪，还望韦大人多多原谅。"

韦坚又说："本使深蒙圣恩，皇上将大事委托于本使，公卿大臣对本使尊敬有加——"说到这里，故意拖长了声音不再往下说。

张果心想，好一个喜好阿谀的太子妃兄！故意留下一个空档，观我是否与他同流，待我略事吹拍以观后效。便道："大人威仪赫然，朝野敬仰，那是自然。"

韦坚微微一笑道："老神仙既明了本使，本使也对神仙一事，

有所了解，老神仙，你可愿听本使言说?”

张果弄不清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到底要说什么，便道：“贫道有缘聆听大人教诲，乃是三生有幸，请大人赐教。”

韦坚说：“神仙有别于凡人。”张果想，废话！哪个不晓得神仙与凡人是不同的！

“凡人有七情六欲，生老病死，神仙没有，神仙可以不老不病不死——”

张果将韦坚狮子鼻下的厚唇中吐出的字眼一个字一个字咀嚼：不老、不病、不死——他莫非——韦坚突然高声快语说道：“老神仙，你我共事皇上，无不为皇上效犬马之劳，你可知道欺君之罪是什么罪?”

“弥天大罪，当死!”张果一惊脱口而出。

“本使受皇上恩泽，披肝沥胆以报，绝不许任何人欺骗皇上，你既是神仙，便可长生不死。本使今日要验证你是否真是神仙，你面前的这杯酒，乃是一杯毒酒，你把他喝下去不死，我就相信你真的是神仙!”

张果一听犹如晴天霹雳，惊得魂飞魄散，只见韦坚两片嘴唇在翕动，不理会他说的什么。本能地，用那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紫袍的宽大的袍袖一下子将那八楞镂银金杯横扫于地!

韦坚哈哈大笑，挥手指着张果道：“他不喝，给我灌!”

崔成甫和张旭立即冲到他面前，一个双手像铁钳般将他按住，一个提起酒壶灌酒。张果挣扎着，感觉到那酒滴已经洒在他脸上，喉咙里挤出一声绝望恐怖的嘶叫：“饶命!”便如烂泥一般瘫倒在地。

韦坚和李白相视而笑，韦坚一摆手，崔成甫和张旭放开张果。李白走过去，接过张旭灌张果的那壶“毒酒”，斟在自己杯子里，翘起二郎腿，将身子往雕花靠背椅上一仰，看着瘫在地下瑟瑟发抖的张果，将那八棱金杯举到自己唇边，悠悠然一口一口

呷着。

张果只觉得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外，喘息着，挣扎着想爬起来，可腿怎么也不听使唤。没想到用了近十八年的功夫来装扮的神仙，一下子就露了馅。他奋力支起上半个身子，向着韦坚磕头如捣蒜。

“哼，韦大人料事如神，你这等伎俩，怎逃得过他的眼睛!”李白说。

张果见韦坚的面孔仍然没有表情，辗转爬到韦坚脚下，哀哀求告道：“饶命——韦大人饶命——”然后又一下子爬在李白脚前：“学士公大人，饶命呀！替我在韦爷面前……说句好话吧!”此时已是声泪俱下。

“你欺世盗名，蒙骗皇上，就是我饶了你，皇上也未必能饶你。”韦坚慢吞吞地说。

“只要大人饶了在下，在下就是变牛变马也行，一切由大人作主!”

“有这句话就行，起来吧!”韦坚说。

“谢大人不杀之恩。”张果又叩头说。挣扎着想站起来，哪只两腿被吓得酸软了，好一会起不来。

“拉他一把吧。”

张旭走到张果面前，抓住他的膀子拽了一把，张果才站了起来。

“你老实告诉我，宝仙洞的老君玉像是怎么回事?”

“我……我不知道哇!”张果带着哭声说。

“你不老实，我叫你不得好死!”崔成甫吼道。

张果吓得“扑通”一声跪下，忙说：“那不干我的事，是李右相叫我到宝仙洞，把玉像挖出来的。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看在学士公的面子上，今天饶了你。从今往后，你再搞这些装神弄鬼的事，本大人可饶不了你！还不快滚!”

18. 郑虔的柿叶书上记载着大唐的盛事、艳事、奇事

天阴沉沉的，朔风夹着雪花。李白骑上马出了含光门，将身上那件宝兰革丝团花披风紧了紧，今日户部郎中的派人过来请他去吃酒赏梅，司农少卿昨日也下了帖子请去题画，此时却哪里也没有心绪去，不如自己找个清静地方喝两杯。

“李学士！”李白听有人在叫他，回头一看，韦子春在太平坊廊下站着向他招手，李白过去，韦子春说：“好久不见，想煞我也！”

李白下了马，说：“校书休要说得这等夸诞，想吃酒就说想死酒了，为何要说想死李白？”

“哪里哪里！好久不见学士公，心里闷得慌，学士公难道忘了，我还欠学士公一本诗抄！正想找你痛饮三杯，说说话，泄泄闷儿。”韦子春道。

“是了，你还差着我一本诗抄呢？今日可得给我！”

“今日正要给你，只是你得跟我一起去取。学士本来是大书家，在下怕字写得不好，污了方家法眼，所以特地用心托了一个大书家替我抄一本。”韦子春说。

“哪个大书家？”李白问。

“学士一定听过这个人——郑虔。”

“是他！，那年我在太玄大师那里看见过他写的《南华经》，清秀娟丽字字珠玑，人说他是太常寺的协律郎，听说他为人怪癖，性情倔强。他果真肯为我写一部诗抄？”

“学士公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今日我请你与我一起到他那里去畅饮一番如何？”韦子春说。

“行！”李白说。

韦子春一边走，一边说：“这郑老头怪癖是有些怪癖，倔强倒也不见得倔强。自从张九龄被李林甫挤出朝廷，倔强的人都先后被赶走了，剩下的官儿只是立仗马，应应景儿罢了。”

“官儿是立仗马？什么立仗马？”李白问。

“学士公你这就叫孤陋寡闻了，连‘立仗马’都不知道？呆会儿到郑老兄那里去你就知道了，他什么都会告诉你。”韦子春说。“还是先说这老头的怪癖吧，第一，你不要跟他提起钱。第二，他再穷你不能说他穷。第三，你不能跟他下棋，除非你有听人教训的癖好。”

“啊？”

郑虔的字画，除奉诏制作外，大多是友情奉赠，老头酒瘾大，三朋四友汇聚一堂，喝得兴酣耳热之际，纵情挥洒，识得其中真趣者往往可以得到他的佳作。如果被他视为俗流，就是千金相求，不但难买到他的字画，还要受他的奚落。今日学士随我去也不能提起这个“钱”字，你若与他说“钱”，他便以为你看他是俗人，少不得要领教几句。”李白心想这老头敢情是有些恃才傲慢，迂阔不化也未可知，一想到自己见过的太玄那张《南华经》精美可爱，便道：“行，这我知道了，还有他再穷我也不能说他穷，这我也办得到。”

“还有，你一定不能与他下棋。”韦子春说。

“为什么？”

“郑虔的棋下得极好，但很少有人与他下。你与他下棋时，你只要走差一步，他便唠叨指正，也有很多人跟他下过，最后不是他赢，就是把对方气跑了。”

李白说：“我这人最喜欢有人跟我抬扛，再说，下错了他就

骂也是好事。”

“好事?”

“他不就逼着我下赢他吗?”李白说罢二人大笑起来。两人一边说着话，不知不觉绕过延寿门，穿过几条清冷的街巷，来到一座半掩的柴门前，柴门两旁是残缺的土墙，枯黄的野草和落叶中，有一条小路，像是从来没有打扫过。“就是这里了!”韦子春说。

简陋的屋檐下居然挂着一块三尺长一尺宽的木匾，匾上写着清俊秀雅的三个字“听潮居”。

“太常寺协律郎的舍下，竟这等清寒。”李白心中叹道。几株槐树叶子落得光光的，槐树后几间青瓦房一股馨香随着夹雪的冷风飘过来，原来墙角一丛腊梅怒放，天气愈冷，愈见芳冽。正思想间，忽听里面清脆的一声“啪”，不一会又是一声“啪”，忙拉住正要敲门的韦子春说:“郑先生正与友人下棋呢?怎好惊动?”。韦子春也不答话，把李白拉到窗下说:“你看!”那窗纸本是破的，李白往里一瞧，见一个红鼻子瘦老头，穿着一件旧夹袍，外套一件玄色棉半臂，一个人对着炕上的棋枰出神。一只手执着一颗白子，一只手把花白胡须捋了又捋，猛然眼睛一亮，面带喜色把手中的棋子“啪”地往下一放，又忙忙膝行绕过棋盘然后猛地一跳，便到了另一头，举起一颗黑子，凝神闭目，苦苦思索，原来他是自己与自己一个人在下棋。

韦子春与李白推门进去，郑虔从炕上溜下来，有些尴尬地说:“不知韦大人光临……”

韦子春哈哈大笑道:“什么大人不大人，我今天是来拿诗抄的，您瞧是谁来了?”

郑虔一愣，见韦子春带来这人丰神潇洒，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韦子春猛想起郑虔极少机会进宫，可能不认识大名鼎鼎的李白，忙说:“郑兄认识一下，这位便是醉草《答蕃书》的李白李

学士！”

“啊，学士公幸会，幸会！”

“我前次托你抄的诗，确实是为李学士抄的，我把学士公带来了，这下你该相信了吧！”韦子春说。

郑虔的脸笑成一朵菊花，每片花瓣都向红鼻子靠拢：“相信！相信！韦大人领学士到书房小坐，我这就去取了来！”说着郑虔去到里屋。李白看郑虔这间卧室，只好写“空空如也”四个字，连炕上那床棉被，也是旧得不知是何颜色，卧室隔壁是书房，书桌上经籍横陈。壁上挂着一具古琴两张画。李白看见那不由浑身一震，那竟是一张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望五老峰图》，画中烟霞飘渺云水飞动，十分精美，纸色古旧，想必是真品无疑。这张古画旁是一张新画《嵩岳图》，图中嵩岳壁立，野树纵横，笔墨酣畅，给人一种兴致淋漓超逸之感，嵩岳之上的天际，以清秀奔放的行草题诗一首，下面落款是荥阳郑虔。李白在宫内，曾见过玄宗收藏王维的《江山雪霁图》，而郑先生的画作并不亚于王维。

少时，郑虔捧着一个缬花布包袱过来放在书案上，用那鸟爪似的手小心翼翼打开包袱，现出一厚叠写着蝇头小楷的白绢。李白眼睛一亮，那小楷写得字字清雅，个个纯熟娟丽，李白轻轻地一层层揭开看来，爱不释手。李白道：“拙作经郑大人大笔一书，便成了宝物了！”

郑虔忙说：“哪里的话，学士公过奖了！”

李白向韦子春笑道：“韦老弟，我可是真赢得一件宝物了！不知你怎样重酬郑先生！”

韦子春道：“我酬谢郑先生的，定是郑先生喜爱的东西。”

“那在下就笑纳了！”李白仔细地将那些抄诗的绢整理好，仔细把它包起来。又说：“在下有一事，务必请先生赐教。”

郑虔见李白盯着墙上的画心里早明白了七八分，笑道：“学士公不用这样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尽管说。”

李白指着那幅顾恺之的《望五老峰图》，没等李白再说，郑虔笑道："学士公，请再仔细看。"

李白凑近那轴画，看了好一会，那画的染法，笔意，纸色，印章，题跋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只从郑虔和韦子春的神色中，猜到可能是一幅赝品。

郑虔看着李白脸上疑惑的神色哈哈大笑："学士公果然被老夫骗了！"。

"这是郑先生临募的！"韦子春道。

"能造假到如此乱真的境界，瞒过李白的眼睛，真神笔也！"李白叫道。

"今日来到你这'听潮居'真令我开眼界了！郑兄还有什么惊得李白咂舌的物事，快让李白见识，今日请您定要赏光与李白畅饮一通才好！"

"请学士公跟我来。"郑虔说着领李白穿过卧室，来到后一间屋子，屋里光线较暗，李白见地下放着几个柳条筐，筐里盛着平整干净的柿叶，靠墙立着几个大橱，里面整齐放着一叠一叠的柿叶，都用麻丝捆着。除此以外，这屋里别无它物。

"这些是什么？"李白问。

"你看看就知道了。"郑虔说。从几个柜里分别取下几捆柿叶，小心解开上面的麻绳，递给李白。

"这上面都写的是大唐的盛事、艳事、奇事。"韦子春说。

李白看那柿叶，是趁尚未枯焦的时候，一片片干燥压平的，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许多小字，正是郑虔的笔迹。见上面写道："皇上少时被罢去潞州别驾，来到京师，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下面便是玄宗起兵用计杀韦后、安乐公主，诛太平公主的故事。李白一叶一叶地看下去，觉得文笔流畅情节生动，好似身临其境一般。李白将这捆柿叶读完，又读另一捆。这一捆却写的是太真妃如何与皇上欢爱的故事，写得曲折细腻，缠绵缱

绻。再翻几捆，有写皇上封禅泰山的，有写大宦官杨思勖征讨南诏剥剐人皮的，有西域的风土人情，各地奇货、土产商贸的……在奇货篇中有一则写道：“山水溺壶，种类有四，一为金，一为银，一为越瓷，一为三彩，上有山水人物亦有名人书画……”下面接着就是将作少府少监胡正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如何表现突出，因此而升官的事写得绘声绘色。李白见后不觉“卟哧”一笑，心想这郑先生真是有心人了。

韦子春从里屋又拿出一大捆说：“学士公你看，这就是关于‘立仗马’的记载。”李白看后大吃一惊，这一捆写的是李林甫如何排挤张九龄，有许多事是自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李林甫想方设法将张九龄排斥出京之后，为了阻塞言路，公然召集所有谏官对他们说：“现在明主在上，我们为臣子的，顺应还来不及，哪里用得着多说！你们没看见那些‘立仗马’吗，吃的是最高级的草料，只要叫一声，就被撤下去，再后悔也晚了！”所谓“立仗马”，就是在朝会时正殿侧宫门外分左右厢陈列的仪仗用马，是一种摆设。李林甫用种种办法将群臣变成朝堂上的摆设，其用心何其险恶！李白见郑虔直笔奋书一腔正气，写得忠愤淋漓。李白拍案道：“真是太史公的直笔！”难怪自己在京城没有见到王昌龄和王维，原来李林甫早就在张九龄离开朝廷后不久将他们调离，王昌龄到江宁，王维到凉州。

李白再看下去竟是写的李林甫与张果如何窜掇皇上造神求仙的事，篇头皆写“闻说”。再翻阅其它的柿叶，有关于天文地理的，有关于琴棋书画，音律乐理的，甚至于医药物的。有实录亦有传闻，音律乐理皆为专著，诗文书画独树一帜；居然还有一大摞《胡本草》，写的是济世救人的药物和单方。李白口中说道：“先生这一部书，何以写得如此广博？”

心中却想这郑先生真正是个奇人，其多才多艺并不在自己之下，但看眼前这个老先生，两只手笼在夹袍袖子里抱在胸前，玄

色棉半臂胸前隐隐有油光一片，皱巴巴的夹袍下边，露出穿着盘锦软靴的双足，盘锦软靴已看不出是什么花色，两足因寒冷而不停的在地下交替地踮着。浑身上下除了大红鼻子之外没有一点喜色，活脱脱是乡下的教书先生，既有真才实学，且多才多艺，不知为何清寒至此？

韦子春听李白夸郑虔博学，脸上颇为得意，一边帮着郑虔清理那些柿叶，一边说："学士公，如果是一般俗人，我怎会带你到这里来结识，我这位郑仁兄才艺之中，你只问他有何不会便是了，除了不会的便是会的。照韦某看来，郑兄只有一样不会——"

"哪一样？"李白问。

"乏钻营之术。"韦子春道。

"在下钻营仕途，也欠功夫，看来这点与郑兄一样啊。"李白不觉从内心喜欢起这个博学多才的老先生来。"不过，像先生这样好的文章为何写在柿叶上，是不是有特别的用途？"

"哪里有什么别的用途？只是为了省纸。"郑虔笑道，两脚不住交替地踮着。

"省纸？"李白诧异如此一位大才竟连写文章的纸也没有。

郑虔叹了一口气道："学士如不见笑，在下将实情相告：人言'文死谏，武死战'虔虽为文士，少壮时也学至理，思经纶，哪知中了进士后，皇上只用在下的末技，太常寺的协律郎，只不过是个督察撞钟敲磬的勾当。在宦海之中，在下只好'听潮'，加之性情疏散，懒于结交权贵，当了几十年协律郎，薪俸微薄——"

"还有多一半变成酒喝到肚子里去了，喝下去的酒，又变成文字——"韦子春道。

"我与慈恩寺僧人是棋友，长安纸贵，僧人给我拾了柿叶一一压扁送我，我每隔十来天要去慈恩寺下棋，僧人便把柿叶给我

写书，我也觉柿叶写起来又别有一番逸趣，几个寒暑过去，这柿叶书就集了几大柜子了。老夫虽贫寒，酒友却不少，再说我这人口德好，从不说三道四，搬弄是非，所以学士公刚才所见，都是在下耳闻目睹。”郑虔说。

“难怪好多篇目都有‘所闻’二字”。李白说：“平心而论，郑先生若有功夫将柿叶书分门别类整理出来，乃是资政济世的宏章，可了不起啦！”

“学士公快别这样说，这些柿叶若能有一天得见天日，老夫也不虚度此生了！”

“郑先生，李白一定要想办法进言，让先生得到大用！”李白这人也没想自己办不办得到，一句话脱口而出。

郑虔听了，闭眼沉吟片刻，用他那鸟爪似的瘦骨嶙峋的手拉着李白说：“学士公，你的心意我领了，郑虔今日求你一件事，却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

“为了什么？”李白问。

韦子春说：“为了宫中的奇事！”

“你是说老君玉像的事？你要把它写在柿叶书上？”

“不错。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这关系着大唐的国运，不可小看了这些装神弄鬼的事，我设立了一个‘子不语’专集来记载这件事。事情总有发生、进行和结束的过程，听着这些闹得乌烟瘴气的事，连皇上都稀里胡涂地卷进去，好多人都迷狂得不知其所以。我们敬神，是因为神明代表着天地间的正理，要人们弃恶从善，光凭敬神念咒，田里能长出庄稼来吗？国库里能生出金银来吗？”

“这种事，过份了就会蛊惑人心，滋生祸乱。”李白没想到这个老儒原来并不迂腐，和自己一样有一颗热切用世之心。如果他是一位大臣，那么朝廷那些怪事、奇事就会发生得少一些。而他仅仅是一个协律郎。

“这事目前正在进行，说不定还有很多花样，我无法阻止这些狂热的浪潮，谁要阻止他们就是螳臂当车，天意难违呀！我只有在陋室里听听，记录下来，以后还要记录下事情的结束，留给我死后的人们作为政的借鉴罢了。”说着仰面朝天，闭着眼睛长吁了一口气。

李白的眼睛湿润了，郑虔的担心正和他的《宣唐鸿猷》不谋而合，不由忧心忡忡地顺口说了一句：“那时候，不知大唐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成全郑兄的愿望，小弟就把这些日子所见所闻，一一告诉郑兄吧！”

郑虔又拿出一摞柿叶来，李白一边讲，郑虔一边往柿叶上写，李白见他脸色铁青，手不住地哆嗦，想必是寒冷所致，忙把进门时搭在椅背上的那件宝兰樱草纹团花革丝披风取来，对郑虔说：“这件披风，是吏部周大人送给小弟的，就送给郑兄御寒吧！”郑虔坚持不受。正推让时，忽听门外面有人叫：“太常寺的郑大人在哪里？”

“在下便是。”郑虔答道，忙开了门出去。李白从窗户望去见一个伙计模样的人，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站在院子里。望着郑虔迟疑地说：“我打听的是太常寺的郑大人，你是谁？”

韦子春见了，忙奔出去说：“就是这家，快送进来吧！”

“原来韦大人在这里。”伙计说着进了屋，把包袱望桌上一放说：“叫我好找。”

韦子春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床崭新的棉被和一件青色夹缬棉袍，一双玄色软棉锦靴，还有一坛“西市腔”酒。

“郑兄，这是在下为你抄诗的一点酬劳，想必你需用，请笑纳吧。”韦子春说。

“好咧！”郑虔揭开酒坛子上的盖子闻了闻：“今中午，咱哥儿仨把这坛酒喝了吧！”

李白说：“韦大人也特小气了，郑兄的大作怎才值这点？这

样，烦这位伙计再去买一箱白麻纸来，还是送到这个地方，这坛酒就留在这儿郑兄日后再喝。今日我作东，西市有一家胡人开的酒店，卖葡萄酒、烤羊肉和毕锣大饼，羊杂汤，斟酒用的是和田的玉碗——”

“还有漂亮的胡女把盏对不对?”韦子春说。“那再好也不过，我来与长安大名士更衣!”

说着不由分说把郑虔的玄色旧棉半臂脱了，换上青夹缬棉袍和新棉靴，拉了郑虔出门。

刚出门，李白忽然站住说：“在下有一件事不明，还要请教郑兄。”

“什么事，请讲。”郑虔说。

“先前来时，我隔着窗子，看见先生一个人在下棋，从炕的一头跳到另一头，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李白说。

郑虔却红了脸，只笑不说话。韦子春说：“我来告诉你。什么奥妙也没有，有了这双棉靴，郑兄就不用在炕上跳来跳去了。”

19. 杨玉环梦游月宫观赏《霓裳羽衣曲》

自张果的绿章出错后，李白三天两头奉命为皇上起草文件，心中记住郑虔所托，将宫中奇闻异事默记于心。皇上梦见宝仙洞有老君玉像后，宫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更为奇特。一日内侍来传诏，命李白到东苑暖阁为皇上写近日修行的心得。李白随内侍出了翰林院，见雪霁初晴，天地间一片皎洁，暖阁的重檐上积着厚厚的一层雪，一树老梅在阁前怒放，嫣红万朵，直衬得冬暖阁如琼楼玉宇一般。阁前雪地上，一个穿着红锦袄的美少女，端着一个笸箩，将叵箩里的点心碎末喂鸟。玄宗与太真妃穿着绣锦堆花貂裘，站在阁楼上看，几只寒鸦与一群麻雀飞下来争食，甚是有趣。

内侍在前面走着，刚绕过假山石忽然“砰”的一声，一块点心撒在乌纱幞头上打个正着，内侍叫道：“怎么搞的？莫非瞎了眼！”露儿叫声“不好”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笸箩远远地掉在一边，惊得鸟儿们一下子飞走了，待挣扎着爬起来时，两手在空中乱晃，站立不稳一头撞在梅树上，双腿一软卧倒在地。别的宫女见她连连跌倒，忙跑过来将她扶起。露儿揉揉眼，哭道：“我怎么看不见了！我得罪了神灵，看不见了！”李白心中奇怪，先前这宫女还好好的，在雪地上跑来跑去的撒食物喂鸟，为何一下子就失明了？玄宗在楼上说：“怎么回事？”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宫女说：“她眼睛看不见了！”玄宗说：“你们把他扶上来，说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宫女们忙把露儿连拉带曳扶上暖阁。

玄宗认得这露儿，是去年新进宫的，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能诗会文，在宫女里头算得上一位才女，玄宗静修仙道每每由她侍候，颇得玄宗欢心。上个月，玄宗想封她为才人。却被太真妃岔开。这时宫女们扶了露儿上来，露儿娇不自持，跪在玄宗面前嘤嘤啼哭道：“露儿得罪了神灵，皇上救我！”玄宗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慢慢讲来！”

露儿说：“昨天晚上，婢子睡梦中梦见一位老人，像是太上老君的样子，为婢子讲解道法。

太上老君讲的十分玄妙，婢子似懂非懂。太上老君拿出一本书来，叫婢子念，婢子有好几个字都不认识。太上老君生气了，呵斥婢子说：‘连字都不认得，要这双眼睛作什么？’果然今天眼就瞎了。”玄宗道：“抬起头来。”露儿擦了擦眼泪，抬起头来，半闭着眼，玄宗看娇艳如桃花的脸上，修长的柳叶眉下长长的浓密的睫毛，一双凤眼，可怜只有一片空茫。露儿这一双美目，往日何等的水灵！何等的流盼生姿！于是伸出手来，抚摸着露儿的额头叹道：“好一双美目，可惜瞎了！”

太真妃见玄宗对露儿爱怜的样子，心中早已有十二分醋意，

便也悠悠地叹道："唉，可怜呀可怜！再水灵也不中用了。"

露儿听见皇上对她十分怜悯，俯伏在玄宗脚下大哭道："皇上救我！皇上救我！"

玄宗道："太上老君让你的眼睛失明，我怎能救得了你！"

露儿头也不抬地说："救得了的！救得了的！皇上是天子，是老君的子孙，求皇上为我求求太上老君，饶了婢子吧！"说着一边不住地磕头痛哭。

玄宗见她哭得可怜，便道："你先别哭，待今晚，朕让张果老为你在太上老君面前上香祷祝便是了。"

露儿破涕为笑道："谢皇上隆恩，婢子生生世世不忘皇上大恩大德！"

"扶她下去歇着吧！"玄宗说。

李白目送宫女扶露儿下楼，心中纳闷，天下哪有这等奇事？倒被自己今日瞧见了，少不得明日到郑虔那里述说一番，让他写在柿叶书中，也算一件罕见的奇闻。正想间，太真妃说："今天东苑的雪景十分宜人，请学士过来作几首新诗，被她这一哭，一点兴致也没有了！"

玄宗见太真妃不高兴便说："爱妃没兴致便算了吧！太液池那边雪景更好！湖上结了冰，过几天叫梨园为我们演百戏。"

第二天，玄宗在太液池边的蔚春楼与众皇亲国戚、文武大臣赏雪看戏，李白也奉诏前往。玄宗与贵妃正看得津津有味，只见张果柱着拐杖，匆匆地上楼走到玄宗面前一头磕下去，口里连连说："皇上圣明，天降吉兆！罕见！罕见！"

玄宗说："老神仙快快请起，快讲给朕听听！"

内侍忙将张果扶起来，张果回头说："露儿，还是你自己向皇上说吧！"

两个宫女扶着露儿向玄宗跪下，露儿膝行几步禀道："婢子昨夜梦见太上老君来到东暖阁，太上老君对婢子说，吾神的孙儿

大唐天子，已托张果老神仙向吾神祈请，求吾神饶了你的罪过，既是吾孙求情，便饶了你这一次。”婢子连忙谢恩说：“倘若婢子能见光明，一定潜心学道，再也不敢念错字了！”太上老君说：“你明日去见吾孙大唐天子，让他用清水将你的两眼喷洗，你便能看得见了！”说完便连连叩头道：“皇上救我！皇上救我！”

玄宗听她说得真切，心想不妨试一试，如果应验了自己果真是神人，长生不老就是一定的了。便说：“那好，果真如你所言，朕就为你治疗吧！内侍端上一个金漆托盘，盘里放一只翡翠莲叶碗，碗里盛着清水。高力士端起那碗，双手递给玄宗。玄宗说：“你抬起头来。”露儿仰面朝天，玄宗含了一口水，“扑”的一声喷在露儿的左眼上，露儿眨了眨眼，叫道：“皇上，婢子看得见了！”高力士道：“果真看得见了？”露儿道：“果真看得见了！皇上手中拿的是一只翡翠莲叶碗，碗上还有双鱼戏水的花纹呢！

真叫神了！一时间在场的贵戚百官、宫女内侍、梨园优伶无不震惊：皇上真正是太上老君真神的孙子。神仙把神通传给了皇上，这可是旷古未有的大事，真神皇上就在眼前怎不令人景仰备至。于是在场众人以至于玉环太真妃一齐跪在尘埃，战战兢兢高呼“圣文神武大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时间欢声雷动，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露儿更是拜倒在玄宗脚下连连叩头谢恩。玄宗见露儿激动得浑身颤动，便俯身扶起露儿道：“不必谢了，朕受命于太上老君来救你，你应谢太上老君才是。你且起来吧！”那露儿抬起头来，但见眉凝春山目横秋水，一双凤眼忽闪忽闪含着泪光，像会说话似的，不胜娇羞。勾得玄宗魂飞天外，痴痴地瞧着露儿，竟有些按捺不住伸手去抚摸露儿的额头，从额头摸到腮颊再往下摸到平滑光洁的颈项，太真妃在一旁见了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当年自己在花萼楼前的凌霄花丛边踢毽儿时，皇上何曾不是这样将她扶起？顿时心中醋海腾波，但玉环是个极聪慧的女子，此时此刻人们都把皇上看成真神一般，自己怎能当面阻拦？

便将烘手的二龙抢宝鎏金铜暖手炉推到露儿脚下，“哐啷”一声手炉盖子摔开，灰烟迷漫，暖炉中的火炭直滚到露儿裙边，又立即烧着了地上的提花红线毯。内侍们忙用拂尘扑灭，哪知那火已烧进棉裙里，烧伤露儿腿部，疼得露儿珠泪滚滚。这一团烟火，玄宗心中极其明白，回头看太真妃时，太真妃望着他顽皮地笑道：“哎呀，怎么不小心倒地上了！”玄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正了正衣冠端坐。

此时李林甫从旁闪出奏道：“皇上乃真命天子，盛德无边泽被四海，致使盲女得见天日，宜专设盛典，隆重庆祝。此事应永载史册，光耀千年。”

玄宗点头称是，回向李白说道：“李学士，朕命你为此事写一贺表，在庆典上向群臣宣读。”

李白此时正在想那日东暖阁前，露儿好端端的忽然眼睛瞎了，今日经玄宗两口水一喷又立即复明，露儿向皇上献媚，玉环吃醋被他全看在眼里，天子一下子变成了“活神仙”，心中一团疑云越来越浓重，猛听得玄宗叫他作文章，便怔怔地答了句：“臣李白……遵命。”

李白的话刚落声，从人丛中闪出一位官员“扑”地一声跪下，奏道：“臣有贺表！”

玄宗心想，难道这人比李学士文思还敏捷？上贺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常为李林甫代笔的左拾遗集贤院修撰孙逖，他善于在达官贵戚中周旋，窥测方向，尤其擅长为人代言。当时李林甫专权，孙逖审时度势，认定投靠李林甫才是升官发财的万全之策，便只身到右相私宅，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昨夜李林甫派人授意他写一篇为皇上歌功颂德的文章，他连夜准备，当露儿高叫看见了的时候，李林甫向他使个眼色，孙逖便立即拔下簪在头上的笔，忙忙地在像笥上写出贺表。当玄宗命李白作文庆贺，李白还在惊疑之中时，孙逖便瞅准时机，跪奏道：“臣有贺表！”

玄宗见下面跪的孙逖一张激动的脸，心想朕自有了李白以来，倒是把这些旧时的文章高手疏远了，难得他一片忠心，这样快就写好了贺表，便不等李白开口，立即道："孙卿奏来！"

孙逖站起身来，清了清喉咙，大声念道：《为宰相贺宫人梦玄元皇帝应见表》在场的百官心中已明白，这孙逖必是先与李林甫勾结好了的，不然哪有如此快速的文章，而且是代宰相作贺表。只听孙逖先叙述了露儿由失明到复明的经过，然后道："玄元阐其教，众妙难名，陛下光其业，二圣表德，千古叶符；将告天休，遂凭宫女。乘恍忽而为梦，在希微而有声。不因其言，孰报饴孙之庆，不开其目，何彰救物之慈。法事既陈，灵经果验，能使病者，复归其明。当圣躬本命之时，合烈祖元通之契。事既符于久视，理仍叶于常存。殊尤之祥，载迹未有……"玄宗听了大喜，以为孙逖这贺表将神灵、天命、功德说得清楚明白，对自己赞誉非常，当下重赏孙逖。

李林甫又奏道："银青光禄大夫张果，代皇上祈祷有劳，请给张果绘像于集贤院，以便众学士效尤。"

玄宗想将画像画在墙壁上，算个什么赏赐？宰相说"效尤"，是让那些恃才傲物的文人学学张果的恭顺和乖巧，当下就准奏，又重赏了张果金银锦锻若干，命吴道子择日到集贤院去画。又封露儿为才人，侍奉左右。

玉环吩咐宫女叫太医为露儿治伤，伤好后再到兴庆宫来，然后偕玄宗回到兴庆宫，已是黄昏时分。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寝宫里烧着几个金兽大铜火炉，室内温暖如春。高力士侍候皇上和太真妃睡下，自己倚在外间值寝，想着白天的事，心想没看出这露儿来了这样一手，李林甫与张果密切配合，皇上看露儿的眼神竟是忘情的样子，心里越来越放不下。到了半夜后，雪下得越来越大，听得见雪团不时打在屋顶上的沉闷的声音，高力士怕皇上和太真妃冻着，起来检查铜火炉的

火炭是否加够。高力士披上裘衣，刚走到门边。忽听得太真妃“格格”的笑声，高力士透过茜红洒金蝉翼纱的纱帐，见皇上支起半个身子，摇着睡梦中的玉环：“你醒醒，玉环，你醒醒！”原来是太真妃在做梦。

只听太真妃笑声没了，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半晌才娇声说：“三郎，我做了一个好梦。”玄宗问：“梦见了什么？”玉环说：“我不告诉你。全被你搅乱了！”

高力士又见被浪翻动，是玄宗搂着玉环的样子。玄宗说：“你不告诉我，我也猜得到。”玉环捏着玄宗的鼻子说：“你猜！”，玄宗说：“我猜到了，是露儿的足烧坏成了瘸子了吧！”玉环“吃吃”一笑：“亏你想得出来，我是吃那种醋的人么？再说她不过一个宫女，哪一点比我强。”说着将温软玉臂伸过玄宗的颈项，俩人脸紧紧地贴在一起，轻声说：“我梦见了我们俩在天上！”

“在天上？”

“是的，在月宫游玩行乐。”玉环说。

“快讲给朕听。”

“我梦见到了一处地方，花草芬芳，树木毓秀，月亮又大又圆，照得整个世界像水晶宫一般。远远地从云中驰来一辆华丽的鸾车，金龙和彩凤在前面引路，仙女们侍立在鸾车两旁。一个仙女从车旁飞到我的面前，告诉我她的主人请我去月宫。我问她你的主人是谁，她回答说是嫦娥，说着就拉我上车。我走了几步忽然觉得像少了什么，就停下来——”玉环用她特有的温柔的声音对玄宗娓娓而谈，玄宗为她讲的梦幻中的情景着迷了。

“少了点什么？你为何不随她而去？”玄宗问。

“少了……我的三郎，我怎么能随她而去？”玉环用发涩的颤抖的声音说，仿佛那梦中的情景就是真正的别离。

玄宗用他有力的胳膊搂过玉环的腰，让她的肌肤体贴到他胸膛的热气。低声说：“傻妞，那是梦。”

玉环格格地笑起来；“别搂紧了，我透不过气儿。”玉环说着，接着讲下去：“仙女问我为什么不走，我说，还有我的三郎，我们是形影不离的，仙女说快把三郎找来吧！我回头在花丛中找到了你，拉着你一起上了鸾车。”

玄宗听她说着，在玉环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我们坐在车中，鸾车在云中飞驰，我们身边是滚滚的烟云，你就像现在这样紧紧搂着我。不一会我们到了月宫前，美丽的嫦娥出来迎接我们。月宫好大好大，有银色的桂树和玉兔，到处是玉宇琼阁。嫦娥说我是瑶池的鲤鱼仙，是她的好朋友，今晚请我们一起去参加西王母的宴会。嫦娥引我们走过广寒宫，一直来到白云深处，那里有云雾漂渺的仙山，有壮丽的宫殿，西王母高高在上坐在宝坐上。嫦娥让我们换上彩虹般颜色的羽衣，让我扮作舞女，你扮作鼓手，与她们一起起舞。我走到大厅中央，见你在乐工的队列里，穿着天竺人的服装，神采奕奕，就像当年你让我跳婆罗门舞的时候一样……”

说到这里，玉环的声音哽咽了，玄宗觉得玉环的泪水顺着他紧贴着玉环的脸往下流淌。不知为什么，白天扶起露儿的情景在他心头掠过，玄宗隐隐觉得有些内疚，他没有说话，伸出手来，揩去她脸上的泪，然后像安慰一只小猫一样，轻轻地抚摸她的身体。玉环把手从玄宗的颈下抽出来把脸埋在玄宗的胸前，听见玄宗心跳的声音，玉环突然“格格”地笑起来。

“往下讲呀，傻笑什么？”玄宗说。

“后来，我与嫦娥一起，翩翩起舞，那个曲子美极了，我跳得快活极了，西王母赏赐了我们，我记得赏给我们的是一些闪光的星星，我俩高兴得像小孩子！”

“所以你就格格地笑，直到我把你叫醒？”玄宗说。

“是了，你为什么把我叫醒？让我回到人间？”玉环摇着玄宗娇声说。

“人间有什么不好？朕是皇上，能让你得到一切。”

“我要天上的仙乐，伴我翩翩起舞，三郎你办得到吗？”

“傻妞，你怎么忘了，朕就是一流的乐师呢？嫦娥跳的是什么舞曲？”玄宗一向对自己的音乐才能颇为自信。

“我想想……叫《霓裳羽衣曲》。”

“你能记起来曲中的旋律吗？”

“能”。

“朕要为你把《霓裳羽衣曲》记下来，整理加工之后，在梨园选一批上等的乐工演奏，那时朕再为傻妞击鼓指挥乐队。你呢就去选一批舞伎，好好训练，到时候一定让你跳个痛快，跟今晚在梦里一样。”

“外面雪下得好大。”玉环听见雪块落在屋顶上的声音。

“你冷吗？”玄宗问。没等玉环回答，他就把玉环压在他热气腾腾的身体下面，在玉环娇美的脸上狂吻起来。

高力士从门边走开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双腿已经冻僵了，他好不容易移动沉重的腿足回到他的值寝的外间，此时刻他的心情却十分轻松，玉环不愧是他为皇上看中的人，聪明灵透非一般女子可比，李林甫派来的那双美目已经被玉环的月宫之游抹去了。他活动着自己的腿脚，估计里间那阵风暴停息下来之后，才叫来内侍把皇上寝宫内铜火盆里的炭添足烧旺，然后自己美美地睡上了一觉。

第二天玄宗与太真妃玉环乘暖车到梨园去选乐工和舞伎。由太真妃口述，玄宗亲自记谱，把太真妃梦游月宫所听到的《霓裳羽衣曲》整理成章。李白推荐了协律郎郑虔来指导抄录乐谱，配器协调，练习演奏，郑虔做得干净利落十分称职。

玄宗拿起郑虔整理腾清过的乐章，其中旋律别扭音符错漏节拍失律之处一一被郑虔不声不响改过理顺，玄宗吟唱一番只觉比自己先前整理的更好，不由心中暗暗叹服，到了《霓裳羽衣曲》

演出的那天，一定不忘封赏这个协律郎郑虔。

自从经喷沃使露儿复明，太真妃与玄宗梦游月宫后，朝野上下贩夫走卒穷人乞丐乃至皇亲国戚后宫佳丽都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崇神狂潮。长安的这个冬天不停地下雪，太真妃的心中却热气腾腾，她一直都与玄宗出入于梨园和道观。经过四个月紧张的排练，终于在二月底排练完毕。这一个冬天，忙坏了太常寺和少府监的官员，少府监按照太真妃的要求，命织染署和掌冶署上千人赶制演员的服装道具，太真妃对舞蹈的服装特别挑剔，舞衣是用江南道的轻容缀着大秦进贡的奇特的鸟毛制成，这种轻容，轻薄如雾，一件舞衣才一两多重。演出时间安排在晚上，太真妃中午就在暖阁开始梳头画妆试舞衣，侍女将假发和太真妃的头发巧妙地梳理在一起，然后细心地将它梳成如乌云般的惊鸿髻。当侍女为太真妃梳理完毕，玄宗亲自捧出一个金钗钿盒来。太真妃打开，见里面五彩灿烂，照得人眼花撩乱，钿盒里不是别的，是一枝丽水滇紫库磨金琢成的金步摇。玄宗将金步摇轻轻地插在玉环头上，又逐一将绢花珠翠一一插戴妥贴，装扮得太真妃犹如天人一般。

演出的地点选在兴庆宫大同殿，几百支宫灯照得大厅如同白昼。大厅的一边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演奏各种乐曲的几百名立部伎、坐部伎，一边排列着几百名歌舞伎，唐代的君主自太宗开始就非常喜欢艺术，皇亲国戚中不乏才艺超人者，到了玄宗更是如此，玄宗在芙蓉苑的梨园设专门机构教授音乐歌舞，让诸王子、公主中的爱好者参加学习。玄宗有意把各种各国乐器全都使用上，按各自的特色奏不同的乐音巧妙配合，使整个乐曲显得既婉约而又雄浑，层次清楚，内容丰富。

玄宗在《霓裳羽衣曲》中扮演一位吹箫的乐工，玄宗穿着仙人的服装，显得分外潇洒，他站在立部伎队首。他将玉箫拿在唇边，吹了一段悠扬的引子，大厅里全被皇上的玉箫声吸引住了。

箫声吹出的音符像只只仙鹤，在五彩祥云中盘旋……紧接着立部伎坐部伎一齐奏响，好像一树早梅引来百花竞放。美丽的舞女们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太真妃走出帷幕。

太真妃穿着彩虹一样的衣裳云霞一样的披肩，身上戴着精美的玉佩和璎珞，娇美的身躯好像承受不起罗绮的衣裳。演奏的乐声和谐地升起，开始的散序曲奏过了六遍，舞女们像静止的云彩一动不动。突然第七遍奏出清脆的节拍像秋竹骤裂春冰突拆，舞女们飘然回旋像飞雪那样轻盈，太真妃微笑着舞姿美如游龙，柔软的手臂垂下好似春风吹拂扬柳，斜曳裙裾像天边生出的云霞，只听歌伎们唱道：

步虚步虚瑶台上啊，飞觞引兴狂，

弄玉弄玉秦台上啊，吹箫也自忙。

凡情仙意两参详，

银蟾亮，玉漏长，千秋一曲舞霓裳。

随着音乐节拍，几百名舞伎不停地变换队形，动时如大海波涛翻滚，静时若霞绮满天。太真妃本来天姿国色，技艺超群，此时，翩翩起舞，神采飞扬，顾盼生姿，更像一朵牡丹盛开在百花园中独领风骚。

玄宗沉浸在自己和太真妃一手造就的盛大的场面里。他为自己制造了这种仙境般的场面而自豪，因为太真妃在排练时就告诉过他，西王母盛典中的歌舞也不过如此。他痴迷地看着仙女般的太真妃，她舞姿轻盈得好像没有体重，如同暮春中飘摇的柳絮扬花，又像云霞中的一轮皓月，庄严皎洁无与伦比。玄宗沉醉在自己的箫声里，他这悠长的一声，引来了整个乐队的众鸟和鸣。他瞟了一眼观舞的大臣和贵戚们，他们的脸上无一不露出专注着迷的神色和极大的满足。为首的李林甫，本来很恭顺的脸上，眼里竟洋溢着激动的泪花，快速的节拍奏到十二遍，乐声像跳动的珍珠敲响美玉一样铿锵，全体舞女像飞舞的鸾鸟舞罢一齐收翅，鹤

唳似的一声长吟终结了全部乐曲。紧接着是阵阵雷鸣般的掌声，然后李林甫首先匍伏在地，不停地叩头大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对皇上的尊崇。皇上就是天上的神仙，此起彼伏的叩拜，如同八百里秦川的麦浪！玄宗的心醉了。这种对他天神般的崇拜使他心中产生从来未有的快感。有天仙一般的太真妃，有忠诚恭顺的李林甫，有富庶安泰的太平盛世，才有这盛大宏伟美丽的《霓裳羽衣曲》，真是"千秋一曲舞霓裳"啊！

接着是盛大的酒宴，丰盛的菜肴和美酒，一直欢乐到通霄达旦，玄宗和太真妃饮了很多酒，直到趴在桌子上抬不起头来，高力士吩咐内侍们将皇上和太真妃扶上步辇抬回寝宫。

雷动的掌声和迷狂欢呼使李白十分沮丧，这种迷狂已经成了气候，他不得不呼吸着迷狂的空气，听闻着迷狂的声音，承受着迷狂的风雨。满朝文武走火入魔，竟没有一个人指出这是一种欺骗。他突然可怜起玄宗来了，他欺骗自己，也受满朝文武的欺骗，没有任何一个人道破他追求的全是一团泡影。

20. 集贤书院的张果画像呈现"神仙变化"

自从丹凤门出现了太上老君，玄宗诏令天下各州都必须修道观时起，吴道子就忙得不亦乐乎，整整一个冬天他带着他的学生们在长安各宫观绘画。皇家道观的装饰，及壁画都要由他亲自动手，他本不愿意为张果画像，这事一推再推就推到了春天。经李林甫再三催促吴道子才磨磨蹭蹭地到了集贤院。

为何李林甫要将张果的像画在集贤院？原来集贤院是隶属中书省的书院。书院中的人都是深谙坟典的饱学文士，是张说、张九龄的老属下，左相李适之与他们也很相熟。李林甫这人从小不认真读书，出言粗鄙，集贤院这帮人多数对他瞧之不起，连一个

小小的校书郎也在下面说三道四，文士们不管平时文人相轻也好，见地不同也好，对付张果的到来，倒是不约而同，心照不宣的一至反对。李林甫屡次设计报复，无奈有玄宗护维在前，李适之扶持在后，掌管集贤院的张垍，又是皇上的乘龙佳婿，李林甫无法插手。好不容易弄进去一个张果，好比在鹤群中扔进一只野鸡，野鸡虽爱啄咬，在鹤群中却无法施展。张果到了集贤院遭到异常冷淡，一连几天，并没有人搭理。李林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孙逖上贺表之后，不失时机的提出了要将张果之像画在集贤院的墙壁上。

中书省的文人们——李适之及张垍都明白：中书省是李林甫的天下，他安插进来的张果，非要让儒生们崇拜不可。为皇上崇神信道奔忙了一冬天的张垍，万没想到李林甫会来这一着，这事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却无法抗拒。

将张果像画在这里，集贤院的儒生们虽心怀不满，但因是皇上的诏命，儒生们虽一个个学富五车，文章满腹，却拿李林甫的歪点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集贤院，本是天下人文荟粹的地方，岂能让那装神弄鬼的老杀才得逞！”韦子春说。

“让这老狐狸在墙上天天瞅着我们，岂不违背了孔夫子的教训?”

“哼，他要是敢在这里画像，我们一起把他轰出去！”学士们义愤填膺地说。

文士们嘴上是这么说，又怕得罪了李林甫，一旦被削职减俸，一介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做官又去做什么？所以到了吴道子来画像那天，集贤院的文士们不仅没有半点愠怒之色，反而满面春风地把张果迎进了集贤书院。

韦子春气得无话可说，径自来到翰林院来找李白下棋。李白正想出门散心解闷，见韦子春来发了一通牢骚，李白乐得呵呵大

笑。

韦子春说："你笑什么？"

"我笑你偌大一个集贤书院，找不出一个医治神汉的人才？"李白笑道。

"你能行。"韦子春问。

"你给我准备拿一壶好酒，我就行。"

韦子春与李白到了集贤院，见张果正端坐在那里，吴道子正为他画着粉本，集贤书院的学士们在一旁观看。

李白上前叫声："吴兄！好久不见。"吴道子见是李白，忙放下手中粉本，来迎李白。李白忙将吴道子按在坐位上说："吴兄为张果老神仙画像，乃皇上诏命，是本朝大事一件，你千万要用心从事！"说罢，背着张果，向道子使了个眼色，吴道子会意，忙说："太白兄所言极是。"

张果见李白进来，不知他要生什么事，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又听李白如此这般说，才稍稍放下心来。

李白又说："吴兄，张果老神仙乃本朝神人，如果你画成正襟危坐的样子，岂不与凡人相同？"

吴道子道："依李学士高见，应画成什么样好？"

李白道："当然是画张果老神仙最引人注目的姿态，要人一看就觉得是神仙。"

"对，不能老画成正襟危坐的样子。那么……"

"应该多摆一些姿态，诸位学士大人，为了这幅画的成功都来参谋参谋吧！"李白向围观的集贤学士说道。

李白自己拿起道子的一枝笔，右手高举，左手作剑指，侧身蹲下作"卧鱼"的姿态。"怎么样？"

"好！"学士们鼓掌道。

"老神仙，你试试看。"吴道子说。

张果将拂尘高高扬起，侧身下蹲，哪知没等道子画完，张果

早已两腿酸软，“扑”的一下子坐在地上。

“这样衰弱的样子，站都站不稳，哪能长生不老呢?”不知是谁在后面阴阳怪气说了一句。

张果特别怕人捅他的漏子，忙说：“刚才是在下不小心，重来，重来!”慌忙从地上起来，站好姿势。

“热心的”集贤学士们，一个个按自己的意思指点了张果的姿势，张果横下一条心来，任学士们如何要求，都要咬牙做到。可怜年届半百的张果，只好将摸爬滚打十八般“武艺”一一展示，早已累散架了。一天画下来，而吴道子的粉本犹如一本武林秘笈。

吴道子觉得十分好玩，当晚请李白与韦子春到舍下喝酒，三杯下肚，韦子春又提起集贤院的学士们极不愿看到张果画像的事，李白一拍韦子春的肩膀说：“这事包在我身上!”韦子春但不知明日用什么妙法儿，让张果像画不成。

李白下午来到集贤院，见吴道子已将张果像画好，张果手执拂尘蹶着屁股腾云驾雾，虽不雅观但笔法精妙，果然不愧是画圣!

韦子春等正要看李白如何行事时，外面有人叫道：“御使吉大人到!”

李白一惊，李林甫果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派吉温来监工来了！急忙在吴道子耳边说了些什么，便迎了出去。

吉温见迎出来的不是张垍，心中大为不快，但见李白一反倨傲的常态笑容可掬的样子，吉温想，张垍妒忌李白是众所周知的事，准是李白支持画像，要是李白不与集贤殿书院这些儒生们沆瀣一气，自己便可拉拢李白，将集贤殿书院的一班人通通换掉，那时张垍还有何话说?

“吉温听右相大人说，吴博士画的张果神仙图快画好了，吉温赶来道喜呀!”吉温脸上堆着笑，他知道，只要吴道子肯下笔

画，李适之和张垍手下那些儒生就输定了。吴道子眼下已经画在墙上，那些妄自尊大自诩满腹文章的学士们，天天进入集贤殿书院时，一抬头就望见张果，杀杀他们的傲气。

“吉大人，这像，我画不下去啦!”吴道子苦着一张脸说。“他们都说，我画的张果没有书卷气。”

“对，对，堂堂银青光禄大夫，应该有学识一点。”几个学士附合着，你一言我一语“再添上一点儒雅之风!”

吉温心里明白，这些话背后的意思是：像张果这样不学无术的妖道，怎能登上集贤殿书院的大雅之堂！明明是刁难，看着一筹莫展的吴道子，吉温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用笔墨来表达张果的“学识”和“儒雅之风”。

这时李白说话了：“依我看，按皇上说的画没错，张果老神仙是神仙，驾着五彩祥云，要有一点仙气，要超凡脱俗，吉大人，您说是吧?”

面对着众多冷面的儒生，吉温再也不能失去李白这个“临时同盟”，忙点头笑道：“还是李学士有见地。”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李白洋洋得意地说。听见皇上宠信的李学士把自己引以为同类吉温心里美滋滋的。集贤殿学士们不知李白唱的哪出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苟同。

吴道子对李白冷笑一声，把头掉向一边。

“博士，你不要生气嘛！古人云，从善如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本是出自一番好意，目的是为了使这幅画更加精美动人，方不愧是吴博士的大手笔……”李白做出热诚公正的样子娓娓动听地劝诱道。

“对，对呀!”吉温说。

吴道子把脸一沉：“哼，别说那么多好听的了，什么神仙之气啊，什么儒雅之风啊，诸公谁有能耐，谁拿起笔来画，光耍嘴皮子不行！你说我画的倒底有什么不对?”

哪知李白一点儿也不生气，一把拉着吴道子将他按在坐椅上说："吴兄，你可不能生气，我这点见解说出来，你还得服。"

"你说。"吴道子气呼呼地说。

"在下这会，不说那些风呀，气呀的，玄乎其玄的空话，张果老神仙自称活了三千多岁，但他的面容只有五六十岁的光景，这个是没法用笔墨画出来了，但张果老神仙说他有三十六般变化，你连一种也没有画出来。人家张果老神仙是银青光禄大夫，论官位，不知人家比我们高多少级呢？你说是不是？"张果听了这话，觉得心中十分受用。

"张大人，吉大人你说，应该把变化画出来，否则就是美中不足。是不是？"李白说。

张果忙说："是，是。"

吉温看了看吴道子不屑一顾的样子说："学士公讲的颇有道理。"

哪知吴道子一下子站起来，气愤地将手中的笔往地下一摔，笔上的颜料溅得四处都是，吉温和张果连连后退。吴道子瞪着吉温和李白道："我奉旨行事，这帮人还横挑鼻子竖挑眼，本人在大同殿作画，皇上赞不绝口，怎么伺候你们这些人就有这么麻烦呢？你们会画，你们自己来画！"说着就朝外走。

李白一下子拦住吴道子叫道："吴道子，你休要不识抬举，御使大人在此，怎可放肆无礼！"

张果见李白如是说，也叫道："真是欺人太甚！"张果早就对吴道子画他蹶着屁股大为不满，好不容易找到个发泄的时候。

吉温见吴道子离开，心里更不是滋味，叫道："吴道子，你敢违抗圣旨！"

哪知吴道子回头恨恨地说："在下正要找皇上为我作主！"说完便扬长而去。

李白指着吴道子的后背骂道："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画就画！”

李白从地上拾起笔来说：“本来画神仙就要有仙气，有变化，像张大夫这样，应画作天马行空的样子，对不对？”

张果想，李白这家伙果然狡猾，见我升了银青光禄大夫，便来巴结，天下人哪有不爱官不爱权的！便应声道：“对！对！”

吉温见李白拿起笔，调了调颜色，正想叫李白不要画，又转念一想，满朝文武都知道李白是文武全才，多才多艺，又焉知李白不能画？李白醉草“答番书”之前，谁也不知道李白会回纥摩尼教文字。假若此时不准他画，而吴道子又不画了，这幅画不知搁置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右相知道一定要怪罪于我。假如李白画了出来，自己岂不留给他人作笑谈。也罢，若画得好时，自己便到右相处为他请赏，若画得不好时再与他理论，便道：“既然吴道子不识抬举，学士公请动笔吧！”

李白巴不得这一声，三脚两步爬上画画的脚手架，一手执笔，一手端颜料碗浓浓地蘸了些赭石和墨，大笔一挥“唰唰”在张果蹶着的屁股上画了一条高高扬起的尾巴！

满场的人都惊呆了！一时间没有任何人说话。李白转过身来，笑着对下面观看的人们说：“怎么样？天马行空，是这个味儿吧！”

学士们才恍然大悟，于是一位老学究捋着花白胡须，一本正经地说：“唔，不错，不错！”

“是要有点变化才行！”有人说。

“变成天马，日行万里，有飞黄腾达之兆！”

吉温正要发作，听集贤殿的学士们你一言我一语，似乎也有点道理。

李白从脚手架上下来，从怀中掏出酒壶“咕咕”喝了一通，酒气熏天地对吉温说：“感谢吉大人给我这个机会，在下的画艺……可以和吴博士媲美啦！”说着将画笔往地下一扔，歪歪倒倒

地出了集贤殿。

吉温回头看看张果，张果哭丧着脸，望着那壁画发愣。

吉温后悔自己不该自告奋勇地来看壁画，以至于搞得自己进退两难无法下台，要是李林甫知道又会怎么样呢？右相大人是一定要亲临现场来观看的，因为右相一向自诩是丹青里手，他的评价具有权威性，想到此吉温头上的汗水一下子冒出来。不过吉温不愧是官场中钻营的能手，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若无其事地对在场的学士们说："这幅画是吴博士与李学士的合璧，是难得的精品，要妥善保护，免受损伤，不要动不动就交给人看。明天，我将吩咐匠人来安装保护设施。"

第二天，将作监来了两个工匠，将一幅宽大的红绫帏幕安在墙壁上，帷幕只能拉到张果画像的屁股部份为止。

过了几天，李林甫来到集贤殿书院。吉温叫一个差役拉开帏幕，李林甫见张果像已经画上了集贤院的墙壁，心中十分高兴，连连称赞："好！好！"差役拉到张果屁股上那一部份时突然遇到死结，再也拉不动了，吉温怒骂道："不中用的狗奴才！怎么连帏幕也拉不动？扫了相爷的雅兴，拉下去打！"

吉温的手下将那差役拉到门外，一顿拳脚，打得那差役喊爹叫娘，李林甫听得不耐烦，说："不必再看了。"便打道回府。可怜那差役，哪里知道是吉温有意让帏幕遮住李白为张果画的那根尾巴，故意叫匠人在绳子上挽了死结。

集贤殿学士们巴不得永远不掀开帏幕，免得他们天天面对李林甫的淫威。张果也巴不得永远不掀开帏幕，免得人们看到那根可笑的尾巴。

学究们感谢李白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张垍知道这件事后，反而对李白更加嫉妒。因为李白居然愚弄了李林甫，只要李白进了中书省，自己哪里是他的对手？

21. 皇上已经没有治理好国家的意思了

玄宗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春日和熙的阳光将宽敞的寝宫照得十分明亮。隔床不远的三彩花盆里，一树朱砂春梅散发着幽香，不知从哪里来的几只燕子，居然飞进室内，站在九芯瑞兽铜宫灯上，向着红罗帐里的一双美眷鸣叫。玄宗掉过头看太真妃，浓密的秀发散在蜀锦鸳鸯枕上，更衬出那白里透红的肌肤，，腮边浅浅的酒窝装饰着迷人的笑容。就这样与心爱的女人长相厮守，不负担任何责任，通过求仙学道把这种快乐延续到永远，才是人生的真谛。江山社稷、苍生百姓对他来说是累赘，实在太沉重了！幸好有了李林甫，帮他把作帝王的冗繁扛着，把江山社稷挑着。他对李林甫的感觉是“顺心”，他喜欢李林甫感激涕零的姿态，以及忠厚而浅薄的笑容。李林甫为了他能天天陪伴太真妃而代他把朝中政务处理得完美无缺。他不知也不想知道李林甫用什么办法将那些好事的大臣的嘴塞得无声无息，让他们服服贴贴，于是他认为是最恰当最切合实际的办法产生了。

太真妃才醒来，梳洗穿戴完毕已是日落时分，玄宗拉着太真妃步出寝宫，夕阳的光辉将天边的晚霞染成玫瑰色并镶上金边，将龙池边吐露新芽的丝丝垂柳染成金色，龙池边的花草已经吐芽，平静的龙池水底是映照着美丽人间的另一个多彩虚幻的世界，由金色的丝丝垂柳连系着。玄宗和太真妃并肩站在龙池边，陶醉在美丽的夕阳中，仿佛一对天人。高力士在不远的柳树下侍立着，心想，世间的一切都永远这般静谧和熙该是多么好！

此刻，玄宗转过身来，对高力士说：“爱卿，眼下国泰民安，海内无事，朕将与太真妃求仙修吐纳导引长生之术，想把天下大事交付与宰相李林甫，你觉得怎样！”

高力士听了这话，好似晴天霹雳，他感到一阵心悸；李林甫用尽心机求取的，不是一隅之权，一角之利，而是整个天下！从

此以后，李林甫将和他分庭抗礼，分去他权力的一半，那些达官贵人的笑脸和贿赂也不再专送给他，他将遭到莫大的损失。这是高力士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于是高力士禀道："人说天下之大权柄，不可以托人代理，代理的人一旦树起了权威，谁还敢说不对呢？"

力士一边说一边观看玄宗皇帝眼色，只见满天晴霞变成了阴云密布，和玄宗相处很多年的高力士知道，再说下去风暴雷霆就要来临！力士有些龙钟的身躯忙跪下去，叩头不止，一边绝望地喊道："在下发疯了，乱说话该死！该死！"高力士在叩头的时候，乌纱幞头掉在地上，苍苍散乱的发髻犹如一团枯草，玄宗心中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这个曾经随自己在夺权斗争中出生入死的老人，岂能让他如此悲怆？于是，上前扶起高力士，安慰道："爱卿何必如此！"高力士抬起头来，半晌，哀哀地望着玄宗，老泪纵横。

为了安慰高力士，玄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加封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和渤海郡公，满朝文武都为皇恩浩荡而欢呼。高力士十分得意，虽然李林甫得以代天子行权，但皇上对他也给足了面子。他在来廷坊建了一所佛寺，在兴宁坊建了一所道观，规模宏伟穷极壮丽，陈列着奇珍异宝的楼阁，富丽得皇宫都没法比。高力士特别铸造了长安最大的大钟，撞击大钟所发出的声音，可传到三十里外，落成那天，高力士设宴款待前来祝贺的官员们。来宾撞击一下钟，送给高力士礼钱十万。有的官员一心要讨好高力士，竟有连撞二十下，送礼钱二百多万的。京城官员，以此竞夸豪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皇上和权贵们各忙各的，李白闲来无事约了韦子春来到郑虔的"听潮居"，将近月来集贤殿书院的趣事讲给郑虔听。一起来到春明门外胡人开的兰陵酒家，酒保端上新酿的李花酒，三人一边饮酒，一边谈天。酒酣耳热之际，李白问起郑虔："郑兄为皇

上整理了《霓裳羽衣曲》，皇上偏偏怎么就没赏赐你？”郑虔道：“这事就别提了，为乐工上的事，跟皇上发生了一点争执，我顶撞了皇上，皇上虽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当场面子上下不来，皇上很不高兴，所以后我就退出了。”韦子春说：“现在百官对皇上巴结都来不及呢，你怎敢与皇上顶撞？”

郑虔将自己的酒斟满，喝了一口笑道：“我不顶撞他，可有今日的《霓裳羽衣曲》？”李白道：“你说说看，是怎么回事？”郑虔道：“这《霓裳羽衣曲》本是一首大曲，有序曲，有进程，有收尾的终曲，犹如一篇文章，启承转合各有法度。按皇上的意思，要使用多种乐器，有舒缓悠扬的旋律，有急骤飞扬的旋律，轻重缓急须巧妙配合。因此，指挥这样一支庞大的乐队，演奏内容如此丰富的乐曲，皇上自任鼓手，这问题就来了——”韦子春问道：“听说皇上是位出色的鼓手，有什么问题；敢情是你老先生挑剔吧？”郑虔道：“这你就不明白了，所谓鼓点，是乐曲中的句逗，整个演奏的进行，要靠鼓点来指挥，即鼓手就是乐曲的总指挥。”

“那么皇上就是总指挥罗？”韦子春问。

“是的，皇上修仙学道，存神炼气，排练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到排演的时候，眼睛只盯着太真妃，这样练了几天，我听鼓点散乱，乐工们也提不起兴致来，哪能表现出乐曲中的精神？因此，在下提议皇上不作鼓手，而吹洞箫，皇上一听，就气得吹胡子瞪眼，斥责了在下一通。”

郑虔说得十分沉重，正要端起酒壶续酒，被韦子春按住，韦子春说：“你老先生也太多管闲事了，皇上与太真妃要演出《霓裳羽衣曲》那是他们夫妻的事，你又何必认真？你看，那些成天讨好皇上不干事的，哪一个不升官发财？念到这层上你也该学乖点才是。”

李白接过壶来，给郑虔续上酒，郑虔说道：“我们作协律郎

的人，总希望有一件好作品，不是光写在纸上，而是臻于至善地献给观众看。既是皇上和太真妃参加演出，又是在下亲自在安排排练的事，我更应该竭诚尽智，使之流芳百世。我若昧了良心，以次充好，不是欺君么？”郑虔越说越激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接着说：“你们二位可知道，我向皇上说了些什么？”

“说了什么？”李白问。

“我向皇上说：作鼓手指挥全局，务必全心全意，心无旁骛，比如治国，振朝纲率大臣，统六合，重任在肩，若三心二意怎能泽被万邦，有益于江山社稷？皇上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只是低声向我说了一句‘协律郎不必多言，朕不作鼓手，吹箫便是。”说到这里，郑虔已是满眼泪光。

“嗨，你这人，你教训了皇上，皇上已经依了你，你还有什么难过的？”韦子春问。

“皇上不再作鼓手，只是吹箫，吹箫只在序曲的前一段才有，由皇上领吹，吹完这段，皇上就可以悠闲地去欣尝太真妃的舞姿。此后，整个《霓裳羽衣曲》的演奏水平果然大大提高。直到你们看到的那样，真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精品。我看皇上的脸色，他是听懂了我话中的更深一层意思的，那就是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协律郎，也希望他一心一意的去管理国家，而不是沉溺于美色和仙道。而他却选择了吹箫，他已经没有治理好国家的意思了！《霓裳羽衣曲》的排演一天比一天精采，而我越看越难过，我越看大唐越没有希望，我心如刀绞。别人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我只觉得惨不忍睹，因此在排练后期，我称病离开了梨园。”

郑虔说罢，喟然长叹。韦子春见勾起郑虔伤心，便给郑虔斟上酒说：“郑兄，快莫如此伤感了，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你我有什么办法，今日约你出来找乐事，没想到倒让你伤心了。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学士公近来可有佳作，拿出来让在下拜读一番吧！”

李白叹道："前些年还写了不少诗，进得长安，倒觉得不知写什么好了，有时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说着拿出几张诗稿说："郑兄喜欢李白的诗，这些正是抄来送给郑兄的。"

郑虔和韦子春翻看那些诗稿，见上面写道：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朝阳。

郑虔看后叹道："太白，赵飞燕这个荡妇，一定会将国运引向衰微的。我们这些儒生，有什么用啊！"

韦子春说："太白，我看你不写这些东西也罢，以你现在的情况和才智，为什么不趁机去求取更高的官位和实际的权力呢？人说争名于场，争利于市，宫廷就是天下第一名利大市场，现在你来到市场中心，你为什么要白白地失去机会呢？不管皇上好色也罢，好仙也罢，跟你获取功名有什么关系呢？连孙逖、王维这些文人，还有皇室宗亲都知道写些颂扬老君的贺表去取悦于皇上，难道你李白笔下无文章么？"

李白说："看来韦校书是不了解我的了，我到长安来，哪里是为了功名利禄！这是我最近写的诗，你看。"李白翻过一页白麻纸，见上面写着《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銮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韦子春看了仰面朝天，半响没吭声，良久叹道："看来我真的是看错你了，学士公这样的胸怀，值得我韦子春景仰。不过，我们结交一场，我还是要劝你一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官

场好比战场，要么飞黄腾达，名利双收，要么你只有像郑老夫子一样穷困终生，如果遇到不测……非但不得志，恐怕‘相携卧白云’也不能了！”

李白哈哈笑道：“休得危言耸听……”李白话未落音，忽听大路上人喧马嘶，鼓乐阵阵。李白、韦子春、郑虔来到楼口看去，见白鹿原大道上站满了仪仗队，旌旗、卤簿、华盖，还排列整齐的舞马和大象，皇亲国戚公卿大臣皆列队两旁，杨钊兄妹簇拥着一胖大胡人，正是安禄山，雄纠纠地带着一队胡兵，走在欢迎的人群中。李林甫、吉温、张利贞、张垍、以及杨珞薇及杨氏姐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都争先恐后地下车迎接，一时间欢声雷动，冠盖蔽野。

22. 沉香亭李白醉写《清平调三章》

玄宗在望春楼等待安禄山，为他接风。玄宗忘不了这位大肚子的胡人为他在东北方开拓的千里疆土，长北山的老参王，渤海的珍珠，松辽的鹿茸、熊掌、麝香源源不断地运往宫中。玄宗特意诏命安禄山回朝，因为安禄山在亲仁里修建的宅院已经落成。为了进一步显示对大唐开拓广阔疆土的武将的优宠，玄宗要安禄山在京城美美地过一个春天，让安禄山更为他感激效力。

春天是长安最美丽的日子，经历过漫长的寒冷的冬季，桃花、李花、杏花早早地开了，金黄的柳条在和风中摇曳，百花都竟相开放，万物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然而春天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春天的高潮是三月，长安最美丽的牡丹花盛开的时节。长安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培育牡丹，牡丹的花型硕大色泽艳丽，在隋朝就大量进入宫廷，在唐朝从农家小院到皇宫内苑，寺院道观，富豪庭院都种这种奇美的花。慈恩寺与西明寺有两处最大牡丹苑，那里种花的僧人们将智慧和年华都交付给了那些花圃，使牡

丹花生出神奇的颜色和变化，像天上的云霞般灿烂的“洛阳红”，有典雅温柔的“姚黄”，有雍容沉静的“魏紫”，有皎洁如雪的“赛雪”，有白里透着美玉般色泽的“昆山夜光”……其余如“墨魁”、“大金粉”、“赤英红霞”、“兰田玉”、“状元红”、“烟笼紫”、“二乔”……更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谷雨时节前后二十多天，达到万人空巷的看花盛况。满城看花的人如狂潮，卖花买花的人都如醉如痴。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神奇的赐予，长安和洛阳的人都欢腾起来，男人和妇女们，老人和小孩们都穿上节日的盛装庆祝春天带来的更新的气象。到各个牡丹苑去看花，买花，西市和各街道都有买花的人。

唐宫的奇花异草也在温暖的春天竞相开放了，最美丽的牡丹花自然是在兴庆宫。谷雨前夕花工们将最美的牡丹运到了兴庆宫龙池旁的沉香亭。一大清早，侍女便将各色的牡丹插满了翡翠荷叶盆，洒上清水。太真妃的心情很好，穿上银红绣石竹花的罗衣配着淡黄飘带，侍女为她特摘取了一朵“灿英赤霞”给她插在头上。梳洗和早餐完毕，就与玄宗坐步辇前往龙池边的沉香亭。公主驸马命妇和太真妃的三个姐姐虢国夫人、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都盛装在阁中等候，今天的来宾特别增加了开边有功的安禄山。安禄山一走进兴庆宫时就陶醉在皇家林苑的美景之中，龙池的碧波荡漾珍奇树木掩映着精致的亭台楼阁。安禄山的心快乐得像一只在草原上奔跑的麋鹿，当他看到与玄宗一起走下步辇的太真妃，一步一步向他越走越近时，他的心激动得快要蹦出胸膛，他努力屏住气息，目不转睛地赏玩她美丽的面庞，雍容的身姿，精雅的步态和她华贵的衣饰。她离他越来越近，他清楚地看到她细腻平滑和雪白的颈项，低领衫后粉嫩的酥胸，他贪婪的目光仿佛要刺透那薄纱长裙，看到他最想看的地方……

安禄山沉迷在一片兴奋之中，忘了自己身处何时何地。就像饥饿的人看见了一桌丰美的宴席，他本能地张开两手，做出要捕

捉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向太真妃迈出一步。看见安禄山无礼大胆的举动，不知谁低低地发出一声惊叫。安禄山在这一瞬间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巨大的恐惧像黑云压顶般地向他心头袭来。他两腿一软“扑”地一声跪在地下，刚才伸出作捕捉状的双手与头一起“叭”地一声落地，喉咙里发出重浊的声音：“杂胡安禄山拜见国母！”说话的时候，身子在微微颤动。

安禄山突然下拜，把玉环吓得向后退了一步，这一瞬间玉环的感觉是一匹硕大的动物向她扑来，而后又蛰伏不动了。与太真妃并行的玄宗，发现了安禄山这一奇异的举动，叫道：

“你这杂胡，为何不先拜朕而先拜妃子！”安禄山在短短的一瞬间回过神来，连忙膝行过去张开双手“叭叭叭”向玄宗叩了三个响头，口中叫道：“俺杂胡拜见皇上！俺只知道有妈妈，不知道有爸爸。”说着紧紧地把头埋在臂弯里，蜷着身子，看上去像一个装饰着金银纹饰的五彩肉球。这一切都被跟随在玄宗身后的李白看得一清二楚。

太真妃觉得很有趣，说：“为什么？”

“好个杂胡小子，那你的爸爸是谁，你不知道吗？”玄宗问。在中原作父母都有明确夫妻关系，没有父亲是很耻辱的事情，而这个胖大胡人竟把这事当作家常便饭一样说出来，真是有趣。

安禄山向玄宗爬了一步，郑重其事地说：“杂胡不知道谁是俺的爸爸，俺妈说，有好多男人都跟她睡过觉，她肚子里有了我，就没有男人来了，所以俺杂胡的确不知道爸爸是谁。”

公主命妇的行列里发出一声声窃笑，但是安禄山没有笑，一本正经地仰头看着玄宗，好像还等他问类似的问题。

“那么，这杂胡的杂，就是杂种的杂啊？”玄宗问。

“是杂种的杂，杂种的杂。”玄宗脚下那个五彩肉球笑得一颤一颤的。

玄宗似乎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份，便躬身作了个扶的姿势

道："杂胡小子，快起来吧，朕今日宴请的都是皇亲国戚，让你来参加宴乐也就是没把你当成外人的意思。"

安禄山嘴里说着："杂胡感恩，杂胡感恩！"敏捷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刚才心里紧蹦得快要断的弦，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待坐定，乐工们奏了燕乐，玄宗让梨园的舞伎上来表演了《绿腰舞》。玄宗为了让北方的安禄山开开眼界，又命表演南诏的舞蹈《柘枝舞》。体态轻盈的舞伎头戴卷檐帽身着红紫的宽袖孔雀罗衫，腰系金银镂花锦带，手腕和脚踝上带着金铃，手持木莲花，踏着鼓点，振袖抛拂，欢乐跳跃，更装点得沉香亭春意盎然。

安禄山一边看歌舞一边喝着玄宗赐的酴糜酒，只觉琼浆玉液一般。那酴糜酒本是一种重酿的米酒，酿酒人"三日酿，一直酿满九斛米为上"，故酒味浓冽，不同于一般的清酒，又以江南宣城酿的为佳，玄宗以此酒赐新进进士及宰臣。安禄山饮了酴糜酒，看了《柘枝舞》兴致勃发，说道："俺杂胡也会跳舞，俺献上一曲丑舞为皇上助酒兴，给诸位兄弟姐妹逗个乐子。俺跳个胡旋舞！"说罢下场。

《胡旋舞》是当时的流行舞蹈，以鼓伴奏，跳舞的人急速旋转，长安的士人，官宦，百姓不少都会转那么几转。然而，三百多斤重的大肚子一闪一闪的安禄山也能跳《胡旋舞》？这真是令人惊讶！安禄山躬身向玄宗和贵妃行礼，然后合着鼓点旋转，踢踏，动作却是十分轻捷，安禄山随着鼓点越转越快，像一个金银的彩球，头颅和毡帽上的珠饰也随着飞扬旋转，好像拨浪鼓。连哪是衣服，哪是衣带上的金银纹饰也分不清了，像一只硕大的陀螺被鞭子抽动似的旋转，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

一时间在场的观众们都鼓起掌来！安禄山随着掌声放慢了节奏，最后停下来，将右手放在胸前，脚躬身下去向玄宗和太真妃行了个胡礼。

好胜的太真妃激动地起来："我也为皇上献舞一曲！"说罢走下台阶，走上临水的宽阔的平台。惯于与太真妃配合的乐工们奏起音乐来，太真妃站在一片盛开的奇异的牡丹花丛中，无疑是一枝倾国倾城的花中之王。她如杨柳般的迎风招展，又如鸿鹄般掠水惊飞，然后轻舒玉臂缓缓旋转眉飞色舞，仿佛酣醉在大好春光之中，抛开广阔的双袖，曳地长裙像伞盖一样张开。太真妃旋转着，向玄宗抛去一个媚眼，甜甜一笑，然后合着音乐飞速地旋转起来，犹如暮春时节蒲公英种子的飞蓬，又像风中的回雪般飘摇。玄宗从来没见妃子如此兴奋过，忽儿向左，一忽儿向右，姿态如冲霄而起的飞燕，又像扶摇直上的柳絮不知落向谁边，掌声和喝采声一阵又一阵的响起，太真妃好像永不知疲倦地飞舞着。玄宗生怕有什么闪失，忘情之间走下御座，张开双臂，口中叫着："玉环！玉环！小心摔倒！"前后左右的卫护着，玉环娇艳的转着，笑着，终于慢慢停下来，倒在玄宗的怀抱里，撞击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三郎，我好累！"玉环一半倚在玉石栏杆前，一半靠在玄宗身上，娇喘着，因跳舞脸色更显得红扑扑的，千娇百媚的样子胜过牡丹花。年近花甲的大唐最高统治者的心沉浸在幸福之中，仿佛他又回到了少年，享受着青春的热恋，他想起了玉环给他讲的那个月宫里的梦。

"玉环，你就是月里的嫦娥，下凡来陪伴三郎的吧！"玄宗温情脉脉的说。

"不，玉环不要做月宫里的嫦娥，玉环要做沉香亭的牡丹花。"玉环想到她编造的天上的舞姬嫦娥与《霓裳羽衣曲》的故事，觉得沐浴在明媚春光中的牡丹，要比清冷的广寒宫中的嫦娥要好。梦中的仙境，哪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呢？

"是我美，还是花美？"玉环说。

玄宗目不转睛地赏玩着怀中美丽的玉环说："是玉环美，不，

你就是一朵花，一朵钻到三郎心中的解语花。”说完之后，慷慨的君王立即想到应该用赏赐的方式来报答美人，赏什么？宫中有价的珍宝哪能与玉环的美色匹敌？于是，玄宗心中一亮：“玉环，我要让大唐第一位杰出的诗人，写诗赞颂我的解语花。”

“李学士？”玉环惊喜地问。那在大明宫含元殿睥睨万物傲然作态醉草《答蕃书》的李白！那姑妈念念不忘的狂傲的诗国仙人，早使玉环心仪已久。能够写诗来赞颂她的舞姿，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是吗？”

“是的。”玄宗说。

这时张垍从一旁闪出禀道：“皇上李学士已经醉了，恐怕写出不雅的话来冒犯太真妃！”

“对爱妃，赏名花，不可无诗！”玄宗好像没有听见张垍的话似的：“快铺开纸，请李学士为太真妃写诗呀！”

“皇上，太常寺协律郎郑虔，整理出一种名叫《清平调》的乐曲，已交李龟年供奉练习过，请以《清平调》之曲配臣的辞章，如何？”李白醉意阑珊地说。

“依学士之见。”玄宗走到书案前李白一侧，期待着新诗。太真妃正要随玄宗走过去，忽见公主命妇丛中的珞薇，向她使个眼色。玉环会意，忙叫了一声：“学士请慢！”来在御案前，移过七宝玻璃盏，将玄宗饮用的西凉进贡的葡萄酒满满斟了一盏，捧到李白面前，笑道：“学士饮下此杯，定有好诗！”

“啊！朕怎么忘了？还是爱妃精明！”玄宗嚷道。

李白接过七宝玻璃盏，将琥珀色的浓酒一饮而尽，好像没有思索，提笔写下：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东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李白下笔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玄宗道："果然好诗，让朕来吟诵一遍。"于是高声朗诵。在坐无不惊叹叫绝。安禄山听了似懂非懂只在一旁咂舌。

这《清平调三章》写花也写人，花人合一风流旖旎，丰神绝世，千百年来传唱不息。

第一章写名花美人，时而将名花喻美人，时而将美人比花，咏花时暗喻美人，咏美人时又隐比名花。将花与美人合写，既咏太真妃，又咏牡丹。第一句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出语脱俗，意为云想变成太真妃美丽的衣裳，花想变成她美丽的容貌，第二句"春风得意露华浓"，极写牡丹之美艳，其实暗写太真妃在玄宗的恩泽宠爱中千娇百媚，犹如带露盛开的牡丹。"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两句浑而写之，既是写花，又是写人，此花此人，只应仙境中才有。第二章"一枝红艳露凝香"，仍以花喻人，"云雨巫山枉断肠"意为巫山神女见了太真妃的美艳而自愧不如枉自肠断，只有汉宫的皇后赵飞燕，穿上新衣，才可与太真妃比美。第三章"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写的是如名花般的美人太真妃，得到君王的宠爱和呵护，君王斜倚沉香亭北的栏杆，沉湎在此情此景中的君王，心中无限春恨闲愁，都消逝得无影无踪。

玄宗吟诵完毕，只觉得此诗绮丽高华，写花写人都有极为传神，堪称生花妙笔，自古以来咏花写人无出其右。对妃子赏名花，又有天下首屈一指的诗人为此情此景写诗赞颂，岂非赏心乐事，于是称道："写得好！写得好！写得好！"

听玄宗这一赞赏，皇亲国戚一齐鼓掌，只有一人不言不语，这人便是张垍。自李白进了翰林院，张垍便少有陪玄宗出行的机会，玄宗有了李白这支又快又好的笔杆子，代草王言制诰书诏这类事情基本上由李白包办，张垍自然感到冷清。李白本是直爽人，代草王命不徇私情，所以到张垍那里来窥测方向，暗通曲款的人就大大为之减少。如果皇上有朝一日让李白作了中书舍人，那么在入相的问题上，他又怎能是李白的对手？依张垍看来，此诗不但不是颂扬太真妃与玄宗的欢爱，反而是侮辱讽刺！李白竟敢把太真妃比作秽乱后宫的淫妇赵飞燕！无疑玄宗就是荒淫误国的汉成帝。至于“云雨巫山枉断肠”影射得更为恶毒，他瞟了一眼寿王，这个被父亲褫夺了爱妻的可怜的人已经醉得趴在桌案上。自从寿王妃被纳入后宫，寿王尽量逃避这些宴会，但他又不得不出席这些宴会，以免引起父皇的冷落与猜疑。看到眼前美丽的太真妃与父皇欢爱，想起过去甜美的夫妻生活永去不返，寿王心都碎了，李白写的“云雨巫山枉断肠”写得是再贴切不过。只是这个酒疯子竟敢把父皇暗喻成楚怀王、襄王父子共事一女于阳台的故事，真是别有用心，胆大包天！不过在当时，将美人比作汉宫飞燕，在唐诗中屡见不鲜。父子同事一女，太宗、高宗与武则天已作下前科，国人并未惊诧，玄宗父纳子媳，亦无可指责。“云雨巫山”本是男女生情作爱的典故，用在此也不足为奇，张垍见一脸欢悦的皇上，想到揭穿李白的时机尚不成熟，唯苦笑而已。此诗的弦外之音，千百年来为学者文人所揣测，其说不一，倒不唯张垍作如是想。

“学士仙才出众，才有如此好诗！”玄宗赞道。

皇亲国戚们交口称赞。这岂不是天赐良机！李白上前一步跪地，掏出了怀中揣了许久的《宣唐鸿猷》高高地举过头顶道：“谢皇上隆恩，不过臣有要事向皇上禀奏！”

“学士这是为何？”玄宗问。“臣自进京以来，深蒙皇上恩宠，

臣肝脑涂地也无以报答。故臣昼夜思之，察天人之道，阐经济之策，习治理之法，谒诚尽智为皇上研写这《宣唐鸿猷》，旨在兴唐大业宣唐国威，恭请皇上御览，或许于江山社稷有所裨益！”

玄宗心情很好地接过那本《宣唐鸿猷》哈哈大笑道：“想不到谪仙人竟有如此忠心，学士，你放心放胆陪朕游乐，天下大事自有朕作安排！你就在朕身边喝好酒，做好诗，咱们君君臣臣过神仙一样的快乐日子！高将军，学士爱喝酒，去把那坛益州进贡的美酒挖出来，朕今日与学士纵情一醉！”

少时，高力士已经叫内侍将一个蟠龙琉金大酒坛抬过来。一启封，整个沉香亭里弥漫了浓浓的酒香。内侍拿着酒铛将酒盛到一个嵌宝蟠龙金壶里，呈给高力士。高力士又交给玄宗。

“学士，你猜，这是什么酒？”玄宗将酒壶捧到李白的鼻子底下问。李白揭开壶盖耸耸鼻子闻了闻，只觉得异香扑鼻。只见那酒状如清露，比之喝过的锦江春、九酝酒、梨花酒、葡萄酒、酴醾酒、阿婆清……更浓烈，那香醇是从未见过的。李白摇摇头笑道：“臣孤陋寡闻，怎猜得出皇上秘藏的美酒？”

“叫不出来了吧！亏你还是蜀人呢！”玄宗笑道。移过玻璃盏来满满地斟了两盏，一盏递给李白，说：“这是西蜀陈年的剑南烧春啊！这酒出在剑南道绵州绵竹县，开元初年，剑南道益州长史特意进了三坛，一坛朕自己饮了，一坛赐给朕的弟兄，一坛舍不得喝，埋在地下，已经整三十年了！益州长史说这酒是双料重酿，而且埋在地下越陈越香。绝非一般的酒可比。今日开坛，果然如此！”

“皇上所言极是，臣的家乡离绵竹不远，年轻时就听说过有雒水、绵水横贯南北，清澈美丽，更有数百眼清泉星罗棋布，相传是蜀王玉妃撒下的明珠。其中有一眼叫玉妃泉的特别甘甜清冽，终年流水不断，用于酿酒最佳。没想到今日喝到蜀中的极品！”

李白接过七宝玻璃盏，饮了一口，果然芳醇浓烈无与伦比！

原来唐代，只有蜀中有烧酒，世人喝的清酒、玉浮梁都是米酒，甜而不烈，而烧酒又以剑南烧春、沱春、锦江春为佳妙之品。

安禄山闻到剑南烧春的香味，不由耸鼻咋舌，见玄宗让太真妃一盏一盏递给李白喝，对他并不理睬，禁不住口中唾涎流直流，流到嘴边只好伸出舌头舔了，伸长脖子咽下去。

终于忍不住向前跪下对玄宗求道："杂胡请求皇上赐给俺您喝的那种酒！"

玄宗和太真妃看见安禄山那可怜巴巴的样子，笑得不可开交。玄宗道："杂胡小子，你想喝酒，可会品酒？"

安禄山有生以来猛吃猛喝，哪会品酒？怎么也想不到皇上会问到这上头来，一下子被问了个张口，红着脸直眨眼，诸王公主乐了个满堂花。

"杂胡小子，你既然不会品酒，我看这酒你就别喝了吧！你喝起酒来，像大水牛喝水一样，这一大坛酒骨碌骨碌进了肚子，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是白糟蹋了么？快起来吧！"玄宗这么一说，惹得全场哈哈大笑。

要是别人，一定被臊得下不了台，安禄山却不然，他并不起立，憨笑着对玄宗说：

"皇上的酒太香了！谁叫俺杂胡闻到这要命的酒香呢？皇上给俺偿一点儿总可以吧？"说着作出可怜兮兮的样子叭叽着嘴向玄宗夫妇膝行过去。

玄宗夫妇有生以来哪里见过这种活宝！乐得闭不上嘴，玄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力士，给他倒一杯吧，看他可怜的！"

高力士提起酒壶去拿过安禄山的酒杯倒一杯递给他，安禄山向玄宗磕了个响头，接过酒杯站起来，向众人作了个鬼脸，回到坐位上，逗得满堂皆乐。

玉环心情特别好，向玄宗道："《清平调》我也会唱，李龟年供奉，奏乐吧！"玉环说着走下玉阶。

"让我来吹箫。"玄宗说着加入了乐工的行列。

太真妃命人满满地斟了一盏剑南烧春，一边饮酒，一边唱歌，歌声悠扬婉转含情脉脉，醉倒了沉香亭的满园牡丹……

《清平调》三章，无疑给玄宗和太真妃带来了极大的欢喜，玄宗命内侍一再将李白的酒盏斟满，李白见玄宗将他的《宣唐鸿猷》放在青玉案上的酒樽旁，只是一味的与太真妃娱乐，一股难以名状的愁绪涌上心来，只喝了两三盏，倒卧在玉阶下，连乌纱幞头也歪斜在一边，颓颓然醉了。

"这是上等的烈酒，学士哪里喝过！他上朕的当啦！朕今天把酒仙也灌醉了！"玄宗笑着说。

"快拿点醒酒汤来，看他醉成这样！"太真妃说。"学士写了诗，还没给他赏赐呢！"

内侍端来醒酒汤，玄宗招手示意内侍过来，拿起玉碗里的调羹，在碗里搅了一下，舀起一勺来，放在嘴边尝了一下酸酸的只是有些烫，玄宗吹了一口，将调羹递给内侍说："不烫了，给他喂吧！"

内侍给李白喂了几口。无奈李白沉醉不醒。

"把他移到七宝床上去，"玄宗喝了两盏剑南烧春，不觉也有些醉意了。

"拿江南进贡的绣金盘银宫锦袍来，给他披上，朕这就悄悄回去，让他醒来以为是做梦呢！真有意思！"

内侍将宫锦袍给李白披在身上，然后扶醉醺醺的玄宗和太真妃回宫。走到沉香亭的门前，玄宗突然记起了什么，转过身子，指着酒案上放着的《宣唐鸿猷》，对高力士说："把……那个……交给右相。"然后与一行人离开了沉香亭。



“快拿点醒酒汤来，看他醉成这样！”玄宗拿起玉碗里的调羹，尝了尝。

23. 李林甫让李白的《宣唐鸿猷》消失在无声无息之中

沉香亭赏花的第二天，李林甫正在后院玩鸟，《宣唐鸿猷》一书便由内侍送过来了。由皇上交办的事，李林甫一向不敢掉以轻心，必须办得周到又妥贴。一个冬天，皇上将朝中事务交他办理，百官照例将奏章往中书省一送了事，李林甫见奏章中多言祥瑞等，无关紧要只管按常例择其要者向皇上通禀完事。而李白这本书，为何皇上要交自己亲自办？李林甫心中狐疑，便派了心腹到宫中的内侍那里打听背景。稍晚派去的回来了，向李林甫禀报说沉香亭盛筵如何如何，李白写了《清平调三章》，太真妃如何唱歌起舞，皇上如何赐酒调羹，赐官锦袍等等。又说皇上待自己兄弟不过如此，李林甫听了心中一愣。

李林甫叫人将御史台那边的吉温叫过来。将那本《宣唐鸿猷》扔到桌子上说："吉七，你先看看吧！"

"相公，像李白这种人，何必对他这样客气？"吉温大惑不解地说。"他不过是个文人，与舞伎歌伶一般罢了。"

"你说对了一半，他是与舞伎歌伶一个样，但又不同于舞伎歌伶，倡优叫'供奉'，而学士公也叫'供奉'，倡优们不干预朝政，而文人要干预朝政。眼下皇上爱听个什么曲儿，吟几首诗甩几句文，还少不了跟前有这么个人儿。"想到这里对吉温说："你先拿去看看，里面写的什么再说。把孙逖叫来。"

孙逖到了月堂，把李林甫交给他的《宣唐鸿猷》细细读了一遍。随即将书中内容一一向李林甫讲鲜。李林甫听了，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泼来，心头凉了半截。

在自己紧密封锁的朝中竟然出了这种事？李白这个可恶的酒疯子，竟然出其不意，将这份《宣唐鸿猷》直接送到了皇上手中！被他用死亡、刑罚、削职、减俸吓得缄口不言的满朝文武中，居然出了一个不要命的李白！将历代治国的道理阐述得井井

有条，皇上如果采纳了李白的意见，那他李林甫垮台的那一天也就来了！

“照此办理，日后宰相大人就无法专权了。”孙逖说。为了顺顺宰相大人的气，又说：“这家伙，吃朝廷俸禄，写出这等文字，真是吃饱了撑的。”

李林甫后悔自己当初小看了这个李白，后悔当初在选院为什么就没有命张利贞将他打死，弄到眼下与皇上亲如兄弟一般。他没精打彩地倒在太师椅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相爷不必过虑。李白不过是书生之见，依在下看，这书中的意思，十有八九是实现不了的。而且……”

“而且什么？”李林甫问。

“各位大臣知道了，一定会反对。如果皇上要整饬吏治，就有一批在任的官员要下台，到时候不知皇上的刀子落到谁的头上，相爷您说他们会不反对吗？”孙逖说。

李林甫听了孙逖的话，心情没有转好，立即召来张利贞和吉温，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如果皇上真的要整饬吏治，重振朝纲，他们这一干人就该联络各道、州、县以及各节度使一齐来反对。

“各节度使是万万不会赞成这个意见的。”张利贞敲了敲《宣唐鸿猷》的封面说。

“就是内宫那位阿翁知道了，还不知怎样生气呢！”吉温说。

但是天心难测，要是皇上因宠信李白而重视这本书中的意思呢？几天之后去各方面探测的消息很快地反馈回来了。皇上与太真妃赠送给东平郡王安禄山在亲仁里的郡王府，亲自察看了送给安禄山的金银器皿，奇珍异宝。皇上与太真妃带安禄山去骊山温泉沐浴，还带了李白随行。皇上与太真妃从骊山回宫之后的次日，又到了兴唐观向玄元皇帝焚香祝愿。这些天皇上并没有提及一件国事，也没有召见任何一位大臣，歌舞升平，圣体康乐一切

依旧。李林甫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吉温连忙说："要是这样，在下立即参李白一本，说他扰乱朝纲，把他赶出宫廷，重重地治他的罪。"

"不必。"李林甫说。为了一个没有实职的不入流的翰林学士，犯不着为此大动干戈。

"那么，就让他如此跋扈么？尚直是太令人气愤了！"张利贞义愤填膺地说。

李林甫轻轻一笑，他的心情已经与前天刚接到《宣唐鸿猷》时完全两样了："这本书，就让它放在这里，日后还有用得着的时候呢，眼下，让它消失在无声无息中。"

沉香亭赏花之后，皇上日日请安禄山游乐，李白闲得无事，想起好久不见郑虔，何不找个清爽的地方，好好地约他喝一顿？将开春以来的宫闱见闻讲给他听听，便出了翰林院，到群贤坊来寻郑虔。只见门紧锁着，邻居说搬走好久了。

李白找不到郑虔，便向贤殿书院走去，心想也许韦子春知道。正想着突然听得一个响亮的声音高叫道："李十二！好久不见！"李白回头一看，惊喜得叫了起来："崔五兄，原来是你！"一个冬天不见，崔成甫又黑又瘦，穿一件朴素的窄袖胡服，戴一顶席帽，但精神矍烁。"今天碰到你太好了，随我到望春门去看看！我们的广运渠已经修成了，近期就可以竣工。"

"好的。到时候我一定来祝贺！"

"刚才你好像在找什么人？"崔成甫说。

李白把找郑虔的事说了一遍，崔成甫笑道："真是凑巧，我也是为郑虔而来，不过我知道广文馆在什么地方，随我来。"

沉香亭赏牡丹那日，李白向皇上提出将郑虔整理的《清平调》交李龟年在沉香亭演奏，后来玄宗才想起整理《霓裳羽衣曲》的郑虔来。玄宗以为郑虔是个人才，次日便命李林甫给他安排个合适的位置，李林甫心中自有个原则，不管是什么官，如果

不当面来求他，他是断不会安排的，公卿大臣必需出自他的门下。但郑老爷子也有个脾气，公事公办不讨好上司，乃至于李林甫根本认不得这个搞音乐的协律郎。

李林甫可不含糊，既然皇上将他的事与李白的《宣唐鸿猷》一起交办，说不定这人大有来头，这后面的背景不可不知，于是就把吏部尚书张利贞叫来问个明白。张利贞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郑虔”是何许人也，便把孙逖叫来问，孙逖说：“其实这人相爷是见过的。”李林甫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孙逖说：“相爷还说过‘不顺眼’呢！别人没听见，在下倒是听见了，在梨园排演《霓裳羽衣曲》的时候，还有贵公子李岫同行。”

李林甫想了想：“对了，是不是瘦得猴样的那老头儿，爬楼梯的那个。”

“对了，相爷好记性！”孙逖说。李林甫记起来了，那日是《霓裳羽衣曲》排演练的第三天，李林甫亲自带了自己的儿子将作监李岫，少府少监胡正和孙逖到梨园来，亲自安排《霓裳羽衣曲》用的服装道具化妆等事宜。李林甫到了排练现场，偏偏皇上生了郑虔的气，拂袖而去。郑虔此时到楼上去拿乐谱，李林甫进来的时候，郑虔正爬到楼梯当中，只听见楼下人山呼跪拜，不知为何，回头看了李林甫一眼，就又继续往上爬。李林甫见这人在楼梯上对他的到来不予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口中说了句‘不顺眼’，见皇上不在，与梨园掌教奉闲聊了几句就打道回府。

“这人好像脑子有什么毛病。”李林甫向孙逖说。

郑虔的文章精妙，治学严谨，多才多艺与世无争是朝中儒生中有名的，对此孙逖却不敢贸然顺着李林甫说话，只答道：“这人脾气是倔强一点。”如果玄宗让他安排别人也便顺水推舟安排了，偏是这个看不顺眼的穷儒郑虔！

李林甫想了想说：“就让他去广文馆主事吧！”便叫张利贞把任命书发下去。郑虔捧着黄绫书写盖着御玺的诏命，心中激动非

常，他感激零涕当场五体投地跪拜下去，以至于花白的胡须都沾满了尘埃。来人告诉他广文馆从资格上来说与弘文馆、集贤书院并列，集贤书院原来是宰相张说亲领，可见广文馆的责任之重大。这一夜郑虔没有喝酒，悔恨自己虚度年华枉叨国恩多年，竟没有正正经经的向皇上谏言献策，悔恨自己嗜酒成性仪表不像大唐的臣子，悔恨自己荒诞不经，落拓潦倒只潜心于自己的诗书画……现在当了广文馆主事，一定要痛改前非，振奋精神为大唐的宏图伟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天明，郑虔猛然想起，既是新任了广文馆主事，就应该去上任，但从未听说过广文馆司曹何在，于是一打早向中书省走来，到了朱雀门前遇见了孙逖。

“郑兄，好久不见听说你高升了。”孙逖亲亲热热地与郑虔招呼。

“哪里，哪里，不敢说高升。在下才疏学浅，还望孙大人多指教!”郑虔怕自己受宠若惊的心情表露出来，因此显得特别谦虚。

“郑兄这是到哪里去?”

“不瞒贤弟说，昨天接到诏命，命我到广文馆主事。在下尚不知广文馆司曹何在，正想到中书省去问个明白。”郑虔说。

官升广文馆主事尚不知司曹何在？孙逖瞪大了眼睛。“那好，是该去问问。”孙逖边走边说，心里嘀咕不知右相大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过了个多月，郑虔跑了许多衙门，都不知广文馆在哪里。一天宰相府来了一个差人，将郑虔带到务本坊的国子监后园的一处空房前说：“这里便是广文馆。”郑虔看时，有十来间瓦房，房前一处空地，杂草丛生。郑虔穿过那片空地，春日的草丛扑楞楞飞出一群麻雀来。正房已坍了一角，蛛网密布，郑虔发愁说：“这房屋快垮坍了来怎能做广文馆?”那差人说：“郑大人莫愁，既是右相大人让你来这里，你先住下，慢慢禀明右相大人拨些款项来

修葺也是可以的。”郑虔想也有道理。这院落，乃是太宗贞观年间修的。是专为国外如新罗、日本、大食等国的学子住宿。到了开元末，外国留学生逐渐多起来，玄宗又另修了馆舍，于是这院落就空着五六年了。郑虔打扫一番住下，一边向右相上条陈请求修缮。哪知条陈上到中书省，如石沉大海。好在长安春天风和日丽没有大雨，“广文馆”里甚是清静，并无有人要求郑虔一定要办什么公务或修撰什么书志，郑虔除了读书、写字、画画之外，偶尔有几个好奇的太学生来闲聊下棋，倒也乐得自在。

一日，郑虔在中书省去禀告修葺广文馆之事，一头碰见崔成甫。崔成甫天生一副好嗓子，常爱唱郑虔谱的歌曲，两人十分合得来。郑虔广文馆一事道出，崔成甫听了笑得喘不过气来道：“郑兄，你真是天下第一老好人。”郑虔只是苦笑无可奈何。崔成甫道：“你反正无事可干，你不如帮我将广运潭落成大典办了，我请韦坚大人给你找一点款项，帮你修座新馆。”所以，崔成甫有时到“广文馆”来，将广运渠竣工开渠大典上要唱的歌词都拿来交郑虔一一谱写。李白便随了崔成甫往“广文馆”而来。

郑虔见了李白喜出望外说：“好久不见学士，柿叶书没有故事了!”李白笑道：“听说郑大人升官了，怎的连官邸也没有，叫我好找!”郑虔道：“你快别挖苦我了，快给我说说新闻吧!”

崔成甫道：“你这乡巴佬，经月不见来到这里光叫说新闻，连凉水也无一杯，今日晴好，我们不如到广运潭附近，有一家卖梨花酒的，一起去喝一盅!”

24. 崔成甫要以最新颖的形式给皇上一个惊喜

三人来到酒店，崔成甫叫了梨花酒，店家见是崔成甫来了，用银瓶盛了来，用一支舒州杓分盛在三只紫霞杯里。那紫霞杯盛了雪白的梨花酒，更别有一番情趣。

酒过三巡，李白把宫中安禄山入朝的事，一一讲给郑虔听。郑虔从袖中取出一张小笺来说："这是我在西市一家酒店抄来的《清平调三章》，你看可有错漏！"李白说道：

"流传得这样快！"一看时，一字不差，并无错漏，只是抄诗的人在"云雨巫山空断肠"后面加了一行小字：此句写楚怀王、襄王父子淫乱于阳台，喻本朝皇上与寿王父子同事一女。崔成甫说："李十二，你好大胆子！"李白饮了一杯酒悠悠然说道："我写的诗章上，并没有这一行小字，诗无达诂，乃是常理。本诗人只是借巫山云雨这个典故．形容风流韵事，何况，当时望着太真妃馋涎欲滴的还有杂胡安禄山，我说他'枉断肠'，也是正理。何况我头天晚上喝多了酒，醉意未消，连皇上都没有怪罪我，你们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崔成甫道："人言道'伴君如伴虎'，太白贤弟你要多加小心才是。"李白说：

"崔五兄言之有理，我来到皇上身边，只想像诸葛亮、管仲那样多为皇上出谋划策，倒不怕哪一天因此惹得皇上动怒，祸及自身。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将《宣唐鸿猷》交给皇上了！"

"真的？"郑虔惊得瞪大了眼睛。

崔成甫半晌没说出话来，他心中十分明白，李林甫这样的人，连郑虔瞪他一眼都要报复，何况是李白！

李白看出崔成甫的忧虑，呵呵一笑："崔五！依我看，大唐一定需要像你我这样的汉子，能说会干，务实为本，方能更加兴盛。我想皇上是英明之主一定会明白，文死谏，武死战，就是遇到阻扰我也不怕，我要把《宣唐鸿猷》中的精神，坚持到底！"崔成甫听了李白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拉了李白和郑虔来到广运渠边，道："你们看！这就是崔五献给大唐的诗章！"

李白站在渠边望去，见渠道笔直伸向东北，渠面宽阔犹如一条大道一般，渠首是一个大潭，广阔一片，有石条码得整整齐齐犹如阶梯的想必是码头了，上游尚未放水。崔成甫道："有了这

渠，运输交通就方便多了。江淮、齐鲁、河南的物产可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师，关中的货物也可运往各地。”

这一项工程有功于朝廷，造福于百姓，犹如一场战役，功劳是巨大的。不管皇上如何沉湎于酒色仙道，不管朝中权贵如何专横跋扈，大唐有韦坚、崔成甫这样的臣子，开凿了规模如此宏伟的广运渠，使李白心中为之热血沸腾。

漕运在唐代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关系着京城长安的粮食、布匹、日用各方面的供给。长安虽坐落在号称沃野的关中，但是出产有限，无法满足京城特别是皇室的需求。因此，遇到有自然灾害的年头，务必转运东南的粮食来供给。江南山东的粮食物产到长安，必须经过黄河三门峡，三门峡地势险要，水流湍急，逆向行驶的运粮船常常遇到不测之祸，整条船翻到黄河里，运粮人往往不得生还，一百条船中有八十条船顺利到达京师，就算是莫大的功劳了。或者由陆地从洛阳、陕县转运到京城，运到京城的粮价已是起点价的一倍。从唐代开国以来，每个皇帝一次次地移居东都洛阳，就是为了开伙食，这就是皇上历次“幸东都”的实质。开元二十一年，玄宗采纳了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把江准水运而来的粮食，通过河阴仓、太原仓由渭河运到关中，三年之中为长安运粮七百万石，节省陆运劳务费三十万缗钱。裴耀卿因此被晋升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然而李林甫当权之时，裴耀卿的成功也是他失败的开始。三年之后，裴耀卿与张九龄同时被罢免，于是这条运输线也陷于瘫痪。由于宫中用度增大，京都的粮食和货物供应又开始紧张。太子妃兄长安令韦坚就在此时受命作了租庸转运使，韦坚让崔成甫为之出谋策划，首先治理了汉代、隋代的运渠。从潼关起到长安，引水，灞水并渭水而向东，到储粮的永丰仓。又在长乐坡紧靠望春楼的地方开凿了一个大漕，潭边修筑码头，便利装御货物，这就是广运渠。韦坚估计，广运渠修好之后，先是山东的租赋运到长安每年就可达四百

万担左右，比裴耀卿要多一倍。来往商船运翰也要便利得多，这件事于国于民乃是一件大好事，干练聪明的韦坚一心想把这件事做得隆重而盛大。

广运渠竣工大典上一整套的表演由崔成甫策划。为了这次大典崔成甫熬了很多夜，船队的数目排列，游走的路线，每只船的装饰、乐队、歌舞、仪式是一揽子麻烦事，崔成甫一一算计安排，要以最新颖的形式给皇上和天下人一个惊喜。

大典这天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玄宗与太真妃携手上了望春楼，诸王公主、外国使节都来观光。为了表示对安禄山的恩宠，皇上特地为他设了金鸡坐帐，特许他坐在帐下。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新近在青海与吐蕃作战中立了战功，回朝述职，此时也在望春楼上。

一江春水顺着新修的渠道潺缓流淌，长安城里的红男绿女中外游人潮水般地涌向广运渠两旁。渠道两旁人山人海，更使长乐坡的春色格外热闹。

“来了，来了!”太真妃欢呼道，看见了远远地一行颜色斑斓的船队缓缓从渠中向楼下的潭中开过来。

为首的是一只大船，船上装饰的五彩旌旗迎风飘扬，大船后面连接着看不尽数不清的小船，船上的篙工舵师都穿着江南吴楚之地的宽袖袍服，戴着大笠，脚穿芒鞋。大船的船头站着崔成甫，穿着绿色的缺骻衫，锦半臂，头上包着红锦缎抹额，其他官吏也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更有几百美丽的盛妆女子立于船上。船进广运潭时崔成甫挥舞着一面红旗，引吭高歌唱道：“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舟船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得体纥那耶，得体纥那耶……”

崔成甫一领唱，其他官吏和盛装女子一齐和起歌来，音调整齐，节奏明快，十分动听。“得体纥那耶”本是俗语，相当于现代的“呼儿嗨哟”，加之郑虔用心整理，节奏明快活泼新颖，人

人都会和。所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市井百姓同齐和了起来。一时间欢声雷动此起彼伏，玄宗笑得脸开了花。崔成甫将十段歌词一段段唱下去，彩船绕着潭整齐有序地进行，船的甲板上陈列着东南各郡的物产，每艘船船头竖着出产货物的郡名。大船后面第一艘便是“扬州”，船上堆积如山，陈列着黄澄澄、明亮亮的金色的铜鼎、铜镜、铜香炉、铜盆、铜锣、铙、钹……数不胜数，紧接着是广陵的织锦，会稽的丝罗，吴地的缭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珍珠、沉香，豫章的酒具、茶具，宣城的文房四宝，始安的蕉葛、蛇胆、华丽的鸟毛，吴郡的方纹绫……一艘接着一艘迤逦在几十里以外，一艘艘各有特色看得人眼花缭乱。长安人哪见过江南的连樯橹，更不知道大唐的南边竟有如此丰富的物产，空前宏大的场面更不用说了，一个个惊异不已。

望春楼上的玄宗夫妇更是格外高兴，玄宗不时瞟一眼站在前侧的外国使节，看到他们艳羡不已的神情，玄宗索性就随着掌声和着节奏也唱起“得体纥那耶”来。紧接着李林甫跳到玄宗夫妇面前，踏歌般地跳跃着和着节奏跳起来，看着他那已经不年轻而躬着腰背的样子，太真妃笑得前仰后合。更有甚者安禄山也跳出来凑热闹。人说李林甫高兴的时候，就是心中诡计想好的时候，此时的欢呼跳跃，他心中的诡计又是针对谁呢？

“看这哥奴！看这哥奴！像只猴子！”皇甫惟明说，哥奴是李林甫的小名。

忽然安禄山耸耸鼻子说道：“你们闻闻看，好香！”

诸人不再看李林甫，果然觉得一阵香风飘来，顺着香味望去，一艘标着“剑南道”名号的船向岸边驶来，船上整齐排列着几百个青瓷的宝相花纹的酒坛，酒缸上面又陈列着酒樽、酒壶，那酒香就是从这条船上飘过的。此时几百只船一只只鱼贯进入潭中，黑压压停泊了一大片。鼓乐喧天，旌旗飞扬十分热闹。见两个带大斗笠的人带着船夫把船上的酒一坛坛送上望春楼。那个戴

大斗笠穿芒鞋的船工，抱着一坛酒，走到玄宗面前，俯伏跪拜，口称："小人献上蜀中佳酿"剑南春"请皇上饮用！"玄宗见百姓来献美酒，笑容满面，叫："抬起头来，平身！尔是何方人氏?"

玄宗正要问下跪是江南什么人时，见来人一下子除下头上笠帽，不是别人正是太子妃兄韦坚和县尉崔成甫。玄宗大喜，韦坚从崔成甫盘中取过两只金樽满满斟上，双手递给玄宗，玄宗又递给太真妃一樽，二人饮了十分欢喜。韦坚又进上百牙盘食，盘中所盛尽是江南佳肴。玄宗将韦坚所进船上的各州特产、器皿、美酒佳肴一一分赏给诸王与百官。安禄山吃了一盘，又嚷着向皇上讨要第二盘，惹的百官和诸王公主哈哈大笑。

玄宗用罢百牙盘食，宣布："封韦坚为左散骑常侍，兼江南租庸、转运、处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韦城县男。"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韦坚没想到皇上的恩典来得如此隆重又快捷。

"皇上，小臣这就草诏吧！"鉴于失去中书舍人的教训，李白向玄宗说。

李林甫哈哈笑着："学士公，快饮酒吧！眼下正是欢宴的时候，哥奴还要给学士公敬酒呢，为了庆贺韦大人的荣升，本相还该给韦大人唱一遍'得体纥那耶'，明天再写不迟呀。"

李白满脸堆笑道："谢宰相大人！"说着接过李林甫伸过来的酒杯一饮而尽道："李白这就乘着酒兴草诏，一点儿也不会耽误了相爷唱歌呢！"说着从锦囊里取出笔和墨盒，一个内侍递过一卷黄绫来铺在酒案上，李白一挥而就，随手将黄敕递给高力士。高力士立即将黄敕捧到玄宗面前，用了御玺，又转呈给韦坚。李林甫举杯向韦坚致贺，环视了一下周围文武百官，发现在御史中丞吉温后面站着一个人，这人身材颀长，仪表秀伟，脸上没有笑容，他就是侍御史杨慎矜。

盛大的宴会进行了一整天，宴会结束后，杨慎矜将出皇城向

自己的车走去时，身后响一个熟悉的声音："杨侍御且慢。"杨慎矜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当朝宰相李林甫，一反宴会上献丑调笑的姿态，温和沉稳地向他笑着走来。

25. 李林甫好像要把杨氏先祖的灵魂召唤出来听慎矜回话

"慎矜，我最近得到一件宝物，你可有雅兴来老夫家中共赏？"李林甫对杨慎矜说。

平时，官员们争相趋奉的宰相，此时邀请自己到府上作客，对于杨慎矜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杨慎矜连忙上前拱手作揖笑答道："宰相大人召唤，慎矜敢不从命？"

"好，那就大后天吧？"李林甫说罢上车回府。

杨慎矜不知李林甫叫他究竟为何事，只见周围的大臣向他投来羡慕的眼光。到了大后天，杨慎矜备了一份礼物，是他吩咐底下人从东市集雅斋买来的从江南进货的一箱矾绢。因为李林甫以画家自诩，朝中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慎矜这样做，既暗中迎合了李林甫的虚荣心，又不张扬。杨慎矜以为自己拍得恰到好处，便带了那箱矾绢来到李府。仆人把他带到后院，李林甫与御史中丞吉温正在后院下棋。

"相爷，杨大人来了。"仆人说。

"啊，是慎矜来了！"说着站起身来。

"侍御史杨慎矜参拜宰相大人！"

李林甫呵呵一笑说："快起来！快起来！你是我请来的贵客，哪有这么多礼数，吉七，你看你的部下对我见外了！"

"杨大人不必多礼。"说话之间吉温已经将杨慎矜扶起。

"吉七，慎矜来了，咱们就此打住吧！改日再战！还是进去谈吧！"说完一同来到月堂。杨慎矜从未到过月堂，只风闻月堂

是李林甫秘密议事的地方，一进月堂，只觉十分清雅，不像是秘密议事的所在，倒像诗礼大家的书房。

广运渠一开始修建，李林甫就下决心对韦坚动手了，如果不因为他在广运渠修造期间，不断暗中唆使皇亲国戚们在皇上面前说韦坚崔成甫的坏话，否则，比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裴耀卿的功劳大一倍多的韦坚，起码会被皇上诏封更大的官位，那就是宰相。

几年前，当杨慎矜作为京畿采访使、太府出纳时，时常像皇上贡献大宗财物。皇上正对杨慎矜十分赏识的时候，李林甫将与自己十分亲昵的韦坚取代了杨慎矜。慎矜升为侍御使，执掌台院大权，当从升官的喜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他与生俱来的理财能力不适合在台院施展。他眼睁睁地看着韦坚从秘书丞、长安令、陕郡太守节节高升到左散骑常侍。他无法怨恨李林甫，因为李林甫使他得到了更高的官位，尽管不适合他。

李林甫前几天就得到吉温派人打听到的消息，李适之和韦坚往来频繁，太子宾客贺知章常常到东宫去，太子的侍读写了一首诗，题为《斥猪狗鹰犬》，里面的句子影射李林甫和安禄山。正在这节骨眼上，张果这个蠢才自以为是地给皇上配制了一种“仙丹”，皇上服了拉肚子，最近已经不去太清宫了，李林甫把张果臭骂一顿。张果只得哭丧着脸说他能用的法子都用了。李林甫心中明白：再这样下去一小步，他的末日就到了。他不能坐以待毙，依他看，这朝廷好比一个有很多鸡的斗鸡场，他就是其中一只雄鸡，必须用种种办法将其它的啄死了、啄怕了，自己才有好活，否则一旦败下阵来，其它的鸡就会你一嘴他一嘴地将自己的眼睛啄瞎，将羽毛啄掉。安禄山杀奚人献俘八千、拓地千里是一种啄法，韦坚修广运渠也是一种啄法。而李林甫的啄法不是自己上阵亲自去啄，他要用有力气有办法的鸡去啄他的敌人，或者设置陷阱，让敌人掉进陷阱里，然后彻底将他们消灭，他对付张九

龄和裴耀卿就是设置陷阱，而这一次，他选中了杨慎矜去啄太子妃兄韦坚。

杨慎矜是隋朝皇室的宗亲，兄弟三人慎余、慎矜、慎名，都有聚财理财的能力。

“今天让你来，有一件东西要你过目。”李林甫说：“吉七，你过来，把那件东西拿出来，交给杨大人看看。”

吉温捧出一个红缎六棱锦盒，打开里面是一个极其精美的和盘金错银博山炉。

“杨大人可认得这件东西？”吉温问。

杨慎矜摇摇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博山炉。

吉温将博山炉倒过来，炉的底部镌刻着几行小字“隋齐王府，大业元年”然后递给杨慎矜。“哈哈……你这个侍御史，只管给别人打官司，连自己家里的事也不理一理。”李林甫笑着说，笑得那么坦率，那样亲切，那口气像对多年的老朋友在说话。

杨慎矜拿过那个博山炉来，看看炉底下镌刻的字样。记起了前几个月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刚从御史台回来，碰到弟弟杨慎名气急改坏地对他说：“不得了！天下竟有这等欺负人的事！这岂不逼人造反吗？”

慎矜忙捂住弟弟嘴巴说：“这话怎能乱说？到底为了什么事？把你气成这样？”

“韦坚那个杀千刀的，带人把咱们祖坟给挖了！”

“我家祖坟不是好好的在王屋山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人挖呢？再说，祖坟还有庄户人家给守着的，怎么会有事呢？”

“韦坚修广运渠，河工挖了的，人说是咱们杨家的祖坟。”慎名说：“不是我家祖父的，也是曾祖父的兄弟的。”

慎矜立即派人去打听，河边是有好大一片杨家坟。但人传说那是隋末太祖皇帝李渊抄杀敌军的乱葬岗子。事情过了一百多年，谁也不知那里埋的是些什么人。杨慎矜是个谨慎的人，派人

到王屋山祖坟去看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就找来兄长慎余，一起把兄弟教训了一顿。慎名不服气地说："你的上司御史中丞吉温都说，我写状子保证能告倒韦坚。哥，你这个没志气的人，人家韦坚夺了你的京畿采访使、太府出纳，你只有忍着！"

弟弟的话没错，两年前被调任到御史台作侍御史，京畿采访使换了韦坚，慎矜没有吭声。勤政，谨慎，顺从，是父亲户部尚书杨隆礼留下的家训，子孙后辈不得违反。原因是他们是隋朝皇室的宗亲，改朝换代的时候杨家死的死，亡的亡，没死没亡的也沦落潦倒。而他的父亲居然在李唐由历州刺史而后官居户部尚书，活到九十多岁寿终正寝，且有三个相貌堂堂才干出众的儿子，靠的就是一生谨慎稳重，忠于职守，不冒昧与人争斗这种家风。

三个儿子中，以慎矜最有才干，所以慎矜把父亲的教诲牢记在心。所以慎矜在太府出纳、采访使任上认真办事，皇上对他颇有好感。慎矜任侍御使，并不是对韦坚一点儿成见都没有，他内心深深埋藏着的是不平与愤懑。以他的才干，他自以为也可以胜任修广运渠那样的工程，比韦坚干得更好，但是朝廷不给他这个机会。韦坚的两个姊妹都嫁给皇上的儿子，姐姐是宣惠太子妃，妹妹是皇太子妃。韦坚的妻子又是李林甫舅舅的女儿。而隋朝皇室宗亲出身的杨慎矜怎能与韦坚争锋？

"这是开渠时挖掘坟墓的当天，我派人去把这件遗物重金买下来的。"吉温看见杨慎矜脸上犹疑的神色道。

"想必是先祖的朋友或远亲的坟茔吧，如果这些坟墓成了无主坟墓，真是可怜呀！"杨慎矜口中故意不直接接触吉温希望谈到的范围，心里却充满了凄凉之感。那是一种难以消释的亡国之恨，正因为无从宣泄，隐埋愈深，那悲凉也愈浓烈。看来自己的上司说的是真话，若是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对这个像隋代的杨氏一样金碧辉煌的博山炉，准会悄然泪下。但此刻，他必须表面上

对李林甫恭敬而实际保持一段距离，内心却是瞧不起李林甫这种挑拨是非而无任何实绩的人，李林甫的阴险是他素知的，他到此必须慎之又慎。

慎之又慎……

“我记得慎矜的父亲当司农少卿的时候送给我的翡翠蕉叶盘，真是精美极了。那时候我还是黄门侍郎，你在京畿出纳任上干得不错呀！长安的商贾百工，井然有序，万岁赏赐给我的白麻纸和石青、石绿颜色好极了，泥金还是你从江南运来的，我记得你们是三兄弟，兄弟们现在怎么样啦？”在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李林甫的面前，杨慎矜觉得自己的谨慎是多余的了，这些话听起来很温暖，于是恭敬地站起来说：“深谢宰相大人惦记着我们兄弟，我兄长慎余现任太子舍人，兄弟慎名是大理寺评事。”

李林甫笑着说：“看见老朋友的儿子这样出息，我心里真高兴呀！”

“宰相大人对慎矜兄弟的厚爱，在下一定铭记在心。”杨慎矜说。但他从未听父亲说过李林甫是他的“老朋友”。

“老夫记得，慎矜的祖上，在隋朝曾是一时风云的人物，干起事来轰轰烈烈。”

“慎矜先祖有罪于大唐，怎么敢承受大人的溢美之辞。”杨慎矜低下头来，做出手脚无措的样子，但心里却对以李唐宗室宰相李林甫不计前仇的宽广胸怀感到十分慰藉。

“以你们兄弟的年龄才干，正好为大唐作一番事业。”李林甫说。

这句话可谓是正中杨慎矜的下怀，他立即说：“慎矜任凭宰相大人差遣，愿效犬马之劳。”李林甫不再说这个话题，挪过那个博山炉，沉重地说：“作为人，哪一个能忘了祖宗根本、孝悌忠信？老夫最恨的是拆毁人家房屋，挖掘人家的祖坟，这是最令子孙后代痛心的事。”说着话锋一转：“慎矜，你怎么看？”说着

将手放在博山炉上轻轻地拍着，好像要把杨氏先祖的灵魂召唤出来听慎矜回话。

“宰相大人说的对极了。”杨慎矜已经隐隐感到，李林甫把叫来不是专门为请他鉴赏古玩的，他已经把谈话的中心转移到了“挖掘坟墓的人”——这两天时时浮上他心头的韦坚。

“至于修广运渠，不过是借修渠拆房毁坟，张扬韦家威势，不过是盘剥百姓讨好皇上罢了！”李林甫一下子站起来愤愤地说。“吉七，慎矜，你说呢?”

“宰相大人说的极是，在下很有同感。”吉温即说并且盯住杨慎矜的脸。

杨慎矜惊奇地看着李林甫，奇怪他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先前他不是在宴会上和唱崔成甫的“得体纥那耶”吗？不是为韦坚的晋升而举杯祝贺吗？面对着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杨慎矜不得不有所防范。但是他的目光一接触到他的上司吉温的目光，便立即含糊地回说了一句：“是的……宰相大人。”

“韦坚仗着他是太子妃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慎矜，老实告诉你，两年前，正是韦坚向皇上要去了你的太府出纳、京畿采访使！”李林甫看着杨慎矜惊愕的脸说：“这些内情老夫倒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慎矜当然是蒙在鼓里。现任太府出纳和京畿采访使都是韦坚一党。”

“是他！”

杨慎矜只觉得“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果然不出他的意料之外。京畿采访使、太府出纳是从八品的官员，品位低下但是肥缺。朝廷的财货、禀藏贸易、四方贡赋、百官俸禄、祭祀币帛都要从他手中过。而从六品的侍御使杨慎矜，虽然执掌弹劾检举百官不法者的大权，却常常想起太府。

一个在内宫没有眼线的从六品侍御是无法知道内情的。庞大的宫廷就像一个黑箱，只有李林甫等少数人能进入黑箱运作，听

了李林甫透露的“内情”，杨慎矜心里又愤怒又哀伤。他望着李林甫的脸，那脸上写满了对他的关怀和鼓励。

“宰相大人，你说在下该怎么办？”

李林甫声音低低的、甚至是慈爱的：“老夫正是为此事叫你来这里的，有人向老夫告密，说韦坚结党成奸，最近又与边关将领往来频繁，皇上年事已高，听说他们私下商议要太子登位，取而代之！”

“有这等事？”杨慎矜屏住气息，紧张得心砰砰直跳，侍御史的职能使他立即问道：

“有证据吗？”

“眼下还没有证据，告密的人胆小，不肯说出姓名，这事只能你我知道。现在要紧的是，抓住韦坚的把柄，为大唐江山除害！”

“在下该作些什么，请宰相大人吩咐。”杨慎矜说。

“因为你是侍御使，司掌弹劾检举不法官员的职责，你应尽快取得证据，弹劾韦坚！”

李林甫义正言辞地说，仿佛韦坚真正是乱臣贼子。

“宰相大人放心，卑职一定尽快取得证据。”杨慎矜说，有了宰相的支持，他还怕什么？

“事成之后老夫一定向皇上说明前因，以慎矜的才干，取韦坚而代之有何不可？”

李林甫坚决地说。

“谢宰相大人。”杨慎矜一揖到地，几乎要说感激李林甫的知遇之恩了。

杨慎矜从相府出来，觉得自己已经像一只鸷鹰伸出了爪子，向凶猛的狼群扑出。

26. 诬陷！刹那间李白心中阴云密布

广运渠修成之后，韦坚大宴宾客，汝阳王李　、左相李适之、翰林学士李白、太子宾客贺知章、金吾长史张旭、吴道子、起居郎崔宗之都来了。韦坚向皇上奏报了崔成甫在修广运渠中的功绩，皇上将陕尉崔成甫升为监察御史，这无疑是给李林甫把持的御史台栽了一根眼中钉。朝中文武百官们都来祝贺，众人饮宴到深夜，尽欢而散。皇甫惟明没有来参加宴会，韦坚心中过意不去，韦坚知道皇甫惟明这人质朴，不喜欢这种花花场合，自己专门为他设一小宴，一来与久别重逢的老友无拘无束地谈话，二来显得对他的特殊礼遇，实际上是代表目前不能随便会客的太子联络过去的情感。

韦坚走进景龙观，让侍卫在前院休息。观中的道士把他引向设宴的地方，道观后院的云台。景龙观地处崇仁坊繁华地段，有很幽美的园林，开元初改成道观，后苑绿树葱郁有名贵的花草，和汉白玉栏杆围绕的云台，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在这里饮宴赏月，乃是王公大臣们的一件雅事。

道士领韦坚走进紫薇枝缠绕形成的门，一眼就看见了皓月之下白玉栏旁皇甫惟明英武挺拔的身影。

"惟明！"韦坚叫道。

皇甫惟明回过头来，看见了韦坚："韦兄！"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正要到这儿来，途中遇见太子，我送太子回宫，来晚了一步！"

小道士端上酒菜来，二人一边喝酒一边说话。

"太子深夜出宫有什么事吗？"皇甫惟明说，太子自入主东宫以来，皇甫惟明就为他捏着一把汗。

"还不是安禄山那个混蛋，在广运潭大典上他居然不拜太子，皇上还为他设金鸡坐帐，太子侍读李泌认为安禄山有大逆不道的

迹象，气愤之下，写了一首骂安禄山的诗，被太子斥责，一气之下离开京城。太子不忍，亲自送李泌出城，回来时碰上我，我才将太子送回。”韦坚说。

皇甫惟明给韦坚斟上酒，说：“我这次回京很想和韦兄叙一叙，我久在边关，听到很多谣传，听你这一说，十有八九是真的，不知为何皇上要宠信安禄山这种外表愚鲁，内心奸诈的人。”

尽管空旷宽阔的园子里只有面对面两个人，韦坚还是压低了声音说：“皇上成天修仙学道，和太真妃……”

“那可怎么好？一旦危及大唐江山社稷……”皇甫惟明说。

两个老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叙谈。

突然后苑的树丛中冲出几十个羽林军，把两人团团围住叫道：“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你们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皇甫惟明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韦坚用手势止住了皇甫惟明，叫道：“我是韦坚，尔等不得无礼！”韦坚看了看羽林军中几个熟识的面孔。

从羽林军中走出一个人来：“韦大人，你二人随我到御史台说话。”

韦坚看这个身材颀长面目端正的中年男子好面熟，一时想不起他是谁。

“我是侍御史杨慎矜，韦大人。”

对着小小的侍御使，韦坚冷笑一声：“大胆！”

杨慎矜从怀中掏出一张黄敕来：“这是皇上的命令。”

“我不信！”韦坚大吃一惊。

“请韦大人过目。”

韦坚接过黄敕，黄绫上的字迹还是润润的。韦坚顿时好像被雷劈了一般怔在那里：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一张黑暗的大网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这天晚上，像伺守猎物一样，尾随了韦坚好几个月杨慎矜手

下发现了韦坚送太子回宫，跟踪到景龙观，从景龙观的后苑翻墙进去，又发现了韦坚和皇甫惟明在交谈。李林甫与杨慎矜连夜进宫高高告密，说太子有取皇上而代之的嫌疑，玄宗命令立即逮捕韦坚和皇甫惟明。

早在二十年前，玄宗的朝廷还不很巩固的时候，因为宗室与外戚往来密切，生出事端干扰朝政，玄宗诏命“宗室、外戚、驸马等非至亲不得往来。”事隔二十年，天下太平四境平安，这条诏书渐渐地废弛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来京时，是杨国舅家中的佳宾，岭南刺使到京城也拜谒过太真妃的姐姐，更不消说安禄山与张利贞等过从甚密，李林甫干脆把朝廷从宫中搬到家里……杨慎矜正是捡起二十年前的这条诏命，作为拘捕韦坚和皇甫惟明的理由。

因为景龙观事件突发，李适之与韦坚原来打算揭穿安禄山在燕山脚下屠杀无辜掠地劫财的计划落空了。

广运渠大典之后，崔成甫升了监察御史，韦坚表示要给郑虔修缮广文馆，李适之再次向皇上提出授予李白中书舍人一职。李白去了一趟终南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礤磴儿，十年前从玉真公主别馆告别后，一直都没有见到礤磡儿，假如有了一官半职，自己也好“衣锦荣归”，告慰年迈的父母。那时他一定带上礤磡儿回去看看，礤磡儿是近五十年的人了，一定儿女成行了吧？李白想着来到当年的玉真公主别馆，用朱漆新漆过的大门半掩着，见钉着铮亮的黄铜门钉，周围的树木蓊郁，比当年长高了许多。李白进去，见里面不少工人正在维修，一些人正在清理花圃扫地。大门一侧当年礤磡儿住的小屋已粉刷一新，没有人住。

这时走过来一个管事模样的人，见李白衣饰鲜明，恭恭敬敬问道：“请问大人找谁？”李白道：“原来在这里看门的父子俩，你可知道？”那人道：“倒是听说这里从前有过两父子在这里看门，两年前不知到哪儿去了。”李白进去，前前后后转悠了一回，

自己与丹砂当年住的地方早已重新起了楼阁，正在装修已经快完工了。当年情景历历在心，没有找到磉礅儿，只觉丢了什么似的，好在这地方清静，玩了几天怅然而归。

原来上月约好，这天饮中八仙到曲江畔赏心亭会齐，雇一只楼船饮酒做诗。李白从终南山下来，早早地来到曲江畔赏心亭，只有一人，一双赤脚跷着二郎腿仰面朝天躺在石桌上，脸上盖着一把蒲扇，不是张癫还是谁？李白悄悄上前，拿开张癫脸上的蒲扇，张癫跃起身来说："原来是你！"脸上并无半点喜色。李白问道：："个把月不见，怎么变成饿马似的？"张旭道："你可知道韦坚出事了？"

"韦坚？他会出什么事？"李白自见了如意和珞薇之后，有时在红楼，有时在珞薇那里，好多时间不在翰林院住了。

"听说是与边将勾结，伙同谋立太子，要皇上禅位。"张旭低声说，一脸阴云。

"真的？这可不是小事，韦坚刚升任左散骑常侍，怎么会？怕是谣言吧？"

"你小声点，待会儿左相他们来了再打听打听。"

一会儿吴道子也来了，却不见汝阳王、李适之和崔宗之等。李白在附近酒家要了一坛石冻春和几碟小菜，三人一边饮酒一边等着，说起韦坚的事吴道子也有风闻。日上三竿，还不见人来。

张旭说："怎么搞的？左相不是说他作东么？要是以前，适之早就来了，今天是怎么回事？"

莫不是左相出了什么事？李白心里一惊，但嘴上没说出来，这时远远驰来一匹马，一个人在岸边下马，将马系在柳树上，向赏心亭奔来，正是崔宗之。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崔宗之神色紧张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御史台禀报说，韦坚暗中勾结太子阴谋篡位，东宫已被抄查，牵连到不少人。"

“牵涉到东宫？我看太子不是那种搞阴谋的人。”吴道子说。

“依我看，皇上刚升了韦坚的官，他是太子妃兄，怎么阴谋篡位呢？这事一定有别的阴谋。”李白说。

“我的好大哥们，千……千万不要这样说。”崔宗之急得顿脚，连说话也有些结巴起来。“我是特意来告诉你们的，”崔宗之压低了声音说：“在查抄韦府时，搜出了李适之弹劾李林甫安禄山相互勾结的奏折。今天早上李林甫的暗探已经在暗中监视左相了！”

“安禄山在东北边陲掠财杀人是事实，难道不该弹劾？左相作得对。”李白说。

张旭拉他坐下，李白给他斟上一杯酒，崔宗之喝下，情绪略略平稳了些。崔宗之说：“这哪里是讲道理的时候？李林甫让御使台查办韦坚一案，已经牵连到很多人，凡跟韦坚有过交往的都要到御史台去陈述，以脱干系。”

“那崔成甫怎么样？”李白立即想到与韦坚很好的崔成甫。

“崔五兄已被牵连进去，眼下关在牢里。”崔宗之说。

“现在已经每天有人家破人亡，你们还不知道，我也在列在到御使台陈述之列。为了不失约，我赶着来告诉你们。我到翰林院找过李十二兄，听翰林院的人说，你到终南山去了，我才稍微放心。汝阳王和贺老宾客今天身体不适，他们不会来了。出了这种事，你想左相——”

“他与韦坚很好，为了不把我们牵扯进去，也许他不会来了。”张旭说。

“有证据证实确是谋反吗？”李白问。

“听说皇甫惟明和韦坚在景龙观密谋时，被杨慎矜当场拿获，现在这两个人被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没有听说供出什么来。”崔宗之说。

“那凭什么说他们谋反？”张旭问。

“没有证据，可是皇上已经相信了他们是有阴谋的。”崔宗之说。

韦坚刚升任左散骑常侍，怎么会谋反？广运渠正源源不断地为长安和宫廷供给财货，跟谋反这事风马牛不相及。韦坚要谋反，为什么不谋取兵权而采取修广运渠的路子？诬陷，一定是诬陷！刹那间李白的心中阴云密布，历代朝廷最阴险最残酷的争斗从他心头掠过。皇上最怕最恨的是臣子谋反，夺取帝位。一旦皇上认定是谋反，韦坚与他的亲友们就在劫难逃。

崔宗之不敢泄露那天晚上他看见的情况，当晚，李林甫与杨慎矜深夜向皇上诬告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扶立太子登位的时候，他正在值班，看见了整个诬蔑的过程，他秘密地告诉了李适之。但面对平时大而化之的三位酒兄，说不定哪天就会栽入李林甫的陷阱而身首异处。崔宗之忧心忡忡看着他们说：“篡位这种事情，如果有，也是秘密的。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谁心里想的什么？这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崔宗之接连说了两个“太可怕了”端着酒杯的手颤抖着，几乎要掉下眼泪：“我这就去御使台。还不知道……”说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带着异样的神色看看三人，站起来就要离开。

“等等。”李白感到事态的严重，“宗之，你这样去是不行的。你冷静一下，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没……没有哇。”崔宗之俊美的脸上布满了仓惶。

“宗之，你不要这样慌乱，不管你看没看见什么？你想想，你曾经看过韦坚做过什么奸恶的事么？”李白说。

“没有。”

“你与韦坚的交往中，有没有做过危害皇上、朝廷、社稷百姓的事？”

“没有。”

“那么，不要慌张，不要怕。我们的心可以坦白地面对上天

和人世，成败得失此刻并不重要。虽然历代都有忠而见疑的事，要紧的是我们心中有对皇上、国家的忠信，就不怕险恶小人制造的一时的混乱。”李白握着崔宗之的手，盯着他的汪汪泪眼说。

崔宗之听完李白的话，一下子跪在李白面前，扑在李白怀里，“哇”地哭出声来，自从那一夜之后，他一直处于惶惶不安的境地。他不断地目击一个又一个的大臣家破人亡，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被牵扯进去，他感到孤立无助恐惧不安。看着扑在李白怀里抽泣的崔宗之，张旭和吴道子叹息着，这个还带着稚气的年轻人，对于充满诡诈和阴谋的朝廷来说，毕竟是太年轻了呀！崔宗之从李白膝下抬起头来时，虽然两眼红红的，但先前的惊惶已经从脸上消失了。李白扶他起来，道子摸出一方手绢给他揩去脸上的泪痕，抖去衣衫上的尘土，张旭递给他一杯酒，崔宗之徐徐饮下。

“我走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崔宗之整了整衣衫，正了正幞头，向三人拱手道。

“你要好好的，癫叔、道子、李十二在这里等你。”李白说。

“我会好好的。”崔宗之说。

李白伸出手来，将崔宗之的手握了一握。

“我不会有事的。”

张旭、吴道子将崔宗之的手握了一遍。

崔宗之走出赏心亭，解下柳树下的坐骑，从容跨上回头向三人拱了拱手，向皇城方向去了。三个人目送崔宗之远去都无言，李白不再喝酒，对张旭和吴道子说：“我要去看看贺老宾客。这里一定有阴谋。这事牵连到太子，贺老宾客怎能脱得了干系？”

“我们一起去。”道子和张旭说。

“不，我一个人去，以免再生出什么不测来。”

李白上马从曲江向北路过修政坊，发现好多店铺和官邸都关着门，显得比较冷清，路上遇到一队羽林军押着一行人扶老携

幼，悲悲切切地走着，听说原是韦坚手下的仓部员外郎郑章一门，要将他们流放到沧州去。一些羽林军从郑章府邸里抬出箱笼财物，一个须发苍白的老者嚎哭着，拉着箱子不放，那羽林军恶狠狠地一脚，将老者踢翻在地，顿时老者口中涌出鲜血而死。妇孺们拼命奔过去呼号恸哭，李白不忍再看下去，连忙从永宁坊那边绕过去。李白穿过东市向北，又遇到两家同样的情形，只是比郑员外家的更惨，走过平康坊连妓院也紧闭着门。

李白刚走到崇仁坊口，只见这条街空空的，只有几个羽林军在那里巡逻。李白正犹豫间，突然觉得有人在背上拍了一下，回头看不是别人正是韦子春。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走这条街。”韦子春低声说道，拉了李白向兴庆宫方向走去。“好不容易找到你。”

“我刚从终南山回来，发生了什么事？”李白问。

韦子春的消息准确而明白，韦坚一案几十个官员的家遭到抄没，几十个官员被流放，波及到几百人，甚至参加广运渠大典的船夫和民工。关于李林甫一伙的阴谋，韦子春也把正式和非正式的传闻告诉了他。春夏之交温暖的阳光照在长安大街上，李白心中却感到一阵阵寒噤。

“郑虔呢？”李白立即想起了那古板而倔强的老头，他是为广运渠大典写曲子的人。

“还不知道。”韦子春说：“你怎么老问别人，不想想你自己！”

“我得去看看郑虔。”李白说。

“不行，现刻哪里也不要去，免得招惹麻烦。”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李白苦笑了一声。

“因为你刚进宫一年，不可能与什么人深交，以你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和诗名，他们也不会轻易在你头上动刀子。还有李十二，我们不是一般的朋友，我……我不希望你遭到不测。”韦子

春声音哽咽了。

韦子春在此时遍街来找他，使李白很感动。“你放心，我会去看郑虔的，我会小心，不要多说话，就此分手吧！”韦子春说。

“多保重。”

“多保重。”

不知为什么，此时刻除了这三个字别无他言，而这三个字说起来特别沉重。

27．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李白没有回翰林院，而是直奔监察御史崔成甫的府上。李白还没走近，从旁边小巷里窜出一个漂亮小厮来将他一把拉住，两人到了僻静处。

“我的爷，可把你给等来了！”那小厮说。李白细看，原来是如意的贴身丫头蕊儿。

“学士公是来找崔成甫的儿子吧？”

“他在哪儿？”李白问道。

原来吉温抓捕崔成甫那天，在太学念书的崔季在太学生的帮助下从后门逃出。崔季人小，只认得潇潇的老师如意，便到了红楼。在韦坚出事的前几天，潇潇一直在如意这里学歌舞。韦坚入狱，如意把潇潇藏在自己的阁楼上。好在崔季初到长安，没人认得，如意便把他两个藏在一块，等李白来拿个主意。哪知李白一连好几天都不见，如意便叫蕊儿在李白常去的地方寻找。

李白随蕊儿到了红楼，见两个孩子像失巢的小鸟一样望着他。

“潇潇倒可以留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韦坚的养女，就是季儿——”

李白立即想起了在河北有位友人何判官，此人对他十分仰

慕，也是崔成甫的好友，正在长安办事。李白立即来到何判官住处，何判官慨然承诺。李白将崔季打扮成小厮的样子，带他上了一辆有竹帘的牛车。何判官早已等在那里，接了小崔季立即出城，这时已是黄昏时分。

李白走进翰林院，学士们没有一个人与他打招呼，互相也不说话，连棋也没人下。人们像风暴来临时的鸟儿，各自躲到自己的巢中，避免灾难。

一阵风将墙外的尘土卷起吹进来。李白看看天空，黑沉沉的云团在大明宫顶上聚集，像李林甫制造的恐怖和阴谋，李白仿佛闻到了阴风中的阵阵血腥。

第二天一早，李白来到贺知章的府邸。门前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几只麻雀飞来飞去地在门前的空地啄食玩耍，门是半掩半开的，李白推开门就看见了门房紧蹦着一张脸，好像李白就是一头猛兽。

“在下翰林院的李白，来向贺老宾客问安。”尽管李白的口气异常平和，但门房脸上的肌肉仍然没有松弛，疑惧的眼光在李白脸上瞅了好久，才说：“请等一等，我去通报一声。”转身到里面好一阵才出来，叫一个小厮领李白进去。

贺知章僵卧在床上，苍白散乱的头发遮盖了灰白面容的一半，更显得憔悴衰老。景龙观事发，他直接感觉到，这次事变的最终结果对太子极为不利。“谋反”是最可怕的罪名，这件事牵涉到太子妃、太子、李适之、崔成甫……和他贺知章本人，一旦罪名成立，他们就会被赶尽杀绝，最终的结果是动摇大唐的根基。他已经八十五岁，死不足惜，可恨的是，李林甫挖掘了这个可怕的陷阱，把大唐的忠直正义推了下去！怎样保全太子？他苦思苦想，想不出办法来。他忧愤交加，他疲倦极了，他感到浑身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都有僵硬而疼痛，他脑子里一片昏乱。贺知章已经对身后的事进行了安排，穿上年轻时从剡溪来到京华的

一身布衣，然后闭目昏睡，等待着皇上赐死的诏命。一般是宫里来人赐给一缎白绫或一瓶毒酒，落个全尸，以他这样的身份，避免了在西市砍下头颅遭到世人耻笑的下场。他疲惫到极点。身后的事，让世人去评说吧！

“贺老宾客，是我看你来了！”看见贺知章垂死的样子李白心中一阵悸痛。在这干枯昏乱疲惫的躯体上，哪里还找得出谈笑风生的贺老酒仙的痕迹？

“太白……”贺知章颤抖的声音叫道，认出了李白，不知为什么浑浊的泪水从昏花的老眼里溢出，流淌在布满皱纹的脸上。

“这种时候，你怎么能……来看我呢？”贺知章的声音沙哑而凄凉。

“老爷子，瞧你说的，怎么就不能来看您了，我堂堂正正一个人，有什么不敢来看您的？怕再来一回金龟换酒？”李白双手撑着床沿俯身向贺知章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这些话。”贺知章有气无力地说。

“我想问你，为什么会发生景龙观的事？”李白问。

“韦坚是太子妃兄，李林甫嫉妒韦坚，进一步危害太子。”贺知章说。

“我也是这样想，怎么办？”

“皇上相信谗言，没人有回天之力。”

“我要去向皇上进言，说明太子和韦坚不会谋反！”

“不！”贺知章猛地抓住李白的衣襟，生怕他立即就去宫里，“不成，谁也说不清景龙观夜里发生了什么，你冒然进宫，是自投罗网啊。”

“那……难道让那些奸险小人阴谋得逞不成？避开祸患而保全生命，而人生在世上，除了生命还有正义，为了主张正义，还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人非草木，岂能容忍邪恶，一

味保全自己!”

“太白，我没有看错你，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保全太子。”

“奸人已经得手，韦坚和皇甫惟明在御史台狱中……要保全太子……”李白思索着。

“我打听到虽然东宫被查抄，没有证据能说明太子与韦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管韦坚与皇甫惟明有没有阴谋，一定要保全太子，保全了太子，奸人最终没有好下场。不能让李林甫的阴谋得逞!”李白说。

“保全太子……”贺知章绞尽脑汁想着，李林甫当年谄害张九龄，张九龄最终还是被削去相位贬谪出朝，何况这次是在谋反的可怕罪名之下。

“舍车马，保将帅。”李白说。

“你说是舍弃韦坚他们？让太子与太子妃脱离关系？”

“皇上对传位于太子一事深恶痛绝，一旦李林甫抓到韦坚的一点点疵漏，就会在皇上面前说得活灵活现，皇上现在将朝廷整个地交给李林甫，韦坚和皇甫惟明就是没有阴谋也难幸免于难。”

“现在怎样才能告诉太子呢？东宫到处都是李林甫布下的耳目。”贺知章犯难了。

李白望了望窗外那树火红的海石榴花说：“我去。”说着到外面摘了一把海石榴花来，选出几枝并蒂的，用棕丝束了，装在一个白瓷花瓶里，去至东宫。

李白来到东宫，只见四周增添了不少武卫士兵，李白只装着没看见，径直往里走，一个卫士伸出长矛拦住了他。

“怎么？连我也不认识了吗？”李白说。

“皇上有命不不让闲杂人等进去。”卫士吞吞吐吐地说。

“今天怎么哪？本学士是闲杂人等吗？”李白故意问道。

卫士认得是翰林院醉草《答蕃书》的李学士，犹豫了一下说：“是让我为学士代劳吧。”

李白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你老弟真会开玩笑，你可知这海石榴本不是大唐的，而是从波斯国引种的，好不容易才开花。本学士拿这么新鲜的石榴花送给太子，你倒想占我的人情！皇上叫我常去东宫坐坐，给太子讲讲诗文，从没听说过东宫不许我进去。”说着就往里走，那卫士只得跟着他进去，看他到底与太子说些什么，如有嫌疑立即拿下绑送御史台。

李白到了里面，见太子正在书房捧着一本《论语》愁眉不展。李白叫道：“太子殿下，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说着将那一瓶火红的海石榴花递给太子。“啊！好美的石榴花，学士从哪儿得到的？”

李白道：“这花是兴庆宫园里的，十年前一个外国人送的一棵树苗，今年好不容易开花，我特意采摘了这一大瓶来送给太子。”

李白见那卫士探头探脑在门前看，便道：“你看这位兄弟也爱这花，一直把跟着到太子这里，”说着索性将那花从瓶中取出，交给卫士道：“你既喜欢，也好好看看吧。”那卫士哪里敢接。李白又道：“只是养这花的水要好水，东宫鳢泉的水养花极好，烦这位兄弟把瓶中的水给换一换。”

李白将白瓷瓶递给卫士，那卫士见李白把花和瓶都交给他看了个遍，不再怀疑其中有诈，自个儿捧着瓶去换水去了。

李白指着石榴花对太子说：“这花好不容易开一回，贺老宾客特意托李白大老远地送进东宫，望太子好好赏一赏。”说着扳起那枝并蒂花向太子使了个眼色，将连理枝一撕两半。又道：“连理遭牵连，终不成连理，与其同遭难，不如去一枝。此是贺老宾客咏海石榴诗意，殿下可要仔细体会其中韵味啊！”

太子听了顿时双眼一亮：“拆开连理？”李白点了点头。

卫士换了水立即返回，太子移过那瓶石榴花，将那束花中的并蒂花一一分离，并蒂花的其中一朵坠落地上。李白见太子会意

便告辞出了东宫。

李白回到贺知章府上，傍晚，宫中传来太子与太子妃韦氏断绝关系的消息。李白说："韦坚和皇甫惟明都是国家的大臣，我想他们行事，不会是谁想编什么就能编出什么来的。再说'取而代之'的事，并不是两三个人突然碰在一起就能成功的。再说太子已经与妃子韦氏断绝关系，只要太子得以保全，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贺知章松了一口气。

李白看见贺知章衰病的样子想，只有昏聩的君主，才会听信奸人的谗言，把忠直之士赶尽杀绝。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君主……就是把贺老爷子气死，也无济于事。于是对躺在床上的贺知章说："老爷子，大不了丢官罢了，丢了官酒是有得喝的，诗是有得做的，你怕什么？"李白在床沿坐下。

贺知章心里稍稍放宽了一些，他抬起肩膀想支起身子，李白把他扶起来。

"你说得对，不做官了，喝酒，做诗……这才对了。"贺知章说。

"'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您老自己折磨自己，不知出自那条古训？"李白戏谑地说，"你看，我带了什么来了？"

"什么？"

"你猜。"李白故意抱住不让贺知章看到。

"酒。"贺知章虽然说话无力，但笑了。贺知章记起他从东宫回来后，已经一天多没有喝酒。侍儿见贺知章起来了，端过一盏桂莲子羹来。

"先把这羹喝下，再与你对饮。"李白从腰间掏出一个金漆填彩葫芦，李白见自己一席话，说得垂死的贺知章居然进食，心中暗暗高兴，有如当年苏秦连横游说诸侯获胜而归的心境，对于打动人心这一点，李白确信自己不仅有"惊风雨，泣鬼神"之笔，而且有一条"起死回生"之舌。

贺知章喝完莲子羹，便要起来，李白忙按住他说："等等，小心着凉。"叫侍儿给他披了一件夹袍，然后搬来一个小几，端了几样小菜。

"今天这酒，我俩就这样喝。"说着移过玉杯来，将酒徐徐斟满酒杯，但见那酒色如流霞，斟酒时如一道彩练连系着葫芦口和玉杯。顿时屋内酒香驱散了药味。李白斟了满满两杯，递了一杯给贺知章。贺知章饮了一口，只觉甘醇可口，顿时心旷神怡。拿过那金漆填彩酒葫芦来，见上面刻着西王母故事，十分精美，便问道："这酒是哪里来的？"李白道："这是去年秋天我送师兄烟霞子回华山时，烟霞子送我的，我一直舍不得喝。这叫茱萸酒，有提神健身、延年益寿的好处。是烟霞子在王屋山中亲手精酿的，给了我一葫芦。今日拿来孝敬您老人家。"贺知章说："果然是好酒。好久不见烟霞子，原来他悄悄地走了，送别时我还写诗赠他。"贺知章说："自你入朝以来好久都有没有拜读过学士的大作了，你那些应酬诗也写得越来越谨慎了，快拿出来看看。"

李白从怀中掏出诗稿，说："还是让我念给你听吧！"于是念道：

"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啣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飚车绝回轮。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惟应清都境，长与韩众亲。"

贺知章听了半响没说出话来，李白诗中的道家仙境，令他昏乱的心境豁然开朗。是的，这世上本另有一个境界，完全有别于朝廷的倾轧争斗。那清静超脱的气氛，与他此时此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好！写得好！"贺知章笑了。

李白看见贺知章脸上的笑容，心中也稍稍放宽了一点。

“谪仙人，老夫当年看你才华过人，与太玄烟霞子一起把你推荐给朝廷，指望你成为朝廷的栋梁……”贺知章说着，在李白的脸上寻找当年飘逸潇洒的痕迹，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自李白入宫以来，大都作的是应制诗，而且除了宫中行乐之外，没有什么新鲜内容；谈不上气势，情调也平平。贺知章猛然想起，这里的气候环境如果不能把李白变成一匹乖乖的“立仗马”，就会是另一个远谪龙标的王昌龄，弄不好更像陷于囹圄之中的崔成甫。那么“噫吁嚱，危乎高哉”就没有了，“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上来。”也就没有了，是他贺知章扼杀了将会由那个诗仙笔下生发出的万千意象，那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他的目光把李白从头到脚逡巡了一遍。

“老夫不知道，把你举荐到长安来是对了还是错了。”贺知章说。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成败祸福都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何况是李白入朝这种事，其实我已经把这件事反复想过了，既然自己来到朝廷，没有给奸佞拱手让座的道理，除非李林甫从普天下找出一个与本学士才调匹敌的人来。老爷子千万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喝酒吧！”李白说。

贺知章见李白说得坦然，不再往下说。李白在贺知章府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翰林院，内侍过来传话说皇上与太真妃让李白当天下午陪同上骊山。

对于急于救出友人的李白来说，这个机会太好了！

玄宗这次上山，是因为李林甫禀告有人见朝元阁内的老君像半夜放五彩光芒，李林甫在此时把玄宗骗上山，为的是让他的党羽在城内放手残害他的对手。李白随着玄宗的车辇上了骊山，到了夜间下起大雨来，君臣都在朝元阁饮酒作乐。张果显得特别活跃，领了一班道士手执拂尘唱着步虚词，在玄宗面载歌载舞。安禄山也不甘落后，从一个道士手中夺了拂尘，也混在队列中歌

舞。玄宗与太真妃看了安禄山的样子高兴得大笑起来。刚一表演完毕，李白上前禀道："臣也有一首游仙诗，献给陛下。"玄宗命伶人奏起乐来，李白唱道："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莱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迹高想已眠。时餐金鹅蕊，屡读青苔篇。八极恣游憩，九垓长周旋。下瓢酌颖水，舞鹤来伊川。还归东山上，独拂秋霞眠。萝月挂朝境，松风鸣夜弦……"玄宗见李白将神仙境界描绘得美妙非常，不由拍手叫好。李白忙道："只可惜微臣唱得不好，这首诗要是有一个人唱起来，方韵味悠长。"玄宗问道："李卿说的是何人？"李白道："皇上可记得前中书侍郎崔沔？"玄宗道："记得，记得。朕创业之初，百废待兴而资财短缺，这人勤勉俭朴，多难的事他也办得好。"李白又道："皇上可记得他的儿子崔成甫？就是在广运渠大典上领唱《得体纥那耶》歌的人。"玄宗说："怎不记得？那人嗓音高吭，圆润响亮，叫他来唱游仙诗，岂不更好！"李白道："微臣这就为皇上把崔成甫找来。"

李白带了一个小内侍冒雨连夜下了骊山。

28. 羽林军抓一个文人是轻而易举的事

韦坚和崔成甫遭难，修广文馆的事自然也搁下来了。郑虔对韦坚与皇甫惟明图谋不轨之事将信将疑，至于崔成甫，郑虔帮他整理乐谱，觉得他豪爽明快，为人不错。一听到"谋反"的事牵连到崔成甫，郑虔不觉心头诧异。连忙到城外广运渠去看，见不少御使台的人，以及长安府贾季麟手下的差役，正在沿途搜捕广运渠大典上撑过船的水手、艄公、舵师，甚至拉纤的民夫、修渠的役夫、站在船上歌唱的官吏、伶人无一幸免。其中不少是郑虔的熟人，吓得郑虔连忙悄悄溜回广文馆。

常言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郑虔一介寒儒，遇到这种

事有什么办法？想想自己也曾为韦坚、崔成甫做过事，自信秉着天地间一股正气，不曾做过伤天害理的事，郑老爷子也不想逃，倒是不慌不忙关了门，取出一摞柿叶来，将近日之事一一写出，仰天长吁哀叹人心不古。从那时起郑虔就日日抱了酒壶到东市上转悠一圈，沽了酒回到广文馆，拿出自己的一个秦时的卧虎铜樽，斟上酒一边读书一边喝酒，喝醉了便呼呼大睡，至于有没有人来登门拜访或捉拿都无所谓。

离广文馆不远处，是国子监书学助教的书房，这书房里住着李京之荐来的书学助教秦列。李京之走了吉温的路子，让他在国子监作名助教混碗饭吃。秦列本来与郑虔素不相识，但怎么看郑虔也不顺眼。除了太学生们纷纷向郑虔求教令他大为不满外，还有一件事令他心烦：秦列的书房与广文馆中间有很大一块开阔的空地，属于国子监和广文馆的“两不管”地段，昔日的花草与目前杂草荆棘共同生长，引来了大群雀鸟在此嬉戏。郑老爷子有时将剩饭菜端出来打一声唿哨，那雀鸟便来啄食，集聚在老头周围，叽叽喳喳像一群小孩。郑老头子这时特别高兴，也像鸟儿般欢呼雀跃，一忽儿跳起，将鸟儿吓走，一忽儿又将它们招呼回来。秦列在国子监这边，看见郑虔的模样却窝着一肚子气，以为堂堂一个广文馆主事，怎么穿的就像里巷间的贩夫走卒般简陋？还要在麻雀群中跳来跳去，简直是有伤官体！这种人怎值得朝廷信任？于是郑虔一举一动，他都记在心里，凡有闲暇，便到同事中去评说一番，心里的气才稍稍平顺。

一次他听太学生讲张果入朝的故事，讲安禄山跳胡旋舞故事，偷偷打听到这些故事是从郑虔那里传出来的。那日郑虔到广运渠上去为崔成甫整理乐谱，秦列溜到广文馆的断壁颓垣之后，见四下无人，偷偷翻进窗，来到郑虔书屋。果然见立柜里堆了好多柿叶，翻了几页，见上面确实字写的是当时故事，秦列回到自己房里，不知为何心里很不是滋味。

外面传来韦坚、皇甫惟明因图谋不轨而被御使台拿问的事，秦列心里一亮，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决定要主持正义维持官威将郑虔赶走。他独自来到吉温府上，将郑虔与八十章柿叶书的事一一说出。

“真的？有这种事？”吉温问道，仿佛一只饿狼看见了寻找已久的食物。因为经过严酷地刑讯和各种诱惑，他从韦坚、皇甫惟明那里一无所获。暴怒的李林甫已经开始斥骂他是一个草包一头蠢驴。

吉温立即带了秦列来到李林甫府上，秦列说出吉温有八十章柿叶的事。

“郑虔？郑虔是谁？”李林甫心里装着的事太多，已经记不得郑虔是谁了。

“就是司掌广文馆的郑虔，原来是太常寺的协律郎。”秦列说，心中惋惜宰相大人竟连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也不认得。

确实是郑虔太渺小了，广文馆也太渺小了，无法在宰相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李林甫依然记不起来：“我朝哪有个广文馆？郑虔是谁，本相从没有见过。”

吉温不由笑了，毕恭毕敬答道：“宰相大人日理万机，当然记不得这些小事。这郑虔，就是在梨园爬在梯子上直着眼睛瞪相爷的那人，他还来找过大人，说广文馆没有馆舍的事。”

李林甫记起来了：“啊——哈……”李林甫听完先笑起来，“原来是他！本相早知道这种人会与朝廷作对的，他怎么敢为韦逆作乐谱呢！”虽然并无审讯结果，但是李林甫还是用了“韦逆”两个字。

“把他抓起来以从逆罪论处！”李林甫挥挥手，让秦列退下。

秦列又一次惋惜，不明白宰相大人为什么不把郑虔的事问个清楚明白，那时他将绘声绘色地揭露那糟老头子大逆不道的罪行。

李林甫让秦列退出，因为他正心急火燎地等待吉温的审讯韦坚的结果。吉温从李林甫的眼神里已经知道他将要问他什么。

“宰相大人……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他们……仍不肯招。”吉温心虚胆怯地说。

“那么，我怎样向皇上交待呢？是吉大人察人失误，还是有意扰乱朝纲，因此兴起几百人的大冤狱？”李林甫板起着脸，仿佛他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而一切的后果都应由吉温来承担。

“大……大……大人……”吉温慌了神，他遇上吃不了兜着走的事了！此时舌头一点儿也不听使唤，连话也说不清楚，想到与秦列来宰相府的目的，定了定神说：“吉七一定想出良策……来对付……韦坚他们……”

李林甫面色缓和了下来。正因为他看到吉温过人的毒辣狡诈，所以他用吉温屡屡为他制造大狱陷害异已。虽然吉温功劳显著，但李林甫只让他作御史中丞，永远不把他提升到御史台首席长官御史大夫的职位上去，好像牵狼狗的人，永远用铁链子把狼狗锁着，与自己保持一段距离，以免这条凶猛狠毒的狼狗在有机会时冷不防咬自己一口。

“是什么样良策？吉七你讲讲。”李林甫说。

“给韦坚广运渠大典写曲子的郑虔，可以在他身上做文章……”

没等吉温说完，李林甫说：“为韦坚写曲子固然可恨，但这个郑老头也是为皇上写曲子的，我记起来了，他是为皇上整理《霓裳羽衣曲》的，好像皇上还给他提了什么‘三绝’之类的字。我们要搞掉的是韦坚，搞这些穷酸文人有什么用？还良策呢！”李林甫脸上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事情是这样的，郑虔写了八十章柿叶书，都是本朝的故事，在下想万一皇上知道……”吉温急急地将秦列带到宰相府，确实还没有完整成套的想法。

“放屁！要是皇上看了郑虔的八十章故事，走火入魔，朝中岂不又多了一个李太白？你还嫌麻烦不够吗?”李林甫气急败坏的说，事情到了紧要关头，手下在主攻方向上束手无策，而弄一些旁敲侧击的玩意儿来搪塞，的确不能不令他大动肝火。

“宰相大人，在下以为八十章故事，几十万言，不可能没有一点破绽，不可能一点不涉及本朝，只要把涉及本朝的那些按在下的意思解释……”吉温看着李林甫的面孔，几乎是哀求的样子说：“要是不用这个办法，韦坚和皇甫惟明又抵死不招……最后失败的……就会是我们！”“那……你往下讲。”李林甫犹豫了一下说。

“或者说韦坚授意他写了这些文字……”

李林甫陷入沉思，吉温不再往下说。

“对了！说韦坚授意他私修国史！只要有那些故事在——”

“韦坚和皇甫惟明没有口供，就无法给这次收系狱中的几百人定罪，图谋不轨只是可能性而无实证。如果不尽快结案，李适之率群臣提出质疑，那我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将柿叶书说成是私修的国史，把‘私修国史’与韦坚‘拥太子取而代之’联系起来，即使没有口供，皇上也会相信韦坚真的有图谋不轨的意思。”吉温说。

事不宜迟，马上采取行动，吉温正等着李林甫示下，只见张利贞慌慌忙忙的跑进来。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出什么事?”看见张利贞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李林甫稍稍安定的心中又一阵惊惶。

“宫中的内线，派人出来告诉我说李白陪皇上到骊山，沿途为皇上讲述历史典故，皇上听得津津有味。李白提到崔成甫和他的父亲前相国崔沔，又说起崔成甫的歌喉，竟勾起皇上和太真妃的兴趣来。皇上说要听一听崔成甫的歌，太真妃还说要与崔成甫

唱和呢！”张利贞说。

“这……”李林甫感到事情很棘手，除了逮捕韦坚和皇甫惟明是皇上的诏命之外，其余朝中低层次的官员，都是李林甫说了算。他说抓谁就抓谁，皇上根本不知道被抓的人中有崔沔之子崔成甫。李林甫决定让张果出面，想出新花样来迷住皇上，御史台这边争取时间尽快结案。眼下命吉温立即将郑虔抓起来，查获柿叶书。羽林军抓一个文人是轻而易举一事，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郑老头手无缚鸡之力，对付不了半个羽林军。为了不与太学生发生冲突，决定由吉温与秦列在深夜带羽林军悄悄进入，将郑虔抓走。

但李林甫和吉温万万没有想到，神不知鬼不觉竟有人走漏了风声。守月堂的卫士，早年是郑虔的邻居，向郑虔学过字，深知老爷子的为人，今日值班竟无意中将郑虔的事听得一清二楚。当下便托词出门来，换了一套衣衫，径直从国子监的后门来到郑虔的广文馆。

正巧郑虔在房中独自饮酒写书，听那卫士讲后吃了一惊，心想这人冒着性命危险而来，不像有假。卫士走后，郑虔再无心思喝酒，对着满屋的手稿发呆。郑虔拿起蜡烛，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烧毁这些给他招来飞来横祸的手稿然后逃离。他是个以儒道处世的人，自从他拿了那份微薄的俸禄开始，他就不断的收集整理于世间有用的东西。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剑；只有书、琴和酒。他这样对人世毫无防范地活着，把他的生命变成了这些柿叶和纸张上的黑字。到了深夜外面下起大雨来，他在黑暗中八十章柿叶无言相对。过了两个时辰，他伸出枯瘦的手打燃火绒，用纸捻点着蜡烛。他举着蜡烛，走近那些脏兮兮黑糊糊的装满手稿书藉的旧橱柜，一本一本地看，与陪伴自己一生的文字作一次诀别。这旧橱柜里有天文方面的资料，以郑虔自己的天文观点，对四十年来日月星辰气象变化的分析；有地理方面的资料，记载

着他整理出来的地理知识，有大唐及其属国邻邦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的详细记载；有天下百工、百艺的记载；还有大量的乐谱，是他在太常寺作协律郎的时候整理创作的，每一篇乐谱都浇铸了他的灵感，还有他整理的棋谱、各种乐器的学习方法等等。拐角处的柜里，是他写的《大唐军防录》。他闲时摊开地图，将《大唐军防录》中记载的关于军队的增减、兵制的变化一一在地图上演示，仿佛他真是一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军。他从未将他的《大唐军防录》示人，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对大唐军防的批评，倘若有朝一日皇上用他，他将会对有关方面提出非常确切的见解和对策。隔壁的柜里放着的是一部《胡本草》，那是一位胡医神奇治疗了他的足踝扭伤之后，他亲自到西市的医摊上和他走过的山川中搜集整理的。《胡本草》上面细细的描绘着每一种草药的形状，下面便是这些草药的产地、性能、泡制方法、用量及用法用途。他常常取出《胡本草》来给朋友们看，自嘲说有一天如果被赶出朝廷，便去西市卖草药。但朋友都知道，如果换了别人，就不会产生这本《胡本草》，因为没有人会把草药的形态画得如此准确，文字说明写如此详尽而妥贴。再有就是他整理的半柜《荟萃》，那是他在司掌“广文馆”之后，着手收集整理的，他托到广文馆来求教的太学生们帮他抄录的从苏颋、张说、张九龄、贺知章到李白及岑参、王昌龄、王维等的诗篇和文章。他要将这本《荟萃》传之后世，以作为他开创广文馆的建树。广文馆，广文馆，一个多么诱人的梦啊，他梦想着有一天修起一座高大宽敞的广文馆来，里面陈列着像集贤殿书院那样多的典藉，还有他编的很多新书。它包纳了天下所有的知识，使天下有志之士都会来此学习，官绅、太学生、百姓、外国人——使它真正称得起是名副其实的广文馆，郑虔看到此时已是涕泪嘘唏。

最后的这一柜里堆集着那惹事生非的八十章柿叶书。郑虔老

泪纵横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些浸透了他心血的文字，竟写在枯干的灰黄的柿叶上！他感受到一阵内疚，像慈祥贫寒的父亲薄待了自己心爱的幼子。而这些柿叶，平整而整齐，既不焦黄易碎，也不生嫩易腐，那是慈恩寺的长老们在晨钟暮鼓中带着一片禅心为他拾得的。这柿叶本身就是一片清如镜水般的禅心，一份逸如白云般的高谊。正是有了这一叶禅心，郑虔虽无天伦之乐而不觉寂寞，虽无锦衣玉食而不觉清寒，虽无权势财宝而不觉空虚。

郑虔抽泣着，呜咽着，他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无论如何也无法点燃那堆柿叶，不知为什么，告别这些柿叶和文字是那么艰难！他索性将蜡烛往地下一扔，抱着装着柿叶的橱柜嚎啕大哭起来。被扔在地下蜡烛很快地灭了，屋子里一片黑暗，郑虔用头拼命地往橱柜上撞击。生命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他的生命已经变成了这满屋的文字！

此时雨下得更大，风也越刮越猛，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淹没了郑虔的嚎啕痛哭，长安城一片漆黑，这时吉温带着羽林军赶到国子监。刚有人喊了声“抓住他！”突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这座历经百年的老屋垮坍了，也许是朽蛀的梁木再也经不起风雨，也许是老天震怒了，不愿意把郑虔的文字交给李林甫糟蹋。大唐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广文馆”就这样变成了废墟。

太学生们听见广文馆那边一声巨响，不知出了什么事，纷纷打着灯笼出来看。

太学生见是羽林军来了，便七嘴八舌地说：“请快搬开垮下来的房顶，里面还埋着广文馆的郑大人！”

“不好了！郑先生肯定被砸死了！”

“快救人吧！”

此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

吉温肯定郑虔被砸死了，心中更加踏实。死无对证诬陷的言词就更好编造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韦坚和皇甫惟胆明怎能逃

得过他的罗网！此时绝不能去搬开垮坍的梁木，人一死就省得周折，就是郑虔不被砸死，这样大的雨淋也得淋死！明早来收尸得了！

“回府！”吉温带着羽林军离开了现场。

几个太学生认出了吉温，恍然大悟，原来是御使台来抓郑虔的。几个人低声耳语之后，谁也没有说话。

“说不定郑老先生还活着呢！快救人呀！”不知谁叫了一声。

谁也没有吭声，一群太学生打着灯笼冒着大雨无言地向废墟走去。捡开瓦片，抬开倒塌的屋梁，终于在在装柿叶的橱柜旁挖出了满头是鲜血，浑身湿透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的郑虔。此时已是下半夜。太学生们用手探探郑虔的鼻孔还有游丝般一点气息，胸口尚有余温，太学生们将郑虔搬回宿舍，换了干净衣服，灌下烧酒，郑虔慢慢睁开眼睛。小司业被太学生的行为感动了，悄悄递给太学生一张夜间外出的文牒。几个学生将郑虔抬到朱雀大街东边的大兴善寺郑虔的好友明空长老那里，第二天一早，明空长老用一辆灵车神不知鬼不觉将郑虔送出长安。

第二天，天色放晴，吉温一早来到广文馆废墟，命羽林军寻找郑虔的尸体和柿叶书八十章故事。翻遍瓦砾哪里有郑虔的影子？橱柜被砸坏柿叶倒得遍地都是，柿叶不吸墨，被大雨冲刷了一夜，叶面已是一踏糊涂，上面的文字无法分辨，偶尔拾得几张有字的，也是断断续续，其它大部分昨夜已被太学生捡去。吉温命士兵捡了几筐拖泥带水的柿叶，又将谎言精心编织了一番，回去向李林甫交差。

29．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

第二天早上李白与小内侍来到御史台，见到监察御史罗希奭，传皇上口谕命崔成甫到骊山唱歌。罗希奭听了只是冷冷一

笑，言道：“学士公，你来晚了一步。崔成甫么，他早已经被判流刑，此时不知道在哪儿呢！”吉温亲自带了几个公差，一早用囚笼从启夏门押送出城，崔成甫被差役用黑布蒙着头，谁也认不出来。发落崔成甫的公文上写着：因修广运渠毁人坟墓，削去一切职务，流放岭南。李白与小内侍立即上马，向启夏门驰去。到了启夏门前，哪里有崔成甫的影子！

李白问了守门的卫士，卫士认得李白便告诉他，早上是有个差役押着一个蒙着头的囚犯出城的，但这些人出了城又向北拐去，说是改乘舟船，从广运渠去了。李白又快马加鞭，继续向北来到广运渠边，但见码头上舟船往来，有运粮食木材的，有运布匹棉麻的，有运瓷器用具的，十分兴旺，岸边新插的绿柳成行，江上燕鹊轻飞，好一派春光！李白在码头上向一位舵师打听，那舵师声道：“客官你为何敢打听他？修广运渠的人都下了大牢，死的死亡的亡。不瞒你说，两个时辰以前，几个差人把他押上船，由广运渠到陕县，然后顺黄河而下。这广运渠水平稳好行船，此时恐怕至少也在百里以外了！”

李白听了心如刀绞。自进京以来，崔成甫一直在为广运渠忙碌，自己与崔成甫是莫逆之交，这期间从未好好喝一次酒，聊一次天。怎么也想不到这好好的事，竟成横祸之端，当初以为这渠是崔成甫事业的开始，如今竟成了他流放的首途！李白想到此不觉落下泪来。

那舵师见李白落泪，便好言相劝道：“先生你是读书人，没听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古话么？这年头，做好事的哪有好下场呀！客官不要伤心，快回转吧！”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御史台只好把韦坚和皇甫惟明放了。

病后的贺知章半躺在临窗的胡床上，望着窗外几只金翅雀在杨柳枝间鸣啭。听到韦坚和皇甫惟明出狱的消息，贺知章微笑了。这一向他养息在家多半时间是昏睡，想起近五十年的宦海生

涯，感到身心从未有过的疲惫。他伤感地望着窗外的绿色的树叶和飞翔的鸟，一望就是好半天，似乎这些绿树能阻止他滑向生命的尽头。他看见绿色的柳树和欢快的飞鸟就想起故乡，想起美丽的镜湖和如画的剡川。那里有他失落的童年，有他失落的珍贵淳朴的亲情与乡谊、里巷间嬉戏的欢乐，有失落在乡村酒肆里狂放的沉醉。他他想把它们找回来，哪怕仅仅是一些散落的碎片。

历经了八十五个春秋的贺知章，像一只久经风浪的旧船，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对他已无必要，韦坚和皇甫惟明的释放使他趋向平静。他让侍从把他从胡床上扶到书案旁，眯缝着老眼在白麻纸上写下了一篇文字，文章叙述了他在朝五十年中所沐受的浩荡皇恩，然后说："……请度残迈之身为道士，还剡川故里，以家宅作千秋观，以周湖为放生池，岁岁年年为皇上祈福。"

那一日玄宗与太真妃正在兴庄宫大同殿听张果讲"九宫贵神"的故事的时候，贺知章告老还乡的奏章由李林甫亲自送到玄宗手中。

"像贺老宾客这样为本朝服务五十年的老臣，在宫中已是寥若辰星，为什么突然要离朕而去呢?"玄宗问。

"皇上是太上老君的孙儿，以道德化天下，贵为真龙天子，自然大臣的心也就归化。像贺老宾客这样德高望重的大臣请求度为道士，并且诚心用自己的家宅来作为皇上祈福的道观，真是千古佳事奇事呀!"李林甫感慨万分地说道。

"这是皇上圣德感受的结果！真是国泰民安，吉瑞福祥的象征呀!"张果也附合说。

张垍说："贺老宾客率先这样作，是用道的平和来消除官吏的权力之争，又使狡猾的人趋向淳和。贺老宾客这样以身作则，来恢复千载百年的圣道，真是大臣们'无为'的楷模呀!"玄宗听了以为有理，立即恩准并赋诗一首赠予贺知章。并命百官为贺知章作诗饯行。

贺知章度为道士的仪式在兴唐观隆重地举行。贺知章解下腰间的金龟和鱼袋，脱下紫袍，卸下冠冕，穿上粗布的道袍。饯别贺知章的宴会设在曲江畔芙蓉苑，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来了，乐工们遵从皇上旨意奏起了《镜湖剡川曲》。

看着身穿粗布道袍的贺知章，大臣的心中别有一番滋味。遵从皇上旨意，每位大臣都为贺知章辞官回乡赠诗一首，诗中谁也没有触及贺知章真正辞官回乡的原因。贺知章接受了同仁们的一杯又一杯的敬酒，接受一首又一首的赠诗。

李白却不是最先作出饯别诗来的，在很多人恭敬地交上诗作之后，李白来到贺知章的面前，颂读他的奉旨之作：

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机息。真诀自从茅氏得，恩波宁阻洞庭归？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

这首平正公允的饯别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哪里能和《蜀道难》相比？贺知章没有接过李白的敬酒，用他哪枯瘦的老手抓住李白的手，昏花的老眼含着眼泪，贺知章指着曲江对岸，那里的酒旗在风中招展。

“太白，这不是咱爷儿俩当年金龟换酒的地方吗？”

“是的，贺知章大人。”

李白的声音哽咽了，那不仅是金龟换酒的地方，而且是他步入朝廷之前，贺知章来寻他的地方！而今贺知章已不是那个用世心切的贺知章，自己是否还是当年热情洋溢的李太白！

谁都明白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去不返，谁都理解这位将青春和生命抛掷在朝廷的学者离别的痛苦。但因为他与被排挤的太子的关系，谁也不会将离情流露于形色，而是温文尔雅极有礼貌地言别，而不同于市井下民的为了感情的缘故放声大笑或嚎啕大哭，这也是官场与民间的区别之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贺知章此行是回到那个可以放声大

笑和嚎啕大哭的地方。

贺知章离去之后的这个春天，众多的官员及文人墨客相继离去，韦坚和皇甫惟明的事件给人们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过了几天，李白正生闷气时见吴道子进来，李白喜出望外，邀吴道子到芙蓉苑去饮酒看莲花。吴道子说："我正是来邀你去饮酒的，不是在芙蓉苑，而是在灞桥，张癫要走了，只请了你我为他饯行！"

"癫哥要走？我怎么才知道？"

"前此日子，贺老宾客归田之后，张旭便上了奏章，自请回江南为官。皇上恩准，让他到常熟作一县尉，明日离京启程。"吴道子说："其实癫哥心里想的是到南方去做官，崔成甫也好有个照应。"

"好的，明早我一定去送癫哥。"李白心里一阵悲凉。离开京城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李林甫结党营私制造大冤狱，长安已经成了野兽的巢穴，迫使善良之辈不得不离开。

第二天一早天下着毛毛细雨，李白冒雨到了灞桥的一家酒肆，吴道子和张旭早已在那里。店里很冷清，只有他们三人。从金吾长史到常熟县尉，贬去四五个品秩，被贬谪的官员是没有人相送的。

"癫哥！这一去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我们还有在一起饮酒赋诗狂草欢会的日子么？"李白给张旭斟上酒，眼里溢满了泪水。

张旭接过李白给他斟的酒，并不回答李白的问话，而是望着烟雨笼罩的春明门。

三人都没有说话，望着烟雨中的灞桥，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的缘故，那千万株柳树在三人眼中变成一片凄迷的绿烟。

"这里的雨，像天在哭，叫人透不过气来。"吴道子叹了口气说。

"江南的雨，下得爽快，一阵倾盆大雨之后，晴空万里，雨

洗的青山和小桥倒映在小河里，牧童骑着牛，吹着笛……道子，太白，你不愿跟我去看看吗?”张旭说。

“不！我就是要在这里，我看他们这帮猪狗能把我怎么样!”李白恨恨地说：“我还在皇上身边，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完，要做的事还没做，我为什么要退让？只要我在皇上身边一天，我就要作一天猪狗们的眼中钉。我他们的阴谋就别想那么容易得逞！我不相信皇上永远会被蒙蔽，我希望有人像皋陶一样挥动扫帚将蒙蔽圣听的浮云一扫而光，让大唐朝野阳光普照。人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要留在这里看他们的下场！此时坚守在这里也是我的职责。我绝不甘心我们饮中八仙就这样散了。”

吴道子说：“太白说得对，作恶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我要画画，我要画遍长安的道观佛寺，画出是非善恶。他们敢把我怎么样?”吴道子说罢给自己斟上酒，一饮而尽。

李白给张旭和吴道子斟上酒，他想安慰张旭几句，但喉咙里好像有什么堵着，一句也说不出来。

吴道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喝醉了，一动不动趴在桌子上，酒杯也掉在地上。

“癫哥!”李白想起张癫和他多年的交谊，声音哽咽了。

张癫苦笑着对李白说：“到了江南，我这个字写写酒旗什么的，还成!”

说罢将李白给他斟上的酒一饮而尽，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到江南看雨去!”说罢与李白握了握手，李白折下一枝杨柳递到张旭手里，张旭笑了笑，挥舞着柳枝，跌跌撞撞地向大路走去。趿着麻鞋，叭嗒、叭嗒……，不时回首望望烟雨中的李白和酒肆，越走越远……

李白目送张旭的身影隐没在那惨绿的尽头，但愿那一边是另一个世界，癫哥可以在那边大笑或大哭了，可以在那边狂饮醉书……

屋檐的水已滴滴嗒嗒地流淌下来。

李白木然地站在大柳树下。

在这棵大柳棵树下，已经送走了好多朋友，他们正如贺知章张旭一样，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来到这里。

江南的雨和青山……

大唐的社稷、君王……

何去何从？前途多歧……

什么时候、什么人，来送一个叫李白的诗客？

也在这株大柳树下，东汉未年，奸臣李雪构乱长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是从这里离开长安的，王粲的《七哀诗》中依依不舍写道："南登灞岸，回首望长安。"与今日此情此景，何其相似！李白再也忍不住，流泪高吟道："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

30. 太真妃听了张垍的话悲痛欲绝

因为搞掉了李林甫的眼中钉韦坚，杨慎矜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兼诸道铸钱使。监察御使王珙因迫害韦坚等有功，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就在韦坚和皇甫惟明被害的第二年，王珙为了升官又寻到杨慎矜的破绽，以杨慎矜是隋朝的子孙而妄图复国为理由，杀害了杨慎矜兄弟三人及全家。

王珙此后继续以户部侍郎兼御使中丞，加检察内作，兼闲厩使、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又兼陇右群牧、支度营田使，继续横征暴敛。每年为玄宗个人的消费供献价值亿万的财贷，五年之后王珙全家因不法而被处死。

玄宗感激李林甫及时地消除了潜伏在宝座边的隐患，再也不

担心在他与玉环修仙学道的同时有人取而代之。韦坚与皇甫惟明被逐出长安，使玄宗大为放心，为了赏赐李林甫的忠心，玄宗命人将天下向皇帝进贡的财物一一陈列在尚书省，命满朝大臣前来观看，然后全部装上车辆运载到宰相府上，赏赐给李林甫。就是最没脑子的人也看清楚了皇上对李林甫的无上恩宠。从此大唐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百官办公不必上奏皇上而是将奏章上交宰相李林甫。

主管集贤殿书院的中书舍人张垍自然心中也十分清楚，皇上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李林甫的绝对信任，但自己仗恃是天子女婿前宰相的公子，并不主动巴结李林甫，那么长此以往自己前途究竟如何呢？为了以后的前途，无疑就应该与李林甫建立良好的关系，但靠拢李林甫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正犹疑不定的时候，一天中书舍人孙逖来见，将一本厚厚的《宣唐鸿猷》放在他的面前。

“右相大人命我将李白所著《宣唐鸿猷》呈送驸马公过目。”孙逖满脸堆着恭谨的微笑。

接近李林甫的机会来了，张垍连忙接过孙逖递过来的《宣唐鸿猷》。

“右相大人的意思是……”张垍试探地问道，眼前的这个孙逖与李林甫是有深层关系的。

“右相托驸马公将李白这本书先审阅一下，再将审阅之后的意见告知右相大人。右相大人以为驸马公文才出众，堪当此任。”孙逖说。

李林甫将李白的书交“文才出众”的自己审阅，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这种事通常是由元老重臣来完成的。不过张垍想到了另一层意思，又说：“感谢右相对在下的青睐，不过……”

孙逖笑了：“驸马公过虑了，眼下朝中文士寥寥可数，年高德劭的文章大家都已告老回乡，再说左相与韦坚一案有染——”

孙逖说到“左相”的时候特别压低声音，“右相大人对驸马公寄予厚望，难道驸马公看不出来吗?”

原来是这样！张垍激动得心直“砰砰”跳，那位与韦坚一案有染的左相李适之迟早要被赶出朝廷的，那时取代李适之为左相的不是别人正是张驸马自己！眼下当务之急是打击与李适之关系密切的人，李白便是其中之一。张垍心中完全明白了，他紧紧攥住那本《宣唐鸿猷》像是在洪水中抓住通向方舟的跳板，向孙逖说：“在下深谢右相的知遇之恩，这件事我一定立即认真办理。”

李适之与韦坚一案有染的话不胫而走，李适之虽然每日照旧到中书省视事，但已经没有任何人来谒见他了。

一直被妒火烤炙着的张垍明白：动手的时候来了！他立即夜以继日地“审阅”了《宣唐鸿猷》。他庆幸李林甫及时地将此书送到了他手中，这本书如果到了皇上手中，皇上又认真地阅读之后，他的那入相的美梦可能就化为泡影……

崔宗之自贺知章回乡后，向皇上辞去官爵请了长假。李白心情沉重地送走了崔宗之后怏怏回到翰林院，迎面碰上了差役请他到集贤殿去。

李白进了集贤殿不知何事，只见集贤书院学士们整齐地排列在书院大厅里，张垍满面怒容坐在居中上首。

张垍啪的一声将《宣唐鸿猷》扔在桌子上。

“这算什么文章？叫什么国策！荒唐之至！荒唐之至!”张垍两眼血红，向着李白叫道：“咱们这些官，当了这么多年，怎么就不会拿什么姚崇、陈子昂的陈词滥调来讨好皇上？哼!”

李白不明白《宣唐鸿猷》何以又落到张垍手中，而张垍明明是借此事来发泄他埋藏在胸中已久的积怨，事情来得这样突然，李白耐着性子要听个究竟。

张垍敲着《宣唐鸿猷》恶声恶气地叫道：“李翰林，你倒说

得好，轻徭减赋、办学堂，没有赋税皇上和咱们当官的吃什么？连你不也要天天喝酒吃肉？要是照你的办了，岂不在朝的个个官员都要削薪减俸？真是看人挑担腰不疼呀！”

“吾皇富有四海，理应威加四夷，你小小一个翰林学士，却说什么不幸边功；不许出兵打仗哪儿来的疆土？这不成心跟皇上唱反调吗？太平盛世你在忧什么国？真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内有高将军、外有李右相理事治国，怎轮到你一个不入流的翰林乱嚷嚷！”

集贤殿的学士们谁也不知道那书写里写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

李白撰写《宣唐鸿猷》的目的就是希望皇上能采纳他的政见，如果皇上不采纳，他会据理力争，哪怕是以死殉道也无所畏惧；此刻面对的不是死，而是侮辱，这是李白万万不能容忍的。

“本学士的《宣唐鸿猷》是给皇上御览的，你这个虚伪浅薄的无耻小人，你连一首小诗也写不出来，你给我当誊文公都不够资格，你有什么资格评议本学士的文章，你还是去磨墨好了！”李白大声说道。

“你，竟敢……”张垍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挥手向《宣唐鸿猷》扫去，那册页“哗哗”地翻落在地。

李白正待发作，忽听身后一个声音道：“这种文章，想必是李适之或韦坚示意你写的吧？”李白心中一惊，这集贤殿书院暗中布着李林甫的陷阱！想到此他不再急着与张垍唇枪舌战，返身过去，看清了说话的人，正是中书舍人孙逖。便走过去大声说道：“阁下上回写的《贺皇上使宫女露儿复明表》，也是韦坚暗示你写的文章吗？难怪阁下官升得那么快。”说着一边躬身将散乱在地下的册页拾起来。两旁的集贤学士队列中发出轻轻的“嘘嘘”声，孙逖羞得满面通红只好退下。

李白整理好册页，正色对张垍说：“李白向皇上呈《宣唐鸿

猷》，意在为大唐兴盛献计出力，不知张大人为何如此动怒？历来对于不同的主张，可以辩，可以论。李白这篇《宣唐鸿猷》，欢迎四海之士前来与李白商榷。驸马公敢不敢将此书面呈皇上，公诸于众，请天下有识之士逐章逐句一一评议？以免驸马公加罪之嫌？”

“这……”张垍见李白并不率性与他争吵，而是据理而论，一时答不上话来。

李白心里明白，中书省集贤院已不是讲理的地方。李白冷冷一笑：“若张大人愿与李白公开辩论，李白随时奉陪！”

张垍好不容易得到机会将李白痛斥一顿，哪知李白倒叫他下不了台，心中闷恹恹的。孙逖立即向李林甫禀报了张垍斥责李白的情况，李林甫大喜，吩咐孙逖将前些时候皇上送他的贡品中挑一些精美物品送与张垍。孙逖随仆人来到了李林甫库房，见库中堆积如山的珍奇宝贝，宛如宫中皇上享用的一般，想自己一介寒儒，得到右相如此信任，将来一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于是尽心挑了一套闽南金漆磨钿漆器并一具虬龙金漆笔挂赠与张垍。张垍收下李林甫的赠品，心中自然明白，一心算计着再找机会向李白发难。

自从安禄山住进了御赐的东平郡王府，幽州方面献给皇上的奇珍异宝越来越多。五彩的玳瑁，紫色的水晶盆，梅花鹿和骏马……数不胜数。玄宗对安禄山也十分优厚，凡御膳中有特别的美味佳肴即刻命装入膳盒给“禄儿”送去。有时在上林苑打猎，获得新鲜野味，也命人立即快马送到东平郡王府，赏赐给“禄儿”。

又到了太液池莲花盛开的夏季，玄宗与太真妃双双来到太液池中的蓬莱仙岛，高力士、张垍、张果和安禄山随行。玄宗与太真妃坐了步辇，上了蓬莱仙山进了太液亭，一边饮酒一边观看梨园演出的《柘枝舞》。《柘枝舞》本是石国的舞蹈，年轻的太真妃十分喜欢，舞伎画着浓墨的眉毛，眉间贴着花钿，穿着紫色的

绣罗宽袍腰间系镶着花细的银腰带，蓬松的髻发梳成鸾凤双髻，头戴系着金铃的胡帽。击鼓三声，那舞伎随着鼓点起舞。舞姿刚健婀娜，旋转踢踏，胡帽上的金铃也随之叮铛作响，柔软的腰身随着音乐杨柳枝般摆动，又如飞蓬旋转飘摇。

太真妃本是此道中人，看后不由舞兴大发，猛记起那日在沉香亭李白为她写的《清平调三章》，那诗章美轮美奂绮丽高华，至今记忆犹新，今日自已要跳《柘枝舞》，没有李白的新词却怎么好？吩咐梨园乐工们再演奏一次《清平调三章》，自己走出太液亭，叫人把李白快快寻来。

张垍见太真妃看得兴起，心想这岂不是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将平时为各种宴乐准备的套诗抄了一首，追随太真妃出来，要把这诗献给太真妃。

张垍见太真妃敞开纱衫倚栏迎风而立，正在对内侍说："快，快把李学士给我请来填新词，我要跳《柘枝舞》。"内侍听了，急忙到翰林院来寻李白。

张垍迎上去道："禀太真妃娘娘，李白此时并不在宫中。"

"驸马公怎么知道李白不在宫中？"太真妃听了大为扫兴。

"听说他不想为娘娘做诗，独自跑到街上喝酒去了！"张垍说。

"败兴！你怎么知道他不愿给我做诗，你听谁说的？"太真妃问道。

张垍四下一瞅见左右无人，凑到太真妃面前笑道："可见娘娘是个大好人，难道娘娘还不明白？"

"明白什么？"太真妃怎么也搞不懂张垍的意思。

"儿臣不敢讲。"张垍故意做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

看见平时被皇上骄宠惯了的张驸马一反常态，太真妃想也许其中有特别的原因，于是对张垍说："你讲，我不会怪罪你的。"

"宫中上下都传开了，以为娘娘听了李白的《清平调三章》

一定会生气的，谁知娘娘反而高兴呢?”张垍紧盯太真妃的脸说，看见一团疑云从太真妃俏丽的脸上浮现出来。

“为什么?”

“娘娘记不记得诗中有两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这……这两句。”张垍在此时说起赵飞燕，不得不让太真妃心里犯疑。

“赵飞燕是汉成帝的妃子，长得千娇百媚，成帝非常喜欢她。”

“这我知道。”太真妃板着脸说。

“赵飞燕虽得宠于后宫，暗中却与燕赤凤私通，秽乱宫闱，天下唾骂。现在李学士却把娘娘比成赵飞燕，用心不是很明白吗?”

太真妃惊呆了，红润的脸‘刷’一下子变得惨白，耳边好像有无数的声音在轰响：“私通！私通！父纳子媳不要脸，私通……”

太真妃只觉天觉地转，再也支撑不住，无力地倚坐在亭栏上。张垍见自己目的已经达到，像一只老鼠一样悄悄溜走了。

这时，太液亭中传来梨园供奉李龟年清润嘹亮的歌声：“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太真妃再也忍不住扑向亭中，向着正奏得十分起劲的乐工们发出一声撕裂心肺的喊叫：“叫他们停下!”说罢扶着亭柱倒了下去。玄宗大惊，连忙奔下御座，两个宫女急忙上前扶起太真妃，太真妃花容惨淡，珠泪滚滚，一下子扑到玄宗怀里，哀哀哭道：“皇上快与臣妾回去吧!”

“爱卿这是为何？快说与朕听!”太真妃在玄宗怀里只是咬紧牙关摇头，什么也不说。玄宗从未见过太真妃如此悲恸，一时慌了手脚，忙向高力士连连说：“回宫吧，回宫!”玄宗扶了太真妃二人一起回到兴庆宫。美人将头埋在玄宗怀里轻轻抽泣，玄宗的

心都碎了！到了寝宫，玄宗将太真妃扶上牙床接过宫女递过来的面巾，一边为她拭泪，一边轻轻问道："爱卿何故如此悲伤？"太真妃双臂抱住玄宗颈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叫道："臣妾再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说着把头埋在玄宗胸前呜咽不止。

"有朕在，谁敢冒犯爱卿？爱卿尽管对联讲来，凡事有朕为爱卿作主。"

太真妃这才抬起头来，抽抽噎噎将李白写《清平调三章》将自己比作"红颜祸水"赵飞燕的事讲了一遍，玄宗听了，不由心中沉吟起来。

那日李白奉诏作诗时驸马张垍言道："学士公带酒，恐出谬言。"是自己让李白带酒作诗的。李白作《清平调三章》一挥而就，当时诸王公主、梨园乐工无不欢欣赞赏，即刻传唱十分动人，太真妃也十分赏识。那"名花倾国两相欢""解释东风无限恨"的名句甚为销魂，自己也不知听太真妃吟颂了多少次。再说，汉成帝的妃子赵飞燕与燕赤凤私通一事，只见于稗官野史，《汉书》与《史记》均未有记载。何况赵飞燕在成帝死后被尊为太后，惜乎汉祚衰微，美人薄命。至于自己父纳子媳，也是古已有之并非始作俑者。何况寿王乃孝顺孩儿，将玉环献与父皇，与私通有天壤之别。再说自己自诩风流，能诗会文，善音乐歌舞，忽然将一首脍炙人口风靡京城的《清平调三章》说成谤诗，很难自圆其说，怪罪李白甚属不智。

玄宗一边为太真妃拭泪一边说："玉环，你不要难过，说着将赵飞燕一事细细地与她作了一番解释，又说："这些文人喝醉了酒说话没分寸，朕不过把他们当作倡优一般对待罢了，爱卿又何必认真？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爱卿什么时候腻了，朕便叫他们滚一边去。爱卿千万不要为倡优小人生气，伤了爱卿贵体！"

太真妃见玄宗说得恳切，便渐渐止住了哭泣，又道："臣妾哪一日不正名份，哪一日便会被人耻笑的！"

“玉环不必悲伤，朕立即下诏将你立为贵妃，爱卿不必悲泣了吧！”玄宗望着玉环汪汪泪眼说。玉环破涕为笑，将脸贴在玄宗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道：“臣妾这就谢主隆恩了！不过……”

“不过什么?”

“那无耻文人竟敢写诗骂我——”

“爱卿放心，朕一定叫他受到惩罚！”

玉环再次倒在玄宗怀里。

31. 直上青天扫浮云——咸宁太守赵奉璋

郑虔被慈恩寺的长老悄悄送到几百里外的丹州黄龙山永灵寺，几个月之后伤病大愈。在永灵寺帮着长老抄抄经卷，种种花草，有人来问只说是来还愿的居士，从此隐姓埋名。

丹州又名咸宁郡，虽靠近京畿地界仍是荒寒所在。咸宁郡太守赵奉璋是崔成甫、韦子春在太学时的同窗，刚毅正直乏阿谀逢迎之术，虽学富五车吏治清明，但累年不得擢升。咸宁郡虽荒寒，但赵太守廉明，一方百姓也还安宁。到了近年，京城各种差使为了讨好玄宗，供给宫中各种日益增长的开支，将原本在京畿的摊派扩大到各州，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搜括，弄得丹州官吏与百姓苦不堪言。

御史中丞兼转运使、营田使、采访处置使王珙，得知张果为玄宗炼“紫微长生丹”，便命手下以皇上炼丹为名向各州县摊派丹砂。一来可以贡献于皇上，二来将其中部份变卖可得一笔大大的私财。王珙一声令下，几条走狗纷纷往各州县奔去。

王珙的廖忠来到丹州衙门，见了太守赵奉璋。赵奉璋听他说明来意，忙道：“廖大人明鉴，上面明文规定的土贡有龙须席、蜡烛、麝，本州是按例上贡的。这里虽称丹州却不出产丹砂，丹砂的产地应在巴蜀一带，望大人还到巴蜀之地去找。”

哪知廖忠一听，以为赵奉璋讽刺他不知地理，即刻火冒三丈，拍案叫道："休得满嘴胡言！你分明是抗旨犯上，哪有丹州不出丹砂的？限你十日内将丹砂凑齐，否则提着你的脑袋与我到京城说话！"

太守从未见过如此不讲理的官吏，也正言厉色道："阁下虽奉命从京都来，但本地确从未产过丹砂，十日之后在下与廖大人一起到皇上那里领罪罢了！"

廖忠哪里听得这些，咆哮道："你准备好棺材吧！"说罢扬长而去。

赵太守顶撞了京官，急得赵夫人寝室难安。赵太守说："急什么，我不信大唐就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我哪里会去领死呢？"

赵夫人一听心中更加着急，她是个信佛的人，听说黄龙山永灵寺的签灵，次日带了丫环到永灵寺来求签问佛。赵太守放心不下，骑了马偕夫人同往。

到了永灵寺，夫人烧香礼佛住持陪赵太守到各处转游猛瞧见庙中一碑。那碑上字迹铁划银钩与自己家中十年前珍藏的那本郑虔书《论语》一模一样，便向住持打听。那住持知赵太守是正直之士，又见他对郑虔尊敬有加，便把赵奉璋带到后厢房。

住持轻轻推开后厢房的门，赵奉璋见窗下案前坐着一人，布衣麻鞋形容消瘦，正在伏案写经，正是郑虔！

住持向郑虔介绍了赵太守，郑虔道："一介草民，敢劳太守大驾光临！久闻太守大名，不知今日幸会！"

郑虔与赵太守一见如故，说话间赵太守将京城派人来索要丹砂一事说了，郑虔沉吟半晌说："依在下看来，那恶吏是惹不得的！"

"在下理直气壮，为何惹不得他？"赵大守惊愕地问道。

郑虔叹道："如今的大唐京都，也不是讲理的地方了！"

"却是为何？"

郑虔便将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一一道出，赵太守听了半天不语，即使弄了丹砂来上贡，也难免其祸。

过了几天赵奉璋独自到了长安，指望通过旧日的同窗同僚斡旋，赵太守已是十年未进长安城，见长安城街市繁华人来人往，果然闹热无比。客栈个个豪华气派，自己囊中羞涩不敢问津，带了仆人到西市长升小客栈住下。打听得当年几个同窗其中韦子春在中书省任职，次日一早便直奔中书省而来。刚走到含光门前，忽见一队人马飞驰而来。为首的大官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银章朱绂执疆绳挥玉鞭十分神气。赵奉璋左躲右闪，那官儿蓄意要与他为难似的，怎么也躲不开。赵奉璋与仆人一跤跌在马前，正想爬起来时背上早已着了重重一鞭，赵奉璋疼痛难忍，只听马上那人喝道："是哪里来的歹人，竟敢冲撞本官的大驾，快与我拿下！"立时马后窜出个彪形大汉，把赵奉璋抓了起来。赵奉璋气急，昂首叫道："放开我！狗官！真是无法无天了！"

"哈哈……"那马上的人一阵大笑，跳下马来道："兄台竟还记得我的浑名？"

赵奉璋一眼认出这人正是太学同窗"狗倌"王珙，在太学时，因常与玩狗斗鸡的市井痞子混玩，所以同学们给他取了个浑名"狗倌"。别的同学王珙早已不予理睬，偏是这赵奉璋，王珙却不得不善待他。因为在太学时王珙常常偷抄赵奉璋的文章，赵奉璋总是好言劝导。王珙连忙下马扶起赵奉璋，叫道："小弟发昏多有得罪，万不料到是兄台大驾！这许多年你到哪去了？快随小弟到寒舍一叙。"说着便搀着赵奉璋打道回府。

王珙在花园设宴款待，又引赵奉璋到府各处去参观他的豪宅巨产，但见满目金玉处处珍奇，艳婢美妻数不胜数。赵奉璋看得眼花缭乱。便道："贤弟如此荣华富贵，想必是为朝廷立下了大功才得到的！"

王珙早已瞅出赵奉璋虽为五品州官实是寒碜一儒，便哈哈大

笑道："兄台有所不知，在本朝廷，只要赶上了一帆顺风，包你节节高升，享用不尽。"

"何谓赶一帆顺风？"

"所谓赶一帆顺风，就是先要上那赶顺风的船，不瞒兄台说，在下赶的是李右相的船。只要上了李右相的船，荣华富贵犹如探囊取物一般。"

于是王珙就将自己如何参与制造韦坚一案一一说与赵奉璋。赵奉璋听了心中大惊，难怪朝中怪事迭出，此时方信郑虔所言不谬。

赵奉璋便把廖忠来要丹砂一事告诉王珙，王珙道："这事包在小弟身上，兄台放心。"

赵奉璋见他应允，便要告辞，王珙再三挽留，赵奉璋执意要去，王珙只好由他。赵奉璋回了高升客栈，见一人正等在那里，正是多年不见的同窗韦子春。

"子春怎知我在这里？"赵奉璋多年不见知交，心里格外高兴。

"我在书院里听见王珙撞倒老兄的消息，便来寻你，你如何住这等下人住的地方，叫我好找！"

"多年不见，为兄要与你好好聊一聊！"赵奉璋拉了韦子春，来到金光门外一家冷僻酒店，把他来京城所见一一告诉了韦子春。

"嗨，你告诉我，算是找对人了。"韦子春便把他所知道的韦坚和皇甫惟明一案的全部情况讲给了赵奉璋，二人喝酒到下午，韦子春说："你随我来，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韦子春带了赵奉璋来到东市，到了卖古玩的聚珍斋。店主长孙朋把二人引到内院，韦子春说："郑虔的柿叶书便在这里。"原来广文馆垮坍之后，太学生偷偷把没淋坏的柿叶书收拾起来交给了韦子春，韦子春便寄放在此。

长孙朋到里间库房取出一个箱子来，将里面一个油纸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正是郑虔写的柿叶书。

“兄台慢慢看吧，大唐的真人真事都在这里呢！”

赵奉璋一页页拿起那些柿叶看过，只觉惊心动魄，自己远在丹州，殊不知朝廷社稷已经腐朽到如此程度！亡国之根已然种下，江山社稷危机四伏，这如何是好！赵奉璋看罢，问韦子春道：“贤弟在集贤院，可有途径上书圣上？”

韦子春道：“皇上已经好久不理朝政，上书也没有用。”赵奉璋悲愤道：“赵某身为朝廷命官，尸位素餐食禄二千石，一旦发现有国有祸患而不禀告皇上，是为不忠，见奸佞当朝害我朋辈而不奋起诛之是为不义。我这就要写一奏章，只求贤弟托人帮我把奏折送到皇上手中，为兄死也瞑目！”

韦子春道：“忠直之士接连被害，难道赵兄你就不怕死？眼下的情况，就是你被人害死，皇上也未必明辨是非！”

赵奉璋流泪扼腕道：“我不相信我一腔热血，换不回皇上的良知！大唐江山倾颓，我怎能偷生坐视！李太白有诗云‘何不令皋陶拥彗趋八极，直上青天扫浮云！’”

韦子春听了心中如江海翻腾，没想到他如此激烈，自己亦是一有肝胆之人，眼下李林甫一手遮天，朝中大臣各人保官保命无一敢言。如果有人敢仗义直谏，要是皇上采纳了谏言，诛杀了李林甫等奸佞，对大唐岂不是天大一件好事？可是这个向皇上送奏章的人，又到哪里去找？韦子春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对了，去找翰林学士李白！

“小弟一定不负兄台所托，我去求翰林学士李白，他一定肯将奏章转呈皇上！”韦子春说。赵奉璋来京所见所闻早已令他五内如焚，他急急忙忙回到高升客栈，点起灯烛起草奏章。他以文才出众著称，一口气写了奸相李林甫从排斥张九龄、暗算东宫、重用安禄山、诬陷韦坚与皇甫惟明、伪称神鬼等二十条罪状，条

条当诛。及至写完已是三更时分，想到明日尽快将奏章给韦子春送去。此时已觉十分困倦便和衣而卧沉沉睡去。

赵奉璋被王珙撞倒后，廖忠已知道赵奉璋是王珙的同窗，回想起自己在丹州的所作所为，生怕与赵太守结怨，将来遭到报复。次日一早备了大宗礼品来向赵奉璋谢罪。店家见来了一位阔气的官儿来找咸宁太守赵奉璋，便亲自把他带到上房，见门关着说道："赵大人昨夜未眠，此时想是睡着了。"廖忠轻轻推开房门见赵太守脸朝里睡着，不敢惊动，只好悄悄退出等待他醒来。

廖忠一边退出一边想："好不懂事的蠢才，官居五品还如此寒酸。"一眼看见不远的桌案上一大摞文稿，心想，"这人也真是的，像我这样的官何用写什么文章，也一样升官发财！"不觉好奇走过去看那纸上写的什么。廖忠拿起来一看，只觉两腿发软，头上冷汗渗出，这赵奉璋好大胆，竟敢奏本弹劾当朝宰相李林甫！

廖忠想立即将他拿下送到宰相府，可不是立了一大功？但又转念一想，要是右相问从何处得知，问我与他的关系，我又如何说得清楚？于是便悄悄退出掩上房门，带了差役来向王珙禀报。王珙听了大吃一惊，自己却不便出面拘捕有恩于自己的同窗，便立即到御使台告诉了吉温。

赵奉璋一觉醒来。草草吃了块馒头，揣上奏章直奔中书省集贤殿书院而来！

赵奉璋刚走过布政坊，忽然发现有人鬼鬼祟祟跟随在他后面，赵奉璋心里一惊，猛记起早上恍惚有人进屋，莫不是走漏了风声？快到含光门想拐进太平坊小巷时，几个羽林军重重把他围住，为首一人一把撕下他的朱袍，赵奉璋双手紧紧抱住在胸前。只听身后有人喊到"快夺下妖人怀中的妖书！"另一个羽林军挥动宝刀一刀斩下赵奉璋的手臂，奏章从怀中掉了出来！廖忠上前一把抢去，赵奉璋气极拼死叫喊："奸相李林甫蒙蔽皇上，作恶

多端！……奸相包藏祸心，危害东宫……”

街市上的人听他这样喊叫，飞跑着围拢来观看。

“不准喊叫！不准他叫！”吉温骑在马上吼道。

那羽林军立即扼住他的咽喉，另一个来撕他的嘴巴。鲜血沿着嘴唇流下来……

“奸相……奸相……”赵奉璋已经被撕裂的嘴唇翕动着。

“留下活口，带回去去审问！”吉温说。

羽林军用布团将赵奉璋的嘴紧紧塞住。

皇上在离含光门不远的内宫里行乐，隔着一道高高的宫墙，赵奉璋的话永远传不到皇上耳朵里。

没有了手臂的赵奉璋，被刑杖反复拷打，吉温要他招出是谁指使他写的。

韦子春来到了御使台门前，他后悔昨天不该将赵奉璋带到《聚珍斋》去看那些柿叶书，不该答应他求李白送奏章，此时李白还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起与李白的交谊，万一赵奉璋供出李白的事，后果不堪设想。他唯一的办法是拚一死将全部的事情承担起来。但事情没有像他想的那样复杂，吉温对与敢于以死直谏的人，采取办法是尽快让他永远闭嘴。两个时辰之后，赵奉璋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扔了出来，摆在街市上，以儆戒那些妄图弹劾右相的人。

赵奉璋的罪名是妖言妄告右相李林甫。

赵奉璋是唯一一个写奏章弹劾李林甫的人。

赵奉璋最后的话是“求仁得仁，又复何怨！”

韦子春回家去收拾了一下，买了一口棺材，雇了一辆车，来到赵奉璋的遗体前，给他揩去血迹穿好衣服装进棺材出了北门。有几个羽林军围上来，他脱掉著作郎的袍服扔在地下，羽林军没有再向他走近。在血腥的事实面前，做不做官已经不重要了，街市上的人们无言地给他让开一条路，默默地送走了二位活的和死

的义士。

李白不想回冷冷清清的翰林院，便到红楼来寻如意，如意妈妈满面春风地迎出来，说是李林甫宴请太真妃的从兄杨钊，红楼的艺伶们都去献艺去了，请学士公改日请早吧。李白百无聊奈，骑着马在街上漫无目的遛达，忽然看见韦子春身穿一麻布短衫蓬散着头发，跟着载着一具棺材的牛车，扶着棺材走着。

李白迎面跑过去，不知为什么韦子春好像没看见他似地。李白高叫道："韦校书!"韦子春也好像没听见。

李白正要上前去拉韦子春，却被身后一个人挡住了，李白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聚珍斋主人长孙朋。

"你找死啊?"长孙朋低声说，使劲拉了李白，离开了大街，来到城西的金城坊，这地方比较冷清。

"出了什么事?"李白问。

长孙朋向四下一瞅没有人，才一五一十把赵奉璋的事向李白说了，又说："凡是与这事沾边的人，都要被抓起来，你可要小心。幸好被我今日撞见，否则你已经被抓进大牢去了。"长孙朋说完就往回走了。

李白很少到过金城坊，这里较为清静。小酒店里胡姬招着手儿请李白进去，给李白端上一壶竹叶酒，一盘冷面和几个夹肉的胡饼，李白说不要人来打扰，一个人自斟自饮。

刚喝了两杯，一队人马通过金城坊往开远门那边走，有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在前。两边有官军押队，押赶着穷人家子弟，背着糇粮和参差不齐的武器，有的没有武器，扛着自家种地用的长铲和铁锹，有的扛着锅。队伍很长，看不到尽头。

酒店里吃酒的人议论纷纷，自从安禄山封为东平郡王以来，李林甫主张对外战争，朝中武将纷纷请求开边扩土。这一向河西节度使杜希望再次攻打吐蕃，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攻打突骑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积极筹备攻打南诏，安西都护高仙芝准备攻打

怛罗斯，战争的胜利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的赏赐和无比的荣耀。自从韦坚皇甫惟明被贬谪之后，朝中再也没有人反对对外扩张的战争。

李白看着川流不息的征人从街上走过。忽然队伍中有一个人好眼熟，那人一拐一蹶地走着，满面胡须眼窝深陷皮色焦黄，不是他还能是谁？便用蜀川的土语高叫了一声："磉礅儿！"那人蓦地回过头来，认出了是李白，大叫一声："长庚！"就从队伍中跑出来，旁边一个军官见有人从队伍中跑出来，伸出长矛挡住了去路，分别十年的李白和磉礅被隔在那支长矛两边。

"我是翰林学士李白，与这位征人是同乡，我有话给他说，请军爷让他过来吧！"李白说。那军士冷笑一声道："征讨吐蕃是皇上的命令，我不管你是谁！"

军士后面一个背锅的老卒叫道："他认不得你，我们认得你，都知道你醉草《答蕃书》当了官儿了！你住在高楼里头，天天陪着皇上喝酒玩乐，可不是吗？"

磉礅说："您别见怪，他们都是我这样的庄稼人……那……我走了！"说着就转身往回去。"等等！"李白从怀中摸出一串钱来，塞到那军士手中说："行个方便。"那军士见了钱才将长矛收起，让磉礅过去。

"我到终南山找过你。"李白说。

"我到石堡去打过仗……腿也跛了……再也没有人租田给我……王老爹早死了，我女人也嫁了别人，这次又去征讨吐蕃……"李白递给磉礅一碗酒，磉礅骨碌骨碌喝了下去，将胡饼塞进自己嘴里，狼吞虎咽地吃了。李白看见他这样子，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磉礅吃罢，两眼盯着李白结结巴巴地说："……长庚……你不是说你做了官，要为民……为民请命什么的……，你眼下当然看不见……青海头，一堆堆的白骨……都是我这样的……庄稼

人，你……为什么不去……为民请命……呢?”磉礅涨红了脸，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番话说完。

李白听了愣在那里。

磉礅抓起桌上另一个胡饼，塞进嘴里，嘟哝着说：“我走了，道谢你的酒和饼。”说罢转身就走。

“等等”李白追上去，把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塞在磉礅的衣袋里，不知为什么向磉礅喊到：“打完仗，回家吧！蜀中！”

“哪有那一天啦?”磉礅也叫喊说，抹着眼泪挤进征人的队伍里，征人的队伍像潮水一样涌流，一忽儿磉礅的身影淹没在潮水里不见了。

征人的队伍走了两个时辰才走完，李白木然地站在那里，他不知为什么会给磉礅说出回蜀中的话来，他只觉得心中一阵阵的绞痛。他仓惶离开那家酒店，已经是日落时分，静街鼓响过他也好像没听见，只觉眼前的一切越来越模糊，终于摇摇晃晃倒卧在大街上。

巡街的卫士发现了这个醉得人事不醒的流浪汉，为了保持街道整洁维持京城的治安，把他从大街上拖走，扔到城墙下的卫所里，等有空时来惩罚他。

“这不是李翰林吗?”来接班的一个卫士认出了他。

卫士牵来了一匹马，将沉醉不醒的李白驮在马上，送到了翰林院厢房，安放在床上，然后离去。

李白醒来时已是夜间，看看四周黑黝黝，自己怎么到翰林院的？他坐起身来，仔细回想起来。是了，牛车上的黑棺材，……韦子春装着不认识自己，长孙朋说要事事小心……，还有——攻打吐蕃的队伍……磉礅那焦黄憔悴的脸，那带着乡下人的憨厚和胆怯，“你……为什么……不去为民请命呢？……”

为什么不去为民请命呢？百姓的命是那样受人践踏！他无法安宁无法逃避那乡下人的胆怯和憨厚的目光，此时好像是一把尖

利的刀子，割刺着他的心，心在流血。他的“磜磴”是他最亲爱的大哥，还有“壳子客”。他记起久违了的儿时。他记起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那难忘的夏天和王老爹。在他为求取功名蹉跎坎坷的同时，“磜磴”总是在饥饿和灾难中挣扎，似乎永远无法逃脱厄运的魔掌。这是为什么？难道二十多年追求的结果竟是如此？《宣唐鸿猷》像一件弃物被扔进黑洞，没有回声没有反响，在朝廷中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漫天风云有险恶的斗争。不曾有风云，不曾有波澜也不曾发生斗争，他的政治主张无声无息地消失……。

李林甫篾视他，篾视到不理睬他的存在，对没有品次和权力的翰林学士不屑一顾。满朝文武都闭口不言，仿佛李林甫用咒语把他们变成了“立仗马”，为了吃一顿三品的草料可怜兮兮地跟在李林甫身后，温柔可爱地亦步亦趋。李林甫正如赵奉璋在弹劾他的奏章中所言，是一只“两足狐”，像妖魔一样地消灭着大唐的“阳刚之气”。张九龄被排挤出朝廷且已经离开了人世，屡起的大狱害死了好几位皇子，太子妃兄韦坚和忠王友皇甫惟明的被贬谪，昔日的刚正之臣在朝中已经寥寥无几。大唐的阳刚之气已经殆乎近尽。一片山呼万岁的高潮中，隐伏着能淹死一个朝代的阴柔。

他愀心地想着，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凉向心头袭来……，他只觉得越想越累，甚至懒得动弹，身心疲倦极了……。一觉醒来，只见月光爬过窗棂洒在书案上，四处一片寂静。远处传来鸡人的梆子声，已是二更时分。

李白从床上起来，趿着鞋一眼就瞧见窗外银色的月光。推门步出户外，好美的月光！正是十五满月的日子，澄碧的空中朗月如白玉盘高悬中天。只有几缕纤云和寥寥的星斗拂抹苍穹，银光洒遍沉睡的大地空殿树木花草，像在万物的表面铺了一层雪霰，皎洁的月光穿过翰林院老银杏树的杈桠树叶，那铺青砖的地面便

开满了生动的白花，犹如水面的睡莲。夜风轻轻地吹来，睡莲在湖中摇曳开放。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明媚的月光的抚照，不知名的奇花异草在夜间开放了，发出浓烈的芳香。李白走过那些睡莲，走过铺满霰雪的花径，一切是那么纯洁而透明，一切都是那么晶莹而高洁。李白仰望那把充满喧嚣纷争的尘世变得如此宁静美好的月光，是那么光明纯洁纤尘不染，玲珑剔透高不可攀，此时好像在一个神奇的梦里。

李白在如水的月光中漫步，从翰林院的前院到后院，游走过学士院观棋亭，回廊花台和假山，踏碎了树影花影。这是一个多么宁静美丽的水晶世界啊！这样空灵超脱的月光世界里，应该有贺老宾客、适之、张癫、宗之、成甫、道子、李邕这样的诗人画家来欣赏，还有汝阳王、郭子仪、韦子春、郑虔、赵奉璋这样的好人，都一齐来饮酒，一齐来做诗，享受这万顷清辉！

而他们不会再来聚首，那样的日子已一去不返。想到此满世界的月色变得惨淡而凄凉，他感到内心隐隐作痛。酒！快拿酒来，李白回去拿出一壶锦江春来，那是吴道子前些日子托人带给他的，现在吴道子不知在哪一个寺庙作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李白一手提壶一手执杯，锦江春浓烈的醇液变成一股热流，流过他的百感愁肠，烧沸了他的血液，温热了五脏六腑，浇去了寂寞和凄凉，浇化了郁结的块垒。有了酒，他便可以与那纤尘不染空灵皎洁的月光合为一体，他便可以冯虚御风神游八极之表。

贺老宾客也会出来赏月，在万里之外和他一样在这皓月之下饮酒。崔成甫已经到潇湘之浦了吧！正好乘一叶扁舟凌驾于万顷银波之上。癫哥正在去江南旅途中，此夜正在对月狂饮吧？有了酒和月亮就有传之千古的好字好画……韦子春，你在赵奉璋的孤坟前洒下祭奠的水酒了吗？

陪伴韦子春的还有一座孤坟，而此时此刻，谁能和李白在一起？

李白已有几分醉意，仰望苍空，心中的荒凉无以言表。青砖地上投下清晰的自己的身影，他向月亮走几步，那月亮就退几步，他向后退几步，那月亮就向他进几步。李白歪歪斜斜向右走几步，月亮也歪歪斜斜随他来也，李白走，影子走，月亮也走，月亮走影子也走。

李白喝得高兴了，满满地斟上一杯。他将那酒杯高高举过头顶，追随月亮前进几步，那月亮并不来喝他的酒，而只是向后退去，依然是那么皎洁，那么宁静。李白一仰脖子将那杯酒喝下，芳冽的酒液顺着嘴角一直流到脖子和前胸。李白再斟上一杯，俯身凑过去醉眼看那杯中，杯中竟也有一轮明月和无尽的青天，李白孩子似的嗬嗬笑起来，嘬着嘴将杯中的酒饮了一口，那杯中的月亮也碎了，碎成无数片细小的银波。李白闭着眼，啜饮那有月亮银波的酒，将美酒的芬芳和月光的明媚一齐吞入腹中。他将酒壶放下，拔出腰间的长剑来，那青锋对着月光发出奇异的光芒，李白挥剑放声唱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唱罢，越觉得心荡神驰，独自一人起舞吟诗，玩月饮酒，直到天镜西沉，醉倒在一片安祥静谧的月光中。

过了几日便是千秋节，千秋节御宴上群臣都来拜寿，唯独不见李白。珞薇心中怅然，梨园献上的歌舞，也无甚新意只觉乏味。少顷玄宗夫妇都有些醉意，席间说到中秋节即将来临，珞薇道："花好月圆，皇上何不命李学士制作新词，以助皇上赏月佳兴。"玄宗听了，瞅了一眼太真妃，当着皇亲国戚的面太真妃好像没听见似的。玄宗见太真妃并无反感，以为时过境迁或许太真妃已经忘怀，便道："如此甚好。"吩咐高力士传旨下去，命李白、张垍、孙逖等人作好咏月诗交皇上御览。

李白自磉磝去后，常常喝得倒卧街头，或者烂醉而归。内侍奉旨来到翰林院，哪里找得见他？翰林院的人说李学士这人忒不好找，有时索性在酒店寄宿，也不知现在醉倒在哪个酒店里呢。内侍急了，叫来几个人分头骑马满城去找，找了二十来个酒店，才在丰安坊清明渠畔一个小酒店里找到了他。这时李白一手端着一酒海屠苏酒，一手抓一把炒花生，与里巷间儿童欢呼调笑猜拳行令，谁输了就在酒海里猛喝一口屠苏酒。内侍赶到近前人向李白宣旨，李白双膝跪地口角流涎端着那酒海，稀哩糊涂谢了恩道："要赏月诗……有何难，我立时……便写与你吧！"说着也不起身坐在地上将酒海里的酒一仰脖子咕碌咕碌喝了道："拿笔来！"拿过内侍手中的纸铺在地上，抓起笔来写道："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只写两句，眼睛再也睁不开，身子往旁边一倒沉沉醉去。

"李学士，李学士！"内侍大声叫道，李白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内侍见李白不动弹，凑在李白耳朵边大叫道："李白！你为皇上做的诗还未写完，怎敢睡眠！"李白已经酣声如雷，已然入梦，那里听得见？内侍急了，用脚踢了踢李白的头，仍然毫无反应，便叫人把李白伏在地下的身子翻过来，李白稍微动弹了一下，又不动了。

"弄上马！"内侍说。

几个人七手八脚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李白像一只装了粮食的口袋一样横驮在马上，拾了那张只写了两句的诗的白麻纸，回宫向高力士交侍。

高力士见李白沉醉不醒，便叫内侍将他送回翰林院，拿了李白的两句诗呈献给玄宗。

张垍、孙逖等一班文士，得知李白沉醉不醒，以为正好取悦于皇上，于是苦苦思索搜肠刮肚一时间就凑了好几十篇关于中秋咏月的诗，太真妃见皇上看诗，与几个公主到一边纳凉去了。

玄宗趁着酒兴，一口气看完了几十篇赏月诗，无甚赏心悦目之佳句，只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虽则只有两句而意象峥嵘气魄宏大，尚合自己情趣，那熟悉的行草正是李白字迹。

“怎么就两句？下面没有了？”玄宗问高力士。

“这是李白喝醉了酒写的……刚写了两句，又醉去了。”高力士答道。

“快把他叫来。”

高力士立即吩咐两个内侍去翰林院。

“李学士，醒醒！李学士，醒醒！”两个内侍将李白又捶又打，又弄了一碗醒酒汤回来灌下，好不容易将李白弄醒。再传了皇上口谕，李白方有些清醒起来，想到皇上到底还是记得自己，一阵暖流贯通全身，不由一阵内疚，忙忙地换了衣衫，随内侍来到兴庆宫。

“李卿，快为朕把这首诗续完。”

“臣李白尊命。”

李白来到书案前，提起笔来一挥而就。

“皇上，臣续完了。”李白双手将诗交到玄宗面前。

“你为我吟诵一遍。”

“臣遵命。”李白吟道：“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戎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怎么写到边关去了？”后面的诗句出乎玄宗的意料之外。

李白忙禀道：“臣以为边关也是皇上恩泽所到之处，皇上像明月一样普照四海，一定照得到边关！”

玄宗见李白把他比作高悬中天的明月，满意地笑了，说道：“李卿真会讲话。”

“皇上可知道，近年来为了与吐蕃作战，边关已经死了好几

万人。在边关作战的百姓子弟，正盼望着皇上祥光普照，早日平息战争，回到家园过耕织太平的日子！”李白望着玄宗说，假如皇上有所触动，停息了对吐蕃的战争，那么磉磴就可以回来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子弟就有救了。

“边关的事，朕早已交给右相办理了。你何必告诉朕！”玄宗觉得疲倦，打了一个呵欠，说：“你已经说到赏月以外的事了，中秋晚上，朕要一边赏月，一边听着美妙的歌曲，你这首诗，未免太悲凉，朕听了以后，已经觉得心情不佳！”

说罢将诗掷在书案上，身上住椅背上一靠，双手向上张开伸了个懒腰。诗笺落在案上，随着惯性飘落在李白脚下。

李白俯身拾起那篇诗稿，走了出去。

这一年的中秋，月光分外明媚。李白独自在翰林院里饮酒，远远听见宫墙那边传来梨园子弟轻柔的歌声：“昆明夜月光如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度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

32.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宫里的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玄宗夫妇只觉得天下新奇好玩的物事都玩过了，歌舞升平也十分乏味。玄宗遵照张果的建议，每天下午在大同殿打坐，修炼“内丹”。

玉环悄悄地来到玄宗面前，玄宗一点儿也不觉得，玉环见玄宗披发缓形闭目存神，赤足盘腿坐在蒲团上，好像一段木头，甚觉好笑，蹑手蹑脚走过去，伸出葱管似的玉手，轻轻地在玄宗赤脚的脚心中挠了几下，玄宗猛地缩了脚睁开眼，见是玉环，一下子扑过去将玉环抓过来紧按在自己怀里，一边在她身上乱挠道：“你这顽皮的女孩，怎敢打扰皇上炼丹！”直挠得玉环格格笑个不停。玉环一把揪住玄宗的胡须道：“饶了臣妾吧！臣妾有一件天大的新鲜事要来告诉呢！”说完笑得喘不过气儿来。玄宗将玉环

扶起，在她前胸后背揉了揉，待她喘过气儿来说：“快说吧，什么天大的新鲜事儿?”

“干儿子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对白鹦鹉来，皇上快随臣妾去看吧?”玉环说。

“什么? 安禄山弄了白鹦鹉来?”玄宗问道，这个体贴入微的干儿子，每次献来的东西总是出人意料。“在哪里?”

“在望春台，快走吧!”玉环一边说着一边把皇上从蒲团上拉下来。

到了望春台安禄山早已待在那里，见玄宗夫妇过来，纳头便拜，口中叫道：“儿安禄山给爸爸妈妈请安!”看见这样一个胖大儿子叫得如此亲热，喜的玄宗夫妇合不拢嘴。玄宗道了“平身”，安禄山从仆人手中接过一个黄金鸟架，架上果然站着两只白鹦鹉，浑身上下羽翼如雪无一根杂毛，见了玄宗夫妇学人的声音叫道：“爸爸，万岁! 万岁，万万岁! 妈妈，千岁，千岁，千千岁!”把玄宗与太真妃，喜的合不拢嘴。

“我的儿好孝心，你是从那里弄来的?”玄宗笑道。

“孩儿是从天边弄来的!”安禄山狡猾的小眼睛咕碌碌地转着。

“好个杂胡小子! 你说天边在什么地方? 竟敢拿没有的地方来哄骗朕! 来呀，拖下去与我打!”玄宗故意生气地说。

玄宗的话刚落音，安禄山伏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口中不住地叫道：“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饶了儿子吧! 儿子说的是实话!”

“从实招来!”太真妃已忍不住要笑。

“儿子是从岭南广州南边的海洋那边弄来的，那里已经没有陆地只有天和海，儿子怎么敢欺骗爸爸妈妈呢? 可怜可怜儿子一片孝心，爸爸妈妈饶了儿子吧!”

安禄山左一个爸爸妈妈，右一个爸爸妈妈，叫得玄宗和太真妃笑得脸上一朵花似的。

“行，乖儿子，乖儿子，叫得如此亲热，倒像自己生儿子似的。”玄宗说。

“比亲生儿子还亲热。”太真妃想起那些对她侧目而视的王子们，又补上一句说。

“谢爸爸妈妈！”安禄山从地上爬起来装作怯生生的样子像小孩似的抓住自己的衣角故意摇摇摆摆地说。

肥胖丑陋的安禄山故意装出小孩子的样子把玄宗夫妇一下子逗乐了。

“好儿子，好儿子，……好……”玄宗夫妇笑得喘不过气。

“不过，按俺们胡人的习惯，俺杂胡还不是爸爸妈妈的儿子！”安禄山记住了前几天高尚密授给他的“天下第一计”，认真地说。

“爸爸妈妈的亲儿子，在出生的第三天，要洗儿，亲戚朋友都要给洗儿钱的。”安禄山讪笑道。

“洗儿钱！有意思。”太真妃说。

“杂胡小子，你的爸爸朕乃是大唐天子，哪有给不起洗钱的道理？你准备装钱，朕给！”

三天之后，太极宫的凝碧池旁，玄宗为义子安禄山“三朝洗儿”准备了盛大的宴会。

几个身材高大的内侍抬着一个特别大的上面铺着锦绣的被褥的竹筐。筐里躺着安禄山，安禄山光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红兜肚，头顶上像婴儿似的扎了个通天辫，用红绳系着。肥胖的腿上、臂上、胸前的黑毛丑恶的裸露着。他手里拿着一个硕大的的拔浪鼓，不咚不咚地摇。

大摇篮的前面，一队宫女敲着锣鼓，拿着笸箩，一边走一边嘻嘻哈哈地敲打。

秋日凝碧池边的阳光特别明朗，因为暑热还未完全消退，玄宗只穿着便服，太真妃穿着极薄的纱衫。诸王公主、文武大臣都

排列在池边坐着。

“你瞧，干儿子过来了!”太真妃道。

抬着安禄山硕大的摇篮的队伍吹吹打打地过来，走过玄宗夫妇近前，安禄山在摇篮里学婴儿似的“呱呱”哭啼几声，叫道“爸爸，妈妈!”

观看的诸王公主文武百官笑得前仰后合。

太真妃边笑边说:“今日……是我儿安禄山………三朝喜日，禄儿向他们讨洗儿钱!”太真妃说。

内侍将他抬到李林甫面前，李林甫从怀里取出一对大大的金元宝来，笑吟吟地放在宫女的笸箩里，叫道:“臣李林甫恭贺皇上喜得贵子!”一时间全场欢声雷动。诸王公主、文武大臣都学着李林甫的样子，将金钱首饰心爱之物纷纷投到宫女们端的笸箩里，安禄山见了喜的在摇篮里将拔浪鼓摇得乱响。

“快用襁褓把我儿包起来!”太真妃叫道。

几个宫女用黄绫作的团花簇锦的襁褓裹在安禄山的身上。

“禄儿谢过妈妈爸爸万岁万岁，万万岁!”安禄山在摇篮里学着小孩子的声音叫道。

抬着安禄山的大摇篮环绕着大臣贵戚走了一圈，宫女们的笸箩里装满了金银珠宝。

“好一幅天伦之乐的图画呀!快与朕画下这场面，题诗作留念!”玄宗兴奋不已地喊道。

为了这次“三朝洗儿”高力士倒是早早地作了安排，把吴道子从洛阳的佛寺中请回，高力士接受珞薇的建议，差人吩咐李白不要外出喝酒，早早地作准备为这次盛会作诗。吴道子在内侍们早安排好的书案前开始作画，但不知为何李白却不见人影。

原来李白听高力士宣旨以后一股无名怒火冲上心头，君王竟做出这等荒唐事来，却是自古以来仅此一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溜出了翰林院，到辅兴坊的一家酒店去喝酒，虽然李白酒量大，但

心里闷闷不乐，只三杯两盏葡萄酒，便沉沉醉去。

高力士见李白不在，立即差人去找，两个内侍好不容易把李白找到，扶上马弄到凝碧池边。“禀皇上，小人把李学士弄回来了。”内侍说着把李白放在地上，李白醉成一滩泥似的瘫倒在地。

玄宗不满地看了李白一眼，太真妃故意掩口皱眉。“醉成这样还做诗？用冷水把他弄醒！”一个内侍在凝碧池里舀了一桶水，“啪”的一声倒在李白的头上。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李林甫摇摇头说。

百官纷纷对李白投去鄙夷的眼光。

李白被凉水激醒，睁开眼看看见安禄山正在他不远的地方的大筐里蠕动着，向着大臣和贵戚投过来的金钱珠宝起劲地摇着手中的拔浪鼓，李白支起身子，望着这一片荒唐。

“李学士，你看好一派天伦之乐，快来与朕共享，快快与朕题诗留作纪念吧！”玄宗笑得花白的胡须一抖一抖地。

“对，题诗留念！那么快快拿笔墨来！”李白叫道：“让我看清了这杂胡到底玩的什么把戏。我这就写。”

李白将泼湿的乌纱帽往地下一摔，抓起内侍捧过来的笔，在墨砚里饱蘸了浓墨，提笔歪歪斜斜走向安禄山。

“你这杂胡，你这北方窜来野猪！你腆着这一身肥肉袒腹张胯地往这里一躺，呱呱一叫，已经比老神仙的祥瑞戏，文人们的应制诗更可爱了！哈……满朝文武百官那个有你乖？哪个有你乖？”

安禄山看见李白的眼神炯炯如饿虎地盯着他，一阵心虚胆怯，只有这个“无欲则刚”的人，会使他在大庭广众中下不了台。安禄山惊诧地支起身子，像一只欲逃不能的野兽，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娇态憨态，从大筐里一步屁股坐到筐外惊叫道：“你……你要干什么？”

李白上前一步挥动那饱蘸浓墨的笔，像抄起一支匕首，一下

子掀掉安禄山身上的裲裆，抓住安禄山胸前的兜肚，墨汗溅到安禄山脸上。

李白用那笔指着安禄山喊到："你这个肮脏的小人，你这只阴沟里爬出来的狗！你腆着大肚子在这里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看我扒下你的皮来，看看你的心是不是黑的！"

李白一把将红兜肚扯下来，安禄山只穿了一条裤衩，像一条肥猪，吓得叫了起来，在地下爬着，将先前李白撕下的黄绫裲裆拾起来，遮住丑陋的肚腹和下身。

李白疯狂地笑道："好一派太平景象，好一派太平景象！好玩极了！好玩！好玩！"笑得安禄山毛骨悚然，不知这个酒疯子还要干出什么使他出乖露丑的事来。"住口！这个酒疯子，还在笑什么？"高力士叫道，他想他早看出了李白是个迷失本性的疯子。

李白张开双臂踉跄地笑着，转着。文武百官诸王公主都哑了似的愣在那里。

"把这个酒疯子扔到池子里去！"玄宗说。

几个内侍跑过来，将李白抓起来拖过去扔进凝碧池，溅起一簇簇水花。

李白在水里挣扎着，好不容易爬上岸，倚着栏杆，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像皇上、太真妃、高力士、李林甫、张垍、诸王公主和大臣们都围着他在转，一个个指手划脚，一个个嘲笑奚落。李白翻过白石雕花栏杆，摇摇晃晃走向前去。

李林甫讪笑着说："池子里的水很凉快，这下子酒该醒了吧！"

李白摇摇头，从湿透了的长袍的下摆抹了一巴掌水，对着李林甫的脸上一挥，溅了李林甫一脸的水。李林甫十分尴尬，只好举起袍袖揩去脸上的水珠。

李白走到玄宗面前，醉态可掬地笑着。玄宗看他浑身水淋淋

地像一只落汤鸡的样子，取笑地问他："你在水里看见什么？"

李白痴迷地对玄宗笑了笑，说："我在水里……看见了……三闾大夫……屈原，他问我……为什么……到水里去？"

玄宗的脸上一下子变得铁青：李白的话是有所指的，屈原不满于是昏庸的楚怀王，在楚国灭亡之后才投水自尽的。玄宗正要发作，瞪了一眼向他醉笑的李白，对于一个醉酒的人，他又能说什么呢！他突然想起了玉环向他哭诉的"可怜飞燕倚新妆"，他正是再一次佯装醉狂来讥讽朕！于是玄宗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拉下去！"

内侍们一拥而上，将李白拉下去，推倒在重元门旁的走廊的角落里。

当玄宗看见那个落汤鸡般的文人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之后，喃喃地说了一句："这个人一副不通达的样子……不是做官的材料。"

站在太真妃身后的珞薇把这一切都有看在眼里，当人们专注地看那几个内侍把酒疯子李白拖走的时候，珞薇悄悄地从人丛中溜了出来，穿过花间的小径，来到重元门侧那个冷僻的角落里，浑身湿透的李白卧在那里。珞薇看着几个内侍走远，从树丛中走了过来。

"你太过份了，你捅了马蜂窝了！等会儿皇上回宫，你就给皇上陪罪，说醉后失言，不然，准备着受罚吧！"珞薇急急地说，是她向高力士建议，今天的游乐场面，应该由李白来写诗的。

李白见珞薇过来，从地上爬起来，头发里的水滴滴嗒嗒地流着，靠墙蹲在那里。他只望着珞薇笑笑，他早就想借事将安禄山之流痛骂一顿了，哪知这机会撞到了他面前，他总算痛痛快快地了了一次心愿。

"你要明白这样做的后果！"珞薇说。

"再这样下去大权就会掌握在一帮小人手里，太子、李泌、

赵奉璋他们也许说得很对……”李白说。

“你还在说太子、赵奉璋，你不要命了？我再说一次，要考虑自己的后果！”珞薇放低了声音，一张粉脸涨得通红。

“我来到这里，就是想辅弼天下报效明主，如果我报效国家的愿望不能实现，我不如去学垂钓烟波的严子陵，回到那青松与白云之间去！”李白说着从地上站起来。

“严子陵？谁是严子陵！”珞薇生怕李白再牵扯一个危险人物。

“瞧你还读过我的诗呢，不知道了吧？让我来告诉你。”李白对这个一向自以为是自诩为他的知音的女子说：“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朋友，与汉光武帝亲如兄弟。一天夜里，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同榻共枕，严子陵在睡梦中将自己的脚伸到光武帝的腹上，第二天太史奏道：‘客星犯帝座甚急。’汉光武帝笑着说：‘昨天晚上我与老朋友严子陵在一张床上睡觉，他把腿放在朕的肚腹之上了。’严子陵就是这样以帝王为友，平交王侯，不能为桃李之媚色，有似松柏之高风。皇上有天下，而李白有才华；皇上有权威，而李白有尊严！”

“你要让皇上像对待兄弟样对待你，那是不可能的。你又在梦想了！”珞薇说。

“我对皇上忠心耿耿，怎么能不想？”

“梦想是有害的，当你醒来，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快想法给皇上认罪吧！”

“我已经醒来，我知道我梦中的那些情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也不想给皇上认罪。我不过戏弄了那些心怀叵测的奸人，我没有错。”

“你不认罪，就要被朝廷抛弃，你还不明白，你到长安是来弄权做官来了，还是作梦作诗来了？要做官就不要做梦？”

“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李白瞪眼向珞薇吼道。

眼看她苦心经营的“爱情”就要化为泡影，珞薇急了，叫道：“你为什么要有思想，为什么要有思想？”

“你问得对极了，我能违心地跟着那些蝇营狗苟的人去混世吗？我能看着他们危害国家暴虐百姓不管吗？大丈夫活着就仅仅为了像‘立仗马’一样食三品的草料吗？可笑！”李白大笑着叫道。

“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跑到这里来完全是为了你，这朝廷中哪里需要什么真实感情呢！”珞薇急得眼泪快掉下来了。

李白望着珞薇说：“你说得对极了，这里到处是勾心斗角，偷偷摸摸，诡计阴谋，当然不要什么真情实感。那么你和我呢？”李白看着这个为他着急的女子，不知为什么心中一阵酸楚。珞薇流下泪来。

要是她不是这样地在官场中出现，也许她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

李白深情地拉着她的手说：“珞薇，难道你不明白，感情本身就是令人羡慕的吗？假如我像他们一样，你心中还有我吗？”

水顺着李白的面颊往下淌，珞薇与他离得很近，湿透的衫纱分明勾画出他身体的轮廓。她感觉到他的身体的热气，透过的湿透的纱衫散发出来，她闻到他口中酒的气息。珞薇使劲把自己的手从李白手中抽出来，带着哭声叫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你仍是二十年前在江边碰到的那个李白，你永远做着飘逸的梦！我再说一遍，此时你必需迅速选择，错过机会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机会！”

机会？他李白生来天资英纵正直不阿，他是跨天纲，蹑地络，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要他颜婢膝地事奉权贵还要抓紧机会？他望着珞薇冷冷地说出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第二天早上，李白的辞职书很快地转达到高力士手中。玄宗

听高力士禀告说，安禄山从范阳运来一批贵重木材制作太清宫里的雕梁画栋。玄宗和太真妃换上新装，这就过去看。

高力士将李白的辞呈交到玄宗手中，禀道："皇上，翰林学士李白，固请还山……"

"固请还山，他一定要走？……"玄宗一边在大铜镜面前观赏自己的类似胡服的窄袖团花锦袍。

"是的，一定要走，口气很坚决，这种人发贱，压根儿就不想为皇上效劳。"高力士说。

"让朕想想。"玄宗说。

这时一个宫女进来禀道："皇上，太真妃娘娘在外面等着你去看安大夫的新鲜玩艺儿。"

"什么新鲜玩艺儿？"玄宗问。

"皇上的干儿子正趴在地上学狗叫呢！安大夫叫一声，那白鹦鹉也叫一声，快去看吧，太真妃娘娘等着急了呢！"那宫女拉着玄宗的袍袖说。

"朕这就去，朕这就去！"玄宗理了理腰间垂挂的八宝如意连环珮，就要往外走。

高力士进前一步道："皇上，李白的事，请你示下呢！"

玄宗边往外边走边说："让他走算了，你安排人办理一下。"走到门边，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高力士说："赏给他点钱。"说着与宫女匆匆离去。

不远的花丛中，传来安禄山学狗叫的"汪汪"声和太真妃银铃般的笑声。

对于李白来说，辅弼天下的梦就这样破灭了。他提一壶酒，边走边喝。走出春明门，就是属于他的世界了！那里可以大哭大笑，那里有他熟悉的青松和明月。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喝酒呀！什么经济之术，纵横之才，喝酒呀！……什么江山社稷良策宏图，喝酒呀！喝下去块垒尽消，喝下去物我两忘！李白骑在马

上手执一壶酒，边走边唱："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李白高唱着驰过朱雀大街，一挥手中的珊瑚鞭，那马飞跑起来。李白一手提壶一手执鞭，忘了抓住缰绳，那马一阵快跑，差点儿把李白甩下马来。李白伏在马上抓住缰绳，放声唱道："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李白边喝边唱，驰马出了黑洞洞的春明门，无人可别也无需送别，半壶下肚便将千里江山满腹人事扔在长安。前面仍是灞桥夹道万株杨柳，蓝天白云万里晴空。

春明门城楼上，吉温和监察御史罗希奭盯着李白消失在灞桥古道尽头，连忙回相府禀报。李林甫交给罗希奭一个名单，上面有一百多个人的名字，有贬到缙玄和播川的韦坚、皇甫唯明、北海太守李邕等等，凡当朝有名的大臣都在此列。为了达到杀害这一百多人的目的，必须制造多种骇人听闻的罪名，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得到皇上重用，李林甫及其私党则将身家性命不保。罗希奭和吉温就担当起不断制造冤狱和杀人的责任。

天宝三年三月，李白离开了翰林院。有史记载，翰林学士干预政事是从李白开始的，李白草诏制诰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翰林院演变为草拟密制敕诰的重要机构。到了中唐，翰林学士逐渐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有"内相"之称。唐宪宗后，承旨的翰林学士往往升为宰相。到了明朝，翰林院的设置更为特别，翰林院设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及侍读、侍讲等官。"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参与机务的内阁大臣都必须是翰林院学士或殿阁大学士出身……。清朝的内阁军机处，兼有明朝内阁与翰林院的职权，后置殿阁大学士成立内阁……。

李白走后，高力士专程来到李白的房间里，这个令他蒙受奇

耻大辱的醉鬼，终于被赶出了朝廷。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几页诗稿零散在书案上，高力士信手拈起一张，看了几句，只觉那诗句像鬼神的咒语，禁不住心惊肉跳！高力士将那张诗稿折好，揣进自己怀中，走出了翰林院。